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八册目次

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目錄十二卷（二）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五年王氏世經堂刻本　〇〇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目錄十二卷

（二）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五年王氏世經堂刻本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絶句五十二首

由郧江抵均州即事

下江雙櫓鳴啾啾上江櫓聲亦不柔今春三月桃花
水不似常年竹箭流

其二

龍渦滃濟硿然鳴小灘大灘勢欲争搾入前哩渾不
見還從闢口出歌發

其三

大石耆攫獅王身小石揵牙不可馴若令水清能見
底更有眠虬愁殺人

其四

落日未盡新蜡催無那會崖黯不開一線金波初欲
動錯疑神女送珠來

天柱峯 以下太和山雜詠

生平漆室意堪憐見語中峯便躍然盤到最高金頂
上依然無際蔚藍天

顯定峯

顯際神光無處踪定時贊刼不相逢若夫疑向峰頭
住自取揵椎撞曉鐘

皇崕峰

雨脚霏霏暖不收皇崕風起忽成秋浮雲半捲青天
外一線衆江抱日流

大小筆峰

七曜天文萬古看長餘餘筆插空寒欲書人烏宮中
事龍漢年來罷史官

七星峰

天上由榆秋歷歷人間翠嶺晝亭亭自從題壁新詩
就北斗行中見一星

中笏峰

手板三時朝紫宸天符九錫下青旻自從鶴禁辭王
位不向高真道客人

千丈萬丈二峯

高峰掃地一萬丈低峰突兀千丈餘三山琪樹稍加
決二華蓮花恐不如

大小蓮花峰

大蓮花峰房欲披小蓮花發蕋離離莫輕游子無傑
骨我解栽花發火池

落帽峰
戴僊掉頭躡白虹有帽卻墮罡風中不憂天帝爲絕倒何物人間老禿翁

白雲峰
春來元氣日氤氳大巖小巖屯白雲山人自是陶弘景縱有那應分贈君

大明峰
燭龍雙炬破南荒散作峰頭萬疊光縱有天雞君莫聽不煩紅日起扶桑

五老峰
前年踏雪匡廬過今年暮春游太和五峰老人如舊識不似當年白髮多

三公峰
金頂煒煌帝座開三峰那不號三台雨後前山飛瀑過共言天上白麻來

九卿峰
窈窕崔嵬面面逢九霄青對九芙蓉欲知身染烟霞色香案前頭第四峰子前爲太僕於九列第四

僊人峰
瑤花琪草徧僊山山色長依天地間莫道五通無一驂也能雲雨向人間

獅子峰
調刁風過忽雄鳴一竅能瘖萬籟聲雪後曾尋狐兎跡只今羆虎不留行

紫霄峰
千嶂過雨欲黃昏鐘鼓朝真未掩門自是此峰饒紫氣不關曾著五千言

香爐峰
日氣初濃雨色孤青烟片片起香罏還將一瓣祈天帝乞取真形五字符

展旗峰
獵獵峰旗空際磨千山草木見還無天策府中玄甲隊淮南節下黑雲都

玉筍峰
初聞噫氣吐青蘋萬木峰頭自起皺卻似渭濱春雨後蟠龍無際欲張鱗

丹竈峰
縹緲僊蹤未可非至今猶說彩雲飛祇愁天地終須盡煉得丹成無處歸

天馬峰

綢繆瘢沒不可求矯若長空騰飛騮天上房星應不
謬人間此嶺屬房州此峯俗名房嶺

鷄鳴峯

喔喔天鷄三兩聲招提北指漢南傾九關應是無對
虎排比雲幡覲玉京

九渡峯

曾介長房謁汝翁壺中天地儘堪容只教三試還難
過九渡深溪九渡峯

伏魔峯

三尺青荧太乙波鑄成魔欲奈吾何山深莫道多妖

事屈指人間事事魔

松蘿峯

清泉古樾坐盤陀覓處無多會處多上木時來俱綺
縞茲峯不改舊松蘿

會僊峯

王母戴勝凌弱波上元夫人持底過變成拍手為余
唱少壯幾時奈老何

眉稜峯

八字春山淡淡秋微雲如黛雨如油自從名挂朝元
籍淡有眉稜不繫愁

金鎖峯

鐵柱無端壓怪螭龜山金索繫支祈何如玄帝峰頭
鎖開着僊人總不知

隱鶴峯

老鶴巢杉殊頂圓欲充僊騎上青天何當羽衣偏參
肉奉足寔雲不記年

紫蓋峯

飛符霹靂走逡巡玉節珠幡總不真君說古來蛇虎
飯不知何限謫僊人

大夷峯

大夷峰頭天地寬不似武夷山九盤寄語潯陽江上
客游時莫作小姑看

玉虛巖

烏巾藤屐白[illegible]偶然中臺獨坐衙原是玉清宮裏
客不歸長住玉虛巖

常春巖

道人高卧小崖時挾青童醉紫霞戴勝長鳴三月
候條風不斷四時花

崇福巖

若論太上高真福黃閣如雲不要開麁衣淡飯無

乎一歲看山一百廻

尹喜巖

太上流沙去不還猶餘真氣在函關不知元始真人位玉局張卿第幾班

飛昇臺

鸞笙鳳管奏春風玉節金麾滿太空今日廣成成後進不知何事戀崆峒

望僊臺

漢兵南下未央灾魚服龍潛隧道開世外老翁何所與君王空築望仙臺

禮斗臺

斗柄横斜河漢微輕風欲襲五銖衣釣天一派初收沓摘得金盤玉露歸

紫雲亭

日帝流光射後庭紫雲千古尚名亭還應獨飽陰符句大赤天中一將星

自然庵

九轉神丹九巳成如何依舊馬明生由来上界愁官府散誕人間自在行

青羊澗

流沙西去失青牛却坐青羊向益州我欲初平仍一叱可能分作釣魚裘

鬼谷澗

捭闔書同用不同可甘王詡易僊宮欲知幽谷原名鬼六國游魂出此中

百花泉

客綠成帷紅作茵僊家日月號長春不須流出千般色一種桃花也殢人

甘泉

清澄絶勝漢甘泉一酌心魂自爽然應是武皇探未到不教僊觀表祈年

太乙池

淺碧泓渟一鏡開探影欲酌更遲徊孤峰倒插青蓮影疑是真人坐葉来

向侍御宗洛登玄嶽奉贈得二絶句

均陽秋色未成寒天柱峰頭雪欲殘君到浮雲應示蔽于今日出是長安

其二

一笑君家向子平辭官五嶽問長生何如桂史元僊骨上上到天門便玉京

贈別梁舍人欽

留君且作片時閒紅藥清酣染客顏莫笑帥廚無可
供案頭長滿太和山

其二

名家舊業已三朝零落猶餘一鳳毛今日梁園誰讓
席不如金馬世堪逃 舍人以貢教乞王官故止之

寄歐楨伯助教

寄語青氊鄭廣文風流儒雅漢庭聞從它明主題三
絕一絕于今總讓君

丙子鄖臺偶題十絕

燕中車馬與闌干也戀青山也戀官今日真成雙橐
肘戟門山色四時看

其二

放了報中無一事兩晴迴照在東除天公乞得龍風
日恨少人間未見書

其三

漢庭求舊未堪論列鎮俱登八坐尊賴得鄖山深更
僻不教衰骨負櫜鞬

其四

莫歎憔悴鬢蒼浪片帋能為百邑霜昨夜尚書來尺
一始知身是夜郎王

其五

兒童剪紙作元宵幾盞熒熒破寂寥點罷燈油千石
盡兩條紅燭導歸朝 于節度燕山燈一用油二千石
尋入中書

其六

四月榴花未上枝不須惆悵恕花遲牀頭白酒長教
熟也有詩他爛熳時

其七

眼底粗無礙意人要聞鄉信又愁論交游變故君休
怪老態參差漸到身

其八

周妻何肉不須疑一卷維摩靜自持看到法門真不
二從前綺語盡堪悲

其九

一枕騰騰夢帝鄉醒來依舊在鄖陽它時縱許春明
入夢處無多醒處長

其十

鼓吹喧闐棨戟斜出誇前隊擁千人無端謾取圖
頭比地元來是逐臣

雜體四十三首

九言

苦熱

六月苦熱杜門復何道科頭解衣徙坐清陰邊為語諸君且莫河朔飲我欲一挑上就羲皇眠凛如足踏太行萬古雪悦若卧對匡廬千尺泉長安道中襪者誰子熏心炙手不畏長天公權

五雜組三首

五雜組車中纓往復還轍不停不獲已刪六經

其二

五雜組長信殿往復還君心變不獲已詠紈扇

其三

五雜組手中絲往復還寄所知不獲已守空幃

三五七言

春泥

蘭為檝桂為槳春波既提蘭春日仍駘蕩歸到橫塘市欲收平林一抹蒼烟上

秋江辭

風江秋風葉愁旅雲閑遠嶼一鴈落汀洲貪看十五焦山月帆到金陵不肯收

一言至十言

題竹

娟娟斜日晚烟歌嶰谷泣湘川楣雲空雨襟山帶泉虛心受澤潤素節破霜堅東南爽爽稱美寒暑亭亭自鮮籜圻龍鱗蜿白晝梢排鳳尾拂青天似風前婷約霓裳舞羨雪後飄飄鶴氅僊王氏矚目琅玕難比秀謝家崇庭蘭玉敢爭妍安得共此君一丘一壑裏與爾聽秋聲萬仞青林顛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稜嘶機半黑半白盤中碁腷腷膊膊烏墜棲磊磊落落一男兒

雜言五首

大言

禹王翼舜須彌谷龍伯縛連巨鼇六九海捐波濯吾足焚寧宮牌不壞宿

小言

海沙濛濛背甑子標風懸心中逢矢檀槐接堞五千里蠻觸交兵萬人死

難言

愚公移山衛填溟呼日東走促西行秦皇採藥求上

异傳節比義取公卿

易言

江流辭峽注清湘金溝堤旁種番楊邯鄲豔姬桃冶
耶長安金多結貌璫

危語

懸度山腰鐵絙靡惡風吹船入羅鬼前有猰貐後伏
虺孤臣握兵内慙懟

廻文

春游

綠草旁原平青山一帶晴王鞍驕試馬珠珥悉蹄鶯

曲奏低雲度杯深貯月明促歸傳鑰待游冶稱春城

別思

邊塞斷魂愁夜夜枕珊瑚夢託君思悄娟月眺留柱
鏡冉冉山秋入畫眉弦柱爲飛鈿瑰溢鈿文龍遠匣
臺離篇成織錦和珠淚寫恨春風江上枝

雲壑晚步

瀾澗遲幽樹低雲等斷鴻月殘生白小天遠入青空

閨怨

微力展運荷恩休緋金燦赫比王侯肥馬脂車走鳥
幽輝光爍目溢道周鸞翟孤翔偕不儔依依妾腸癡

紛繆飛花逐風委波赤揮淚涕沾怨深秋閨帶寬改
倏歲遒稀星列漢番簫鈎蛾啼衆蟬傳梧揪衣寒蓄
溢玉指柔機鳴罷織乍燃收幣幣升露漸衾情微音
斷君辛君留非邪是耶君思愁閨香柔玉煖新惆蘊
靈烏足充腑羞餓往念飽誰悠悠歸我前君思昔游

春游

西㑹賴春輕繖芳洲編綠蘋插花簪坐鳥飛帶春游人

人名

渡江口阻風皆古事

乳漲在蒸辰風江滄旅役楓抱秋邪丹月傍裘楊右

大陸雲衣香金山濤閒碧游魚不溺響傲鳥翻張晏
天高澄清氣湛然時空色山徑來何處鳴鍾會施食
耕誘彼岍趣上下般江門石

書懷

少小負高意中林類假寄胡爲同書徵王稜亮非腆
自厭丘樊遂舞以閒閑顯慕蘭相如乘栖吳武陵遂
疑雷彼群植鄭蘭亦擬前芳冉冉耕釣年計然嗟巳晚

歸懷

二毛遂巳侵日暮途胡廣由來歷落士項領何偃仰
青山簡容膝一丘遲歸鞅既謝玄豹姿將求仲長賞

咏落日

冉冉求濛汎蕭蕭映京霧[illegible]射空江滿[illegible]斜
靜聞幽禽息贈見高蜺起虚[illegible]林外偏每楊素氛靡

春游

越羅数紫陌飛燕時相儷好鬥木蘭船春江芊眠郁

戍趙歸思寓姓名一章

嗟予謝安撫竭来歷荒徼邊[illegible]秋翔鶩馬騰秋草
九塞張武軍三關羽書乂疲命以息故林頻魚遵幽沼
日歸荒丘遲寒向戍樓早白楊興悲風石虎横周道
千秋胡敢言生平當自保將陳乞骸章田間以終老

晨發有定懷歸有作用前體

震方望欲晁爛然明銀海天高落霜氣大陸澄霞彩
方欣全趙勝更斷羆多墨葉謝淟俗宜飛揚雄心改
伊昔掌國書時維帝元載牧冀缺遠圖家吳起深悔
疲馬良念歸長林放麋在鬐邊讓群乂勤王濟真宰
挂冠亦由余何求復何待

離合

承乏淄青將發有懷故人寓郡望姓字

習郢同轂人昌辭忽中咽昃影淸下春日每虞淵轍
兴群茗忌孤秀亡芊境紛列謝卂今再滿良友將乎

別郡金緋雖被躬余懷日夙皆詩韻成孫賞詩論誰
與湯工天嶽碣石消人陽燕然雪竟爾驅車行音容
自茲絕乙來黃河流水聲馳天末秋風吹高原未
黍夕烟蕪矣

十二屬

幽思

梁苑鼠兔明尚丘龍豬牧狗馬病未已龍蛇年可卜
世白虎冠吾寧蹈猴沐書鼠餓猳林昏雞倦栖本
牛羊下來否相從老空谷

八音

宮怨

金屋疎桐長信秋迷離屧戍片螢流石欄凝露芙蓉
冷紈扇辭飈彩鳳愁絲徵肉奏明月開間庭徙倚淚
潸指竹宮祠罷拳姬進桂櫂歌停掌伎來匏瓜荒氣
望織女箕斗無樽酒星若土鼓長吞棄後聲冰簟自
咽愁中語革故迎新如轉丸故人善愁新善歎木難
元昇千金買不作珊瑚一分看

五行卜文

郵亭有感

銀河乙夜京然殺此時缺月攏長庚江南愁霖水漱

蓟北落日金縱橫是處乾坤淪漢甲何方戊巳坤
胡兵辛壬未見玄圭錫庚癸空勞乘黑馬安丙丁
虛問端丁傳門前馬如織君不見柏梁興火鎮坎宮
土木之使春相望

州名

散步鄭野閒即事有作

索處寡合并三盃不我遲散步瀟廣隰江干覽奇致
流水青兗轉無揚綠遵商波風徐自發嶠倫微涼至
古墓交長衛深楸起幽意荊棘日夜生龍無雍門泣
兗客秦鐘鼓吏居終不豫稻粱爲足謀纓弁非所冀

鳥名

閨怨 六朝體

鶼棲鳩鵲妬鴛鴦卧壁懸鶉損鶺鴒借問翠鷄天外
影還入丹鳳夢中鄉烏頭自白君自客鴈足空素來
空房妾鶯比翼偏相惱君處催歸可自傷輕鸞玉剪
初分匹啼鴂銀筋暗成行十二鷲釵容續股三五鶯
闈枉斷腸頷燕峥嶸依漢日鬢鴉蕭颯欲秋霜愁似
三山鵬海濶精衛丸泥正啾花

五平體

歲暮有感

江城覽奇寒時生微惟悰丹青辭柯條昆蟲司其宮
幽崖栖玄霜枯楊號天風沇沇水房魚紫乳川途滿
年齡時推移乾坤吾何終哀岐殊千端茫然趨余躬
溫鷄爲酖顛啞乳須臾紅空如飯無生群夏由來空

五仄體

晚步偶述

海國歲條晚索處不擇飯能一鼓腹偶往若有得
積雪醲對懸古檜皆名已稍稍光僻遲忽忽任短屐
路日墮烏背一抹太字碧未許太阮慟且共賜也息
列嬌映散佚嗔鳳更覓家另不但飲酒短髮日可摘

數名

感懷在青州作

一經遲逐初諸千表見其二率通閩籍執戟聊富次
三守尚書郎屛營歲奉四遷剖符竹遂領東方吳
五子散中原幽痛誰予字六奇內撤寒素借珪馬所覬
七發既未工安能令馬貴八翼衝天門嗟焉折其翅
九辨哀屈生獨遺咸陽該十載被惠文排徊能無愧
百折衝波間鋒鍔盡排墜千秋一殘也愈避秋風發歸計
萬分竟何補寒落身後事

將軍名

即事

樓船出下瀨車騎屯新平隊高伏波道埋雪度遼營
祁連饒戰馬蒲類盜長鯨俯仰宇宙間飛檄正縱橫
空懷决勝策前籌有餘驚

宮殿名

擬古

昭昭陽春色桃李吐華光流年若飛雪曷不日鼓簧
美人絶代姿行安蘭椒芳贈我合歡歌報以萬年觴
物候誠駘蕩爲樂殊未央

又

四候無長春七情無長娛千金不盡又朝陽浮彩須臾鑠
方欣朱明琴閶闔風開作德音千金軀壽施萬年集
含德以自遊逍遙於林薄

集句

懷李子騎戲集李杜各一首

雙珠出海底飛在白雲端海月明可掇不爲世人觀
長鯨正崔嵬爲我揚波瀾一朝攀龍去獨宿天霜寒
掩淚出故房清晨起長歎酌鮮笑神魚問言誰與餐
方希煉金骨並乘雙飛鸞

右集李

長嘯宇宙間楊馬宜同時前輩復誰繼名家信有之
情乘世上名得失寸心知李侯有佳句突過黃初詩
伊昔臨淄亭痛飲真吾師佳人絶代歌行酒雙逶迤
掌中琥珀鍾照耀珊瑚枝快意八九年浩蕩從此辭
終悲洛陽獄朱鳳日威遲千載得鮑叔棄我忽若遺
飲酣視八極歲暮有餘悲

右集杜

舍弟有投贈之作叙致酸楚余不能復續漫集
杜句酬之凡十韻

春色生烽燧關山信月輪　帝鄉愁緒外梁獄上書
辰社稷纏妖氣生涯脫要津艱難隨老母寂寞向詩
人年事推兄忝門庭畏客頻要聞除貔貅獨泣向麒
麟磨滅餘篇翰飄零且釣緡百年歌自苦一字買堪
貧薪鬢安時論泥塗任此身今秋天地在懷書益沾
巾

自青州發明卿書有懷

有客乘舸自忠州語不驚人死不休念我能書數字
至悲君已是十年流可憐懷抱向人盡一辱泥途遂
晚收跨馬出郊時極目春風回首仲宣樓

嘲俗子

鄉里兒童項領成客至從頭不出迎安得壯士擲天
外吾與汝曹俱眼明

戲集唐句示子念

長安城中足年少論交豈必皆同調前門長揖後門
關當面輸心背而笑薄俗茫嗟難重陳萬事翻覆如
浮雲欲向何門拔珠履令人常憶平原君

彭城道中夜得上谷王中丞遺余成製錦裘不
知余尚未御此服也走筆集古詩句為謝

朔風吹塵暗河縣長夜漫漫何時旦鄉里小兒狐白
裘美人贈我錦繡段五陵衣馬自輕肥楚人四時皆
麻衣報君一語君應笑恨不相逢未嫁時

懷肖甫鴻臚將之留都集唐句候之漢中

青山歷歷水悠悠一任斜陽伴客愁更把玉鞭雲外
指計程今日到梁州

其二

紅葉青山水急流思君不見下渝州明年此夕游何
處謝朓青山李白樓

古意集古句

年時二七猶未笄芙蓉如面柳如眉十五嫁為盧家
婦暗開脂粉弄花枝兒家夫婿多輕薄妾心無趣坐

傷離鈿紋櫻桃含白雪為君起唱長相思不知貧賤
令人老慎莫富貴忘我為

聯句

春夜順甫子與兒過

上苑春將盡虛堂夜未央 家 過頻先縷帶歡至促飛
觴 世貞 舊侶仍關署新詩自栢梁 中行 群猜不敢惜
萬事兩俱忘 家 近眼難禁醉看人且鬬狂 世貞 哀絃
任楚袖短笛傳胡牀 中行 傳菜青浮甲調酥玉縷粧
傳喧梟抚紺琴詠咏清風 世貞 慘淡涼園月細縕漢
殿香 家 且餘宮漏永騎馬破蒼茫 世貞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詞九十三首

望江南 夢故鄉作

無箇事湘枕睡初酣青織晚潮紫似帶碧攢春樹小於春遠莫是江南

又 即事

歌起處斜日半江紅柔緑篙添梅子雨淡黄衫耐藕絲風家在五湖東

又 思家

回首處蔣葉太湖千半艇春洲蘆笋緑一樓風雨杏花寒此景放誰看

又 書所見

春睡足釵玉自欹斜立傍鏡臺還脈脈枕痕纖甲印飛花來試雨前茶

又 病後戲作

閒囑病慎莫忌多才夜雨漸亡温錦帯霜天負我軟金杯怕汝又安排

又 有感

無限事斷送在長安只見前人前事好後人誰道後人難青易不勝寒

又 自述

步芒屐破蒼苔半壁雨收殘日去滿江風送晚潮來此景亦悠哉

如夢令 秋思

殘月碧梧金井砌成繡霜初冷徙倚不成眠紅淚一雙珠迸孤影孤影長自伴人宵永

又 偶成

韋杜去天尺五日炙紅鷰紅腐沾盡洛陽春不放東君做主何處何處歸夢一簾烟雨

又 感懷

剛是子規催去又被鷓鴣留住行不得哥哥烟雨江南何處難據難據夫箇醉鄉為乇

生查子 離恨

餘翡翠替斷鍍金鴛帶十二鑄愁鑪百煉芳年改人是此生人盟生債精衛一丸泥空去填東

長相思

風颭颭雨滿陂雨雨風風無盡時孤帆天外遲○篙

兒飛燕兒飛燕燕鶯鶯雙尉低愁他掠翠幃

又 閒情

東陌頭西陌頭陌上香塵粘碧油見花花自羞○南
高峰北高峰兩處峰高愁殺儂行雲無定蹤

浣溪沙 江南詞

一夜春波釀作藍曉來柔葉綠參參鴉鬟十五太驕
慾○織就雙魚成比目偷將百草鬬宜男更無心緒
錄春籤

又 春閨

牕外閒絲自在游陽花山鳥弄軥輈一庭芳草怨流

幽○權把束書鈎午夢起沽村酒潑春愁放數殘日
過牆頭

又 閨思

金博山頭午吐烟玉凌波底未舒蓮韶光悄悄恨綿
綿○柔似女蠶春再浴困如人柳日三眠細箋心語
襯胸前

又 立春日病中作令歲逢閏首是兩春

柏葉金花自趣人青絲白玉未沾脣半牀衾冷半殘
身○幾度黃楊猶厄閏一年衰草再逢春東風爲我
太慇勤

調金門 落花

風漸陡排比餞花春酒憔悴一枝紅欲皺問花花戀
否○寂寞作長清晝無計與他拖逗猶勝銷魂人去
後折來還在手

菩薩蠻 春游

長千陌上無相識一尊偏須春山色黃鳥轉青枝啊
花隨接羅○不須愁遠道醉即眠芳草何處酒家胡
文君正倚壚

又 太白樓作

高樓百尺拳星漢東秦十二誇雄觀野曠覺天低天

廻海樹齊○誰教狂李白獨起千秋色而我亦歌呼
乾坤一酒徒

又 廻文

白楊長映孤山碧碧山孤映長楊白春暮別傷人人
傷別暮春○雁歸迷塞遠遠塞迷歸雁樓倚獨深愁
愁深獨倚樓

又

斷風依約愁砧亂亂砧依約愁風斷無語對燈孤孤
燈對語無○冷香留去影影去留香冷思後夢來期
期來夢後思

減字木蘭花

楊花亂起揺蕩春光千萬里無限長條牽惹行人東
陌橋○楊花落盡也有啼鵑來借問且管生前身後
浮萍最可憐

又

楊花無語昨夜月明今夜雨斜拂征鞍不問行人便
折看○楊花且住山鳥不啼春已暮試上章臺唯有
東風依舊來

眼兒媚 春愁

青草芊芊正芳柔倩雨釀春愁問愁幾許剛來一寸
眼底眉頭○少年無限人間事拋擲向東流而今只
餘三杯軟飽一抹窮秋

醜奴兒令 感舊

洞庭楓落胭脂冷蟲尾香鈎舴艋輕舟一任霜風自
在浮○綠蓑衣底寒雲臓蒲底槎頭釭而新豳縱有
秋聲不起愁

又 春情

落英堆砌無人管幾點篤紅偷入簾櫳要與多情訢
曉風○鶯驚被冷驚春睡盡把菱銅蹙損眉峰不為
風狂也似儂

更漏子

楚天低雲葉墮飛過畫樓還疑蘭口蹙雲牙攢一聲
春月寒○燈才暈香初燼又被子規催緊最是你柰
何人臨岐波眼顛

阮郎歸

畫橈初見柳邊來相逢青眼開六么檀句軟金杯飛
花小令催○從别後思難排柴門依舊苔起接紅萱
獨徘徊新詞憑寄裁

茸草子 四時

春暮容打窗紗陣陣梨花雨韶匣迸臙脂綺袖謌鸝
鵑○輕暖軟寒相剗剗做不痒不疼心緒倩得張郎
畫眉嫵任子規喚是

又

長夏懶約釵鈿腕素偏幽雅越苧水精凉簟玻璃
砌○如醉如醒朦朧着忽小犀花陰墻下怕是蕭郎
故相惹去問他真假

又

秋半客約剛逢天上菱花滿掩面刷紈經可體彩鸞
縷○丟抹腰紅勾雙眼咲指那嫦娥無伴寫樂欺郎
行偏短守廣寒空館

又

未盡玉漏殘寒落照看看催別館閑猶兒爲侍郎來穩○暈月旋收霜仍緊怕去路香蹤還認百計埃皇爲他隱發舊鋪粧粉

朝中措 病起飲酒

是誰攜我酒闌過唆得病來磨無耐業緣尚在清尊又倚清歌○高陽舊侶頻頻相勸不飲如何承指乾坤佳事鑪頭領取偏多

少年遊 病後

朝來風雨太崚嶒逢着怕他嗔茶家烟磨冷東書撲破無計放吾帮○故園兵火何時斷歸夢碧山貧病骨難低酒腸新窄羞見意中人

又 愁

萬群衰雁破蒼茫無語立斜陽遠山幾點高城千堞縱是何昏黃○欲將杯酒和情斷情至酒先降剗掠胸闌撥扶心波釀作鬢毛霜

又 戲贈賣者李生

未轉頭時是夢比心安處爲家一枰敲作冷生涯管甚三冬九夏○脚底東西自在人情厚薄由它杯盤隨分有些些且向花前醉也

怨王孫 春日

無奈春去矣情矣雨釀綠滴紅嫩寒柔暑籬外誰長新蹊乳鳩啼○五陵油碧斜陽外輪聲脆幾點平蕪碎獨餘病骨依舊掩却薰籠怕東風

又 寄恩

愁似中酒難禁廝守纖雨黏雲困花醉柳猛見雙飛金翅暗魂消○那人偏自沾情緒丟不去只傍君峰住情他夢裡相會無那嬌鶯兩三聲

鷓鴣天 書悰

中酒朝來使酒留惜花身老妬花欠扶持白髮無臤點染朱顏有斤時○愁落暝咲支離世情原與世人宜青山不用金錢買只做當頭一小兒

又 寄懷

峭雨零霜船棹歸玉顏初醒帶覓垂閣殘吳苑千金咲低揖成都小樣看○能幾日又分離別來猶夢復疑非莫將心向天公語天上雙星會幾時

又 漁舟

蘋末風吹舴艋舟蟲寒村酒兩三甌蔚藍天起魚鱗皺晷盡溪穿燕尾流○無一事不知愁綠簑衣墊卧船頭相逢莫說無魚賣自是平生用直鉤

尤子求畫玉洞桃花萬樹春為南菲伯子壽余
寓詞鷓鴣天以題昔東方曼倩偷此桃三度王
母當喚為小兒伯子方六十盛不為徐氏之雛
也雖然令仲子讀之當復自咲第二雛矣
度索山頭根未枯天台移作美人都霏微映水霞千
片旖旎含風錦萬株○穿屈戌點屠蘇千年結子餅
偷無若教王母雨今見喚作徐卿第一雛

木蘭花

是誰約勒東君去枝上曉聲寒杜宇柔綠猶能抵死
留妖紅不解逡巡住○灞陵一陣飄香雨宛轉玉驄
蹄下土記他含蕊拆苞時總有千金無贖處

又 秋思一名玉樓春

金堂鳳蠟勻紅淚簾外一鉤霜滿地鴛鴦被冷不成
眠兩點撞人剪秋水○千迴萬結心頭事尉貼相思
裁兩字不須支枕盼天明十二時愁從此始

虞美人 別思

摩訶池上金絲柳慣愛纖纖手折來特表片時心記
取淡黃柔綠淚痕深○博山香細銀燈吐乍識黃昏
雨嬌花欲展半蔫紅錯道褪殘春事罵東風

又 寄懷

巧萍只待楊花去况更蘼蕪雨飛[illegible]人
造離亭清淚幾時消○珊瑚翠色新豐酒解醉愁人
否薄寒掀送汝南鷄偏向碧紗廚畔醒畔啼

南鄉子 感歎

薄行総難懃剛把黃昏醉王蕭妻似鳳凰橋下月窈
撈郎似初三十八潮○猛見舊紋綃幾點飛紅暈翠
濤點起那籌和淚滴心苗大片真情冷地消

踏莎行

玉琢娉婷津含旖旎青絲細綰雙鴛尾當時一寸贈
同心臨岐総結秋波內○鴈逐吳楓魚游淮泚那堪

山欲倉皇起便尋桃葉到天台教予懶向空林醉

漁家傲

細雨輕烟裝小暝重衾不耐春寒[illegible]博山孤篆
影簡自省天涯有箇人同病○十二巫峰圍晝永黃
鶯可喚梨花醒兩點芳波揩不定臨曉鏡真珠蔌蔌
胭脂冷

蘇幕遮 秋中夜坐聞隔席歌笑有感

翠爐烟紅燭雨兩底銅壺滴到雞捱處欲作新詩心
自語身入中年怕作關情句○酒如油花似霧咲笑
風流一霎拋人去病與窮愁相伴住賤懸天公殘日

休如許

青玉案 閨怨

鴨頭波軟濃於酎風起處青初皺乳燕雙雙嬌慢透
梨花未雪綠楊猶絮蠶飽桑陰瘦○無端釀出清明
候忽憶城南乍分手十二雕闌寒更陡踏青人遠闘
茶時近滋味如中酒

臨江仙 癸丑元日醉題

撥乳餘酥新綠泛金花巧勝初裁東風殢雨印泥苔
臘殘盪盡春逐燒痕來○昨歲貪杯今歲病病時
依舊貪杯欲填新令雪兒排小園梅未吐先報一枝
開

又 詹儔兄遠子寄鱭魚

有客青州常從事雨中相對留連吾兄折簡赤鱗傳
喝兒黃似酒鱘鼻大如船○故國風光俱入眼服中
偏愛偏憐欲因彈鋏問當年先生何所有莆菁滿新
盤

又

遲日三眠渾似柳起來徐步閒庭中年風物易關情
不知因箇甚撩亂沒支撐○我笑殘花花笑我此時
憔悴休爭來年春到便分明五原無限綠難染鬢千
莖

又 封太史韓文閣壽

多少神僊官府在少無拘不仙官此翁仙福漸來完
庭前饒玉樹海上有青鸞○為問青鸞消息地一韓
曾使三韓安期特底與傳言如瓜雙大棗捧日一金
丹

一剪梅 登道場山望何山作

小籃輿踏道場山坐裏青山望裡青山漸看紅日欲
銜山湖上青山湖底青山○一彎斜抹是何山道是
何山又問何山姓何高士住何山除却何山更有何
山

天仙子 暑

萬疊火雲堆落照一抹青山連晚燒教頭常吐做
殘天轉峭是仍開長安多就紅爐小一枝上忽聞蟬
語噪為問西風何日到男兒失足墮京塵也噪京
也噪不如銷夏灣中好

何滿子 春郊獨行

卯色遙垂別浦魚鱗淺淺平沙小拂東風無甚力悠
揚自在楊花輕暖輕寒天氣半村半郭人家○碧貯
邊花露酒香分穀雨前茶呼取自斟還自勸烏紗任

返歌斜返照一行歸騎隔林鐵點殘鴉
口口滿路花 初清明遊日郊望
寄寺鐸字美昌壁水冰文縛山城初雪龍添粧束誰
獵騎揉碎千崖玉貂裘斜半揭馬尾掀生問人何
堪宿○青帘高寫美酒新醅熟春光倫占早花如
珠簾十二處處調 竹夜闌金縷曲唱道明朝扶下
休香醒酥
水調歌頭 上巳日清明
三月又三日上巳復清明問君幾許高興兒女隊中
行數無法塵芳兩一脈春花天氣信馬出郊坰年少

五陵子金搭鳧屏寫○還油壁依粉面按銀箏管故
絲竹何限應自騎闌干共酌幾杯春酣也神一枝楊
柳歸袖任縱橫遊取九門鑰隱隱下西清
又
記丁未清明為上巳予與同人出游西郭杯
酒落魄頗諧幽興遂成水調歌頭一闋今為
庚申十又四年矣復遇上巳前一日清明偶
與張郎及一二兄弟信步舊游雖風景不殊
而世悴非昔幽憂感結徒增悽愴因復按前
調遂成一詞并書贈張及一二兄弟庶有和

者消予磊塊哉
遲日捲殘雪蒲柳弄新晴滿城兒稚謹咲為我報清
明花破青樓冶女草媚上闌游騎金粉出輜軿幾處
上墳返香次濕盈盈○對新景追往事歎飄零十年
回首一夢今日負平生依舊禁烟時月也解來朝脩
禊憔悴不勝情滿眼夕陽色都在漢宮城
洞僊歌 傷亂
金錢磨破難逕江南信巴得書來更添悶道姑蘇臺
畔留却幾叢麋鹿草約略秋風又盡○向時佳麗地
結綺臨春醞釀韶華付寒煙便長洲陌上有日言歸

家已破廢井荒烟無準剩幾箇遺民怕都未不是舊
時人向誰尋問
鳳凰臺上憶吹簫 感
經兩斜陽壓雲西嶺冉冉欲墮還浮漸譙樓三點喚
起千愁與醉平分此夜猛地裏醉去難留紗窗上微
風撼醒揩拭雙眸○悠悠殢人住也千百處横心幾
度堪休似粘天衰草販浪殘舟悔殺太平風景等閒
過拋擲東流尋思遍何年向人覓與眉頭
桂枝香
懷賢兄於予為先姑子同奔急難戚爾告歸

黯然問別
東風一騎幾日發長安欲留無計猛見柔黃嫩綠壓
水成水青山遶遶巳湖小隱孤村夕陽鴉背那時離
別除非醉後不後悠然○訖歲暮停橈准址急難甥
舅窮途兄弟兩地船倫了卻半生滋味臨岐不盡心
頭事悵鄉愁難更提起消城人酒點點滴滴渭陽分
袂

法曲獻仙音 送雙湖老 存周君壽
剡水分江柳堤梅埒屬王驄奉鳴喚浸玉濱珠釣童
浣女芙蕖亂落亂看皓月金波散俱泛一輪滿○
水晶館問東君酒巵無恙長日裡蘭舫翩飄相館掩
映翠琉璃似佳人一對蛾眉君敫紅酣濃東西止隔
花岸待卑年歲歲倒著接䍦還徒

鵲橋仙 七夕
永鑒為巧珠纛堆瑩半捲生綃光緻嫦娥妒那便西
浣又早倩羲和催緒○多情瑞鵲填橋度我何不晚
來廻避但教二萬六千年也不弱人間百歲

百字令 青州閱武偶成
竹符銅虎是何人管領東方千騎畫戟琱戈霜萬疊
獨擁步步塵星斗月辭霄蓮花雕匣馬足寒飚起霞
弄電聲一㘞波靜如洗○屈指斧鉞行邊檣船掃
濟甚人間事空抹支吾天地老眼底英雄而已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自是真男子微管仲吾其被髮人
矣

又
王明佐別創新詞數闋見示流麗清圓珠富
風人之致僕素拙於調未敢效顰聊據古大
江一章為贈辭既不工更衛作者獨記區區
傾倒於王至耳
柳驕花橫未全受眼底封姨拘束不為韋嵩春做主
為有王維新曲翡翠蕪黃金爵輪袍就字字鼓金王櫻
桃微綻一聲扶醒紅綠○堪羡鳳縷瑤箏鶯鶴牙版
敲鼓催相逐換羽移商才不盡那怕周郎回瞻和雪
人稀奏番鼓斷昨夜東皇恐罰教塵世白頭長自空
谷

滿庭芳 春晚不寐
尖側東風迷離悄兩只解排比黃昏一燈清映䌷䌷
淚珠痕暮靄銅鑪香燼相思被罨帖難溫那堪更穿
花王漏點點出長門○無端千萬種新愁為我來往
紛紛總成就天涯一病身捱得鄰鷄報也摧撤下幾

件銷魂還禁架楊花燕子遲日悄庭閣

又

碧嶼遥攢綠波新剪淡月微暈梨花滿羅香袖十指秀瑛芽仔不寒腕半語背人處猶自憐他那堪更采昏時薦錦字走龍蛇○暫然還暫去司空見慣老子難拚強將来對蛾眉語交加怕被傍人看殺洛城東難坐羊車臨岐約暮雞過訪休許露此此

又 登通場山作

一雨催凉千嶂吐秀萬壑争敛潺湲暫停藍筍携杖革微間點點龍鱗玉癸堪憐處猿啼敲樫朱欄外點天高頂七十二峰間○呼尊詩更有松飆風吹雲岫號纂又誰送畫雞巧唱綿蠻漫問何山最好争應道還有何山能移與新晴月色飛步上屏顛傍有何山亦佳

又 閏六月初七夜戲為又孫賦此

玉露初零金飆微送銀浦垂靜還波七襄人倦織手鄉魚梭記得年時此夜雙星聚樂事還多生綃底天鷄唱醒低語别斗哥○黄昏腸斷處無情烏鵲忘却填河漸轉低瑶斗變損青娥方悟来明宵闘排年片恨殺羲和常記取人間天上要好便多磨

夏初臨 苦熱戲王奉軍

然訴餘愁蛸唳新悉千咳萬奚斜陽斗大書齋無端夏日偏長碧紗单搓流光覷殘榴提畫紅粧孤松獨瘦清陰正稀難據胡床○常時河朔避暑傳觴醉鄉天遠歸路倉皇塵襄紗帽故人别號清凉但適何妨對弹碁散帙焚香逞疎狂高歌羽聲片片飛霜

雙雙燕

俞仲蔚有畫眉養之二十年竟以老死仲蔚不忍敝帷埋之花下余為詞弔之

廿年恩養念暖幌雕籠一時公了低聲軟語泣别穉憶京兆無奈春山顰老况冷斷如簧細調醉君望烏無魚歎汝難同儿鳥○驚起鉤簾淺照見燕月初生似他波俏飄黄稚粉鴛傳綠愁紅躁誰將芸愁乍晚怎忘得雙雙纖妙知否御爱闘元鷄鶼墓傍新塚

滿江紅

五嶽先生天原付一雙高屐端只爲幾篇詩句消伊消息空自桂冠神武外依然乞食銅駝陌記王嶽環環夜朝天空陳迹○青冥在還垂白血淚灑都成碧歎帝城宫樹夕陽秋色明日酬他還讀恨西風戰畫英雄策喚白雲随我共歸来人方識

又 題高宗賜岳武穆詔後次文徵仲韻

御墨淋漓到飛字百身難贖彈指罷遊黎夢斷青楸論殺十二金牌承相誤風波片紙君王獄恨匈奴巧放兩人歸乾坤變○翹首地青衣辱田馬地朱仙哭咲大江東去一龜茲廷北面生肴臣構在南枝死望中原復痛他年降表出皐亭鳩夷目

春雲怨 飲酒

風僝雨僽漸柳眼無力花如中酒睡怯象牙寒悄幽夢幾回渾不就燕搊華絃鶯調清管細譜新詞杜鵑嚼行路方難歸期無據愁與悶相守○芳醪點出天公手鮮翻寒作暖擴辰成酉枕畔華胥暫掩逗青眼朦朧一任長門送來銀漏未寒暮雨作得杯後來潤也堪白首

玉蝴蝶 擬題

記得秋娘家住皐橋西美跡柳藏鴉翠袖初翻金縷鈎月暈紅牙搭朱唇含風桂子與殘醉微雨梨花最堪誇玉纖親自濃點新茶○嗟呀顛風妬雨落英千片斷送年華海角山尖不應飄向那人家惹新愁萬樓燕子嚥人淚芳草天涯況潯陽偶然江上一曲琵琶也

解語花 題美人捧茶

中冷乍汲穀雨初收寶鼎松聲細柳腰嬌倚薰籠畔鬪把碧旗碾試蘭芽玉蕊勾引出清風一縷顰翠蛾斜捧金甌暗送春山意○微裊露鬟雲髻瑞龍涎猶自沾戀纖指流鶯新脆低低道卯酒可醒還起雙鬟小婢越顯得那人清麗臨飲時須索先嘗添取櫻桃味

又題美人捧觴

檀槽細壓紫溜冷冷滴碎珠千斛鷓鴣初賸誰揩醒卓文遠山黛綠朱櫻小變風裊處山香幾曲捧玉卮徐露春茅一樣纖纖玉○何事錦園翠簇只枝頭一點買斷金谷宴年輕嬌微醉後記取夜來題目雙鬟趁逐扶俺向眾紗廚宿許醉鄉還傍溫柔此際平生足

賀新郎 謝東嶽吉惠酒

杯意歸風雨到如今綠紅舒翠一番重起況更索居無一事鎮日琴書而已待醉也如何得醉多謝白衣能遠致把葛巾忙却科頭倚胸磊塊故應洗○瓊壺慢入清尊細似當年掌分莖露雪消春水欲析筒荷充泛駕憑借麴生為馭直引到華胥路裹遍莫歸來問名姓道清真家槳頗為主天下事任公耳

又詶沈鍊鈕夷洲

[illegible]偵尋常有閑閒門落花芳晝獨吟撥首可堪來君
卻贈後鎮日唯尋綠友到驕惹傳杯之才從事晉鄙
何足較但醉鄉別業吾能愛君不見後愁帝○清狂
阮籍天應屋醉醒時漫開青眼阿咸為詩猶有焦生
風格舊試問無功知否待從倚臨風頻嗅曲沼游魚
堪投饌况隔簾歌鳥來行酒洗盞罷酹楊柳

多麗 晚春雪後即景

醉飛瓊檻亂瑤池清宴吉玲琤鳳釵敲碎蕩成滿地
飄霰逐天桃武陵幾樹伴梨花杜曲千片妬我春衫

粧他寒食作驚蜂蝶又猜鸞燕五陵畔雜和烟雨賣
馬踏青轉樊樓上銀箏細炙紅罏重暖○怯寒色條
朵小嬪幕羅輕護嬌面展織彎一雙蓮瓣痕留香泥
粉狼淺冷落流光羡逵餘景東風無計玉山軟天公
老被伊瞞過紅日幾時見空擔閣無主野芳滿目愁
怨

怨朱絃

和王明佐新聲題其不過名曰怨朱絃

請朱絃一片秋聲萬壑松濤銀漢初似扶徧侯門深
深似海雕欄十二嬌鶯流蘇帳底小按銀箏啞啞札

軋嚶嚶罵書生煞橫槍冷笑皴攬破春情我道高山
流水渠道香雲暖雨雨語難憑怎能勾師涓老子證
箇分明○酒人哉匕首荊卿宋意悲歌高漸沾纓應
微飛霜倚天雌霓長河倒瀉珠繩葡萄尚暖蝴蝶猶
縈陡彼杜宇啼醒道不如歸去歸去來子任汝縱橫
魚為洞庭清樂鳳為蘇門長嘯飛躍爭聽何須借天
公兩耳枉施瑤京

小諾皋

偶有所感信筆為長短句一首第以新名不
足綴星曰小諾皋蓋取酉陽生之旨云耳

閶闔以前乾坤之外到了不堪窮際儘追求儘數胡
實依形附氣何處小兒譫語聶殺井蛙蛭蟻說甚麼
出世仕世治世黃面瞿曇青牛老子更有那我家司
寇伎倆一般而已賺人處還在此○稷下萬言河間
千卷畢竟波吒巴鼻莫輕容古人瞞過常談俗事粧
點幾張故紙無柰鐵頭霜尾不採他上計中計下計
淘酒三杯清琴一几別饒借淡風微月受用剩山殘
水五更事休辨取

詞餘

折桂令

閑先生酒後如何潦倒模糊𦽏寒淡淡秋底烟霞林
頭日月門外風波儘皇都眼底熙熙破俠青天信脚胡
適好也由他歹也由他便做公卿當甚麼

又

問先生不飲何如一點蘭燈數卷殘書冷卻扁舟問
他五柳淒涼三閒太行路都來胸腹帝京塵滿上頭
顛睡也憂虞醒也憂虞不待酕醄怎便糊塗

、、寒鴻秋

月兮昏罷轉覓家隊漏沉沉怨呀銅龍閉冷清清睛
滴梨花淚懶丕丕繡出鴛鴦翅沉蘇七寶闌破玉手
金賜猛追尋總做了前生事

水仙子 歸思

日輪斜住下坡車風伯吹開障眼花天公放下車兒
敘猛回頭都美咱告蜂王且散香衙爭劉項攤場戲
耍走儀秦兒童閒評談周孔故家生涯

又 丙辰偶成

蚩尤遁神五方旗幟飡平添八面威於荒長出漫天
糊罵張翁都是你攪乾坤任意胡為老龍呵睡眼多
日螃蝌呵橫行幾時神龜呵曳尾塗泥

畫眉序 春思

絲雨殘東風點透流蘇問殘夢道蒙兒開半冷熙誰
同紅艸艸喚轉黃鶯香欲散收回幺鳳倩他新織雙
魚帶爭信我玉減珠鬆

前腔 秋思

織玉上鰕鬚湘喚銀鈎挂秋樹恨能沁天遠鴈足無
書銅壺冷淚滴清鉛金剪盜脂蔫紅絮環霜斷角途
腸道知他夢裡何如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首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爲獄尚書心巳重新甫俾閱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屬重者挾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爲起稱善也已稍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出就新署迺新甫自若盖尚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鉏大抵遠固而時時斷以巳意高瀫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嘗以爲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沒微言耿申韓之徒務于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言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去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儷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適足哉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

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卒甚廣故百粵地也其西距中國萬里而遥自予鄉之薦紳先生涖兹職者居甚予言地多山荒僻脅瘴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或抉提學宗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噪迺去稍與語史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爲欺我蓋其時云爾今

聖天子致道化脩仁教薄海之内蹤迹不閒阻深闇習得耀於光明推編而魋結者咸襲冠帶舌洗駃而勉爲文其頡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昔子厚蓋柳刺史柳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豈刺史無錢穀獄訟牘之專職歟抑其以謫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爲子厚者勉之哉

送袁履善郎中審録廣西序

廣以西故桂林諸郡地先時君長以百數其治人人意行法亡論重輕云最後稍服屬中國然遠者取羈縻而已所治即重於司敗亡當即當司敗辟或取一

言辟之而其民亦人人好行意不復問法何物至攖
禦仇殺時習見桴鼓顧大要乃在椎朴少剽生死史
爾非故扶詐奸文法陽畏而陰甘之也明興
高皇帝使廖將軍下蒼梧令爲弁髦欲既剗侏㒧使
從　經生言廓培底於列聖雖田畯游女咸思慕禮讓
則於道而甚或頑怙弗喻者欲以法整一之於是法
爽然著矣中亡大異内地嗚呼休哉今　天子緑
身有好生德五載輒興思論於秋官大司寇若曰外
郡國守相得亡爰精刻名益情而企罪乎民得亡蠢
愚觸於綱乎得亡疑似跡可入乎夫耳目之不逮而
任之一牘至或盡數命何易也大司寇以期請遣使
按洗諸道獄而又復緑推　上旨則使所宜遣曰内
地獄繁簡殊其狀類也又勢或得達上至荒服千萬
里外吏閒意行之如昔所謂雖欲上達其勢亡繇也
固必得明練忠厚析於變而周於志者往廼議袁子
之廣西袁子初筮主事年甚少數更起大獄佐其長
剖析平亭或須不寬三載論囚還進郎中曹有異獄
號枉而或多所牽畏再更案弗究獨一二語出之衆
欣然謂袁子當稱是亡愧袁子亦欣然意得也退操
手曰不殺兹知逭於戾哉日淮陽之役奉　上命以

冬月待報論尤著者固不敢淫遲其志猶致死也乃
令致生之夫愛袁子者不以殊遠及瘴癘乎子陸行
數月踰嶺其實蛛蒙翳重累岡阜若斷若竊跡其幽
而纖芥草出於刈跡燒痕者生意固油然具也山
之氓鳥言而脭食逢行而卅隔甚惘惻焉爲吏所繇
纖罪犯文欵而飾怨者桔拳圜土中咸加額望
天子使一鳴訴其抑子務得情尚寬大哉俾頌明加
德遠人際造化所及永永無間則子之行和風噓而
甘雨沐也癉將無自披乎袁子拜曰命之矣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上既采永嘉公言追尊
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公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於
列跽攘帥右得徑下教令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
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㶷縣官帑即代滿橐靡不競
然高也居恒謊　上私人即三尺無柰我何而公既
相緣　天子意秉間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
中貴人最近幸者曰司禮固屬視閣臣自公相絶不
復敢希請公亦絶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固旦夕揞屈
待發也非　上仁聖及公謝苞苴内行整整焉覬煩
首服哉公子姓鮮乞匃恩澤而　上殊念之一日召

其子有功有功稚而弱也授中書舍人公汶進舍人
為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醢
事矣　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牘究未竟邪天夫司
納者何異乃為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詩奇屈
其才終而又好冶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扶
先人遺牖車乘鬪雞走狗為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
且上以尚寶事簡於秩號清貴故多録相臣後使僕
游食餘勛爲即必取吏職裁之而罪之罪何以有辭
於逝者永嘉公相十歲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殘僅
以身埜亡遺貲至有功錢其孫害人費息佐酒費
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愛其人至惜其樹永
嘉公肉未寒又何屑屑拚有功也且謂有功使酒
雖近如灌夫夫有功非誠能使酒雖近如灌夫者當
因太尉抑項恂恂不復語矣吾固惜其志未竟氣間
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
功去者難乎永嘉公誠名鄉然借上遊折片紉士士
氣奪至今宛然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
公肯已之邪功公若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
勝公公卒勝矣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仰勝且詔
獄拜訊非自公相始也今外地自守令下泊汎峻卒

戍不復見貂而璫者毀其冠者必具一安枕朝士洋洋
過殿廬中貴人多却避雖心怨之見亦謬為恭敬亡
他於乎誰力耶彼獨不覩二正朝事耶當跪上執政
為有功意憤然莫其狀留有功固遜謝曰不肯之任
子既以辱先太師矣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
辭困心衡慮罪狀誠有之出為畢小官當也乃止有
功亦識慮過人遠夫士君子能為此言何黜也于茲
何以贈有功蘸治淮淮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為軍興
故責右臂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功必不為國僨
請者其積然茲非尚寶僕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
[illegible]
執簿書繩之亦譁為若恚且措矣有功直勉舍焉去
使交好如乎輩稱雕西李氏緊其家聲其有以廓永
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乎則何較焉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

天子性赫然怒虜也詔誅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
軍之興當罪罪稍次又會怒斬解僅免歸而代者出
倉卒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恐計亡出於是大司農
日夜騎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
日夜相講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窮而利實窮
時御史臣仁言救[illegible]入粟數千頃者予武階至三等

金吾緹騎得逐師覃當戍縣多大富侯民非久敝於
去僅跡罰關度令情稍輕得上賞免其重者自若而
他室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鉤校
之歲益縣官錫鏹貫十二三　天子方坐西齋宮覽
書異之下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搖策亡以當也
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
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破産合室逃以償
未足也督賦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間猶不能悉舊負
而詭出名追之是不顛頓纆溝壑且將道從潢池中
恃一生此何利哉御史廼條上大司農非計願特賜

沮格他語支多礙而大司農扶奇人也陽驚為上言
御史家江南當為其鄉人上賦者以寬假風臣臣不
應因妄云云夫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又家耶
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遂御史永安令嗟乎人
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稍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乃至
為巧中執巳而遂閒人主疑端否闕言者路不亦大
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而漁明年
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即無論諸軍食自宮第内外百
司府執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鑿悉地力致
之數亦何忍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緩可任朕領

氣所緣而弗絶者也一旦遂決盡其脉何謀慮先此
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以飯狀
也又非不為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覩其利御
史覩其害夫利卒不勝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
農者則是為大司農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
御史僅負郭二頃增不過升斗豈要譽閭黨朋友然
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
怍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為
民一致福令雖小畢於永安豈直言福之乎予可無
慮矣予可無慮矣

贈劉朝宗之瑞安令序

今瑞安令劉君時時為予言其先高大父文恭公也
景帝時　太子故未發而　上自有子雅欲有所置
革師臣嘆嶶中金舌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
因以覬幸恩澤咸奏書請正所生子　上閱諸曹牘
獨亡太學師生名也時文恭公實祭酒太學師云
上不言然賞亦絶不復及太學久之而鄉人楊尚書
翥來朝謁　上館文恭公尚書　上故嘗從受經恩
禮異從容謂先生朕欲益置相鮮當意者亦為思之
乎尚書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必知與以口中

予亡喻劉者尚書出亦不以語文恭公節之自如也
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聞泄其語公知自愧責曰館
楊公為相地耶即愛我而累我如是乃引疾而
上亦坐舊銜故罷不相于鄉則已熟文恭公事至瑞
安令言問知為其曾孫而益有慨也嗟夫劉公所謂
介素恬穆無奸於時者也乃至違衆守是不忻奇禍
不提危議即傳記所稱社稷臣何以加焉公僅不為
相相以尊顯而至今吳中稱賢大夫必推文恭公其
諸子孫廷尉太常侍御舍人冠裳柱朝籍亡慮十餘
輩皆食公不竟之報以顯其究指得失多寡何大懸
殊哉然予則又知今瑞安令之賢也其高大父寔風
之矣前是瑞安令明經與進士行亡害分當從郎秩
而令為進士則已劉護信厚聲稱謂諸虞卿先生亡
不為令將揚者而久之竟遷邑安瑞安且去瑞安令
非大卑仰縣內也顧俗士僅見其未銖計而寸衡之
令不得不輕其宰令不得不內而令去為瑞安甚樂
也於乎非深於文恭公之教者耶吾鄉者觀郡邑守
若令緣殿最出御史監司甚或闊疏其治條而恒聚
精神於奉事閽其自卑過人臣也而其先杳獨而逆
趨之也殆於媚人主即心喻御史監司所非是必不
當而亡不整飭稱善併旦夕施下之而又旁結其所
厚信為游揚其政名即最矣亡論所繇最也而上之
人苟遂其一切而遂拔擢之以為固然而忘其職文
恭公一儒師抗　天子顏中其所不足不為動而畏
避孫援若浼且病然假瑞安令繹其志治之則必不
慴威而舍已膺衆以蘄快廣結以要容穆乎諄乎致
懇切之愛及瑞安而已而居瑞安令上者亦奪於民
故為褒許之非必意賸而私自賞也令如是足矣昔
漢時嚴延年為河南好戮殺豪猾吏流血朱府道接
辭奏事不數日得報以為鬼神咸捏手腹慴畏使君
而更多蓄養奸人交口助其赫赫而潁川守霸友旦
從鄉課農桑察閭閻事爾然郡寔舉豐年而使從西
方來輒行將璽書黃金之潁川不之河南守而延年
竟以怨望及不道誅仍福誠有端其於民德淺深豈
可徵强覩避哉令文恭為今守知其必不河南亡疑
也文恭不為河南一時聲稱未可必知其當於民亡
疑也子行哉後三年而有璽書瑞安令者予得而慶
曰稱於文恭公後矣

送劉憲譙戶部守衛輝序

劉君之為人斤斤者謹許可顧獨首善予云予之恭

劉君自庚戌秋事始居未嘗不指畫籌歎伏也
騎踰關撓　諸陵直走橫馳道燒人居以萬計而
天子下兵食調亡備切責大司馬大司馬咸皇恐請
死六郡亡見車騎發而中外獨仰雲中軍而雲中軍
雜行虜中餉之莫得從大司馬所使諜非素出見蹤
跡行檄者果劉君即縮引反而大司農心欲劉君將
餉重發言君慨然曰生不食縣官耶即帖首韓輸請
武庫兵不得便得罷卒數十騎行輜重前追虜雲中
軍卒生不習虜鬭夙鐵鐵林樹間禁墮則大駭以爲
伏咋指鉄跌而君持劒奮前發不可已終與輜重偕
抵雲中軍既發詔已重申使者指繫且並軍中壯士
咸踴躍欲死報　天子而劉君歸從容致軍事大司
農先是君家亦莫知獨也行蒲伏叩門者始得狀則
相聚泣怨數謂不還而君還更莫信或以爲物司之
久乃稍就語嗚呼危哉大司農坐是中愧愛劉君而
君署山西山西錄省征鎮　天子詔諸征鎮益治兵
兵所耗又非時賞請緩勞午討度支水衡錢可數十
百萬緣而請亡慮十倍大司農坐堂上仰屋歎農朝
諸曹郎不呼或獨呼劉君前君徐徐條所以應狀爲
陵南方郡國藏悉輸致官而時節所請緩急次第

少軍興不乏而劉君大指乃在持國體不欲示窘以
遠近與竭澤漁爾至所以探本杜源之思當未見
也而會君少有所不足意輒詠歎曰生民爲本未慭
爲上捍一面必所當者何令銳嶽擠推乃代他人悲
喜爲也於是劉君分出守陵矣而大司農念如左右
手莫可代則強挽留君卒少緩計議還即亦罷有以
報君未幾兵少罷銓曹上祿簿當轉二千石之衛輝
苟有以奪君者宜右秩不守守亦聽便郡爾雖然君
足得捍一面如素志卒甚夫衛輝古稱朝歌牧野而
殷之墟也擁太行榆共孟門而襟帶乎黃河左右內
黃衛之水號青腴萬頃其形勝甲天下主有變衛輝
衛也而平時又舟車使傳奔走絡繹居人亟稱守
十九在途道十一真爲守聽民事爾即聽民事少其
張設陳措咸歛衣袵而守之是共執敢干撓枉撓惠
文守誠致於下將必有欣然當心者又何至代他人
悲喜知郎時語也劉君行得無有以而衛之先嗣君
政告者乎夫邑令不具藉籍章勞苦之賜藉又使人
詐亡行金津吏而抵津吏罪其鈎距探切不赫然
神明稱耶而蘭陵公過非之聚歛計數之主也劉君
爲郎要持國體不欲爲竭澤漁必含是而保障何鄰

哉王子曰昨大盗弄潢池兵屠三輔邑轉寇而攻剽至河南風劉君庚戌秋事必更相戒遠衛界也守令居然重矣

送王惟正之浦城令序 代家君作

上之十年州人舉於鄉者為前給事顧君按察趙君撫司理曹君今浦城令王君與余凡五人而是時王君年最少其為文獨精志槩而行方即以余之不肖亡以辱王君而二三君子亦皆歙然願景而內遜然余與二三君子者後先成進士為中外官而獨王君之上春官者數矣再以疾不入試即入而坐誤格試不終即試所為文當於有司意矣而以裁毀報罷於乎君之所以收於人者豈其有餘憾哉然不得達天而獨伸且今坐而校藝者與奔走而求以藝校者今之角逸足於五父之衢知其未易辨也則二三君子不得以其一日而伸王君亦明矣雖然吾且復有說夫天下有伸於爭之地者有伸於不爭之地者伸於爭之地者在天而伸於不爭之地者在己吾與王君異時讀書佔佔不止也豈非冀以施之民乎今天子授王君民矣與王君為諸生見窶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蹙額而思手援之泫然而止也何者以非其柄也今 天子則又授王君柄矣有地數百里戶口十餘萬堂坳之下至於蔀屋上下會息而耳目於一人窶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在王君一提手挈足之間而窶困起塗炭抑而有以白不可謂伸乎班氏之紀循吏何限哉聖明經博士師也而以墨治九江張季黃次公之徒其人或起家吏胥入貲為郎者卓卓稱中外也則又何以屈王君王君行意若有所不足者且謂余布衣交也胡慹然而無言余猶兒觸若從王君偕計吏弁中也籌燈熒熒然拖肯痒相尉他日苟富貴無相忘今余幸而先事主上雖提鼓十萬眾於北邊然甚恨初第時不得面社之邑而吏之今髮且種種矣何以語王君雖然請得以千慮規可乎夫王君為人誠慤不苟一介取予而又寬然長者其趣人之疾痛甚於己此非無當於民師帥顧出君之所有者待民而勉其所無者待吏夫君何有不足也即余與二三君子當卒內遜王君矣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予舉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李子之為詩劌刻性致究極幻變狙材博而命旨玄即世

所稱誦名家若不足李子觀也人或才之者曰李子當被掄薦侍禁近假清燕鳴我國家之盛不則亦列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西之新喻令人尤為惜之至且疑曰夫新喻雖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少實好恠奇而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為必有而至其所自得以為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施之于舉安今夫都市聽决之所耳聆訟目閱牘而手蹤記其去丘壑何遠也眊眊焉朝發攖其心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政之猶吾所好而他不易其去吏道何啻也夫新喻雖李子哉子應曰否否子且

未識詩詎識李子夫世所尊之若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爾三百篇詩之大宗也蓋豳風七月之章其著于民事何切也今夫變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蟲草木擬取驗焉以屬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軌而衆知治之道矣是故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子之所為詩其自為詩而已乎李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子李子而深于詩也新喻其能難之哉曰李子不難新喻將無大易新喻乎哉子應曰否否夫子也嘗竊跡李子之治詩矣淫思礫

精研析毫芒之際而後發即不憚數易不止也蓋意也可以與于政哉其不以易心眡詩也其不以易心眡政明矣李子故不當任爾于是衆知新喻無病李子李子詩無病新喻乎將處李子難易之間而進之曰新喻明臨江郡地按志君子喜居室尚禮而崇德小人勤耕稼而猶分畫猶有豳民之風焉今去志所剏迨千百年齒蕃以豐得無有澆朴滋好尊牙其間者乎本周公豳勸之微意而加鼓舞焉略去操切鉤距探反原厚漸以禮樂渠渠哉新喻豳也則又進之曰李子毋疑于詩將使李子政成而詩贊山川之靈

致采民物之最衍標鼓方之藝文太師采之庶幾豳儷七月哉於是李子行子序以別

送比部陸子詔論决江南獄序

今年春　天子下諸道使獄諸論死未蔽法者最重曰江南秋官之屬熊大夫徃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報論决死浮法者亦最重曰江南於是秋官郎陸君徃大夫於曹秋右且久也陸君視大夫稍次而其為人忠信而詳敏甚稱所以重之者於乎　上宰家國諸元元無識而網罪之是觸阱已肆淌滌之一熊大夫足矣焉用陸君為哉予聞之植苗者除莠夫非不

仁壽也除所以害仁者則不能復仁壽且　上務義
斷其惡定死矣猶惻焉旁採其所以生之而不藉其
雖巨置之重天下將覩解而輕犯法此何以謝天下
也故　上之使熊大夫仁也其繼使陸君亦仁也江
南古泰伯之鄉也當時短髮盡體侏偽其音並澤蛟
隣而陸承敎意不復知有文字交接與今世所稱説
者而其人乃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
不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默自與法遠而非以避也
此雖稍之文采亦何害為古而今號能讀書誥言者
理郡縣而姻客豈直為艸先生能之至耘耕息聚之

播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覩也然好盡出其智力恭以
角虔劉其行者狎侮欺詒攓捘捄蓋靡不至焉矣
積而身殉之嗚呼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
以巧敗也則不可謂之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則又不
可謂之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悲哉其蹈冥矣烏
睹得不下車而為江南泣耶且　上既以死未蔽法
者付熊大夫而極究於法不能勝情死不能勝法者
始付之陸君而君又僅獨取其尤誅之少有纖髮亡
當於心得暫緩據實請　上之仁於民斯甚哉予嘗
讀漢史見其時不專使使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

中旨自決而王溫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為驛以
書族捕郡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殿數十里而
月眈眈猶且恨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蹈書庭
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虺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
何可快意而畏剪之烏在為民牧哉即　天子今使
君君來　天子使咸名稱行哉而寔不得專又其旨
乃在生豈不遠過越漢也君行矣而遇熊大夫盍交
懋焉以仰悉德意予家故江南從鄉父老憎且祝曰
於休哉衣冠而銜命歲亡慮十數而僅二君生我者
去厲我生者必有後矣

送惲比部光世擢湖廣僉事序

予郎時見楚人語承天事者蹙頞曰唏哉不支矣
天子設置直指使得考亂奸蠹臣細便宜為民一不
當中貴人意竟持其底而孽成之吏何以措手哉亡
也下直指使曰藩臬又下藩臬曰守令何賴焉毋日
益輕而自顧日益切孰敢借惠文法彈治耶然而秦
人視粵人瘠也汲汲然而俟後君子將無坐就壞哉
惲若光世時為他曹郎聞之不然曰言者何殊不自
惟也且謂　天子念其鄉郡國耶當不忍令魚肉之
直指使得中貴人某某魚肉民狀不急以聞上而借

仗威陵制喝而迫之使豫謀是倒刃逆授柄焉也猶
天子行視
先皇帝園廟壇制度戒有司爲道亡芟雜一草遇木
枝猶磐折而過誠不欲人少易其所自而忝何農恩
罪之戒推其所甚詳也即鮮貴人敵得不罪否孝蓋
又惜夫藩臬之號佐直指使者漠乎不先其未發而
道之實授彼款張其勢矣前之人輕待之好而中奇禍
後之人重惜禍而踈弛委靡甚且與軀焉豈 天子
所以設置使與罪使意也吾守巳甚完而推廢愈信
陵寢之敬以時而湯沐之餘以厚恤而待之不率禮
而渝之不率法而裁之夫禮格乎強暴而法伸於外
主則未有操中者也予時心念服光世言而亡幾
天子果慕廢心臣議馳傳徵還中貴人更易前法
詔後繼者亡得借束梓故干撓漢家法諸吏亦循以
下歲時致恭
先帝園外得禁鋤強爲非守者即劾縮選愞寡益
於代坐不稱論而又久之光世遷郎稍貴亡害權按
察僉事之楚僉事即臬司佐直指行事者也又專治
天於乎異哉光世所爲稱說於昔則既巳驗而當
事者若真知而毒陵之不使僅以稱說云也其亦懋

矣之哉昔漢世祖行鉤陰居問水治以寃其南陽
曰南陽帝鄉多近親不可問世祖蓋陽然悟也推其
指餘借強項令使折抑貴主欲以風威當而進天下
之持法吏今 天子幸既巳皙於志不欲循私其郡
而江沱汝漢之間又最深騶虞之化者非有南陽貴
戚嬙結之患所使中貴人寔恐悚以刑獲矣君循於
謂言又何疑耶予無似辱於同年中稱厚間窺光世
忠實明決有長者風至治經術取高第屈爲法曹要
見所不見能爲文文駸駸數千年榦也而又下數千
年而推予他所推非今負高顯聲稱於衆者此其大
[illegible]
[illegible]光世勇於達志武卒致必婉而明[illegible]
天下大體如所言者予高枕而待君之楚政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送孫元之明府之新淦序

始予友濮陽李伯承也伯承能詩慷慨重然諾任赤洞見亡隱乍接之或類若亢使氣者久而後上下其論沉深當於理可信也伯承既以吏部選人次授新喻令行而受予所為令者予素以自愧以不能當伯承即有所稱說烏能資伯承哉伯承為新喻之三年

而予僅得友華亭孫君也孫君治詩其所稱業稍異伯承即乍接之而溫共委蛇斤斤亡不折行願規而久而上下其論亦沉深當於理亡異也孫君次獲當得令乃令新淦其邑居並臨江支屬也而朝臨江守及臺臬為鴈行差池車騎肩摩退而考吏牘案上風所施設類同當甚得也嗚呼奇哉予推鈍少他能狀幸得交二君二君幸得令而壤封接壹若予徃矣日伯承有所不合而衆毀之盛曰新喻令令而詩乎已哉更賡環令棨間一言冀獲當而去而令愀然斤下之亡為吹呴思其致伯承此耳亟言之而予不佞何足也

伯承行予賦豳風云其指略曰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究物曲備昆蟲草木析民隱則起止服食祭祀燕飲食力助弱咸周愛而曲豫之而何以詩厲政者伯承深於詩爾耶未幾會使者推揚伯承行能蹟卓異宜別旌而毀者亦跂前大槩令得民稱矣烏乎自秦興刑罷經生業劫天下以吏為師漢雖稍稍復之而其道終泮不合今號能精刻名法家及所急錢穀兵甲吏人鼓頰詆訧治天下何用腐儒為也此皆非真於法家錢穀兵甲語者脅人轅固生河間韓嬰之流治詩大氏守其師言廣末耳然能信之元太后剌園

叢不撓為正語非平津侯而傳清河常山各褰褰多善發儒太子諂關時衆群顧愕貽何甞先發而雋不疑奮然叱縛之其所引經非能當於指而朝者見已不披靡下至其後雖趙京兆之吏治獨屈指不疑以為此習朝廷事已曷如也而況孫君明四詩體於其溫柔敦厚者耶向予謂伯承即令不稱然不以易其詩也果不稱令意其為詩已深得也今孫君行而之新喻而不治則可行而之新喻而道途關橋梁餚獄已屬男安耜女安織口新喻令功德不置又何疑哉為我謝伯承已負友信矣吏三載而謝新淦令之已

員也

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

益州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非耶司馬錯往與張儀爭覩其利矣秦得李氷鑿江灌溉漢得唐蒙開徒爲用大行張騫言益廣地卭笮盡蜀土無饑瘠滿溝者語稱峪山下有蹲鴟至死不饑饒當何如哉蜀之賦足以自國武侯用其理蜀法田漢中男女樵居控堵無犯歲收供吏士廼不乏此特一時而效已彰彰然者無他法行也明興

高皇帝詔天下定兵政諸邊重蜀西邊番羌以鼓重也又詔天下兵當無事坐餉屯餉諸棄遺土地漸蕪廢不理其令所在兵三分之一以城守二者就南畝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收其息以贍蜀獨得六十餘萬頃當天下半又故號饒無被兵然不聞轉巴蜀東南浮江北出子午助縣官賣庫藏數溢羨陳陳之積其說何耶且既以蜀兵將恐尊士無嚴法而威之法久不任特分外臺臣專飭理之亦密矣網益密蠹益深卒罷無所恤逃亡錄累而將又極意蘇蝕食馬藩國之强有力與阜鄉之徒把持而漁其間何限也臺臣世世然冀得遞代去於是人又不任矣蜀之眾稱外臺雖也田簡號無害至多所兼治夫使因故襲恆視而不爲之所宜其簡也湘南王君始由尚書郎遷蜀泉王君任尊理也以圖書能備往則過世貞而感蜀曰衆乃易予任矣夫予則何敢易乃以王君嘗爲郎治獄上間有所怒以屬郎而王君釋擿從輕典曰法如是足也他曹郎私目攝君不動而額　上仁聖竟伸王君法當君平時恂恂若不能出口一旦法所在挺以重輕迫之愈自奮即君任誠不易君胡不易也夫蜀大都之中彊扶勢要來奸吾政即以桂後惠文彈治之耳或曰王君誠賢其學深而秩薄是不久當

遷矣何世貞應之曰曷不聞趙過搜粟都尉之治許下哉承亂草創法事事起猶收效速王君賢即故棄不過一舉廢而栽替何事久也今大司農經耗賦稅竭不足以奉戰士徵笑使冠蓋相望王君舉最報蜀士飽而馬騰廩有羨食當齎持黃金詔道西者必之王君矣

送翁比部德成守開封序

大梁代稱　帝王都距其初二千年矣魏公子之下身爲客者客豪舉咸自歸爲任俠霆仇亡命下乃椎剽六博爲劇而務好椎其俗傳所謂梁國大都之中

難治蓋漢則已然自宣武起握天下賦陰陽戒行
所交與玉帛之衝且久其習覲修戎豈旦夕也地居
五其民豪猾佐吏而治吏又併以其耳目習可用於
守一人守晨朝撫察潘臬侯顏色亭午遝案役治考
見三十六州邑計吏無復隱挾毛舉則已迫昏食矣
毋論其郡中事也齎[illegible]書乘傳皆水間束而陸舟燕
道求息舍賴不剪不熟食徒御告痛怦守側目而是
謂不計其他猶未也同姓諸侯王食湯沐何可低指
數我此皆南面而孤與　主上稱伯父昆季者然上
力討無復出而封爵未窮也夫竭澤非守意也使諸

侯于下不能具牛車與齎民等又大非所以奉
主上親親意也居猶常制諸耳遍豫方事起甲者出
堂陛間執兗守大梁誠門晝閉矣撝中丞鼓灌今之
屬僅一再勝乎之潢池中戢翼熟視者何限彼其幾
禁披地圖究咽區部計孰有踰大梁我而況以彤甲
故墻竿穀之歲薄旦迫之也則亡不謂大梁守重且
難已大梁守當遷太宰方更新事端刺人地奏擢翁
君德成君為尚書刑部郎吏諸曹不為曲事束苴其
諺為尚書閣章奏所醉釐奕法乎亭大小百數即他
[illegible]尚書懇弗與謀也含左右顧而君不在從

君至已先解順獄故無辭稱者其守大梁亦用是君
得無罪之歷股肱地耶予讀吏至趙京兆煩當何下
今大梁其所任揣摩糸伍中人之陰神其說乃究至
瑣瑣者獨精悍常餘巳力而畢衆才聲聞強前後欲
并三輔曰亂吾治者左右馮翊扶風也使吾得兼治
之差易易耳張子高理京兆時幾逮趙冀州界大賊
抱鼓晝百起一聞刺史任徙中引散徹書此何與造
化威攝異焉然吾猶惟其詞邑邑狀承風旨舞爨亡
脫又從吏卒閣廣川格奸私百懸官外大傷　天子
恩非所以廣於睦與戚之間至趙用他事論殺所疑

邑子五日京兆責夜文致賊捕掾比不勝偏心故上
下逐尉綮法陷身與奸人俱又何言也翁君縣惠文
出顏指寬輔法行而地令遠華轂離不鶩擊叉工小
辨當無不隨至舉矣第吏閭裘中年客令梁支邑不
能如二君木牙任忠愛乎尹積洽論福殆無以易也
翁君盍祖席其民而後洗刷之使元氣先精柔而固
衛宗子與土饒瘠令足繼柔強藩扶禮善地無所容
奸自易而良行旅若歸囹圄頓稀雖鬻所稱奚加哉
且大梁亡能難翁君得君特以益重君得太梁又豈
予樂與諸君子跋而侯矣

送顧君序

顧君之視司隸比部者殆六年矣余三更秋曹曹率多下顧君所任而因以窺君之為人君於統其衆共事為都官六察獄而自宮府中亡論為細亡不促五部辦治日數十百矣固纍纍然奔走迫亦及晷也已獨比部寂然亡見築色若顧君才此寧無繁我又金吾緹騎帥主刺姦號腹心爪牙任率貴倨也騎冠武冠鮮衣挾帥勢直凌五部出其上事取順指獨不能長加顧君君為推心計其可所不可者條析端狀以微詞遣之即無當所欲亦內歡相戒顧君不欺我帥時時稱比部賢云蓋余念庚戌事亦不憮然意自失也士居平輒君論古昔亡不見長者平世事起吾鼠拖兩端何啻失其素哉虜輕騎叩安門大司馬而下集惟有門門閉百不能出一騎與角顧令五部各部署卒深陴使胡馬不得逞度也君業已知計晚奮身從數十人夫不齎尺寸兵當戲矢石百步內捕卒悔虜稍以日欲跳而追君故莫敢先會日暮入門門者欲縋懸君而上君怒曰虜來死吾耶吾乃死王事奈何從縋上乎竟門啟從容入矣于鋌于騶乘甲後來從其人恒時稱賢於君何限奪君勇當無自愧也顧君則為予言殆兩身矣所不糜爛虜手幾幾然子已聞君諸生居吳下任俠饒技多蓄奇出入阨而能詩善尺牘交諸薦紳先生少不為君游揚盛美其禎比部尤數以皷起最奏狀無害即庚戌事胡可狗次舉也今年春僅得擢徽審理審理為　王治訟獄國大小無所不關屬秩得比上士亦榮矣哉然君得無不愉快於志乎漢法列卿二千石治行高始任諸侯王相也　明之初興寔無間矣在司承過計徙東王國官不得復入京朝者爲令乃始厭薄以待不任雖然君誠謂漢重也而賈長沙董江都竟不聞得代去使其自意材豈出絳侯平津下哉李業之代柄者量人以格猶未也士乃各守命耳且自京以西無如徽大藩而　王最賢當　天子意所待夫輔屏翼者顧君未至撥置居客之右史稱枚叔游王門不樂為漢官夫豈唯枚叔然耶

送陸大夫子韶守南昌序

陸大夫子韶爲掾曹守楚人魏生具語守事若大夫所以稱守狀良悉大夫意未既也則間過世貞曰唯是江左之役籍大教於吾子以毋隋鶉鳩氏以不穀之不勝虐茲重未有處也諸君子既用寵惠不穀而

以屬吾子其後之即世貞文遜能踰勝魏生哉雖然
不可以辱辭大夫大夫知豫章重耶守郡閼再旬日
宰公聊覘屬之可當兹問乃曰竟何以易陸生蓋
亦重豫章守矣大要謂郡據吳楚樞而撫豚甸宣之
奇也王國諸藩布鄰使稷析夕而馳抱牘朝告守未易
奚舉耳毋有語大夫所以重者
高皇帝初起兵下建鄴披草萊置軍寨焉先是稱偽
號者南距吳四百里西距豫章爲漢千五百里
高皇帝出輕兵支吳若嬰兒之在懷而極力與漢爭
豫章矣以師覆數矣夫不憂四百里吳而憂千五百

里漢也豈無衛勢哉此豫章當天下重明甚漢得豫
章輕舸而順流因風不決日抵龍江之領明得豫章
楚列成逆自潰
高皇帝奈何不旦夕計也嗣時負滁和者始謀發秣
即擣建鄴歷以社稷之靈奪其魄噬獨中道乃束手
付王伯安耳不然而小米用事議如鄧謡者上策豈
遂作丹陽鐵也　今上固仁聖然海內承晏安久而
地數兵亡不被中西北罷匈奴豫洛劇大盜全楚勝
甾滇踣土師既閩吳越壞爲島寇計獨豫章以東西樂
土耳夫智者不待跡仁者不治亂盧生之爲謂也例

絶而任拗望神而郤遁領大夫詳加詧也夫豫章民
俗朴嗇力本士好先禮義所詧非謂大夫更柱而易
括謂大夫宜柔之也予嘗惟班氏述趙京兆二三君
發擿鉤慝中人之陰若神鬼焉海內大若守小若令
咸內踐爲下風而班氏語津津亦無容口至其著循
吏傳獨以寀文翁龔遂黃霸其馳禮教以清淨不擾世
儒頗能言之然鬱鬱赫赫若爵負矣甚哉班氏之溺於
吏也且世以最望大夫者有非常者擢奔走逢迎
外乎高之亦不過剔垢而任省此何足重大夫哉予
閩之先守陳公蕃高簡門亡所留刺恒一榻延徐穉

子化以大治郡今當孔道大夫困不辨爲此然長安
邸中倒屣謝山人矣嗟陳府君事庶有以風焉大夫
勉旃其無負世貞與魏生以僑口諸若予哉

送比部吳峻伯江西恤刑序

惟辛亥嘉靖春正月　天子詢於秋官之長下諸道
使十有五人洗寃濯慴蠢愚辨訟以聞上諸非大
辟成遣論鬼薪下者徑得從末减甚大渥惠也秋官
之長詢於屬曰是惟　上之至意毋負屬各以長佳
剸其地最重曰江西江西揚之屬而吳楚之交也其
君子崇尚禮義彬彬著天下其小人儉以嗇然或多

深文相詆好鬼而信讖罵訟而非其上未易乎也於是郎吳子峻伯應詔吳子先江陰令高第徵次當補諫官而年少不應格遂爲郎會尚書惠部情究未竟擇代闕者謂吳子習之吳子逡巡辭州得即代闕牘著聲也秩宗之僚闕天官卿謂吳子習之以薦格不行歲丁未秩宗請試備許士謁復用吳子於是聲籍奕然著卿大夫久之秋官以職請曰律

高皇帝所定也 列聖因時變推廣意益之曰例例非律所該其究乃不大違遠律而中外巧法吏或借文飾私怒甚非所以急念元元遏絕奸究也 上曰

善其更定之選輟焉吳子吳子窮日夜力校勘情法稍增損後之刑布著爲式夫吳子於術吏法斤斤蓋至如此其何有江西哉雖然予寔聽而聲言之試考一焉夫古之殺人者非誠甚惡斷除其人也惡其意爾是故恒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以生廼死之定死矣未竟其所以死則生之豈好致難易生死間哉所獨殊也今京師號輦轂民犯者具獄成一不當大理得駁問夏五月 上稱暑故賜滿句他以第寬宥秋聚百官更推之必亡枉乃聽伏而五載又大推至左右扶風外即漠然付巡察而所違從此十五歲爲守以守外殊赤子寧二命哉使者即不悉聽明務究得窮苦而優游據尊重有將時以隙故與巡察相左至得請報免而輒勿爲其人比巨憝廿繆待季治更優游食縣官是速生者而死之豈使意也又使者或僅求欵成案中夫此語常格爾吏刻深名能決家必精密獄求欵得乎夫吳子固優知之予又何言也益前後廬江西獄亡論數十百人其跡草傳至今惟孫忠烈公與參政葛公木其究可思矣吳子爲孫公惟日孳孳以求稱使亦頗愈砥節樹行異道而教學俾吳子之使以人重如孫公其人以使重如葛公予不

佞與有光寵哉

送御史大夫芳山陳公總漕運序 代白言

西北稱邊胡者九大鎮吏民被甲植立而仰度支地瘠滷少產又竭殘亡奇羨之積大司農所領錢穀太半不足以奉戰士受寄委輸若陸海然即大司農取辦賦江以南耳轉都官粟繇江而北者歲漕可四百萬石汙淮濟取爾北走京師於淮置綱填焉當事者即亡不切偲慮虜以害且見迫而不知夫此特其標末耳夫江以南固腹心也淮吭咽也不給邊吏士不足以戰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給漕

有壯士僨興張厥吭明扼塞首兄君絕勢罔要致易
皆也日者代上谷新中虜而歲數不登其人半菽而
食守臣濶馬不以時請急 上赫然悉捕按諸不言
急者大司馬書奏議推以府金錢徧賜吏民 上然
視群臣中度可遣者少司寇陳公以職非所治而
上獨曰是無以易陳某於是公竟持中丞節乘六傳
往宣布 上德意吏民扶瘝傷卹首 天子大恩遂
齋金錢家枆語爲縣官乘障即兵死亡憾陳公以其
間日夜将徒卒行險易按斬豪宿鉤尺營屯地圖方
略上之 天子乃益器重公亡何中丞鄭公自漕鎮

入贊銓柄而陳公復見推擇超爲御史大夫代之命
下薦紳先生交手相賀得賢計相治餉道淮不虞夫
鄭公美盖與時島寇起內吳會之墟江表列屏嗷以
百數寇蚕食且徧州縿旁午 上大加惠元元制詔
地殘寇者有司按行南畝蠲租糧減消幾二百萬所
以爲根本計良悉雖然此殆未易恒也夫公不從代
上谷來耶諸邊人越數千里而衣食江南穀相挽牛
馬塞道輸發傾時至發烟火剩拾草樹 上安得史
一二歲蠲租糧也京師宮府大小亡慮億計豈皆握
腰而奔走東事我吾故曰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也

即歲其饒樂守令科稅是上漕綱無關而御史大夫
東西銜命不暇卒有不虞濡滯迷道或桀黠奸人
教醜夷窺伺虜欸不益大可患矣吾故曰淮不治不
足以達也明方事治兵東南徵諸道將帥而迫島寇
海上蕩平爲日以待而 天子推轂閫之任舉而付
之陳公始公粜踐藩臬以蹟輙起彘振而嘗督留京
儲益習熟其說至按行邊事上方略尤偉雖古人曷
加焉公才固無難乎諸者予嘗讀唐史多稱劉晏韓
滉事鉤校忝伍精悍善任一時人主倚以爲命庶幾
我填撫之良而陳李葷鳥起跳梁江淮間滉方横一

道節擁彊弩不敢慨然有所袪除而徒叡叡工小辯
治爲也乃今島寇差徑庭得藩矣而 天子神聖公
才固數倍二子當從戈船將軍出大海截鯨鯢之波
都護護軸艫魚麗而上亡論中外飫江南粟陳陳之
積策勛鼎彝方召之詩何以過是我陳公聞予言起
而曰予固嘗試之者也請夙夜毋負大教且以報二
三君子

贈沈君子善之光山令序

沈君之治鄱陽七月而政成持先惠州喪歸再縣吏
部選人亡害補光山令 鄱陽人得沈君未幾而其數

君之條而易其心志[illegible]居不[illegible]一切小辦
亡寄耳目任所救則 大抵[illegible]而治[illegible]以使人
易受而已邑故隸 [illegible]所為跡令
狀逆自欸伏戎匆屑令 知上似[illegible]道相劉而吏不得
緣是侵牟毛髮公府之嚴 沈君若神明其神於民類
倪孺之就哺江以西上計罔少殿度無踰於君者君
今去為光山光山中土亡藩封之奉與費地解上供
民不罷驛騷之役郎中才之士尚能循跡而治而況
沈君乎哉沈君乃過予有[illegible]曰夫易我於光山者
淺我者也子獨不覩夫天下之形耶懸欒豫分之野

史固稱剽輕易發怒又地薄寡積聚當其時已然其
民支三方而居巢藪盜俠椎埋為人借軀忘命北迫
之則南浮淮東走江夏南迫之則西北跳宛洛令惴
惴焉以其身寄於畸人之上唯辦之是恤往正德中
擾緣林者鼓行而剽上蔡確山蹢為墟謳吟未絕而
師氏起章接境亡相叉而民間罔尋繹待起比比也
夫中土者寧獨高枕卧哉今島夷犯吳會吳會人錯
戟而耕虜騎數殘朔代南北羽檄之使轂擊蹄接招
輕民以亂形一旦投足而起憂未可諒也夫令平居
委蛇飾刑名比詳之業足矣非所以語緩急任也墉

壑而濬深[illegible]甲庚積此未有不勞[illegible]史[illegible]也[illegible]
而動未易理口也爲歲之廉歲千里平救饑口而令
令祖席而湯沐之犒權鳥散卒有不虞胡以相待鄣
陽故江邑耳[illegible]而煥然政觀劉所謂平居令
也今得無畏哉沈君明習天下形如此而又虢虢然
亡以成績待已亡以易心待事乃所俛不獨為令矣
亦有虞君之所憂者乎吾聞之西門豹之令鄴也
餘不扃[illegible]兵不厚藏卒然而調發而子弟人操戈父
兄挾糒兵食栖於閭閻之間而郤敵西河之外此所
謂餚於不見跡者非不見跡而動者也沈君其又何

讓矣

贈醫者光祿署丞諸君序 為沈員外作

周禮載膳夫庖人內外饔人皆上士醫師掌諸醫眾
之法而醫又有所謂食醫者均上中士秩也漢以後
頗稍稍損益其官 明興益加備焉為光祿寺治外
饔秩軼中大夫大醫院稍下下亦大夫也雖 然未
有以其職之相通說若夫古先王之衛身也甚周而
取濟於人甚悉也綴衣周馬虎賁侍御太師傅豈特
尋尺趣必欲得吉士君子哉察細防委其預於機深
矣今夫醫之爲功顯則小而微則大也決脉投針石

醫之效也飲食起居微之禦也故醫之屬四食醫首
焉俾烹治調和宣節之以道也其所謂膳夫庖烹內
外饔人者未有不通於醫者也昔者扁鵲朝三見齊
王而三謂之曰疾漸近矣不治不起王怒叱之扁鵲
懼而走王疾然後求扁鵲也晚矣夫使扁鵲得日視
飲食起居何至斯哉今之於是官也重其名尊其位
而不責其實不以能者充之後或光祿無預視膳太
醫不究劑於是乎先王之法之意遠而君之身惴惴
焉付之豎刁易牙之徒而不顧嗚呼難哉吾持友朋
久而未有告也今友諸君陵光祿丞丞之良也以儒

顯能熟經史諸書醫其餘也吾纍不自惜得疾矣幸
賴君之餘以起凡起於君者蓋不但吾也吾故為是
說告之惜乎無有以告天子者俾諸君待清穆之燕
其朝夕察細防委萬總二職而儒道申之將必有世
受其福者夫豈惟和平之在躬已哉

贈楊憑序

大海以西任俠者稱楊君兄弟二人君之兄尤所宕
不問家家數起數廢而好樗蒲決數十萬一擲雖資
不中眾其豪長目相攝亡敢犯君為人長身便騎習
湖尤以信義稱既濱海其人多業魚鹽君從其中度
俗任者致之為熱恤計妻子民厚感踴躍願為楊君
死甚或驁桀亡狀眾所畏欲避而楊君獨抑之得其
力郡守尉業稍稍聞楊君於是郡多偷則下君捕諸
任人咸來佐耳目微知偷處楊君坐起不離家指顧
曰其從其所得之或繇偷伍中發或偷卧甲者出於
林伏以次就縛亡一脫前時大盜洪等既越獄則糾
眾浮艨艟首犯郡欲以報執者直指使方行郡使軍
將出擊之敗軍將死使大恐別遣將出而會有薦楊
君乃令楊君泰軍事諸橫海樓船別校陰取君進止
君調賊賊勝驕怠掩之勿失因夜出黎明距賊里許

鼓噪並君率其私屬直前搗賊大潰擒首洪餘斬獲
無算使以下皆錄楊君功得竟君猶之常然不自明
又擒兩艘沒香藥珍奇悉以歸官府亡美衣鮮食
之好少齒獲輒分其下什伍以好施予蓋天性然楊
君游於魚鹽人乎所結納多士大夫長者乍見卑卑
磬折稍與論事宜乃慷慨剖析咸欽服謂書生不如
今年夏島夷大舉犯郡其游兵四出掠千方里居從
里中少年拓竿木裹裳而拒之小利則益夏其大衆
雖我楊君聞奮袂曰吾不可坐視帖若蘇彩偪兩刃
從健卒數十來赴至則坐大樹下材群少年勇怯勇

者給精器居前餘分左右翼蒲葦換毋令輕嘗賊中約束定賞格予特以益張數日閩郡兵且出掩賊而六合令自以果毅往傔甚衆已不及備楊君獨曰六合令非能見大敵者又脚二二當已節度必敗尋敗問至衆驚而更問君君曰賊飽不久郤矣果郤其料敵類中若燭照然嗟夫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成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北攻匈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為豈其得之重已羞漢抑孟故自引睽戍忌之耶諸公固俠人已見才分揚君

見才無為引揚君者何也使得五千組練當東南寄必有可觀者予姑拭目以俟矣

別汪仲淹序

伯玉謝中丞而以戊辰春訪我海上也則仲淹能詩古文辭稱名家矣太公許淵伯倦宦而始詩古文辭仲乃欲以詩古文辭宦乎我仲淹意殊不屑也然其受經義數試而諸生冠矣至甲戌而余入領太僕則伯玉為左司馬益貴用事而太公亦封如伯玉官顧獨仲淹諸生自如也間仲淹鄉何以久困諸生間大人伯兄盡貴奈若何仲淹益不屑曰吾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哉而是時余仲數美副祠部郎仲淹楚臬而游吾兩家兄弟益發舒自得也顧乃伯視我又愛我詩古文辭既余出鎮襄鄧而仲淹為祖至再不忍別且必欲得余之一言而後返夫仲淹沾沾節九豈其陽浮慕之而始為游大人以成名夫亦余之一言有以當其志乎我仲淹念以孝廉起家獨吾與伯玉不廢孫穌業而兩家兄弟為之左提右挈以翔主齊盟夫亦安能不視我伯也第今天下名為古文然不得越經生術而遽斷古文辭士古文辭上故斬多詘者然亦不得盡經生術而自斷仲淹稍卑之其為

我舉一觴曰若大夫無勉而就時趨矣當亦為仲淹舉一觴曰士不事大烹不為知味今將其蔡烏非子大烹曰我子苟仕矣夫豈唯伯玉余二人之歡子之太公可無詩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首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父老稱
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惴惴重足立
而是時　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選行何恐
也豈給事御史爲操切激卬聳動人主耶然足以明
諫官之勢尊其黜折逆消預于衰計深矣至

武皇帝而始有坐糾彈不當意斥重且及笞鉗爲城
旦而士伍者未久輒復貴貴矣先其無故抑者卒不
勝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已又大臣更自
爲地爲上陂威勝之說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舉然海
內之士爭相指目某某以此故罷斥此上議與吏議
持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臣計以終不能斷絕乃
益務爲含容輸欵及亡素以蠱惑　上使弗疑而久
之徐中以他事已發其端而人自敵天下駭其禍而
亡其繇以爲當被者噤塞莫陳而豪傑之士漸解體
不復振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重不達重即

天子以爲小臣暴狀亡狀投鼠不忌器耶大臣恧然
而當其讐者　天子也嗚呼吾仕七載而乃聞之父
老云以吾所一二見者跡之大抵後所謂耳始抑之
爲給事良久亡闕白人相顧疑曰抑之默默與易不
矚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爲　天子言吏部
尚書侍郎不職狀　上良是之切責尚書侍郎惶恐
謝罪乃辭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挾詐受選
人金贓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右一檢
討掀媚宰相扶其柄走中外托輿馬溢門巷虧損聖
明宰相大恚恨抑之不敢引引見忍自發於是郎中

某檢討某坐謫京師中士大夫亡論識不識咸喜爲
稱說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　天子不怒而
抑之已䩄然無留意今年二月聞以按察僉事閩
吏部言抑之制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罪諫地可
緣以中漢法耶夫諫官業已言遂利國家尚得亡削
貶秩五品治兵民一方何沮也其論事明切持隱中
窾然不爲硜硜矯亢亡以閒激上當大臣所甚諱而
不得報極其意此耳夫爲小人謀抑之良中爲抑之
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繩其屬可否達意又閩越在
萬里外其吏士見　天子赫然用骨鯁之臣臨之必

感傷思奮又何疑哉吾七年而得抑之第其行諸紛
事悟抑之以外故夫諸給事且薄按察不爲要所望
抑之也

贈李于鱗序

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一也時訖勝己者此其常云曰
吾之使而南也于鱗屬之曰子之所許亡過北地
李生矣其次爲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諷切某
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蟠伏林野其恭方握柄所
饕誅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人日相與尊
明其道引繩批根生乎慕之後來之者而一旦覩于
鱗所非是豈不側目惟凡指罟我吾歸不能持于鱗
言示人即示之而讀者不能句若爰居之駭鍾鼓未
有卒其亂者即有能讀一二語而二君子之卷固已
中人膏肓而易其視聽將無難于鱗哉嗟乎吾以爲
千百所獨喻者此耳子不假得之於父仇者無以今
而愚者無以致其效且使所爲爭者必欲求勝而騁
相易則可不然逢累而行乎宇宙之間洸洋自恣適
已並足其又何難焉夫于鱗之不勝二君子固當仲
默沾沾氣弗克充志所長詩耳昌穀脩靡羸弱不習
古文辭北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不雅馴

二君子畢畢成章也廢北地生諸公才未易當于鱗
而于鱗名位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熙熙皆
爲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淵希心好閒一趨于鱗不
如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覬其所鼓動而傳響寥
寥如也又焉易其利二子者乎吾聞之君子不得志
於今則欲信之後既不得志於今屬華後我則又欲
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奈之何其恃而勝之吾役游京師屬于鱗已出守順
德吳與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文甚者故二君子
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亡以長于鱗則淵於李守文上
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隸人乎我士於文當挹
極道理亡所蹈奈何屈曲逐事變模寫相役也吾笑
不答於乎古之爲辭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辭今之爲
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藪也已盡不
復措語矣錄秦漢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殫也代
不乏司馬氏當令人輿遺編而躍如胡至今覓哉
哉蔡子無稱六經乃已蔡子而稱六經具在又寧作
錄中語世無而佔佔縈固窘當也世之文行者曰碑
誌序記論辯固皆史變體也冒其名不曙所繇苦而
要之理亦究矣或更謂如君言于鱗誠文人文人於

易守自嘉宜不稱為守令諸生相聚而訾易之史氏
者非貨殖游俠郡巧其辨方俗要塞織侈其民人羯
羧與物也嘗疼㚇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周行
人間白首矣哉也而班氏稍能寄於文叙僧吏所以
狀委致如其自叙亡憾此豈離覬工紙上言者漢時
君臣小用之為郡國守相彼其所因利巧中肯出吳
公趙張下哉天地之精英發之於文章而相赫炎政
事亡二也子何以一時而論吾千萬年吾故舉之遺
于鮮即二君子之徒移目吾吾且甘之矣

送高戶部之滇泉序

日于行部薊薊故邊疲燹浹也而趙君治兵高君兼之
治餉是時高君還滇泉未幾則籌策蝟集矣而二公
者毅擊鮮要余于崆峒之野歌呼竟暮乃返更兩低
盤山眺絶頂窮幽閒恠石伏泉蒼蔚之木悄蔼而出
又趙君所不能從者也乎此寧無難餉哉乃趙君丞
為予言不佞亡所試高君更僕而數其異政未竟也
始君釋褐禮令禮亦邊邑也君披草萊而判治亡見
難者俄入司農郎推吳關吳號沃饒中土吾去不三
日而島寇暴起覆我師乘勝來刼剽高君亡半錙尺
障之備而徐以計緩賊悉遷其重去賊睥睨從手返

耳吳民移舟而壯者可駸百千君令無識征也或曰
是不憂度支軍哉君謂即罪吾當之吾終不忍以
天子一日養而易數百千命半日賊至矣其不魚肉
幾希浩高君者至今加額而祝有後也則吳竟何以
異邊君又何難焉君之來為薊也赤白之羽旦夜相
屬虜無見狀將士擐甲待袄何限也君鈎覈陳奏核
伏匿得要害之政不必事事而舉而奸吏重足立亡
所乾沒商富上賈者畏之若嚴霜而就之若冬日也
所乳哺將士各得意去亡譁矣則薊又何難君焉抑
又聞之高君房叩古壯也大師不介焉而馳盃發章

騎旁午使驅郎何狀高君方蒲博飲自如也帥請郎
不親行餉安給高君盃飲自如曰餉須郎行而給耶
晚矣指麾軍行求消其城伏食不暴也以故君一見
跡更鹽鐵觸沛之地而有餘趙君雄才人也且以偉
以氣加高君而為之稱如此今滇雖越在兩南萬里
外然獨稱伏為吳薊故君所理也而被兵 天子數
拊髀思鉅鹿之戰一旦有以高君之功言者必召君
亡疑矣

送少司馬吳公入為少司徒序

語云賢者治亂不肖者亂治豈不誠然明徵哉其則

嘗目庚戌秋事矣虜叩漁陽以抵燒三輔也史士爲
戳衆凡膢粟自殘取亡救鉄比觸也豈盡吏上罪我當
事者輕挑覆我兵而敗使吾引兵之民合爲乱季倒
授虜以太阿矣又泄泄然自如也　天子不勝怒且
恐劇責其舊而南野吳公乃始由東越爲中丞來代
公單車馳之漁陽漁陽新中兵餘民遷徙界而稍耕
地白如陽戕付虜兵之裂中裙對赤木爲兵革詛吟
瘡傷亡一日之固人謂吳公即愈綏柔集耶且未也
而上所使大將軍踰虜因佐當斬賊惻喝張毅志
洸縣官橐而空之吳公從容不動色日夜務起其傷

困者而節嗇其力稍閒則以兵講疏卒乘繕堞完壘
五里一置又多聞嗇守令培荊棘以袪虜矣而是時
諸中丞壯憂虜而要大將軍私自詛得以身謝幸甚
而吳公愈益治兵自如然竟不能有所中公公又悉
召諸屬國吏湯沐勞酒食好謂毋忘
先文皇帝大恩人人思自利節嚮請質則奪虜之耳
目而肝膽我以故凡六歲虜四入輒鉤得要害逐敗
之彼亡所尺寸利鄉戰塞上矣而公用勞以軍中錄
少司馬俄加秩服一等如尚書久之公遂入爲少司
徒當上漁陽吏人及三輔怒若失　父母狂走謂還我
吳公然一追念其秋時被甲植立卧起霜霰日暮隣
死爲而不得飽問者入吳公手公馳急請度支粟金
錢來活我今又入爲度支其吏私我則似又欲公之
去而度支也雖然公亦唯其所繇入乎夫烏寇瘴告
變吳江南粟金錢地也而寇蹂躪之狀不得老少不
得壯衆手未閣女坐積杼而待命拾道之使衣冠相
望髓竭脈蝕異時筴貂車縴錢推鑿筴諾買文武功
爵試補吏先除臧直就級牢搜之技下逮槁壞窮矣
而餉不止度支何以出入也則吳公當遂計天下實
漁陽哉

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

今皇帝創禮樂稽律術徵諸公卿侍從之臣潤色鴻
業日相與磨礱乎盛矣而獨令南宮亂于鱗其文
章高天下以速故厭廢爲外臣不得與從旨于鱗爲
順德守當參比二千石自如而是時吳郡王世貞守
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　上之三十又五年
于鱗乃始遷按察副使秦　璽書求傳以條課秦博
士子第而世貞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爲文貽于鱗
云秦封自非子而孝公幾祀矣猶不得接冠帶盟非
以俗暴故然耶至於小戎蒹葭諸篇抑何其深

文說致也齊魯衛鄭其君子脩於雍相於門鄒屈矣乃見黜於仲尼而錄秦誓也說者謂豐鎬之間周之遺教漸爲秦王吞諸六雄首采李丞相言焚詩書尊法吏天下頹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種樹家言耳吏觀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爾文也無乃陽棄而陰工之耶漢興治馬上而自柏梁以來詞賦稱兩京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卿虞丘壽王褒雄諸大夫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土風足殺七葉而後其衰也甚矣其不振於文也則亦豈惟秦於乎天子非有挾書之禁同閹閣六經而道路子史矣宋

央驕姿并幹之死猶一二存者寔無先人語遺也千餘年乘二華逵踞終南太乙高蟠而挿天欲渲吐渦不剞其奮獨以百二之險上馬之而下撤山東而已然吾聞　孝廟時北地有李獻吉者一旦爲古文辭而關中上人雲合景附馳騁張揭盛稱典墨左馬父老子故相楊文襄公寔爲之師倡之獻吉諸君子時時慕稱楊公不衰也彼所謂師者訓詁割裂食宋氏之遺尚不得舉二藏何郡以傳甲乙第則可即諸君子獻吉一二而外亦豪舉耳烏在其能倡也雖然千餘年來磅礴鬱積氣不得決揚公一小振之亦難能哉于鱗之爲順德視右扶風部貴人毛東以吏事印於文非職即有所著作重自閟不出而兩河之濟跂響而思脩者比比　今上以秦故選于鱗非少于鱗有所不足益以秦山川令自致其造而已也語曰順風而呼不加長而應者衆言自上易也詩不云乎如熏如篪如璋如珪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于鱗其有以牖秦哉世貞採秦風而得小戎諸篇也刪書而取可以誓者知其爲于鱗功矣

送山東按察使朱公遷山西右轄序

昔曹平陽相齊其所稱受於蓋公者可幾也夫以齊

之烈李任俠承齕秦之亂諸彊田宗馳馳視矣而蓋公者以無擾之一語而儼然避坐之尊其本末不大懸殊哉然平陽用其指相齊無已而又用之相天下謳如也則豈唯齊是賴於乎謂收圖籍爲賢者平陽耶約三章法者平陽耶發關中老弱未傳詣軍又爲氏請苑者平陽耶此皆無一焉而柰何與酇侯並世然漢之所以爲漢者一酇侯足矣平陽以守爲創毋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功埒於酇侯而收其逸高帝則已懸燭計指之矣是故寧以平陽之後付魏之陵木彊之勃而不欲令新進者持刀筆而操切其計

也振釋之賢人豈忌庸於裔夫者彼之所以推進緒侯東陽盖陰折濕錯之斤斧於未乇也郅甯張趙之流雖其人天性猾賊刑杙此服大器有所窺見緣飾小材以盟一切之娟而任事者見其毛舉鷙擊工小治辦因欲然忘其害矣且有所大快於前者必有所大不快於後即如人行求長生一旦有所棄逆或氣結輸而逆軌遭厥其緩而求金石服眩判灸排湯盪以去目前之疾疾去而所存者幾何世儒僅識其形以創立畏變為難而忽於循不知才辯敏給之士一不勝其銳雖欲自制亦何可得矣故世儒將於為之為

而未曙於不為之為也余少時所更然雅巳持其說而竊從父老閒語 意幸將乎未嘗不喑喑默默也跡循閭日天下容有不竟之時而其治恒悠然而有餘盖是時為紳大夫以歲計而今以日計偲偲焉竭澤而漁吏沾沾自喜誇其效為不伐若而其脈已消耗矣居恒思庶幾一二乎陽者既[illegible]常於青則又從諸君子識今按察朱公真其人非公不為城府以接余也恂恂乎似不能言者余言而退慚其支也動而退慚其躁也公初守漢中久之乃秦 璽書備兵使者忠恭攻後先治秦秦故大都會也其民獷戾不均

然往往稱公平公不見跡而理來按察將將閒平易所治又大都會也則豈無驕奴虜射利如刁如濟南瞷氏豪者公持不擾之說御之而遠近帖內愧易跡伏化雖儼若尸祝而畏於神明民以春雨而吏以霜雪也則公所得於盖公者深矣公今又遷行省事於晉晉又大都會也然其人淳而思有古陶唐氏之遺焉其又何難公乘公行且相天下矣其為我終始盖公之說毋令後進有以郅甯張趙容者

贈兵憲太原王公遷陝省參政序

往太宰當考深吏而蘇郡守太原王公以治行為天

下第一已遂還擢簽臬者奉 璽書督常鎮二郡居亡何倭常鎮入蘇松為一使公復兼治焉而會歲大侵郡庚無半菽備司農使者冠蓋若干民益困逃徙為盜將鼓數起時吏士新中倭無鬬氣彼俗索剽兇視金鼓翔弓柱矢甚舊之刃不知所操握而氣汎以非特至白羽交錯閒人人自危矣公乃精簡諸郡邑良家子材官日勤步騎射而使使走閩從戚將軍受陣法戚將軍於法嚴其部曲居恒凜然若被霜雪卒使之有將無敵云而公稍以意裁益其閒務為簡易不苛又時時揗湯沐勞懸之故其始屈於恩而就法

然而盜便習于敎法樂而思知畏公乃曰操切非
曹掾人自耳目使微知盜魁次第就捕江以南大治
始戈船下瀨之師戍海者其帥多壯虜籍以名廩食
縣官緩急小不酬則蜂聚而起恐喝相翁執縛司餉
者以爲恒公與同中丞謀嚴敎之第不令後時給而
巳竟公任無敢小譁及反脣者兵日以益而食日以
戚公褆身肅軌於法所操舍中外上下洞徹若鏡
胥猾惴惴戴三尺而辨以故市井之民不復畏吏卒
莽之民不畏盜蓋自癸丑島事起十年而民始知有
生樂俄公超爲陝西行省參政以去州之大夫士者

老黝鍾而顧余曰公來我去人東陝矣是安所得公
哉且公少年何能善于官若是予謝不敏則竊聞
之公夫錢穀甲兵刑名皆世之君子足慕孜亹以爲
事者然往往外理而求之夫外理而求事則日膠膠
乎擾擾乎以其心爲是三者役而不得其要領外事
而求理則于是三者不能不生厭薄之念而中竟累
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理於事而事障而亦卒不得
其如吾慮其心澄其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
後觸境生感天則自見融跡爲道與道兩忘則是三
者當獨無難公而巳哉然公別予意不自憚曰凡吾

小辨治耳所以移俗銷亂之本固有待也
固於逢迎再困於移牘三困於要還而竟不逮何以
序大夫士者老予罪誠有之淚宜時龔黃二三君子
一經生耳潁川渤海之治抑何章章著盛也公官令
雖重于守得自辟令舉死生之乎得一切破文法便
宜從事乎六察大小使得不以苛禮相責乎朝請而
夕稽得下乎得自驛置白事乎雖然予又公歲十九
于道路而暮事十不一發也公身所及者化焉身所
不及指使而撲應文法以蝟集而公以窮解卒之獲
上信下應世之法徧而中不染公于理事融矣假令

一富生地節五鳳時即彬彬稱循吏君子焉胡潁川
渤海爲也於是諸大夫士者老屬余次其言爲公贈
公行矣當道太原余往者竊一窺公魏郡之政而爲
其尊父水亭先生壽先生良健無恙公持予前後言
質之先生試以王生爲何如人也

奉送浚密副使耿公遷治上谷序

乙丑春三月按察副使耿公由吳改晉臬治塞外兵
始遼左以大侵告至比戶相食人且盡矣而耿公由
兵部郎僉臬事往曲爲法乳哺之即大吏不得獨有
干救剖而與遼民共旦夕之命公間則提衡其將士

而勉之曰丈夫等死死義耳毋死敵也以故其將士往往至不能勝甲胄然往往有壯色時謂耿公乃居多云而會中土有揲漢戍謀者勢欲從甚恃中有身援鼓陰喝明使毋得仲仲以誰何之耿公又用忝議往至則多布耳目吏以刺得其陰事凡若干狀史御史顏今笑上疏披狀覈其人悉發捕削籍盡中土家像顏耿以朝夕祀不衰也於是有司第耿公功當遷而又會吳關兵使者耿公遷又奉 璽書來治吳四郡兵屬兵又且弛武吏内猜始貌支吾其上盗賊每更權而易事横蔽害起城市中莫敢削耿公奮曰遂巢之大寇頹鬼耶吾且先其盗復與御史温合笑寫捉逮盗獄之餘黨鉤累就法無遺吳大治而又會上谷關兵使者有司念以上谷視吳重乃耿公又遷上谷兵使者業治兵都御史御史私熟計曰耿公識才縣官誠急才奈何困天下事一人使路損途道也途左重則夫耿遠左中土重則走耿中土吳重則走耿吳上谷重則走耿上谷假令事來蝟起是安能四得耿而應之且海將汛矣其為吳計耿公耿公因謝曰不可吾為人臣子安所避難為春有汛吾姑毋即行以畢春而行猶及秋也吾以春障吳而以秋障上

士害耳居無何倭果大至殺餘皇軍於沙耶公檄戈船郭將軍田將軍分道角襲其左右而身出駐海鄖度之遂大破賊所俘殺殆盡耿公上事幕府訖度無後冦始請行曰不穀敢一飯忘上谷我耿公所治吳其所坐而鎮者曰吳之太倉於是太倉之大夫士耆老出祖公司馬王子舉觴曰以鄙邑之無良不足長有君子也公卒無忘吳終撫之為之賦鴻鴈耿公憮然曰不穀志也有君命在非所度也泉曹子賦出車之三章耿公曰請卒喜子之詩勉之以無廢師象徐子賦無衣耿公起謝曰子余兄也守周子賦彤弓耿公曰日沙之役諸將士之力也不穀其敢奸之比曹曹子賦北山耿公曰吾子之惆不穀深矣不穀寔致身焉吏王子乃賦小明之卒章士王子賦中伯曰公之先則有中丞治常平漢度是盈嘗平鑰北門好時定東方美陽蕩北胡定公檣金微伯宗國車師煌煌丹石若若青紫帶礪之榮東京終始耿公其亦奄有舊封乎而廓大焉公曰侈矣子之言不穀之拜息也儲胥吾吏民而袒席之請辭功於是世貞兄弟聞而歎曰諸君子之善頌祝也其各有志也耿公之善答也其任事純也其居緩抑也其處仁也君子哉之

序以爲公別

奉贈憲使河中馮公遷治延鄜序

歲乙丑之春吏部臣言吳四郡治兵使者缺公習北事宜調去爲上谷治兵使者已復言東昌守河中馮公故爲常熟令習吾南事又理大郡稱良二千石最宜遷遷爲吳四郡治兵使者歲之嘉平月吏部臣復言延鄜闔治兵使者馮公於西事尤習宜調前後俱報可於是馮公奉　璽書來按吳吳中人雅已知公嘗熟時政則人人大喜加額言上念我予我馮公所以惠澤吳民甚厚馮公亦欣然思取哉所列貫之餘與

波及者而被席之其他規調兵食築城堡剿盜役盈庭之造大事斧斷小事理解雖山川草木若有熟於馮公之貌而色喜者乃一旦奪之即虜扃操桀石使吳人痛而秦人肥於此吳實賴焉吳士大夫父老謀欲尼馮公行不可得則相與詣王子謂華上君子忽不念重地而輕棄我我公一旦爲吳將乘轎汎我所之舳實抵安而晨虔劉人於郡郭之外嘆爲折衝我且業已稱缺公習北事則胡不前北缺公以馮公習西事則胡不前西馮公又以馮公嘗令常熟習南事則胡不終惠我爲公一歲間吏汗涣之號徒令苦者羽翮

所以爲也夫西陲不過數大郡地耳以張仲山甫爲之內則東師申伯南師召虎北師尹吉甫焉分諸將而三處之今幸稱全天下故不至乏才奈何擬擬南事急則馮公南西事急則馮公西卒不幸南與西稱急安所取兩馮公哉王子無以應徐而曰諸君不見夫天駟之驥乎朝秣越而力剔燕其用良也又不見夫佽飛之用湛盧乎水以斷蛟蜃而陸以剸犀兕急欲悉其材也夫國欲亂則賢者常逸國欲治則賢者常勞勞非所以異賢者然使宰物之柄優賢者以靈禮而不竟其才賢者爲於逸而有所不竟於志此非

治徵也人主之所注意則天下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而唯恐後急欲竟賢者之秘而忘均其勞賢者亦忘其勞而遂竟其秘此治徵也且諸君亦知所以西馮公意乎內意誠重西在宋慶曆則有若范文正公明成化則有若俞肅敏公正德則有若楊文襄公今則有若王恭襄公又大司馬楊公皆由西帥入政府操樞要楊公公鄉人也能無意公爲其後我雖然亦偶重西耳宵旰之地忽改慮而東南其顧又安知公不以中丞之節終惠吳也士大夫父老意得去乃假叔余言以爲馮公別當別公則耿公亦已起爲中

丞撫三輔矣

送少宰汶上吳公還南大宗伯序 代太宰公

夫賢者利益人國豈不章章著明哉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人主之所以曲盡賢者之用而賢者之所以得盡其益其大者不過秉揆藻鑑雍容儀表之地而已藻鑑之地其為益若甚切然日偲偲焉役吾之所是非以求合世之賢不肖吾識時有盡而物情恒無盡其為用則甚勞雍容儀表之地其為益若差緩然吾恒據其樞而天下之賢者思盡精白其行以求合吾之是其不肖者不敢不袚濯其拔以求避吾之非其為用則甚逸其勞逸雖不同其為利益人國一也雖然吾欲用其勞於藻鑑之地可一日而施畢其技吾欲用其逸於儀表之地而使天下之士然回行而嚮道此非可以日計月積也昔在壬戌命特舉國家之人柄悉付之公孫丞相張大夫而後以孺徒以議論風采備九卿位耳及淮南事起海內幾為之震動而其所遂逐畏縮而不敢發者乃不在丞相大夫而在長孺何也唐陽文貞之始為秩宗為太常也一丞郎耳爰立之命下而嚴貴知汾陽槙估如黎尹為之貶損而忍後又何也此則地緩而人重矣而得逸之驗也吾特是說以求今之人而得吾汶上吳公者始吳公為都御史撫真定儼然持三尺提衡吏民含冤望風而解綬去者不可勝計持論抗當道少所牴牾即飄然自免漁樵於山澤者十餘年海內之士思一望見顏色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焉

先皇帝有所更始謀之閣臣悉召用諸耆碩吳公始幡然起佐御史臺遷為吏部右侍郎是時江山毛公為左侍郎

先帝不以余愚無似使待罪二公之間相與旦夕講求所以無負藻鑑者二公亦不以愚無似而惠教之驩然得也乃隆慶之春正月毛公遷南京吏部尚書又三月吳公復以資次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去尚書八座大臣固稱尊重然假而禮部則於職稍以簡由北而之南則又稍以遠不佞余之愚無似以不能事公旦夕為悵而朝之大夫士意若惘然於藻鑑之地而緩收其益若嗚呼亦復有以儀表之說為天下賀者吳公者乎夫南都　主上所倚股肱地也其賢搢紳先生居恒倚節義談說月旦乃吳公至欣欣矣諸參佐而下贊郎入者得無循守苞苴錢通為乾沒于纓弁甲里之前得無稱平陽耕陰鄧漸莖其居游

龍其輿馬乎旁郡邑卓閫之豪得無猶尚鳴琴粘稽黃金為游說乎彼其軒軒自若以縣官遠介然能難哉不佞竊有望於吳公之為長孺文貞也夫山藪稜而痺稷消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其利益兩家豈淺淺哉詩不云乎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公委蛇而過毛公其以不佞之說進不佞則姑為公居其旁者相與交勉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九首

贈侍御洛陽董公還朝序

今天下稱雄重者獨御史而御史出獨按部曰代巡明代 天子巡也夫御史威命嚴若造物然其微耿通於 人主之志周甚近而其所操縱下入於閭部則亦甚細然則所與 天子共治理天下者莫御史其誰哉御史所按部自司隸至荒服凡十七而又獨三吳為最重三吳之地延袤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其獄訟與會簿吏獨十之二戶口十之三至賦稅乃幾十之七三吳之錢穀日夜委輸於大司農水衡猶之尾閭之受百川納而不復吐也縣官所以寄國家之脉者獨三吳其所與決脉治疾者獨御史然以不佞耳目睹記循理稱善職抑何微鮮也御史業自以柱後惠文選爪牙吏擊搏大猾重足而立言有威矣其至若伏鷙去若脫綁其大猾不待反旆而忘其威他御史則不然曰吾庶幾以德柔之乎於是務削其觚稜日夜謀所以中民之欲者其民亦相與謳謠

御史之上以其欲中下下亦以其欲中上以沾沾之
時而已即不待反旆而忘其德夫御史之威與德然
無所不伸而不能伸於其下之易忘而後御史之用
始困
先皇帝之季歲洛陽董公來按吾吳董公爲名御史
又嘗理臺事臺之長推以吳重推董公董公至未幾
而會
今皇帝即大位公奉璽書請之歎曰　天子創業大
政立綱紀布德惠即詩書所稱唐虞曷加焉顧三吳
腹心地所予租何歷歷也夫天子之澤不能不稍爲
國用詘而黔首不被澤則大有賦今富民田至連阡
踰畛而匿其籍豪勢家相依倚勢利爲其業中貴人
分其田以小其役其小民附庸其田以成其供即國
家有大役賦兩取辦於窮之馴民以次漁竭焉非
天子所以嘉惠元元意也於是選能吏分諳按匿伏
田諸以奸合者分之以奸分者合之所得田可百萬
計自諸伏田咸出受役後小民業稍稍蘇矣而是言
嘗與吳水利者難其費莫肯應公復慨然曰水利不
時與縣所受蓄洩安所望歲且縣官亦安能歲賜若
租乎於是與今中丞林公合策推墓餘鏹募民富受

水者濬治諸要害河次第就緒而民不罷凡董公
爲計深遠類若此公不爲煩苛條教以小治衒嘗之
城吏屬公者亦不以往者沮色奔走趣公之外而內
斂其精神檢策其行以求合于公公所按城邑小民
晏然若不知又公去而大猾猶卧不帖席曰公固未
去也公于威德不見跡其吏民不輕知而能不忘此
豈可易易言哉今夫雷電之於人至明皙也一不當
而議之曰霆霹霖雨甘澤也有時而辱名之曰靈威
德至於造物而不能盡滿之一小民之口吾故曰若
董公未易易言也不佞於公僅再奉顏色退而竊唯

公傳大長者於所聞當不異和會公得代郡人徐檻
部某感公知謂不佞當有言以贈公入臺屬
天子方日新於治諸公卿大夫修羔羊之操公所以
廣大其志意爲縣官培元氣惜人才開鴻昌懋明之
業者功寧僅三吳已哉

送州佐蕭公遷守蘄州序

前蕭公爲浮梁時則以輿介便吏治稱賢令矣而會
考郡大貴人家有所忤蕭公雖用高第入留省竟坐
中之謫佐太倉守蕭公業佐守則曰夫遷人者例以
得令其官而故寧尺一吾爲吾計快耳豈　天子所

共尉撫元元意哉於是州多盜蕭公以[illegible]
先吏民益飭習比閭什伍之法而時撫其情又以間
布耳目行鉤鉅摘赤黑先於掌中發之盜大惴恐無
所容迸他邑去蕭公時時言邑子賤吏者三五而代
吾乃覺歲為官賤吏也雖然吾得無治他邑盜乎易
耳時有軍帥者職亦當治盜横甚蕭公怒謂若虎而
冠日眈眈攫人都市中何用治盜為且吾獨不得稱
疵孫氏言哉蕭公乃數從上官白發帥狀竟坐免於
是州人人大喜頌蕭公嘗為守會州闕守蕭公則攝
守過王子而語曰凡吾之難非佐郡邑之難所以用

吾佐郡邑者之難佐以長吏故抑而不盡見其才是
為長吏掩佐則難佐不愛其才而盡見之即或以佐
掩長吏則難今吾幸暫免矣吾乃有大難者吾為之
長而使民不測其端是吾愚民而用之則難使民有
以測其端民將由隙而入我則難上人有所為而不
使於民而吾固持之是上代我受毀則難有所使於
民上未又為而吾先之是我代上受咎則難吾務於
代好而時於法有所撥舍民得其好而上疑其法則
難吾無所撥舍於法而不中民上信吾法而民失其
心則難事有所當豫而未豫之卒然而無以應則難
不豫之幸而遇事不幸而不遇事則難乎將何以教
我王子曰守難蕭公哉即以浮梁令治治之民無不
浮梁應也且難守者則未有難於守者也蕭公曰善視
事三日下教勅諸曹吏謹守舍毋輕出今所欲為吾
以某日悉汝某事某當死為日待汝期有勅隸卒毋
下溺吾鄉民民能自來勅役者以計次來受事毋居
閒居閒吾重困汝勅賊曹卒乃公在不若變盜汝毋重
為盜於鄉也蕭公不下堂寄三尺吏民之上而州大
治層島寇至嘯於海甚使者檄以一縣符下諸所規
調兵食皆以諉蕭公蕭公故豫之第言其所伏錄可

餉某所伏金帛可犒以倉卒辦故事民當立睥睨間
蕭公姑為定編伍甲約束曰脊後令夫敵未至而先
困吾民即敵至而以困民待之皆非計也比寇退當
事大臣討築城海上宿一參將兵太倉民受役偏且
直與又蕭公上書大臣曰夫築城者當什倍四郡也
大利均於四郡而勞擅於一州民不可愚使也今歲
荒是食鮮半救兼父母之養以日胼胝版築而卒不
得升十之養愚以為不死則亂大臣恚切責蕭公以
代受咎然竟無以奉之役稍稍寬半得直矣蕭公攝
守久民且以為真亡何真守至蕭公仍故職益勤勵

以治蘄開而吏部臣亦任賢之權蘄州守蕭公復除王子而語曰不穀日屢簡書之及以為漲吏蓋乃今幸免出治蘄矣子卒何以教我王子曰巽代蕭公之所屢難若時又焉然蕭公亦亡無害也夫以附而用才以實而御虛則何所不可今夫蘄故楚之殿邦也傳雖稱其俗躁狡然猶淳龐近古秀民彬彬喜學有鄒魯遺風罔訟五不能當吳之一賦稅職貢半不能當吳之一以蕭公才出五之一應之足矣何至僕雖蘄為大蕭公號精悍勤事所操切閒用權術至居恒依義節饒給議論工文章時或取逢掖士延禮之彬

彬儒者矣世所稱說儒士類多沾沾自好是古而非今澗蹤事情視蕭公治不大遠庭我蕭公行王子之鄉為紳大夫以王子雅知公俾叙其言以別

贈大中丞武昌熊公撫廣東序

隆慶二年夏四月　天子用太宰楊公等言以浙江右布政使武昌熊公為右僉都御史治左廣兵熊公蓋來之浙江任云前是倭事起東南萬餘里城大小以百寸計無不中倭者倭最先吳則先弭稍次越則次弭又稍後閩則後弭最後左廣則最後亂未弭蓋廣多山州從與吏民犬牙而居諸海剽亡命窟隱結之為內主而海所際西南與占城交阯暹羅佛郎機大國以十數為外毛緩之則諸舶散而鹽食我迫之則結而與我鬭不勝而更迫之陸則陸走峒迫之水則水走諸國其衆若蜂其猛若猘出沒若風雨雖素稱老將驍兵事若角之智勇皆竭而屈一時用事大臣筴以為不更張之則不調於是析兩廣總督文武大臣而二之俾各以其一顓精治左廣其武帥則郭將軍成而又益以右廣俞將軍大猷又留故湯將軍克寬俾佐俞公三將軍皆一時錚錚傑出者也則又筴以為督臣析而為撫其勢稍亞勢亞而智又均則無能以精神使力聯三將軍而為一而成混臂使指之權於是不得不舍其舊而用熊公熊公者故吳治兵使也習公為州大夫稍遷吾郡參議治兵四郡兵為僉為副於寇首尾倭事者十餘年蓋倭亂弭而公始夫楊都督尚英至為某言不穀欲賀熊公夫所欲為熊公賀者賀熊公晚而始獲遇天下之大難以難窘熊公而盡出其才賀國家能用熊公賀左廣自是有天夫不穀必而以裨將事熊公人皆收為儀嘗竊習公朗爽愷易平居恂恂不出口遇大事霆決斧斷治務鉅體不苛細而其任人明小疵必掩任盛夏

出兵士若負霜雪而片言之拊循冬則挾纊往南洪之役當事者不勝躁以其軍吵倭熊公持重力爭得不敗凡公所決笑小笑則小勝大笑則大勝從斬獲首虜數百千而不自言功且郭將軍者嘗以別部從熊公固習公矣夫將相和調則士豫附以熊公之賢挾郭將軍又益之以二將軍左提而右挈之知其無難寇也某乃言曰固也子無難廣然獨不聞之書乎知人則哲安民則惠何慮乎三苗夫左廣在漢時固尉佗地也尉佗王南粵七十年其民不復知有漢呂嘉相王三代七十年其民不復知有王其驕悍猛戾礦不距張頸目足以扼漢於陽山之嶺而漢以路衛尉楊主爵一旅之師不待巴蜀罪人夜郎兵下牂柯而所抵朽拉不分其社而郡縣之且更數世而楊息莫敢首事今左廣以二百年版圖之人民當天下全盛而蝟發莫能治諸老將至智勇俱困何也漢得人而易也今、天子赫然用熊公公其人矣子無以為熊公賀焉、天子賀可也楊君曰善某乃又言曰子習熊公乎哉不知熊公還習子也甚嘗舍子也楊君憮然有間曰唯唯否否夫左廣而靡熊公不穀何所旌稽手左廣而熊公公復為之矣無所藉不穀矣

送孝豐吳公之蘇倅序

隆慶之二年冬孝豐吳公試吾州僅七月而遷吾郡倅前是吳公為建寧司理超焯以高第旋入郎儀部諸儀部郎稱多才名士顧獨推吳公而會有所嫉忤前御史大夫前御史大夫為言之吏部中以事下遷為吾州貳吳公至屬開守吳公遂攝守吳公日晏坐堂皇召諸吏以其事某事次第受署即無敢論有所下上或稍緩其急者而急其緩者與因緣為姦吳公至則發摘之吳公扶吏不過十然一左顧輒屏退惴惴無人色其聽訟不持意兩造而剖各得其去即被吳公法欣然口吾故不敢以倅望吳公度吳公寬之耳州當歲定賦吳公攝守不三月為定三歲賦曰嗜寬畝而瘠嗜瘠畝而腴嗜商而吾寀嗜匿稅貴吾家書能司知之毋投擾昏夜居門令乃公借行法也吳公開為具召諸公飲諸公亦以次第奉卮酒日治飲相得懽甚當張飲時人人意盡舒若不知邦大夫既罷酒輒戒其子弟戚黨曰吳公待我厚何以當之若曹毋為良守吳公法使我得終事吳公何若吳公以嚴憂諸公故益得吏民情時有所按舍出意外中豪家數十百里人若一吳公臨之狼餘自勵為善後吳公

雖佐守不在揖而川大治公既遷使者大修治水
利意欲以屬吳公吳公不敢言吳公慨然曰是使者重勞
我我安能爲吏民爲旬日筋骨乃出合河上第令一
胥號諸鄉三老曰公在河公在河三老則大驚先其
子弟奔赴錦雲集相與夕事事曰公爲我治水得望
歲共縣官賦安敢以勞公不旬日告竣於是吳公當
之作任而諸公嘗從吳公游者前爲祖顧謂不佞習
公兄中丞先生又故游于公當有言不佞蓋讀漢宣
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首以
鉤精應之一時奉職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
而其所尊寵者乃在渤海黃潁川彼其敦本節嗇
興教禮義意若欲緩收吏治之效而不盡用其才其
民之應之顧不後於京兆而思以心報二公何也亦
可以深長思矣宣帝尊寵不及京兆班氏傳循吏首
二公雖未盡傚經術亦庶幾合之吾吳俗剽輕奓詐
以繁靡爭雄長太守蔡公力欲勝之於道而寡與
合者佐吳公佐吾州蔡公不以屬吏視公日相與談
甚適今吳公晉而佐郡獲從蔡公共奠一堂之上所
以四易觀聽而成合郡於仁讓者寧有涯哉不佞竊
從諸公竢下風若佯務公因而僂之無所藉不獲序

吳中丞公字峻伯與公之先王父若源公俱嘉靖中
循吏也

送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予告序

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言臣不幸有狗馬病願乞
骸骨既將行路上爲下吏部吏部持之曰是
先帝以詔起者也而賢不可莫公則又以病篤請巡
撫都御史谷公爲言莫某誠賢顧病不任劇唯
上幸哀憐之有以全終始按故事藩臬大臣非有他
故而乞歸者聽以九卿秩歸養莫公於格宜還詔復
下吏部復持之曰莫某誠病顧賢也而且才是不可
以歸狗也聽仍以右布政使即家治病病良已有司
其且狀聞詔曰可於是莫公度已得請徑歸而公之
鄉人宦於浙者俱來謂不佞曰莫公豈不誠難進易
退者哉當嘉靖中　上留意文采孝飾治道而公用
推爲祠部郎日治禮樂章程之事駸駸貴矣已而力
請外請外而得督學使者使者雖稱外則又貴公一
旦而遽乞歸而收精藏明於牢擴閒寂之鄉二十年
而中不動一旦　天子釆公卿諫臺議召公田間不
三載而屢長外藩蓋步武卿相矣公復飄然舍其重
若脫屣而究於鬻所謂牢擴閒寂者也則誠安之矣

如莫公豈不難進易退大丈夫哉不佞世貞曰非也
否否不佞日者幸於公以杯酒侍從容言
先帝輕於舍而重於用天下之人才急於得人主故
人主獲操其急而擇臣
今皇帝輕於用而重於舍人主恒急於得天下之才
故人臣恒操其急而自擇若吾儕者亦可以自擇矣
莫公曰噫是何言也人主爲天下而用才人臣爲人
主而以才用以兩交濟也非以兩操急也故夫人臣
用而有所不敢輕用退而有所不敢輕退者分也非
有所[illegible]主也曰吾之得請也
先帝也會太夫人老而貧陽越在萬里外意不欲偕
竊以爲人主不一臣而太夫人僅一子吾得請而男
來女歸以奉太夫人里胥踵吾門而呼吾役而如弗
聞也者吾之友介者以爲使而達者以爲固而如弗
聞也者某使部吏刺交馳於朝以屬而如弗聞也者
吾知有太夫人也太夫人尚以天年終而吾奉
先帝命特起數更大鎮鞅掌無所効爲念而安敢治
其私且夫人臣既以棄其身而復自擇至欲屈
天子之重以成吾高於分何取焉不佞謝失言更兩
月而況莫公以病而莫公業告歸也不佞請曰如[illegible]
何莫公曰不然也吾病度非可以旦夕已而必久且
曠職　天子之祿不以共吾職而共吾疾甚愧吾以
口計祿而不以力計職甚懼病則歸不病則不歸吾
終始臣職而已故夫莫公之得請於谷公也不佞嘗
將歸爲公非專於難進易退者也公純乎爲人臣子
者也鄉之人廼謂不佞曰信乎吾子言莫公病良已
有如尚書下尺一以國家大計迫召公公能遂晏然
已哉

贈山西按察副使京山李公遷浙江左參政序

當
先帝朝余與京山李公俟先守尚書郎也而李公出
按察僉事於浙島之忌從浙起剔郡邑甚勁李公當
行部而馭者難之李公顧叱曰前而難我也耶我固
非我有也時　上五十臣文華來視師所掊擊勢更勁
於[illegible]左右謀以李公當自爲計者李公復叱曰爾且
復難我也丈夫饑我何如耳死敵死權膺毋乎李公
所不能視饕者若而肝所自甲而達戊治書讞睫不
交者若而宵所謀野而不盈宿而不具下陳者若而
寒暑所拮据於肝膂而寒暑者若而年斤斤焉繕備
脩習擊技稽軍實竅官斂以佐會賦其大要爲浙上

詔一旦之命於　天子即安武刻當將位也夫六
覲浙士民而不覲冠所覲　天子之戚必德意而寧
覲　天子之幸臣然所謂冠者則已攝公掛冠去而
幸不能勝其幸臣至坐飛語不稱當調父老子弟相
率而環公以請者數千萬人枳車足不得發曰公柰
何舍我李公霍然而悟曰去之吾獲我我乃者復吾
覲有也蓋公父大夫公田居亡恙也當李公之歸省
也日飭治饍旨侍大夫公間則從故侍御王時育游
甚歡侍御者故嘗論亂權相嵩忤旨貶人或謂李公
是權相方與幸臣比周而盡上公不憂踪耶公笑不

顧將益歡居七年幸臣致中外爭推轂李公賢以爲
用之晚而公殊無意出大夫公謂李公吾食肉覊馬
如少壯時若生而詛我以老耶且不以時榮貴我而
狗匹夫之小孝胡冀爲李公不獲已而從太宰銓得
僉事山東已叅議河南已又憲副山西也李公官日
益高又獲以河南封大夫公賜金紫而公之子維楨
成進士讀中秘書矣僉予起田間絲浙左叅稍遷長
山西憲與李公相勞苦徃事久之戲謂公曰居久無
意浙耶不佞之有事浙其及公父老可半在壯者或
老矣而德公如一日公謝曰有之不敢之以浙爲媿

也不敢士民思不敢則何敢忘居無何予移疾歸里
踰之二月而李公遷浙左叅實予故官也公當行屬
其僚袁公華曰是必需王子言以行袁公走使四千
里謂王子強爲我言夫李公之所惓惓不釋余者豈
以余嘗一居李公官熟浙事耶不佞即熟浙事何所
加李公即不佞旦夕思一二有所獻李公且笑以嘗
僕爲之難然亦猶有請也夫和緩之治一人脉可無
再診矣一疢而更一胗者其所受與所理後先異也
公之浙去公十五歲餘吾乃者竊其民不虞冠而虞
縣官之煩賦與其豪右之侵兼不虞寇則其武備日弛

先虞縣官之煩賦則其民大小益併困虞豪右之侵
兼則小者重困不佞竊岡念之而未有以計也李公
行矣不南走長山道即北走樵李父老子弟相率而
迓公者將公籍曰　上幸復用公神明不衰慶有以
重生我也其以不佞言質之夫李公之不爲黄次公
則余信矣

送按察副使巴蜀鄧公遷任福建序

往余佐浙藩也而今副總兵王公某是爲叅將嘗以
間偕受署於大中丞谷公時廣中島寇急詔閩帥以
師夾擊之谷公諄諄爲浙東西虞也數策余余謝不

斂則曰今島寇方蹂廣閩次之然閩最為急夫島寇乘風汛則趣閩南蹂廣而不利則趣閩北蹂浙而不利不歸島則趣閩夫閩島寇之衝而浙與廣之要害也我浙東之師重而島寇來頗輕從不大江浙東浙以西可高枕寇不大江浙西江以南可高枕非江以南之師重而後寇輕勢有便不便也谷公收余策而居無何閩師與廣師夾擊大破倭寇首虜數百千浙西有一二餘皇我師軍之悉殲焉由浙而西江以南烽燧之灰不熸谷公聞而後喜可知也又二歲余以憂罷吾吳重居王公遷為吾江南師而會按察使者

巴蜀鄧公以治郡第一奉　璽書來飭兵備鄧公蓋慮察綱紀文武大吏椎四郡一州十八邑之赤子而乳哺之然其大指要以明斥堠練軍實裁冗費抑貪暴為急所規畫建白井如也俄而鄧公用故節移監閩師王公蓋過余而歎息曰天幸畀我公為吳民主不穀庶幾觀厥成焉柰何復奪之去而使不穀踽踽涼涼也余謝不敏則曰固也為谷公言之矣夫居乎而擇　天子腹心膏腴之地則江以南重臨難而急用武之地所以扼寇吭則閩重衆時廟廊之議以居平而重江以南借鄧公來一旦四處迂顧思折衝於廣粵之交而隱然長城上游者是安能令鄧公去之余竊窺公所規畫建白若明斥堠練軍實裁冗費抑貪暴不踰時而井如也又爽然而不動聲色夫鄧公固無難江以南矣於閩乎何有即閩待鄧公蒇事耳胄之色而奪島寇膽寇慴息伏匿不暇安能陸梁於風濤烽烟間由浙而西江以南獲高枕若有引鄧公遙障力也鄧公行王公介予言為贈公行矣有如人主竟重閩鄧公奏三至之扶而拜大中丞如谷公者王公亦且秉斧鉞而從公後哉

又

按察副使巴蜀鄧公以湖廣節奉　璽書來治吾吳中四郡軍事公至則躬按行海戍以時延見文武吏士訪問利害便若甚習為七事上幕府大要欲兵損而足於戰賦損而足於餉列將損而足於控守地損而足於要衝事或繫可或否竟之無以奪公而公所最銳行者覈民荒地予稍近有力者身其稅使就佃俟其熟而稍徵之業已就緒鄧公不為嚴聲色以厲其屬不為浮吏詞以取悅而所屬即暴舞文吏上豪見之盛夏若冒霜雪燕蓐吏民就之如勁寒而暴春陽達涵翕然謂公居職自稱即數十年賢大夫亡

跪者而一旦用福建節去豎其掌報至邑之士民與
夫之父老子弟狂走叫呼失次曰　天子昇吾吳郡
公將以大造吳而公奈何輕去我則又閔自疑曰
天子遷鄧公才之耶即才公何以不右公秩也且閭
與吳孰重吾吳四郡數粟金帛之賦日夜灌輸於京
師而不已吳賦十之閭賦一之縣官所憂也奈何輕
去鄧公於我則又疑曰往者縣官累給事御史言下
久任令前使湯公當遷者數恃加中二千石秩仍領
事又三歲而後遷今鄧公不數月而遷移何湯公之
久而鄧公之速也夫為令而自格之何也相與哀而
質諸薦紳先生薦紳先生曰唯唯否否子之所以疑
固也然縣官寔才鄧公而急閭且子不見夫和扁之
於疾乎諸以疾來請者曰腹心口手足均受疾也則
藥必先腹心而後手足切脉投氣得疾之源乃不在
腹心而在手足也則亦先手足急在重則先重急在
輕則先輕故夫緩急之勢出而重輕易今閭誠手足
也然以其赤子之地當島夷衝赤白之囊日夜上急
尚書至捐它省之賦以予其卒朝奏功而夕報封賞
絡繹道路也吳自壬戌而後雕星驛之墟以干疆場
吏　天子明見萬里　受大江以南之計夫安得不急

閭謂吳安湯公也者則徐之謂閭需鄧公也者
之且也鄧公之不遂右秩以資乎固將有待也夫閭
緩急之勢捋資審望類能而使人者縣官之微駁也
事不避難鞠躬盡瘁者王臣蹇蹇之節也於是諸父
老子聞聽然而釋竟湫然而不憚也曰辨矣子大夫
之言然吾儕終不忍舍公諸薦紳乃援其言王子使
叙而為公贈王子曰噫鄧公所規畫諸策豈唯吳足
治哉固恢乎其無難閭也前吾友汪伯玉之監閩師
耿子衡之以故秩移上谷也不旋踵而建中丞之幕
於其地余為閭賀得鄧公且為公賀得閭矣

送大梁王公汝平入副客部郎序

始王公令崑山甫浹歲而有所不悅於當道也吏民
則相率狂走而請太宰牀其章不下矣王公滿三載
最當遷為京朝官吏民則前號曰公得無舍我去乎
或謂前太宰王公於王固有連不屑宗正條耶太宰
以公之宜崑山也趣拜常郡丞用五品章服仍故邑
居二歲許邑益治而所達于國事亦竟白宗伯夕以
事白請報可而今太宰請晨以除目上王公遂得副
禮部主客郎郎丞美除也主客郎又郎美除也其吏
民且喜而敘曰吾邑遠縣官所三千里外乃能悉我

公治狀而槩遷之國有人我雖然公其舍我去矣吾不能重留公以為吾父老憂柰何不佞竊嘗聞之諸公云吾邑地故上饒自有倭警稍稍稱豨王公來而民之亡歲者一大木者二然其人不流徙復以其暇治溝圩亡何而寮者豉矣去公之前售田者不滿五錄今而上直二金取下亦一金比信樂贖矣長賦者以歲數率破家當王公來而減長宂所部從妻兒社飲黠者或有奇羨夫里役訑訑步入邑受約束畢罷輒謝去曰吾亡所徊若也當日直行牛酒饗過客曰吾不能以吾民饗過客且止矣梗陽大夫之獄不能

決者以屬公片言而剖曰去之毋復溷獄吏為吏杜邑舍聽受爰書手[illegible]所上下矣吞詠之聲累辭衣而歲氣叫號於鄉者[illegible]懸鳴几鳴彰矣王公以間過從搢紳先生則靡不[illegible]然奈情也公亦致自尹以柰何以酒間諷訪[illegible]者[illegible]相動即王公過卑我不[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所解公一變色我[illegible]安所容[illegible]又相慶[illegible]中丞御史爭揃公之民令相告曰[illegible]以為俗民多[illegible]獨不能犯王公界罵詛之從毋[illegible]中丞御史所指屬公探得其主名大狀狀之立解今雲間去吾邑不百里而近士大夫能復具衣冠坐令舍踰與妻子含哺鼓腹乎吾安得嘗事王公也夫王公有德於士大夫吏民若此即遷去安能舍公吾邑遂縣官三千里所悉公治狀而驟遷之日吳關守則胡不移丞為吳守以徧惠七邑也不佞獨曰然歟否否夫類能而器使官人者職也文學政事偏至而偏用之焦至而焦用之此所謂類能器使者也說者謂漢文時天下幾於刑措號稱極治而病於謙讓禮樂以為有君無臣蓋河南守吳公治行第一而其客賈生用才舉數于上以正朔服色之事而不盡行吳公不文而賈生不試吏則焦至之

器鮮也且而欲以一邑之政盡王公乎而不聞大梁有李賢吉高子業者王公經之其文蔚隆隆起矣太宰以政事留王公而以文學召之此其所屬於公深也宗伯諸曹職禮樂而公郎主客主客典治四夷朝饗之事今五單于解辮請正朔南越椎髻要荒之外梯航重譯而來貢者不可指數太宰方進焦上相王公所旦夕參佐以興禮樂之治者其効寧獨一邑而已哉王公行不佞與從父老攀卧之後故次其言以為之序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八

文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序十首

贈大中丞潘公時良序

天子徙即家起大中丞潘公也爲河告決矣先是嘉靖末河決濟沛間潘公以中丞爵佐朱大司空治之河一切復故道而漕亡害而至是河患稍南徙決睢寧猪其陸輕卅從下決而北者曹家口至沛之直河耗爲平野淤漕艘九百六十絕四十萬餘　天子惓

惓河功之不成屢宵旰衣食諸公卿大夫孝皇深思和錄子之賢而去公以故世業淮事工之日即召諸司道大夫計之或謂故河故不可復宜因睢寧決而導之者公曰不然夫避難趨易乎一時之便而累其害非云策也快於襄功於自而遺難於後人非純臣之節也故河見以爲難集功可否不忍苟趣於睢寧決以病來者於是議復故河河有神最靈公移文責之神見夢從吏曰爲我謝潘公方陰擁君力奈何責我公爲具一少牢以謝當是時決口凡四十餘所計以丈尺或長石塞者即不能既洪閘之竹以捷而公獨

詔不云乎搴長茭兮湛美玉矣吾今而得所以塞者伐河柞爲骨而草衣之土實其中大者圍徑二丈縋巨絙下之口立塞益調夫傍浚深廣逾於舊居一月餘而河復公方益調夫治茭具不休無何雨大作挾以巨颶黃河之桃花水奔已山東諸泉來嚙隄口立潰公方病背疽小間衰創出拊循其吏士而厲之亦會所調夫具方集其決口就塞如故又月餘麥黃水復以風來公先吏士披行隄所與水力爭得不潰至六月而奏功凡用役夫五萬水衡金十一萬八千所浚河以丈計者萬六千二百

有奇築捍堤以丈計者四萬三千二百有奇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於是諸司道大夫爲君敘功張君純卑方思所以修大公功立石而樹之水永而會公持議與勘河給事左脩漕錄用浮議摘公罷去諸君不勝念走幣數千里乞辭於不佞以重公行謂不佞嘗習公狀則諸君之言曰甚矣潘公之不易也日紛紛疑笑時於於築室道傍矣公排群喙而身任之躬究利害曲盡其巧以與河力敵而卒勝之迂思廻慮逆待其變變至而若素大於收功而約於校費夫縣官安能二三潘公而輕棄之也漢武誅

匈奴乎蕩漠起遼東空不受通侯之賞而亦無所求
爵大者抵罪小者奪爵而所任汲仁郭昌鄭當時又
以河故而火既其孫乃至親臨祭令群臣從官自將
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功成而歌咏之蓋真見夫治
河之難於治邊也
今天子坐法宮不動聲色而立單于之辭辯彼豈亦弁
髦一河而所謂宵旰之憂者以未悉潘公則可夫
豈遂能輕棄潘公哉潘公乃謂助河給事黃知我我
髮且種種矣安能為兵病瘴而日夜行河隄死矣而
幸愈不死舟挂溺樹被衆援復身得無死矣而不死給
事今授我以身而逸我以太宰之獻也吾其所不捨
快也雖然令尹子文不以三仕已而動喜慍舊令尹
之政徹以告新令尹孔子予之計公所以語代公者
亡異乎文矣公即歸　天子思公再起再効世日尚
書被尺一延君公幕雪聞公亦安能竟辭玄圭之錫
哉

贈吳參將遷江北副總兵序

世之言搢紳介冑士往往不能持衡而相為用今夫
四封之喬陽守命於介冑而陰操權於搢紳者何限
也故天下見而形以為有事已則材將重俑見而形
以為無事已則材將弗重大司馬據考功令行黜陟
將見材矣而它重爭之則遷將急即見材矣而它無
所更重則遷將緩緩可以寬無它重不它重可以寬
無事形然而淺慮者樂其形而深思者廣其撲謂其
未足以摧將志而弛邊守若夫材將則不然重而不
挾其所為重不重而毋失其所以重緩而特養其所
以待乎急急而不驟奪吾之緩不使世貞家東海上
束髮而竊用事臣所以待橫海諸將軍輕重緩急之
態者乃後先橫海諸將軍所以自待者未有稱也
盡晚而始得今參將吳公云吳公產中州起自百夫
長非生而習戰陣與挾子侯舍人之素也一旦擁輕
騎乎綺崔苻之難奮身從戈船下賴出沒於粘天浩
汗中視以為若策駒竦虜從者數戰而數鹵首庭生
以捷上當是時縣官方外急寇而內重將以故吳公
得長稚移至帥闔為溫處參將而久之寖寖漸以兇
吳公亦借移吾地當吳公之移吾地時後宋開府大
中丞見以為無事形而臺使者從史之諸所以議臧
削士伍者非一狀大指不欲使兵勝食而郡邑守令
理官負其指睨天而延武吏鑿折唯唯惟謹一言不
相當[illegible]可陷之公獨行意自若也凡所建白上即[illegible]

府臺使者務精詳其目不敢以銷兵解曰即一旦緩急何以應之吾支梧朝夕易耳吾不欲以難貽後者者接見郡邑守令理官亦略如平常曰柰何使我僕僕謬為恭謹少年前乎且也不欲以吾一官易吾體益吳公之為恭將前後積數年不調當為大計者再輒報罷公方出夫人簪珥市牛酒饗士也曰使吾推金長安道中毋寧推金帳下士乎歎然公所蒞以威愛稱其廉介之操與恬靜之行即開府大中丞臺使者不遽悉之徐而得之吏士老稚之口彼見以所庭白若迸耳而無以易若矣兄以無加禮君刺目而無許刺以為[illegible]以易其守固未能一二心悅愛之未嘗不應書推吳公第一而大司馬從容籌畫以考功令亦竟不能終從公矣今年春淮揚以副大帥缺請　天子進吳公秩本　兵書往公諸部曲某某等不能忘公恩請不佞世貞實悉公宜有以光顯其行不佞謂今副大帥不為重公也耶西北邊　帝鄉有陵寢在神京扼漕綱天下咽喉之地南據留京之上游而介然一幕府當之即江南稱帥師宜不足比數然謂縣官果急副大帥也五畢于解擲奉正朔南越投首海不揚波者數年于今矣世固以見無事形於士伍時削而不時益乃至於大帥或罷而或留非有所急也吾所以謂吳公者前固云重而不挾其所為重不重而毋失其所以重矜而時養其所以待乎急而不驟奪吾之綬公固餘力之頒毋忘之而已

送太倉州學正李君之南寧推官序

李子之司教吾州也實用天官選人第一云居八月所而超拜為南寧郡司理故事選人由鄉貢拜司教者稱署司教某率以歲比之八月聘主若試明年應南宮試取第不第而又久之序遷為郡邑長佐大館師即無以八月所遷者而李子之來司教也御史劉[illegible]寔撤之俾轄四郡肄業諸生而僅以休沐歸延見故弟子孜問學業談說經義時務慇慇然不能以旬日計李子行而弟子某某[illegible]然若失其恃怙也為歌詩頌美之未已又相率而乞言於不佞以為行李重不佞[illegible]博士弟子昔子夏授經於西河之上趣而受之者卿家家為因而成市陽道州為司業七年遷刺史諸生請留而請留者數百人凡此固其師之美與所稱誨不倦者乃以久故今李子名為司教者八月所為弟子孜問學業談說經義時務者僅半八月何以得此於人人也諸博士弟子曰然歟否否吾師

乎吾師乎來脩之費杜不令面以為它博士先其方所誨廸也别峰腸劇肝脾唯恐其有隱識也獲片善擾之惟恐其未竟也復不喜偲偲焉誨之唯恐其弗董也已臨之唯恐其若傷也不換之奉不足以共伏臘而諸弟子卽不幸而有疾病不得於我乎資亡問劵也下惟之日指揆屬文乎自行酒炙脯糗取諸其笥下而用之亡問供也諸弟子卽不中而不能以入猶留吾師人盖一歲又慈母諼行之而懟失之能無惘然悲思我不佞今而後乃知李子所以得此於人人也縣官念荒服之外與我共此民者其郡守倅理

官乎迫欲遴真才而治之又迫欲見李子才故八月所而李我州司敎以去且南寧非古所謂邕州乎我南逼欽欽隣爲交趾北逼邕屬溪峒界至不能名自儂智高亂邕棘閩共以勤王師四百年而稍稍著其盛育頗發名文物特有所漸焉而錯篠獞於四境之外內夫以秦之雅而其中戎狄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蓋猶欲以柔道來之而不能禁今縣官至治累葉威棊所不加要荒萬里外秦昔三尺恐後此其過秦遠甚李子以博士高第奉天子命用理官臨蒞之寧敢有越厥志者我乃不佞頓李子毋純用三尺深束之亦頗毋以爲殊例視之也則惻怛惠利誨養之意所以驗於州弟子者時推其焉俾其誠流通於法中而思時出於法之表遠方之民含齒戴髮不自異鼓非弟子我陽道州日熟二尉畀與猺民共之不動保科歷歷乳吏耳無足疑也嘗吏猶吏何咎錄作士明五刑於方遠之間甚或有苗弗格舞干羽於兩階不亦迂潤事情哉然以之格苗而實變吏若取寄李子淑問身臨蒞其郡郡有祭錄吳博士鼓誦餘業亦何謝干羽稱舜世也以李子行而不佞承諸弟子意爲敘之若此以其惵惵以至行卓犖犖表則戶部郎參生禮部郎眾生數數爲余稱之

矣

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遷督山西學政序

從吳郡守請　詔以家起前守廣平蔡公任之度蔡公已至吳則遷爲按察使者下蒞事以無暇晉陵雲間京口凡四郡而度公所治四郡業已竣則仍故節易梁晉視山西學代君守者吳君某及晉陵守某雲間守某京口守某合丞倅司理而下若干人俱稱公德吏以不忍舍公故相率而造不佞之廬以請曰唯吾子之辛習公也敢徼惠一言不佞既謝作而曰雖微

以公之請不俟固有言也已矣蔡公之從吾以
冉為守一為使者不倭共守下人也乃又幸習公不
俟盖嘗聞之師矣夫子適衛既用富之而教之之於
者發於冉有而有弗敢當也其言曰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即夫子亦知之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
知其仁也今天下公庾匱私閭竭外不足共九邊内
不足奉一人大司農日夜講究至句首而不得其
宜冉氏之所難而視易之大宗伯所掌治典禮奉郊
社宗廟且又合古大司徒庠序造賓之職而為一雖
最鉅盛典然循執奉經一有司足辦耳而冉氏胡創

從自愧也豈所謂禮樂者精神心術之運必本於天
德而所謂教化者鼓舞匡直之妙不在於文具耶今
夫督學使者固號稱外臣其於一方職大宗伯也蔡
公始為吾吳守蠲苛賦削冗役聘享迎送事取成禮
宅公私費一切減省置常平倉儲水旱不踰歲而田
價增溢二氏之業又而歸農本貴末賤歲課自集公
猶以非急所急者吳俗故羨好靡哇詞纖麗奇衺工
巧痛抑斥之民強以為偷公猶以非要其要乃在立
鄉約尊禮讓學風化彬彬師師其良者庶幾革心公
人創立書院舉衿髦之俊而躬誨之俾以時進其業

而日殫其志公最後遷使者所任職簡士馬治戈船
脩斥堠轉餉海漕糾察黑吏大豪所部治益廣紛益
繁奏牘訊牒以百千萬計通者緩析遠者綱捅即有
所掊摘懦懦以為神而公大指未嘗不在尊禮讓厚
風化也稍閒進諸生談說經義明心學未嘗不諄諄
乎言之也公固不踐冉氏之術而一旦從夫子幾
希乎聞四代之取節於絃誦者未知於公之所用
公以試公禮樂教化於嘗耳不俟則故嘗從事嘗諸
生守其師說不能如吾吳閭閻之然多拔茂本訥
任重道遠之器況其地西南為唐虞以之故都人文

之者近而可扮稱能紹明其統脩其業吾世世不乏
公一振德之其有益於世豈淺淺哉公行矣異日所
稱大宗伯司徒合而佐理天下者始此亡所事一方
矣

又

蔡公之飭兵吾吳郡以用吳郡守最遷云而是時諸
武吏雖曰公良二千石然以儒平重風教得最聲又
時時為諸生談說經義褒博儒緩意不欲言兵事公
至則延見武吏謂使者謬從用間起跡諸公上幸有
以教我已大閱差次賞罰不小爽顧謂某某日作其

遏其盜其餉其賤其質賴而帥不時上不若惠文之
立擇治汝矣諸武吏惴惴請死退而自疑所作具過
即妻子不知何以得此蔡公也巳按樓船將軍部上
若干毋得占虛籍爲所娛若干其最要其次之轉餉
以時給士不歷廊廡不盛上即部曲數百里外若旦
夕聞還公而其羸無害者善爲伍者勇前者咸名以
其長進遠近徂君盜偵成群蒲伏袒跣請效麾下簡
其爲諸生談說經義益甚而亡何詔下公仍故秩後
督山西學政諸武吏乍聞之人人自失也曰公柰何
捨我公實我父母而外嚴師我舍公何以免於覺雖

然我固疑公之遂也乃好爲諸生談說經義益甚其
精慧者曰不然公固多聞夫諸吏不習業公乎我其
布耳張目手運神解一諷不再忘立斷不再剖且子
之教甲彤戈有重勞公居指者乎設策布筴有揆公
思者乎諸生誦法孔子著爲經義根抵理道秋審春
施論議是非涇若霜雪決策得失蓍龜鑑別是固有
以當公也公今去而來譯三晉間即古罷門河汾之
秀衍圖書之指下淇園之竹以書之曾不足當公一
夜之閱有如　天子一旦委公長城係五單于之死
命贊甲代馬持擁如電叉扎霆發縈窮夏服左右字

月公不爲之欣然而色懌也哉公又何專好焉王子
閲之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謂公專好文者
非知公好者也謂公兼好文武者非知公兼好者也
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蓋孔子嘗辭於衛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它日
乃曰我戰則克至夫谷之會以好往而具三司馬奔
萊夷之膽於立談間而斂自服彼其所教諸弟子即
粗而名之曰藝有不具文武者乎蔡公仁義成性發
而經緯爲憲萬邦夫豈有二道哉且公之師帥而也
母寧其於師帥諸生也惻怛以將之肅括以衛之特

其科條而寬其入曲成而不遺巨細乃其眞淵乎穆
乎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夫豈又有二好也諸武
吏曰善請投簡爲公贈

又

不佞嘗承乏晉臬預試事得以縱觀晉諸生之文歷
歷守章句不悖其師說如西河弟子云爾其評隲前
哲決策時務務爲剴切中窾不求華於辭以故造士
之數視它大省恒不相當云既竣事獲以閒暇太行
西南望中條王屋之勝洪流濤來龍門柱之固以慨
想唐虞之際聖哲聚起發爲人文炳烺萬古追乎盛

今亳角之郡三四年公龍虎變化出入村相為世模楷士不在多要之實用辭不在工要之實體而已即令大江而南學士大夫樹履頗夾喉吻懸椎之指一揮而竟側理之番者數十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以與晉之藝角長而庇短誠不可同年而語即與時施之用吾未見其盡合也往者嘗以是説質之蔡公公首肯之蓋公嘗守吳再遷兵備使者於職無所不鋭而其大指在上臣之道欲以張吳文而械樸其人材每得吳諸生文手之不置已條析其可采使人人極意去退而未嘗不鼓其盛也曰令吾得一日顏師若

約之以禮而已無所事博矣既遷而督視晉學政而不佞言可知也雖然竊有告於公詩不云乎如琢如磨夫以實則璞而已矣何所事琢磨為所為事琢磨者所以發其光而貴其用也今夫二晉之才猶璞也其幸而為者重足以當天下半而歲收不能當天下二十之一則不幸而不獲為者比比即毋論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以與吳之藝角長而庇短司柄者執皮相而論其愉閒懟茂之器能無重惜乎我所以發其光而貴其用者是在公矣蔡公聽然而笑曰子觸者因言之吾以晉誨吳以吳誨晉可也當公守吳日具

郡政而意有所不可遂投劾歸是時太倉守[illegible]闕屬吏矣　天子思公治劾從里中起復為守而甚守太倉如故公之遷兵備使者治太倉益習於公行念無以報德而屬不佞贈言故為叙其所嘗論騰云爾公治狀天下第一語具他叙中

又

世宗朝繇出沮格之法嚴而士大夫以三尺奉意郡國有司爭相趨為刻深而不佞嘗承乏兩曹郎獲治京兆都官獄數抱案爭尚書前有所覆出不能奪尋奉命北審畿輔因得以縱觀先後成獄不佞時有所

釋因竊自歎異日獲備監司一方庶幾乎古所謂無冤民者而最後遷兵備副使治青州屬悍御史按部有所授旨而不佞不能盡承守令有所受旨而不佞不能無同異以故不佞所伸十恒僅七八而彼見以為十屈其二三幾用睚眦中法適自余罷青州歸而伏里中而後愧悔之也夫民命大矣士守志大夫守官吾不獲伸其一即奉其一以去而何澳泥至二三為然竊伏覩諸監司即未有不為不佞者也居吾下而有所入吾不以為可一讞駁而問者如故狀再後案而下之守令故狀三移案而勢隨之吾持異而

不能勝其同居吾上而吾有所出上者不以為可吾一成獄而見駁再成獄而駁加峻三成獄而怒滋之吾求同而不能勝其異則所謂監司者亦競競以亡害遠矣安見秦其一不伸而去也吾州有王生嘗捕一叛奴弗勝而構訟奴結族之黠者要生於道而狙擊之又擊一病夫死誣之而會他邑令脩睚眦坐生報人罪州民巷聚訩徇而相語其冤也薦紳大夫心知之目擿而禁弗出口也他治獄吏則操案施施受簀一而已無它逾近上則逾遠而不得其情故也一旦而當兵備者蔡公立訊而立得其情脫梏拳出

之一移柰而獄吏勝李莫敢枝梧州之大夫吏民議譽雷動稱蔡公神明朝上獄御史夕釋可或謂公蔽上信下所措置無肘逆者以故其辨王生獄若承蜩然候令公稍自疑或疑人而不能自堅於毀譽之外其又奚斧伏焉王生既得脫度無以報公而會公遷視山西學政乃來謁不佞請贈言不佞蓋三贈公言矣夫以公治吾四郡吾狀即半歲所大小亡慮數十百條多用便宜行諸其使唯諾唯謹而今乃毛舉其細者以為頌胡謬也是不然易火山之噬嗑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其說曰慎刑如山明而不留如火君子之職於刑而猶取法天地之用如此其重也蔡公乃俛叉之夫賤臣下獄六月飛霜孝婦碎死三載大旱以匹夫匹婦之微其精誠之感天地為之震動是尚得為細耶蔡公居最上最遠而遽獲其情此何獨毛舉其且也吾所以重惜於公者公先為其守吾郡攻稍失御史意輒投劾去而撥及於門單舟在於閭閻之外天追者塞於游學而沸地而公揮手謝弗顧也此所謂奉其一不伸而去者也何其爾也

贈州倅蕭侯遷太湖令序

蕭侯之為吾州倅也或曰是去郡倅而州者乎夫遷

客易伉貴哉伍獻劇辟飲待次不則邑邑不聊外為共謹而已而侯獨否侯所任從科晨興坐堂皇進諸鄉賦長而語之曰久勞苦若曹毋所事常例也則曰吾姑為若限限盡而賦槩不如令者如格則又曰某鄉豐他非今所急某鄉瘠某所緩某鄉在豐瘠間而諸當瘠久時既賦以果豐者乃豐鄉之姦人跳其賦於瘠而反為利吾已悉得其主名若可與偕來受限不者亦悉杖若併家破矣鄉賦長人人惴恐不知侯何所得之歸而語其人則又大惴恐相戒來受限也侯取片紙足賦於罷煩之地而亡所事鼓朴則以

其間召鄉三老爲談說孝友忠信事咸卯首稱萬使
君不欺我轉爲某可家稱說之不已蓋催科而教化
之意焉如也侯既用治理流聞轉署崑山令崑山賦
差重於吾州而令責數倍倅諸所取給侯者非一侯
不動聲色而一切辦治邑大夫士暨其吏民大喜念
得侯晚且曰侯胡不遂真令我也已又署長洲令長
洲賦又重於崑山又最居衝郡使絡驛道路兩臺之
檄常午遝侯輒立解邑大夫士暨其吏民則又大喜
曰何乃使崑山先之侯胡不遂真令我也久之真令
至至而吾州大夫士暨吏民喜又可知也趣前迎曰

還我蕭侯侯吾父母耳蓋一州二邑之人爭願有蕭
侯不得分侯身而三之也亡何而侯遷爲太湖令太
湖地居僻非有綰轂之道以奔走郡置而爲令彼其
人戶視吾州六之一租賦九之一巨室猾吏省可十
之八詞訟十之六七又況其俗風稱尚浮質好儉約
率性真直賦尚務農故易於吾州邑什百哉夫以侯
之才三加劇而三加理其何有於太湖也居吾獨悲
當事者日爲久任之說以困夫散賢寡援之吏而劇
爲徑以待夫巧宦若司馬安之流一名爲臺璅或衝
疑不待考而列九卿參藩臬至使侯一令邑一倅郡
一倅州再署敝邑而猶不離令然至於及物之德有
真當於心而不朽於後者知必不以彼易此也夫以
卓褒德之賢而三更令至老矣一旦而入主嘉皇之
俾位三公之上列雲臺爲循通侯乃元勳若鄧吳耿賈輩猶
不得而先之固國家所以勸勵卿師之典要亦繇伸
之幾我侯行矣不即遂褒德而有意乎甘棠之鄉吾
尚能從舍中兒竹馬以俟

送兵備副使城峯盧公遷四川參政序

始盧公之飭吳兵備也寔起自田野而冥搢紳先生
習公者曰公故大人必能安我吏人於鄒踖齬擾之

中而祉席我則又曰是嘗握虎符控甘馬爲扶闡當
閫大府數四者或即家遷矣遲之車跡幾不及息遝
矣又遲之稟章吏聽約束甫受計遷矣公至而吏人
始敢有公也公於一切苛煩文法羅而不用曰何所
汗我刀筆爲而請與除利害者立報之曰與利與蕃
除害除美且吾詎賢於前十百君子哉請得以身備
耳目者公笑曰吾推腹心人而何耳目也且是孰非
我耳目也上好名民得以名中之上好鈎奇民故爲
奇以鈎吾鈎上好察小猾以察投之大猾故爲愚君
墮爲之察而反避吾察凡此者非其下罪也吾示之

實而彼始求入也公之持詳云蜀省盧公楠爲侍史
使者六閱月道路十之七其所提衡鼓舞不必求之
名法比詳内而四郡大治守令承職爲漁平然不至
送食曰免於操切毛鷙矣兵卧而下至坪縣長邪
躍與曰吾師晏子之飭以飭士不至路訓辛也訟師
次且亟改紫民頗其來而嘆曰所得與訟孰安也公
采以資重當擢參者政而其使者疏請得遂治四郡
賦會已用臨川舒公不可遂進參蜀者政以行吏人
外其搢紳先生而問曰胡李公速也則又曰公華固
旨之是不愈於甫集我曹聽約束而受計遷者乎猶

得延須臾以沾德化之及毋論弱者帖席而黠者華
面矣第蜀越在萬里外與吳號幾輔孰重大司農歲
入蜀賦一之吳賦九之孰要備兵使者須諸大校督
東南餘皇組練以遏倭寇與參者委蛇政旬宣吏孰
急縣官誠重吳要吳而急吳使者而又才盧公則胡
不以湯公例處之也湯公者今撫鄖襄大中丞也嘗
滿三載當遷而以臺使者言用參政治兵使者事故
云王子獨不然曰縣官非蜀重而李盧公非必才公
而畀之蜀也當天下安時吏抱簿程資秩而紉其遷
者恒也資衡而有所急則留望衡而有所急則寄實盧

公望實精矣有如吳一旦緩急開府之地紆餘爲公
而蜀亦安得長有公而已哉於是公之屬州馮守者
曰不穀以職守奉兵使者四而最後幸在盧公下風
夫豈惟無虞於操切毛鷙公亦實獲我以出湯火不
穀之拜公賜也實先之二三子以及吏人也敢稽手一
言爲行李重王子謝不敏不獲辭次其所問對如此

送太僕寺丞永寧張君還南地序

余束髮而登朝則知故大司馬張襄敏公之毀垣虜
也虜中人偏公目爲張太師云公歿可十餘歲而虜
破蹦石州時公有孫曰　甫以公任爲郎休沐還

里適陷虜欲迫之降誓死不屈虜聞知狀怍指曰是
故張太師後耶夜縱之歸　天子高其誼爲遷丞吾
太僕以風示邊虜者而張君之丞太僕也蓋日夜砥
礪攻駒事云甫三歲遷爲南太僕所以去先是余以
間過張君所縱說世事慨然謂張君今論天下財力所
從出姑盡大江而南北之則南困財而北困力夫所
謂力者其最重非馬也耶今太僕馬歲亡慮十餘萬
匹内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得馬不能勞
若與冠角馳逐亡所用之而衛士得馬以便騎乘而
已縣官給芻費劃以佴共分帑市糟喫馬馬不能飽

而以騂久之則先其齒而老死矣馬所從産則責騎馬所寄秣則責肥甚至家破而人繼之然豈獨馬令江淮歲漕粟四百萬石悉以予衛士食而餘粟責令入白金共邊戍夫邊戍者借曰能執干戈以爲儲胥捍而予衛士食饔之博雪而塞衛何所取功焉然是二者見以爲固然而無能有所變也幸而爲縣官衛士則日芻豢之而彼不任與不幸而爲縣官民則日魚肉之而不敢任怨者此何說也張君拱手而謝曰公言大非其所與聞也即某治馬不能亡賦賦能不以賦累其賦者而已夫使某爲歲取以指借必不爲

使其稽故以期累必不爲今者獲用治馬從公後三歲而不羅道路之咨則竊以一日得治賦亦如是而已余乃嘆曰夫卜式有言治天下者亦若牧羊而已今君去而郎者不南户嘗也耶凡東南職貢之入所不稽而比者即籍以南而君又時有寄委議推督撫之類比比焉然病莫大於爲取稽故者君故絶不爲之則已思過半矣今馬幸稍足詔賦其所貯藏太僕太僕有餘藏而民不甚困馬譜比時至大此廐告陳陳而歲亦不至厲民籍令盡如君者而丞吾太僕郎户曹又安至如吾鄉所憂哉君行矣勉之

人主察公卿子有材器能任將相者必於君乎取君又當拜矣

麻城務侯均賦頌序

天下稱巖邑自郡以外則莫若黄之麻城而其稱羯羝不易均者亦莫麻城若　明興而爲其令者亡慮百人其以善從者可指數而已余守太僕時偶與其邑之人取中丞劉金吾某語及之而二君津津稱其前令務侯不容口且曰是以高第入南曹名爲善從中物意猶未厭也久之務侯乃復以郎高第守晉陵而盍吾之兄諸生守巽暑行二千里而奉通邑之

大夫士父老指以請曰甚薾敝邑不腆之賦不足以供國家一餐士而久乃使呰者訟呰愉者訟逋強者食不税之田而弱者負無田之税其弱者計以爲不徙則死耳以故麻城雖謬托爲巖邑而多不毛之地類若一甌脱即令素負強幹者至吾邑則懾慄思用小故解去而其巧催科者亦至吾邑而拙務侯之來無幾而輒得其故歎曰夫吏負以強幹而又巧催科而至此邑輒拙者非真拙也巧盡於催科而不得不拙也夫巧在賦者末也巧在田者本也吾今乃知所以用巧矣於是邑之田有稱全官者稱□大□□一

拆肯去之曰是皆王土耳何田非民何民非官乃議
均田已而又思之曰是均田者其自經界始乎乃親
行規田所其東北因山西南因水中大溪界之以都
分界以遞分都都有長有副里有總里小里制夏秋
稅畝以非六合不為偏重偏輕以啟弊總邑之賦數
有奇贏而無損減即狡者人不得匿田田不得匿賦
弱者賦與田相知而官民不兩困矣始不便侯與者
曰是未可以歲月計也築室道傍三年不成侯豈能
為吏長子孫哉乃不淹旬月而報成事相與歎詫以
為神而邑亦稍稍復故歲色其士民即不能楚其辭

以張大侯功德竊有不腆之詩歌以從故大司馬劉
公後其幸先生一言以弁之余不敏竊窺嘉隆之際
廟堂乃稍稍課責守令吏治今號稱極盛而其大指
乃以程較國賦用贏縮為最耳未有能深探其所以
贏者得其所以贏則下與上交益不得其所以贏則
上與下俱病誠侯蓋得之矣常因肺附大郡也賦百
於麻城獎亦稱是吾嘗惟夫班氏之傳循吏皆郡守
事僅一召翁卿者有穀陽上蔡稱而亦不載其實即
地節五鳳間人主所最加意不過曰與我共此者良
二千石耳豈若時政皆郡守發之令不能自為德耶

稱侯一令而能自為德使其人咏歌之不衰如此吾
且於常乎有望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壽馬先生序

比予始為刑部郎郎之長王杜數君子時時為予言
身幸沐 天子大恩列曹署諸父幸無他得以其官
迎養餘奉賜輒治具為諸老人會年各且七八十出
則相後先委蛇眉鬢髯偉冠劍都雅青紫相映照都
人士望之如神僊云而會最少者為馬先生然亦且
六十矣狀甚癯其言論慷慨纚纚可聽諸老人因以
長然獨嚴馬先生而內推遜以為不可及予既已奇
其事私識之而已何文學盧生來謀所以為馬先生
壽問所以壽先生狀則嘗友其子今太史思恭思恭
又余友也蓋盧生能言先生少時事云先生湖人從
於杭遂為杭人而少然家內難之杭以大都會也其
民亡不吹竽走狗鳴瑟跕屣而先生獨甘苦不好與
浮俠交往即之忠信斤斤然而時有所徇決不肯輕
屈下人諸從昆季供謁書服誼為一時東南名雋其
耆者稱先生然先生數以儒奸有司不利遂棄去而

恒叔馬撫太史曰嗟夫吾安能覓老校官也吾乃用
諸游俠彼以我為非夫也爾勉之哉於是太史受先
生經日夜淬勵不輟竟以進士上第選讀中秘書日
貴矣走使迎先生欣然來就養曰快哉使我身自貴
毋若使爾貴我也而王杜之老聞先生至招入會先生
亦遂欣然往太史思無以當先生意者盡日夜具買
雞豬膾脯陳筋侍人唯先生所觴之問而諸老人得
先生盡歡為其相過從不厭也吾少則聞日者言壽
星在斗女分以故吳越間多耆俊黃耉而 主上仁
聖煦育長養之陰陶然無厲札其天年咸躋於上壽

然究其所着見點為之後者如先生蓋寡哉今年夏
六月某日為先生誕諸老人當盛衣冠過先生如吾
鄉所謂同舍郎語而太史侍左右捧觴上為壽能無
少余言也先生一不聞香山洛中耆英社乎一時薦紳
大夫爭好談修譁其事至傳誦丐史繪之而五代時
王溥柴氏諸父亦以貴勢日嬉情狎飲雖 天子亦無
敢問以為盛哉其甚者或摧謝病棄之餘不能無千
里之感姑託於此以逃而席貴勢食膏腴又末也則
何足為先生壽盧生曰信乎先生與諸老人異是矣

贈盧翁序

盧翁少讀書羅壁泰望諸山既業成遷自顧問曰七
雅後跡先王之跡齷齪拘虛求進即為吏務選與滑
稽奸時好能之乎曰不能能謝棄有生業而衣食草
木操鹿豕乎曰不能於是聚不復應有司辟舉輒謝
竟廢著精業而游於杭覩杭之山川土風多賢薦紳
大夫其賢者能樹惇而又標準要通四方財器技作
慨然曰士何常之行哉使行販逐什一餘息　聖王
罔抑之吾以避名而藏身情出而微斂假貸以通價
亦士道旁施致之爾縣是稍稍持餘資貿無有平直
相時而間取贏焉居數歲贏入羨益饒益為平不二

直至閭黨困就貸不大責其復而甚困者或竟徒手
乃可得久之翁忠信行誼卓犖信於閭黨間行旅者
歸閭閻者政府得一語若睹宗戚視若困厄若父母
更久之大信於賢薦紳大夫爭納交恐後希識面幸
甚始盧姓於越若也翁還杭遂為杭人姓云而翁暇
不擇屬其子濟之曰我蓄德未竟而小道為術故不
遠宗擇不遠閩孜孜皇皇徒自苦為小子盍以儒進耶
濟之退感奮退匿於丹鉛之思蓋不下帷者三年而
盡窮其業書舉赫然起博士弟子就受易常數十百
人濟之既以易顯領薦浙褒然士林望之而諸子後
次授食學官饋歲時伏臘具衣冠上二觴壽翁
郁不懌曰吾年以末富奈何令諸子後儒衣冠擠庶
人表乎未幾濟之借計吏上南省報罷還又坐他弟
子事詿誤幾弗免又火去稍十之八諸薦紳大夫來
唁祝屬翁笑曰吾嚮固憂之吾且復故矣唁也於是
衆人人稱愧服翁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於乎始
晦跡復素仁義附焉既傷然早見思抑不擇為盛終
又奭然順拂不一為窮獘戚我古之民者流矣濟之
誣旋白為文章益奇而翁且優聽子孫脩業而息之
業富傳如故翁殆未可量也翁其率初志用克幾於

耄耄之歲亦賴濟之砥節昇道使天下稱賢者睨為
翁重焉不亦愉快哉

壽長兄蒲幕靜庵先生偕其夫人七十序 代家君

靜庵先生自山東幕歸十有四載為嘉靖庚戌偕其
夫人並七十云先生少壯時則嘗以宋司馬游宦故
習悉家中外事不復從有司辟晚仕不太顯而其中
實深蓄博洽凡天官地志醫卜樂律技藝備晚究大
要既負奇癖所寄乃稍稍放山水綠竹間而其幼朴
無他長則日取博士家言讀之多辭疾不能須家宴
先生既已宴夜分耳屬其書聲則大喜說曰爾未嘗

耶吾乃復見吾先司馬矣夫有薄田足以具饘粥敝廬足以覆蔽可絶內顧而併日夜藝文之力焉子遂累而尾叟逍遥乎游足矣久之某遂以易舉進士累官御史先生使使書来指若曰先司馬廢著捐舍而游學晨從若學宫足將㳫家乏書書從貸里人手抄習之氣裂不便能以信滿然乎借汁吏報上從其兄朝列公更易爲僕或併日使卒火爾然乎三令邑邑各數年淹沉薄體間會又閒親兵事山谷間衣面裂髮垂垂白始高第入南於爾然乎其受教自度無有惕然若爲刺漸知響於官而先生益暇任適所嗜不

復問生産客當滿坐坐芷竟夜滿去益某與小子往以跡而益趣反好以相成如此已而某按山西與兒請急得屬行過省覲伏臘指肯問暄令垂二載病良已眷眷不忍出先生正色而督從某曰身爾有耶夫夫幸未衰爲官本職勤力小稱亦何必重去其鄉若以爲子則健善飯期後尚未與也冀夫人從旁更甚力某竊而別又二歲而某按楚還復按司隷行部過廣大入犯通幸藉　天子威靈不下　天子以爲習之擢佐臺事習鎭先生已聞大喜又感然曰得無浮我又書来示某洒思浮厚洗心甚有以報毋念家久而兄夫婦爲於乎某自起家承乏備南北疆圉之役心乃無日不在先生先生其忍棄遠某哉良所見者大也先生爲人千易温厚篤粥腸雖接見後生及僕隷亦諄諄語可聽聞人一善事輒喜若己字道之朝夕燕見冀夫人衣冠偶坐乏衆夫人能以禮佐先生以嚴一繇豊以勤儉補施費者五十年如一日德亦稱是哉先生多丈夫子及諸孫咸俯頎嶽屬補胄監譯書學官弟子彬彬然相望人以爲厚德報其所手創構第舍圃沼臚接鳴笳吹游行其間所手植木喬而舟䋲諸奉觴上壽足樂也某獨不得與而姑述其所

以睽違遥祝之意且謂他日得告挈子弟陪杖屨歲歲無斁則此實張本云

贈樂葵封君七十序

爲計然白圭者無與於養生家言其術不過攻苦去甘與物低昂而時精其贏羨氏稍精微其說曰堯舜聖者堂堦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琢啜土硎糲藿之羹夏葛而冬裘太史氏偉稱其强本節用家給人足之道盡矣老氏乃極其說曰不足以取餘也不大以成大也消淨澹泊與世無汝因稱爲用其術若爲約苦無所當而其資竟以不接天下之用而無隱其微

之至能使天地之真氣不費而常盈雖後世所述養
生家言要無出此者粗跡足以蓋計然白圭而下不
論也夫鑄冶椎販逐什五奇勝之策者得其謀於家
之似也導引經伸吸精而服氣者得其謀於身之似
也均非所以致要也吾今乃識之樂葵翁以其賢
其壽望於吾之族第聞其少時則健立矣嘗廢著而
依其外家受諸生經經明無害已不樂吏治去而業
家人耕耕吳之墟瘠三分其入一以歸公一者待歲
翁特為籌入而出之毋使浮羨又與從服食斟鳴鼓
站發陸博之嗜然非有鑄冶椎販逐什五奇勝者用

稍稍贏初年甚不及頃李年乃過十頃餘陸產於高
水居魚陂山居千章之材無弗具耳目口體咸節其
汰世不吾援嗜欲亦以精氣完固膚革光盈翁今七
十何異少壯此翁之居自推須白且三輩矣居不聆
翁厲聲出有比狎若倪孺然靡不謂翁恂恂篤行君
子也豈非所云契於老氏之精者耶翁諸子咸秀而
文伯為岳牧自罷旦夕承志仲餘澂江守遷轉運河
東道出里轉運秩中二千石被金紫望里門下而趨
伯率以見孫枝翼庭廡間守相前奉觴為壽甚都翁
無樂乎或過憂以盛哉夫造物厚奉翁而翁蔗取之

翁蔗其取而造物益厚之此固恒也夫翁則何以之
有老氏之語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
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亦願翁長以意焉

壽封君凌翁七十序

世貞奉使東過里無幾謁石林公於是石林公年七
十時時履末冠從社中會社中客已稍狎公乃野服
竟日莫返于于然得也石林翁多髯髯盡白而頳頩
而捱丹里士民目指曰石林公顯者耶何以儼然銀
緋而臨之則又疑曰公顯無改素飢於公之廬寧民

等也少者曰公殆老椽上坐髯白矣至耆宿訖曰不
然公殆少夫與子輩角坐坐子輩先息也予欽公公
既獨後也石林公迥世貞而笑且謝閭里變僅稱其
外矣世貞既不及覩公之壯時事第聞於人人公起
家儒縣孝弟力田業教授諸生惟下帷數十人故陸
太宰定重之延秋寮熟使弟子序受公詩而弟子汰
不能盡受公公抗顏坐上坐無撓時時引古大臣家
成敗相勉而無何太宰果坐法適太宰之過中奸人
起大獄相窘下郡國捕家人傳詣京師諸夙稱厚善
者悉自引晦匿爲獸散公獨為㪅勤傳視弟子無若

後事白太宰乃謝絕厚善人獨益親公公三子俱以
茂才異等補博士諸生然無為治計然什一之策以
故恒旦夕謀饘粥公意殊憚第謂黄巷吾家物無廢
吾不竟窮供饘粥也而公二子俱第進士赫然貴矣
後世貞乃稍稍習公其弱從率素簡易自如公善言
笑雖家饔旦夕虞不聞厲色其好客毋論晚至豐隘
珍醞下氣而進之率極意去伯子雲鵠宜春令高第
入諫垣齊持法忤旨逮辱獄公怡然謂逮釋矣
上厚恩即法不置耳矣宜春大夫士感令賢歲時裁
狀問起居得公安則動色喜相賀而季子汝成持浙
某島憲入境汝成冒矢石而行罔公書戒之曰君自
奮報 天子毋念我老人老人恬仲叢以益定所仲汝
立任服勞之責云語視公壽考爵祿亞萬石君然萬
石君嚴脩吏治治家嗃嗃然不內通入公室無少諂
從長者雖稚子各相煦沫陶然合也賴於訓所稱歲
皇上人時公恒說予善彭老術嘗一行則精氣上迴
及腦若醉醇酎衆亦以公筋力健狡少年為得之余
不佞無寶於術亦信公之無疆哉

贈東臯翁序

徐生間過世貞談其尊人東臯翁世貞未嘗不心語

侶也即古商山之稱綺季者流事行無所考見一出
而用其餘奇 天子尊此其素必有大過人者予登
吳臺南望天目諸峰鬱鬱葱葱多奇氣馬惆然念其
時豈鮮特達磊異之士如古所稱述哉乃今意翁當
之否歟然耶蓋微翁於徐生則少時事頗任俠云翁
貲故力作頗具一二中人產而屬歲役諸里季僕行
也翁憐之悉推其貲獨身與許夫人耕雲中不給則
恒依外家游其外家者素里稱善柔也大猾剖起獄
相中利以破其貲為已翁行剌得大猾陰凝之兇乃
持數十金因所厚謝過翁生上坐徧集里中子弟數
人猾蒲伏持頼也徐揮其金使盡為酒竟數十年亡
敢跡翁外家者而翁又間過窘若晦氏甚遂袖大鎚
直往欲遂碎豪首豪忽陽驚不識曰吾猶屬忽之為
徐君耶稱得自罰持牛酒請謝交權徐君乃止然翁
業已折節讀古人書揣摩成敗多中教授諸生下帷
恒數十百人邑令孫孝第力田首延禮翁翁緩頰為
令計邑田數千頃挽諸山即春水下者不及受無復
耶分若二殺之就窪坎為池待潦涸可魚千石堤可
桑萬株佐歲矣今善之未果則人人笑翁為縣官笑
不下計然奈何家四壁立也翁曰吾所謂與計然異

者竟不為家而徐生長從有司爲居前列稍無虛仕
粥矣翁之一再過鄉人欲酬甚巳出叵羅酌遂以爲
壽翁惟之鄉人踞翁耳曰令方事困我度非翁無爲
餉者翁連唯拂袖出不顧然翁亦數爲令明其無辜
不使知也春時游花間有橘役二鹿洒之戒馴伏若
家畜然多手種橘柚爲圃而過者卿亡論雅俗固田
父酬酢竟莫去不復記姓名矣始徐生之與世貞以
舉通未有識也既衆中目相異問知爲生乃懽然自
恨晚海內能文章家無稱及世貞者徐生則已高有
名而一旦慨相謂曰足下固我我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足下是時濟南李攀龍文奇甚吾三人鼎足立矣
徐生竟以逮翁上書乞分司就迎養不報夫徐生豈
輕於棄吾二人哉此其意乃甚可念而翁達書輒誚
責曰兒驕須乳耶若日食大官廩列郎署不一志媚
上而柰何戚戚計其私爲也吾年八十蠟屐登天目
山飲不人後醉不人先攘鹿無恙耳奴指漸絫於計
退処耳慎無求分司求分司吾且不食汝於是徐生
受書分不得違君覲指矣過世貞內愬如也欲得一
言爲翁慰心夫翁美假世貞言哉第於所傳翁非任
爲俠者用足以周一世而不試彼其丘壑之所欲行

日月吴雲霞時有不能秘以此寄耳而其天竟以不
試而自全大於其所傳者非其天也此視鷙所稱綺
季者流則何間焉蓋徐生少爲詩一二篇出翁持視
輒私嘆風雅當吾後父子間更自爲知已若此世貞
則又奚無言哉

贈屯川周翁序

余嘗聞學士大夫頗多衆說區筆時云吏不脩
刻覈之政民不戴吏閭井阡所間揖謙彬彬焉故中
多躬行長者朴茂純嗇亡所敵罷以自就其質而巳
余所慕說以爲長者即比戶易稱哉歲可一甲子

上神聖廢損於舊乃今則何寥寥也余既無所及於
其時而冀一二其時之人庶有以風焉晚而得周翁
固生長二帝者大要稱長矣始周翁微業儒不遂去
而就商以謀什一之息以佐耕織力而入粟口而出
猶以爲非道而去之教授里中諸生下帷恒數十百
人室子綿繼代相給周翁之名不出於閭閻之外而
內行默報不在翁而在翁之子澥叔既盛習翁教取
進士翁亦當從貴諸吳中貴人父槩起將聲勢名號
刁氏之徒出則朱丹其轂冠危佩華相爭勝侈大以
明得意獨周翁褐而叏也從一赤足豎過社中父老

飲饍饍然竟踉蹌歸而薦紳先生故雅善濟叔或狩通家刺謁周翁翁巽謝已匿不復見監司歲時行部過問不知濟叔之有周翁間者知周翁不知周翁何名作何狀其黨善周翁者更不知周翁之有濟叔濟叔起書生爲進賢令進賢稱嚴邑善滄而令以翁志務脩絜產而治翁故所受屋一㙲上旨咴家貴賤百指稱而安自如吳里貧不安聚起貴人父獨安周翁也今年秋翁延如京師來就濟叔養餞濟叔滿比部郎上計太宰以最請具封翁如濟叔官翁叩頭詣闕下謝　天子大恩還稍出冠而見客云坐未幾翁起

行酒敬勞客諸君已怪老人不任冠美取吾舊時讀來吾纂紕緆不若毳絡之適寒燠也愚意而養不若黍稷之便饑也驕呵而輪雕不若竅亥之愉逸也與諸君盤辟而折旋不若野人之爭席也何者此吾素也周翁則又言　寫孝時已論卑小者即受服肱寄總方岳不則中二千石以上或其人貧不能具驪駟一乘牒錐田間人而耕漁弋牧敗暨千游女䢼而忘其勞日乳臭小入貲與扶下蓺待詔以計請急輒車而馳里門袖金紫置介賓位有所謝絕矣矧如諸君矧如長安大貴人王子曰嘻余知之余知之先王之所以樹悖於士風者有繇哉漢文景之際朱郭以俠聞辭扶遺程卓宋富條魏窮爵秦楚耳目景傳習扶而萬石君特一椎無能人且與數君子爭旦夕之長則何可得乃至勞人者尊顯爲也於乎此其意豈可與剽輕好遊者道哉然其子孫雖日貴漸以不如而流至於輿馬之飾以王陽貢公之廉有所不免乃知俗之流而濟也勢也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跡周翁所持行以備見者其將又奚擇矣雖然余幸而得接周翁如親於　寫孝時者諸君歌而觴周翁其更觴我

贈水亭王公六十序

余守刑部尚書郎而太原王君以進士來從事是時王君業踰冠也而動止尺寸有度余固不敢少之已何王君出守鄧數薦以治行高第爲大名郡丞會守闕丞攝郡而余稱使者東行按大名比至則獄無滯內矣間一二引對者人人稱王君明不冤也王君又不當三輔高第耶是少年胡老於丞乃爾處七盧耕則間爲余言使者見王君獨不見王君父水亭公其人所謂吏門關尹之流哉盖水亭公嘗起家爲驛令又爲安慶賊曹其職世所卑薄瑣瑣不任也獨水亭

公廉而勤於職間有所不懌起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恐受賕枉法貪吏安可為也念而廉吏而楚相之長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且欲以吾之所可得為者而後盡吾難乎當矣吾乃教吾子孫於是為延諸明經師為之授經業成舉于鄉王君以為果報而公夕挂冠歸去棄財二金始公少時好為善而伯氏善行賈賈于鄉二三而讀書或無歲晏館粥鄉人竊非笑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子不習范蠡計然耶胡齪齪季次原憲為也然公益讀不廢又令王君讀其父書既貴而伯氏以賈沒公日夜操其遺孤而食之鄉人人乃服季所得多矣唐又言歎及大名之峨之美也數從中旋請公敘云余因以知王君之所以光於丞故蓋余嘗讀班氏書紀于公為小吏多陰德高其門曰吾門度可以駟馬者而其後人定國治廷尉民自稱不冤竟拜丞相封侯一吏所脫人難暴雪枉滯有幾而報者是不知定國之所以無冤民固于公遺教也所謂陰德蓋不獨其身然然于公與定國不相及而王君今日夜受公成誨祖席吏民而大惠之天所以報公何如哉公長身豐下而能飲酒至斗慷慨論說可聽度如四十許人然已六十矣亦虛稱云

壽金令君七十序　代家君

吾少為諸生時讀漢史陳太丘仇蒲亭之長尉邑也則慨然撫掌曰士豈其公卿顯哉即一旦數百社之寄庶乎尸祝而人頌之足矣既宦達數遷為　天子制萬里命而夢寐乃未嘗不在吳閶閭間也仲長公理之書所稱良田廣舍背山枕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易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使令足以息體弋高鴻釣游鯉風於舞雩詠歸高堂安神閨闥呼吸精和此誠凌霄漢出宇宙之至貴也而吾徒托之

於夢寐之似而已且吾之所願於進者既不果而吾之所恃於退者又未得則遂意以為造物能偏予人以大而不欲兼予人以細比同然哉然不出閭閻閭寰之外而得之者蓋東涯金君之始釋褐也為烏程尉已稍遷餘姚丞則無以異乎程仇也　明法為諸格束下吏而君獨翛然越格而自顯其所規畫操切精神之蘊蓄不得盡闡然吾獨見其尉之邑吏人不言丞而言尉其丞之邑不言令而言丞士有頌民有謳踵於前之後數十年而不絕耳而君遷為長汀令益尊乃遂棄官歸君業餽以官故稍旁落乃任子孫

而息之陂池圃澤竹木果菜之入埒素封優游自奉即無以異於公理所稱者然君伯子理問仲子蒲圻丞叔季太學生諸孫中外且十餘人彬彬砥行自愛髓牖之共口與左右之娛志足以使君欣然而忘老者公理或未之逮也嗟夫士君子之於世進而有以自見退而有以自樂可矣今年秋君七十理問君來要吾文爲壽夫君吾所羡而不得爲者乃亦[illegible]言哉今爲君約他日矣事小定　天子以骸骨賜老臣鑑湖之曲而君尚徤杖屨無恙歲時伏臘撃鮮釃醇庶乎君之分公理一二而波我也吾爲日以待矣

奉贈益齋翁趙大夫叙

王子嘗有云江左自晉而後秀始洩矣然其人氣往往不配事不免強役其所不及而藉之以巧庶幾苟幸於成以故其氣恒先事而竭唯於文章亦然間有二三渾龐而博大者得之未漓之天而出於鮮琢之地其氣恒若有餘而其巧恒若有所不足天下幸而待之則以其氣充而遺險投重運旋轉磅礴之業天下不幸而不得之則尚能以其氣歛而之身華者言實者行身者爲壽考而衍者爲賢子孫盖在齊魯三晉間且或難之是何況江左哉余守[illegible]刑部郎時

盖齋趙大夫以南勳部郎考績至余與大夫俱稱爲江左人南北曹署相望然大夫實倍余以長班行中見而知其爲渾龐博大者大夫不折節而自恭不爲訥而自謹不務訐而自直不厭文而自朴即後進少年好以巧濟所不及者意有所軒輊於大夫大夫怡然不肖也獨故尚書歐陽文莊公時時口大夫賢曰[illegible]何以巧少大夫哉盖大夫嘗爲贛司理破滑吏巨豪有聲又佐其御史所平亭疑獄以百數運攝郡郡事斧斷理解而其爲南理部至司勳一切治辦又能發[illegible]爲公卿四前太宰張文隱公寔器之

數稱於歐陽公公又贛旁郡人也以故悉大夫而亟稱之若此余既持余說以稽歐陽公言而竊窺大夫之後已何大夫出爲廣東条議則自廣來者頗能言大夫平徭役寬積逋掃宿盜諸狀甚悉然竟以不善骫骳上官自劾去而同時少年沾沾肩操切之術先後巧於宦有聲雖余亦不能無疑而稍悔其說及余罷青州還久之謁大夫虞山里第大夫業已八十捘項而渥顏白鬚飄飄然與之語能聰明于視聽時進食飲不減壯夫顧謂余向沾沾少年安在余因獲以[illegible]見大夫子進士君其清蔚部令之度裒然無[illegible]

充介然後重慨大夫之有餘於氣而能不盡也彼其所以不盡其巧者乃所以善用餘也大夫其專精神輯醫藥益壯其思慮以蹟百年國家將有備問政之禮以干大夫之餘者大夫毋終閟之哉

贈張聽泉七十序

世之人所同欲得者最莫如壽壽之所欲得於人者最莫如四民之不失職而偕其頓以老然十急其頓於名而農工賈急其頓於利小者朝而爲暮計大者春而爲卒歲計拘拘乎役役乎濡首於謀最程息之間了不知其隙日之去我而非我有也一旦所之既倦稍思息焉而將來之日我不得而竟有之矣况夫失得之念迫則疲思耗神於所非覩之地往往陰損其所受之資較失得之機成則挨攩擽挑引纆枕根之用出而陰損其所待之隲然則其所謂不失職者固自不能盡與壽合也吾友于張君鼎之而因識其尊人聽泉先生先生少嘗讀書脩士業未遂而厭之隱而耕於婁江之野又以不善干耜棄去雖家闤闠間絕不從人句子毋逐什一其於四民之職似若有所未能舉者然先生以爲遺書苟足讀以自愉志而已而不必名遺業苟足饘粥以周身而已而不必利其安靜詳雅卒然而覩之而知其爲君子長者其含容退讓卒然而迫之而不能使之怒其蕭散冲迫即突烟之欲寒而不能使之憂蓋先生之所願不在四民之不失職而所得之日已富爲先生有矣先生今年七十五官之用矍鑠如少壯有子既貴而賢其於名利亦消不期而集固不爲疲思耗神以損其資而又不爲挨攩擽挑引纆枕根以損其隲天之所以報先生未可量哉余因鼎之之請而竊喜先生之能富有其壽也不辭而爲之序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王子曰人孰夫用之用而不孰夫不用之用也今夫五金耩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爲錢鎛釜鬲戈矛欣然日以爲用也其貴乃爲清鍾大鏞夏敦殷彝五父之禹度於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之未底試而所欣然日爲用者敝矣是器貴也歲不一試而歲益以之益易世更祀而天下翕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夫備以天下者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朱恭靖公迨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寇錢公也夫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當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闕時朱公爲南吏部幾當得之會少有所不稱即上章乞休人或謂朱公不少需爲大拜地耶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吾拜即不若吾歸耳　天子重於去公而爲異其禮以傳傳之還復廩廩之隷隷之朱公之食於家而食於官者三十年一日也朱公閭門謝世事不爲章言織行以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郊內外默而化之郡大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庠晙賈不敢以飾見於市其父老相率而戒其子弟曰即衮趨何以聞朱公其子弟亦相戒曰吾衮趨即不愧爲吾之老者若愧朱公何盖又逾歲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與訊訊吳中以朱公在否爲世輕重而朱公益遂遜務退讓其行自介士匹夫下而至於齒丱之童均與之講敵而不扶其達以加又一十年一日也朱公以狀元及第三十年爲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甲子之爲狀元者海內所號說而奇瑞之然使朱公柔功度材其前稱須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而用之爲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選兩都法吏視朱公稍號任察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屬

世宗末不能有所備於宗緯然未逾歲而　天子用大宗進一品階稱其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徒侵而留於聰明之用不殺朱公五十時公雖困歇壁外若染於德者而中肫然赤子其淵默而易亦恭退而質木衆無以異於朱公之士大夫晙賈固不如朱公時樸朴而易化然亦稍稍知慕嚮公曰吹

稱而月賚其祿二公名德後先相望於
世宗今上之初者即不知其孰重然其重豈獨在其
而已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夫牝牛乘
驥始而效其力於軛終而效其體於革世固不宜少
者然其用抑何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合鄉之大夫士
宴而樂之而不復使致辭曰公為我進匕箸安少衍
衍 天子修
世宗之典公家食而食於官二十年如一日也則二
公之用誠大矣

贈大都督王江楊公五十序

燭之武有云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未嘗不
三復而歎其言以為人主坐視天下之才而使之老
其過不在才也則又惜夫士之才少而當夫好老之
世老而當夫好少之主終其身以窮也夫人主而誠
能用其老雖已晚然使夫掘拜却顧斂其果勢壯往
之氣而收功於萬全要之乎非少年所希者故夫秦
一笑而明不勝褒再笑而信不勝翦漢三笑而武賢
不勝充國何以故其採謀博而計績慇也吾友都督
王江楊公之少時以列校提一劍從軍與島倭角凡
數十百戰小戰則小勝大戰則大勝其積級自十以
至萬其積位自千戶以至僉都督其積職自裨將以
至大將蓋不出十五年間公既不愛其才以媚人主
人主亦不愛其官以餌公而一旦中中山之筴用卑
辭罷歸中外憂社稷而賓干城者求其端而不可得
遇有警輒以公名上南勁則借而南北勁則借而北
意若不可旦夕少公而人主顧堆細父之帥上輒報
聞而公亦倦於世蓋嘗取其暗嗚叱咤躍馬而廢千
人者弱其鋒而為嘯歌義嵩之觴駕長風而破巨浪
者蓄而之乎一沼一陂計倪之書以治生穰苴之書
以課藏家恬之書以樊圃而其書或驗或不驗家
亦漸以旁落公今年五十稍稱病謝絕他事而其好

賓客猶故於是其客若干人爭為言以贈其曰雖人
人殊大要祝公之壽考而令公之尚壯而不見庸也
獨余以為[illegible]有[illegible]少年之鼎以[illegible]雖多[illegible]則淺而不
可食少壯[illegible]然而不可飫[illegible]大而[illegible]則不宜
也三秋之節以見 上新會九賓而享諸侯而後無
含[illegible]今日公年自[illegible]謎謀顧日益深有如人主
下爾書寄以斧鉞之柄明信武貨之伏腔乎讓侯印
公肘而不敢窒也尚父膺揚方擬社獨綬之乎歲以
待我公謝曰不然子之言信美矣而非余任也昔李

將軍之孫與太史公善其叙數遂廣數殷數起状歷千百載而若新今吾幸及吾之身而善子又身得子之言而身𧶼之其幸不甚大乎請書而張之壁

太學顧君時雍伉儷偕六十叙

去余居東數里而近曰小璜涇顧氏其先滁陽人從宋遊虜而南徙著可四百年世為海上名族其人率本富顯者飾以儒而自時雍君上數世皆務敦睦時雍於儒又最顯故余先從兄引禮公措其淑歸焉是為王孺人君少孤拮据遺産然州業以第上貲充鄉賦長無虛歲矣君慎善所任而身為參伍鉤鉅出入不少差家益以裕里中人始少君難之而更豔之曰咄嗟顧君晨上賦郡門歸治逋策肥軒軒不足憂田舍兒耶君慨然曰是焉足豪也去而所稱先人遺糊口庇雨之產不亦有先人遺闕籍足守乎乃下帷日夜讀不休竟成業補州博士弟子尋選太學上舍太學天下賢俊士大夫所關一傾盡顧君則無不懽然稱顧君長者聞謁顧君文習之則又無不肅然稱顧君有國士風刺履籍如也顧君前名工治生有孺人則不復問治生孺人脫簪珥謝紈綺之飾而手理絲枲桃織日察工作足履行易圃其蚤晚興寢身先

後其械獲者四十年君得以暇精專其業然數奇九試鄉不利而會子應聘已長有聲諸生間顧君乃曰吾九試而九不利者豈盡命也耶然安能人人角材付標衡也謂應聘勉旃自愛愚公之徙山至屬其子與子之子而山神亦畏之矣孺人之任顧君家應聘之任顧君什君幾無所事事者而頗好行其德扶顛振貧埋胔粥餓婚嫁鰥寡孤獨於島寇之變君所獲餘於盜手者無幾而其為德固自如也今年夏余將有晉陽之役應聘來謁跽請間曰惟先生以文名天下庶幾其惠賁吾父母乎余謝不敏則又曰以母氏之辱為先生從子應聘之辱為甥而微辭何子以余又謝不得則問應聘曰子之父母今六十耶曰未也期在改歲然則子何以迫得余言曰應聘又跽以先生不時歸而吾以時壽吾父母則懼其不及先生也余笑曰吾且歸歸猶及觴錯然子姑以吾言語子之父母盍吾嘗謂東西京事諸吏士負一藝挾一行以待上之知若操契而取責亡弗償者即恂恂一鄉君子脩未郡之績猶有舉孝弟力田之說以待之今顧君出而為才於國而九舉弗售歸而為德於鄉而鄉人漠然亡加譽意者其有藏慶歟為世世近是必在應

塘與應聘之所以顯其父母而樂其志者亦可以觀
矣

賀封少司馬雙塘汪翁胡淑人並壽七十序

當不佞世貞成進士而其第一人爲前元相興化李
公其少長於不佞者今元相江陵張公少司馬歙汪
公是三公者迄於今而二尊人健無恙也先隆慶之
壬申李公罷自師垣歸奉觴稱八袠之慶於少師公
太夫人而汪公則自楚臺入佐樞筦以便道歸奉觴
稱七袠之慶於雙塘翁胡淑人郡國守相冠蓋黑厲
填溢兩家賚客牢醴之譏相望於大江南北爲一時盛
事而歙中書舍人黃君標以使事歸偶過其鄉與汪
公有連且謂不佞其友也以故事徵壽言不佞時未
有以應屬明年而
新天子改元爲萬曆元年云萬曆者永永勿替幾欲
與天地相終始鼎革之際嘉樂與公卿大夫共之者
也張公方操大匕斟酌元化以壽天下而汪公秉鉞
行九邊爲國家謀干城之固即吏士諸父母維汪公
是衛亦維汪公是壽而況於其二尊人有不加額頌
爲效華封人之祝者哉不佞竊因舍人請有感也舍
人之言曰汪翁者少儒而俠者也嘗出賈鹽吳越間即

家吳越而未久輒厭去曰此賤販非丈夫事會詔開
武舉翁以技力知兵幾得之謂非太夫人所喜亦罷
去而汪公則已成進士爲縣令曹郎有聲翁乃謝去
諸好隱里中讀書自樂也汪公守襄治行最即封翁
如守而胡淑人爲恭人然翁與胡淑人益相勉謹儉
不衰汪公以破島夷積功至御史中丞督撫閩後先
閩中者七閱歲而中流言聽移鎮歸翁迎司寇而捋
然無餘奉積也蓋皆以養士矣汪公朝翁以侍御淑
人章服外無織毫美珥之飾休而按視廬產無毫髮
增也其諸季儒衣冠僅蔽肘翁第呼酒勞汪公時時
獨中丞祿賜不太菲何以使若翁若然乃爾然藉令若
聞我何以視行賈時歷產益損即我何以處之且富
吾力自能得不欲用是遺兒子輩兒子能貴我我自
不知貴耳胡淑人笑而謂翁吾不旦暮紡績佐粃畧
貴何能呼白相勞也汪公之侍翁及胡淑人又五載
所 天子采中外望起公田間再吏大鎮至少司馬
翁又進封如少司馬恭人爲淑人矣舍人又言汪公
日卑 天子用事翁與胡淑人嘗日益貴壽考日益
進然何嘗能令廬舍無毫髮增耶不佞則不謂爾翁
第愉快其志意存精神時時加匕閒者一渡大江追

從李翁覲林壑之樂杖屨復時勝使汪公無虞於家與
張公文武大輔王室躋天下壽域豈不休哉何況胡
淑人𥚃能旦暮緋綳佐歡酬觥也公即所謂汪伯玉
者其文章妙天下故舍人述欲得余言爲翁與胡淑
人壽且因以交驩公云

壽封少司馬汪翁暨元配胡淑人七衮序

嘉靖末汪伯子爲襄陽以政最聞 制語襄陽太守
嘉乃治狀久矣厥何所自具以對襄陽守謝不敏則
曰有父某母胡且六十矣諸所以誨守者無愛人非
一於是汪翁獲封如守官胡視汪翁秩爲恭人居久

之爲隆慶五年而襄陽守累遷至御史中丞督八閩
師移滇撫鄖襄上游復報最詔問中丞勤力益辦治
前封守夫婦田居無恙耶具以對中丞報如初於是
封守汪翁得進御史中丞而恭人以秩同故不復進
其明年而
今天子有兩宮徽號慶典中丞入拜少司馬與聞樞筦
之事 天子益嘉重之汪翁復進封如司馬官胡恭
人爲淑人前後三被璽書旌于外内名德良重其又
明年 天子改元萬曆維祺之壽思與海内共之而
汪翁暨胡淑人偕七十矣少司馬方擁繡斧廵行九

邊鞅掌王事不獲一稱觴堂下謂其友王生媚於辭
屬之曰若不能效華封人祝耶不佞則先有以復少
司馬易不云乎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而象係之曰懷
萬邦也人主有懷萬邦之仁至三錫命於師中可謂
隆極與恭矣然未有錫及父母者今 天子不勝其
仁謂少司馬寔勤王家以保扞外内又不勝其顛沛
之孝而三錫我汪翁胡淑人以司馬其精純志慮以
從事於疆圉而罔内顧則又以少司馬指百拜頓首
而前爲壽曰唯汪翁唯胡淑人盡對揚 天子之休
命唯汪翁命曰益專精神以轉遐齡惟胡淑人命曰

壽考於趙太君而燕喜何需之香也繇自今其益杖于
朝以觀爾子成功天子所以致祝於汪翁胡淑人者
未已也夫翁淑人偕七十若矣然不有耄大耋期頤
於後耶少司馬三品貴矣然不有七命八命九命於
後耶 天子固期之杖於朝矣行將偕三老五更袒
割奉食之禮於汪翁翁與胡淑人其特進乞養憑几
杖以光昭 天子之令德長有我少司馬精純志慮
以從事於疆圉而罔内顧宗社永永有賴乃歌黄山
之詩而觴之其辭曰黄之山與天友維爾壽偕以其
福黄之水沛濁澳唯爾福偕以戩穀黄之雲出爲雨

唯爾嗣人甫永以壽天下汪翁胡淑人曰善啟舉君
之觴

贈穆大公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轄國也今其
人尚矯矯脩其行不苟然俠者赴士之阨困急於已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爲義而天下
稱之百世[illegible]發若朱家季心之流彼猶爲
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奕顯而事迫如羊角左伯要
序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爲彼存者事濟矣彼又
捐其身而歸逝者所以爲兩人足矣彼猶爲氣使也
故夫節者徒而信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
其至也有能仁心爲質敦誼明信爲國惜楨爲士惜
儀內足於忠外撻其名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大公其
人哉穆大公者魏人也有子曰文熙而顯文熙之友
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
旨當受杖北關下時左右中貴人挾　上怒而脩其
郄敕閽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熙聞之曰果爾給
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郎未上闕入謁縱騎朱帥曰
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使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
事耶不使筆亦不朽唯是公爲天下愛直臣[illegible]

自愛朱領之除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我愧見
強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群詈之給事亦詈
則益怒箠榜交下文熙迫趣前以身蔽捩之而解帶
綬戟支甚力曰此豈亦　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嚇曰
若何官非而闌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
此廷臣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爲詘稍稍引去文
熙起給事血肉中而橐之出時給事爲絢民矣文熙
即日僦合郡門外治醫藥給事數佷絕殆爲嘔氣得
蘇當是時文熙盡出其橐裝與賣得千[illegible]可二百金以
洽給事歸計而度循不足居旬日有[illegible]徵來者
則大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湖[illegible]
廣耶已謂文熙若傾橐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
之鏹以佐若可與偕歸矣特將冊東宮大公屬當封
文熙念秉官易而獨難大公封大公覺之怒曰給事
父猶布素泉下我何忍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
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語
人北闕下之難穆伕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
也君父之文熙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俳推穀爲禮
部郎已遷丞尚璽已又改吏部郎大公亦從封禮部
郎然嘿嘿不自明里社外毋能名大公者而文熙爲

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奬進不匿聲跡
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熈為從
中釣奇龔䆊其人而伸侍御蹤者事覺外遷臬副亦
謝病歸大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嚮者業知之漢庭
乃肯為而再伸志也夫文熈初自罷以友故而大公
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大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
面豈所謂內足於志外拄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大
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為學問之力然大
公為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母發名之者
庚貴仁心為質惻怛子愛遇而輒發耳夫大公不以

須剡得官但文熈棄官其於文熈之進退宜坦坦也
蓋不佞嘗一再遇文熈與議說古今才術文執交相
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嘅然歸斷然之文
熈是見其長書地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
大公壽不佞稍繫次其事而稱之以為勝於古之好
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熈意也非大公意也

壽封少師張翁七十序

當嘉靖初上帝欲為人主宏太平之業計必有名世
者出而佐之乃眷南顧而得楚以告成之嶽五而楚
擅其一至所謂太和者又岦然而踞其上則又俳徊
下視於楚而得江陵以其地東三峽之水而下承之
洞為洞庭以全受萬流其氣欝礴而無際則又下視
江陵而得今張翁其恢博大度峙二嶽而吞洞庭者
八九曾不芥蔕深仁累澤真足以當帝心而食其報
廼始鍾令楚山川英秀純至之氣畀翁以生今相君
相君受帝之命而得翁當其成進士請中秘書也而
翁甫四十四又十年而相君繇宮允侍
先皇帝藩邸稱師臣相君之大拜預機務也而翁往
六十餘矣進封如相君官蓋元配某時亦稱一品夫
人云隆慶萬曆之際相君受顧命輔

聖沖人主恭已而聽之至尊為先生而不名相君日
取謨典訓誥而薦之人則相目攝曰此翁教也相君
洸洸運策於湯務制五罪于南粵之命而不居功蔵
大獄析大姦一轉移而成聖人之孝而不見跡人則
相耳傳曰此翁志也人主尚方我之解衣帶玉
帶金上尊以錫相君者不一遺君司以為翁壽也
天下之謳歌頌謹揄功而宣德者不敢以聞相君而
日聞翁曰微翁誰有我相君也於是張翁年七十矣
相君之門下士咸以某者念無足以報相君而一當
翁謂不佞挺貞媚於絳且習相君故宜有祝不佞業

楚游矣賢楚之山川人民土風而竊有覕於胸心則
莫如前說曰翁之啟相君賢也先天者也相君之成
翁而翁食報也後天者也茲何以祝翁曰翁第安里
相君當自安相君安於國自群兆庶安遠近而夷狄
亦安八荒之外夫翁能無意乎加匕箸孰有如一日
念相君儼然而造朝　天子方修奉禮祖劉而問
政畢而與相君交賀於室曰吾不去父歸也此所謂
君臣父子交相安者也

封少師張翁偕元室趙太夫人七十序代趙中丞

某不佞曩承乏守荊州而是時今相國張公以學士
司史事授經儲邸張翁得封如公官張翁甫六十餘
不佞所為封人祝者如一日也而　天子由儲邸起
踐大寶張公用浴日功拜相自少宰以至少保每遷
輙封翁封輙如相國官而翁配某亦自宜人為太夫
人一品云不佞去楚無幾而忝以中丞節復撫楚以
問按部荊今年之元日謁張翁則翁復進封少師矣
問其年翁則亦進而七十也微其貌則若退而五十
餘也者其步履蹻踔夫夫也飲啗語笑健壯夫夫也
已乃出酒食勞我太夫人不倦治饌肇解之事黎脩
而薦我翁亦不以我滯留故稱倦觴相屬達曙也

新天子既德張公能填重計安社稷揭一人式百揆
前後所以褒予非一而又念公荊州無居第非所以
安翁與太夫人也而輟玉府金若干鎰為陶梓貲建
楔榜署戒自天藻海內學士大夫張大其寵靈而謳
言之而猶未已也數下書官相國之子第為符璽郎
紫微舍人張公逡巡未敢應而為公之子若弟亦莫
應之者意不欲以祖國纍人主惠而身致於經術以
報乃楚之鄉書出而一子一弟褎然列矣張翁既七
十太夫人齒亦嬈之其子若孫之列鄉書者謀所以
壽翁而郡國守相令長業已羔鴈庭下矣其不佞既
忝為之師帥荷伏自念曩者守荊時歲一稱觴為翁
壽翁不鄙而三舉余之觴乃今焉可已於言也不佞
雖淺尠於學然觀載籍所記大氐唐虞三代往往多
世臣老不仕而其子如仕廃亦不相及其及者僅一
側微之嫣芮氏而不能得當忘於其始下而若尹若
訖固未聞也秦漢而後公卿錯間起田間然人主未
知推恩其所由始唐宋之隆尚猶詳於贈而略於封
以故霍大司馬之貴盛道河東僅為其父中孺大買
田宅奴婢而去最後張太尉酺至三公而其父歲朿
省視公卿大夫上牛酒為壽而已不聞其拜何職耕

也王司空溥所以奉其父者田獵何博之樂亡與又子之生父捋然亦自以其官稱其不同其遂稱司空也今張翁亦竟拜少師服學如相國相國翁綠珮玉而貴於朝翁整綠珮玉何貴於鄉其夫人亦整綠珮玉而貴於室以此參千古何啻帝壤其相國甚壯來艾天下搢紳先生之耳目不以趣相國而趣翁暨太夫人者何也今夫椒杞之上銳干霄其蔭百畝扶荔之實沃一鄉鄉人不以護其未而護其根者根固而後所蔭與沃久也醴泉之瀧輸所溉千頃不以惜其汪洋之浸而惜其若拱把之穴者其所出無恙而

後其浸遠也翁與太夫人其亦頗精神彊食飲以需我相國相國雖不獲躬綵服膝下　天子之大官八珍五齊旦夕至矣不佞某不即受代請得以其期稱觴歲如荊故事翁與太夫人亦歲歲而相奉萬年酬不亦踰快哉

賀光州録顧翁七十序

顧翁之罷自光州也數年矣而始從州之薦紳先生游則咸驚曰是何所從得恂恂隱君子若乎已出其冠服磬折而前與談宦游事的哲中窾則又驚曰顧翁官人也於是顧翁乃游王子小祇園園故有山池延袤數十畝上下曲折可二里許翁攝齊而登趨捷若飛已浮白無算即以角諸少年諸少年人人弗及也翁鬚髮甚異而澤已徐察其秒鬚也而本乃有鬖鬖白者居無何而翁之孫大慶以書數數請曰大父業七十矣敢辱子之一言以爲壽予乃大驚曰翁遽七十耶夫所謂本有鬖鬖白者其徵耶而胡以登乎山趨捷若飛浮白無算角諸少年也吾竊者以翁尚壯服官政乃誤也雖然顧翁毋乃採金石草木之精華以扶老乎不則亦曉黃老收視返照術乎或從究若所來耶大慶曰不知也天父幼讀書不成即去

而任家政諸從兄弟凡六矣而悉大父網紀之以有成立又嘗代其一孤姪庸訓賤吏適有天幸更起中人貲以至入太學有郡縣兄吾大父所曉孝弟力田勤勞其筋骨而已然至於老而不少衰吾大父所務好行德不大白於人者亦至老不衰也吾所以爲壽者無是耶而顧問之則有世所傳者自恨曰吾且死獄有冤安能使須須他人追之將自然翁聞而解曰若冤死若須又冤死安所取里長君乎為明於官俱得免其爲光州也有株累之獄凡於案而非翁所案者以其冤死翁欲活出之業爲請辭指陳又嘗收遺餓稚二

撫養之俟壯而歸其父母翁之治光州凡被臺檄施
異不遷其為德又嘿嘿不自明故人無能名之者王
子曰顧翁所為德積纖微耳而不自明意豈斤斤望
報哉而顧壽考康適有官艱家多賢子孫康哉華封
人所稱夫亦有能明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物哉
送書人後大慶為翁稱觴致語

為孝廉顧道通追壽父母序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於性質者恒任其過而不肖
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王之禮教行不及者恒古其勉
企而過者恒苦於抑而不得伸然是先王之禮教雖
本於財成而就中而其意若在伸而不在抑故夫人
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歿則致其哀以
為是無以加矣養而不已而至於奮子治而不已而
至於割股哀而不已而至於廬墓先王尤以為近於
學也而旌之奮子而無後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
至犯於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為過而不以為罪
也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嘗藥原壤之歌
而宰予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於一時之法然聖賢
之所以抉其微而刑之萬世者何嚴也故夫律此而
語彼而人子之於親寧任其過可也友人孝廉顧道
通一日冠裳而謁予再拜肅容而有請曰吾二親之
棄不肖也寔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願其名施遠
不能出里閈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出槍闌而
是時不肖方稚不敢以徽銘公長者而為之銘若表
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十吾
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謁四方之醴齊醒盎以
實吾觴則必謁四方之稜箴琦鄰以實吾俎則必謁
四方之賢士大夫歌誦叙記以賁吾堂而今悉已矣
其所致而實觴俎者庶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於
歌誦叙記其文義之雋足以時寄吾思且美而傳足
以噓枯而骨肉而使之不朽即先生其人也不肖願
有請於先生予惟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黃耇鮐背玄
髮兒齒之年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
語今舉堂上之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毋乃非當乎道
通拜不已曰先生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必有
以慰吾逝者於地下而為吾恕余固謝不許道通之
友曹生從傍說曰吾吳之俗薄者懸孤之宴子郷獄
三胃脯酒漿貢直以償易簀而呼去檢襄裝送葬之
呼哭性醉歸墓木如拱博進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
慕其父母乎即厚者多作佛事號為冥施浮屠貴冠

是依是師斥其貝幾以馳京師躪衛而旋死其豊碑
執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慕者乎曲生之説
云爾嗟夫顧君之所為蒲誠不經而吾之許誠出顧
有感於曹生之説似猶得夫先王之所厚而竊附於
當予剖股而廬墓者因為序而歸之

徐母郭孺人八十壽序

當萬曆之甲戌天下之士貢於廷者數千人而嘉定
徐子子願褎然高列於是徐子待決南宮而不侯猶
子興寔師焉而徐子有子嘉言為邑諸生邑諸生數
百人嘉言亦數與角試輒冠而不侯之子騏又寔友

焉人謂徐子當得官即游太學以取選試便而徐子
念其母郭孺人且八十謂得若曹而歸即不能脫鼓
水庶幾一日之養哉而意猶悵悵不自釋曰何以為
吾母觴也曰吾母之專精於婦紅若若而年而庶幾
於吾先君之貴也而僅以章服應詔則是精於母儀
者若若而年而庶幾於吾兄之貴也而不能離諸生皆
先吾母而往也而又專精於母儀若若而年以庶幾
吾之離諸生也吾今離諸生矣而未有以顯吾母也
何以為吾母觴不如求夫賢者之一言乎則以屬不
佞不佞謝不可得乃謂徐子子姑為子之所得為者

可也夫陟屺之章與屏盬之詠其人豈不亦怵米食
碌者而猶困於行役而不得偕至於祈父而曰胡轉
予於卹有母之尸饔則為其母者更拮据於其子之
食而弗獲享也子之為徐子者若若而年蓋嘗食諸生
廩矣嘉言又食諸生廩矣亟能不復分大官之膳與
尚方之搁酒差亦賢於田中負者哉夫為予之前人
而稱孝者曰元直然以仕劉之故幾不能安方寸間
闌跋後而後得致其養於母孰若包子之前入而稱
孝者仲車者也余之子騏進而曰徐母之壽將圖安
於子賢不必祿矣然以開歲為八十而始舉觴而徐

嘉言之試及之寄復用諸生壽哉雖然姑序以

又程君五十叙

自孟氏舉為仁不富之說學士雅言之而太史氏獨
否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何以稱也孟氏見其左而
太史氏見其合也夫陶朱公為越相至貴倨也一旦
而棄之若敝屣轉之乎廣莫之鄉而不能忘情乎貿
遷化居之事彼已驗之才豈故愛而必再試之彼蓋
欲有所用其志也治產積居而不責於人智者能之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此非

仁者不能也甚矣程君之近之也蓋吾友戴子之言
曰程君者新安人也新安僻居山谿中土地小狹民
人衆世不中兵革故其齒日益繁地瘠薄不給於耕
故其俗纖儉習事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
下其所蓄聚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自程君年甫弱
而從其兄之淮淮爲下賈已進爲中賈稍有外難脫
身歸則轉貰湘楚稍稍徙業二廣珠璣犀象香藥果
布之湊蓋不數年而成大賈門下受計出子者恒數
十人君爲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授計不爽也數奇
則寬之以務究其材饒羡則廉取之而歸其羸以故

人樂爲程君用而自程君成大賈其族之人無不沾
濡者蓋嘗治棺櫝封土以給無依之喪而爲之食其
失子之鰥老又常推遺托以教養失父之孤而使之
成立徽人同嘖嘖推程君謂好行其德者哉夫以陶
朱公去越相已又轉相齊楚而後之陶計且老十九
年而始聽子孫息之以至巨萬養生者流推稱之傳
于仙籍之列固未可信要其年不百歲不止也富人
居便服食節攝營樹好行德而天隲之於壽殆無難
者筴之國則計然筴之身則列仙所以爲陶朱公也
君今五十耳善爲之而不息若樊君雲手種梓漆異

日戴子前稱觴種種出品物則於太史氏所稱陶朱
公者何異焉哉戴子遂以吾言授其姻洪太學雲龍使
爲壽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少師元輔華亭公致其相事之五年而壽七十矣明年為
聖天子改元之萬曆門下士王某乃始獲奉觴於堂
以效一言之頌前是諸薦紳大夫人人頌公功以為
嘉靖間天下之脉幾絕於壬人手而公默廷之至
於今而黔首詎知也則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
矣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不佞竊謂諸薦紳大夫能知
公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其難蓋所謂嘉靖間
壬人者挾縣官不世之寵以踞公上而肆為姦公示
絜則見以為形其墨公示平則見以為形其險公示
賢賢則見以為收物情公示佩辟則見以為幟衆議
諸所以伺公萬狀而彼方多岐以固其寵內交以植
其援公雖微婉以應之而不能盡絀其聰明以避其
忮狠戕朴忠以一念舉信於　人主而不被禍天下
之賢士大夫陰有所恃以自安而無虞於大故則公
之所甚難者一也　天子既以識壬人奸之典權公
居首輔若共己而聽者顧其威時有所不測而明有
所奇發或陽與以試吾嚮或微辭以隱其竅公於人
材事體委曲斟酌寧失　人主一時之指而不敢快
天下之公是非　天子有所而欲必有若不得已而
始為受者公之志始十仲其八九而中外治則公之
所甚難者二也
肅皇帝大漸時風政故典有不容廢舊章者發之自
人主則受改父之議請之自人臣則罹易君之咎公
輒首用遺詔行之天下翕然而向風不得以改父易
君議其時
肅皇帝之聖德益光於成湯然而脩郤之臣猶得而
有所搖動則公之所甚難者三也
莊皇帝初言路紛大闢然鈇名者各欲所就而爭為
訐訾府擊衛自負　人主之私人時出而與之角公
內顧剡虞比外顧則虞激時執兩端而衷裁之使
國體與　國威交伸而不偏重然強悍之臣猶不能
不因而脩其郤則公之所甚難者四也今夫漢而上
故不暇論爲唐若宋委任久而名德重者亡喻於房
梁公韓魏公文潞公然始一主故順以逞其才視公

帝三年而不遇疑故凡以信其志試舉公而擬之其
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即交口而頌公功者更僕未
易數然而不知公功之所以大也
肅皇帝時士有不因壬人而嚮風者乎公振高節於
細旃之上而苞苴逆鉏於數千里之外風自是稍稍
樹矣邊將有不因壬人而解囊者乎公為政而不惟
無債帥也并貲不自存者出案倖貲之至感泣而指
其重名將日益起矣言路有不因壬人而結舌者乎
公聿逆鱗而樹衛之宛解陰護至使感奮而殉其職
國是日益明矣公私之財壯奉虜南奉倭上奉六宮

下奉權室有不捋然其若洗者乎公為政六載而稍
稍還宗矣未也　天子欲有所更易者三公三守之
國本堅而苞桑之詠施其暮年欲卑楚者三公三阻
之乘輿止而耆指之事弭此二者則非眾公孰公所
得有也今卿大夫安為冠冕士安為逢掖男安農賈
而女安紅者夫孰非受公賜哉公為福於嘉隆之際
而天下得安於萬曆曰萬曆者國祚永永無際固公
壽之也公胡可以毋搴觴也乃公則意若不自得曰
予毋昊我吾僭者備位政府二紀餘賴
肅皇帝之明聖而肬於讒吾固無一日忘吾退吾厺
退矣久幾不獲有此丘壑賴　莊皇帝之仁聖而脫於難
今猶惴惴也且吾何知功其再拜曰不佞所以重為公賀
也天下歸公功而公不自知功此所以為公也公在位日
未嘗一日而忘其退公今退矣天下豈能一日而忘公出
哉有如　明主思公功以師尚父召祖劉訪政於先師之
堂即公九十杖而造朝又安能竟有此丘壑也公曰美矣
無所寄手之言更二十載而來候我為抑之詩以交相勉
可也其復拜受辭而序之乃返

壽太宰楊公序代

當公成進士時甫冠而尋以邑令高第入領職方

天子之長城已默寄於郎署之內中國所為重不在大司
馬而在大司馬之一曹郎公出而監督其凉下歷秦上郡
悍帥以邊鎮之符隱然重於中朝公為小宰則小宰重居
外則外重自是一拜少司馬行邊再即薊遼再帥宣大三
入大司馬再入大冢宰　人主急在東即公東急在西即
公西急在內即公內急在外即公外第一時不能分公而
兩之而公之控揣虜也甫公東則虜騶徙而西甫公西則
虜騶徙而東以十萬之鳴鏑遙巡惕息於公尺一之檄而
莫敢近公為大司馬日幸相嬰視百職獨稗睨次且債帥
之賄而附耳所不離然不敢抑天下之公議而出公人主

與宰相精神相流通獨於公則若有所格而不盡信
其攜至公兩入大冢宰在　世廟末及　穆宗與
今上之初精誠徹於黼扆而世所稱華亭江陵二賢
相者為之持其褒而公飭其表貞若心脊然輔地折
而聽謀五卿仰而受筴統均之職自公始乎之哉公
春秋甫六十有五天下之視公為輕重者則四十年
矣夫能使一方不中兵者是公為一方命也能使四
垂不中兵者是公為四垂命也公總百揆而封疆師
帥之臣務竭其心力以儲胥吏人而寢食之蓋嘉隆
萬曆之際少若蕿壯壯蕿老而老蕿安其天年者固

皆拜公賜也公又自少保進少傅至少師　國家待
文臣之秩極於秩而虛上公不以公不亦行太師事
我昔成康之際召公佐大冢宰矣顧遜而下稱太保
東公稱太師矣顧僅為大司馬彼豈不敢兩居重也
然一公皆眉壽百餘歲以左右夫輔周室而納周治
於刑措今　天子虛拱而推兩重於公公又強力未
耆所以寅亮統均寧有既我公為天下老材至敗華
眉木浸勃之細無所漏而不倭其其一也故竊從天
下士大夫之後而致祝於公如此若公所以答天下
者無倦不倦其矣公姓楊氏蒲坂人其先四世相

漢諸子相繼文武大魁長甸宣府緹騎餘皆進士業
隆隆不替云

壽方伯無錫秦公六十叙

江之南巖邑以十數獨無錫甲無錫之巖族以十數
獨秦氏甲而秦之穎脫而薦科第通朝籍者以十數
至用方岳領大鎮卓然稱名臣者三人而已民望公
能詩負循吏聲然不獲襲下壽而端敏公以耆德晉
三朝五踐常伯一佐青宮遂進為其太保開八袠而
後獲請至於今藍稱之最後而公與我同年虹洲公
之在盛年　天子起公於郡邑高第而寘之夕郎之

省俾以其是非佐廟議公一有抨論至舉朝相顧為
之動色而乃用護將作大匠功超參銀臺佐同牧領
大鴻臚一不獲意於用事若出而踐臬司之副然猶
舉天下衿紳之地如兩浙以畀公而俾師帥之自是
薦擢長其事以至今官駸駸貴重於昔矣而復用卑
辭罷歸天下之士以公之才不得為端敏公為未究而
公之族亦以端敏之盛不能再覩公以為恨而公獨
不然公歸而奉封通參公夔夔如也即通參公允若
矣既而奉太夫人怡怡如也徵聲召治以佐太夫人
次獲一寓目焉其夫人化之亦有翕斯之德公撫愛

誌身萬年其諸弟亦化之有陽直川之風乎將其忠以爲公公有別墅在惠山之陽泉石獨勝其勝青雀之艦道以鼓吹烏紗錦袍秀眉丹顴望之以爲非人間人也公年六十八以奉太夫人萬年之觴出而宴客當端敏公特固夙夜在公矣彼其力不任而始得請以歸歸而有餘憂於國人聞之樂外集而吞中爲之閑公即不終究矣讀烏盡昔者蘇學士軾爲承相韓忠獻王記其辭曰之堂交伸其意而兩譏之然其旨不能無偏重以世能得之韓而不能得之於白也富白公之分洛佳與其林野以居公上奉太夫人

下無諸弟其爲子者非子而猶子者森然瑒玕之翩目盡不待徵於族而泰之宙以百數矣即已論端敏公於白公又奚謀哉公之壻華生曰公同慕白公者也夫所以謂公慕白公者得之澗所而其踞慷慨耳與誦所爲詩若文不休夫毋論公所結撰儼然一辭吟先生也遂徵予言以爲敘

壽吏科右給事中雲峰許君六十敘

萬曆改元之明年正月初三日爲前吏科右給事中雲峰許君懸弧之旦於是許君年六十而母某太夫人亦七十有九矣諸搢紳大夫才許君而惜其未究於用者居恒謂君未厭承明時甫五十以筆札佐人主賞罰天下想望風采而一旦有所忤棄其官歸且許君尚好行德僅能施之於鄉欲給開濟之才僅用之館榭泉石飽膾炙之事其壯有力僅供其酬應賓主登墓之後燕景餘日僅課青於杯酒花鳥而已乃不佞則不謂然不佞竊謂古之能竟天下之才而不使餘者莫如周而天下之自竟其才以爲人主用者亦莫如周夫禮五十而始曰艾服官政六十而始曰耆指使指使者勞智不勞力也至七十而始致事然又爲几杖安車行役煩人之說以待其不獲請者

盡勞之使畢命而後已及其衰也經營四方之士有慕乎息偃在牀者在不敢驟且以嘉我未老爲辭蓋至於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之詩而其情益可憫也然其較計不平之情乃爲慰而不敢以私請佗傺無聊之極寧爲怨爲慕而必欲得於君是故於其出也一則曰棄身二則曰倍親親亦不得而有之矣自明興不爲一端以求盡士用而其既用也務於蹄節潤目無困士力而士亦因緣而獲徇其私疾有告錄老有養終從有急縣官又時時假考功令以示縱舍而出爲恒劑而相半矣士重國則進而有以自見上

州公指也初解州公與其伯季者凡三而皆受博士
家言其父母老矣而解州公一旦喟然曰夫三人者
盡儒而儒安能以筆舌朝夕也又安能以養父母即
三人者盡儒而宦游也又孰與奉吾父母歡也吾寧
農而寬是二人者於儒也於是乃業耕爲跡耕耳而
不失儒者節又以吾乾時趣息且有天幸稍贏乃伯
仲毋虞於生而儒道就以次廩歲爲游太學又毋虞
於父母養而脩瀡旨甘具矣解州公居恒謂芘希文
何如人哉吾不能得祿之餘以吾耕之餘幸贏而吾
之族指又差少幸易濟其食而取毋饑於吾也衣而

取毋寒於吾也冠者思以室而葬者思以家也吾寧
身之不飽暖而衆茶之若洗念爲吾之先者不敢以
饋應也於是鄉人人稱解州公賢凡解州公之得稱
爲賢俟安人成之也安人之爲家其課臧獲拮据毋
間執女工夜分而毋請休緝濟洗指爲繭而毋告痛
育不重珥衣不曳地以左右解州公之施脩瀡旨甘
之具專精於二尊人二尊人忘老而最後太夫人忘
爲寡蓋如一日矣解州公之伯兄有子六而皆業儒
則爲之構宇以居之曰毋洗儒也自有子二亦皆教
之儒其所以視二子者毋逾於爲從子者也解州公

最繼　孝廟而盛者則毋盼　世廟之即阼其元二
年爲壬癸繼　世廟之初即阼而盛者則毋踰于今
爲乙亥之歲
主上以冲幼秉聖神賢公卿大夫各彼濯其志業而
爲政歲比稔戎狄回面兵革罕試太和之氣旁礴宇
內而御史大夫笠江潘翁以謝政之十三年躋一
起一不應再進秩至極品而爲八十翁於　世廟之
初即阼爲于者于壬薦於南宮于癸遂歷中外爲
名臣以至今官而距翁所生歲則　孝廟之戊午也
聖賢之生於天意不必盡合有順而相爲者有拂

而相爲成者有食其實者有食其虛者即天之於聖
賢亦然夫豈不欲盡副之願而以實食之然而天之
爲氣難厚而爲發易奇也　孝廟之治固絕文景而
上之幾於三代當是時明者不盡察材者不盡力廟
堂之上不盡其策馭民不盡閭閻之蓄以其敦厖裕
厚之積發之於賢者而有潘翁翁生甫踰髫而天下
之事變矣天下之所爲變者於翁不相及而翁日取
經傳之格訓謏詳以與其心遇業成而遂得歲曰壬
癸翁亦遂成進士翁之成進士安爲賢士大夫者又
十餘年而事又少變矣天下之所爲變者與翁日相

及而翁不顧天下習於儇以進而刓利者天下
習於乾沒巧射而翁介自若天下習於脂韋巧合而
翁侃侃自若然竟不能以其非辜未加於翁之足而
翁所履歷中外僅以公讜少讓隨起當竄之位八座
天下所繇變者其人方在事亦不能以一念之喜而
輕殃沫翁不能以一事之忤而遽置翁於爪吻之上翁
及見其人之敗而左右其振起有位之風氣而老壽
其綱紀天下然越壬癸而希于戊巳之治翁雖以年
至歸而諸公卿大夫規翁志而少盡之而今乃有乙
亥矣　人主固念翁爲老不欲煩翁事而伯于東南
臺憲見風采其出爲剡郡又不辱以惠六法節慶
寬慈其民孺而慕之仲子轄中都官漕四百萬者三
年于今大衆一切剌頪所規墓海餉著爲繁令諸季
從孫于彬彬貴顯矣夫天下不恒治而翁獨取其至
治之世者三而以生以用以享假天不能恒假人而
獨假翁其際也俾若契而其僥也俾若鑿且夫士一
沾沾以文學自命輙不得志於官而世亦影響而仇
之又其言曰劌思者精擢而弗永鑿巧者機泄而見
造化忌嘉隆之際天下語文章家而有能舍翁者乎
翁之於福也取之若東海若之歸涔日乞而自不厭

夫於文章也出之若[illegible]於翁之[illegible]而翁自不以己
非此非人所能爲也天也蓋翁生無何而其郡少卿
徐先生者繼之與翁俱成癸未進士更吏中外最後
徐先生爲上相而翁以亞相握中執法所謂左右其
代者振起有位之風氣而整齊其綱紀徐先生其人
也今又先後歸各以其身爲天下輕重於百里之內
兩家喬木相望子孫代興若二室二華之穹然而莫
軒輊也徐先生倘以一觴觴翁而目不佞言庶幾乎
有味哉

濱貳守北塘金翁八十壽序

嘉靖中余嘗侍王父御史卿而是時北塘金翁領金
吾遜微職相揖也金翁用鄉人齒坐上坐而王父徐
詞其金吾職亡害居盈任剌退而謂余是夫非可以
皮相得者久之而昨他御史念金翁蓋不受辱上書言
狀　天子爲論御史而金翁領金吾自如又以佐將
作勞加秩一等京師翕然稱金翁強項吏而濱州之
命下矣乃金翁則又宜濱州一旦致其仕歸當是時
金翁甚口而髮鬚未老也而其大指以士得一命自
效即爲所欲爲不能齷齪從上官長短不得意當其
之一鄉潔脩其身不爲所不可爲以丈夫遇則若嫠

循吏窮則稱善人足矣以故金翁歸其鄉則又有鄉里聲而翁初爲太學生甫三十餘業已治壽藏而樹之梓及它松柏女貞之屬迨今且五十年樹自童而喬鬱盤拏虬丙舍旁拓而金翁則有丈夫子婿倩各五成彬彬衣冠其顛者至領方岳稱重臣翁歲時率以行落至壽藏慨徘徊命酒莞爾相顧曰吾誠不自意獲至今而虛吾罼如之丘也夫樹去童而喬諸子若孫去壯而耋去髫而壯而吾故自若也則豈非天幸哉吾五歲而孤十三歲而廢著於詩書之業微矣吾不敢望有家而一官之遂贊乃者獲從吾烏程君長汀君而無吏譴也則亦越吾涯矣烏程長汀君者金翁伯仲兄也以後先長佐大邑嘉靖間長汀君有壽八十餘烏程君亦七十餘而金翁亦至八十於是長汀之子都事允升來請曰唯公一言以爲季父華衮夫余所聞於王父稱金翁者度之若再世矣且金翁歸而余始成宦宦而歸歸而復出且老而君故自若也不亦異哉翁兄弟非有詩書之素更起長佐大邑稱循吏以其餘貲廩而搢紳其子姓群從數十人丈夫至此亦足以豪矣夫丈夫乃不諱亡耳金翁三十而已成壽藏八十而去之愈遠豈不稱豁落丈夫哉乃次其語以授允升俾金翁識之余請歸而稱歲歲之觴

封朝列大夫李大公八十序

始方伯君之郎虞部也而封大公業猶未六十也則已走學士大夫後言之而無何方伯君僉浙憲以直左倅歸趙綈衣歸奉大公將於田間甚樂也間有所不足曰兒遂不能以金緋爲大公〻乎大公聞而止之曰令易而操爲遷滿實銜以好時哉且吾所不足者非金緋也蓋十年而　天子更置尚承之足大公乃始趣方伯君曰丈夫以時當樹見耳方伯君出而稱諸河南參議用詔恩封大公如其官稱參大公七十餘有金緋矣而方伯君亦累遷至今官方伯君之佐晉泉守也興部憲山東所命自爲樹績建白規劃倅搢紳吏民間而大公乃時時左顧其服章曰夫推本嘉蔭庚我以余恭恭我而方伯君復有子某弱冠成進士讀中秘書遷爲太史矣方伯君嘗之職右道京山里朝夕朝大公而不忍離也上書四請致其事歸以奉大公大公雖老尚持家政若然乎是始恬而校方伯君猶時時跨馬課田僕扶其不職者方伯君又參大公城西竹林舍所善故人握槊夾棋門次

歌佐酒大公之酒所甚歡而鼻息怫然不能無動意方伯君乃始布箸於大公之側舍而和大公寢也大公久乃安之曰吾得君益侍鼾如雷旦晨起而甘粥力壯者甫非若力也於是大公八十矣諸孫次某而受詩者三人皆褎然首有司列也夫公之生爲弘治乙卯先一歲而
獻皇帝之國安陸後進安陸爲承天比於京兆京山亦遂齒赤縣蓋大公生而稱人主湯沐之邑者三世矣其鴻龐湛濊冏昌熾融之德獨於李氏私之以啟太公而方伯太史及諸孫次顯無際也乃大公不逮方伯君以早貴而翁猶其年以俟之不爽若左券方伯君不以中艷而廢大公之貴不以晚達而廢大公之養奉我可稱人子哉方伯君謂不佞寮寀之舊稱之祝而太史又時特來從更大公坐堂上方伯君方率諸孫出太史所齎上尊大官之饌以稱萬年足矣何所事不佞言也豈太公楚貴人有美芹嗜芰之好以世某家也耶故不辭而爲授簡

封君趙左山翁七十叙

趙翁之廩昌樂庠也以經術無害數褎然先諸生謂取一第易耳而竟弗第也故事諸生即易第而難亓蓋學使者歲時試試不無生失得而趙翁則數試輒又數先諸生於是趙翁貢而得完之訓導于趙翁所訓導完諸生則又有去而獲第者御史下書言趙翁職業脩備有材器所以褒慰甚至格當遷矣則又拂衣去官歸歸之某歲而其子侍御君成進士授行人法不得封父乃趙翁用 天子登極施恩封如其官蓋又一歲而侍御君則又以行人甚第入臺而翁亦年七十矣夫天之所以靳趙翁者僅一第然使之爲諸生獲久次上於官趙翁即爲諸生然未嘗一日不祿食也其宦不達不得師吏民然竟遂爲諸生師身不得成進士以爲恨然有子成進士踰於身得之行人法不得父封翁爲行人父稱封翁以七十坐堂上侍御今若益且樂里具彩服而拜堂下稱千秋觴不亦大愉快哉凡也吾聞之侍御當按河東驗笑觴已趙翁蹶而問曰吾故爲陸聞者文學也日而以推驗往當出何策侍御備言今
天子鄉幼冲神聖倍於漢孝昭相國學術什百子孟御史無窮大夫清沽者因借前者請於推務外承德意滌上賊除不仁以佐百姓之急未既而趙翁大歡之曰趣具車行矣吾百觴而不辭以安而父之樂

田里而已太僕某乃為次其語以壽

少司馬公汪伯子五十序

語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即不問隨生寥寥凡江數言彼陸大夫之新語春秋抑何伉浪不雅馴哉何論武也　明興而北地信陽歷下諸君輩名以文起尚不能從句虎青緗之後以畢經生技寧暇討折衝哉籍令經生之技能襲六加七通於短長縱橫諸家而縣官不以一障尺刃畀之而遂該曰文士無用者寧不冤也吾雖孱弱不自立然不敢信文士無用於天下則於汪伯子徵焉伯子以吏事而修古文辭精於墳

典丘索先秦兩京諸子其操順頻堅指腕片語尺牘無非雅嫺者擬以不習吏而伯子初試令即為良墨綬進郎太守即為良二千石郎司馬部即以兵事承間當司馬指出佐中丞視閩師海上差功次踰中丞旋進中丞盡護諸大將則倭酋以次授首環海而策京觀者不可勝數移填鄖襄綏楚服貪吏望風解印綬小民鼓腹而治入佐大司馬核東北輔邊實凡三鎮鎮各有封事減損耗費以數萬計大要以力必歸障塞以歸險食必歸士士必歸伍師笑觸外毋令觸內卒勇在公労令在私如是後先數萬言　天子異而用之者為絜令伯子歸而攝理禁兵肅然趨營伍李臨淮風即與伯子擇順頻堅指腕而習其雅嫺者不知其任將帥也旗鼓之間揮袂出號而伺其不可犯之色亦不知其為文士用也昔孔子任俎豆而辭軍任乃其意欲以逆折衛君而至夾谷之會即以其用攝赫於俎豆之間而僅自闕夫專傳淵泉而時出之又何暇別文武哉乃所敷設於北地諸君輩者以言伯子何歉焉也禮五十曰艾始服官政而伯子及其期則已少司馬矣天下庶注意將天下安注意相伯子始所見武功皆已能藉危而致之安地即人主

一旦擇畢公以夾輔周公召司馬奚取哉當又於伯子覩人文矣伯子之戚黃舍人楞者謂不佞習伯子則貽書曰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乃又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唯吾子之似之也將有請不佞聞命矣頌伯子者宜莫如不佞也敬以所聞復

壽戚大將軍序

继者　天子以戚大將軍閩功成急傳詣北邊大將軍過汪中丞而論北事所不易支者五即　天子不以某不肖待罪行間非舉便宜而授某不可因借箸於所以不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為文叙之甚悉大將

寧至自閫　天子果以薊帥授之亦頗用便宜法從
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虜騎壯甚卒難
用騎爭於是以意閒古法教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
俾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北不利則車殿
以自衛虜稍稍聞之縮弗敢闌入則請築塞至是庵
廬錯於我備胥者且五載而大將軍益得以其閒餘
邊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高堅其垣而稍
疏其戍為敵臺以乘之臺多其卒卒有長糗糒五之
矢石一之險阻堪出虜不能厚集而以薄薄我我從
高下入而不食垣而烽遠於百里之外矣大將軍即

諸營城多為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於
林因石于山身為陶師以教戍士告勞者一言拊
循之如扶纊　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
褒賞褭蹄餘繒之錫歲時不絕其官至左都督亡可
加則為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益束髮而從軍
凡數十百戰南埽倭北拒虜天下談其事而駭之以
為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
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白僊羽方
置酒大饗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走不
佞所乞一言為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必大將軍時

而後得是下言無乃非值乎哉且自薊邊吏民有人
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大將軍一日而
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也大將軍一歲而不厭
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歲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
辭則為叙所以而曰為我謝大將軍時進匕箸白叟
去此以往所未央者歲而
皇帝歲勞苦大將軍問邊計利便因即軍中置號恚
統諸將軍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敢其
威信如史所稱辛子真者固大善即大將軍將而諸
瀚海犁車師勒石燕然之類者雖競為之非吾所以

私大將軍意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奉贈太保相國春翁嚴公暨元配一品吳夫人偕壽序

嘉靖中　天子祠祀甘泉脩所以靖見上帝而一時文學侍從之臣多遴入應制撰述而今相國嚴翁由侍讀拜學士遂晏遷大宗伯獨以敬敏當　上意遂遷大冢宰嚴翁以非所習辭不許乃召百僚而矢之

曰而毋以而伺吾好也竭而才而已則又矢其儀曰吾不以吾與而職也竭吾心而已公卿大夫晨望見嚴翁睛而脩髯半五紀之節而風易於數千萬里外而翁益受　上簡眷入內閣秉大政然翁益自畏兢兢如布素也會念其先太保公太夫人高年屬微疴乞歸里　天子內賢重翁而懼傷其志若曰朕惻翁以機務之煩其歸就醫藥需異日召翁顧所以為忠盡矣急於得其規而緩於所謂異日者疾良已盍太保公太夫人備極志物之享幾十年而後歸翁今年而曆之政元嚴翁六十三矣元配吳夫人亦六十也郡國守令里居搢紳大夫脩羔鴈爵帛而為之則翁再為之則再御其年家子某還自楚乃前言曰嚴翁夫亦忘所受與數不張大皇矣之眷而自居儉耶不佞則請借前旨以苟自國家守考功令而詞旨獨斥斥靡勸也乃嚴翁以侍讀拜學士矣倪文毅而後無兩也以王文端之賢乃重聲拜太宰故不得入內閣乃嚴翁拜太宰入內閣矣翁而前內閣無及一親者即李文達劉文和亦獨其父在耳乃嚴翁有一親矣文達以柄極久不及歸養乃翁獲歸養矣故事無所歸而錫封者　天子念翁數遷不及封以特典封太

保公太夫人矣翁又一與幾試及南宮試所謂南宮者再分典為棫樸之材後先而棟清廟矣有子為尚寶士諸生有聲其少者芄芄克階矣嚴翁與吳夫人儼然而臨之和氣所格備福畢萃即毋欲稱慶得乎哉嚴翁色少和然益蹴蹐為遜謝曰不穀安知纍方惡為求所以致之而不得也惴惴焉求所以承之而不能也夫不穀安知榮世貞曰此乃所以為翁賢也夫造物者好謙夫造物者好生今嚴翁於貴富極矣乃益蹴蹐為遜謙此其舟若為斛者而載未及半也天地生物之心固藹然油然矣於行木於星填於人

仁未德王墳星福仁者壽夫施翁於慶固未有量也
乃賦燕氏之四章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謂翁有焉則又賦竹章而進觴曰天監有
周昭假於下保茲　天子生仲山甫謂翁一舉觴追
及安體爲則又賦采蘩采蘋之詩以美吳夫人德而
後出

賀七論德愛荊先生六袠偕壽序

予爵著識愛荊王先生於上舍而是時先生有里中
賦方受計其出入學士大夫竊目之曰夫巳氏也而
貴人先生美髯而頎然長且皙也務以詩書折節下
文士而標舉鮮令時時絕去伍若鶴群鷄即其伍亦
不敢以狎接先生而亡何先生有子元馭成進士高
第先生業未五十也而錄上舍擬鴻臚序班已得封
如元馭編脩矣予自是日益近先生先生貌不加老
而禮加沖翁馭不加益門不加闢卿學士大夫更疑
之先生非貴人也耶又十年而元馭益重用事爲太
子右諭德封先生如其官次子家馭亦成進士再遷
儀部郎矣予再過先生而先生之貌不加老而禮加
沖其自貶損過於封編脩時學士大夫非故識者驟
而語之先生不知爲貴人也以問予予曰此所以爲
貴人也夫子不見夫萬斛之艦乎其始鴻艫鉅軸重
杜勁檝飛廬翟室望之嶷然重也若以爲不堪益者
益之斛千而餘水不加咫又益之斛千而餘水不加
尺故其爲載弘也夫先生貴于不貴不貴于貴人意
不貴之而跡貴之以貴疑先生而非也意貴之而跡
不貴之以不貴疑先生而非也夫先生之所載者弘
也於是先生業六十矣厥配吳夫人亦且六十儀部
請急還里稱觴壽先生而諭德以史成當上不獲請
謀對大官珍飫法醞以遺先生吳夫人而屬予不佞
叙之夫不佞當隆萬間以八十叙故相李以七十叙
今相君張之爲父母者至先生吳夫人六十而三也
成周以上代有世臣而是時卿大夫老不任政而始
及子故父有爵子而子無爵父即唐以上未有議及
榮先者晁大夫薛丞相張太尉之父皆及在然去公
歸即田舍翁耳元馭而編脩即先生編脩元馭而諭
德即先生諭德吳夫人遂稱太君於家者不亦夐越
古倍百哉說者謂隆萬之際得天地变和之氣爲勝
故多顯融壽考乃予爲德而康其父母父母康而安
子於政者二相君其尤赫熹遅之哉王先生之偕吳
夫人七十若八十者不佞當又有所論著矣

封刑部郎明齋劉公暨李安人榮壽序

明齋公爲吉安諸生三十年所從受經者指以數千計去而顯者又若而人而公故業秀才自若也已公有子某能用公經術成進士官比部郎尚上相顧謂明齋公乃得稱比部郎父乎公故無色喜也而郎用最當封公如其官諸生復相顧謂明齋公乃亦遂稱比部郎乎而公益無色喜也以書戒郎曰郎何自貴我吾見若鄉人之以子貴也而不以子聞也吾甚鄙之即僅以子貴也毋寧僅以子聞也於是郎居乎念特事感概不自持欲以身爲之公聞而復遺書戒曰

郎將成仁耶抑成名也夫事至而理得者仁也求事以自顯者名也且不見夫善射者命鵠審機不發則已發必中窾破的夫茫然而驟發之未有不敗矢者也郎再拜受教而會以明章程曉暢機宜聞上特拜監察御史公亦得稱御史父乃御史謁余而請曰某無以當吾父色喜也屬已六十餘而母李安人亦婉之意者僕君一言爲之重乎余謝不獲則謂御史曰子之家公不云乎子之事至矣　主上方傾耳導耳於疏牘之外而子以材諝擢端右搖腕而當無諱之朝小言之則天下小福大言之則天下大福而明齋公能無不色喜乎哉即無論明齋公李安人皆皆若僞毋而不爲一遇七箸也夫御史不足以重明齋公公太虛也安人若德曜共爲職而相忘於富貴太和也子不以御史悅父母而以御史能達志而悅父母太順也即庸不佞亦可也蓋有國史張柱史萬若西稱明齋公嘗從其家人習陽明先生言已又受業東廓先生夫公內重而外之輕此自天性靡所緣飾不然二先生之徒亦無有籍官與子姓而重者安能窺明齋公藩也

習易庵封翁暨劉孺人偕壽序

甚哉天人之交相爲私也蓋予有友人明韶萬際云而是時人主稱爲右文而相君從中以起至貴顯諸詞林客一入縉史筆則大官之膳至日飲美酒梁肉又有典鄉舉縉紳以勞成身利且經筵則益重有所陳請輒得得不爲故事休沐予告輒爲置郵橫賜加賜種種有公卿所不敢望者而前貴後延之典以七品優加於三品而不謂僭其所寵靈光大震動朝列士各引分以自遠而其陋者至相指目以爲人主之私人夫夫也非人主之私人而天之私人也則何以稱天私人今夫孰不欲祿逮父母而屈指隊萬而

一九列之地疇為遠父母者乎欲得有以附今……張公故相趙郡郭公揚州李公易吳以從公以……秩父母並篤老無恙而他公卿不與也然是四公者皆所謂縣詞林顯者也余以甲戌入領門政始獲從習檢討先生游而先生有父曰易庵翁有母曰李氏人易庵翁為諸生治經術無害然五試於有司而五不售一旦讀易有所得歎曰易吾自有之夫孰非消長進退哉因自號易庵罷去舉子業不復事而教其五子至習先生以戊午領省解學使者賢翁而聘之冠帶藏之篋曰毋所藉冠帶為也習先生成進士入

讀中秘書矣蓋嘗迎翁與劉孺人養翁遣劉孺人而還身耕也曰吾懼夫長之尊貴也與進之為退幾也已而先生館所謂史筆者用恩封翁如其官劉孺人亦有號矣而翁時冠素褐帶猶故也即劉孺人奉於習先生而不令多篋也曰吾奈何先夫子而飽大官膳乎哉然習先生益重於朝而習翁劉孺人壯甚適盡習翁之所謂易者其用始伸已夫豈唯天私人人寔私天夫天不能為不盡之益而習翁以寡取多之天不欲為獨應之福而習翁以幾得迎之此所謂能私天者易之用也其為四公可待也余不佞嘗一拜翁以學士下先生之父母而欲以辭於仲者也……之祖父母而不得其說乃今於習翁之易而得之故於習先生之請而序其所以云

封吏部郎解州孫公暨配侯安人壽序

當隆萬之際　天子數推恩臣下而孫君仲直為中書舍人即以其官封其父解州公而母侯為孺人矣尋孫君以舍人高第入吏部郎考功驗封稽勳文選而又封解州公如其官母侯進安人矣故事縣舍人而以階授不重封乃仲直獨得再封解州公與侯安人當時得封者或不能及親養即及而或不得

偕而解州公侯安人甚壯無他仲直為舍人而所下解州公侯安人告身織文歷絲之纖手自其署中上之郎驗封考功而其所被恩澤皆郎曹為其請天子屬草於詞林法從之臣而以　皇言出之所以焱美光寵聳動海內一時縉紳大夫又樂言其事争為之謳歌頌祝而不已仲直尚以為無當而不佞貞甫公除困里中時乃貽書數千里而屬辭則豈以不佞之有當於仲直也夫文人之辭易飾而誣近之以為不若野也貴人之辭多可而幾近之以為不若賤也夫所以謀野而徵賤者其仲直哉然以受之辭

重身則退而有以自足其華而士於明者與士於周者重相勝也今許君飄鬚甚鬒澤頰而豐順專視聽徤飲啗步止如少年籍令　天子念萬機之脞割一二以煩君能無滑精搖神以示耗損而長有茲壯如今日者乎許君曰盍商而起問太夫人美寢狀老圃報竹鶴無恙即開南華展净名意盡而止不爲乙也旨甚珍甘以共太夫人餘輒與客共之蓋客醉而君亦陶然矣彼其歎從事之獨賢迫將母之不遑者語君不悅然自失也耶許君听然而笑曰甚矣子之善文我寂也且以我若穉而保其天年我則有之嚮者

不發給事特有所糺論值　天子坐甘泉宮晝漏下三刻而不報聞太夫人爲之却匕箸夕漏下三刻而不報聞太夫人竟却寢徬徨待旦矣余惴惴焉不虞身而太夫人之是虞今幸中廢吾母子得甘食晏起以毋虞旦夕罔上大賜也乃入稱太夫人萬年之觴而後謝客

壽大總憲上海潘翁八十序

自

高皇帝有萬世功德以開其後而爲昌明博大之治然其最毋愉於　孝廟而　孝廟於戊午之後爲尤

力於外而侯安人工於内而業爲其父母者倘然其族者譁爲其閭左右者歸賢焉則業何必不耕而辭爲稚之貴且文者宜其有取於不佞也然仲直以念公與侯安人一旦上章解綬歸盡脩以與侯安人之所以養父母者而不佞藉此稍還至中執法領藩鎮母論其辭不文然不稱賤矣公亦何所藉不佞第公既嘗習儒者言當亦知若希文之所以事宋者乎范公再入諫垣再遏兩房一入叅大政五典名郡惠澤徧於天下而後及於族夫天下之爲公卿者多矣鮮州公與侯安人間之嘗按杖起趣仲直曰吾二人幸

甚壯無他詩不云乎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若衍矣吾不虞德於鄉而着爲天下德可也

贈常熟令連侯董奨序

余讀漢史至元康神爵之間未嘗不再三而歎以人主之究晳利病也歲一再下詔修于勤事吏二千石至六百石以下增級賜爵益屢屢焉其廢者不至罷其難而久者毋遂息於易爲民牧者不使輕於視吾牧一歲之間儼若人主之親坐於堂皇之際而鼓舞之也故天下之稱吏治者歸元康神爵而稱能致吏

治者莫若漢守令其次則莫若　明令大與人主分
而治民者守令也亦守分而治最親民者令也令去
執經為諸生時大率不過一歲所以分而治吏民上
一邑之生死貧富伸屈惟由之不亦重且要哉故始
至而稍露其能則臺使者為檄而旌異之以示予也
稍久而其能盡著則臺使者為露章而薦之以示進
也又久而政既成則為之官其父超而為給事御史
次則亦郎署以示報也以令較之可三歲其勸典日
益新故其精神亦日提撕而忘其怠其下之視之亦
日新而不敢輕甚矣　明治之似漢也常熟吳一嵗

邑也戶口數十萬斷案月率以數百計錢穀域雜當
中士大夫郡而隆慶末廣平連侯來為令連侯少年所
謂去諸生不過一歲所者也為人文弱狀若不勝衣
然至登堂左右顧則吏抱案辟易不敢仰視語若不
出口然至訶擊刁猾獄不數言而立折以為神明旦
夕造請鄉搢紳先生折節恭謹然不敢卒然以私進
其獄訟無大小不崇朝而畢連稅無遠近立取辦而
不告痛及為民爭漕計抗武帥之吭而抑之嘆弗獲
吐乃以間行學官脩古文禮樂之事彬彬焉御史姚
君言而賢之以侯之治尚淺也而旌異之其辭甚嫺

手曰遲之行且露章矣一邑之士大夫吏民讙然而
樂侯之被旌也曰遲之是行且露章矣太學諸生章
衡華乞不佞文為賀矣豈以一御史旌書為連侯重
連侯之賢豈亦以一御史旌書重即余不文文而連
侯當弁髦之也雖然以一旌書重連侯則不可以一
旌書而奔走闔邑之人讙然而樂侯之被旌侯固可
重也今
天子申聖炳於萬幾賢公卿脩丙魏之業綜核名實
當適於元康神爵間萬萬連侯亦重勉之哉余不佞
竊備為吏廣平廣平人吳公今為吾郡守赫然如漢

吳公天下第一與日連侯之政成不佞脩班書之業
巨郡守令一時廣平有二君子哉賢於漢循吏矣連
侯固不以余不文而弁髦之也

誥封少師太虛公元配一品張太夫人七十序

萬曆之三年乙亥而張太夫人稱七十云前是元年
之癸酉相國江陵公以元德揭亮　天子教寧中外
搢紳衿韋之士毋以致其謳謠頌祝之私而屬封太
師公七十則爭走之江陵太師公又多逡巡謝不敢
當其能自致者十不一二而明年相國登五十則又
預敕戒搢紳衿韋能言之士毋以卮辭吏我夫衛哉

公九十五而其詩以歲而不以頌即曳我抙用卬為
於是搢紳衿韋能言之士咸絀而　天子排本所自
為衮龍五彩之服以被太師公益發尚方金錢充六
珈瑱揥資俾太夫人儷美焉而又明年則為今乙亥
相國輔理益劭　天子已拱已以談經術寤寐二帝
三王之盛百辟承脈解髮之虞臘胝之黃唐虞所不
賓者莫不面面易舒轉髃脊手四嶽胡耇弱稚委蛇
蹐於其上而不敢動即相國愈抑而毋用搢紳衿韋
之士言夫安能終絀而不效一言之頌於太夫人乎
而况辱公同進之雅亦與有絲髮之係於宗廟社稷

者耶於是不佞貞竊預聞之退而思所以頌太夫人
而不可得也大凡可得而頌者必其有所不足者也
夫不足於外而婦則耶子不足於少而毋儀顯故夫
斷機之以成其夫於學而三遷之以成其子於教者
其為婦為母顯矣而所以得稱為婦為母者未也唐
虞之相功莫高於后稷而至其後飈顯而咏歌之不
足又推原所繇出故其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夫
以姜嫄毓喆之德即更僕未易數而為之子孫者豈
不欲一鋪張其盛而所可稱者僅曰先生如達不坼
不副無災無害而已此固人道之常然而所以為姜
嫄者一稷而足矣是故論功者論稷於姜嫄觀德者
觀姜嫄於后稷也今海內膽聞相國之相業則意而
歸太夫人之義方其里居者習太師公之鄉政則意
而歸太夫人之內助觀諸孫之雲仍則意而歸燕貽
之謀嘉勝子之駿起則意而歸小星之度而太夫人
固恬然於太和至順之境而忘其所為德於世而不
自有其功天下既意而歸之不佞又意而頌之毋亦
周之所以稱述姜嫄之意者耶太夫人誕彌之月為
孟夏是月也　天子方坐閑堂左个飲酎用禮樂慶
賜遂行而六宮歆問長信之甚金與縟帊禕繶阿錫

之既又西走江陵道矣相國方秉天下樞為　帝者
師夫豈靡盬而不遑將母者太夫人亦寧能忘膝下
之戀而日事太師公夫亦以江沱汝漢之間尚未盡
洽后妃之德而躬率之以內則　太母之陰教耶自
是而二南之化成而風始矣夫二南之風系之太師
而後頌獻作當其時不佞亦何敢讓也請執以俟

贈顧母太夫人九十序

天子之侍臣顧君以母太夫人九十告也諸薦紳先
生大人奉觴為壽已張必保相公文壁間以保故貴
賢於文則人人益大美壽爭自效為祝若干萬言

而顧君數爲舉觴合樂堂上下以謝客而娛太夫人
之觀且侈盛舉云世貞於君鄉人也併見推擇爲客
又辱而徵之言世貞當無加者不敢則竊聞太夫人一
二微時事矣先舍人豪舉吳然於貲不中程也不待
而強有力財倘則廢著之他舍鬻歲侵君與兄太常
丞幾然孤也太夫人絣辯洗而傅二孺子出游學是
時無論纖嗇且計口食矣太夫人日夜抱而啼懼存
者之就塗炭無以報地下寧後望爲春守耶已太常
起喜君宮中翁又蘇黃常家居微稱君昆季爲行顯
矣太夫人就太常養歸豫色居恆訶置稱酒堂之拗
滿而覆若寡素業且滿何能持未幾太常果中小法
跡其隱不無類范蔚宗傳焉顧君太恒迎至今恐進
脩鱃鰻竟則系舞爲嬰兒態哀興射問所若大歸視
浣則諭諸所以共太夫人無縣臭憾哉太夫人甘之
忘亡也顧君游於公卿間人乎即所造靡不倒屣坐
上坐歡然洽也度諸公卿之嚴重君非以游故而歲
時伏臘多齎道大官膳及水陸君遊而奉太夫人昔
漢婁護善五侯日餉異味合之爲五侯鯖也語見傳
中計之君卿毋尚無恙然不聞孝廉舉護何俠客雄
耳其內行何敢望顧君蓋吾鄙者摻顧君至伉與也

酒之太呼笑徹四坐而自太夫人從絶不聞遺辭紛
以蒲藉行履遇子姓之戚則歛衣飾而見太夫人施
施如也至臧獲足相戒毋得輙見問蓋太夫人養於
君數歲視八十則加少得非無營於志耶暇則課
縷戒顧君記絣辯洗時狀否老姊之更少子其他無
鬻兒顧齒及老婦更有後若兒孝於吾足矣諸薦紳
先生祝少及茲若世貞乃言曰太夫人春秋九十高
矣以節事也顧君之事太夫人以志也其於脩偉行
豈不彰彰聞於世哉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
爲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先燕間語及已屬予以堂
狀與大夫人事來當不敢辭竊下也李生之言曰其
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年方以哭以是時先君子亡
已娶有子云太夫人旁後至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
懼其少業不若嘗出分以爲而觀我太夫人又之易饗世
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愛旦日命哉
即二三子之飛顧以血以報地下於是自誓撫柬不
一問戶外事而侍祖母楊盡其懽如新婦時蓋八年
楊埸而前子以昵故稍爲其然恨行其革也太夫

人重嘆泣曰天乎其終忍絶李氏乎礪節者出猷金田可粥者三十租踰年僅十租而又坐竹息故廢者從猷學旁舍貧益甚於是其漸長稍稍取進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緋辮洗二弱弟則爲人傭保給之蓋母子更命併日食也日予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頓得春頃刻懽太夫人顧愀然不樂罷酒久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予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亡何生復來謂予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某謂鮮所當

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爲壽何如予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益冠服耶曰然致禾陸旨甘脩髓耶曰然力未悉率若婦二弟暨諸孫列前後耶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巳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無恐也子屢茸弟而歸它亡自樹見太夫人懇子之沃而忘痛也佚易思也故成夫訓爲子成爾子距今服官格砥行誼而博古善文辭脩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康成耶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夫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朗融顯海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母論河東氏焉予歲得文壽之不然而子官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鄉數逆考鍾鼓行玉曳紫縣官俯謁如家人禮爲壽而太夫人愀然仍若也子以爲孝乎哉李生悚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王母米太宜人七十壽序

李子之後字方伯明軸也而其父水亭公六十則爲六十序已又爲公表其藏稍稍聞內德矣而又十餘年而爲萬曆之乙亥米宜人年七十明軸走使自晉之楚數千里而乞王子言曰太宜人六十而不敢

以辱子言則以先大夫在先大夫已矣不穀不敢以竟捧太宜人德也不穀之有蜀藩也則先大夫棄之有祿而弗逮今太宜人逮養矣而弗以祿也不穀盍忭忭嘗營焉無可以慰太宜人者太宜人之歸我先大夫也僅一歲而失男以事姑累夔夔齋慄姑未嘗不猶告罔箴管綺釜錡其尸之若將李女紅時伯氏恡則吞洗自給始撫爾衣食之既當從先大夫訓遊京師廷捉轄隣振媺家充而酒脯爲壽至屢姑怪問何所得酒脯而業其貲剳伯氏囊裝耶而呈又時不詳[illegible]矣姑因知其有張娣所度智耳有

餘直更從市錦襁襁兒太宜人亦恠謂姑豈其得之
伯氏必張姥家餘直也問而相勞苦且相泣也先大
夫自是稍有官然最稱為卑薄後先皆太宜人佐之
以稍具伏臘費謀為不殺置室歸而如姒孺矣蓋伯
氏沒有子不别治生先大夫分俸以食之猶不給則
盡廢其箸而獨身與姒孺跳之黎城先大夫計無所
出則太宜人徐出其槖曰吾所以食不一肉胥胥而
逹丙以佐公於宦者謂有此日也不穀得逐置室且
毋廢禮以貽里中長老譏矣不穀舉進士累典州郡
先大夫業已棄官與太宜人俱就養太宜人恒瘉不

穀應而持先大夫於盜曰公毋殿此二篋以刺史供
若薄以供夷門抱關不亦侈乎蓋先大夫嘗為其官
云以故稍稍安之而會戰黎城者亦竟病死太宜人
謂不穀青在汝矣其遺孫可撫也躬為湯沐綴衣所
以撫視之不異諸孫且娶名家女為婦凡先大夫之
為毋梁而奔梁喪具易成而得稱為孝其游宦於義
豐於安慶皆卑官而得稱為能歸而好行其德於鄉
而得稱為厚太宜人所以因勢導誼柔剛為和者功
故不少也不穀既不能以禄養太宜人而又不能得
子之一言以為太宜人壽即太宜人謝不穀稱老媍

恃豶而起煢然一未亡人不舉若之觴不穀何所藉
手而寬太宜人之顏色王子曰孝哉明輔乎而胡以
禄為太宜人志也且不覩夫禄養之不易當乎哉當
周之微夫豈無升斗之禄以逮仕者而其大夫苦於
行役曰王事靡盬不遑将母所謂雖有粟其得而食
諸甚而至於祈父之章故轉予於卹有母之尸饔則
更以薪水為親累也今吾子弱冠而成進士累典名
州郡不為不達不至賦縣上以感其母雖遭喪葬中
廢然獲遂歸而效無方之養不至有靡盬尸饔之歎
案雖空勤於稼穡而禾三百廛足以儲甘旨吾子手

選而進之太宜人将欣然進匕箸曰豈其食魚必河
之魴則又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吾子可無虞於志
也遂書以為贈

贈馮大夫張太宜人贈封錫典序

蓋大夫之棄守君于襁褓也時猶在諸生云手守君
而授張太宜人曰庶幾以兒長乎以我馮氏煢然欲
絕之緒憂而敢覬一命之榮地下也我其諸生瞑矣
太宜人日夜抱守君而泣也何渠兒得一日長乎以
稍手兒而父守君業已成進士矣太宜人年六十當
淮其門加棹楔焉而又撫守君泣曰吾不忍以而父

成吾名也既守君爲太倉三載報最矣畢使者疏留
之而以其最上考功令考功令上　天子天子異之
賜語褒予守君備至而贈諸生爲大夫大宜人亦進
封從今稱守君將擇日致五熟釜於阜大夫之墓而
梨冠帔以進太宜人於是州薦紳先生吏民儼然而
造守君曰唯大夫爲能啟守君哉則有　王言在抱
樸含淳敦倫樹義蓄其善慶以遺嗣人諸生所以大
夫也則又曰唯太宜人爲能方守君哉則又有王言
在褆躬貞靜秉德儉勤栢舟靡他杼規有素此所以
太宜人且旌也又曰唯守君爲能成身成親哉則又

有王言在和煦有恩廉乎無害敷政優游宜民愷弟
大夫太宜人所繇以貴也守君以介然一州遠在海
澨而人主能洞其私而精知之若此且夫國家褒錫
之典於外臣至重且嗇也亡論吏院郎署臺瑣滿三
載亡害若取諸寄一名爲守令而所以難之者百方
有先任深而後秩淺者不得稱滿滿而徼科不及額
者不得考考而非有薦剡至再三者不得與錫典當
隆慶中太宰循久任之政以擬諸守令諸守令多不
待年以遷去而獨守君後先五歲爲最久積薦剡至
十三爲最著諸所以難守君者乃所以易之也守君

而以五熟釜薦大夫且若饗之曰前以三後以五非
前以士後以大夫歟吾望不及此吾安瞑矣大宜人
撫守君而從喜可知也曰吾以吾子成吾名則庶幾
哉吾可以無愧性者守君謝不敏而薦紳先生復愷
然進曰　天子固稱守君愷弟矣詩不云乎愷弟君
子民之父母其有父母而藉人主之綸言以榮其父
母吾儕不亦與有榮哉遂稱觴而別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五首

虞竹西先生集序

王生少則侍其家君言吾王父之交虞先生也先起家至金紫以老而居恒相字之云而大父罷自少司馬閒悵自也曰予歸髮且種種而愧元凱哉元凱虞先生字也嘗黍議蜀省事久當遷矣而會有所不可即投劾還里中貧者而貧家人產未恤也又云

敬皇帝時治饒樂亡以繁法濕束中外吏安之以故公卿為紳大夫至去國而下者厄積弗輕能進虞先生郎夏官垂二十年守故秩乃稍稍從中大夫無幾微不平見顏色因其時云然亦虞先生敦行恬裕不為奸時喜好也當虞先生之得老家徒四壁立而衰其食生計為良醞日使即僕候於巷過須髮白者隱者儒衣冠者即邀致亡論速夕虞先生老於酒人乎內行整飭見脩然謝絕縣官公私事至閭黨後進冐腏策華多私而慕謁者更相戒毋令虞先生覺為也家君述于吾王父僅此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蓋十餘年而王生之邑從虞先生孫游恂恂然儒者稱其後人既洽而出先生遺文繹讀之卒卷未嘗不歛衽為恭敬也已又愴然夫人臣持法之操不顯人主容而顯人主奉

敬皇帝推腹心臣任而鈞陽公為大司馬過十載而虞先生寔佐奉行之其大小得互體而徑違何顯也至一二近幸見侵迫有所上下而虞先生持鈞陽公鈞陽公持人主援理而却之今語具見疏中一時海內加額 上神聖不聽辛朋比次乃以美鈞陽公然而亡及虞先生者而虞先生又工詩若文所摸畫酉

[illegible]諸名家併其語讚得之然後深以此聲聞郡國中何耶豈虞先生業自晦約不欲令人知也則可夫使逖德卓行竟就湮滅無亡愧其後君子哉王生曰自虞先生偕吾王父沒未睹脩其交者也士朱丹其轂見則習磬折卑口揚面儀施等貴賤相顧足矣不知虞先生何族焉

太師梁文康公集序

余聞之雷先生云故太師梁公之賢也

毅皇帝時秦王欲關中牧地陰欵 上倿臣寧乃以疏請既請而諸大臣給事御史亡不持牧地重勿與

倭臣寧從中下甚力諸大臣恐稍稍引避 上怒甚
促梁公草詔公草詔曰地沃饒西邊所給芻秣數千
百年今遺王王慎毋以地爲姦亂資 上驟回敕
地故重耶已之余雅已奇公事而不能無疑於霍先
生之私其鄉也迺復從諸太史先生徵之信而又
久之稍益讀公集及他傳記乃更謂霍先生畧恭
也世自不解輕訾非梁公獨不覓南衍中事耶盍
上雅念金陵上風欲止未有繇而會宗伯以郊請
上謂郊
高皇帝都曷不可梁公業爲言亡餘絳最者且既位

在北誰敢移之廼寢 上竟以郊日迫發矣而是時
江彬握重多從射生伙飛宿衛內自疑數司 上間
公委曲輸款以敗其謀得不叛後竟與新都公合
奏捕誅之
毅皇帝崩公奉詔迎 上安陸 上即位當推恩
迎者公力引疾乞骸骨即不被公亦不自言絳侯誠
賢未彊尚欲私代王有請公不大遠勝絳侯我當公
端揆日而給事御史多一二指摘公欣然亡復辨意
不欲以已故傷 朝廷恩已見厚臺諫更爲之地若
此且公亡論人熏而握政十餘年歸欲構數頃地自

飽不及直罷長沙震澤諸先生聲華滿海內公與之
下上其議論文章亡少遜然以文乞多不應應即盡
去稿草今其存者閎醇厚爾雅稱盛世風味諸先生
獨拗嗚呼公胡長者乃爾余讀嶺南志先朝大臣不
數數僅一丘文莊公文莊相 孝宗發熙運爲時所
慕說願其施行與學不侔亦不能相當公後起居其
難而旁解婉剌有足濟者學士大夫居恒相語
毅皇帝朝中貴悍將困臂引蟲惑縣官而士氣佹勝
亡小貶梁公力爲多即嶺南好稱文莊學又焉能舍
公矣梁公沒僅三十年其孫孜裒詩文合若干卷授

簡于余以且䘮孜獨以其憃不後俾爲敘其大都俟
後世考焉

陸吉鐸集序

陸氏泊君之先稱世雅文章者與君相失然翁其曾
大父文量舉進士爲參政大父安甫以進士舉少參
孫爲諸生且穗文益奇而君竟蹇於不進甫舉迺在
三十三年耳王世貞曰予髫業從人稷書則得陸
君云君爲人溫茂善談笑倜儻無所不盡意然以
故恒好過陸君君是時縣博士弟子術中稍稍厭之
去就試過探其藏多先秦古文書也而試輒竟少利

鄭顗君恒禄得里俗視諸生試上下等
奇陸君不合殺君敖然曰即更殺何禮以能
殺子乎我脩其辭故多憤激憔悴悲憂之旨然不數
數也於吳𦙍文氏仲舍懋欽里中最善君子師陸
字清先生次乃邵介陸明謨陸明羽其人咸豪介多
蓄方執而高標見君輙自失酒間不召君亡歡然君
性不食酒臣坐湛如間一對客奕奕恒勝客而傍視
若不解者又能古隸得鍾梁法行草亦遒逸有度所
著即棄草客就案研視持去君卒而予搜亂其遺詩
文僅若干首得平生什之一以㪨故亡擇耳嗚呼鄭
炎王融子安長吉竟夭之令考天之抑斯又何歟哉近
則吳中昌穀淹奮與張陸君竟足死矣世貞又曰頴
川陳太丘代以盜貴人乃稱公慚鄉御慚長賴平原
之積閥不已陸哉其藻裳保倚蔚然令聞抑又何慚
矣假令長安先貞人時不世世膏沐焉令陸君父子
易而就彼也

南中集序

守始為柳州柳去京師八千里而逮其先守多謫人
鎸不足辱鈇鑕者如宗元諸君固名隸罪人穡居不
自引分懟恚誹惻往往托之篇章以寫其不平守緣
郎高第遷不當尚書啟事中耶抑何罪也顧亡夷荒
其民日夜衽席而乳哺之柳守滿三歲當代即柳猶
未快於忌人復坐遷漱江漱江去京又萬一千里士
所謂羅伽雜甸㸚種鬼沐將軍箄路藍縷手剪箐棘
弁髦結譯侏偽廼稍稍役服比中土即更稱隸罪人
耦者不聞有嵗江守然守充然自若也守之治漱江
亡改其詘柳州者其民並信而念之雖忌人亦不竟
勝守起中二千石以去先時守晨而坐郡治諸僞國
突棄行吏民疾苦頃刻對治畢羅巌玕札湧拔群峰
之勝盤江迂流而含蓄發為詩詩多溫厚爾雅亡幾
微見於象色之表間有三比物緣興以寓吾不得
已於君覩之思而已欲其懟恚誹惻不自引分者雖
求諸隋劉委致從從今天地之莊易是哉
漢時為鄉先生固不堪長沙矣明教化沛流露
滇巴牂牁非人之境四深智闇尤貴彬彬郁文
吏長沙而衡何啻千倍守所風詠士太史太
師二氏秩如也豈其論於橫廢牢愁之机者耶守吾
王氏字汝康由進士高選今轉遷河東

李氏山藏集序

某吳人也少嘗從吳中人論詩既而厭之夫其巧倚

妖睇倚閭而望歡者自視寧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
余予客之流其顰而睨之也惡乎遂循覽焉以其逆也
絲藝之士而承可得故聞大梁有李子業者乃其地
游宦家焉大梁則岑參冒古歌詩後進嚶影稱李
氏家言矣乃獨者乃分而蠅翼之標幟傳譽以為己
有而忘其自而獨高子業與余太僕李公兩者非地
指語云其乃以次受其詩子業簡練婉約自高太僕也
以故多迷深淪漾之致其致轉精出語外也然志恆
先語而索太僕公不及子業修而發若發天假右之
以物變而懋氣懋溢而動亡所不極以故多瑰偉雄
麗矣之飲石梁有餘勁焉其銜放幻態之所至或跨
而擎也或從而決也研礚也磋研也若虹霓之流天
而卷舒也應龍之角嶷如出且沒也蒼鷹之摩大空
也而驟逐景逢逢然土橐之決其口揚塵而霾也其
沛然氣怒溢而動也衆且以為璞乎木材乎即倕蘭
亡所致剞劂而宋人亡所加切劘也詩云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公之似乃地也甚矣其深也夫豈唯破的
殆括鏃冽胸哉即使離朱流眄而睨亡慮矣蓋大卿
公既擢第數走家二千石而坐王國故不得入為九
卿慷慨歎曰嘻嘻余其以一時而易百世業哉歸謂

子業臨別余什粹而藏之嵩少之間毋令止地沾沾
地下也不佞則何所窺測援簡焉

俞仲蔚集序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柟
次楩謝處故河北人任俠往来燕趙間燕趙書生習
稱之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輒不出應客家人數
來而狀以夕不辨治飯即且治麼耳終不復能有所
干謁凡仲蔚所為行淚攄蓬藋唄恭祓禍不厭死而
巳而其自托古文辭特甚吳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
者則日益事相責難窮不休飾媒母揚其盍而售之
乃仲蔚弟顓也語余曰而未嘗而為黃初之際者
蓋洋洋如也即不逐方執而執轍者忻然矣仲蔚又
稍厭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屏蒐集一二詩以共場陳
之後非素所傚慕也以故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
文與聲不能走闤闠而南北鉅然海內更二三君子
亡鄙余者與仲蔚相驩兄老也即不可而使仲蔚卒
棄其故而退諸少年嫚嫚沒淫白首途遠豈其能遂
重洛陽紙而以是歎哉然又胡竟寥寥乎仲蔚也近
父人積壽莫之問者翁而後出視客客以嗟主豈敢
余於無問哉默其猥衆金稿之以惡加新而出者

而賞者蠅集也過五父既而弗視曰爲用是文關觜而哄哄者此非其體貴賤殊也則所由辨雜矣使羣掇余集十卷不復得寓目焉更之為四卷賦及詩雜文若干篇夫賦余不知其所自也其楚人哉五言若志而沈深潘陸之勉楚歟知其海齊梁靡也七言若之麗以則也五言律之思也長篇之莊也五七言之悠然而雋也文之為贊也銘也赤牘也七言所復然而群易也夫

盧次楩集序

王世貞曰余跡盧柟所遺途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

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乎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淫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中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始韻之以為賦若茲乎抑即盧氏所就幽鞠放招凡二十篇其慨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究人物之變與夫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餘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嬋媛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柟而室氏夫文人業自好負氣殆其常耳盧才家素饒以貲為太學生好擊劍使酒罵坐嘗既而見縣官也已又譏刺縣官文憾之詳為嚴重柟而微坐以殺人事下獄先是次楩治場干掫其役夫得伏麥以為盜也鞭之數日後夫壓於墻殞縣官色動曰嗜景足復能跳見我耶趣具獄抵論就市者數矣輒有天幸報罷而謝生者故嘗識盧柟次楩得其所著書來游京師貴人出誦之泣曰盧生且死矣此乃死杯酒睚眦間寧殺人耶象之焚舍也孔峯之斷以羽也殆類之矣最後令陸君為白冤死論盧柟卧犴舉間晝日而盡先人之書也東東之急加五木箠楚錯

下閉目吁吁而已不知其神往來於岷湘間矣既出獄貧甚家四壁立妻子以饑寒故後先殁乃益為不羈而特從酒娼肆酒多奇之不責辯醒即開卷益著賦以自廣云予所取次楩者賦二卷詩一卷

謝茂秦集序

茂秦既已白盧柟事出獄則士大夫爭願識之河朔少年家傳說矣而茂秦亦時時好舉其事又游燕諸篇多從歷下生更定有名坐色怍輒背去以故前火年心怯之毋論曹朱家郭解不如則廚鼎之賈人非夫也夫然茂秦既老翁不能別治生稍諱言俠而其

自喜爲詩愈甚余他無所論次論其詩云古之詩稱布衣間者即無過襄陽孟浩然郊也浩然才不足以半摩詰特善用短耳其景色恒傳情而發故小勝也其氣先志而索故大不勝也然偏師而出者猶輕當於衆志而膾炙藝林至於今誦之不衰夫郊乃其瑣瑣者　明興而後可指數也世所言孫山人之流其文辭概一二見焉此豈誠當於作者哉薦紳先生雅好餙巖穴自貴重響附景逐而其辭又以近俗得李然解襲舉耳目之所及足矣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夫謝生耿而傖父狀也又胃見其本末聚而語之

古之人衆且亢駿以爲欺我假令槩古衣冠或浩然輩非古而與之觭角字批於叢臺之下知必毋以下駟走也茂秦故有集行於鄴七言古多散緩可商者又稱人間貴人甚著吾厭之爲去其十七乃所存則咸渢渢然鴻爽比密宮商恊度意象衡當者孟吾嘗爲之評曰茂秦詩長樂衛尉之兵乎擊刁斗明斥堠幕府上事車旌秩然也而已矣亦可以無敗矣

尺牘清裁序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毂矢傷刃飛之下不廢酬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所匪一人乎對提邦以爲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爲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裁函之筆雖足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纖莭聊城則百雉自摧秦軍秦庭則千橐盡洩少卿紆鬱於氊帳子長揚泯於蠶室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令晨之蘊或揚抱沉冥或揺折疑豫或誘超啟藏或釋詁通媾走儀秦于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辨乃雲蒸電爍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章汪洋莬翰雁距鵷雲路虞其阻脩魚腹秋波互付以浮沉則有黄麻薄蹏緘蘇同蠟欄㨾數行遥裔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叟事與端片物託緒毛生爲

舌墨卯代面研潘洲洪危言裹檄其造色也炯兮膚珠之忽技其寄悰也裊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稜滌令愈結徘徊吟咀清事更絶明月究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軌也西蜀楊用脩少游金馬晩成碧鷄傾浮提之玉壺然太乙之藜杖漁軼纖稗積有歲時爰簪斯篇凡廿一卷命曰尺牘清裁或因本寂寥或删其文繁積其見文選諸書者不復更載靡砅的𤦹等謝氏之碑金玄圃峰嶸掩瑯琊之群玉客有齋示余甚旨之第惜其時代名氏往往紕誤所漏典籍亦不爲少乃稍爲

訂定仍加增葺及曰唐氏迄今詞近雅馴亦附於後史爲二十四卷蔵之帳中於乎墳典既遠清微多秘陳驚座之十吏遜供劉南當之百函俱發沐快前史以爲美談今皆闕如況其下者余既慙半豹寧免魯魚故縣中郎酷私王充之論亦是鄉家子雲覆瓿之業耳

重刻尺牘清裁小序

楊用脩氏所纂尺牘僅八卷余始益之得廿八卷頗行世世有蔡中郎者愛之恨不得爲帳中之秘耳然余時時覺有挂漏業已付梓卒忽不復及而會歸自太原幽憂之暇稍釐隙日于鱗一旦奄成異代鄴[illegible]永廢風流若搨青燈帝影不無山陽之慨散帙曝晴更成蜀州之歎俯仰今昔責在後死高文大篇勒之琬琰矣茲欲[illegible]閒瀾寒暄之談竿尺往復之致附托群驥以成不朽爰廣昔傳未及茲士凡一千七百五十一條一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言前後得六十卷較之余刻十益其六比於用脩十益其九亦云瀚博矣竊所謂春秋之世寄文行人者惜其婉孌嫺雅亦略載之夫其取指太巧措法若規得非盲史爲之潤色邪先秦兩漢質不累藻華不掩情蓋最稱爲古至東京究爾具體三邦亦其濫觴稍涉繁文微傷調韻晉氏長於吻而短於筆擇一二佳者餘多茂先不解之恨齊梁而下大好緣飾或步俳偶苟從管班可窺豹彩必取全錦更傷斐然隋唐以還滔滔信腕不知所以裁之國朝諸賢稍有名能復古者亦未卓然正始夫文至尺牘斯稱小道有物有則才苟難之況其他哉用脩初名赤牘無所據或以古人赤通用耳攷唯漢西嶽石闕銘內高二丈二赤然亦僻矣且漢所稱尚書下尺一又天子遺匈奴以尺一牘匈奴報以尺二牘皆尺也故改從尺牘稍綴數語於末以俟夫謀野之士采焉

何大復集序

孝皇帝朝代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材質敏秀瓌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爲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illegible]則德是二君子扶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觸之利而自爲德於乎難哉夫其始可一甲子詩而亡衆大[illegible]有文亡衆東京下者即准力也然

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錄符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為勝而他工易者惡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訿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州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撇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颺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且大覩其沉深蒼宕叙卬鼓壯喑嗚悄恔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颶則李子劣是固以孫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壓坐㺃馳文雲淪脟緒䏶提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淡後而彌深疑無能踰何子而止者何子為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

為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其教何子以不及如那令何子不死而稱為名公卿已耳所以削滌畢瑣振頹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謁王生若為何子叙其遺[illegible]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覩則可久李佩勳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則偉矣夫

趙霸州集序

余同年王子數為余言故霸州守趙君云始趙君[illegible]守事當校試諸生而王子故從諸生稱貧也又少長田野中不習見顯貴人恐而試未卷卒守從旁睨之良久輟袖去王子益大恐守踞坐召[illegible]而數曰與延公劇胡試我若休矣吾已空而群矣問所以休諸生王子也諸生人人辞不厭也守於是治舍令王子洗沐已出精好飲食飲食之而發所攜書教王子讀且益習已進王子於御史某其人基傅耳而畀王生名貞之末守慎訣御史曰還吾王生歸爾夫生哉駒米尚肯顧其汗血已千里矣御史暴取王生文讀之訓識如守言額更上生高第自是他御史亦式王

子稱高第諸生稍禁諱而久之益人人厭也王子從遂舉進士王子舉進士則具衣冠謁謝守守顏不懌曰所期若而此者有如日則又曰是未足病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次有立言子貌盛而氣決從此以往所不知者齡盡勉旃哉亡何守罷解州去趙君之為守老矣日夜風誦書不休書多先秦古文家言而又好吟詩其教吏民亦時時步古法吏民提衡久而便習好之然以簡伉故不熟為下官罷趙君罷家居更以風誦書先秦古文家言好吟詩其游從衆不能容也王子一日亟持趙君集授余曰吾為者言趙

居業死矣問使使問其家老頗少子無所遺遺詩文十一二付之剞劂而以累予余謝不敏則謂王子共篤報者哉史蓋稱河南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因嘗為洛陽賈誼帝前貴之然不復詳吳公所治平狀至併其名失之甚哉其惜於史也賈誼號漢名大夫著述不少奈何并髣吳公而棄遺之令史靡述也甚哉賈氏之薄也橋玄先生孟奇孟德而子蓄蔡邕矣孟德之所托知己僅一文之於哭墓且具戲腹痛語已耳文辛而邕為碑之頌之固也然未有蓄其遺言而口誦之如王子者真難能哉雖然余殆將技王子以趙君之期進而他日佐謀笑定國灭當侯尸嘯矣而遠巡孫不敢當非魏無知何以至是不然而用經術貴從容廊廟如鍾與旦對曰臣師丁恭也封恭之後我則王子之篤報終矣趙君集詩一卷文三卷行於世世當有知若余不論論王子之於趙君如此

擬騷序

黃子之再起家選部郎業貴重矣而會有所持忤大臣大臣故雅脩隙濃之惡微見其端黃子內隱之未發也而時從 上皇求天方使使祠屈原黃子乃作問湘靈居無何黃子免坐前郄罷黃子既罷度以廢不復用而材大亡所托益工於言於是作相人作大野作扈樹頌作少述作顧言作齋別神作田父作山中作離思作揪誓凡十有八篇文萬餘言名之曰擬騷擬離騷也夫黃子之擬屈氏而辭也則可亡乃非偶乎哉且屈氏非誠憂其身不遇憂楚之日為秦而主不顧返也今天下一家上神聖不盡廢議之臣小大不乏用黃子而日月之光不加益也即亡用黃子而山川三光不小損也黃子何以騷為雖然吾至讀賈生弔屈氏文未嘗不三復而歎知有概也彼所未悉者屈氏歷九州而相君當其身衣冠之屬靡不稱大漢矣不則北走胡南走越等死死悖矣其文益傷屈氏之可以不死而死也又傷已之不得為屈氏無死也夫賈生謫人耳文帝固不終棄之而明法以身事寵田里者弗起即不以身事寵者非擬為弗起即擬為而非有力援若又弗起乃黃子又不得為賈生矣賢者於世未嘗不盼屯夷而亨晉泰何則其遘爾也賢者之常則屈氏遘也賢者之變則賈生與黃子遘也生世間幸而得為男子思有以自見即時至矣恒怨於身不得當既當矣而坎軻奪之奉志蠖屈雖竹世途不平之竅幾然天籟抑又何疑焉雖然令屈

氏而無上官子蘭入讒國是山鬼賓客夫故也楚不
為秦而長為楚天下所以稱屈氏者并子文叔敖而
三耳無騷何以屈氏哉黃子識之某曰始余入齊望
其山莽蒼孟風蓬蓬然意其音故敖辟喬志在也乃
黃子騷淵乎耿哉楚矣讀黃子騷謂其身氣揚而節
沈燕趙悲歌慷慨男子也接之條風盎而春陽數事
固未可信哉

李氏擬古樂府序

伯承自燕中手一編遺世貞曰余所擬古樂府上下
卷凡二鐃歌至謠諺凡若干自余咏詩即他詩人人

言之矣度毋及樂府者而獨公擇見而亟稱且請受
木書焉天下安能人人公擇也余所面質百而不能
一二舉則樂府之汶汶久矣又焉為今人意操丹鉛
而難我毋已吾子叙之哉然伯承業已叙竟其旨要
詳毋庸世貞世貞獨記舉進士時從伯承所好伯承
五七言近體也久之益好伯承五七言古也去又久
之得伯承進我以樂府矣歷下于鱗以其事數要世
貞手其高下清濁長短徐疾靡不窮然有湯也而
伯承稍稍先意象於調時一離去之然而其構合也
夫合而離也者毋寧離而合也者此伯承音也伯承
叙稱近代名公取古人行事諡議緝韻頗成齣奏所
頗含是伯承哉有味吾言也又云鼓吹鐃歌聲中刺
擬不足讀則世貞竊者固疑之以錯簡耳或罔舛
節鐃鼓之聲混有焉雖然巫山高非七言之精乎薊
葦冥冥非四言之變乎駕馬俳徊嗚騶高臺以軒桂
樹青絲雙珠玳瑁非五言之幼眇乎駕六飛龍四時
和江有香草已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雄
飛乎而柰何欲其釜以聲求刺擬病焉也至此昭明
所遺告善矣獨不舉廬江小婦相逢豔歌而舉木蘭
木蘭疑語耳非不佞所素習也姑以報伯承其更進

我乎哉人所知伯承他詩亞類王孟間有入延清長
卿者伯承李氏名先芳濮人公擇王氏名道南海人
于鱗李氏名攀龍世貞為吳人

於大夫集序

於大夫出其詩文若干卷而屬余序之且曰度以子
而有聞於後乎子諾不敏歲癸酉冬十月余辭楚臬
而東去武昌之十五里舟焉大風起江上怒濤拍天
聲殷殷若霆霓航檣之跡盡畏而忽有一葉若滅沒
於濤間者一偉丈夫虎顴亂鬚冠猩冠衣鹿裘以刺
自通曰武陵於某余故從吳明卿識君名而異之於

君坐定乃曰卿若欲東見子於吳而不可子幸辱館楚而欲見子不可今子去楚矣可以見矣雖然洞庭之為濤怒於江上倍也而吾陵之所覩一二舟必漁也今吾所漁於子何也余益異之為呼酒語竟夕所談秇文自先秦西京建安開元什降之格諸子百家之趣以至二氏虛寂之異同因果耕擷經神樂物之祖山川之奇瑰風俗之窮獉神異幻變之狀俠客博徒之好稗官巷俚之所紀叢起羅而不可窮沃之以大白則醉醉則歌其聲破杳冥而上雖以大風怒濤之勁揉之而不能奪蓋三日夜而舟始發於君尤

不忍釋去欲相與下九江汎彭蠡覽匡廬五老之勝而舟子以餱盡告乃別其明年冬余自太僕出撫鄖鎮適雎蔡之璲則君故嘗為令而守之地相去二十餘年而其士民猶能談君之政若新凡君所為政不必盡用國家令甲與古循吏之林而觸事與便往往曲盡其妙所上吏計必最且夕下而不忍以千石之重奪太夫人一念竟掛冠歸及余至鄖而頗得談荊孫中丞山甫事者則嘗訪君於鄖館叙之彌月相與切劘理學甚至余竊怪其所三日夜語而不及此何也久之余微知君謁太和因禮君以山所刻

而要之來則為飲飲亦劇談如江上益自落穆世外挑以雎蔡之政則不荅間及時務覈兵計或慨慨立髮數咤彈指庚發吐其胸中之奇甫及半而遽收之類有戀於吻者一日余搜其橐而得所纂諸先生格言讀之則山甫語獨多而其大指乃在實學實行以究乎倫常之極即世最所慕說千古不傳之秘君必自為體證果有合而錄之者餘不盡錄也余用是心服君而君亦不盡酬碩出其所謂詩文者而屬余君材甚高氣甚完雖不帖帖於古然外足於象而內足於意文不威質聲不浮律以古程之亦少所不合者

夫君於壯歲方自致功業無一郡如敝屣棄其偶即空室而寄身於僧舍館之稅地出禪入玄於一切有為之跡若無所寄其念而尚不能釋然於詩文何也君業已進於道宜然事余言余亦不能以一端名君姑因君之請而叙其所以請異日而質諸山甫以為何如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三首

李愚谷先生集序

和長輿自謂安仁拙於用多多矣安所稱拙為也嘉世貞嘗北游燕代間觀勒習兵諸將所合者以萬計老弱間之金進鼓退坐起錯節旌旗之色坌然未見敵而囂先之蓋西乃有新泰之卒三千其騎組安如編勒弩布前長戟距後衆目一麾衆耳一鼓即卒然

而陵之而未易敗也以萬人計而中精之三千人眾也然不能加三千人三千人而萬人之用在也世國許好稱其少者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吾郡如崩蘇襲龍城氏之風哉夫以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而終不敢以其才而溢先民之法意至而言意竭即止大要不欲使辭勝意如此諸後生少年剽畧而博綴辭而華者將無以李先生乎哉李先生誠少且巧矣余故序其遺文而梓之李先生名舜臣舉進士禮部試第一嘗為吏部為國子師大僕卿矣卿斥補外最後遂廢不用其於官簡靜自好如其文云

王明佐泰岱集序

王明佐者其字初名治已名元治最後名逢年明佐少而磊落縕奇氣自其為諸生時同已厭薄其業而家世受翰林先生言明佐獨不好翰林先生言於詩慕稱風雅蘇李建安曹公父子蕙陶謝包齊梁若及開元近體騷楚賦蜀文多習左氏莊列申韓遷史穉弓汲冢越絕三十昨所讀已數百千萬言其著草亦數十萬言然時時從有司校第第輒下至庭詰明佐作何語何所来聽詰廼公為也里中兒前已不能無

少明佐矣至會有司抗之故視以益薄而明佐雅自張其名毋許者乃大恨罷去依其鄉同虞部京師虞部慕雅士也以故善明佐時時為抗挽稱說而因以見余酒間相得驩然恨晚也燕中最寡近者所忠之倫二人忘其名與明佐大人故有連授書自通誦倖麗甚明佐度以書毋能當我必投擬擁擊叙論故焉虛左之席且為我上林中而二貴人謬意明佐吳人嘗裔重来從事謁請我明佐實殊非所望不鄙也明佐竟辭大為去益困遂還吳久之明佐且復北而余待罪治兵青州手衆其詩古近體若干為書貽余廿一

人遺之沂流中竟不知其書辭云何也余故以
約明佐游岱明佐既報則北之岱而待余余日詢吏
士結束待明佐而游復巧左若辟然明佐既之燕因
如故質食槳家祖禍一饋饑行雪中其上簑也復下
處乃視人足者乎承相得其文讀之奇曰是夫能和
㢧梁者吾且辟而衣食之明佐竟謝弗肯往也承相
能坐我上坐稱謝敎毋以文役我否誰陰魯道者不
知其何如人獨好從明佐游明佐始不能毋望余後
具得溺書狀使魯道汰其詩而手自編帙以貽余曰
連城之璞明月之蚌固珍怪也能具足行乎昆曨之

良驥者勇拂珊瑚離㴎於鐵網物故有托而後著者
余娓其意且命梓俄而遘家難棄官業行矣金華公
方握藻柄與余掎棠襌嗜也更以屬之於乎迹明佐
後先事窮乃爾語云力耕不如逢年其所稱名蓋其
指即以覬一日之遇哉迫可憫矣獨于辭綵麗宏博
纚纚不竭陸海之藏溢積充美固足以走程卓而喝
陰鄧亡論也順風而呼穀非加疾其勢激也考洪鐘
辨釋鐸之缺下風纍然收矣世固無無耳者明佐之
風且定矣

宗子相集序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
而吳郡王世貞爲之序曰昔在建安一曹龍奮公幹
角立曁至潘陸衍藻太沖脩質沈宋麗爾以簡斂
李杜並驅龍標脫衡古之豪猍於辭者往往志有所
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爲用則豈盡人
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月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
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
雄自喜甚嘗從吳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
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
傳天竅自發叩之泠然中霆聲而歸之與然風雷

於腠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
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者亦間離得之夫以子相
之材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叩何論世貞哉子
相獨時時不屑也曰豈瑕無礙又曰致良在御精鏐
在鑪可以畫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
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
謂子相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才吾結
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
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
累篇吾時時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

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鈿章具在即使公幹太沖必簡飛標小自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甫大覽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奈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是無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於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其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曰諛謗文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為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又出泰閩藩屬有島冦事稱帥吏民調兵食規畫甚一方冠既又代其梟為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釋謂麒麟鳳皇寧能並雞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為聖世瑞顧吾雞犬行去矣于鱗大賞之為詩曰一為麟鳳言三歎加飧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徐汝思詩集序

始余罷青州而北別汝思平原汝思前為祖念予語甚愴已顧稍其弁曰乃使我介而談兵乎居無何竟以議兵事忤當路得累劾去蓋海內言文章者頗籍籍推汝思汝思亦雅自負以一當生樹赤幟藝苑中即所施治訖可能吏聲殊不肖也汝思既不得志文章乃數提兵北把虜遂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大司馬第功籍當封而會忌汝思者難其材高而易其不善護形跡以故稍來間蜚非之汝思竟用是絀以死汝思且死屬其家大人曰兒詩遂不幸中道矣度無能傳我者是必北走齊謁于鱗東走吳謁元美乎吳差近其且先元美于是其家大人哀汝思遺詩凡四百餘首書謂予幸無忘延陵之義予遜謝不獲則為汰別其猥雜者僅得百五十餘首付梓人汝思多五七言近體予故不別論論其近體曰於乎詩之變古而近也則風氣使之雖然詩不云乎有物有則夫近體為律夫律法也法家嚴而寡恩又於樂亦為律律亦樂法也其翕純皦繹秩然而不可亂也是故推盛唐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無迹故曰盛唐其則也今之操觚者日嘵嘵焉竊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則漓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按之無力也彼猶不自悟悔而且高舉而濶視曰吾何以盛唐為哉至少陵氏直土苴耳汝思往與余論詩固甚恨之度汝思之所撰著亡用句攻而字摘業非盛唐不述矣予嘗謂汝思子越人也欲之秦則必渡大江

道汴洛叩關而西有江而止者汴而止者洛而止者謂之秦不可謂之非秦之道尤不可予識欲之秦而東南其首凋輪楫竭橐裝度五嶺入桂而躑躅於桂柯雕提之間其道途也益深其去秦也益遠矣汝思擎節稱善語曰寧玉而瑕毋石而璠今汝思詩具在如登岱雲門洸海諸篇渢渢乎有古遺響焉殆欲超大曆而上之嘻固無論汝思秦也謂汝思而非之秦之遺也耶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閩中汪中丞使來云戚將軍用兵如神其所著紀効新書者公能無意一言乎不佞故嘗從王憲使論叙戚將軍用兵狀曰戚將軍善用寡已又曰戚將軍善用衆已又曰戚將軍善用敗已則曰戚將軍善用勝閩所以善用狀則曰將官自急海事來志天下力戚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繇裨校起提千餘烏合之士躪其穴而梟夷之若芟穢然即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而獨戚將軍任大將至將數萬人其精神之所提衡注使凜乎若出於一人而肝膽之是無論用衆已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偶中敵以敗其

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往往利用其瑕以誤敵敵懈是即陰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大勳故戚將軍之敗往往為勝端而他將士見小勝則志小溢見大勝則志大溢日擁鮮聞華以勝形示下其下亦競為更辟從其上而含於懈是故其勝往往為敗端乃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即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厭我我勝而敵不得以其敗誤我今戚將軍起裨校累遷至大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可數十百戰所殺鹵萬萬計稱東南名將無偶戚將軍者固出一編授余曰此戚將軍所著紀効新書也余得而讀之卷凡六自束伍以至水兵篇凡十有八備者探無間操無形若在生之談要取粗者教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陸纖悉備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刻覈斷斷若韓非之論難剌見寇隱出神入鬼若李主君平之前知余乃作而歎曰戚將軍能繇官誠用之北諸瀚海封狼居胥取萬戶侯何足道哉是寧獨東南為余嘗惟漢武帝時下朝鮮埽滇僰甌閩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其最難者匈奴耳而大將軍驃騎將軍以輕騎絕大漠數得志焉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乎絕哉而太史公傳自鹵獲封戶外畧而不具哉意其人以

之章奇天下快快奇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又請
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兵
法顧方略何如夫然後而知驃騎將軍與大將軍之
徽也彼該長於技而短於法即不盡出天卑於後世
何所自見焉若孫吳穰苴韓信諸葛發其蘊為一家
言業已進是矣其微旨奥義往往使介胄之士見之
而不能習觚翰之士能習而不能用大畢畢施名實
焉能屬戚將軍書哉雖然矣陰道也而陽言之語云
我能往寇亦能往戚將軍毋亦以閟所餘矣將軍名
繼光東萊人中丞名道昆徽人閩功與戚將軍共之

又操文章柄而汲汲然欲以余言驅戚將軍王憲使
名道行不識戚將軍顧獨遜戚將軍賢俱可書也

鳳笙閣簡抄序

攝晉陵守凌君行其尊大夫比部公簡牘而以序屬
某曰公志也蓋蜀人楊用脩嘗擇尺牘自春秋時至
陳隋而止合為書某間稍訂益之而以意序別其體
類著茲故不復稱第稱所以序凌公若曰夫文信哉
代殊乎余則何敢強比焉即書牘自東京而上之其
大者宏設廣譬暢利道達往往足以明志細至於卑
卑片情亦率不究然彊兩彬彬稱文質也晉人於辭

事若不甚屬比者毋乃以質掩其文歟六朝靡靡淪
俳偶矣是則文掩質也余嘗謂晉人工於右而拙於
筆六朝穠於筆而淺於志非虛語也用脩採尺牘不
及唐明唐以後無尺牘也雖然世之佩紳而操觚者
自尊易其語不知所以裁之俚巷之是耳而章程叢
牘之是隣其號能慕誠古厭薄時格則第尊蘇黃
以為無始騄而語之而彼未入也亦何以異於舟秦
晉章甫適越哉余故為小廣之取其法不大悖者使
之陽入其好而陰易其蘊也夫尺牘以通彼而達巳
意者也意有所不達則務造其語語有所不能文則

務裁其意大要如是足也凌公余未及叩其指其書
今具存大者數百言不為多細者僅數十言不為寡
詳而切簡而腴奕奕彬彬文質君子哉夫凌公誠工
言者余友人濟南李攀龍歙汪道昆吳郡俞允文皆
雅以赤幟名李無所不剸濯汪俞雖各自異然要之
造次無苟率語余所採不及生者居時戲俞若章健
七筋得無使吾書寥寥乎今殆併凌公四矣凌公名
約言嘗為郡縣及曹郎有聲以子貴一旦謝去尤精
淅於二氏學其見集中鳳笙閣其時所遊止也故以
易述書

皇甫百泉三州集序

在昔唐宋時朝士大夫稱得辠去者往往屏為荒遠郡佐貟外署置其祿雖有之僅自給妻子耳為之上者不以責其吏能為之下者亦不謂其能吏我以故鮮錢穀法比簿書期會之煩其餘日足以為之地而𥘉其工於詩雖其詩之工然不過以之發其羇孫無聊磊落不平之思而已其山川之奇麗則辱之而仇險惡風日之駘蕩則麾之而為悄悽以至物候之稍偏而民俗之稍異則辱之而為瘴為癘為魑魅魍魎若不可一朝居者如沈宋元白劉柳諸君子之言固具在其採幽造微窮變盡態固不可以余說而廢子工然要之有出於歎老嗟窮畏讒畏譏之外者乎有能如風人之所謂可以興可以群且怨者乎　明世則不然士大夫坐謫者僅以鐫其秩級而不限以地之遠近為之上者必優以禮而不廢其事為之下者以敘遷之吏待之而忘其端其外既有所縻於職而內又無所大概於念宜其人之工事而拙言也夫明之詩誠不足以擬唐之工然於臣子之節亦侻脩矣而余乃復交致其不滿者何也之唐而使風人之義淪也之、明是使天下無風人也吾郡以詩名天

下至嘉靖間最嘉靖中諸名能詩者獨皇甫氏最皇甫氏昆季四人獨子循先生最先生綺歲通朝籍三事公卿皆折行而與之禮岳牧上書皇華采風皇會哀榮之典以不得先生一言為愧先生既負才有重名然矜執勁節多所抵牾以故從虞部郎始謫佐黃州稍遷南司勳部郎復又謫佐開州遷移婺州最後遷滇憲以罷黃故婺饒郡又隣　夫予湯沐之邑開屬魏為三輔地婺屬越越又天下首藩當吉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其所以廢先生雅亦以勝唐而先生亦不以謫故遂廢其詩其追其為史亦竟不肯緣飾時好而詘其詩其詩之工不待言然要之志有所微動則必引分以通其使氣有所微阻則必旁歷以宏其尚其山川風日物候民俗偶得其境以換吾意而不為意於其境蓋先生之詩之工取工於窮者也非用其工於窮者也吾不知其後先於風人第於所謂興與群與怨者蓋三復而果得之矣先生死村於江左待終於大曆其為虞部有虞部集為司勳有司勳集中歲依白下釋氏居有禪棲集憲滇有南中集歸有還山集其所用得辠為三州故詳自敘中茲不贅

陸氏伯仲集序

陸仲子象孫既以老罷景寧教諭歸梓其所著前後續集若干卷行之矣鄖侯與化蕭君絕賞愛其言乃復因仲子而得其兄伯子肖孫所為詩若文併仲子之未行者梓之蕭君既自為之敘而屬余繼其後余讀吳史虞仲翔謂已蹉跌骨目死當以青蠅為弔客即一人知者且不恨私心恒狹之及至太史公自敘欲藏其書於名山大川夫名山大川即不朽何至深閟而長關之使等於土石然彼其寬於世之作者扶遺傳顯於順風加聲之地萬金貲而白璧酬一尺赫蹏之紙書世之所當言與已之所不肯言者世顧爭

說以為奇而已亦卒無以奪其地而見其報吾忍為於鬼神而倦不曉譽等於金石而價莫售吾不能及吾日以自放其知於世而欲寥寥焉求千百歲已後之山川而慫之希覬於必不可測之人而使之知此其事極迂而其致極憯激可念也夫舉天下而竟無一人知我者至求知於後世之天下則夫卒然而有一人知我者當何如也陸氏兄弟故皆名家子少好學而仲子尤負才不羈其論大同諸溫有封狼居胥豬浦類意既累舉不第其才日益以練文日益以宏而歌詩日益豪顧益落魄不得志酒間慷慨說談生平娓娓泣數行下人或目以為狂竟無有能憐而知之者伯子循循行忠信談說故典可聽不為浮異詭瑰之論鄉人多信愛之其疑異仲子者既無繇知仲子而其信愛伯子者又以細伯子文故不能揚其聲於里閈之外伯子尤窮困行一校官不能赴以死仲子稍再為校官有升斗祿當可之人亦微能知陸仲子然竟以虛言餌而仲子亦竟用老歸既老且貧倦於筆分以齏吾杜德權不敢復望天下之有知者而蕭君方顯於文藉然負當世稱乃獨折節而下陸仲子至復取伯子之言於既朽之骨而聲施之此其為

超識雅尚當何如也昔劉孝標群從子弟七十二人皆能文推孝標冠卑而湯梁武帝操觚之主乃故抑詘使之轗軻貧悴末已而又集諸學士為華林徧要以高之陸氏自其先大父世世受文既兄弟並振起家學而又各有子善其言即無論孝標相先後美哉蕭君附於君家武帝遠矣吏為我語陸仲子知必不為仲翔歎伯子而無知則已伯子而有知其亦不重致慨於名山大川也若余則又焉能真知二子者

金臺十八子詩選序

金臺十八子詩曰金臺者志燕舊也十八子[illegible]

人非金臺人也胡以稱金臺十八子集於燕而作者也刻既成屬予序諸之歲鏗鏗中金石矣作而曰嗚呼詩其可以已哉夫詩心之精神發而聲者也其精神發於協氣而天地之和應焉其精神發於噫氣而天地之變悉焉故詩和於雅頌變於風也風至於變而極矣虞始之殷周毘之列國備以極之然其功於天地一也王子曰余嘗游金臺從諸大夫士詩其時蓋多風云　天子沛然易爲欽微用俊乂嘉隆之際蒸哉幾和矣是十八子之聲所以諧也梓者雖其人也其言曰　明興無慮二百年鴻昌茂明之化積於

今諸大夫士儒其衣冠爲視廷武究性命旁採政術足顯矣語云天下有道行有枝葉余小子何述哉夫十八子者其人皆賢者也則何所事余而傳余爲余之志而已王子曰善子毋以十八子之言爲十八子重子毋以十八子爲子重子爲子之志而已矣

太保劉文安公榮哀錄序

故太保劉文安公用甲第爲太史爲宮僚爲世子士爲南北秩宗用太宰治留銓用大司馬握留鑰者三十餘年始得請天下不以貴豔劉公而若惜其未盡用春秋七十有八天下不以壽豔劉公而若惜其棄我以死沒之日　天子震悼超贈太子太保超予祭四有司爲特祠爲從祀於郡邑之學宮天下不以異典豔劉公而猶若尚有歉者於是公之子司農君米工所賜公誥敕諭祭辭與諸薦紳大夫撰述碑銘傳誄哀輓記序以至於生平贈餞之什來往書問上下移牘亦附焉蓋合公之所優得於世與天下之所共將公而予子貢所稱生榮死哀之義錄而梓之而命序於某某少不及事公於朝無以望見顏色而承下風然讀所錄則恍焉其若有覩也他固無暇論即劉公治秩宗時　天子欲以　太后廟謁公執祖訓不

可凡三上竟報罷以　天子之威與貴人之從更而卒不能奪公豈不亦儼然社稷臣哉於乎今劉公而在余爲之執鞭固所願焉夫劉公誠賢司農君則誠孝余嘗讀史至鄭君守楚節倘不肯爲漢王名籍其曾抑何偉烈也其孫當時以才請顯位九卿太史公業矣而乃至不能舉其祖名當時爲鄭君孫不能奉史而此又諱以屬大史公人何略也夫余不及事劉公於司農嘗讓之再識然而讀劉公榮錄而恍然若有覩乃至願爲執鞭劉公偉偉大臣固不下鄭君余之得附於太史公何如也司農君業爲余言其子

成身以其名而顯親不穀生左不能有所樹立為先君子光令併掩其遺德泯泯偕朽不穀寔何所藉生我先君子棄諸孤賴上恩獲稱令終不穀於遺志靡所不酬於名家言靡所不識請益幾十年而後成書亦難矣余故曰司農君孝也於予劉公天下自惜公耳公所得不既厭哉以公家孝標之才其群從詔講蔚藻無域公然一出其與勝人主而坎壈終其身公一出其學遇人主而遂冠三事發有尊名有尊中壽發發著書備七略而厄於國師公之不肖其遂殉漸臺之火公得司農君為之子益昭明其述作而修大

之抑茲錄行後進之慕義習公書者寧獨一世貞也余故曰公所得厭也司農君名孝思劉公諱見錄中

客越志序

故相國袁公以文顯重嘉靖末然生貴甚鮮可而獨才吾吳人王百穀於國士少雙百穀坐袁公廣坐中無所不聊悦然其大要以揚扢風雅而已無所與它事即他客司袁公為百穀色喜乃敢稍稍用他事進各得其意去而無何百穀奔其父喪歸吳袁公亦病因以沒當是時客多自匿避至莫敢名為袁公門人而獨百穀絜酒冒暑雨與所學善嘗生者奔其喪哭之慟為經紀其遺文以歸諸學士大夫好慕說其事而百穀所經由嘉禾武林蕭山山陰以至四明為里凡九百有奇得志一首祭文一首詩八十五首百穀所為志記類應郡紀泰山封禪事而時歸以晉人雅語其所談說土風民俗恍若漁人從桃源出所接薦紳先生酬應又若與延陵季子義門侯生游至於山水之韶秀令閨曲為傳寫則又丹青其言栩栩然有生態詩毋論所從法大要取獨詣婉盡人巧消絕其於山川土風又若金石其色而傳之響諸學士大夫誦百穀言益慕好之僉說其事為刻成帙而問序於

不佞語云少所見多所怪以百穀一往酬袁公為高要亦南州穉子常事之足大異余所好百穀言而已百穀稱武林以東山水信奇甚令人謖欲飛然余毋能為名取而東又不能為百穀之詩若文第從百穀乞二編度之蓬除中時抱膝一詠庶幾眾山皆響如宗少文云者百穀其許我哉

彤弓集序

彤弓集者集三吳諸薦紳先生言也曷名彤弓取詩義諸侯功成而天子錫之也曷為集美郭公也曷美乎郭公公能殲島夷以其士為吳衛也自壬子夷

廷諸與美角者下瀨戈船之軍亡慮以十數而備
都督齊戚公蜀郭公賢郭公故異寵特起從都督劉
公討閩寇數陷堅先登已復與戚公別將赴利所鹵
殺過當已又計襲其巢覆之大司馬第公功超爲副
帥治吳師遂與劉公代而亡何島寇乘汛風大至時
侍御温公按部太倉與兵使耿公策之無可任者又
獨推郭公郭公帥所部前沓逐寇餘皇碕𪎌之衆蜂
聚於沙人或謂郭公島寇毋能以陸當者公曰不然
寇能陸我亦能陸且若所不敵庸陸乎顧謂吏士洋
而刃厚而胄唯吾麾所嚮乃今其卒張左右翼翼之
而身搗其中堅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者寇遂大
潰悉俘馘之捷聞郭公推功温公耿公俱增秩賜金
帛有差畀役也郭公所部卒多蜀吏兵功最高又最
強而最束約於郭公之令諸吏兵與市人錯處而治
秋毫無所犯於是吳中薦紳先生益大悅郭公爭奉
觴前爲壽繼得詩若干首文若干首友人殷無美輯
之而謂王子宜敘王子謝不敏乃言曰余讀彤弓之
什至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謂諸侯能修大天子之賜
以貺賓洵美矣及讀車攻而後知功之所由樹也曰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此豈啻

跳盪一將任而已哉其整暇肅蕭剖敵未形益詳哉
乎先之也乃薦紳先生言郭公固人人殊要之稱善
爲言者矣以余耳目所睹記後先無浮譽如郭公抑
何家家也仲山甫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夫頌
而得吉甫固善毋亦山甫有以當之歟郭公今進帥
南畿益貴異特　天子倚仗沿海常以趣承相御史
列徵侯印下之尚書諸薦紳先生所以致頌於郭歌
鼓吹者寧後吳人哉寧後吳人哉

吳公宴沙頭古梅下詩序

前尚書禮部郎孝豐吳公夔芬兄英之冑擢閩建禮
之署藝林既翹然冠曹偶以公遣出佐敝邦期月
有成超倅雄郡諸薦紳大夫觀察曹公季公太史王
公臬敎周公都督楊公比部曹公侍御張公中書舍
人呂公金吾呂公暨不佞兄弟凡十有一人夙迎左
盼時炙前席竊悲三天之李言悵三秋之違吳公乃
顧盻轍而歎遂偃飛旌以迴遵分趣侍吏選勝諸郊
於沙頭之北得古梅焉其根則屈蟠槎牙隱見挐攫
若伏虯之離塹其幹則擁𢹂雜披皺剝成理若䱜鱗
之作張其下枝若網毬毽而覆地其上枝若蓋鬱律
而造天清翻排颷旖旋彌遂發英綴空見朗若日

林遜其同心隴首嗟芳樹落輕素搖颸詎掩熒光之彝委翠啁哳乍醒羅浮之夢亭亭獨上皎然玉立三秀後列濟如粉昆吳公於是命酒人列英陣開瓊筵流羽爵發炙自飛申以亂箒羌笛時御佐之談謔暢懷瑤島之下濯魄冰壺之內酡未覩顏遊巡而未染卯色薄虞低廻而難暝循賞之餘高倡自發諸公颯颯亦嗣和焉遂使却月凌風揚州擅法曹之響玉柱金卮江左失總持之艷芳藥止於相謔桃李愧其不言中命不佞宜爲之序嗟夫質脆候遒物妄人短桓司馬所以泫然庾開府因之抒歎然夾池之脩竹無復遺青蘭亭之茂林僅存蕪址考金樹於上林求瑤卉於金谷依稀落照之際蕪沒寒烟之表而鄴被司馬組繡其舌類太僕右軍金石其手指春秋云邁覽者驚其若新陵陸已遷誦之意當尚在故知召風所嘉甘棠勿翦魏文移要文章不朽誠非虛也吳公聽然而咲慨焉命駕峯江國之末迓毋煩驛使倘數人之相憶可嗣千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五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四首

東白草堂集序

先皇帝之十七年給事中顧公上疏陳五事忤旨廷杖爲上谷流人直聲動天下顧公之爲流人可三十年而　今天子下詔召諸言事者予故官於是顧公行而出所著東白草堂集若干卷屬世貞得與寓目焉不佞少習王通氏書疑其用聲韻之微而輕加人以君子小人之目爲過及讀所謂唐虞駱沈宋者詩其屬事非不精其辭非不彬彬中文質也然性往工於用情而薄於約性其顯而被之廊廟則多侈大其所遭以明得意其氣多輕揚而陵物不幸而挫阨放竄以死則或追疾其所由得而其旨誹或微抉其所自樹而其旨亢其下者有所詭乞而其旨諛高者無所顧藉而其旨謔雖其辭之工有曲盡挫阨放竄之狀若能致其身於不朽而天下後世更有羡於其窮者然而博識之士固已陰鄙其中之淺而預識其不蹟而不復收矣以顧公爲給事投蜀部時守令

負琴前驅天子之介弟不敢自稱王者而屈受讌其得意當何如而顧公之於辭和厚而若無所恃重又以一疏失　上指為流人至三十年鬱怫之境固已什百於所謂盧駱沈宋者而其辭則益平蓋至於六哀五章四欲五憶諸篇忠厚惻怛孝友悖固讀之隱然有餘愛焉信矣王通氏之書有味乎言之也公之所以久躓而竟收也亦微我不佞於公為通家子無能為役以公命勉為之敘其大都若公詩之評則子循先生詳之矣

比玉集序

比玉集者同年劉按察子威與其友魏茂才季朗相酬和諸詩也集既成余為序所以云始按察為南臺時伉直多忤出浮沉州郡者垂二十年而竟以按察移疾是時季朗業為諸生稱後進矣而獨按察折行而與之友懽然亡間也度按察所以稱季朗蓋庶幾古先達長者風漢武帝人主也讀長卿子虛憮然而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夫調合則尚友千古知希則畢俟百世古之君子不獲志於其時至欲與千百世之後先而足吾適乃幸得一生當之而劇遲窮顯長稚毋亦大謬乎哉北海徇身於正平中郎[illegible]

展於仲宣司空城心於子諒隱侯賞言于元禮彼哉汲汲乎恐失之也雖然季朗亦寧無自於得按察哉獨不見夫伯牙之於琴凝神篤而手指和私以為進於道矣瓠巴為之調子期為之賞而後喜可知也既昌受術於飛衛至交射於道矢翩而塵不揚而始信其技之斂也余讀二君詩其於古則自郊社鐃歌以至相和諸曲無所不比擬五言始西京建安而亂於玉臺後庭之詠七言歌行規倣盛時沿長吉近體雖必總襟大抵害於尺材而刻於楇法險於鉤音而巧於取字諸宮中商經徵緯隨彬彬乎一時之盛哉

嘖得而辭之以二君才各信其詣而合於規若此宜其相得而不欲相秘也季朗方鼎盛按察亦壯未老相與捐人間而極意於千秋之業為快當日甚其以僕為不佞而終與寓目焉何如

浮淮集序

當
世宗時六七大夫講業燕中而不佞謬名能私其緒居無何相繼得罪斥謫或自引去天下操觚之士避之吻齒外而南海歐大任先生獨好其言以為足富我歐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大要非西京建安而下

至開元亡述也其猥褻遍户闥業非以六七大夫亡
當也歐先生受經為南海諸生甚著竟不第而游燕
一日而傾燕之士人而竟亡能薦之者為學官江都
會淮以南鮮雅慕歐先生黙黙不自得益肆其力於
文章其文章益高然度以自喻快而已而會不佞强
起過江都六七大夫非物故則亦起旬日而過江都
者二三輩歐先生僅甚出一編相示曰此吾所自喻
快者也環吾齋樹苜蓿而以齏計晨光纛然旬雨而
苜蓿無洳徑者則以轍跡寡也吾編成而疊綱其首
晨始拂拭者為子也子其序之不佞竟讀乃曰歐先

生而亦知而世乎哉世顧重顯位而歐先生仕僅一
命為學官世急材請北備匈奴南備粤而歐先生操
五寸管從丹鉛之業世好慕佚長者游而歐先生所
欲當獨六七大夫咄嗟吾見而之日以窮也歐先生
曰不然也吾觸者下彭城度淮而後南也溯于若孫
落而無所用之剞以為五石樽汎汎乎江湖而不知
其止也彼豈以為有所值哉必有所值而後稱適則
亦晚矣且昔司馬子長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闚九
疑浮於沅湘尼困鄱薛彭城時豈有六七大夫足知
者吾得長為我足矣於是名其集浮淮而不佞序其

意淮以南有宗子相臣者是六七大夫中人也而夭
往御史檄歐先生來淮賢大夫業歐先生檄諸邑學
官顧獨遺子相歐先生意不懌也曰豈可以當吾世
而失子相乃為宗臣傳上太史具集中嗚呼歐先生
無乃淮矣

申考功集序

語曰長笑屈於短造余蓋嘗歎之今益致嗟洛焉始
余郎西曹與同舍郎申君善而申君時時以所著相
抵難余默巳竊申君負氣沈重不淺類河朔節俠士
而是時諸曹郎爭從好去為美官亡能名申君長者

久之君稍稍遷兵部郎不肯為大帥營折節上書欲
有所言下獄謫去亡何卿營事露族而海內士大夫
亡問識不識樂欲談申君吏部得美官缺輒以擬申
君恒忍其薄之而申君益自晦數起數引疾竟不離
考功郎病困死矣嗟乎令申君而在即不出衣司徒
華相國安能汰然而忘太丘幼安也而已矣當申君
數起時余方有家難困漁牧海上絶無所徵申君問
遺今　上之二載余强起游魏中則申君已前歿既
弔而徘徊於其鄉不忍去遇舍家子道申君篤行恂
恂孝弟有郎中令浣腧廁牏風則又為敘次其事上之

臺列祀學官申君家藏書萬卷所著文字稱是然其鄉人樸至亡能名其言者余稍取讀之其持論根極理道通政術鑿鑿見事其取意頗多猶抑而未竟於材甚饒而辨然不欲以工傷氣其氣恒充然而有餘於法時有所縱舍然不至為法外語於學無所不窺然不斷規規前輩成一家言嗟嗟今申君而在毋論治行卓犖為 大明名公鄉稍剔琢之詎照十二乘稱魏邦赫然已哉夫申君之屈於短造誠非一余既已弔君讀其文盍西北游邢趙間覩太行諸山綿亘盤鬱蓊蒼石磊磈不知其幾千里障而為大鹵全魏承之水不勝七棗柿梨栗黍稌桑麻之利衣食遠近而無所致於觀若申君之所以文與為申君者也

梁園集序

梁園集者濟南許殿卿所為詩也殿卿仕至周左史其詩爲大梁者名梁園集云盖梁孝王治東苑方二百里中有兔園夾地禮繚之竹鵠鶴鴈鶩之渚而一時才士大夫如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馬長卿之徒踞右几號上客授簡命賦幾二千年而人猶艷說之然孝王苑實在睢陽集所稱梁園者今梁也亦志梁故也始殿卿與其鄉人李于鱗游所倡和獨多曰海右集計殿卿之詩侶遍天下其所頗嘗者獨于鱗耳乃去之為王官而諸王儀侯無能相引籍居墨墨不自得益專其精於詩而結好乃在千載之上凡其所不能得之於于鱗而欲托之於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馬長卿者即無論其言其志固可念也今游士大夫求茲園於夷門繁吹之間固已失之而睢陽之傍烟荒墓遂於焦峣披陀者又不可以目指追數也毋亦其所持枚鄒二三君子之言乎更二千年而游客士大夫又安知其不因殿卿之集而求所謂梁園者於大梁也集成屬余序之余為識殿卿所以名集而為語之曰于鱗今亦滋大梁稱梁客矣

清海編序

當

先皇帝乙丑歲倭來犯太倉聚於沙已即沙殘焉而不侵某故太倉人也最悉太倉事始諜報有餘皇者三則江南北樓船將軍環而四禦之然見以為坐困計獲嘖嘖莫敢先縱而江北兵中閧暴則前潰人人益大惴恐益莫敢先侍御洛陽溫公按部宜與一日夜而馳詣太倉調芻餉畢則用軍興法令諸將軍曰大校某某寨賊掠道某某寨賊走道受吾策而賊得以

一卒渡西岈者死將賊得以一舟東遁者死將則又
申令曰選日晨蓐食即賊所郭將軍軍之田將軍副
十亂行者死當先縱而却者死賊棄財物取者死則
又曰更三日不下賊死大將吾持㠯斧破巨浪來矣
諸將軍大懼僇力前搗賊大破之悉獲其餘党捕虜
三十六人鹵首數百級溺水死者稱是蓋捷至而督
軍中丞及他臺使始來當上奏温公遂逊推諸公曰
御史法不言功也然吳中諸薦紳先生吏民藉藉爲
謳謡歸温公矣温公微聞之復謝諸薦紳先生吏民
曰御史法不言功也不佞則獨以爲温公功固奇第

一戰將任而前是公所埽内盗爲嘉定爲當熱群盗
海羣淵藪此公所録功也夫佞之所以鼓躪我而戀
不欲去者内盗爲之導也導之則彼恒爲主而我爲
客無以導之則彼故客而我恒爲主佞不得内盗而
困於沙入公掌握中矣吾故曰公所録功也居三歲
爲隆慶戊辰温公以中丞節撫治鄖襄而不佞起守
故官從事公幕間又之公莞爾笑曰有是哉嚮者棄
以御史不言功然何敢一日而忘諸薦紳先生吏民
也無何不佞以量移辭公南而御史有尊公者
上固心嘉温公功而難御史詔爲移任公遂歸卧洛

陽里而諸薦紳先生吏民所謳謡益爲行吳中江扇
不佞序之欲以貽公曰華上君子哉即不以吾衆人
之譽而重温公奈何以一二人之摘而遽輕公也豈然
者賤而摘者貴耶嗚呼其進也若濡其棄也若遺夫
豈唯一温公夫不佞亦焉能重公不佞旦夕且歸矣

御史中丞林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莆田林公手次其前後奏議五十六通合
數萬言而以書請世貞曰吾子其序之嚮者有成言
矣書至其人隨以林公訃來則公朝發書而夕不禄
蓋絶筆也余既爲位哭公而讀公之奏且讀且哭曰
嗚呼天奪我敬與何速耶而不使終惠吾吳民而又
不盡究公之所未言則又嘆曰林公嗚呼亦足以死
矣蓋自
今皇帝即大位下書褒予諸言事者於是諸士大夫
爭自刮劘思有所以自効庶幾一二裨益社稷而其
大究乃在欲有以自顯見給事御史氣益發舒
天子至不能盡讀其凡而六曹吏困罷議手腕且脈
則又相與追數
世宗朝貴溪分宜相當國柄以刑僇劫鉗給事御史
口至嘿而亡所持爭曹吏幾得時時休沐愉快也乃

林公當
世宗朝爲南狀獨不然分宜相雅庇私其屬察公首
論祭酒某罪　天子赫然怒置之理而公又論劾分
宜所絶幸愛客都御史懋卿姦惡萬狀分宜爲庇之
報聞則又論劾分宜所受十萬金爲城社而穴者伊
王分宜又爲庇之報聞居無何　上用御史鄒公言
罷分宜而懋卿及伊王後先則敗戍及長繫有差於
是林公則又持分宜子侍郎世蕃與其私客前中書
舍人羅龍文大逆狀上之　天子爲置獄悉捽捕其
黨與論大辟籍其家貲財當縣官租稅半今宜貧老

至不能名一錢寄客以死海内士問識不識加額頌
天子神武次則歸賢於林公而頌其老壽長爲縣官
掃除奸兇林公遂用諸大臣推轂至今官始林公來
江南大吏歲重足不寒而栗曰是夫也是死祭酒嚴
藩王戍都御史餞故相而繫一侍郎與舍人者將奈
公何林公來則寬然長者所按部延見父老問民疾
苦以撙節惠利爲首務其所條上封事如請寬郵穀
因計民運清伏田袪積蠹崇節義卹耆哲豁逋徵召
賢輔即上論所報興罷國蠹爲縣首推席者也當
世宗朝天下固難于言矣而林公獨易其難者以爲
不如是不足以振天地之神氣而收天下既渙之心
當
今皇帝初天下之人自喜沾沾以易于言矣林公獨
難其易者長慮而迂顧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培天地
之元氣而安天下已萃之心嗚呼公真社稷臣哉夫
林公春秋僅四十以死海内之士大夫父老當爲之
嗟咨嘆傷而又疑其所願于公者伸也然竟百千年
而讀其書渢渢有生氣不稱爲一世士其於壽考何
限哉吾故爲序其所以而致慨於
世宗時要非直難於言者相貴溪分宜而後難也

瑆石山人詩稿序

天地之靈秀迫於海欲盡而乃爲嶺南嶺南之東最
爲饒奇宏麗有羅浮增江之勝空青丹砂文犀瑇象
沈水之香媸川之璣雕飾天下而於文詞頗獨寥寥
寡稱何也豈所謂靈秀者偏有所寄於物而遂竭於
人耶即在先朝二三鉅公宏儒發而稱經濟超而稱
心學以膾炙於世而亦時著其餘於詩第其所謂詩
聊以寄吾一時之才以偶合於所嗜而已非必其盡
權法衡古也盖余晚而得所謂孫蕡五先生集者既
讀稍異之以爲其人語一不盡中程亦時時操元音然

麗而有雋致旣又從西曹得尚書郎梁公實詩則又
異之以為庶幾太康開元之風惜不幸蚤死而最後
得令尚書職方郎黎惟敬詩則益又異之其五言古
自建安而下逮梁陳靡所不出入和平爾雅七言歌
行有盧楊沈宋之韻近體渢渢乎全盛遺響誠微其辭
而奏之肉叶以正始鏗然而中宮商也蓋十得八九
矣惟敬雖從故學士黃先生受詩業不專其師家言
而自惟敬貴與余輩游嶺南士大夫操觚彬彬鼓鑄
風而和郢雪者一時不下數十百輩埒上國矣今年
夏惟敬過吳盡出其所著詩稿若干卷以屬余余為

序其所以而語之曰吾今者得子詩又得子之所從
和而吾所謂寥寥者似不讐也雖然詎不云乎倡優
摇鐵鍜利子之鄉近寔中央子之鄉琛寶盡於兵而
天地之靈秀始改而寄之人也其寄不亦晚耶惟敬
聽然笑曰有是哉

芙蓉社吟稿敘

友人豫章余德甫旣罷其按察副使歸而豫章城中
諸侯王用晦者數相從為歌詩甚麗用晦有園種芙
蓉環之讀書其中德甫非有故輒日一再過往於是
其客吳士志衡取二君子倡和之詩名之曰芙蓉社
吟稿而屬序於世貞不佞蓋嘗習聞大夫曹陳王事
因以歎二君子之賢而猶竊幸其遇也當大夫之發
覆其忼邑侘傺無聊之狀至願借道於山鬼以求媚
陳王介弟也希自附於一校偏師之任西屬大將軍
東屬大司馬突刃觸鋒騁舟鼉鱷冒百死而不辭彼
雖各致其拳拳愛宗國之忠然未嘗不篤於愛其
才而求試之也篤於愛其才而求試之則意揚而不
勝追求試而不得則意奪而不勝閔追數其用之舊
則多慨逆探其棄之新則多怨故其撰辭托悰見於
遺集之所臚列如騷經上下贈白馬諸篇毋論其文

辭感激用壯足以涕淚千古而天地委和之氣亦宗
然盡矣當德甫為　天子外臺臣衡八閩吏民一旦
以單辭報罷固不必盡如屈大夫之材大用而大舍
用晦故
高皇帝七葉孫以奉外藩廩數百石祿又數以宗政
係囹之亦不必盡如曹陳王之為介弟驟親而驟疏
其辭藻之美要自太康後而大曆前亦不必盡章程
於二賢者獨其所托悰要在於采天地之和美以交
寫其快而不必於抉天地之膏惜以自泄其不平其
文之尊精卽以當吾之用於世於千古而無所愧蓋

屈大夫曹陳王之為用在身不得已而後寄之於文章乃德甫用晦無是也雖然當屈大夫之未謫而可與語者僅一女須耳其既謫而可語者僅漁父卜人然未必真有之即有之又欻現而欻亡遠於陳王所稱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隷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務義無所與長則是二賢者之窮蓋不止於廢棄其窮之極而至於沈湘或墨墨不自得以天其視德甫之窮而有用晦用晦之窮而有德甫又當何如也夫德甫之與用晦其窮而有以相樂於一時其樂而有以相成於後世則豈唯獨所稱二賢者

難之將誰能媲焉余故不辭而序其首

五嶽黃山人集序

語有之豐玉荒穀明貴與用之不易兼也又有之春華秋實明文與質之不相為用也天下之言文者則歸孔氏曰辭達而已矣意若升髦其法而衆之乃其敘述墳典儀易麟史抑何彪炳爾雅也多學而識不如一貫空空者托而逃焉然至於陳廷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儛而龍威丈人之祕文又若探篋而取對者何也古之君子收天地萬物之精而歸於吾之聰明而始有學出吾之聰明以與天地萬物之界會而始有言博而約而謂之學造理而備法而謂之言内極於貴外極於用文質稱而謂之作子大若經小者傳心者讀跡者史和而頌怨而騷性而雅情而風其言即人人殊要之未有不通於德與功者也余少則聞吾吳有五嶽黃先生者多識而嫺辭蓋彬彬成一家言云晚而辱與先生之子姬水游又辱不鄙而以先生之集來請之而愧余之未盡於聞也先生挺人傑之資當舜象可周巳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一下筆而函其家賢長者即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前進而交先生先生意不憚以書贄於北地李獻吉相

與揚扢自六代西京而下距嘉靖二千載如指掌也及先生則念欿然以為無當於世日夜孜歲著錄者頑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朝章禮樂氏譯兵車水土手準之策下至於星曆醫卜農賈蠶支雜人竭五官之職而恨其略者先生饒辨之矣及愈以為即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真我東走謁王文成公陽明洞天眉宇接而以神馳了然獨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錄先生自謂得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戶而所謂問道錄者絅之以十襲之緗而不更發中間嘗應鄉薦一游南宮

有所不可輙歎曰此爲置千里骨者耶吾束吾腹歸矣先生高其德而弗堀畢其功而弗試其言之涌於德與功者又秘弗出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以先生之餘而欲盡先生嗚呼先生豈易盡哉評者謂先生騷賦似枚楊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充碑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時青蓮之致近體出宗開雜大曆以後尚裁者服其法務宏者賞其博偏致者驚其漫獨創者病其擬而要之俱非能盡先生者余所謂盡盡先生之言標德而縕功之言也蔡中郎後論衡秘而日取之以自益先生集既行余無所從秘矣將與天下後世共稱之而已

玄峰先生詩集序

四川按察副使章君道華以疾歸數年用薦當起未拜卒其子某裒君之所著詩若干篇授其友某使序而傳之余雖與君同第進士爲比部廷尉屬昌著故武稱雅相善然余稍以詩見君輙不答而自後先去官居吳家相距百里而進君始以詩投余蓋數數而後知君之深於詩也吳中諸能詩者雅好靡麗爭傳色而君獨尚氣膚立而君獨尚骨務諧好而君獨尚裁其中詩即高者劉齊梁而下者不免長慶以後所君獨稱開元大曆諸能詩者不下數十百家大要交相譽以求樹馳聲四方之賢豪以鼓其價而君獨杜門吾伊其語所與酬倡者僅四五君子以余之不肖亦得從是四五君子之後而交於君君雖謬知余然三過君里一再見而一稱疾即他可知也當君之精專爲詩業稱工於衆退而無當於志不但已也嘗於志矣程之古而稍不協不但已也君之精專於詩蓋直欲取其獨見而上媲千古稍取千古之所謂工者而自快蓋至其相與酬倡四五君子聊用以印證

吾吳而已以故君之名不能徧於不知者之耳而入於真知者之心試讀之其不沛然而雄於氣者然而老於骨卓然而高深於裁者幾希君所至以廉直惠愛稱而特耿介少所通狥其治官與治生時將以當於庶且程古耳然往往謀高第其既歸而人薦之不衰嗚呼詩與政如是足死矣

孫清簡公集序

吾則聞家長老言大父之佐南司馬也而是時故孫清簡公掌留銓間休沐輙一過從茗飲而業俱已七十餘留都諸公卿遇大政當下議墨墨推二大老其

所持衡甚晳然無歲不力請歸而　天子所以留之亦甚篤迨其老馳驛存問有不能得之於六卿者而得之大父至續祿給扶有不能得之於宰輔者而得之清簡公二公後先歿垂五十年而清簡公諸孫世良爲史館出爲崇明丞哀公之詩若文梓之而屬不佞爲序不佞既已竊聞家長老言又讀公之集而深有慨乎其時也國家鴻昌茂龐之氣莫盛於弘治而一時諸巨公如三原洛陽鈞陽華容並皆能以博大默成之其爲政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伸其操其所論著務益於國家之實而不必華其名蓋至於正

德而所謂氣者日益開盛而無餘其所稱一時學士大夫不勝其少者之斷則果於措摯以見操不勝其壯者之思則精於刻劌以見名乃若所謂詩必極其變以盡風其所謂文必窮其法以詣古天下固翕然而好稱說之以爲成一家言而識者固已憂其時之動於機而不易挽矣公雖並仕成化老於正德而殁於嘉靖初然當其最盛者弘治故當稱弘治人也其詩文沖然而不爲藻第其居於質多也潞然而若無深思其所蓄育而未竟者在也不知其於三原諸巨公孰肯要之悠然若見孫叔之抵掌而令人思弘治

也自二公之分洛談者不甚多其時謂右右鄖鄉上之舊叟故人自爲政然猶能脩優老故事如余當所聞者憶可想也已

劉諸暨杜律心解序

自三百篇出而諸爲詩故者亡慮數十百家即爲詩故者數十百家而知詩者不與焉獨敵之于孟氏曰以意逆志得之我得之我夫所謂意者雖人人殊要之其觸於境而之於七情一也唐杜氏詩出學士大夫尊稱之以繼三百篇然不謂其協裁中正也謂其窺于興賦比之微而已諸爲杜詩故者亦無慮數十

百家而杜氏詩最完然而附目鏗然而諧耳者則五七言近體諸章爲近體者又亡慮數家自張氏之故托於虞而去杜遠矣夫不得其所爲事而淺言之則陋得其所爲事而深言之則刻不究其所以比則淺一切究其所以比則鑿此四者俱無當於孟氏謂者也余束髮游學士大夫過關中王先生允寧爲杜氏近體抗眉掀鼻鼓掌擊節號起其人於九京而與之下上既賞其美又賀其遇然至讀所謂解蓋精得夫開闔節轄照映之一端正倒插之二法而余里中老人劉諸暨聞與爲杜甚乃捻鼻酸楚讀不能篇而時

嗚咽贊一語涕洟岑遲下或憤厲用壯揮如意擊唾
壺盡缺既間出其書讀之往往繼吾偏至之鋒以抉
其所緊發之秘吾意至而彼志來而不務爲刻鑿以
求工於昔人之名稱杜者庶幾孟氏所謂矣夫杜氏
之去三百篇固近至於生貧賤而食骯髒終始孰禍
難大要雅頌之和平不勝其變風之憤激今王先生
用文顯廊廟而老人困諸生久什褐僅得一尉以謫
罷貧病且死其於所從逆而入可知也老人之尊杜
氏詩極以爲古無匹者而不能不有所揮射間爲之
雌黃竄易雖以余不自量亦竊駭其狂然竟無以難
之也老人名瑄其稱諸生則嘗爲其邑附云

惠山續集序

惠山無錫之比山也一曰慧山去邑五里而近自西
神迹稱見於周聃械中記而山之泉其勝啟於唐故
太尉李文肅公紳文肅抗節逆錡不死歸而稱疾以
卧山之舊墅飲泉而甘之由侍從至拜相領鎮必郵
致茲泉以從自陸羽品天下水有第二之目即忌文
肅如張又新者能排其人爲端州之貶而不能少貶
茲泉而爲三凡水之號第一若金山之中冷與康王
谷之水簾瀑時相爲勝負而茲泉之第二故自若也
於是山之名因以益著其地雖無岑崟瑰異之壯與
叫窱徑庭之添可以駭動心目而奇石幽澗美箭嘉
木在在不乏精蘭甲墅碁布於山之前後而陸羽之
所重以爲能韻泉之勝者茗茗則南天池而北陽羨
能發茗之蘊者泉泉則無過於惠而味昔句清之士
所不能不旦夕往矣且其地最號爲近郭而又饒水
樓船鼓吹美播於烟波花月間蓋不必抵茲山而後
謂之遊以至皇華之奉使郡邑之沿檄而行旅之淹
途者稍一移棹而至亦不必盡味昔句清之士而後
謂之游客也其所以咏淡茲山與泉者當益盛而自
正德初有僧圓顯者爲之編既不能無挂漏距於今
又且七十載邑之士尤叔野合其先人文簡公嘗以
名卿佐宋退居於茲山有書且數萬卷而爲之後者
不能舉其凡以爲之重於是悉家之所藏與生平之
所見聞而録之文自春申碑家山記詩自江文通李
文饒而下凡事與人之有係於茲地者亦附著焉總
八卷名之曰惠山續集而問序於余余自東髮南北
道路所必經經而爲之迂日而遊者十恒七八飲其
水而甘又嘗和唐人之韻者三而叔野似未之見也
竊嘗謂古之時其名山大川何限然文不能勝質不

獲標而出之自大禹之所略而為貢又為象之禹而成周之山海經出焉而靈均長卿稍為之鋪飾而參夫之然往往漫濫不切覈其有真能為之咏泆者蓋詩麗於靈運文精於子厚以至右丞少陵諸君子而極矣甚哉山川之不可無人也惠山故不泯泯自圓顯之集與叔野之續成而能使讀者若游游者若歸山若增而高泉若澄而清不亦冠弁東南哉因錄三詩及游俞氏園一篇以貽叔野而序諸首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一首

傅喬莊簡公遺集序

當憲孝朝海內乂安人主意不欲競於武縉紳先生爭致其力於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獨長沙李太師石淙楊太保為之冠太原喬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門稱高第子退而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為古文辭甚者自喬公為尚書吏部郎佐其長持衡[illegible]以[illegible]卷[illegible]卓然衡有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年目之矣顧喬公之自喜為詩文愈益甚其歷卿寺踐常伯出入兩都八座使事職業之暇多游名山大川以廣其意所至輒游游輒探奇剔幽有記咏題名之屬又旁究書藝八法喜延說後進不為貴倨海內操觚之士延頸而望丁風借標相重者比比然稍復疑喬公文士以實用示而會寧事起公以大司馬贊留守之重從容調兵食約束東士大小受署寧逆王膳於數百千里外事用定　天子以其倡義公先然伐謀抗死請鑰大

奸陽負於肘腋之內而不敢動蓋前是石淙公數立
功西北稱名將相伯安公縛寧濠策勳第一封侯伯
而公復建社稷之業於留都而後文士之用可知也
嘉靖初　天子進公位少保爲大冢宰虛己以聽公
推轂耆舊一時彬彬朝寧間前後逃白軒舉國是而
其所持禮不能勝新貴人稍不合即奉身退高臥於
介山汾水之間天下偉其去而望其復起即爵所稱
長沙石淙伯安諸公視公於出處之際義如也公之
爲大司馬不佞大王父實佐之而孫清簡公任太宰
相過從雖甚公有鄉人林宗之聚先君子甫弱而侍

公進之膝曰兒異日庶幾余哉則謂大王父曰君[illegible]
不及也先君子居恒與不佞父公未嘗不津津言之
也其貌頎然而偉長色技然而方溫然而親人若[illegible]
詩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庶幾類之哉蓋爲公孫
三十又五年而
今皇帝錄舊德加贈公少傅易名[illegible]莊又三年而不
佞承乏晉臬首訪公家室則公之血胤絕久矣糾其
遺文得十之一二歸而謀梓行之曾清簡之孫世良
者時丞崇明閣而損奉共剞劂之役集成凡得詩若
四卷奏議及祿文六卷嗚呼即

憲孝間士大夫習公文者將謂公寡折衝之略推遜
介胄從後習公留都事者毋乃謂公木強持重少文
無術如絳侯博陸輩耶茲集行庶幾有以窺公全矣

徐太僕南還日紀序

徐子罷其太僕歸而道途者三十有四日日有紀爲
詩系之詩百有十王子既卒業而歎曰世謂古今人
不相及詎然哉余稱者執窮而後工之說求於古而
得柳柳州夫柳州之辭信工然其大要不過寫其山
川風物之險怪硗瘠而已而其情不之於悲思則之
於怨悔不能超其境而詣於所謂達者蓋至於白少

傅之於江州而其記於廬陵於眉者而後始有會
也夫江州之視柳州毋論工拙其命意舒而氣揚則
倩疑之然至於寄楊汝士書潯陽聽琵琶曲所以敘
騷人逐客鄰死未死之狀抑何感慨委曲也蓋古之
怨者莫過於屈氏至遠游數語而微露其體達莫過
於陶氏至荊卿一章而稍見其用此所謂知知其妙
於體用之不能盡捐彼所謂知知其達而怨知其怨
而達以爲是足以究二家之精微而不悟其自速也
徐子爲御史號名執法持衡幾甸之學士大夫即出
佐外臺然猶被金紫以其故行事而用微文睚眦見

右其秩而左其職使之躑躅於騏騁牧圉之間而猶
未厭至李其官而後已乞休予之所位豈下於郴州
而味其詞乃春容瀟灑無纖微不平之可摘而識者
獨於詠老劍衰馬負耒隱然若陶氏荆鄉之篇猶見
其用而竟不之乎怨也夫以予之作弃於詩而好於
紀事世固有識者至其真境自得內有真際而外無
真境要不可以江州郴州之上下求之也故不辭其
請而為之序

李氏在笥稿序

先帝朝予與歸德李君子中者後先治兵山東相抗

甚驩也已各稍稍進其所為詩歌之業相質也李公
於詩人好言蜀楊用脩而予好言北地李獻吉予生
晚蓋不及當獻吉云而李公之於用脩雖必後然嘗
一大夫其邦陽阿倡而纖露和又甚相契也李公出
獻吉逸詩匿名氏而試予予以用脩逸詩復李公而
俱能辨又大咍相樂也亡何李公困於口而余用家
難俱罷去可十年而余再起長吾臬以道經歸德夜
過李公出卮酒為壽徘徊顧毛髮久之幸其身之存
而忘其跡之孰為隱顯甚暢也已而問耆舊較存沒
則又愴然以悲李公不以予之不肖益進其所為詩

乃至文之刻於梓者名之曰在笥稿而悉以示予予
未竟業而悚然以莊也已又內甚愧所為愧者予之
蔑有加於昔也李公才甚高其下筆靡所不快乃不
欲窮其騁以瘠吾格治漢魏旁趣齊梁以至大曆靡
所不究乃不欲悉於語以窒吾情其思之界可以靡
所不詣乃不欲求超於物表以使人不可解大要以
當於境聲調於耳而色調於目滯古者不得毕而媚
今者無所用其駭以為二家之業當如是已耳夫李
公最好言用脩能不欲規規襲用脩貌至發除暢以
破填鬱而予自顧於獻吉亦無有也嘗爲之游天與

魴鯉之游川同甲相慕而實相沫靡亡弗似者然不
得以其似而錯名之氣有適而質有方耳李公雅善
予語使筆而弁諸首

環溪草堂集序

華亭沈翁先生去楚省參政時僅五十餘至賢者有
聲旦夕遷矣而意有所不可輒白罷天下士大夫高
其意而惜其材所以慰薦之者無虛歲沈翁不為應
當事者亦自以其好惡姑成翁難進之節而會
今上初大徵召耆宿重望復首以翁名上竟用年至
特進太僕卿致仕沈翁後先所為詩文數十萬言凡

若干卷因其居而名之曰環溪草堂集屬不佞爲之序於是沈翁年八十矣不佞後進於茲道甚淺無能爲役乃竊聞一二長者之教以爲士大夫即苟於立言之名而不必致其思精粕陳語而束縛覊靶無論已其號卓犖雄藝苑者則自唐大曆而後距嘉隆間可屈指數也大所謂卓犖雄藝苑者此其人於才恒有餘而志或有所不足才有餘故其言宏麗而多致卒能自名其家志有所不足故不能無感慨跌宕有偏至而鮮中節以不足之志而遇有餘之才故其去名稍益近而去茲道益遠沈翁當其操觚特出其

才即足以凌厲一世而其自視恒歉然若不及其居官雖顯重然當國家右文之運不能以虎觀天祿方寸之地居沈翁而數困之以冗曹劇郡沈翁因所至良於官然未老而輒告歸既歸而不復出天下之不能盡沈翁者屢屢沈翁方暱暱乎處於不爭之地而甘於無待之鄉其所爲詩若文或雄軼奔放以究其力或瑰偉奇怪以盡其變要之不之於情則止於性達適其趣而和平其調縱心之所嚮以與境際而尤盡之累不作天下後世有以嘉隆之際稱盛明家言者沈翁故其一哉沈翁業八十乃徙於筆不衰又中心識好之不佞庶幾異日得繼業焉故不辭而爲之引

秣陵游稿序

幼于束髮爲諸生而秣陵游者歲三之一則皆以應試故既稍稍升國子上舍游參之可得歲二之一凡幼于所爲游必有詩詩必美美必傳之搢紳先生而最後則以謁前國子祭酒姜君故姜君祭酒時稱幼于爲幼于字乃獨中好而貌巖之與備賓主抵掌慷慨談說伯王之業已何而姜君用伉直忤世中讒去罷其官歸丹陽隱居業杜門謝客客亦相引避去至匿名姓削門下籍而幼于獨翛然裹三月糧持弟子刺

謁造其廬姜君爲強起脩前說甚懽幼于所爲詩於述倚杯懷之數篇之中三致意焉大累兒姜君賢而欲以愧夫世之爲門下士而卒居薄者尋以其間登鍾山拔其城[illegible]雨花獻花之勝浩溯大江奔蒼淮南紛如於吾筆端六代往而千秋未歷落磊塊一以詩歌發之至朱雀長干之名花月者亦以幼于沾沾增色蓋幼于之游日益深其詩日益進而歛人某生益迫欲傳之乃不佞謬知幼于則不謂是謂士平居稱說國士知己即感恩睚乎後矣不幸一旦而有變跡

其人而不可得牝合而羽散者恒也刼于亡論其它庚幾徐孺子何蕃之風乎我如聲求刼于乎曰游大人以成其名吾不之敢信也

古今詩刪序

李攀龍于鱗所為古今詩刪成凡數年而殁殁而新都汪時元謀梓之走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是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殁者世貞謝不敏已喟然而嘆曰嗟嗟否歟然哉盖孔子嘗稱刪詩書云 至筆削春秋取獨斷其於詩也未嘗不退而與游夏商之也當三代盛時國中之樂奏而暢天地

之和歌詠盛德大業合而名之曰雅頌野之人人達其觸發而名之若青蘋之末而動於地曰風顧其情性蓄言雍如穆如則亦雅頌類也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鮮稱述故詩在下而不在上而風之用廣而雅頌微矣夫子寔傷之故稱刪刪者刪其不正以歸乎正也乃說者謂一二逸詩豈無可當於德音而鄭衛哇靡淫佚誦而使君子嘅之小夫壬人以其說津津於其口憾者一而導者十烏能無疑刪哉夫豈亦秦火厄與[illegible]說毛萇韓閬生之徒不能親受游夏之旨而漫為說也乃于鱗之為刪則異是彼其所上下者雖藐稱數千年其所近者僅風而也其所近而云雅頌者百固不能一二也而于鱗之所取則亦以能工於辭不悖其體而已非必盡合于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興觀群怨之用備而後謂之詩也是故存詩而曰刪曰刪者刪之餘也為若不得已而存也夫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廢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而裁之而遽命之曰刪彼其見刪於于鱗而不自甘者寧無反脣也雖然令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閼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以于鱗之毋輕進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後之操觚者

亦庶乎可矣蓋于鱗之所最善為世貞其屬存于鱗刪者不必然自戊午而前及他倡和之什耳其人雖自信落落寡與寔傑然蔚上則于鱗之于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可知也問為繼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羞之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

易意參疑二編序

蓋夫子讀易而三絕其韋編云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私竊悼之以聖人天聰明之盡而與易會何用深長思哉及讀圓神方知易貴之說而後稍有窺也夫易豈不恒而其用時不盡歟以吾有涯

之識而當之將左右應接之不暇故不合則白首而不得其原合則使人樂而忘其死宜也夫以夫子之聖而猶不能驟得意於易乃耳彼商瞿馯臂子弓田楊二何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彼豈能盡當於心哉以為吾師授之而吾受之吾所出口而入耳者如是足矣蓋至於伊川氏而後稍得理也至紫陽氏而後晳於象占　明興益尊大其說布之學宮天下逢掖之士習易而不雜二氏者罷弗用諸逢掖之士群然而慕為章甫旦旦而習之毋亦商瞿馯臂之流老守其師說而已耶吳江孫化光初亦以

學博士弟子習為其說而不能自信於居安樂玩之餘務出其無師之知以根其無體之妙若有啟其實而示之者意不能已遂為說若干卷名之曰周易參疑凡首編二卷畧有九其四明圖極義例為上卷其五紀筮用讀傳之法為下卷外編十卷畧發卦爻繇義時折衷大旨而不必盡出於己至內編四卷則君所自負上可以抉四聖人之秘而始慎之不輕以眞耳觀之喙者也君既用易成進士而學士大夫得其首編外編而慕愛之授之梓而以序屬不佞不佞獲與寓目而深有感於君之疑也其於伊川紫陽氏之

說初不為牴牾乃其發於象占之外而理之所未備者篤求乎其言之也又洒然而不為泥若齟齬也馯臂商瞿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以為能無疑乎不知其所以無疑者不得其所以信之耳語不云乎哉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有篤信而後生微疑有微疑而後出精思有精思而後得眞信孫君其毋疑於疑乎其亦精出內編而傳之世之眞能信易者獨孫君也易之傳毋如秦小之以卜筮而幸不大毋如明尊大之若一曜而乃辱之以逢掖進取之業孫君者可以名不辱易也

海漕奏議序

不佞屢居中而奉政潘君允端以漕海事見諏曰是役也今大中丞王公寔司之而公之長孺潘則嘗精言之業已鬪之矣不佞居恒仰屋而歎以天下大矣而卒然而驟與之社稷之至計而無一人能辨者乃王公奮而獨啓其[illegible]荷勇也夫目不習二百載事故則見以為鑿空身不涉數千里外則見以為蹈險不覩利之人則汹汹焉而日攻其損不識窮之當變則斤斤焉而奉其故常以此胡輕言漕海也是時大司農奇公笑且欲以嘗公白發帑金三萬約以春計

入米至十二萬石搢紳大夫睥睨王公作何狀能使釘虜於簡書而公所檄募江南舟以其人俱至名貰受束約徃長風大濤之中衆所股栗裹首者若公親捋循而爲之勸爭先而恐後公所順指符役又若三老長年狎海若驅風伯而風與之相呼應也大司農發公前後大策亡弗讐上計當封拜廬守某竊嘉公之績且謀所以示後人集公後先疏議成帙而合梓之不佞獲與寓目焉乃作而嘆曰王公所謂社稷臣者非耶令留侯借前箸蘇客卿鼓說賈長沙陸敬輿執筆劉士安佐之卒何以易此也其所陳漕海便利

亡論析秋毫墨守難破已善乎其言天下大勢也其略曰唐都燕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汴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險與水共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今舉國而聽命漕河者何也一夫大呼萬艘皆停腰脊咽喉之疆不可不慮是疏也即搢紳大夫睥睨王公者有不心折屑

首者乎公前後大策亡不讐者固預讐之也故曰北中之原隰氏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連數十萬之衆非敵於千里之內而敵降之不爲非偉功然猶之乎央雍疽平疣痏漕海以輔河使國家無憂乎腰脊喉咽人一日不食則[illegible]不食則斃此其功豈癰疽疣痏等世兀胡人耳寧金臺而什之清瑄輩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君募編東南而莫之問清瑄故自以權利敗然國用足而民不擾失在人不在事也衰季政廢弁髦財賦之地而棄之人主仰及息賦口而卒與俱敗事與人俱失矣今受事漕海

者有如王公及番君其人不亦得其顧所以委寄之專否報賞之隆微鼓舞財成不惑不倦稱毋失事者在廟朝諸君子而已王公名某字亦甫甫強仕歷諸藩臬長有所不可輒投劾歸卧臨海山中著書數十萬言皆裴皇王經濟之略　天子異而用之番君上饒人

楚辭序

梓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爲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爲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

而循其調者為傳其十六卷則中壘所撰九歎以付見其意前後皆王逸通故為章句最後卷則逸所撰九思以附於中壘者也蓋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為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詆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抑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寄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故其人

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為屈信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為詞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皆其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吾聞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重習而頌重不敢廢以為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詘轍方城之內哉夫可

以箕尊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鴃其音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纔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于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畧于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為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

辭善本梓而見屬序豈亦有感於屈氏中壘之意乎哉　明興　人主方篤親親右文之化公卿大夫脩業而息之無庸于深長思若用晦即不能嘿嘿亦推所謂雅頌而廣之爾是則不佞所為叙意也

五嶽山房文稿序

王子曰蓋隆慶間有淮陽守陳君玉叔云余不識玉叔識玉叔之父憲大夫公博雅長者也已玉叔與余仲懋游稍得其為人已又從仲所得其詩最後玉叔以其文來奉讀之蓋三得而三為心折也　明興世世右垂紳委蛇之業士大夫作為歌詩以紹明正始

之音雖如矢至於文而各持其門戶以相軋年勝辭
負而莫有竟者其故何也尚法則為法用裁而傷乎
氣達意則為意用縱而舍其津筏畏于思之難信心
而成之苟取其近者翼翼然而自足聊于名之易徼
棘以探之務剽其異者沾沾然以為非常夫其各相
軋而卒莫相竟也彼各有以持其角之負然而不善
所以為勝者故弗勝也吾來自意而往之法意至而
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間矣夫意無方而法有體
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窺之若難此
所謂相為用也左氏法先意者也司馬氏意先法者
也然而未有不相為用者也夫不覩夫造物者之於
兆類乎走飛夭喬各有則而不失真造乎風容精形
流動而為生氣者不乏也彼見夫剽擬而必獲其似
以為真曰吾司馬左氏矣所謂生氣者安在其任於
才之近一發而自以為生色曰何所用司馬左氏為
不知其於走飛夭喬之則何如也王叔文亡論所究
極庶幾司馬左氏其不屈闕其意以媚法不欲誠其
法以殉意裁有擽而縱有操則既亦彬彬君子矣蓋
王叔三十而其業成然不以自安走一介不佞曰將
就正也非以游揚大人也嗚呼後王叔而相繼為足

業者守此明文可以竟矣王叔故家貴居恒自稱五
嶽山人以見志焉是故曰五嶽山房文稿凡十一卷

太宰楊公獻納稿序

此少師蒲坂楊公前領吏部所獻納疏也蓋
肅皇帝將方北急虜則公一帥宣大再帥薊遼有制
府奏議尋又南急倭則公再入大司馬有本兵奏議
天子方樅繩而惟公是聽公所條畫朝上夕報可以
故虜數從王庭大漠北倭亦先後授首而會故相子
網吏賄吏以賄成俗　天子與後相徐公謀得忠公
清亮之臣表率之公始輟兵部為吏部公一入吏部
而縣中士大夫晨競競之曹署者奉職無害歸而閭門
奉請苞苴迹折數百里外天下之莫府監司惴焉唯
三尺之是畏畢精其志意於民而亡內顧公大指在
於登進天下之賢士大夫以共理天下
肅皇帝將操切之柄在上公故婉以通其意
莊皇帝特人主共已而靡可否公故直以信其志不
佞不能為公役竊類蹶中所論說人才揚推潛德津
津乎其言之也其有所譏斥懔乎若霜雪之寒也然
其意恒不使所奉者勝乎所予者夫有所予斯人樂
為世用有所奉斯人自愛而偏公議奉不勝予斯

天下之用不見乏而才恒歪有餘故事給事御史封事有所彈射則多唯阿靡敢爭見以為不唯阿彈射則必受中指公亡所受指第微㒿其人志行與國家大體有不合則堅持之給事御史不敢以故事必公聽退而未嘗不服公之義也即給事御史言不當而上有所譙訶公必為宛轉力解不聽而給事御史以罪罷去公非久弊入啟事中又不聽而公又執如初久而未嘗不行公之為也 天子注國用則含戶部而問公注邊計則含兵部而問公公竭赤盡以應之不自疑非職即二卿亦不敢以職疑公迫而未嘗不受公之實也撫臣越在萬里外又生平所未接一旦待罪引罷公有所奬留的的中窾或微辭以見風或托事以申規未嘗不若耳提而面誨之也乃至公所列上兩輔十三部郡國負闒囚而倏示要害腫利便土風民俗燦如指掌矣公既用積直忤新貴人謝政去 天子思其效復起公田間以太宰治大司馬今上初還領吏部奏畀進少師當公之再為吏部距其初未幾稞動進而事已少變矣國與亦有所出入公力持之所剗培第各取其尤者而人人自砥玫公三為大司馬再為太宰㣲亮 三帝海內以公進退為輕重即四夷覘公安輙逡巡避引無所殺其桀驁之氣公直柱石我撫吳張中丞肖甫得公疏稿謀梓行之以儆百有位而敎夫嗣公之志者屬序於世貞世貞謝不敏則又私自念以諸葛武侯之忠勤姚文獻之開濟裴晉公韓魏公之宋重千載而下讀其書猶思為之執鞭而不可得況可以當吾世而自外公嬿於援上報有避也 天子今益嚮公所以格心於密勿之地稱不言而喻者殆又進於是我不佞固爰予望之矣

青藜閣初稿序

始希仲守尚書儀部郎所上宗藩封事凡數千萬言余得之伏讀而歎曰世乃真有晁董我藉令不佞一旦預末議細旃之上夫安能須臾寢也而會希仲所上事下太宗伯不甚讐還為尚寶卿心厭之請急歸里已稍稍出其詩所謂青藜閣初稿者以屬余勘校未幾而新都士人有為謀之梓矣希仲書來曰是非余志也夫是非余志也夫然而余不為之尼者不以名計也將以受諸先生裁㡽幾于異日也希仲詩五七言近體長安中諸什多宏整而厲七言翩翩自雄獨於五言古寄興建安阮公間至其為謝監視初日

芙蓉不知所上下七言絕李供奉王江陵過之當把
臂入林矣嘉隆而後海內故多詩人則亦多能知詩
不於余言合不合亡論顧獨論所以名詩意則旨在
者漢中壘校尉向遇太乙老人事也中壘孫宗室子
列九卿入贊尚書備肺腑不為不遇然於官數所厄
起所上書亦數上而數報聞然卒見外戚之扼大
而宗國之魚餒鬱抑悒偬不得已而託之九歎以擬
騷為志則可念矣希仲起民間徒步取九列以其職
屬宗戚財用之交用仁義俱盡而不勝欲以其術究
救之言甚危指甚美而顧不甚讎希仲果無意乎哉

夫中壘屬在內而憂及外希仲職在外而憂及內俱
不可不謂之忠然使二君子才斂而託之空言而詭
之文若詩天下亦遂群然而目之曰文人曰詩人此
其時尤可念也第今 天子冲聖皆輔佐之千載一
時虞明良而贊喜起以此待希仲而詩亦無不可若
所云庶幾異日者不佞固從諸先生任之矣

東壁遺藁序

余幼則侍先恭人歸其外王大父劉翁家劉翁哥余
而歎曰見孺子令我思蔣生蔣生者其婦弟壽仰仁
也仰仁故樂亭令棄用遣其子十一而補郡諸生十

四試應天文與薦諸公卿間又三載而卒當未卒時
嘗夢上帝召為冊寶記以太夫人老辭不得歸而秘
之既卒而見夢於太夫人者非一是時祝京兆希哲
為外兄弟敘其事甚詳劉翁既為余言蔣生已出一
編示余曰此生公車業也夫自國家定制以經術試
公車士而其最近理而遠格者莫如經書義自經書
義名而文別為古今若論而表而策則亦古文辭之
屬耳士又曰降其格以專攻經書義然而名之曰時
而倍於古益遠矣當成化之際吾郡獨吳文定王文
恪二公能精於其業間傳以古意今觀生所撰著其

材氣固亡能踰勝之要亦有不盡倍古者即不死豈
可量哉京兆紀雖近誕君子所罕言然吾聞之王子
晉十五而示師曠以賓帝之期林傑六歲而文十六
而有馴鶴之異而其化期則皆十七蓋并蔣生三也
豈天地美靈秀異之氣雖假之人而旋靳之抑所謂
十七者其璞多未琢而青霄帝晨之職為更宜耶今
年春吳生之從子按察子徵過於楚中則所謂一編
者已行世而屬余序其首子徵意不忍泯泯生名耳
余則語君今宦岳陽岳陽時時有謫仙人游倘問而
得其所謂冊臺記者即兹編行而與吳王二公並亦

土苴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七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三首

新河集序

新河集成諸頌大司空朱公功者亡慮數百家文亡慮數千萬言雖其言人人殊要之大公功而尼公之所以功不易則若一也世貞受而歎曰今之所群然而頌公者寔昔之所譸訛公者其人非耶則何啻霄壤焉嘉靖乙丑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水逆壓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為漕俱破漕　天子聞而閔之咨於衆而得朱公以大司空兼御史大夫總諸治河撫漕中丞監司守令悉受束約一切便宜行事衆或謂[illegible]河便公獨曰不然夫黃河之為決也若大盜然漢武帝竭天下之力至人主沈璧馬從官負薪石而後僅勝之而為宣房宮作歌以後大其事說者猶以為不若避之便所以避之便者河不與漕爭道也今河與漕爭道矣乃至欲隱河之害引而為漕之利是延大盜入室也故勢不得避則逆而捍之勢得避則順

而徙之夫徙與捍之間而吾識其說矣中丞盛應期
者嘗議別創河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
於留城以通漕事中廢公行求得故址喜曰是迂可
避決而近可漕也筴之役夫可九萬有奇金錢四十
萬有奇粟稱是條上之報可諸言濬舊河者交難公
曰河性靈有常及舊河獨不能及新河耶今朱公鑿
空而勞十萬人之力損縣官之金錢數十萬緡粟稱
是一旦捐而予潰河不知何以稱塞也當是時
天子意不能無動而獨朱公屹然於橈權奪嫉之間
以與士卒共甘苦諸偃僂胝胼之衆不以咨而以頌
天子廉知其狀乃稍益信公逾歲告竣河亦引分去
歲漕受計如約璽書獎下賜金遷官加等昔之所群
然而齮齕公者轉而為頌矣自是更三朝　人主愈
益唯朱公重重在　宮殿山陵則公召而北重復在
河則公復借而南公且以司空百揆矣乃集群公卿
大夫士之言而梓之曰吾非敢以後大如前人也夫
孔子之聖焉從政而不免毀公孫氏之賢為鄭焉而
不免毀且吾安知始吾聞之漢將軍充國之言曰吾
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
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

誰當復言之者夫進而疑功退而疑名乃不一避焉
而務為實以示夫後之憂社稷者何昔臣之忠篤懇
至若此夫今而後知國家之於决河在徙與捍之間
也河之為漕害而不為漕利也任事之貴勇而任人
之貴專也則在茲集矣夫是故世貞亦不以為公嫌
而為之序

張肖甫集序

世宗朝而肖甫為令滑則從其旁大府守攀龍游已
舉高第入郎戶部則又從他曹郎中行臣滸而不佞
世貞亦與焉是時攀龍輩追言詩而肖甫稍稍兼吏
道其令滑循良為天下最非久輒散去蓋二十年而
不佞起家副憲飭魏兵則其後更一人肖甫代後稍
遷長山西臬則其後復更一人肖甫代迨不佞歷居
而肖甫以御史中丞來撫吾吳矣一再過從脩布衣
歡懽甚而間出所著詩文若干卷以示曰子以為奚
若不佞受而讀之而後廼悉肖甫也夫文章之與吏
道其究若霄壤然其精內通而無所不合者物情
也故辭士之為辭以所見無非辭者必欲求高吾思
遂出於物情之表而後快法吏之為法以所見無非
法者顛倒束縛於三尺之末而不能求精於物情之

變而後安彼無論其不相通而已其所以為辭者偏而所為法者拘也故與尹翁歸朱博輩而授之管知其無當於語千里之竹百吏之牒以授嵇阮李孟諸公恐亦未暇辨也度肖甫宦跡滿天下所至赫赫聲流吏民間然其大指不為法困以物情有當足矣其游跡滿天下山川土風眺覽酬應日接於吾前而日應之語法而文羣法而詩舂容而大叙寥而小雜所探適結構者不一然大要不欲出物情之表而後快也境有所未至則務伸吾意以合境調有所未安則寧屈吾才以就調是故肖甫之才恒有餘而意無所

不盡為其剩量吾黨之間能去太甚而獨稱通明士者固不待文章已也肖甫家銅梁為蜀人蜀挾峨岷之秀滙為大江以故多文章知名若司馬長卿楊雄王褒其人然於政術寥寥焉彼豈亦求高其思於物情之表者耶今搢紳大夫稱公卿之業則無如西京而其於文章亦不能無推西京肖甫甫盛未艾所以益究二端之際以不朽後世者不俟同為日待也因稍為論叙之云爾

淩玄昊赫蹏書序

王子曰蓋余嘗為吳興淩大夫叙書牘云居數歲淩復為大夫孫玄昊序所謂赫蹏書者何以稱赫蹏也按班史趙后傳篋有裹藥二枚赫蹏應劭曰薄小紙也玄昊之為書大者數百千言夫稱赫蹏示抑也夫何以再為淩氏叙書牘也淩之先至玄昊業文章無慮數輩而獨玄昊與大夫最著度玄昊與大夫他文無慮十餘種而獨書牘最著夫書牘何以最他文也人固有隔千里異胡越大之不能抒丹素細之不能訣暄涼矣得尺一之札而若覯足以筆為面也有卒然訥於口不能以辭通矣歸而假尺一之札上之而若契是以筆為口也故夫他文之為用方而書牘

之用圓也意不盡則文盡則止繁簡因濃淡而摹而不務強其所未至故夫它文之為體方而書牘之體圓也書牘之所稱最他文有以也蓋玄昊之於他文工矣意獨愛其所撰書牘既抑而名之赫蹏而顧以序請曰不幸有霜露之恙即一旦不諱誰為定予言者夫玄昊之年甫二十四捨而就醫藥何恙不已而戚戚焉身後之是虞以予之倍年而長玄昊者何覬哉雖然予齊翕鄭耳一辭命之善而晉楚事為寄國而不敢易至於今誦之不衰玄昊多賢豪長者游有所折行而事之者豈非書牘力也玄昊即不盡假

是以爲天下後世知然所以知玄晏者要在晏乎哉

檢齋遺稿序

嗟乎天固有定有不定哉君子幸而值其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也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偵　天子即大位方欲有所更署羣臣噤不敢先發而麻城李君以一進士獨奮然上書大略謂人主之去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廣言路正綱紀一風俗且爲故尚書河州王公竑三原王公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

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褒顯時中貴人恚叚詔召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嚴公不爲動所以條對甚辯猶坐謫丞咸寧而亡何三原公拜太宰賢公推爲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琉忤旨逮株累謫興隆衛經歷興隆故鬼方地也公不鄙夷其吏人而爲之紀撥其垢數據理上事臺省咸報可當是時天下鄉慕公之風采若景星慶雲以爲旦夕且柄任而公竟用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丁先生璣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臬亦以病死夫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憲以擠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死者則非其所能辦也曾未幾而　天子大闢習政治者喆登用相與脩虞夏明良之業即欲有所建白者不能出其智以高於一時已成之政毛舉細過即有之而亦不能大有所指摘欲有所忤而名高也者攖龍之頷已去其脩鱗無所攖而就其名當是時賢者之天定不十餘載而又變矣是故屬天之未定也不特小人之所巧排而峻詆往往與天合而天亦巧爲之用若所以死公及鄒丁二先生者然藉令公不死亦不過弘正間一名大臣而已距於今使人咏然聞

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事涕然而心痛奕奕粹華精神流行於三楚而有不死者天亦未可不謂定也公爲詩文咸明暢有致其於奏疏公數剴切中事機雖再遷貶隣鬼魅雖係缺無幾微不平之氣亦不以遷客自高絕俠於識乃其直節素志隱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九十載而世貞宦游楚公之孫其出其集而屬爲之序因得以卒業焉獨世稱公成進士時萬眉州使其隱文璧邀致其家題畫鵰公爲詩譏切甚著眉州銜之切骨今其語不存豈遺之耶抑有所諱耶世貞不敏爲敘所以而因歎夫天之

定不定不足以憂賢者而憂世道也

古四大家摘言序

周衰天子之統散而列國經統散而諸子家言各持其彊以相角其民人日欲於干戚而為士者口欲於而舌然大要以覩析利害競長短於豁觸而已獨莊周列禦寇著出而跳於一切之外莊生之為辭洸洋恣忽權譎萬變列氏時出入而稍加裁至漢而淮南子出其言不盡錄一人其所著載兼括道術事情最號總雜而文最雄乃左氏則采緝魯史而自屬以己法以為春秋翼蓋天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又衰浸淫而為六代彼六代者見以為含蓄而露琢不知其氣益漓而益就衰昌黎河東氏之所謂振振六代之衰欲以追四子而猶未逮也宋則盧陵臨川南豐眉山者稍又變之彼見以為含茂而竟律不知其造益易而益就下　明興弘正間學士先生稍又變之非先秦西京弗述彼見以為溯流而獲源不知其猶墜於蹊也夫所為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群志而一時輕敏之士樂於宋之易構而名易獵群然而趣之其在嘉靖間而晉陵為尤甚閩人施君其來蒞郡即出其手所纂莊列左氏淮南四家語之尤精者以屬

生華露而梓之曰吾敢謂足以廢先秦西京乎哉亦足以例也敢以是而廢宋乎哉欲習宋者知宋所繇来也夫習宋者以易而獵易思易而不得於音極必厭名易而無當於實極必敗未有不自悔者也夫宋所繇来者非它也是四子之遺法也則又曰夫習耳者其以左之誣莊列之誕淮南之駁譏余哉余非敢歔為理道設也其以余之刪而謂余割裂哉余不欲以其類受摘也華生既梓而將施君之命而問叙於于夫施君惠政者晉陵不易屈指數竊以為無大是舉能使習宋者進而求之古晉陵學士大夫將尸而祝之矣

郭光祿南征實錄序

夫嘉靖之季則余所難言哉　天子北急虜士大夫歸而談虜南急倭士大夫歸而談倭唯　上亦以其歸之也稍急則士驟而重稍已則士忽而輕而又會稱將相者不比而暱則角而嫉暱則乗難而借行其愛嫉則乗難而借行其惡愛惡勝而天下之才旦望鑄而夕鑠而不自覺蓋是時吾友有郭君靜甫云嘗為御史而大司徒欲益三吳賦君爭之彊辨之疾以是忤旨出令閩中未幾召入郎都官部超拜[illegible]

中方議大舉逐倭而司空趙某者故相嚴客自謂待
上意奮身請受署爲元帥馭其師報可相嚴迫欲就
趙功而虞其弗支也以君數言兵事薦之俾參佐其
蓋君日夜馳至軍鼓舞吏士前破虜焚殺大酋海等
肉薄以萬計捷上君僅用文吏格遷佐光祿而軍中
選懦陰構媾者扶脅覬有所乾沒者俱以不便君故
交互爲相嚴誣君陰私以見左而君事久矣相嚴既
用言者讁君復用考功法覈罷未已而命給事御史
劾擿君罪亡所得然亦竟奪其職歸君歸絕口不復
及南征事益蒔花木引泉構石斥買書籍以自娛蓋

又十六年而余北上君手一編見屬曰子爲我序之
吾以紀南征始末耳向嚮者所絕口不談也聞胡以
今及也則自循其髮曰種種矣而豈以吾僇世業耶
光祿一尚食臣御史小默能得之吾以忠以七尺博
五品漸之役聊以伸臣分耳今吾罷被　上恩復故
秩以寄息漁樵之上於願適矣吾安用喋喋爲第用
兵國家大計陰媾者幾縱虎於藩落之內而撥之嗟
乾沒者籍口貴近而齮任事之臣豪傑不遂解體耶
且也天下知相嚴之器我而不究其後謂我爲相嚴
者相嚴知司空趙之外許我而不搬其衷謂我爲司
空趙者司空趙外許我戕而中實厭以我爲府
而交惡我抑何其自相盭戾也吾所以有茲録者欲
爲異日東南大計地耳蓋余悵然而作曰夫嘉靖之
季則余所難言我雖然君故言之晳矣請授簡

檇李往哲列傳序

今天下稱文獻獨甲吾吳郡而錢唐居其乙顧嘉興
當二方之中地獨坦衍饒水稻禾蠶桒組纊工作之
技衣食海內而盡衍人物則自　明興以及今嘉靖
之際蓋彬彬矣乃至郡邑來者多闕略非備而會其
郡人戚元佐氏以文學著蘭臺建程之職者數年而
以尚璽大夫請急歸居閒無事乃悉搜考故家晚失

之籍暨耳目所見聞人別叙次凡若干卷目之曰檇
李往哲列傳春秋書於越敗吳於檇李即此地也不
及明以前者爲遠故遠易誣也或君意以其郡先達
若程中丞之死義項襄毅潘司空之勁勵鄒莊簡之
政術呂文懿屠宮諭之文學則與士大夫類能言之
然往往襄毅而不得其要領嚮顯崇鉅之臣或相牟
阿私所好而其他飭廉敦樁爲吏師帥直諫明職陷
而食貧老死田畝者亡論其事何若詎之人姓名人
弗問矣戚君所以懼而有此書也昔者王仲宣爲英

雄記竟欲以其時重於古襄陽之傳耆舊汝南之傳先賢則欲以其地重於天下㦸君生檇李能使檇李之人重稱明學士大夫能使明之檇李尤重不亦雄志哉昔我㦸君不獨核於事又能婣修於文辭爾雅鉅麗夫以太史公得短長而其叙戰國之策臣俠烈炳乎躍如者不若春秋諸世家之寥寥也班孟堅之紀西京則子駿爲多龍門蘭臺之客異時有紹明其業者於檇李亡勞筆削矣夫

潘潤夫家存稿序

蓋濟南有李于鱗云而于鱗所亟稱者非王生六七

輩則其鄉人許殿卿潘潤夫龔克懋也殿卿故善王生而會于鱗沒王生自嶺右召過廣陵一日而識克懋洎潤夫既以內悲夫逝者而又各自卑于鱗之所亟稱者身相及也所以久之潤夫以其詩若干卷屬王生叙曰敢徼靈於先友以不朽于下執事於乎不佞何言哉吾吳中盛文獻彬彬闇闇詩者矣然好推尊其時顯重者耳傳而共爲其名以故一徐庾出而語語月露一元白貴而人人長慶沿好成格沿格成俗而不可挽也乃潤夫稱爲于鱗目相倡和然往往隨發而自盡其才隨遇而競標其致各騁於康莊之途

而無犯轍以故論潤夫詩者知爲潤夫詩已爲潤行詩者行潤夫詩已自是而濟南之詩無閒格也不亦善哉潤夫起家也嘗數歷郡牧京兆以至貳藩運夫夫陟萬聞郡吏也出其以是聊與諸亦且也目之曰家存稿而以□王生叙亦嘗刺促爲名者謂其善于鱗而不必傳于鱗以傳潤以見志耳殿卿克懋各有集大指亦類是

黃淳父集序

甲戌春二月余入領太僕過淳父是時淳父病矣而強起納拜曰夫余殆已矣敢以不朽累子尋嗚咽不

能竟盡又三月而淳父沒其息其以其所著集請曰先子志也淳父自少爲諸生即以古文辭著聲而其於諸生業亦不廢試凡數上郵報罷最後有所不得意遂謝諸生歸淳父既不棄儒衣冠又不具隱居衣冠即楚服而見達官長者自如也所爲須雅騷選賦誄之屬始務以精麗宏博自喜中年游白下稍變而埜鴻辭雅調然其意不能無爲工晚節益自喜爲工語自淳父之工語出而諸郡中名能詩者無傳寫之紙爲貴嘉隆之際即東南諸詩人不能先淳父而指屈也淳父罔絕口不及一第顧其中不能無悒之意

托冲舉黃白之術以少伸其志而行之輙不餓竟怏怏而死居恒計衣食不能卒歲而後先所蓄置古數叚法書名畫即號好事家不能過也淳父負耿介有至性其他行甚多余不敘敘其詩曰士業以操觚無如吾吳者而其習治江左靡靡或以為士風清淑而柔嘉辭亦因之北地武功諸若起中原自厲其格以求合古而不能盡醇其高案殊之氣吾吳有徐廸功者一過之而交與之剩亦既彬彬矣而不幸以蚤殁乃淳父能剩矣夫辭不必盡廢舊而能致新格不必安趨古而能無下因遇見象因意見法巧不累體豪不

病韻乃可言剩也今吳下之士與中原交相詆吳習務輕俊然不能不推淳父之精深中原好為豪亦不能以其麄而病淳父之細者淳父真能剩矣淳父之皇考曰五嶽公博雅知名士其所著書亦余序之五嶽公務博綜而淳父善專詣乃余於淳父言尤無間云

類雋序

自漢時學士大夫以經術行能相高不斷斷為瑣屑之學即為夫以利口斥焉然戴負見表於中山三觴流踦於洛水則不克以聽對而述家所由興矣齊梁之君臣既務為組織雕繢不能運獨至之意而一時風靡者大致有二應制則巧遲敗於拙速徵事則伸多勝於屈寡至博學宏詞之科設於唐而其用益迫矣故白氏戕之而其書曰白僕僕若役使之也一曰勺樸若取以樸衣也然學士大夫往往起田舍遠於金匱石室之藏壯者役於生而晚者窘於餘其力不能得之即得之矣而東西南北唯朝夕之是逐夫惡子之五車紛如而安能以充後乘也故夫善類書者猶之乎善貨殖者也當其寡以多之用也吾友鄭山人年三十餘即厭經生業棄之而杜門為古文辭吳

口究闕制諸書山人多所假貸分券而受之輒成誦中年而其所為古文辭稱於中原趙康王聞而聘山人立談而賢之曰生非所謂行秘書也耶趣授傳舍美酒粱肉大飫已又曰生為我成一書其聚若拾堅之初學記歐陽詢之執文類聚已給筆札頗出其所藏書每奏一篇輙稱善而會山人以二府辟北游京師見少師華亭徐公而語之故徐公復大賢之曰此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因謂山人揉而唐以前毋駱駱惜其遺也宋而後毋廣廣惡其雜也寧稗而奇毋史而僞寧巷而雅毋儒而俚山人拜受教文二十

羣而書成名之曰類雋以所類雋而雋者則康王矣
捐國矣徐公亦謝首揆歸其鄉而山人老閒乃泰然
尚能不廢其業一旦以屬余曰吾業誤於趙嗣王共
剞劂矣吾子好為一家言以吾之不得當也雖然其
謂我何余謝不敏則曰子書成而僻夫豪傑之士以
無事殫力於學則不可然使途之人亦或盡棄指為
以立取而立應而無偽相如之毫也則亦唯子之功
謂康王誠賢王矣劉孝標作類苑而梁武以人主之
重不能見推挹顧集諸學士為華林要畧以高之康
王不愛趙嘗與書以共山人筆札而成山人名康王

誠賢王也山人名若庸恒自號虛舟以見寓云

戴金吾崇戎策序

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戴君伯常時以推擇為金吾緹
騎長間過從談藝甚適已稍稍聞其直金吾獄而故
相夏忤旨繫當死相嚴恨之甚以屬君俾甘心焉君
謝弗應而大司馬聶貞襄公以平陽守事逮君聞事
之與談王氏良知之學其師陸掖之君亦弗為動余
雅以賢戴君而會余出憲青齊罷歸里再起藩臬始
入領太僕別君者二十年而君亦用勤累遷大校遂
擢稱其帥而且罷矣君亦業已六十餘然鬚髮澤而身

促膝環堵談說天下事亹亹不倦已出一編書示余
曰此所以志也盖君始為緹騎時中國即中虜凡再
大入殺掠三輔吏民數十百萬以去而我曾不能獲
偏師別酋之捷戰則鋖而不能合守則分而無所不
寡君條為十事擬上之其大指欲捐國家數年儲練
精騎十萬內地為數寸伏侯虜闌入誘而深之入伏
因大創刈其衆而窮搗其王庭使俺酋不再犯又虜
所恃以雄者我降卒半之其人豈無父母廬產之念
為重購懸募將其才者而豪其籍者十年之後且欲
盡化為良民以合於剖藩錄成大家之義無論諸儒

生見而疑即老將亦掩耳避去以為言大非任而難
其中所以轉弱而為勁易虜以為佚衛主客勞逸合
審節詳目之城用獨君自言之而自信之以為必效
也而聶公與相國徐公趙公亦後先能為知君以故
君得稍遷而大帥陸陰倜唱君毋遽上書君亦念諸
公非能盡我即上書且以為希進而意津津殊不能
已乃遍攷三代而至於明凡所以備虜故事得失長
短每過吏文武奏計上公車輒訪問卯赤白囊竟而
後已而卒斷之如躬指所云而加悉凡四十卷余謂
君書成而官以罷一旦縣官緩急借君以閫之外寄

君尚能作伏波將軍據鞍矍鑠狀耶君欲有之然閫
外不過一帥寄耳斤斤責工吏民校築障堠間及從
輕騎逐數級半資之賞我故有所不能也且以一閫
帥驟當大司馬則不若求吾書而安之大司馬庶幾
曆微薄伐之用我而今單于方偷呼韓邪故事辭謝
而稱外臣亦何所藉吾書為第聞之岐伯秦越人天
下之言樂術者神焉而其所遺書簡奥而多秘非洗
思者不足以得之今與李杲朱震亨三子角術程騐
不可同日語然為術者之習其書固易之而當於疾
也今弁髦業武事者人口韜畧手孫吳而不能一究

之用藉令異日有以邊事棘而不弁髦吾言庶幾其
尚足驗哉余固惜戴君之不遇而嘉其意之近厚而
有餘忠因為叙次其語

王少泉集序

楚於春秋為大國而其辭見絶於孔子之采至十二
國之風廢而屈氏始以騷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
輩相與推明其盛盖逾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簡
子美之為之祖若孫者後以詩顯又幾千年而為明
德靖之際王稚欽氏出而張廖諸公繼之自張公以
氣雄而廖公以辭選稚欽最號為高華然不能少見

才役而少泉王公稍後出獨能折其衷公於意非不
能深不欲使其從於思之外於象非不能極不欲使
其游於見之表才不可盡則引矩以囿之辭不勝靡
則為質以宗之盖公之詩若文出而好馳騖者俱恍
然而自失也余初為郎燕中與公從子故御史宗茂
同年雅相好試余以公集讀之以為今即今人未有
擬以為古即古所不之見問而後知為公公於詩若
文不作貞元而後語然能脱摹擬洗蹊逕以超然於
法之外不得以一家目之也公與稚欽皆錄高第讀
中秘書非久皆去為他官故無所染於習自致其境

於古而公尤工行誼長節槩居官所涖有聲跡然僅
再命至僉臬而用公事罷余之見公集後二十年而
宦游楚謁公里中公頎而長白晳飄鬚髯非復人間
也出其集加於昔者半而示余曰身隱矣而焉用文
之雖然不可以當吾世而失子也其姑以識吾之所
至而已夫不佞烏足以得公所至第覽之淵然色而
誦之鏗然發婉而章宏而典奇而弗棘庶幾風人古
典之遺乎夫張廖始所弗論公並遺類王勃必簡然
不為麗詞選藪以祈主悅淪落不偶似正則子美然
無怨咨感慨不平之氣以見騁左而　天子亦竟淺

能知公使千載之後不爲公雖老而歎息也公於
京山人名格字某少泉其別號最後　天子詔用公
以年至不之強進太僕少卿故予云然

青蘿館詩集序

于鱗嘗銓子與詩得十五之一而行之且許爲之
敘而亡何于鱗沒矣伯玉敘而其略曰人言李何故
相驩卒以名高爲敵國乃于與厭事于鱗元美直將
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夫元美者
不佞真也而又七載子與所爲詩日益富將有所續
而合而其自銓視于鱗則益若頗意悍然必欲推不

佞爲之序夫不佞言而無所當於作者固無論即不
佞言而少有當於作者以漸信於天下後世而天下
後世固已首伯玉之敘而窺其後是必曰伯玉夫乃
爲詑而坐受成也抑蘇代有言周埊賤媒爲其兩譽
也若子與之與于鱗元美也是不爲名高故者乃相
媾而爲名高者也夫以伯玉敘而疑余以余序而疑
子與之詩又何取裁焉乃子與意不已曰非以子媾
名也以子之一言而爲藝苑衷康幾余自信云爾記
不佞初識子與時子與業已壯有游大人名而一旦
見于鱗而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即有構而亡近於
建安三謝開元大曆弗出也出而亡當於于鱗之首
肯弗存也凡與子與故倡和者或挽之或攝之或訾
咲之而子與嚣嚣然而弗碩者三十年一日矣則子
與之自信孰甚焉庚子與生平詩令銓者僅十五之
一而其所謂十五之一則皆其見于鱗以後者也其
見于鱗前而贍炙學士大夫口者余猶能聽之子與
削而亡所恡也夫子與亦詎必余一言而稱自信哉
伯玉又亟謂　孝廟時有李何而副以徐昌穀謂子
與繼之若二徐云惟獻吉之序昌穀曰大而未化而
採龢之士詎今爲昌穀扼腕者胡以未化耶愚則謂

昌穀之所不足者大也非化也昌穀其衷患乎偏至
而之化者也若子與之於古近體庀材宏矣養氣完
矣意象合矣聲實衡矣庶所謂充實有光輝者哉語
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子與甫六十自是而往皆
化日之日也將化境之境也夫不佞請執簡以俟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三首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貞不佞待罪晉臬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僞虜大酋俺荅之諸孫把漢那吉者闌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傳邸報大酋以那吉故款塞歸叛人梟北闕下諸虜解辮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

宮保四命而至今官子世祿親軍錦衣太學上舍亦再三而其錫有蟒繡裹蹄勳親所不敢望者

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廟歆至以風四裔梯航重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王公獨受上賞　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固人人頌王公之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迨不佞入備九列以通家子謁公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歎曰天下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繇功也天下之名知公者以公不戰而屈虜能收功於易而不知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當那吉之始入塞也邊吏以為一孤童亡所係一國輕重而公獨亟為上言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逆趙全等還我為優待而遣之陰中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次俺荅即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切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一屠耆谷蠡秩羈縻而置之塞外其與黃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弟與媾我則興師以翼之外不失興亡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報曰可盡不待發公之次策而強虜之父子以及他族若拱之股掌之上而惟我所使矣然是時虜

方擁十萬衆壓境不能無所邀求而老將利鹵獲不欲兵寢忿為恫疑虛喝廷臣守見故常議洶洶不決夫外有不可測之虜情下有不一之將心而上有不一之廷論公謂不亟斷則大事去故外揚兵以脅虜而內示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庭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公一當生部長平冠軍之屬粟狡騎而躪蒲類踰畢蘭景溫禺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揮於一麈尾而已吾故曰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疏積數十百萬言不獨能得虜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在

虜至於練兵備選材官乃好説備要害諸可以助乂
膺懲之具靡不備使虜恍然知啟我之利而犯我之
害其言固班班可考也稽令公采一當先部冠軍是
平之屬粟發騎而蹈漠類翰皐亂燃發溫禺丿日逐符
志如漢時而王庭之南北胥白而嬪胥者豈盡匈奴
丁零之儔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
坐致十萬之馬虜然羣群而馴我先閒之監我不發一
鏃而坐弱其兵使之日媮不甘食遨嬉而廢忘戰事
亡堅墉擊柝之勞而安赤子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
啻百倍戰也不佞嘗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

太尉會昌集其論羌虜河北劉稹事若指掌以為孝
宣武宗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辨之何況隆萬之際
稱明良者哉夫吉囊俺答固以吉諸父以奔北之餘僅
敗一赤狄于曲梁稽賞秩臣于室而爲之主者士貞
伯亦遂有爪牙之縣諸狄因無窮之請納虎豹之穴
以請和而晉稍得志於諸戎魏絳和戎之歎鍾鎛磬女樂
之半以酬絳而享金石之奉乎哉臣 天子所以能
靈而光大公者度不為後也貞不佞竊因公之儒而
為叙其所以令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策其與
營平會昌灼然並傳哉

章給事詩集序

自昔人謂言為心之聲而詩又其精者于竊以詩而
得其人若靖節之言澹雅而超詣青蓮之言豪逸而
自喜少陵之言宏奇而饒境左司之言幽冲而偏造
香山之言平易而尚達是無論其張門戶樹顚類以
高下為境然要自心而聲之即其人亦不必徵之史
而十已得其八九矣後之人好剽竊餘似以苟獵一
時之好思踳而辭襍無取於性情之真得其言而不
得其人與得其集而不得其時者相比比也當余成
進士時與同舍郎李伯承為詩頗有聲而章君景南

為行人出從一蒼頭羸馬敝衣驟而見之不知其爲
官人與之語亦不知其能詩者間一過從章君陋巷
席弊香一縷出其稿而始知有君君名臣坐微其詩
數篇相與吟咀悅然而若置身於陶韋之間而厭吾
曹之工於藻也已稍與深語則無非詩也者徐而察
其言行則亦無非詩也者然章君既用郎爲吏科補給
事時 上請言立 太子而君首上章立太子忤
旨幾中奇禍以解引疾歸卧金華山中予既驟得君
而驟失之日夕復望其起而報君逝矣君之卒其鄉
之薦紳先生惜其人相與請而祠之學宮惜其詩相

與梓而行之世又二十年而其子某屬余叙而余尚盡讀之然後知君之詩非君之詩而陶與韋之詩也有所取至於篇則無問何有所取至於句則無問韻意出於有而入於無景在濃淡之表而格在離合之際其所以合於陶與韋者鉅君之若心君亦自不得而知也陶韋之言瀟洒物外若與世事更相左者然陶之壯志不能讋發之於詠荊軻韋之壯跡不能掩紀之於逢楊開府彼雖僅有以自見要之皆非其得已者而君之壯獨能用之於立太子踴天下不以空言少君則尤可重也余故備著之欲使後世知有能以心之縠而為詩者章君其人哉章君其人哉

華陽館詩集序

大中丞宋公望之以其所著華陽館詩集授余郎中而曰子其為我序之余昔守尚書比部郎而公録令高第拜御史間一再過論詩公氣完而才高所造語必驚其坐人而自是出按鹺河中移疾歸起為廷尉丞出牧方州僉臬事進為副再躓再起入佐太僕復佐廷尉以至今官凡十餘政自少而壯而且老幾三十年所經繇秦晉梁燕趙魏閩蜀吳楚之地數千萬里其旅于旅奔軒輊牢慅偃蹇畢態公時得之以發吾變江山之詭特險絕土風物候之羇幾崇靡莫可詰究公又時采之以益吾奇而中不汩凡公之詩遇所最獲意而不加揚有超曠而無德色夫是以無泰音遇所最拂意而不為屈有感慨而無不平夫是以無促節其鏗然若中金石之聲然宮有適而商隨之其煒然者皆天地之色然意有造而象發之夫是以和平與溫粹雖相為用而恒為之主說詩者謂公五言出入建安見於擬李都尉而下可味也七言有唐初四子風見於帝京篇可詠也近體五七言要皆有右丞嘉州之致而間入於劉文房余謂此僅得公之

似而已公之所録造與其合出於機而入於境雖公亦不得而自知之也嘉隆之際公既不盡得於遇而天下事又間有蓋於目者不得不托而為風公今益貴用事　聖主喆相喜起之聲雝雝如矣清廟之懸朱絃而蹶越一倡而三歎非公其誰哉非公其誰哉夫歌咏盛德大業余雖不敏將操管而從公之後矣

少保兩川葛翁行歷圖像序

世貞守尚書郎時而葛翁僅五十以少宰遷南大宗伯矣自班行中望之固甚澤而巽也而世貞用投劾歸里久之起浮沈中外自以為若異世人而葛翁謝

宗伯歸天下雖欲伸翁之志而占其治於誰可得
而強起之再遷大司徒歸復起大司寇以至御史大
夫盖世貞之入領太僕而其僚為翁之孫昕因以獲
侍翁翁之長其省二十年而家食居其十之七即無
論翁雖世貞亦髮素髮白然而天下諱翁之老而鹽
其壯翁深沈寡言笑第其出入人俱已目屬之蕭以
為喬嶽巨瀆能柱兩儀而育萬彙雨澤之所斂翁而
翁頎碩不自居數上書乞骸骨　人主強挽而褒嘉
之者非一於是太僕出翁之像凡若干冊以示世貞
指而曰此其諸生而受經者此聽邑賦頌者此郎是

禮署而視草者此須黑書識樸多士者此閭如而旬
宣者此侃如而梟奇此以中丞開府者此佐銓均者
此洽神人於南昔此地官而司計者此再賦歸田者
此司邦禁者此提中執法者凡翁後先册二十政而
其貌亦自稚而壯而強而漸以老其服自青衿而有
冠服由黃墨銀青以至金紫其最大亦自綠而黑而頒
以至白余不能盡辨之而其稍可識者則為少宰時
與中執法二像耳太僕亟語余古之善貌人者於君
延壽外毋如韓幹周昉幹昉之貌汾陽王其妙至併
其情性而得之然天下之不生識汾陽王者衆而示

之而不能指其爲何如人也若乃誦退食之委蛇則
能狀其優游而自得風赤舃之几几則能狀其度變
而不失常覺雖雖肅肅之章則能狀其恭和而復敬
歌赫喧瑟僩之語則能狀其威儀而恂慄雖千萬里
之外與百祀之後啟其編而想見其人與其狀貌猶
躍然也何可以無子之一言世貞謝不敏則謂太僕
子貌子之大父而已乎而子言何藉哉抑不以子言
何藉翁之自稚而壯而強而漸以老也其髮之綠
而黑而頒而白也是幻貌也服之有青衿而冠服也
其黃墨也銀青也今之爲金紫也是幻飾也其[illegible]

氷玉也若金勁若鐵而蔚若松栢者固七十年一日
也更數百千載而猶新夫庶幾乎周文衛武之所見
稱於詩書者哉盖未幾而世貞借山南之節以出其
明年翁以滿六載當進秩遂逓不上計要乞骸骨
天子難翁之去而重違其意特拜太子少保馳驛歸
而至與廩之績其在六卿者廢於翁登第之歲凡四
十五年而後復舉亦盛矣哉世貞屬事者簡乃追次
其語以貽太僕為翁贈雖然翁杜撰矣而且進於道
毋所事余言矣

游名山記序

友人觀察使何君振卿曠朗宏博縱心世外而尤延於仁智之樂自其為諸生偕計吏敭歷中外凡跡幾天下半而君之所謂樂者不衰君凡遇佳山水必游游必有詠歌叙述之類而尤未慊於志一日喟然曰嚴夫子有言州有九游其八夫以天下之名能存者而不能無恨於其一之所未至而況於余所遊者僅半也余且倦而必欲以余之年而盡余足以余之足而盡余目亦難矣則又曰庶幾有少文之技以丹青余壁而又幻與我於丘壑乎哉然余室之為壁者幾而天下之為名山水者寧啻十百千萬也夫壁之不

足以盡天下山水與余足之不足以盡余目均也既而豁然曰得之矣乃權古今名爲之紀游者自大都而留京而五嶽極而羅施鬼方之域若而山其水附之自漢應劭而唐柳宗元而至於今若而人自漢官儀而記而詩序而題壁者若而篇其有文而不獲全者事而不獲專者標韻最勝臚列而品分之曰勝紀曰名言曰類考為卷僅十七而其文已五十萬餘言自君之成此書則日夕侍其尊大人公雖亟薦亟起不復肯出為世用時展卷而一讀其昔所游者儼乎其若歸又若與其故人晤而其所未游者恍乎其若

身之歷而目之遇也然自是採奇慕異之士踵相尋於君闕以問所謂記者君不勝其紛則梓而應之以廣其好而屬序於余余因嘗往臣鄉躅於燕齊晉楚吳越閒然其跡尚不能當君之半自岱宗太行匡廬恭嶺兩洞庭張公善權桐廬外其勝不能得君之十三雖謬稱同君好然不能盡廢有司之轍而與樵夫漁叟窮其造獨所得數十編雖不能盡如君間亦有出於君之表者因悉舉而歸之而叙其所以差夫讀君之書而可以無事游矣得其所謂穹如者奧如者淵如者以與心謀而可以無事書矣山河大地一切

而空之則所謂穹如奧如淵如者亦陳跡而君之書亦可以無事吾贅矣姑以復何君君其肯余否

吳汝義詩小引

休寧吳子行欲行其先人汝義之詩而介余友俞仲蔚來問序不佞嘗讀徐吏部學謨所為汝義事狀謂以俠烈賈隱江淮間所為詩跌宕雄逸有風人之致今其存者僅百餘章耳汝義雖好以吟哦自適往往多厭棄不復道稱得年僅三十四以歿而是時子行甫十三意不忍泯泯其父既能走數百里而乞徐君狀又能竭其蒐拮匄請之力於厭棄之餘蓋二十年而

得所謂百餘章者賦詩豈必多即少陵氏亦云爾如言哉夫汝義之於詩自適其情而不必於托其名故其稱多棄去予行之不忍泯泯其父其計窮而莫之挽乃欲以其所微而不欲得之名以聊寄吾無盡之思其昭勝紀全父仲於父子之間者可想也昔晉人致慨藍田之晚寒而云人不可以無年右軍位過不勝藍田乃又云人不可以無子今以汝義之才而所造僅爾固其年限之若予行之不忍泯泯而必為之傳則庶幾是稱子矣不佞故不辭而為之引

永慕堂詩叙

何子佐邕之三年而政成則以間過余曰先君子之倍不穀也若而年先太孺人之倍不穀也若而年如一日也以不穀之無能為役也迺張令氏屬表之墓尹宗伯氏又屬顏之堂諸為紳又屬為堂之詩吾子其屬叙焉死者且不朽王子動容有間曰子之堂之顏也何居曰永慕王子俯而曰肯哉乎顏之也子之先君子之倍子也若而年先孺人之倍子也若而年而子如一日也則信永矣居吾語子吾始習孟子書稱大孝終身慕父母以五十之慕獨歸之舜而他不及吾甚疑之即人人無無父母者是庸獨舜哉既習檀弓稱子張除喪而見以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子張賢者也夫子不罪其予而始予其狀也然後艮然知舜也且禮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則是哀漸有殺也若子張者情為之窒而禮為之伸者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若伯魚者禮為之裁而情為之屈者也夫何子不以情奪禮亦不以禮屈情而心終之殆猶賢乎哉雖然未有以

何子之善用其永語者孔子之稱舜曰舜其大孝也歟既而曰德為聖人而已彼其夔夔齋栗力田而曲共子職者固弗與也然則孝子之致身也以致親也假令季路不得孔子為之依歸而其令蒲也僅如弗紐公若而已耳則旦夕五鼎亦賴焉何子之佐邕猶請矣其名位同未涯其樹德而顯融其親者尤未涯也何子亦善用其永哉王子既以語何子涕則泫漣下矣已舌嗜口噤而不得所何者王子之遺奇也何子名渭舍昌人處士君諱正緒號隱德鄉人尊而不名曰少峰先生

兩朝錫命卷序

國家褒隆中外大小之臣自黃綬而上得以其最封
父如其官見考功令云而黃綬其在內獨御史其在
外爲邑令皆不易封御史多以使事不及考遷亟用
言左去抵躁而邑令非臺使者薦至再輒以不及格
報罷其爲而至再則又以驟遷不及考罷爲縣令封
而召爲御史最則又以同品罷而獨德興舒公始舉
進士拜錢塘令有聲　天子方修廟恩推嘉勤事者
公父故平庵翁獲贈如公官久之公繇比部郎改御
史按楚而今　天子復修廟恩平庵翁復進贈御史

搢紳大夫交豔言舒公能兩致所難於父而以故邑
邑不自得也以間謂楚康訪世貞曰天乎不敎之生
也晚而共養之日則既寡也又不獲以一命奉卒哦
吾父身而虛稱之胡益也且也吾父殁而能使知者
易當其生而不能使易者易盍正德嘉靖間名善學
政者無知李公□□邵康僖公見以爲寡許可而
獨國士吾父也青衿譽髦握管而鶩於大江之西亦
嘗居吾父右者而當試輒不利其數試而數不利也
最後以日暇去諸生去諸生之後而日一旦霍然復
乃慷慨歎曰夫造物者巧與余左而余又何言哉行

於其間規地得東山之麓爲軒焉其陽爲林林之表爲川
川出軒之背而縈之一峰卓立天表吾父曰是可以
老矣田而秫沼而魚吾父曰是可以客矣爲詩詩用
故程夫子韻而和者亡慮數十百家而吾父財取以
自吟媮適也吾父所爲孝友事於家甚篤至然不能
越鄉而見其名所爲敦睦備誼事於鄉不可指數然
不能越國而見其名者抑何難也夫不轂待罪邑令
臺吏一秩秩　天子不以奉職無狀而忝之五年之
間而再被恩以及吾父以夫人之所難而不轂之所
易吾父困諸生久不能得一第以死夫人之所易而

吾父之所難不轂盡至於今怦怦惓懷也世貞稱商
說曰此乃所以爲公慰也盖孔子於周公亟稱達孝
焉而其所謂孝者追祀先公以殊禮而所謂達者推
之諸侯大夫士以隨分致隆而已非必能起九京之人
骨而盡肉之而衣冠之也平庵公拮据詩書之業非
不久盖數薦而數北如語所稱白首若新其所爲德
於室者毋能名之鄉德於鄉者毋能名之國　天子
東湯擢於公卿之上寧復知有平庵翁而制詞所稱
潔身勵行睦族敦倫若親及翁之生存而跡其事者
豈不以舒公之勤勞于家推嘉所自使天下曉然知

舒翁有子舒公有父翁雖沒自足不朽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夫尊親者豈必其身親見之也舒公色小解顧謂世貞其有以張大　天子之寵靈退而從吳人之能詩歌者歌之而叙於首

馮母張太夫人節壽詩序

故茂才馮公之以張太夫人訣也寘手之曰而殉我身乎毋乃殉我心微而孰與代吾之為子若母也蓋馮公訣而太夫人隕越不欲全也既而曰有成言矣為死者死則可為生者生則可吾不忍於馮氏之生者也於是馮公之父母老矣有一子今大夫孜僅三齡而其一子斂在腹太夫人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子也入而哭於室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父也甫輟哭益日夜拮据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奉公父母即斥奉父母之餘以資大夫父所謂遺腹者成就外傳業文事彬彬有成矣馮公之父歿其母某獨存老而甘大夫之養忘乎家且獨也大夫之兄弟幼而共義方之訓忘乎孤也蓋馮公訣而太夫人之目不涉于耳髓不識纊帛三十年如一日也　上隆慶之二年大夫成進士矣而會有詔旌天下之貞節烈者大夫上書闕下言狀有司覆覈無異　上曰俞旌其門節婦如故事大夫蹴進上得吾蘇之太倉比二千石太夫人亦以子貴而用節婦稱采就養業已六秦大夫升所以觴太夫人者進之太夫人却不御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即吾觴如若父何囟進之乃請以觴公母曰所不即下從公者以姑在姑幸從吾亡第足姑授我年也始一觴即以觴大夫曰所不即下從公者以若兄弟在若幸而有成立輝赫其家而孱大之是若授我年也雖然若何以報我則又曰毋以我為也　天子過采若言而以旌我我何以報若精白一心而事之毋使若愧於我子州之民若赤子也為我所以操若者而操之毋使我憾於為若母於我足矣大夫再拜曰請受教於是州之薦紳士沐大夫澤而高太夫人風如王某輩者合詩以頌而屬世貞使序其事以竢太師

又

隆慶之二年大宗伯言進士臣孜言臣故父棄諸孫毋張年二十九臣孜僅三歲弟敏未剃母賅臣祖父母在扶侍間臣母張飲血自矢以存者故不即從地下會臣祖父亦見背獨祖母在家事雰落內乏強近之戚母張拮据晝夜食力致養以餘功授臣孜強學

獲從諸生奉　大對臣敏亦竊不冠侍祖母今八十餘臣母張行六十於格應旌臣孜時死請詔曰下御史御史下郡縣覈如狀上大宗伯言進士臣孜母張握節報夫有栢舟髮髦之介備志奉姑有禮脩引慝之孝濟義導子有孟氏遷里之訓振於婦德三形志不互毀代夫有終宜特旌其門以示永永詔曰可下御史有司致棹楔如故事母張為節婦其明年進士為太倉守母張以節婦為太宜人太倉之大夫士咸宜太倉守仁然不以歸守而以歸太宜人壽之詩人或謂世貞即大夫士仁太宜人胡詩也曰子為詩也

獨不覩夫周南乎治至於周南而極矣然而首女德者何也男化易而女化難也然則胡壽也曰子為詩也又獨不覩夫魯頌之閟宮乎魯之美僖公也曰魯侯燕喜而繼之以壽母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豈士之愛榜其家也甚於國是故迫欲得太宜人風也其愛太倉守之心也甚於太倉守身是故迫欲壽太宜人也自今而始願太宜人食益進使吾州得長有守而事之後之歌吳趨者庶幾不忝於江沱汝漢哉則太宜人果仁於守矣

寓目松楸卷序

人有生不識先墓指纍然者而示之曰此而先人藏也則為之次嗟涕泣而不已可以為孝乎之情也因境而生者也躬而土手而樹畢葬而不能舍彝栢而號草木變色鳥獸易性可以為大孝乎之情也托境而篤者也因境而生者以間發者也發而即止者也托境而篤者猶有待也有待則猶有間也孟氏得其旨推以為終身之慕始謂之大孝而歸之舜彼其賓四門納大麓以與堯共天下安能旦旦而瞻虞人之養磬暇殘而被珍褕端律度量衡時巡守以理堯所遺之天下又安能旦旦而瞻虞人之邏掃於墓孟

氏獨探其心而知其慕曰舜固不以彼易此也竊負而逃遵海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欣然終其身而樂則必有寂然終其身而慕者存也今乃得之司理龔君龔君之言曰不穀甫六歲知書時吾父以德稱鄉長者而吾母佐之不穀出而爾然未嘗不身教我於庭也入而闇然未嘗不身教我於室也吾二人夫豈唯鞠育我實成我以至今日而不遂養矣不穀又不能伺閒束於人主之制以有敘一官而棄我丘壠惟是一松一楸不穀手所樹而沃者也不穀則安敢忘日不穀之成進士也以故事從諸君亦諸君游

而槃所謂曲江之杏者而不敎見以為松楸而汝然
也謂選得受計大郡諸折柳而餞者吾且以為松楸
乎彼見以為黯然別也大郡之棠棣然而聽兩造者
不敎愀然而避桊若以為下邑之松楸也不敎則安
敢忘人或謂龍君君有異政不日且入臺入臺而栖
烏之栢亦且以松楸目乎而遂無致身意也自是盍
貴而三之槐九之棘而龍君亦竟遂松楸而遷已乎
夫君與親一也夫龍君亦安能終為親而後其君於
是為龍君之門人厳都張文柱者若干人儼然而造
王子曰吾日侍龍君語語未嘗不及松楸也以所見

無非松楸也者昔人有不忍勿勞之一言至授詩而
廢蓼義龍君乃一日而不忍忘松楸也不忍聞之只
不忍忘異乎乃所以致其哀一也王子於是推孟氏
大孝之指以贈君而且語君曰龍君信以松楸而遷
已耶且也人因楩楠豫章君矣

吳氏紀哀序

嘉靖五年十月中書舍人劉倫上言先臣秉臣諸生時
不幸母先化後物故竊諸生方食貧行能謭薄以貧
亡所至不克備士禮以葬每一念及恒若纏割今幸
蒙陛下擢臣入內制日食大官餘醞竊自愧奉職亡
狀未敢以私請臣復有妻之喪荼於心志頗謬盤
易任大寧須得請志瘞先臣父母兄暨妻併以妻骨歸
祔臣死且不泯 天子於是從臣請擬直為日以祔
於是舍人則走謁於大夫父與舍人學者得狀志銘
誄辭若干篇名曰吳氏紀哀而屬世貞序之舍人楚
人也甚矣楚人之善哀也盖屈左徒為懷王治辭令
被間而退傷宗國之就削而忠之不見明也憂愁牢
騷而作離騷凡天地之傳聲而成色其交於耳目者
一切舉而歸之於哀竟以有湛湘之後其門人宋玉
唐勒景差之徒與推明其旨而傷痛之託始於九辨而

極於大招招魂極矣二千年來天下固以善哀歸楚
而舍人誠善哀然 主上方從公卑謝舍人有辭命
之寄其宮視左徒而非有斜逐之士若子蘭者為之
內蠹柰何娓娓焉若不自愉而鬱於長歎之哭哉舍
人則不得然以為宜哀其風木而下哀其處處其出
於天人之合而屬於哀者則非右徒氏之僅託於君
臣用舍之際也否茲無以解舍人哀矣以舍人哀無
益於逝者而有可以伸逝者則莫若精白一志以媚
天子篤學砥行內成其身與時 上德若馳恩綸於
泉夜使逝者有聞於世世不亦休哉若夫楚人之哀

而已也舍人固楚人吾不欲舍人爲楚人衷也

欸逝錄序

昔劉彥度少有才秀與族兄士光齊好人謂彥度矯矯出塵若雲中白鶴後寢疾士光之舍竭志營療莫救而卒士光痛之作賦數百千言至感神人爲破生死夫敦睦則踈者爲親父要則生者不愧況乎情出同根恩深孔懷友于之感師貞氏及兼若凌玄昆之衷玄雨者我盖凌世世受文至玄叟兄弟盖茂美玄雨志不滿萬古而僅止弱冠材足空千里而但表汗血芥拾朱紫而矜不能離青汗濇衍素而名不能出閈

比來著雖少踰視王宋而猶夭庭玉摧珂凌德戕乎中捌國香委蔓美材爲之少盈此多士所以纏悲而難兄尤爲隕血也然而陽碑陰碣齊年谷陵楚婁吳歛等譬金石法言存於家塾遺文播之藝林千百世而後知有才而殤若季若友而賢若伯若埋玉瘞於便房空聞之慟撫念微於靈几尚慨然文暨來玄雨可以瞑矣彼美存者上慎珍哉於是爲序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九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四首

山西鄉試錄後序

隆慶之四年庚午試錄成而某以職事序於後曰傳有之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午於日爲正中於數五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昔人謂堯舜禹之生寔在午當天下文明之會故一時賢聖出而交輔之天不愛道圖書顯矣盖五臣之職脩而萬世之

彝政禮樂秩如也今歲在庚午晉以西庚分也物庚庚有實矣更西而蒲坂平陽安邑堯舜禹所都也稍西南而水涯之滎河溫洛也圖書所由顯矣

天子秉午運沛然欲章明其治思與天下之賢士大夫共之　詔郡邑各益其貢士之一齒太學已采國子祭酒言益兩都解額各十五海內談經游藝之士孰不欲濯劘其肺腑自顯見其長以答　人主鼓舞至意又況山西爲堯舜禹所故都獨當文明之會者哉不佞譾且陋不足與於斯文竊念以一校官應御史聘而來獲縱觀山河表裏之盛與嚮所稱帝王之

跡既不勝其嘉樂稍間入棘復獲覩百執事紛業飭比所以仰塞　上德意者至隆且備則又慨然而與不成寢憮然以稱也稍間乃復如諸儒生之業咸彬彬裁文質不悖於道其所以少分利科慭晰中窾則又快然踴躍自勞慰不知其然也夫訓經而發其旨之謂義辨志而當於理之謂論探情而達於上之謂表決法而傅於經之謂判涉川而宜於川之謂策此五者不失一焉比於物正所謂庚庚有實者令合此而獵聲耦飾采澤關工點精於緣猴之末而謂之文即南戒之南有之吾無所取爾也夫耳觀者不唯

其實而況於山川之險塞則意其深思而儉陋讀郝先生之問所稱大禹之金穴產之東北山之材猗氏之鹽則意其秀不鍾於人而鍾於物觀鴈門而北士馬之雄盛則意其人多將此皆非熟於晉實故者覈宣成狄梁公之浴日司馬文正之補天裴晉公文潞公之為國柱石不亦彪炳相業哉太史公之於史也郗先生之於辭也河汾仲淹之於訓述也固其豈人人殊要之可以言文矣雖然不佞竊有進於此諸士子其益深唯恐偽之傳而稷契諸大臣之所見聞而知者乎[illegible]一乃心而求太上所立言而乃

而言庶幾為　天子賛文明之治則豈唯晉重不佞亦與有光焉

湖廣鄉試録序

萬曆之紀元秋八月復當賓興天下士而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舒某以故事檄致翰某某暨某某司試事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司提調按察使某僉事某司監試既入棘百執事受約束御史唯慈唯方乃合提學副使某所選士二千八百有奇三試之錄其雋九十及文以獻某不佞以職事序首簡始某讀相如子虛而怖之以為夸張必實且楚雖大何至乃匹天

子之上林而自稍長益習見楚圖經地志則神州之內五嶽者楚得其一其視嶽而加尊者楚又得其一所謂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之扶不易拮數嶇以導波自萬里來滙為洞庭黏天浩瀚扶輿之秀結而成丹青赭堊雌雄黃白蜮功玄厲之屬瓌異奇狀吾故恨賦之未盡也夫地靈則人傑盍自古記之矣當周之東其南紀有仲山甫尹吉甫者出而弘將相之業以振其微功成而交相頌以華路藍縷之楚有臣如鬬穀孫叔敖為之左提右挈而後先伯夫豈亦棫樸思齊之遺士固有與於待者耶孔子

南游楚雖不遂獲與周而率其徒相與講明皇王之
術六籍大指七十子之倫其五楚焉而楚自是稱有
文矣乃僅能以其變風變雅之旨刻矩鑊而為騷若
賦如屈平宋玉唐勒景差若荀卿賈長沙之徒而變始極
其於稱亦甚者第今天下謂文士足張楚而已不聞
其以孔子之道術而為公卿將相之業何也今以其
之無似幸而用為後獲備觀楚之山川土風又幸而
獲從事幸諸生業其始按汪瀚珍奇無殊悅若凌巨
颺蹴名嶽入海而探寶藏即無論其選者彬彬乎名
實中窾其所不能盡者亦南荒然足以備異日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十二 四 世經堂刻

采庶幾我楚秀有微天自　明與不為騷賦之一端
以儗士而大指在尊經術虞將務冀以是得人為縣
官用諸生風六孔子亦既有年其終所謂經術將務
者上國精求之而下亦庶得之矣甚亦思所以善其
後乎夫仲山尹吉二甫叔世之亂也闘穀孫叔偏雄
之輔也其下者至不知有經術然各能以其材成其
主之業而顯其名況於今　聖天子握乾符秉沖睿
委柄股肱良臣以輔成治化而子之鄉在江沱汝漢
者去文王之季而四者乎其猶在成康之際而被周
南召南之化為獨深者乎諸生第爲之孔子之業行

而頌聲作天下率以為穆如清風若二南者知其不
為牢愁離憯之說明也

浙江鄉試錄後序 周侍御請之使無梓

隆慶庚午歲試浙江錄成業不佞以職事當序末簡
乃颺言曰語有之宿沙雖善漁使漁於山雖十宿沙
不可得也不佞今幸而漁澤國稱游于諸士子之鄉
又屏為二三子餌能遂介然秦人之視我且而不聞
而之先越句踐之時乎其地東不得距海南不及嶺
北不及檇李而其民執戈受而號君子者六千人其
號君子而貴謀國者為種蠡泄庸計硯若成皐如章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 五 世經堂刻

僅七八人以其策越沼吳於股掌之上而稱霸於江
淮之表今浙地圖三倍於昔越其生齒百倍於昔越
之民其握鉛槧而俟用於家者十倍於所謂君子其
出而試於有司者又不下六千人而至於試而用用
而望其邪休於　天子之庭多至於九十有五噫何
其盛也比年縣官北急虜南急倭撫髀而思古之將
相大臣中外托薦書而為國朝有上夕有遷而浙為
最首籓其冠帶衣履甲天下而未有卓然章明如前
數君子者何也業以聖賢大人之學責是數君子則
未合然至於策富而富策強而強有責楙暨若燭照

指計然其中於今縣官之所急者當何如也諸士子咀孔孟之英癸之於楮墨間固已擧鑿中欵而考其居平其卑者要以獵科名沾祿食爲務其高者抗肯信眉談性命而窮要取介筆一世之事功而黜其勞士苴一世之文章而黜其恩其行往不後孔孟而程績量能乃不得少比於種蠡泄庸計研芑成皐如七八人者竊其爲諸士子惜之嘗溯之先八十載而近而爲於鄉者孟三人爲孫忠烈燧胡端敏世寧王文成守仁以後先成江西之烈而影名於天下又前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爲于肅愍握寸管而璟中興之績八十餘載而近而薦於鄉者亦列又成屋易稱而佐夢主帥閑天之助此其業亦出於經學論策制表之外而其所見亦皆能盡胸臆故騈偶記誦之習然出而爲端於宗廟社稷使天下之薦紳先生驗言之而歸致於其主試者夫一日而欲盡斯之才一試而欲盡諸士子之生平非不佞所敢然自今而後願諸士子毋務爲虛誦務本乎孔孟之精微而究極其用將采乎種蠡數君子之所以謀越者與日爲縣官替廊廟秘策斧斷電決賈其餘勁以奠綏句吳之疆易不佞獲竊比於三主試者不甚幸歟

湖廣鄉試錄後序

丙子楚試錄成不佞當以職事叙末簡作而歎曰嗚呼盛哉昔在周文之世人主不已之純其化被於江漢江漢楚上游也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然其時楚固未有所謂試也及其季也楚之君臣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稍間則日侵尋於干戈以馮陵上國將乘虛紈甲之不暇而胡禮樂文之習然其人皆能自致於用使天下驚而目之曰楚材又能自致於言其工於事者曰楚書其工於情者曰楚辭楚辭行而後世操觚之士奉以爲模楷而不敢廢漢興稍尊要選賢良孝弟之擧間者一參焉六代先有取柳宗孝顧其人才亦代不乏至唐而始爲科擧之法以籠世黨條而所謂科擧者詳於禮部而略於鄉楚析而爲六衮曰山南荊曰荊南鄂岳曰武昌潭曰湖南郴隸桂斬隸洪其試事各屬其連率上者采名下者采賦又下者采勢而所試又不過詩賦之末端顧其人才亦代不乏蓋至明而始革六道而一之包二嶽絡七澤三年而盡其地之才而加詳於試以考驗經術辯論今古揚扢時務精而綸綍粗而比詳爲日一而不已而再再而不已而三糊名易書之法立而勢與賄盡黜自試楚于今二百餘歲

而其人顯者坐論作行腹心禦侮之疏班班可考矣已
隆萬之際而楚士之用與楚得士之效極矣雖然不佞
於茲懼然有餘懼焉今夫楚大國也其南金大貝隋珠
翠翹寶之重者也竹箭蘇阿綦組綿縞錫鄧鏈之綾未嘗
之大屈用物之重者也然一寓目而輒辨辨而用之而
各得其職何者其為重顯也若夫和氏之璧其外渾然
石而已毋論衆過而忽之即工師亦未有能辨之者一
剖而光始發而始有異之者矣然得之三尸之獲亦未
知所以為寶也　人主聞而辟之以授國工加之以劃琢
再吐而碔玞黯然而避色矣襲之以文錦貢之於清廟

崇之以瑚簋之美稱而諸寶與用物之重者咸然退處
其所而莫敢班矣諸士子其猶有璧耶其僅為南金大
貝竹箭蘇阿之類恒寶用物而已耶不佞之所能得於
諸士子者璧耶亦僅所謂恒寶用物而已耶璧不遇工
師璞猶在也異日且有能辨者工師之不遇璧天下後
世其謂我何不佞所以為懼然懼也諸士子而璧不佞
竊有以告傾輸其彩毋使為世忌蘊崇其價毋使為世
賤不厭劃琢之苦毋使為世輕用諸士子異日有任工
師責者亦頗推不佞之所為懼然懼之心毋使有璧而
輕失即不失之而不小用之可也若夫南金大貝竹箭

蘇阿之類固飭於所謂諸士子者不佞無所用懼矣

山西武舉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秋八月不佞業以避倖討士矣亡何而有
司以武試請遄合諸道之士若干人蓋又二月而會
今總督御史大夫王公巡撫御史中丞石公合策北
創虜虜行遯去不佞遄得以其間而試士其始試之
貝帶翎翻之騎介而射且馳者四百有奇十得八而
進之曰美哉執轡如組也再試之旅升而稱發十得
六而進之曰美哉技也決之破的有餘勁矣三試而
介者衿素弓而奉其觚管之業以獻十得一而進之

曰美哉陳說古今決策成敗瞭然指掌也夫不愧乎
腹心干城者矣則又自疑曰今中外之論方務責實
而簿虛文以戈擊賊耳安用是觚管為不佞乃以文
求之而子大夫復以文應之毋乃不可乎雖然是不
聞而之先有晉文者哉當其時甫得國於播越之手
而驟欲強其兵以西匡王而南懲楚肘腋赤白狄之
間而其謀中軍帥也則姑後其五才士而使之佐焉
曲踊超距之儔詢而不問也曰有悅禮樂而敦詩書
郤縠其人者已又舉宿敬之冀缺而大夫其下軍即
一時貪見小勝者亦不惟之以為落落難合哉然文

公以其人覇天下若合契盖世世稱盟主而諸大夫
之後亦世世受將至於克燮之讓功句起之讓帥義
屐幾賓敗之缺而新桑之師鄢陵之役韓厥郤至之
所以致辭於齊楚之君者抑何其婉娩篤至也宛然
禮樂詩書之遺矣若晉之士褒然而見進于不倭者
其所稱材官良家子非殺缺五才士之流乎世胄呂
族生而祿食于官者非克燮句起之流乎不倭不以
鉴詡望若而進若以文何也欲若得夫禮樂詩書之
實明乎倫物而通於政術以備異日内外出入之用
耳今國家當右文之季而不倭武 天子撫髀而思
將帥之臣諸奉行者精討以求得人然其勢猶不能
不岐文武而二之二端之士不能兼通乎六藝亦以稱
爲紳者略射御而稱介胄者忘禮樂書數遂亦六而
武吏廢其四故一時雖卓然稱名將帥然不過以其
材力於一軍之任而賞罰進止射校出入無所與不
能…於…以待敵勢不得不歸重於文吏文吏六
而廢二故爲大帥者能爲可勝以待敵而不能親戎
陣決勝負於呼吸之頃夫使文吏可將而武吏可相
其機要在乎始進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日今而後晉之材臣有出而彪炳朗奕憲萬方者斯

自不倭發之哉

湖廣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曆元年冬十月御史舒公例試楚武舉如期武舉
錄成而某職司厥以序序末簡前是八月而楚士之
拖紳衿握管而待薦者獲其雋九十矣今茲士乃兜
組練手弓矢紛紛若有獻初試之射而射合者若而
人再試之步而射鵠加遠而合者若而人三試之其
射策校論以文辭合者若而人視鄉所獲文雋中
半耳上之待而曹亦辭且慎哉夫所謂以文辭合者
何也今夫梔勇之夫不介馬而馳搏捖若風雨持滿
君月吻鏑若窴雷捷一劍而出五步不留行其於我
亦足自雄胡至乃取…辭…是不然吾請以
楚事語…之射也…之札…
曰詰朝而射死…以…其主於陵…
項伏於弢以一矢復命而…不爲色…也戰而遇
郤至必…而…風…後…禮夫以公子圍
之強至子…盟…賦詩一不當而
後言者數國屈將軍禦…所謂方城漢水之固一語
出而齊盟遂成若是乎文之不可以已也且所謂論
者辨析往古成敗…利害與國計邊事所宜

欲以觀而當與日用耳非有取於俳[illegible]之學以
資若籠咏也楚人不云乎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
敵則所以三試而加嚴且慎意也今天下稱治平無
事相業獨盛歷選今前足凡十備者盡出而疏附後
先相與折衝[illegible]坐於一尊俎之上亦安所事存曾然
吾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安不忘危古
訓不亦章章稱我今支七之用顯而不盡若技於折
衝御侮者即漢班史所云左將軍辛慶忌為國虎臣
遺蹤不競以威名再世亦胡不踰快也吾故述御史
公之指而進而曹以此

殷氏族譜序

殷之先出自成湯湯姓子氏其國商自其孫盤庚都
殷其國亦曰殷殷之亡而微子國於宋其公族曰華
曰向仕於魯而聖者曰孔蓋自宋王偃亡而其子孫
散處或氏宋或氏殷或氏商蓋六姓著而稱于者寡
矣遷史乃謂有來氏空同氏稚氏髦氏而不及華向
何也至漢而殷顯者侍諫大夫封晉則淵源而後彬
彬盛哉以故所著殷氏譜劉孝標注世說時時稱之
後從潤復自潤從歙譜亦中發殷之指日益繁而能
舉其所繇來者鮮矣即毋論其他遠者歙之殷曰相

比而能一辨所由來者亦鮮矣蓋隆萬間殷有御史
大夫養實甫云養實甫既用平[illegible]與臣惡淵其藪
天子嘉之賜爵卿加上公服予子孫環衛官官世世
勿絕養實甫乃喟然歎曰　天子所以寵榮我殷氏
至哉而胡猶泯泯先德為也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
罪也夫大夫余安得孝標所稱譜而嗣之則又曰潤以
前吾能推其始也歙以後吾能致其詳也乃始為譜
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而為殷之族既矣則
又推廣其致有世德閭範訓典文獻宅第[illegible]遺事
遺蹟皇社九考而為殷之事既矣養實甫之請成而

以序屬不佞不佞獲卒業而歎曰[illegible]
我抑亦殷史也夫殷以八百年有天下而為宋宋以
六百年之公國繼之而中間[illegible]聖代作者十餘聖夫
子以大聖親為其裔而門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
不至足微也又曰文獻不足故也是則[illegible]之
然則殷之史故亡也夫子之弗為述也傷非時也夫
殷之孫子其羼不德而養實甫獨用勳烈顯於明為
得其時而又能以其間創為此譜俾成湯之裔不以
子姓微而遂湮天下灼然知殷之[illegible]聖人後若其於
易遵洪戲大夫則嫺明微探本敘姓之[illegible]

之矣無所贊余贊矣

陳氏族譜序

左氏有言先王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其時多世臣云以故宗法得提衡其間與治法相左右而不廢太史公之為史也人為之傳而其有爵而不替者特名之曰世家夫亦命氏之遺指哉若江左之有貴姓也則自王謝始也顧陸而朱張肴之也江左入而為隋而王謝之貴小盈而崔盧李鄭之貴與魏孝文為之噓而借之及其末也雖唐文皇以天子之尊求勝之而不可得然其人皆以姓貴者也非能貴姓者也五季之中原日尋于干戈至靖康而悉以讓虜衣冠之士既鋒刃而竄匿於吴越閩廣之間抱其遺編以誨其子弟出而當太平之用故天下之所稱貴姓者漸不在北而在南為辟科舉之政行天子所與共天下者皆彬彬諸書生誦法孔子之華士或旦白屋而夕朱戶其子弟習其遺編以繼顯故其迹之所以貴漸不在紈袴而在詩書此其人能貴姓者也非以姓貴者也今東南名詩書族毋如閩而閩之族毋如陳余皆與其儁善今年大中丞公其撫關中出其書一編示余曰是譜也伯兄太僕君之屬草而并為潤色者也是家大人亣憲公之志也讀之則其先為光州之固始人從王潮入閩而家福清之南陽村三傳而諱泰者徙長樂之江田卜四傳而公文海徙徙古縣又八傳而為中丞公其中憲公其又一傳而為今中丞公及其伯兄[illegible]丞其兩傳而為縣令儁長祿此其最[illegible]者也其留江田而顯者曰給事其曰提學洙自江田而徙[illegible]之[illegible]錦縣者曰太僕聯芳自古縣而徙閩之南臺者曰兵部府縣凡閩之為陳四而皆出固始又皆以人能自貴其姓者也君子以是知詩書之澤遠矣哉陳之先出虞舜氏世世稱侯邦為以有於夏殷周而其嗣世至於鄭梁之末用衣冠傾中原而中丞公謂之遠而不足徵獨斷自公泰始推是指也以別燕而給同敘始而修睦志其所以為陳者耳凡不佞之所稱述者皆非中丞指也雖然為陳後者能紹明其詩書務以人貴其姓而毋藉姓貴雖緜此百世可也

呂氏族譜序

呂之先世為吾吴郡人而其居郡之烏鵲橋者最盛而元季中宬燹徙常熟之沙溪沙溪之呂冒外姓曾則漸以夥為曾二輩而始冒去曾復為呂呂一輩而

始貴貴者今評事君道彦也乃始議譜前為譜而譜者曰故宋丞相公亮後也已為呂而譜者曰非公亮也丞相蒙正也評事君咸紬之曰吾知其遷自烏龍橋而已夫吳故有大帝時爲陵侯蒙即吳之呂莫非其後也而苟敢遽傳也吾今而為譜知為沙溪里之呂而已並評事君之譜略曰自吾祖之所及知以逮吾裔者譜之示合也作世系圖自吾身之所由始而泰為嫡者獨譜之示辨也作正脉圖世系明而當其人之為儀若徽若生卒者復譜之示詳也作世表此三者凡所以綱吾譜也吾呂之先德玄矣非英人

疇樹惇而滋我後人也志大傳吾先君之泰有章也與不侈諸季之泰服休泰也識之度以風夫為後人者志恩榮惟我先人合二姓之好以光啟內外子孫蓋世世受豢焉志婚姻被髮祭野識者羨之今稍為士禮以別于猥而教後孝也志家祀吾幸有祿養為圭田之餘明以瞻我譜之人也不能無繇親始志義莊呂之食指夥矣夫豈敢言庶而富能忘教乎志宗範古死徙無出鄉今吾獨然而喬木者人指以為呂氏宮焉庶幾其能守乎志居室墓者藏也使我呂之有歸骨而樵牧之是遠乎哉則於此加藩焉志塋阡此八者吾不敢以稱譜以附吾譜之餘也王子曰蘇譜成而呂豈獨有譜也呂且有政矣先王之世氏族別而宗法出宗法出而宗本愉睦別嫌明微仁義之用俱出而肅然為天下先評事君繼晉侍中供文史職不獲諧郡邑之長以少吐其用而今譜成而宗法彰彰如是則豈唯空言之是托評事君又大宗也其諸季之為進士舍吾州駕郡幕者且若而人而又皆賢其師而聽君無疑吾故不以序呂氏譜而序呂氏政

榮泉李公族譜序

語云人貴族豈不貴哉著礴哉蔡姓受氏孰非神明然而賢著以其微顯也不賢者以其顯微夫重黎也而以官氏豢龍也而以術氏為汭也而以生氏本微以之顯者也叩之第五以從也隸之裹以群雞口也本顯以之微者也李氏之先為黃帝理官一曰李官其後非李而入者有指樹不賜國籍繇李而他姓者有次律之京房柯布條別代於成紀遂為鼎甲望南蜒王謝北冠廬前云宋氏泰知卜宅陽武　明興居陽武者諱宣為鳳翔倅坐事論戍遷於順天於大城至公仲良始盛仲良丈夫子六人其叔公文振最賢号

隱德不仕文振丈夫子四人其叔公考最賢仕貴侍中尚王府山虞澤衡之材金貂左璫恩寵鮮二其慎密詳審恂恂若訥月礴子孟之度沈毅內炳廉直謹取勃鞮呂霆之操通明左史洽聞博物司馬子長之似為詩和平而敦厚小雅巷伯之倫與吳人王某善間出其宗譜示曰吾先君鳳翔之遷湛於農代鮮有顯者自余出大城稍稍知有李氏矣夫譜家史也余幸沐先人之遺得奉帷幄列大官食乃不能名先所錄起余甚愧焉自余而前者譜則已略矣自余而後者可繼也某曰夫譜原始要終睦族別生備矣余讀

李氏譜而知賢者之真能貴族也公別號榮泉宗遠其字伯兄標者嘗喪父廬於墓三歲哭泣哀思有異鳥白兔之瑞古所稱孝弟力田者也於法得附書

天台四教儀序

四教儀者天台智者大師衆佛宗法普攝一切善智識而作也曷為四曰頓曰漸曰秘密曰不定曷為頓佛說華嚴經為初成正覺登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宿根八部談圓滿修多羅權實混焉曰頓頓悟也曷為漸佛為三乘根性先說四諦十二因緣事六度等教次說方等部淨名等經又次說般若等曰漸漸而悟也曷為秘密佛於大衆中或為此人說頓或為彼人說漸彼此瞞而不相通故曰秘密也曷為不定佛以一音演說法能令衆生於漸說得頓益或於頓說得漸益故曰不定也自頓漸秘密不定外有四曰藏通別圓曷為藏經律論三者川流而不相害曰三藏教也曷為通利根菩提薩埵通三藏教而別圓故曰通教也曷為別獨覺菩薩別前藏通次第修證故曰別教也曷為圓是通藏菩薩因果頓足一切圓融故曰圓教也然則教有八曷為四前四教者綱也後四教者由前教出者也曷為五時曷又為五味頓有一曰

如日出先照高山華嚴時也於味牛出乳漸有三曰如日照幽谷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時也於味從乳出酪曰如日照平地方等淨名時也於味從酪出生酥曰如日禺中說般若時也於味從生酥出熟酥於頓一麄而二妙於漸初有麄而無妙次三麄而一妙又次二麄而一妙至法華會頓漸融矣非秘密非不定蓋有妙而無麄曰如日卓午時釐無側影於味從熟酥出醍醐是謂五時五味也天弢居士曰余讀天台儀中所謂五時五味八教若蓋止四云要之不過頓漸二者而已融是二者一而已夫漸則盡佛世四十

一年悉數百千萬言而不足頓則一言而有餘乎於
融也併是一言而無所用之夫道至於融而極矣歲
以加矣雖然吾懼世之慧者托於頓而忽於漸也吾
始讀逕廢慧大師書比超詣徹造似有出於世尊之
表而一時南陽永嘉之文南泉馬祖趙州之徒聯合
默契若遠若近於阿難之世為總持而滿未盡者然自
諸師出而頓義明頓義明而天下之真能頓者鮮矣
今夫一見而即契偶然而即通此其所取足者見智
也其所取足於見智非見智也蓋亦有夙德焉者
然而力求之教固而不已沛然而時至霍然而悟則

悟矣知悟之為悟則悟悟矣故夫學人者以漸而脩
得之於頓以頓而得之以不廢漸斯其可以進於道而
吾智若大師之意庶幾是哉悼雲詩大德謂居士於
茲教有微勝因也俾余為之序而刻之

校正詩韻小序

沈休文以四聲制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陸韓
輩難之而不得斌道人演之而始明後有珙法師者
復以喉舌齒唇牙改隸五方而纖悉盡矣故詩之有
四聲也自休文始也字之有切也自神珙始也然傳
休文者謂雖似有詮辨而諸賦往往與之乖自唐人
為五七言律乃獨皆祖之而約韻自是又重後世矣元
周德清者其裁駁小有致耳乃遂欲以三聲而奪四
聲君子譏之夫詩不能不唐則韻不得不沈固也吾
郡湯先生子重嘗病廣會諸家之太繁且不適於用
約為二卷仍為之訓故而俞彭先生孔嘉書之孔嘉
始學黃庭鄭堂故結法間然有態是本是行學士大夫
咏月露而旁通於臨池之業抑何幸也夫句之有韻
也與書之有結構也平險雖異裁而諧無跡其為
道同也詩以韻入書以結構入而思皆過半矣余故
從二先生游而湯先生之孫左給事中元衡復與予

善故序而梓之

鳴鋏集小序

兆孺今年出華容而趨黃過郢蓋西游郢歷襄上玄
嶽投郧而止焉凡半歲而詩成名其集曰鳴鋏集所
以名鳴鋏者何也兆孺故自有家偶一出游以自娛
道其所抵無恒主主無恒日或一飯即去之豈其孜
孜焉而魚與車之是戀若馮諼先生者毋亦自恨其
材爵積而不得舒若干莫之猶在獄也耶兆孺嘗庠
上庠可以得官而自棄之又奚恨也兆孺居余傳舍
最久稍與下上其議論盤礡經史其不苟於雍門養

材之好而余所守官嚴又當左侯之代念無若刻旦夕且謝去無一盦之藏以待兆孺鑒也如之何則爲搜其篋而不得其所謂剞劂者得其集覽之瀏然之光而讀之若叩金石又若蒼虯舞而應龍嘯者此即其物也耶爲叙之

朝鮮詞翰小序

天子以韓太史使朝鮮滕生爲之紹介焉而其歸也顧橐中無他裝獨朝鮮之被冠紳者詩文手書一編耳夫詩文吾不知其所蹊法其已雜兜離洙沬乎哉合者駸駸乎宣成間音矣書不知其所蹊法其不爲

蟲魚鳥跡乎哉乃大有吳興家風矣滕生者豈以其厭家膳而海錯野蔌之足好夫亦獨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意云爾也今五單于解辮請正朔南粤授首天子大合樂爲九賓之饗東夷之人儼然陳聲詩而進者渢渢乎箕子之遺即韓太史且後采之寧獨滕生爾也余故不辭而弁以諗謝異日徵同文之化者此其一班哉

四書文選序

今諸書生習經術者不復問詞賦以爲何物而稍名能詞賦者一切弁髦時義而屣棄之以爲無當也是皆不然自隋試進士以明經與詞賦並至宋熙寧世始絀詞賦不用而所謂明經者第充射策收答而已其不能彬彬兼質文同也　明興而始三試士各以其日爲經書義以觀理爲論以觀識爲表以觀詞爲策以觀才然其大要重於初日以觀理者政本也至於標題命言則或全舉而窺其斷或摘引而窮其深上之所以待下者愈繁而其辭愈益工蓋至於嘉隆之際燦如矣是故謂唐以詩試士而詩下則省試詩自錢起李紘而外胡其拙也謂　明以時義試士而不能古則濟之應德其於古文無幾微間也凡論而

表而策最近古而易撰其於經書義稍遠古而難工天下之爲力於論表策者十之三而爲力於經書義者十恒七而猶不足吾埴郎所轄且六郡而諸書生推其取科第不能當吾吳之半夫時義之爲經五而爲書四五經人各治其一而四書則共治之吾故擇其精者以梓而示諸書生夫非欲諸書生剽其語也將欲因法而悟其指之所在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十六首

天言彙錄後序

淮南舊有刻 明興以來 詔敕自
太祖高皇帝至
肅皇帝止而即位之 令典它 勅諭 國書之類
亦稍附見千百之一臣少時好習典故功令諸書時
時從諸曹及故家秉得所錄黃又與一二夕郎善凡
內外制草金匱之副見郵錄之於是纘

肅皇帝之末以至
穆廟及
今上二聖之詔而它若
高成仁宣英景憲孝武世穆諸或命武帥遣大吏訓
飭一方撫綏荒裔之辭咸備乃以世次類列總而編
之曰 天言彙錄臣愚無所識知竊謂結繩之治邈
哉邈乎不可得而復已三代之盛時其民寡其事簡
是以其言略及其衰也其民滋其事繁 其言詳
然所謂盛時治尚不能數千里之外而 衰也不
能數百里之外是以雖其詳者不必遠而於遠者固
欲詳而不可得自漢而後幅員日益以廣而民日益
以滋則夫事之不得不繁而言之不得不詳者勢也
明德濡海外內文軌之用幾與兩曜並而四嶽九官
十二牧伯之事一日二日號萬幾 人主欲有所肆
有加惠元元者寧可以單辭片條盡也授鉞分閫之
地犬牙盤錯大小上下縣牽繩聯 璽書之畢非尚
方無給矣
高皇帝神聖於天下靡所不燭手綰綸綍
成昭之際始備置侍從之臣握筆而稱代言然往往

取自 宸斷以故洪武之制能本夫九有河西吏士
咸篤歎以 天子明見萬里外而
永陵之正始悔終山東父老有願少須臾無死以覲
德化之成者後先固合符節哉昔王通氏備取漢之
七制以續書令至於今而為通續者舍我
明奚擇也臣不佞知謹錄之以俟而已

綸音世貢錄後序

臣家自瑯琊之度江左世世當胏附寄稍替于宋而
先司諫起孫生受思陵遇雖用精直忤相擠值蹇晚
節然猶出典方州秩中大夫以大耋終有子二人同

舉進士歷監郡錄中二告身即司諫與其次子所被
者也自司諫五易世而為夢聲治牒理崑山學事遂
家崑山其後人能不廢其業然內薄元德不仕而至
於永樂中稍稍有聞者蓋成弘之間而青紫相禪矣
故事以考最聞或遇慶需六品而下身有勅其父母
如之四品而下身有誥其父母如之二品而下身有
誥其祖父母如之三品而上以勞勛聞者發有祭其
儀亦如之祭有辭由郎署而上至公卿以使事行者
小有
勅大有

勅諭而王氏之被賜者四十餘人
制誥之類七十通竊聞之
明主愛一顰一笑以故人得之皆用為貴重故其詩
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蓋華衮
之寵有不能勝片言者而臣家自世王父挾束書徒
步公車以有官位其相繼而被賜所謂四十餘人或
以其身或以其子孫秘而至於閨幃之內或從夫或
從子而皆有以動
人主之視聽而得其所謂寵於華衮者嗚呼亦盛矣
我守臣之族指衆且愚多不能名其先德其或舉而

弁髦之以故悉為錄而拜之義田之堂以示夫為子
孫者感
國恩之旁魄則惟所以効死報之焜燿則惟所以
繩將以王氏有聞於世世我后不復廢幾有望焉

王氏金虎集序

自敘曰王氏世以政術顯余戲時業務聞人名卿大
夫之業云弱冠舉進士京師且十載所日覩乃大謬
不然者夫武吏以力進而文吏條經治此非其人獨
身於世致赫赫也殆亦數奇窮退而白唯疎節骨體
不能為歡靜脂韋其故以媚一切之功名家故江

南人筋力柔脆不耐刀槊佐馬上之治而人亦能綴
伊洛之遺辭殺其要速化苟就而已而是時有濮陽
李先考者稚善余然又善濟南李攀龍也因見攀龍
於余余二人者相得甚驩間來約曰夫文章者天地
之精而不朽之盛舉也今世所慕說貴人沾沾自喜
李翊其祖而戲吾精以為無益世治亂即季札所陳
興衰大端又君故是夫君子得志則精渙而為功不
得志則精歛而為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微權者也
詩書吾竊有志焉而末之逮也詩變而屈氏之騷出
騷變而平長卿聖矣樂府三詩之餘也五言古故李其

盾乎而法極黃初矣七言暢於燕歌乎而法極杜李矣律暢於唐乎而法極大曆矣書變而左氏戰國乎而法極司馬史矣生亦有意乎哉於是吾二人者蓋日切劘為古文辭眾大譁嘅詈之雖濮陽亦稍稍自疑引辟去而徐中行梁有譽來宗臣來吳國倫來其人咸忼慨自信於海內亡所許可獨稱吾二人者千古耳故語於文章之際能使親蹤而蹤親語於其效復能使遠邇而邇遠俱非已也然余從若則已有一時名既名日以削而官日以薄守尚書郎滿九歲僅得遷為按察治青齊矣此其意將困余以所不習故於乎即令余未見嫉司命削其官與田父獵徒角寸陰於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樂魑魅詠山鬼亦有以自樂也烏在其為困哉獨念天下事未可知徵中揭河陸滸寇盜蝟發感于卿任安之答陳王鼓禮之對因取舊所著撰次而書之以俟他日刪定凡賦泉一卷四言古詩一卷古樂府三卷五言古三卷七言古二卷五言律四卷七言律三卷五六七言排律一卷五六言絕一卷七言絕一卷傳一卷序記五卷誌銘行狀一卷書贊誄祭雜著一卷赤牘三卷題曰金虎集金虎西方之精也於時為秋余郎秋官時署治西其著述咸在焉取而冠之亦以拙鄙[illegible]欽之業居多乎哉則春華而燁然油然者左矣

王氏金虎別集序

余既以疾幾死乃稍稍刪次所為詩若文語見前序中諸當得去者庚戌而前三歲可十之九壬子而前二歲可十之四最後至丙辰十乃不得二矣余小子貿貿焉唯余心之是師懼亡所衷於二三君子雖然吳生則既命之矣其言曰錯吾子之篇可以騐差歲也夫鬻者非不嬅乎色善也叩之而亡當於宮商卒然而讀之盡矣再讀之亡復餘也即所當去者一二揚子於人人哉子其以為功也削之毋令後世有以窺見子夫吳生則既命之矣魏收之文得者易焉而投諸洛長吉之仇聚其遺火之以為其心也於乎此非其愛二子人也以為不愛二子不可子相則固辭曰甚矣子之無稽於敝帷也姑藏焉其不以施洛而火之在他日凡詩三卷詞一卷雜文二卷題曰金虎別集

王氏海岱集序

丙辰冬王子來治青州青之師南者嚐焉盜發畢官嵩頤亡命未傳時王子甫至也發三千人乃果餱粮

矣而明年春盜殺人甚萑苻郡豪大小詳來受事而
陰搆盜縣簿疏書使者門曰兵旦莫起起且取若上
子為鉤距之法後先擒首也已有礦之役屬饋脇竭
奏止之已又有島寇之役師於海已又借臺撥行糧
嵎夷已又城頹神戍午頹神城已復視海上師諸皆
壁壘蒐卒補乘還治水於高傳閒粟饑者還又借臺
有事於泰山盜時時起輒得其魁乃以明年春盜大
已乃益城青州教騎士習射良家子三百里以內來
從射後三月發千五百人南鋤猾首餘以傷息者見
民從閭里訟使氣務相傾其仇匿所以訟找而更[illegible]

他塗事株累戚屬以為端其戚屬恚度以仇不足報
而誘舉仇戚屬業相當也之御邑不可走使者使者
不可輒走臺以故日盈庭前使者非以寢廢告無間
也而諸狐羔相望道路所非時而請謁者不可計則
有窺王子作何狀是不疲死郵傳且棨牘間尚能從
長安少年伊吾雅語丁戟王子稍稍習為吏表之日
亭午而罷八燒映而讀書聽然自懌也吏白王子及
瓜而靡一介之行李以進嘗書爲使者憂王子曰去
之贏余身耳王子不好遇千石又不覲於吏赫赫鉄
所好獨為詩若文不好人言之也歷下生多流湮之

恩王子故與下上內難之大要以白奉其志然於楮
不悖古則而止耳俄而王子遘家難訛憤厲作上疏
乞骸骨得報可方匿跡傳保閒而會書旦日無事稍次
其言成帙讀而歎曰於乎非予之志也夫非予之志
也夫揚雄氏曰繩司馬於賦謂之從神化中來耶賦
成而已更薄之曰雕蟲之藝壯夫不為也雖然其於
玩而藏於玄也毋若玩玩而藏於[illegible]也河者即所為
玄賦等也　天子守文操行甚難賜以田里之際日
不死必有所得當者其不爲玄然矣王子舊有集曰
金虎秋官也又列署西今集曰幽憂治青州大亂所

志也集凡四言古擬樂府一卷五言古一卷七言古
一卷五七言律排絕句四卷賦七記序表誌辭祭文
又牘五卷合之得十二卷

幽憂集序

王子守尚書郎與爭臣之中法者有素後而頗為之
羅紀其喪用是忤權相意以青多盜故困之於青所
盜一切平則又謀置之絕徼俾狼籍一亭障間王子
業以不免矣乃有續九辯及挽歌三章而久之家大
人之難作王子棄其官將上書北闕下以代請而大
人誚且挑禍固止之第自鉏衣短後褐一屋西弄之

委巷閭諧故所識有勢力人造請往往謝去毋慮
理者槖饘之餉以來褒慈答嗟嘑嘆即吐一語攫去
得失而二三故人乃有傴行過從或尤腐而無韻語
以相慰存者不免一和之又竟夕長轉毋寐發往響
危來禍憂憤之極若鬫嘆病譫不知其為何語起輙
書之即所存沈慨少歌自青緒風及答和于鱗明卿
子與諸篇是也合之凡二卷命曰幽憂集甫成而大
人竟不免以喪歸自是亦不能復問矣服除後寓居
田野會聞　天子赫然寘權相于理籍其家稍稍痛
定暴書之日偶見之即取讀哽咽不能句而姑為題

于首夫王子之當死者再而卒不死最後可死矣乃
又不能死嗟哉先人之遺以苟存一綫今死而辛無
可瘐死者矣當是時王子之生趣盡而猶有生跡所
謂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以故不得不托之
辭而其辭鄙甚不能工人或謂曩昔旦夕就湛之負
而能為千古所不能道之語今若辭柳何鄙也夫覩
禍之與身禍則徑庭也徐廣有言方寸亂矣且也吾
所以不欲去此名者欲令後世子孫知吾負大罪天
地耳非以為辭工拙計也

弇山堂識小錄

才行則舞象時罪已好談說國家公卿大夫之所以而
坐生僻雖家世受宦然亦所待之以長厚見收公卑
麻刀筆一職又不得窺郡國以上人史之副辭從侯
家貴人游其人咸華裾炙轂怨躬之馬究之則不能
名其先世與所錄得侯也亡論侯家人已即身一再
至九卿二千石委蛇從容飽坐借行甚乃白首石渠
天祿間於職號為稱者叩之當身而已度不能前耳
目而舉於乎豈其以溫室慎默故耶則可而　上一
日坐白虎延群公討論　高文之際何所捃摭也故
書　山陵畢下翰林臣修實錄已上取稿草焚之其

草固稱焚往往流傳人間然不過數端之故牘而
翰林先生以意行是是非者歸相接也諸琬琰所載
諛墓之辭亡非賢者大要以位或子孫差高下耳而
稗官小乘類出遂人時喙手偷怨之音與耳傳之謬
半之舜㝡此誅何以異於齊東之野及之塚也然則
天下遂無史哉余謬不自量冀欲有所論著成一家
言卒卒未果而會出為外臺覊兵事居貧亡大官筆
札佐史之供又懼羅不尊無微之戒躑躅久之取舊
草志傳十二咸削其績以俟異時諸它所情記亡係
好惡者凡二十　卷別為一襄以附史觀西京之後

語云不賢者識其小者吾姑為其小哉初起于嘉靖丁未至戊午凡十二年得者曰丁戊小識而最後有所增益書成而藏之弇山堂重題曰弇山堂識小録

明野史彙小序

世所傳孫樹褒談不知其人或曰故太宰建昌公也大要録諸野史彙以 廟代又有今獻彙言 皇明典故與褒談相出入諸不入録者甚夥余時時從人間抄得之因集為書凡一百卷曰明野史彙何彙乎野史稗史也史失求諸野其非君子之得已哉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郄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

寄雌黄於睚眥若雙溪雜記瑣綴録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誕或創為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核而遂書之若客座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其為弊均然而其所録畢也外誕者無我誣者有我無我者使人創聞而易辨有我者使人輕入而難格於乎録之枝也而弗芟也是寧非余之罪乎

皇明名臣琬琰録小序

始江陰嘗刻皇明名臣琬琰録起洪武至成化諸名公大夫誌銘傳狀備焉其稱名然八焉也成化以下復傳又于時亦多挂漏者乎乃與楊祠部儀孫大之其後于宦游所得為最多以至武弁中瑞之貴且者擬布衣之賢者亦與焉為人以千計卷亦過百予少則已慕稱先名公大夫之業顧不得採石室窺國家之藏其流之人間者間一二寓目焉而未敢焉也夫琬琰家史也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敍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然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國以草創之野以討論之家

以潤色之庶幾乎史之倪哉如其筆削以俟君子

大獄招擬小序

此於當於君傳奏書者也乃余有録焉語云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豈其所謂夾而遂者之竹書稱宋令式將一二志考焉爾 明興高帝為法制至莊悉也京兆獄自答以上亡不麗之司寇而亭之廷尉焉大小不得以意先法而行即亡敢逆援陽路者然而宰君之介弟園與方城外之丑將低昂不敵也自余束髮而游燕中數更發矣天子神聖通於三尺之外間有所欲重而屬監史理

乎著小寛之即坐譴推謝不旋踵改乃已善乎杜周
之言也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
為令當時為是耳然一二經術之士不能為深文巧
詆以故辭與論不相當之斐然矣亦令後世見其實
焉丙辰秋日題

世說新語補小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吳中私心已好之每讀輒
患其易竟又恠是書僅自後漢終於晉以為六朝諸
君子即所持論風旨寧無一二可稱者最後得何氏
語林大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

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至於世說之所長或造微
於单辭或徵巧於隻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刺以通
替往往使人短詠而躍然長思而未罄何氏蓋未之
知也余治燕趙郡國獄小間無事探橐中所攜則二
書在焉因稍為刪定合而見其類蓋世說之所去不
過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則不過十之三耳余居恒
謂宋時經儒先生往往譏譴清言致亂而不知晉宋
之於江左一也驅介冑而經生之乎則毋乃驅介冑
而清言也其又奚擇矣

劍俠傳小序

凡劍俠經訓所不載其大要出莊周氏越絕吳越春
秋或以為寓言之雄耳至於太史公之論慶卿也曰
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意以為真有之不然
以項王之武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而乃曰無成哉夫
習劍者先王之僇民也然而城社遺伏之奸天下所
不能請之於司敗而一夫乃得志焉如專聶者流僅
其粗耳斯亦烏可盡廢其說然欲快天下之志司敗
不能請而請之一夫君子亦可以觀世矣余家所蓄
襍說劍客甚夥閒有概於衷者撮卷時或一展之
以攄愉其鬱若乃好事者流務神其說謂得此術不
試可立致冲舉此非余所敢信也

少陽叢談序

余抱憤秋官郎則以其燕有丁戊小識焉識矣而弗
志也弗敢辨也既竊祿浮沈刀筆門稍久而耳目所
睹記者時時有概於中顧屬耳于垣緊吻捄橐莫我
下上亡何出持青齊節鄰嫖促獄雜治鋭案削而
以非乳道故過從簡往往杜門却以筆次第受書曰
少陽叢談少陽齋望也叢之為言聚也不雜也何以
稱談筆語也王子曰余於少陽叢談有志焉有辨焉
稍進於識矣然而弗敢傳也積之凡二十卷因紀其

次皇皇　帝業樹　高鄭　文潤色馮休以類哲稌
豫學豊蒨有憂斯存談國故莊詩舉由戒懲忘布象
書竹燿熀煌後王爲令曷其常談典典惟木有奮學
隆造天惟馮而風羊角以搏于國于家于人胡不然
談盛際隆汚縣村材害除世如鑑弗殺乃曰國是在
下則亂在上則治談國是　皇尊如天雷霆是馮赤
赤司寇獨殺以刑彼人是我我懷老成談西省業已
稱士倍親從君居乎食索在彝致身其不古者炳如
星辰談死事嗣孫不乎學蕃以跳胥以惟悝嗟彼厥
倏矢心飢安樂也曷尤癸壬午　帝綴豪翰秉特爲
翩騎則凋弓倚乃書識斛探再獲燕碣泰泐有儆拊
髀爰乱厥緝談英累虎彪左簡一代所馮弁鎰浮虓
畏誅奚懲國失求野意甚曷微談史設真宰之精散
爲文章以黼皇家亦有六書書史佐之藝成則郰我
紀其凡奕奕國華談椎藝積熟爲胥精胥爲修有烈
纂若厥產紈綺聖謨所云齊之以禮談武戒振振猗
趾厥麗不億有肅日訓古識天澤不見管蔡乃殘王
國談宗變綱宏而踈吏幽其牙猾與蒐桉要劉鼓通
是以太叔竟攻萑蒲談盜亂天豼中原夷孽其間不
有聖武孰任驅殘如彼剝復循環無端談夷狄戾訌

齊諧諾皇矣堅見默聖宗是以單言陰陽之學嗜餘
格爲談玄惟

此書已削鵝或有數見也佚者集存其名以見槩云耳

古今諡法通紀序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嫩而行有惡夫諡者春秋義也一字襃而華袞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嫩惡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帝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帝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

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愍國自謂曰曰予甚武盖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吴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媢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矣

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比奚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謚自苻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為懷也身僇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鄉飭漢藻且其人也冠屨之不郵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為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

之敘庶役之司國是者有致焉

古今法書苑序

羲畫八方人文所繇萌聖人取夬以代結繩頡籀息跡而畫浚厥靈爰析六書指事象形及有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旁出異名以察百官以治兆氓赫赫大經是憑是徵述書源第一頡籀為古文省而曰籀於義未悖稍省而斯小篆及逮秦隸隸是爰有次仲割篆之八以存其二三倉之役秦隸捷省而為漢隸隸圜而今稍飾豐華斯極鍾氏散為章草實游所創伯英乃蕞伯英蕩之窮變極態今草以備憤盡其間以為八行匪流匪滯其覩日嬗其用日近而遠於致述書[illegible]

第二用筆若天流美者地陰陽既生乃立形勢有物有則與靈俱諧舒而不慢密乃無隱骨植勝肉法必副意述書法第三固為漢史九品人倫有善則之慄璀因之以遠長文又備論之雖未盡見知而貴在善間述書品第四籀斯邈乎而元常伯英斯為首出至右軍而集大成獻則武矣邕乃爰清唐猶國風宋其黍離彼無君子斯焉取斯述書評第五醜類之談起自蕭梁命以袁昂襃實加評若總若帚紛莫可量以以求有中含抑揚譬若粉澤而覩雌黃述書評之擬

第六羲獻為王逸少氏今以及鍾索嵇煙蕭林中者會目上者會當心生嗜其下傳耳連城之賞可要天子中人十家不敢佇命述書估第七臨池之士哉為不亡其妙入室而下乃升堂其遠隔藩籬而通窺宮墻或咏追入法或贊歎遺踪播響聲詩擴藻文章書少陵昌黎於焉有光述文第八詩第九右軍清真以鵝羲之胡我在國史兩贊獨稱制心摹手追千古流覩傳度紀晉彥遠侍綴宣和纂體至陶而備述書傳第十隸素之力不能千秋其在人間流落不收右文見彌王府是泉劫問之厄兵燹為蠹所與存者幾國又琳述書蹟第十一繇吉祈尼銘以及[illegible]卿鵠頭紫金彩融商質周文刻畫雖殊大小二篆乎為取宗述書蹟之全第十二兩既勤於岣嶁而周宣有岐陽之符嶧山瑯琊稍變先躋受禪勸進詒隸于後然而念太丘者以鄉清中原而愛征西者卧三日而不忍釋手蘭亭聚訟淳化爭購七尺之珉匪腥而走述書蹟之石第十三子墨客卿氏曰世之能尊書者以為是六義之精煌乎與日月相為昭乎則乎[illegible]時而川流走飛而天喬乎扎其急書者以等於敔業布帛則又曰同文之用周中國而施蠻貊乎扎而畢

之者以一藝之微而已耶終其身敝精神而無益於時者耶則皆非也述古今法書苑

古今名畫苑序

攷之畫曰形也一曰畛也象田畛畔也又曰掛也以綵色挂物象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也其畫之所由昉乎畫之通於畫也卦之為掛也亦可思已自六書之學行而其言曰畫不過其一耳然而不然蓋顏光祿之訓曰圖理而為卦也圖識而為書也畫所謂圖形禹立而三者也且夫有倉頡則有史皇神禹之告成功也而見於書者若鍾若珮戈若峋嶁之石而至於畫則悉取九牧之貢金而為禹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神姦而置之魏闕之上不可畧於書而詳於畫哉然而不然其識者曰聖人之立言與書相表裏者也言無體以書為體今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八荒以同六籍以紀皆書為之也書之用圓圓則廣畫之用方方則隘雖然其致未有不相通者也故書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有古今隸有行有草而畫有人物有山川有宮室有鳥獸蟲魚草卉書之聖者為籀為斯為鍾為張為崔為蔡為羲為獻其賢者為杜為師為梁為衛為索為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褚旭素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為顧為曹為衛為陸為張為道子為成其賢者為墨為晶為微為遂為廣為二閻為展為董為尉遲為二李為維為昉為全為董為六朝諸賢以至荊浩馬夏巨然孟頫王蒙子久之類其則亦未有不相合者也今夫觀古聖喆之懿寧不冀然而思齊者哉其於淫慝寧不愧然而思戒者哉覩仙釋之消摇而不寄棕於塵外者哉即小乘報應之微而不惕然而內自訟者哉山嶙然而高深水悠然而廣且清而不悅吾之性靈哉天喬飛走之若生而有不動吾之天機哉故自五代而上其畫有與者有賦而比者五代而下其畫有賦者有賦而興者擬於詩則皆風雅頌之遺也是故畫之用隘於書而體不減也古於此二端雖不能得之於手而尚能得之於目又雅好其說以故畧訪法書例採古今之論有關於畫若謝赫張彥遠之流者錄之得若干卷曰名畫苑而為之序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八首

游雲門山記

出青州之南門可五里而近曰雲門山山下夷而再成鋭上將及宛有中虛之洞以穿其背而上望之爲鏡爲射的焉正與郡齋對晴則熒熒然小雨則濛濛瀰瀰然以歲旹更獻狀於几席若覬余游者而未果會學憲吳峻伯東按行海江道青余乃以間得從峻伯往時春而雪初霽未盡消也道濘甚篮輿躑躅陂陀間舁卒肩相輔後趾躡前趾而分級之半徐貫上久之始抵洞洞高丈餘縱倍之橫殺之余與峻伯乃舍輿而拔穿洞旁躡百餘級至絶頂則磐石重甗可列坐數百人東望青蔥鬱蒸不別天地其大海之氣乎西南連山亘帶不盡若斧劈若劍鍔若馳若猨猊若卒然者吞吐雲霧與旭日相媚晶瑩玲瓏掩映靃靡叢萃萬狀下瞰郡會雉堞歷歷雲宮之鴟出沒松柏若翡翠之蔵蘭若也余命酒飲峻伯已各分韻爲七言一章成互歌之余稚吳詠爲狗聲噓之入霄漢縹緲徐下與天籟會虛谷和響萬木奏節覺群山秀色時時來襲人衣裾余裹峻伯而酒之迫則踉蹡下綠故洞走西間道襲之乃復得小龍洞焉傴而入深可四丈許中裂爲澗水泓澄不杭旁有石牀枕可偃卧余乃與峻伯卧飲甚歡也已相謂曰爽鳩之樂可再乎哉畢矣牛山之涕也有晏子之對在雖然東方之人稱牛山者即不得舍齊君臣而他詠也均之乎不朽矣則牛山之樂與爽鳩氏不得而有之齊之君臣獨以微言而得有之至於今也吾二人毋亦易自廢而千古茲日既罷酒還明日乃以詩付山僧使刻石而爲之記

海游記

登故挑海山東門不一里大崑之圃在焉其陽依海壖而壇余與叅政姜君良翰行部登既視事五日乃以牘之間出游觴於壇輕雲蒙龍風師不驚文瀹若穀容喬湜渫與天下上俄而東南雄虹起亘空若銀橋蜿蜒而下飲於海驚流噴疊璣貝萬斛飛躍注射若五金之在溶苦頡眴爛皆觸晴眩已徐徐縮入海既旬久之顧見蠶磯大小竹諸島雲氣驟變峰嶼盡改或斷或續或方或圓或峻或衍或英或坯或陂或

旁或墮或隳或浸漶波浪或斗插入漢或為壇或為犬或為虎豹者不一童子趨而前曰是其將市乎忽大風發吹雲散不果市余慨然謂姜君曰於乎此可衰之士所得而影響其若為始若武者哉彼其驚幻變之素微歎光景之怳忽以為其下真若有神僊者焉思竭天下之力以從之而竟不可得不知其泡沫之軀倏焉而滅為蜃海之雲氣久矣夫身挾名而俱盡者何限乃南望田橫之島則隱隱有生色焉然至於讀魯仲連被髮蹈海之書蟬蛻物表視斯人未嘗不惝怳俱失也於乎古所稱僊不死者是歟非耶姜君不答弟椎觴觴余醉而歸

游張公洞記

由義興而左汎曰東氿氿者氿里表也水皆縹碧兩山旁峩之掩映喬木黄雲皆野得夕照為益奇已泊湖汊湖汊者洞所從首逕也夜過半忽大雨滴壁入蓬戶余起低回久之質明始霽從行者余弟敬美歙人李生歙人程生郡人沈生張生時余病足李生亦病為李覓一兜子舁余弟所攜筍輿三為一行其三人為一行可四里許抵洞始隆然若覆敦耳張生者故嘗游焉謂余當從後洞入毋從前洞所以毋從前洞者前路寬一覽竟意輙盡無復餘意盡而穿橫闕險隘甚多中悔不能達余乃決策從後入多列炬火前導始委身一竅魚貫而下漸下漸猾且峻級不能盡受足後趾候前趾發乃發迫則以肩相輔其上隘又不能盡受肩如是數十百級稍稍覩前行人如烟霧中鳥又聞若甕中語者發炬則大叫驚絶巨萬乳皆下垂纍纍崚嶒玲瓏晶熒不可名狀大抵色若漁陽媚玉而潤過之稍西南為大磐石石柱踞其上傍有所謂林及丹竈蓋石者稍東地欹下而濕跡之則益濕且益窪不可究即所謂僊人田也回顧所入竅不知幾百丈熒熒若日中沫時現時滅久之路幾窮其下穿不二尺所余扶服過下上凡百餘級忽呀然中闢可容萬人坐石乳之下垂者愈益奇為五色自然丹雘見爛刺人眼大者如玉柱或下垂至地所不及者尺所或搃發上不及者亦尺所或上下際不接者僅一髮石狀如潛虬如躍龍如奔獅如踞象如蓮花如鐘鼓如飛僊如僧胡跣不可勝紀余時憊足益蹇獨作氣而上至石臺俯視朗然洞之勝至是而既矣會所齎酒脯誤失道呼水飲之乃出張公者故漢張道陵或曰張果非也道陵事在蜀頗著許遠游貽逸

史書稱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漢末得道之徒多在焉此亦豈其一耶王子曰余粗所觀石牀丹竈豐米廩及碁局者彷彿貌之耳烏言仙跡哉

玉女潭諸游記

出張公洞半里許得史氏之废院憩焉即故天中宮址也會所賫酒脯至和勞若飲食小間仰視旁石壁峭上十餘丈下有泉紺碧色酌之甘客曰循此西可抵玉女潭余遂起躡蹬行蔓草中然甃石歸切道甚平曰史氏所治也可三里所椑楔書甚偉至則道太傅治僧室茂松蒼菁峭蒨樝望無涘有老氏宮宮區主者則二僧延余縱觀爲二祠鞾废久之出綠石磴上可數十武稍折而南爲玉女潭潭方廣各五丈許不以水旱溢涸奫渟泓澄可數顧髮大石累斜覆之覆不盡者十二黃葉時墮鏗然有聲李生豹縋以石而鄉之其深者竟五丈縆不見底余呼酒舉一卮下僧導余行可百弓抵瑞樹所夭矯偃蹇欲無白日幹若數丸盤蟒而下取根則上摶柎格益怒甲髮閒即唐人獨孤及所稱日日思壇樹者也計其歲可柏仲吾廈山檜耳傍有巨石異青出陸隼兀峰兩洞嵌

毓水深綠如雙睛却視令人僂然僧乃導余飯史氏莊中堂亦祠甃废也周環若壁爲八卦齋後樓凭之可從隙望太湖門者微余以矛不可上乃止史氏者余太僕恭甫也僧閒爲言所以得玉女潭狀云史氏初行地山下榛蕪隱約中若有覩者異之刋蔓而潭見其右爲虎窟人獸骨甚多募識士逐之去亭其上虎史氏所得地以十數而龍湫鈞陽洞最勝余故已耳龍湫遂摒衣往可里許至湫湫爲石澗廣二丈奇縱可六丈而殺三方皆峭壁壁多青綠色瀦泉淵然甚冽而甘寒方舟覆焉僧奔言舟可以入洞第非數十人負能後余顧從行士有賈勇者募之得舟人子三錄七人裸而泅舟遂茷已從峭壁下盤入壁愈益奇絕仰視天一霽縈瑩射人石色與水色鬬碧赤余劇呼酒張生扣舷歌歌聲泠然逗崖石間欲留小酔雲次入者姊而疾呼乃強出爲待之徐行至鈞陽亦水洞也中空可容百人流水潺湲出石淵傍復得一竇傴而入益開朗石益奇水聲益壯壯殆客所不時識者僧復言某某地亦可游以迫下春遂歸

游善權洞記

自湖汶發二十里而宿曰蜀山又發三十里質明抵

義興溝城南而西曰西九亦九里豪也邑城若兩服浸者又五十里抵善權約以晨往既出市不數武即為馳道可二里許抵寺道皆夾古松栢蒼鱗駁犖上不見際入寺門百步有穹閣曰圓通下多古碑刻中庭多古松栢殿曰釋迦文殿唐大中初創甚瑰偉大柱三有雷火書云詩未識摹[illegible]之可以已疟僧為導入別室出茶荀啖之良久導至三生堂觀祝英臺讀書處已復折而東北出寺後曰小水洞上為飛巖若盖者大石翼之中有竇若偃月水潺湲自中流來唐李蠙司空言微時讀書見白龍從洞起蠙後貴寺所錄以建也從小水洞復折而東北上山不里許至善權洞洞左峭壁斗起古木紛糅若怒亂其本別坼石而出殺為樹時秋晚徧窒皆金燈花綺錯如繡洞門峙巨石呀然而中闢可容萬人乳下垂惟偉殊絕多作蒼赤色色不能如張公洞而敞過之左右石壁峭峻貌若鹽堆米堆及僊人牀丹竈者僧一一指示之上有僊人掌出乳間下垂若招五指柔荑色向勝玉又有石柱可二丈許大十圍色亦如漁陽玉循柱而左折盘勝空洞無際稍尋舊逕出余時困足疾蹣跚前倚巨石呼酒佐武乃自力而北下草樹翳蔽泉聲鏦琤又

為南而下可數十步其陰為水洞上視所游洞若門房矣洞深黝行里許不盡有泉自外來争先赴石間轧轧異響時濺白金沫射人面崖石白而方高下片片若經畫曰巷人田者佞余炬進窮至崖盡處其下乃深碧亭亭不可測矣然以意度之當穿小水洞出不然無所受水也始余探上洞時足時硿然又鏜然若鐘下洞空水傳之歟也已余游下洞乳垂滴若雨上洞僅之書矣洞中函其一空際天下空二不知有地與否真大奇勝哉余聞之都穆先生云身所歷稱洞天福地者大都浮豔勝實而不及善權下一乃何叔峯峯焉於乎崐崘天柱嵩山經首遂茀及祀典幾扁為長者仲震旦第一不得一大室培塿之祀其寓上難莽又寔獨山水已哉

游太山記

余嘗戊午己未間有事於太山者三而其稍可紀者第二游也其初游為正月晦自濟源謁臺返與海道宋大大武偕夜浴於使院二鼓起啟堂之北扉而望岱見匹練者自山趾上至於頂又似聚螢數百斛壹中光熠燿不定問之乃以為時士女禮元君燈魚貫而上者也其嶺祝亦隱隱可聽云以黎明入山即陰

晦淨雲出沒皆際十步外不辨物第覺與人之後匙
高而余前僂而已即絶頂亦無所覩見且寒甚宋大
廹欲返還慫慂都宫趣觴舉者數而後慶不栗也甚
悔之至六月朔偕御史段君按部太安段君約以三
日登而諸道從者衆度不任輿馬余乃與恭議徐君
文通請以二日先段君許之至夕而大雨其次日雨
止出太安可二里所即入山時禾黍甫熟黄緑間錯
如繡拂拂作餅餌香樹杪濃陰暈之意甚適而至無
掌故可詢者自是皆詰曲透迤而上峯勢巍嶭若相
噎而傍多溪澗泉流碨礧間作悲鳴與笳吹相應又

之至廻馬嶺乃却肩輿改從腰筍又四里抵御帳崖
一曰御伏宋永定陵東封止伏衛處其前為巨澗澗
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嶙陡上覆其巔頗寬嘉樹蔭
之好鳥喈喈可愛又行可三里抵黄峴黄峴者不知
其所繇名有松五即所謂五大夫者也以危於石不
能茂而稍具虬拙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亡何為百
丈崖崖凹深如屋傍有石澗槎口而下黑其究叵測
已度石壁峪為十八盤應劭所謂兩從者扶掖前人
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者
非此地也耶而今道益飭治具有异者所謂五六步

一休蹀蹀邐顛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趾
不通且幸免矣自是為十八盤者三而穿中寳白天
門既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墮道士衣羽奏樂而迎
出沒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為元君祠元君
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
祈福者趣焉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
供縣官匱須其右為御史所捷後一石三尺許刻李
斯篆二行一石池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
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嶽帝祠陋不能勝香
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為開元帝紀太山銘唐隷徑可

二寸而㲉勢若飛動惜其下三尺許為搨碑者冬月
搆火蝕之遂不全右為蘇瞻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
可辨而損於閩人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又有顔泉
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因不若若土埋翳之尚可洗
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數百武為絶頂曰玉皇祠祠之
前有石柱方而色黄理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
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呂之按李太宰
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狭不等細觀
之總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李
公以為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

不於其地一訪捐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下百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紫色石蓋方丈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封中者是已其前地稍闢即所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峰者蓋五鼓而起觀日出則為日觀西望而見秦則為秦觀南望而見越則為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峰某峰皆妄也時霧氣重不可久憩又亡所覩見如春時快快而下適徐君至呼酒談詩甚樂三鼓而寢約以五鼓起觀日出然其寢皆以甘甚醒則高舂矣意恍恍不自得强與徐君扶杖而尋昨所游時天根霽朗矗弄色芒芒東南盡目力微白而見漾者爲海耶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爲太行恒嶽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澠濟泗千流奔帶迤邐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莽居然一衛凡登眺名之因與徐君語傳所稱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冢中起稍上矣如席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遇輒合其起縣蓋其狂馳而遇亦知之頃刻遂彌成白玉地而俯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呼酒與徐君酌自以爲弇州之剏自所謂野馬絪緼信也俄而報臥君至從行者叅政張丈希舉副使李君嵩僉事王君遴張君闢价因置酒於其署移席玉皇祠南栢樹下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五六圍今不能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孫枝也酒小闌散步至舍身崖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杳靄數千仞張丈足縮不敢前而王君屬間慷慨談兵事乃亦縮弗前張丈顧而曰君抵腕而談兵毋敢抗者乃亦弗前耶余笑曰此自兵法諸君弗察耳夫無進生而有退生此王君所以弗前也王君亦大笑乃別陵君約以次日緣尋山諸勝乃下五鼓餘大雨雨連日夕不休余始與徐君同舍而張丈王君舍地漏乃移就余而舍中水亦將二尺因布長几翼枕簟其上小吏裸而行酒矣所劇談六合內外張丈又時時以雅謔雜之凡四日雨始小息夜卧倦甚王君苦吟若寒蟬又時時提余耳告以所得句余不勝蹴強起顧視天碧淨如浣而大星百餘巨於杯歷歷屬角殆可仰而摘也質明復大雨州供素已盡乃行辭陵君與諸君偕發時寒甚衣絺素至五重不解亦有乞道士不綿裘者下天門雨止日出每十八盤竟輒去一衣至御陣燬衣去且盡時巖傍飛瀑爭下凡二十餘丈濤轟雪濆若鬬龍吐鼇玉鱗四飛珠沫辭

噫余與汝不可過跣立磐石流泉中呼酒數大白輒謡長歌振林樾諸君皆壯之有和者有就取飲者移時而報段君至相與之鄭都宮為小宴別其明年之四月朔以行部道出萊蕪曾家大人有祕事亟甫定乃乞靈於太嶽以間登焉將五鼓杖策日觀峰頂之東方色微辨而顧余及從者衣則赤已覩石室及諸碑碣盡赤乃見一線赤從東隩霧中叔顏山之首則猶昏然鷄盡三喔也又頃之日輪徐上雲君勇躍金支翠旂彷彿扈從於是諸峰城郭盡現而山之覩與世同矣余三登而始舉其勝然目境耳其峰之為回鴈為鷄籠為蓮花為明月為丈人為獨秀為東西神霄崕之為百丈為馬獨為鵝鶴峪之為石經為桃花為馬蹄石之為牛心為龍口為試劍為龍紋虎阜峒之為呂公為白雲為蓮觀泉之為白鶴為水簾為白龍諸用恠偉稱者固未及一二探也夫以封禪告成之主凡七十二而結繩者半之天地之人文譸而後世之博識者不能舉其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哉去余茲後十有七年矣而所經睹者夙夕會至自太和有所撰述因併記之其後二游各有詩詩為七言律凡十首

歷三關記

余發魏之三日東北走九百餘里謁塋易州受笑劄真定之龍泉故諸關當以九月迫傳羽行臨師先郡泉以十日暮抵曲陽五鼓起有寒色道謁北嶽廟然廟城之半古樹造雲蟠錯以百數門有卧石白而潤曰嶽所飛石揭以祀者余猶記　孝廟時馬端肅公上言嶽故在渾源州則當從渾源以祀而倪文毅公在禮部不能從說者以為恨且謂石晉棄茲嶽矣丹宋不能復而托辭於飛石以文其陋然真定在漢為常山郡即恒山也讀碑閲李克用題石其廟貌著

於唐固不自宋始姑闕之以俟考出城稍西北行曾層山疊嶂不知其幾千百最遠者銀城一帶土大云五臺山雪也豈夜所謂寒色者其時雪耶山距是三百里而遥他山不為雪五臺獨為雪可想矣又幾里得大溪幾半里流水淙淙第淺可揭云此所謂龍泉從五臺而下者也又數里稍入山山皆合中坼而為前大溪行左傍溪而右阻山溪嚙山之足半武則左擔而過嚙之既則就揭如是者百二十里大抵山稍避溪則為廬舍又稍避溪則一二見田疇最後雉稍覓遂為縣曰阜平阜平四塞南門外可二百餘家

城中僅二十家耳十二日早發阜平復渡前大溪循
溪而行五里許轉山之別陘與溪別復得泉近諸山
所滙也泉時錯道而流鳴咽多悽斁而益以上益險
峻時時見人家石田磽瘠然亦可耕踰三十里得嶺
曰鞍子過嶺山始舒而潤其下泉縱横流不必辨南
北然別取道山背而下歸大溪耳龍泉諸峰蒼翠如
若滴五臺雪近則若玉几巳又得一嶺紫翠而進兩
山旋陘其蒼翠色欲交石嶺峰怒起若萼刺天左嶺
微覓奇石爲橐駝爲後猊爲人若鳥者間突出若搆
粟紅擷黄雜以綠樹綴壁若綺繡俄復得所謂龍泉
激石間崇峰異巘石純白大小如玉盞自鞍子嶺又
四十里始得關度關而上十餘里曰長城嶺城之盡
塞五臺所入道也歸取月行峽脊間頗踏者數二鼓
絶抵縣因甚十三日早發阜平將之平山復渡前大
溪始得覓曉不五里復入山山不能當龍泉險然時
蛇行上數百步忽墜空而下爲深谷則頗寬如是者
再三若曲項甕也泉處處有之時拂石流則最勞以
故人食之良病癭始余過曲陽人癭十而三抵阜平
癭十而五上龍泉癭十而六七至是十不能不一癭
矣三十五里得溫泉左室爲一湯右室一湯稍淡清

瑩可鑑毛髮不作硫黄息石無暑故也寂寂空山中
令遊花湯哄人宿查頭集集蓋壽界也十四日早發
大霧頗山左右闢若拱吾皆而朝者與足下坡久之
復得一山傍據大溪流極駛山自是坦陀不甚峻八
十里抵平山宿未至八里爲滹沱河晉之材順流而
下至真定乃椎十五日發平山十餘里渡一河山足
白雲四起若鋪錦稍逼之則蓬浮蒸散自是雖上下
山道不知險將抵井陘循大溪而行巨石如砥午達
喻井陘入故關關所錄入山西大道也兩山夾之皆
陂陀漸上三十餘里乃抵關關益雄而坡亦時得奇
右度關右折與道異益余所按歷者拒虜關入境耳
循墻上益峻不可與守甚嶺則中外諸山皆在目春
嶺千叠岫與雲相浮沉銀浪風湧惝怳無際久之乃
下馬足皴皺時自思天以淮陰侯授成安君而不取
爲千古殖氏很然淮陰好用秘能以木罌渡而虜豹
山背後迺徑千里安知其不能爲陰平縋也後至故
關巽而折而左二十里爲娘子關道崎嶇甚中一嶺
爲鉤春徑兩其輔呂肱心悸將抵關廬舍頗稍密流
泉琮峥行然沼間有水碓水磨之屬意甚樂之關旁
爲巨澗[illegible]可容萬人水東入崕左崕峭壁峻[illegible]

仞右崖崩岸若劈中巨石為象馬橐駝者不可勝
奮與泉鬪礧硠鏗砰間入鼓鉦還縣復可三十里皆
傍泉泉極冬不氷云此温泉也可以知餌凡十餘涉
盡泉在兩山間山左盡則涉右右盡則涉左泉得山
則怒而山益險山險而泉益怒則益勝吾足與目顛
若妬者足少緩覺目無奇目奇而足若栿矣石壁中
為雷為鼻為囷廪為若舟水之聲為筝笙為鉦為松
風為歌為市人喧百千狀故非故關揕也余時憊強
自勵稍快乃還井陘夫此三關所受為趙守耳龍泉
嶺近虜則虜險我險則又遠虜勢必不入也虜入
[illegible]
晉朔掠晉安為舍吾事乎不毛赤必不入也虜掠晉
而飽其裝重焉則已疲矣力必不入也虜不入而趙
虚為之守是趙以虚名予魏也虜不入而趙復得魏
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則疲兩諉則廢是趙
實延魏敵也虜卒入而魏以虚名主之無一卒自隨
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失趙顧趙則失魏是魏為
趙代禍也故曰三關勿屬魏便

踰黃榆馬嶺記

余歷三關逐郡之内丘宿晨由内丘出南門與道而
行可四十里得陂陀土山又數里轉山足為黃寺仍
者當也所也著踞寺門而廬割寺三之一前伏泉如
濟滙為池中有亭亭焉折而右度嶺得大澗兩山夾
之中流泉鏗然鳴巨石如象而黑者累累若下飲循
澗可二十里得村曰米花度米花村數里得一嶺始
與泉左嶺益高忽下墜為谷若井然山頗多土亡奇
者稍可以田忽蒼翠而聳出其背為犖埆可以架
筆問之土人曰此所謂龍霄山也又穿一二嶺久之
山益東而陘兩壁陡上數百仞奇石犖攫爭奮為下
輿後接縈紆乃上步數躓又可十餘里山忽兩卻而
闢成巨壑可也數萬人旁稍高阜居民廬之百餘家
突起而聳者二其一寺據之其一曰宋家莊堡亦使
者當也所也堡距黃寺可六十里許其西北距黃榆
嶺七十里而遙西距馬嶺五十里而遙西稍北距錦
綉堂嶺四十里而遙堡綰之蓋走太行要道也余宿
堡內鼓柔月起淚之黃榆行五十餘里頗多大澗雜
石低昂土山余甚厭之以其膝不能當龍泉半而亡
何度一嶺稍下山四卻而闢其間若規迺欲絕者徐
睨前旌旗如左元放破壁而入迫之得一間道僅容
馬兩崖造天石色秀削太古水聲淙淙不斷處沸泡
起中石輒韻搜轉十餘折仰視天亦隨而迂迴者色

或青或蒼或赤以山映之故泉益雄石亦益爭勝也
有偃石從數丈許橋半之其閻可以碑過半里許始
出峽崖復稍稍闢矣迤望右崖際天直走而西上為
連城自然睥睨樓櫓懸壁千仞中忽有泉注而下為
柱得日若瑪瑙得空若琉璃無所得若白銀下飛瀑絕
壁方崖鳥道千折而上為關石奇秀萬狀余足數躇
氣拂逆然時時心語龍泉勝乃不能當此半幾欲奪
彼記語予之既抵關有峻壁而脊大壑不知幾百千
仞關口一橫澗澗之橋而度已度折右上里許得山
項以為山盡是矣既登而西止望高倍從者十者可

者不可窮至目境盡而止信乎稱太行天下脊又云
上黨者天與黨也歸宿宋家莊堡以富視壽陽遂頓倦
暫還大名又旬日復屯黃寺再之宋家莊乃上馬嶺
馬嶺道近黃榆十之三險半之饒水泉雄石為足抑
夕宿於關大風起轟豗若席捲三晉而東擲之海予
臥石室中惴惴不能寐五鼓風息起闞西城關兩山
中斷若劈巨靈斧者下視窅閒不見底為橋道之其
西不可以旋馬蓋天險也已歸正東見紅日抹一線
徐出巨甑千山若燒為凝滞者久之戍者曰錦繡堂
大率馬嶺類也而道卜無宿所予乃命張伴行視卜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六首

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

太湖跨吳郡之北晉陵而南吳興三方者五百里中為山大小七十二兩洞庭者冠之然其山去吳不百里而近吳去余海上百里而進前是汪中丞伯玉以丙寅之四月要余偕往弗果伯玉乃從吳諸少年遊自有記居七年而秋九月余與弟敬美憂居且偕矣謀挾從季瞻美曹甥子念李生時養以遊里人張生黃生從以望前一日發胥門周子公瑕於舟次之遂由橫塘歷楓橋呼陸丈叔平與哉公瑕定為酒抵胥口山相與謁其廟談古節俠感慨事久之乃下買三湖船其一以濟吾黨二以載僕從肴酒無何而月從東方起乃放舟休湖口一白上下無際時睨漂漾若鎔金爭埕驚波中進山黛色隱隱出沒歷青衣行大白扣舷歌曹公短歌行為之引滿始就寢質明而要許同濟者公瑕故怖涉不欲從吾二季趣故強之則益怖得為散發伏枕楚聲達於外二季愈益就迫之則益楚而陸丈者年七十七矣其少時嘗游洞庭故別稱包山子云嗇而謂二季毋苦周郎為吾嘗寨棠先諸君遂發舍公瑕已稍稍離口日猶在曾泉和光意微若行鏡中蒼翠與帆相送迓久之漸空潤不風而波俄風小動帆益駛所過嶺無停瞬意甚快之然俯而顧其舷時時受水裾為濕矣日小遷抵黿山按邑志山皆青石溫潤光瑩扣之琅琅有金玉聲為浙西人酷取剔膚矣其取石今猶爾而不凹余乃攝衣上得靈官祠飯焉祠右有磐石高三丈許奇樹產石罅夭疊可愛飯已復就舟二十里抵鎮灣捨舟行數百武得采林廟左折而上百武許即所謂林屋洞天者也山上童如覆敦其下缺如半甕僂而入則益寬廣積潦成沮洳者二尺羣星莫敢前余嘗讀吳志五符眞誥之勝慨然思一遇焉少笑去幘卑衫襪屐而行勝呼卮酒貰杜從者束炬導行未百武玉乳下垂右有狹坼為漏天縣景射衣若電然水益深石益下陰過僂則膝展水稍伸膝則背承乳若擊炬煙睫目度猶可強入也毋乃憊厲於逗乎擇一砥命敬美題名而出輕趫少年前能度陰口覩所謂石堂室者若脒者其乳下垂青紫諸若寶玉者然竟不能抵隔凡

而返隔凡者昔人所書洞穴處其死皆水也度其吞
乃在中湖矣歸火熾以酒沃之比月出與復發徘徊
洞口乃揺衣取道而上至曲嶺其左踞湖湖多亂山
不能竟水月觀而境獨幽間山面皆奇石嵌空玲瓏
仰而卧者鱗次異狀由石裂穿下叅蘿薜間道從竹
林中竹萬箇其大皆拱琤琤煌煌鳴玉碎金耳目應
接不暇穿民家傍出炬火與月相亂宿鳥撲剌村犬
厖聲如豹黃雲蕷擁受彩作錦浪忻然久之循山而
行至屏巘仰觀穹窿非斲自削乃别取徑上觀陽谷
洞其隧陡下黯林不測呼炬入至束身而止其路若
石作青天之款上入雲表睇美鼓浮大白狎一從行
道士迫之酒不勝乃逋予等亦從而罷歸可三鼓矣
質明起僦肩輿不及輿者杖而從二里許得石門循
山趾而道喬松無際蒼翠襲衣數轉始得寺榜曰包
山或云鮑靚嘗居之或云寺為山所包非以洞庭别
名也寺僧故識叔平為具食摘新橘剖之尚酸而甘
鮮已穿寺後里許得毛公壇毛公者不知何季人其
所煉丹處也丹井埋草中若瓶穴不可辨宮宇已廢
獨臺及門址在四顧亡他奇唯峰勢迴抱蓄氣不洩
羽流所可托息耳叔平意不欲往上方寺與人强之

行雜落間根橘如緑沈氏墓古松數十株大可合抱
似不減西湖九里既抵寺則已廢一僧自外歸修擅
越禮頗肅以無不可栖也課欲登縹緲峰則尚遠叩
錯夏灣無適為主者而舟徙泊鎮夏且以石公山之
勝未及探也亟歸就舟薄暮抵石公躡磴而上至其
嶺憇焉日且息震湖矣大于紫金鉦冉冉垂墮僅餘
一線迴光射波波尚為沸起霞綃霓旌之屬乜於後
者半稍亘空必選月從東上初為鈎俄忽為玦為金
鉦其色正黃覘不及日十之一波得之蕩而為長燈
煜煜不定逐顧陽中百捩如晝湖中外諸峰盡出其
猫鼠小鳥汨没不定念吾生平所見亡踰者急呼酒
酹之而裴美自山左來誇其勝津津不已余欲往業
已夕矣強而宿民家秦氏五鼓風驟作浪扶之若傍
礀入早起飯畢念所謂山左之勝獨身行亂岸間慢
且窮俄而黃生來已復若跡者相與踉蹌往問所謂
劍樓得一峽肩肩而入至半益狹不復可上下大窘
乃返更轉而右始真為劍樓也衆以余體重難之余
賈勇捫石崖爭鳥道上若猿猱倏忽穿漏出其頂士
抃吒謂衆吾此陟何如高延宗晋陽戰耶復循他徑下
覘削壁峻處益奇至王文恪所題虎雲障歸雲洞書

苔蘚緻觀又之仰卧草間以酒脯佐疲徐就舟舟人謂劒樓一名風美按南史臺城有西美方語謂弄巷也洞漏狹如蘋末風出入之固有雅何必云劒樓哉帆而過其下舟人呼石公則亦應石公云此亦洞庭一勝蹟也稍抵明月灣垂楊列生水中若幟傍爲巨砥可容石千人他亡奇者尋張帆向銷夏灣風益急艤時時就水子念擁被卧艙中張生儁亦卧聆美穀呼酒自解酒行小緩面即青叔平强作長語其不懾者吾兄弟與時養耳黄生睨視吾安則亦安而銷夏灣者於洞庭諸勝爲冣盖兩山旁出中別滙爲湖縹

緲當其後莫釐前按其地寬衍有良田橘柚桑柘纍粟之饒民居數千咸自給足嵇太學者家焉聞余至則使使出迓余乃舍舟陸行過烏砂泉酌之盡一蠱行田間三里所就飲太學其中表蔡丈人來訪即伯玉記中所稱九十翁者也視故翰林九逵爲季行耳盡聾矣而喑瘖神明不衰其子孝廉伯玉捧節傳行而侍對客益爲恭謹可念太學夙具供張擊鮮宰醢至醉飽相與步行山間訪蔡丈人因過九逵故宅談説遺事歎風流之不再復飲太學止宿其明日議登縹緲峰蔡丈人口占詩見遺且遺所扶筇曰以此濟

而勝也孝廉提杖道步上太學與余輩以筍輿行五里許度不可與則扶丈人節又里許登絶頂四望曠朗精神飛揚若出宇宙外矣孝廉指湖之中而示余曰此爲莫釐爲馬蹟爲長沙爲若横若陰若翟若厥若葉若余若衡若楊皆有居人稱名山者也柘湖之外指其三周如玦曰此爲靈巖天平尭峯陽山吾吳者也爲卞若長興諸山表吴興者也爲惠若錫陽羨諸山表晉陵者也指山之支而曰此東爲七賢爲金鐸若鍋若盧若洞若庭者也西爲綺里敎堆爲木筆若華者也余時惝怳不能辨第唯唯而已太學走

急足對縈三更試之其冷勝烏砂遠甚遂還而西至西湖寺寺五廢有僧覘爲僕之復作其家言且指傍小池曰此高於湖不啻尋丈矣而實通氣湖濤激則與沸平則否飯畢抵東湖寺寺整麗倍之時僧不在闌入其後彌盤桓竹石間尋出至資慶息於橋自縹緲而資慶所繇道亡不與湖低昻者外望則爲梵天銀濤拍空金碧若逆拱如簇漁艦數百艫仔齒内瀕而多大壑衆落爲塢千甍翼張萬瓦鱗次楓丹芭黄竹黠綴慈蒨中資慶之勝過於包山兩湖矣出資慶道漸險不可與度竹塢塢上下陡峻幽瑟茂松不学

日未暝已舁帷石枳足且語且喘久之稍得平坦
輿促之將氏所銜鼓動矣於所為灣之足可
小洞庭觀奇石所謂龍頭者簇時錯置他若羅刹猱
鶻搏猊種種異態巉壁插空舟人指此狀漲下盡露
其奇水小減二尺則空洞窮突乎趾外甬令人駭愕
呼酒數行張帆至東洞庭舍舟步村徑徑窮而得長
圻寺止宿寺亦蕭梁時建也僧解空稍可與語沃之
飲則飲竟醉其明日從行諸生謀莫釐高不能縹緲
而他名蹟勝賞又不能半西洞庭會子與自滇歸遣
信相聞云候胥門二宿矣遂挂席過莫釐偶舟人為

棹歌山谷答數部鼓吹非石公所可及也回首縹
西山隱隱雲際矣請若相矯者秋煙之地俄春
夢境為之憮然乃稍次第其畫及詩歌記之併訪陸
丈游天平諸什附焉凡得三十四首曰余既所
謂兩山皆中空真洞庭我林屋下抵深崖惝怳宜學
士大夫難言之也然至記傳所稱達娥眉接羅浮連
岱嶽即大地中無非山矣又謂吳夫差使靈威丈人
窮之十七日不能盡得為書靈文以歸毋乃夸人以
所不能究耶及余登石公覽日月出沒為之爽然自
廢意兩曜盡此五百里間矣長卿之賦上林不虛也

吾目境有盡而天地無盡所謂能出沒日月於茲湖
者吾目境耳即十嶽大九州夫安能異是我蓋湖有
稱蠡口者范蠡所跳海地也山有稱角頭夏村綺里
者四皓所匿跡地也夫四皓入地肺吹鬱芝以終蓋
今猶在大河北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此何
取徵我洞庭古稱不被兵至嘉靖而倭一中之又時
時中大盜天地之淳氣漓矣不然而去余家不二百
里吾嘗老是間安能低眉折腰作風塵游也

游東林天池記

余以七月赴楚江行至彭澤有峰秀出天表者曰匡

廬山也自意抵九江必獲一往而以久困石尤乍
得風船尾船中人火留色而亦會無適為主者徑張
帆去殊自悔恨十月量移蒲若假休沐還復抵九江
兵泉尚君見訪語及躍然曰且得從子周還余固謝
乃使二騎為治裝九江丞德化令各以其吏人往其
明早蓐食抹王山程生及吾郡張生姚生黃生游出
城北甫數里即聞草間流泉嗽甚悲至橋所悲聲易
而厲不知從山行覺與人趾益上小喘二十里而曙
色與微月接道有棹楔署曰太平興國宮即宋所祠
採訪使者處也其宮去署所可里許周益公陸務觀

所謂殿堂鐘樓之屬為兵燹奪當無幾存矣久之乃入磴道夾嶺蒼翠可愛亦時時見人家炊烟群聚已抵東林寺即慧遠十八人結社地也其面為香爐峰秀色插天前有亭榜曰三笑跨一石橋所謂虎溪者也溪亦多閼塞下有深草暗流時伏度溪可百步始及蘭若其殿曰神運晉江州刺史桓伊建周陸記所稱唐牛相僧孺署寺裴相休署殿二書今皆已亡之獨三世佛像存而皆端嚴妙好衣領皆精絶云是唐塑工手不減楊惠之他阿羅漢咸稱是殿後石壁成起古樹數百紛披若蓋其右為遠法師影堂中坐[illegible]像傍十八像則劉程之等六人及遠與慧持輩也其更右則方丈頗整潔中左右六壁為王文成詩僧以朱欄護之然左右壁皆已湯漫不可讀縣為置頓小飲敵寒色誇陶令之攢眉成一詩而出訪白司馬草堂僅影響耳遂循虎溪而西步石橋流泉潺湲白石齒齒可念西林寺遠公塔皆在望顧其荒落與盡不欲往乃就輿行可十餘里至雲峰寺改乘小竹兜子以四人牽而上若溯流艀艋可四里許至登高亭又折而上為錦澗橋故擲筆峰後諸水委也石壁峭上凡數折水自其隙下濟粉飛湯噌吰鈎砰吾不知視

棲賢歸宗何如當亦生平一奇觀耶自橋而上為錦繡谷亭亭為如谷名諸所以稱錦繡者春時雜英百千種爛爛如織至冬初蒼翠不剝丹楓綴之亦自滿眼雕繢後上為蹋雲亭又上為甘露亭自是坡而步矣時天已陰晦積雪下夜加峻且滑凭一小吏肩從雲罅顧見吳楚諸小山如蟻塚溪流縈紆挾微照為百千金蛇綫而雲合稍稍遍不見前後人第聞肩輿中語相喚耳又上為披霞亭又上有坊曰廬山最高處王文成筆也寺僧指其傍小巖穴曰此竹林寺故門竹林寺者世所稱有影無形時時聞天樂云聖僧居之耳霧小闕見兩山下盤若關而東山尤奇秀層樓危堞層層獅象之狀種種間之僧或云即九奇峰或云非也俄復晦稍折而下道微坦從寺左轉南稍迤峰前數高可里許遠不知極蓋皆稱天池山而寺踞其後嶺小窪耳寺門殿儼然石柱頗壯嚴而佛像不甚精僧導而右登一閣曰憑虛縣吏出所齎酒脯凡數行四壁題詠皆已滿獨南楣左楯尚新素顧程生作古隸題游日及紀姓名而下復稍西為聚仙亭蓋所祠天眼尊者周顛仙亦附祠徐道人見高帝碑甚詳顛聖凡不足論天意似欲為明一表

徵應以服衆上升又西爲文殊臺其巖亘石行人以
以西眺岷峨積雪俯視千里而爲雲霧所隔間一少
闢隨合所謂門闕間一現不復再現者耶其所建文
殊殿亦草草而傍壁一龕中坐獅石像極精絶疑此
石師從蓮花會歎觀法身當令旃檀釋迦退舍矣時
日已迫下舂且度利支殿而所謂舍利塔獅子巖
鐵船峰白雲洞蓮花庵白鹿昇僊臺御碑亭者僅從
僧一指說而已歸路大似捷然從肩輿踏空中行度
處舍身崖也度東林尚君復使置酒強余入別已瞑
三舉觴乃出抵舟街鼓已久動矣夫此廬山耳其

由南康而入五老諸名勝十不能一也而所經游又
欲以一日而盡之得無爲採芝叟揶揄耶譬之初地
人見佛現身謂之能盡佛則不可謂不見佛亦未可
也記陶徵君棄官居柴桑得非爲廬君戀戀耶然貪
不能多致力而又以足疾使門生肩籃輿計不能度
東林而止望天池便白雲溪余吳人去此殆千餘里
幸以宦游一染指差足誇徵君矣越三日紀其事以
示同游者

自均州繇玉虛宿紫霞宮記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真武宮也宮曰淨樂謂真武
嘗爲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真武者玄
武神也自
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爲脩道於武當之
山而宮其巔山之勝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奕爲
世所慕趣春三月望余晨過淨樂憇紫雲亭小將出
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緑被隰時積雨
頗困人少女風蓑帆爲之一快不知其爲雨也已一
舍飯迎恩宮錢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爲
馳道山口垂閣榜楔跨之榜曰治世玄嶽
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以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

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參上又曰僊室荊州圖副記
曰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令隱遁茲山曰謝羅山
而
文皇帝始特錫名曰太嶽至
世宗乃復尊稱曰玄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者非真
武不得當也自是爲修真爲元和凡二觀已又爲遇
真宮馳道益闢左右杉檜松萬株大者合抱曰遇真者
爲三丰道人名也其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張姓當
高皇帝時游人間築淨室於茲地曰是不久當顯我
棄去而　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濙奉書招之

凡十餘年弗得則為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表一函
又誥猶在由遇真五里而為玉虛宮曰玉虛者謂真
武為玉虛師相也大可包淨樂之二壯麗殖之已飯
玉虛出取右道逶迤而上稍有澗壑之屬微雨時時
將風來衣輙盈輙單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
為大壑綰口相距三丈許為橋橋下水流潺湲不絕
惟石憤起若鬪四壁無所不造天杉松衣之吾觀所
記洞庭貪廈包山之之勝茂如也度橋徑已絕前旌
額破壁而出自是皆行巉巖間而雨益甚舁者殆自
力前所指問道人掌故氣勃窣不暇答山之勝亦若

馳而舍我獨峰頂若白雲冒之倏忽數十百變奇天
得雨秀擢撲眉睫以此自媮適忘其跋之役也度日
景已下春始抵紫霄宮宮前為池曰禹跡有亭跨其
右池合宮之溜而匯焉潺湲鏘鞳所受匯已繁又暴
得雨上奮若有驚借以起者浮鴨數頭緣乎川訖既
入門羽蓋色以濕透袒服顧左右分謝候吏齒蟀不
能句乃入道士室搆火燎衣探案頭得黃庭一卷讀
之命酒三爵時雨聲不可耐且為次日道路虞而倦
甚目不勝睫也乃就枕

遊紫霄登太和絕頂記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醒而飽不聞
雨聲質明起禮前殿碑其後鐵色橫上千仞若屏曰
展旗峰出懸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翠可愛仰視
雨脚下垂而斬若閣者甚畏之然已決策則勵輿人
前池之右為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
餓而漸闢蹊所入皆隈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
老諸峰以次現乃更用羅雨故脩開蕩蓊因詠唐人
群峭碧摩天語歎其指意之妙久之崖忽闢其陽丹
碧出沒者霧中稍道而視宮之類則南巖也台弗止
乃度宮西嶺下視大壑若盂諸廓以古松長杉之屬

自是度榔梅祠地益高徑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無
非以奇售者所歷宮觀州聚以筐管道士之出沒雲氣
中時亦為風續斷或前崗噓而為甾風開穿入窪幽
則若蕤呼者度宇舍許得一澗與人來語曰從此匯
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大門此而下趣澗則政徑
可以與亡苦乃聽其所之以得雨稍尤泄瀏惟石錯
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峰之高以為亡險矣左仰
而峰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爲道凡數
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沈滑益甚舁人足
前趾恒蹈空又數失而額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不

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憩傍室顧視諸道人舍且趾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窩之為房罡風蓬蓬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攻服禮真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峰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百丈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有息不能得懸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為之而塗以黃金中為真武像者一為列將像者四凡几坐供御皆金飾也已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峰者其香爐最高然猶之乎揖前物耳荊州圖副記云峰首伏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

磴道名香爐峰然則後人易香爐為天柱而以其從峰稱香爐耶餘峰雖不能隱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起若趨若揖者又若侍衛將卒晴嵐氣積重不能得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扶銀濤層湧疊至使人目眩不暇接古語云泰山輕霄蓋其上白雲當其前有味乎言哉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高意不肯為天柱下者而又外觴問其名曰外朝峰乃在房陵官道也凡山所有峰澗巖泉之屬不可指數而其名即道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傳真武為真武稱者不可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君元莊從為飯神庫之後院謝去客有言范了學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一衲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窗試跡之則已至矣貌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即一衲鶉懸歷寒暑亡纖也與之語不能為虛而能為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頗可得道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為作白湯飯供盡兩甌而別

自太和下宿南巖記

余將旦雞鳴起作泰山日出觀而二傔欲寐呼之不應旋有楚敘者則已辨色矣然亦以足不謀所獨從倚久之乃就籃輿而下百餘武不可舉今之走出天

柱峰後為三天門降之易徒於陟而用陡絕故數渡踔腰脊不相攝累幾殆賴道士時時奉酒脯紓其困顧視中笏七星三公千丈萬丈諸峰差池頡頏色若可餐數步一回首不忍失之下二天門為摘星橋有文昌祠讀汪司馬伯玉所為文甚麗中謂國家創述右文盛

高孝廟而以劉王兩文成當之夫伯玉殆自命哉乃不佞所不敢知也稍數百折得昨所取道晴日獻麗原谷瑰異狀觸目若新亦忘其所睹記矣亡何抵南巖宮前沼泉別有約以望後一日登太和而所遺

候人不得銀乃懸以俟之飯後有舉僧不二所作號
告者即伯玉記佛子巖也欣然許之復以盤舉性從
宮門傍左折逶迤上行百步有巖曰欽大石文如嵌
起樹作龍爪其中窪深而旁有靈池水甚甘傳以為
雷師鄧君修真地也遺流華飾像蒙之後若為寢室
者其美遂為巢矣乃復行嶺間回穴紆磴足相躡者
十餘里而始抵巖巖踞嶺之脊而嵌空若室者三中
最寬鑿大士像虛左席客以地而庋其右以榻不二
髣髴鬆石覆額而狀甚腴出爾曰公貴人乃嬴服耶
坐餘榻屏人耳語謂公自此中來將毋不從此中去

予柰何自失之予為悚然第其所稱謎本閑錄流矣
入丹田法與一切空所有皆予素聞者已乃引予左
邪而上至頂有池廷袤不二丈而水旱不溢涸蓮葉
田田其中前後為一池僅半之亦有雜花木之屬蓬
室方廣當身一木榻巨坐嗒然久之貝嶺左右皆大
壑壑盡皆為絕壁四周靡所不際天其色以三春奏
異已乃却引穿峯前下臨前淵若石若峽水潺潺流
其下小為隄扞之滙為一池茂草治絡傍巨石頗作
梵字刻丹填之仍為予釋其義予笑不答尋又為予
言所以結構之詳皆手任之予曰是空有耶曰吾空

有而時有有而空空毋害空也巳又飯予於室蔬跋
皆香美尋飯予從者數十人皆徧毋畸羸乃謬謂予
曰適餐即渭人来授餐耳臨別握手不能釋且曰毋
忘兜率會也予頷謝師自愛庚我不能得師境而弥
或墮我趣柰何還南巖時返照猶未歛乃入謁真武
殿從殿後歷元君殿南薰亭獨陽紫霄諸巖室徘徊
顧望諸峰爭雄而趣太和者若游龍天柱金觀色煌煌
射目所謂禮斗飛昇臺捨身崖其奇壯詭卓無論道
流鼓掌玄帝事若覩也予語之若曉僧不二耶是欲
空一切有不得而予乃有一切空乎因大咲命酒數

行而罷

自南巖歷五龍出玉虛記

由南巖右折而下半里許為北天門出北天門稍斬
而上曰滴水巖若肺覆時時一滴下小池承之即不
以雨暵緩速有凋傍亦饒奇石泉潺潺下流橋度之
頗勝而名不雅曰竹笆然亦未有以易也自是輕益
深曠樹益老高者徑百尺大可數抱而根皆露交織
道上數百千萬條其麤者若虬蟠次為蛇為犖為卽
且樹得風簌簌鳴則根皆應而鱗起若嚙人趾者崖
顛怪石俯下欲墮壁亡所附麗其凋石又突起若象若

徑若龍若雕鶚之屬意似欲攫人令瞬之夕冥之晝過之不憭慄縮足耶有偃龜蠍衡縱數百尺作綠玕色沿澗而下至青羊橋石益奇詭百狀水益壯嘈嘈若笙鏞之作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崕陡上無際水乃從其趾穿度矣呼酒盡三爵酌水復盡一爵自是舍澗旁道頗行谷間迷陽芳籬不可以捷可數里乃復攀緣而上其岡嶺玆已皆土忽復石石兼多奇而檉杉松栢之屬忽盡偉蔚整麗余謂是且得五龍宮乎而道轉上轉不可盡輿人喘而噓數息數奮乃抵焉入門為九曲道丹垣夾之若羊腸蟠屈其垣之外則

皆神祠道士廬也美木覆之陰森綜錯籠以微日循之步水藻中其臺殿因山獨峻出宮表紫翠金碧錯峰彷彿欄檻間物矣庭左右有池二以螭口出泉旁復有井五所謂五龍者也廡之西復有池二若淹墢名曰日月池日池黛月池赭云其色亦以特變不可知也飯已道士奉真武王像來覲已又出

文皇帝所賜道士李素希二衲被之正與余體適因笑謂此衲出尚方而復不借鸞鶴逝者亦胡異中丞紫耶所聞凌虛巖自然菴尤勝而意不欲往乃出自是稍坦迤而嘉樹美箭益夥鳥聲雖和會所使上事人還發尚璽弟書稍問燕中事不覺至仁威觀因憩則石梁曰普福橋橋之勝下瞰深伏泉竇焉上顧四山若謐口而微缺從缺之所而得日草木皆媚自是復杷行下數里至五龍行宮踞其前門小憩山忽左右闢多為平疇青碧布壤除道益廣而所留羽儀亦至乃改服度華陽亭跨石梁抱蓮花池驟喜其脫險艱而忘諸山之盡去我也已尋抵玉虛而分守君復來候觴余望僊樓酒數行則驟晦冐雨之迎恩宮宿焉王子曰夫余之山宿者四而歷不能得十之三也然亦足以椎生平游矣夫物顯聯則有耦其被夫禪主

路驛者七十二祭望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太山固巨甲也一旦遇真主以疑似惟重之跡而膺特拜遂超五嶽而尚之宮殿大者擬建章小者麥祈年望僊道流非耕織而不食者以萬計奔走四海之士女爭先而恐失號泣詭以稱望之若慕即之若畜彼何所取餘求我謬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覩所謂崑崙哉夫近有一武當而不能舉彼將以為無之也無之惡在其無崑崙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十首

顧氏祠堂記

昔者三川之民被髮而祭于野夫子歎之云先王之世亡論貴賤人人得緣等盡其孝而秦好尊大割黔首毋特祠即卿大夫過抑殺嫌其比於上家不復廟矣而熟於禁者以爲固然而忘其自甚或執政大臣坐祠寢見糺有司至勞 人主斥縣官費爲廟者

噫何其陋也楚俗號稱朴嗇其民逞於外鬼而吝於內鬼靳顧公業諸生時則已中非之歎曰靳之中大夫之宮醻然其後者山節而藻梲所以自居亦足矣即籍先人遺饒什一之息亡所施施之叢林之社而祟何靳一椽先人也此何以教民孝且合族哉於是謀祠祠其高大父以下而屬爲諸生力未逮久之公二子按察問比部闡先後成進士各以祿之餘至公乃合耕之餘庀材鳩工爲屋若干楹卜宅之陰厥枕維岡堰陂爲塘匌環臨澗檜柏薈蔚深靚洞幽神所憑依春秋牲牢粢協厥資羞皿置腴脂凡數十祖族之貧者遴使奉祠取其秝以醴茧彼羊豕左右殄殲以給事有祠既告成乃合昆季乃率子姓卜日之吉奉高大父以下入祠左右昭穆咸秩於禮肅若肸蠁儼若有覩雍容祼將始卒不愆尸詧位嚴靈風肅然既畢事公乃餕神之吐揚觶而戒曰嗚呼凡我後人毋墜忘先德歲以其日必躬必慤予思日孜孜祇節厲心毋辱其遺衆穆如也又翼如也以聽君子曰楚自是愧祭寢矣不忘其親孝也合族而以惠遺胥仁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楚之大夫家有廟也顧公風之矣其二令子宜哉

張氏新泉記

順義張君既罷職方歸乃即邑東北五里圃焉圃故去河遠于樹棗于樹栗于畦韭菘也將當灌是圃安所得水乎於是張君乃募工穿井下可十餘丈而土入益燋堅勁若墟工輟曰是不可爲水也燥而堅是類缺穴叩之空空如下天狀盍他徙穴乎張君意不懌乃操豚酒爲文告於神大畧言不佞不足以要神天一之貺雖然掘井九仞而神閟焉亡消勺報自今而往請與神約其重之妄愚不飭志於隱者罰之涸如故自絕於尺寸之澤而枯於鮒者涸如故請得

合畚鍤焉既畢告而張君乃以蓍行井傍有若蠕蠕於土者試以杖導之則泉漻漻起然涌感沸巨若疋練細若琴瑟倏忽充凸寒冽甘環井而圍諸非張氏者咸取汲焉邑薦紳先生人人來言張君祥也在易井之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三閭大夫得此繇而歎豈足福哉今　天子明聖井養萬彙即抱一才藝者思自奮勿幕之效而況張君則豈其遂不食也與人王某過井酌水甘焉張君語之故而命記之

永平祠殿訓導先生名宦記

蓋猗蘭困於谷風雖死不改香亡何而馬勃陵之在下雖振哉有質糧棵鴟鴞上托狐鼠下族然得謚為邪霄之雄仁義附於高位余竊甚畢焉廼若在下而振溺父而聞此非特其所寄殊也厥亦有至質矣余日者察獄燕趙間間則以祠考循良吏故實其祠類多二千石不則千石亡下者退而見其父老諸儒生難之雅未有以舉也是亡論其甚往繇邈即能及其身耳目睹記亡稱焉於乎非名實相左謬盭然耶又東游永平永平為古遼西地不侫蓋徘徊於離枝孤竹之封攬先民之遺致庶幾哉有所值而不果廼其

父老諸儒生稍稍有能言其官之良者不言二千石銅艾壓言殷先生殷先生為訓導秩百石至卑小也又天順成化間人非及父老諸儒生耳目胡以稱哉父老諸儒生更起難言使者胡難之易也吾非能識殷先生貌作何狀與官所至第吾之大王父行及事殷先生老家說筆牘以故畧得之而先生行於養母事尤著始母來就先生養也天大雨道泥先生徒跣跣道中扶抜輿諸門人人人徒跣泥道中從矣母性喜食魚會灤河冰而河水旱無魚先生旦一衣冠河傍拜且禱也亡何河水漲溢得魚取以食母迨而今鄉之人闕供者輒說前事曰嘻女不習殷先生拜禱耶而先生故以三禮耶高皇帝諸亡能為三禮言者先生晨夕誘誨之至捐奉為由構費束脩以上未嘗不諄諄也永平家挾三禮行青衿比比三禮之傳永平自殷先生始余起謝父老爾何不生當如公等言是不嘗祠殷先生耶蜀之有文翁蓋天壤相敝焉大要前用殷先生法也夫殷先生不及身後必有顯者及余卒卒罷察獄還治兵山東從今國史檢討正甫游因得聞正甫之先仕嘗至德審理相德莊王有聲不知其為殷先生也以姓故語及之正甫大驚曰吾不足以

乃先審理後待罪太史則不知先審理之次於乎於
是歲餘而永平守紀君使來言其前守李君爲殷先
生入祠狀良悉且謁余記之夫二君子其猶行古之
道也夫徵衆公也述以義也追遠仁也殷令殷先生
畏起爲九卿生赫然祀矣烏能發而腊父老諸儒生
口至今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然則不辯正甫乎
誠不欲令以正甫故揚其人名又詎宜以殷先生後
故掩賢者二君子之爲永平而已矣殷先生諱某武
定人後遷諸司寺君名邇今爲廣提學副使紀君名
公逖由給事中遷

青州兵備道題名記

青州故無兵備道有之自獻牛[illegible]始牛公始繇益都
令遷也
武皇帝中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
注馬東而躪淄澠之交牛公從子弟亡命力戰却之
於是奉　璽書起按察僉事治兵青州屬州邑十四
益以濟南之淄長萊新爲州邑大小十八又得以考
功法課諸吏論死罪以下者牛公治之久遷副使最
有聲其後代牛公者或以副使以僉事所奉秩輕重
有間其於兵備職自如即稱使可十餘人專以彈壓
盜賊然盜後先亦十餘發發輒與使相代[illegible]明者
至以跳梁聞　上勞向虎節則安用是使爲也說者
言青於郡國最號難治都會之門其民不辨裁奉本
而務以鮮衣怒馬相勝心慾黠猾陸博蹋鞠如李子
之稱齊民野負山鈔山負海煮海大俠猾賊扶中
猾佐而驅使民感重於使且謂使孰與我大也民之
聽豪也便於聽使然俗又好任俠慨不快意以軀借
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椎埋鑄錢掘冢固人人少年
翁伯也使者業以杜後患又彈治之固當無擾獄市
一言耳平陽侯胡以得化諸能爲齊右者古之人奉

寬貫典奉嚴嚴辦足蔽君子宜盡不右若也漢世守
得以一切便宜破法鉞殺兵甲從意訶叫所論死朝
上夕報可甚或立決乃上今雖謙稱貫盈秋守禁網
叢密娟然旁視一不相中文法吏得以其職伺之其
他干掫察端緒腹版藁中丞之辟司徒椽司徒耳奉
牘而讞類肯聽裁侍御之廷尉史耳舉關觸觸動若
籠鳥乃欲一屈區下笑復然踽踽之上青矣不明法
不亦大相縣左矣雖然賢者不以小廢志知者不以
困廢才夫因事而就功趣時而見長則數君子者誠
能爲之也世貞既待罪且三載乃得以[illegible]

及爲紳先生質所難諸父老薦紳先生間以數君子
政稱者其姓氏或闕焉用是大懼柔而勒諸石爲之
記使有存耳至所謂某也賢某也否一字𡘜鈇史氏
職也即世貞焉敢以不肖身辱數君子後而易言之
哉

閱武堂記

出青東門折而南可一里爲蒐地地可容萬人其陽
有臺据而堂之三楹曰閱武日久圮廢且甚世貞視
事之再閱歲乃始庀嘉肺之羨繒鳩工廓其楹爲五
更治臺於後峻加堂之半堂成世貞乃以間從吏士

出勒騎射鼓之駟鐵秉黃不設介而馳落控若與縱
送若組罥爭的者以千計的之發以植其叢矢以帽
二矛重喬左旋右抽聚爲鄧林覆之凝氷厚霜盤蹦
雷激卻曳風雨蓬𨪲之戟指空而擲要耿俯身接之
捷於猱猴乃有曳札括達不及毫末目無逃挫貫其
餘疆搏人以嬉斯不亦蚌技之雄也耶雖然孫卿子
曰齊之擊技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夫桓固而齊之
先君也當桓時楚秉廣雄於江漢折鈎之喙是以當
九鼎焉而不惜嚙山之尊狄實跳梁以覆衛城杞襄
公靡靈之燼桓寔因之至大臣管氏之法亦不過取
士於軌里連鄉中軍國高之鼓而已其於法甚淺甚
易然以其燼南遏楚北伐山戎中包諸宗侯外撫吳
越邑牂柯鴟不庭雕題黑齒六兵東而工室遂貢不
侯即諸吏士業以而束數擊人有僅遊術成帷揮汗
成雨毋若先臨淄之途中哉而所自有徒雖佩長
鈇截鼓鬪兕殿後攻鋒毋若先獲冶紛最之流乎哉
然不能爲縣官出死力擊局蹙以未忘索敵賦奉
若而北至則盤馬長城之南度婁吾解轍罷以要大司
農金錢衣糧之役有君子六千人一夜驟廢未曙跡
絕以不佞所遭募南莫無尺寸功還報徒令孜孜閱

軍務爲也則縣官奚賴焉見而之雄於師也未見而
之雄於敵也夫惡以子弟猜小酒食憤合臂一呼三
尋長鋏施頸自若它推埋發冢鑄山而鑼鹽之利
又何雄也南不能及大海北不能度長城徒以
爲谷鳥散爲長矣抑又何詳也世貞嘗讀管氏之書
益有所謂七體八經五務三度非甚以其施之兵乃
所以爲兵本者詳矣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今諸吏士
勇私而怯公也恥小而忘大也毋亦爲兩師師者闇
昧於道不須脩四維之訓予哉其師師固然乃諸吏
士不務以壯時佐揚先人之休烈而令人舉盜賊之

殺稱冠之彝要亦不善用雄矣不佞竊以為諸吏士盍顧得脩其職交勉焉

屈賈二先生祠記 代家君作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沅湘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傅長沙王渡沅湘水為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予嘆曰嗟乎是曷以揚摧明德表厲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責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倅某某出官之羨犮材而計之為楹若干左祀屈子右以賈生

配釆䔖芷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以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概之矣夫士蓄志抱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紆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于國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啟嘆嗟唶靳斷子蘭上官又內訌斥指遠之陰壁參五而愛妬謬盭夫抱皦皦之節柔卓越不偶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若此於勢固難也流湘逐放頻死而益惓惓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濃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訌斥指之術哉賈生何構此逐也賦所云鳳皇騏驥者似謂平不解晦跡望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乂宗社憂深而慮長頸至哭涕太息即微或比物假訓若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見其衷而較其迹曰自夭于天年過矣過矣楚王昔聘令尹使使持重金璧而聘莊生生云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祠二子祀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錄士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若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往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義藏而道濟之至徒以譙今

而憎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非所願於來者也

重脩長興令黃公生祠記

余郎署日則聞今大司寇黃公之賢也既罷官往來人長興徐中行所以間從邑父老長者游時時益稱黃公賢不置也黃公者故長興令也余故雖問邑父老長者黃公去今三十年安所得稱若此乎邑父老長者言即無論去我公久一膺公諸治狀蓋若新焉指邑之條教象法善者曰此黃公所遺也其稍未善者曰此後令有所増益公者也閭井之氓獲世守素

曰此黃公之所冀者也鄉大夫士縣賢者曰此皆
受黃公教者也指邑之東門外祠曰吾邑思黃公而
不置追而俎豆之者也其巋然而像者曰此黃公令
時貌也頎然皤然高者曰此顧中丞之紀黃公績者
也余讀中丞文退而徵諸徐生徐生乃言曰不佞畜
固卑然幸及爲黃公民又幸及稱公之門人始黃公
未治長興長興民竊少之公弗顧第行求邑劇奸宿
猾把持稅牘者雜縣官不解出納往往家於役黃公
笑謂文曹善乾沒安能涸迺公悉驅逐之手自會計
出納符一命而辦故事邑有長長職二稅齊汲往往

若其長橫索而其長亦間苦豪右[illegible]宿產賣
公業爲立程約身任之民樂就公賦豪右不得與其
長訴因勝黃公所讞治獄後先以千數庭列片語立
決然不數持阿三尺曰惡用猾吏困吾民也諸訟者
受攝牘往當攝者欣然來就訊以故黃公之胥不能
識民民亦不識吏而邑大治公兩入覲從二騎囊橐
書爲行資即大府按長興者及它貴游客無敢以餽
學公公暇則延諸儒生講說文藝其推而放者擇明
師誨之貧者割餘奉飲食之人彬彬向游取甲第仕
宦有聲黃公爲令滿六載就徵貧不能治裝曰以填
道哭挽公曰安能棄我父母乎於是始謀爲祠祀
公三十年一日也余聞徐生言愈益恭說黃公歸一
載而生以邑父老長者指采微余文記其事余固謝
不敏既而思之太史公叙次晏子傳願爲之執鞭而
不可得余維不識黃公然幸生其時又辱聞其狀甚
悉余又何辭且余少習太史公書同奇之至諸傳滑
稽貨殖游俠甚猥瑣無賴也乃獨不載循吏何耶河
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固嘗薦賈生矣史不能
舉吳公名與所以稱第一狀又何也則豈唯太史之
罪蓋賈生有慙德焉故史至班固氏而後秩如也

明興百八十年來循吏之效不甚見於世況若謂苟
文實因之即吏人人黃公奚困焉徐生似諸父老長
者新公祠而紀以言徐生似勝宜生也詩云蔽芾甘
棠勿翦勿伐諸父老長者勉之吏爲我謝黃公公家
次公承相時胡不穎川若也黃公爲名令入爲名給
事出爲名藩臬又入爲名執法爲名大司農爲名大
司寇且行相事迨矣毋令吏冊有隱志我黃公其亦
勉之

太倉州儒學田記

夫武吏以捍爲務而文吏以儒飾顯其事若枘鑿不

相入然要之未得其精耳道固有不相入而相為用者說者曰漢高帝以馬上掃滅項收其民而衽席之吏三世可以禮樂矣重之以文帝而猶門未遑也安在其相為用哉是不然凡先王之所以衿帶其甲冑而教化其刑罰若機在於轉移之間耳故舉闈一士師也挾章程以其職冠夔契而不為讓如有虞氏之欲以法開教養也有虞氏之用皋繇也汲汲乎水土之未乂乎而于四凶乎是誅先除其害而後布之地也故夫周官之為司馬司寇者未有不陰用於司徒宗伯者也余竊持其說以規世之用事者而未得其人乃今見溫公焉始溫公以侍御來按吳也提衡百吏而濯祓之務精白乎事不好為操切苛辦第時時言吾計無以安吾民姑去其害吾安者而已而會太倉嘉定間大俠沈氏多蓄養亡命奸盜乃海煑海巨艑出沒波浪還之無不立靡碎其徒探赤白丸行剽殺人國門之外環沈而百里居者空其藏盖十室而九所占割腴田以千計自食之課吏莫敢誰何私苟幸其無他故足矣溫公聞之不懌曰不殺奉上威德即夾武外夷其人而覷脫其地何恧弱哉乃選良有司挾二帥指授秘策悉捕下獄置之理而以

分其田以五予旁民共職稅以五之三予太倉五之二予嘉定二學宮其為太倉者凡六百三十二畝有奇諸博士弟子貧憊不能事婚塟與旦夕饘粥咸以斷取給焉而春秋斥其羨治典籍庀禮器如故於是州父老則人人喜加額言吾所不魚肉於沈氏者幾希溫公不動聲色而殲夷之公有惠於吾民甚巨諸博士弟子則又大喜言溫公用軍旅之役俎豆徉吾曹無尋虞於術仰以從事詩書吾所不勵志行以終公惠者有如日諸田沈氏田者亦大喜言茲地皆王土不幸而出其資肥盗賊者百年又辱鄙之為盗藪賴溫公力一旦洗濯其故剪荊棘而助菁莪之化諸博士弟子及父老何以報溫公而會溫公以滿代去今侍御東萊孫公當行部有司用故事請孫公慨然曰茲惟前使者之獻與諸大夫力也不穀何敢忘之其勒諸石以示永永諸博士弟子及父老則又相率謁余言余病且廢不能為詞辭如溫公直能以法開教養者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溫公得其精而為憲萬邦又何疑焉公名某字某河南洛陽人兄弟俱以文章名有二溫集其得代去也又以破島虜功當遷賛公畫者前丘備副使耿公隨御奉而行之者州

揖守蕭君其勒石者博士某某某某也

黄氏祭田記

余嘗讀孟氏書至所謂三月無君則弔者私亦竊疑其急及讀至於惟士無田不可以祭而後知夫士之所以急君者在祭也又讀至於卿以下必有圭田而後知先王預下之悉曲體其急而為之地也然禮稱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所謂圭田疑若止於卿大夫與士之在朝者天下因有草莽不祭之士矣蓋勢之所為限澤向有所不周而士亦有所不能自致於禮也當孟氏時其所謂士者陽若無所事於世而陰操世之重以餌天下之諸侯而所謂諸侯者浮慕其名而內規其助不愛爵祿上田以招延天下之士其兩重相慕迹若可紀然問其身則朝梁而暮秦問其兄弟則伯楚而季秦問其墓之鬼則祖粵而父燕家不得恒祭祭不得專田而諸侯之所以厚士與士之所自厚者身而已逡巡至於唐若宋其藩鎮郡邑奉天子三尺惴焉若無所藉於士而士乃至於厭薄耕桑之業棄其鄉井之故甚或七世不葬舉宗不長替業貢吏跡鞅偭於天下以庶幾一日之遇士固竊士之名權以覬乎上上亦竊士之利權以答其覬其所謂藩鎮郡邑雖不能如古之諸侯亦庶幾有以必饜其口而遂亡其故一旦彼顯邁躋膴仕乃或有家廟載令甲而祀在寢為臺司所糾者況其他哉始山陰黄君諸生時嘗從憲使洪洞劉公游為授公諸子經當黄君之父良貴君稱國士其母吳氏稱賢母閒郡邑胥而老且食貧以死當君居恒戚戚不懌曰嗟乎人子哉無所力於生矣即不得受升斗共粢盛終身矣夫使若教吾鬼而顧謂吾餒何甘也劉公奇其材悲其志及行省浙東捐橐中裝者百金遺之曰而以金為田毋廢春秋享也黄君葉置田若干畝後稍積有餘祿然不欲更益名劉氏田曰祭田而屬王某氏曰士固有不能盡得之於先王而吾乃偶得之劉公者劉公即不以百金沾沾為吾德吾敢血脊而東嚮兜以從事於先君子楹坫之間渙然有餘恐焉吾曷敢一日忘吾曷敢一日忘子其記之以示黄氏之為吾後者嗚呼劉公不愛百金俾黄氏之祭有田自劉公始黄君不以身先其先人又毋朽劉公之德而著列之其相率而歸於厚也亦賢於吾儕所謂士與諸侯及藩鎮遠矣劉公名汀為恭政以罷黄君名鍾今為太倉司訓與余善

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

循麋涇而西者曰大王父司馬公第第後稍西偏而枕涇者伯父靜庵公園也入園松亭翼然已屈松栢為左右幷已又屈松栢為鶴鹿者各二折而西則東山之趾在焉有亭瞰崖而下頫稍西為靜庵中五楹兩序半之出庵折而西又數十武為山堂堂之南有臺列峙石名卉東西倚竹籬亘數百武蹋堂扉而北則杳然別一天為大方池中浸芙蓉菱芡左右石門以入山分為二塢各有亭踞之其水左深入石洞為石梁以度抵一岨而止堤前蒙翳蓮花引水泛

杯渺渺自堤漾出不右度橋而窮復為采澗上一橫石以道而西抵蔡石山磅以白章曰雲山諸山輔皆土岡委曲抱麋涇若卑然之春萬松鬣鬣之山之勝不可盡數大抵石巧於取態果樹巧於蔽虧卉草巧於承睞亭館巧於擅勝而已其所謂石則太湖武康斧劈崐英之屬果則桃李梅杏橘柚枨柑楂梨榑棗櫨柹含桃盧橘來禽鬱棣楊梅榙椤之屬樹則梧檟梓栝楩栢杉檜黃楊樫櫸榔櫨脊㯮栟閭女貞椿榕之屬卉草則蜀茶海棠辛夷玉蘭葱芷芎窮傅且芙蓉芍藥牡丹合歡忘憂書帶薜蘿芬若荔之屬各以百千計云

館可再屈指數蓋靜庵公自罷藩幕歸甫三十年中間即非盡危痾峻風屬兩未嘗暫刻不之園其所規畫匠締亘損益往往出人意表以故精麗甲東南鉅夙稱名園者遜弗能抗余自為諸生則已侍靜庵公杖屨游山中每春夏交蒼翠四封蹊徑紛紛霞綺縟因風廻蕩穿邃漏明芬芳徐出琅玕崢嶸片月懸峭蒨爽沁脾腑百羽萃止弄吭訴懽呼嗞嚶嚶有傲人色縱屐游目靡匪趣會而靜庵公又雅好客客毋問晝夜商移徵易絲竹肉代攺席謀懽醉醒互端是無但東南稱能為園主人者亦遜莫與靜庵公抗而

曾余北游得一官久之遘家難歸靜庵公已捐館舍屬服除稍從諸兄弟往則嚮之所謂松栢屏障鶴鹿及他欄楯蕩然無一存石亦多傾地卉草雜樹十去五六亭館十去三四第其存者石色漸古苔蘚蝕而蘿蔦封栝檜之木獲遂其性上干雲霄亂攖虎坐峨怪用壯屐纂鮮及鳥雀益傲至於絃管之地松颷騷濤篁水相應恍若舊游之在耳而尋之不可復見矣余從弟鴠美為靜庵公少子酌余若石上相對欷歔久之意以有所軋故不得致力於茲園以終靜庵公志也余徐謂曰子不聞宛洛天地之中古所稱至鉅

吾儕觀哉彼遠與論銅池金谷綠障錢埒之地不經
屬梁竇無論也大曆會昌中平泉綠野奇章之石檻
道之竹皆足以吞茲園八九不芥蔕而宋時李文叔
之所記無一焉其子孫有者文叔所記園幾二十年
不旋踵而中金虜留獨舊主不可問而遺丘故池瀦
夷爲一醢脫亦烏能彷彿指識哉今茲園雖小頗而
幸置之湖海寂寞之鄉覬者不易棄而欲者不易跡
吾固知茲園之長爲王氏有也不佞念焉聽矣息似
有省者既而曰洛陽之不復園也蓋三百年矣請李
氏記而園若新也文其可以已哉夫園之不吾長有

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長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謀所
以新吾園者余曰諾又二年記成郡人尤子求爲之
圖而余系以詩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十二首

蘇松參將梁公德政記

歲著雍執徐之寎月弁者百人造王先生庭而請曰
余東海之壁司徒士也曰　天子有深顧於東南移
吾將梁公而大帥之俾余有吳吳吏士幸甚雖然余
則何可一日無梁公夫梁公至而余軍始城也庤廬
之宇上露厝所盍覆乎叩無庸而當事者日務減削

之不腆郡邑之賦不足以食戰士士且色萊梁公出
橐中裝黃金犀毗綺繡鞶鞢與夫人之簪珥當而佐軍
曰縣官時念若少需之毋苦也梁公日治軍至夕弗
少休顧謂若曹饑吾食之寒吾衣之病吾藥之即不
幸死吾棺之慎毋輕狡爲盜姦污乃公三尺也梁公
之視吾曹殆嬰兒然至出軍令立表下漏軍走左
右視士立驅植毋敢以毫髮忤者故吾曹於梁公居
平即嚴冬未嘗不若暴日也其有戎行即盛夏未嘗
不若負霜雪也夫吾曹誠不能留梁公然何敢一日
而忘梁公吾子其志之俾有以寄吾思于梁公且不

打先生曰善微若而人之言梁公吾故識之也未既褐者進曰余新城旁之耆老也身使者城于余畝而俾梁公軍之余始竊有憂焉梁公至而市誼不易肆也肆且倍賈矣焉無所芻於田田芻當矣鶩時時虜夜夜挑高矣鶩不能一日忘心驚驚行息矣吾子其有惠於梁公庶毋遺耆老之請先生曰善微若而人之言梁公吾故識之也夫梁公者故先中丞將也二十而奉其先大夫於越從其軍子弟角倭虜數陷陣搴旗為軍鋒冠先中丞亟為言於朝即一旦緩急梁公可將十萬衆梁公稍遷於吳淞為裨將有嚴已復

遷為江右參將平嶺寇遂至今官梁公以先中丞故訪余於里閈間與談天下事抵掌抗慨若按圖而陳說者余謂世居簡則右文迫則尚武今吾郡幸一二歲不中虜遂狃以為小康而令文法之吏操切而持武吏柄以為能而不思寇固駪駪其視也梁公以為然以故其治軍日益飭梁公誠賢哉雖然今遂去若而大帥乎曰梁公固去吾吾曹猶梁公統也先生曰然則梁公故未去若也庸何思且若曹不知梁公之貴顯重用事耶得無以吾言為諛乎哉衆謝不敏先生乃言曰毋傷也昔在周宣王時王命申伯式是南方吉甫為詩誦之曰文武是憲柔惠且直又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吉甫復為詩頌之曰四牡彭彭八鸞喈喈又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彼吉甫者不以將師之事避其近於諛而歸美之若此乃復沾沾乎自貴其言者豈不以歌詠盛德大業金石所紀有弗容逡巡者耶今以若而人之請石余言梁公讀之惕然有砥礪益奮之思其所以終惠東南者庶幾申伯山甫焉余雖不文其亦何吉甫之讓弁者曰敬謝敬請勒之石褐者曰梁公倘終惠吾民者其王先生之賜也夫梁公名某字某某人

王節婦項安人祠記

吾王氏之秀曰時雨僅二十四歲夭其婦項安人故盛年而貧或欲奪之項安人則日夜抱其孫任用泣曰吾所不獲從地下者以此子任用長而受書項安人即篝燈熒熒然所佐讀者縫縫洗也任用既有室項安人夕則闔扉寢毋置旁婢竟死曰生不幸倍所天吾不忍再而影也項安人之拮据於家以理生最稱而任用貴稍為散施之故吳中稱節婦非一而庋之無先項安人者任用為鄉貢士時項安人年六十有司上其事禮部覈毋異詔特為棹楔旌之既旌而任

同舉進士高第授太常博士遷儀部郎封項安人爲
得稱太安人云亡何任用卒又七年而項安人亦捐
館年八十餘又七年而邑之士大夫耆老益慕稱項
安人爭捐貲爲祠以祀而白之臺三使者俱報可於
是項安人孫定鼎列所以祠狀而問記於某某不佞
聞古所稱以死勤事禦大災大患鄉先生沒而祀者
未聞其有祠婦人女子則何也君子不謂然曰丈夫
慷慨捐七尺以許人國誠有之然要得於經傳師友
誦說之素夫無所明而發其於處誠者乃婦人女子
也夫婦人女子既慷慨受其志甚於愛其生而棄一
旦之命不亦俠烈大丈夫哉然而所發暫也處暫而
志困者奪不終處沃而志廣者奪不終故婦人女子
之得謚爲節難也今夫秦皇帝至暴狠戾也然賢巴
寡婦清而尊之爲立女懷清臺其云無祠婦人女子
何也今夫吳俗沃而易虛其志者也下女爲琵琶穉
倚市門招邀輕佻中女工技作奇巧衣被天下上女
習詩書雍容珮環項安人者識其中麟鳳也祀一項
安人而吳益知有女德砥礪浣濯其故而比於誼此
三使者與邑大夫耆老指也不佞於王氏與有榮焉
少其語授定鼎爲刻之祠以示永永

求志園記

吳城之東北隅爲友人張伯起園園當其居之後闢
道以度入門而香發則雜茶䕷玫瑰屏焉名其徑曰
采芳示吳舊也徑逶迤數十武而近有堂廓如名其
軒曰怡曠示所游目也軒之右三而楹皆以奉其先
憲君像名之曰風木堂示感也堂不能當軒之半然
不敢以堂名怡曠者示有尊也軒之右齋以栖圖史
名之曰尚友友古也齋之後館館臨大池中多金鯽
玳瑁鞭細鱗名之曰文魚池所畜也穿池而橋循橋
稍西南爲古梅十餘樹名其廊曰香雪言梅德也伯
起之言曰吾吳以饒樂稱海內冠不佞夫差之墟甲
第名園亡慮數十計即屈諸君指且徧亡及吾園者
諸材求之蜀楚石求之洞庭武康英靈璧卉木求之
百粵日南安石交州鳥求之隴若閩廣而吾園固無
一也然至於旦而旭夕而月風於春雪於冬諸甲第
名園所不能獨擅而長秘而吾得竊其餘吾它無所
求求之吾志而已且不見夫都將相貴重用事於長
安東者耶彼其於志若無所不之然往往人得挾其
過已屈吾志吾外若伸而中則屈甚或發其次且慨
欸於所見而輻輳沃麗之地等之於荊榛鳥雀之區

聞歌以為哭見樂以為憂而不悟其所自吾無所求
伸於外然吾求之千百禩之前而若吾俟求之八荒
之際而若吾應求之千百禩之下而若吾為之符節
者此豈可與豪舉跡賞者道哉王子聞之歎曰善乎
子之求也志則可與聞乎伯起笑而不答王子有問
曰命之矣

王氏勅命碑陰記

先皇帝之三十有七年吏部言中兵馬副指揮臣世
昌滿三載績最無害當封　詔曰可其子制勅封文

林郎贈其父源如世昌官嫡母陸為安人生母沈贈
如陸娟劉贈如沈於是世昌遷為東兵馬指揮再遷
為兗州府通判致其仕歸將奉所得制勅刻石於墓
道以侈大　天子之恩德而光昭其先人之聞且以
示夫為子孫者而屬臣某記其事於陰某不佞屬有
采薪病未果又數歲為今　天子之二年而世昌業
七十餘應詔當進階則復謂某老且無狀自放山澤
間再被　天子恩無以報卒終為我記之會某病良
已乃始拜手稽首言曰先王之世所以劑量才事均
施報何其取稱有度哉世降而事日以繁於是人主
所寄於天下之才以共理天下之職者其才往往不

能足於職而至於離斟其德澤人主之所施以待天
下之報者其恩復往往不能足於才將焉繫纓旂旆
玉田之錫生而紛馳於東里之第而奔走禦圄於方
詩之內外者汨沒於升斗之祿進而不能望人主之
一言退而無以自解於妻子故其詩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父不遑將母又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夫恩
則詳於上而略於下逸則詳於下而畧於上此雖非
平國之政然亦其勢然也大夫固稱循良吏工於職
然以貲郎舉歷佐州郡入為雜何之官所謂進而不
能望人主之一言者

先帝獨稱之沈練通習大夫何以驟得此哉固之表
其小臣不遑生而將其父母大夫之為父若母者哉
而見褒于於綸綍　天子恩德胡可量也語有之禮
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大夫老矣其語而子孫當世世
無忘茲遇以思所以效於未竟者不佞日有望焉

日涉園記

今大都督楊公歸自助越乃損祿之餘擇勝地於其
居之西南為園而額之曰日涉蓋取晉徵士陶潛所
賦歸去來辭語也夫以陶先生令彭澤僅八十餘日
即去之而其所謂園者亦僅樹櫟栁藝蔬茹秋菊之

奚裴豈於籬落間而已其所謂日涉者又僅一溪陸之吏朝而灌夕而壅以其間假息於桑榆之間而强之趣今楊公號爲都督踞十一郡三樓船將軍之上而提衡之位不爲不尊出入戎馬幾二十餘年不爲不久擁高牙建大纛金紫鏺文爲之後先奔走不爲不重又况歸而所謂園者前梓楰而後苞篔左亭右榭涼堂奧室便房廻廊在在而有太湖靈璧之石紅藥素馨閩越蜀廣之卉紛錯臚列而不可名計其所謂日涉者多守相之干旄學士大夫之几屐鐘鼓管籥夕奏而朝流膏脂遺馥沾於階砌之傍而不散而

後請之趣嗟夫陶先生楊公卿亡論上下數百千載第列之文武之内而使一孺子拼之必不以爲類也夫使顯而餞者挾吾有以勝其無約而隱者挾其無以易視吾有而謂爲不類同宜陶先生則固無所事此已獨楊公怏然於其所謂貴重且久其曹偶之所豔得而味言者一旦脫屣而去之而不爲動知其無累於外境也夫無累於外境而取足於内則夫大鵬之搏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斥鷃之且莫決於枌榆其爲逍遥一也且當陶先生前天下固有挾其有而欲豐於一園至於臺若沼而尊之以瓊苑而尊之以圭若琨其爲潘若谷而尊之以金若不知其一轉瞬而辱於樵叟牧豎之手求其遺跡於荒烟斷碑而不復可得第取陶先生之辭一再諷咏之而所謂日涉者固悦然若新也楊公之必不挾吾有以求勝其無明矣公與不佞厚謂有以記之不佞罷青州歸爲園公第後可十載然不能守而亟亟迺所迫以出今頗而記公之園得無自托於有無之間而文吾幽處之罪耶然公望重非久且復出不佞歸爲公代而日涉之矣

復清容軒記

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城西南隅爲勝西南隅枕水而宮者至多慈感寺爲勝慈感寺之景至多清容軒爲最勝軒故旁寺然其地𨽻寺左而獨南嚮前枕遥堉有藂芡木芙蓉之屬枕吹容與參差散布軒之中碧浪諸山凌睥睨而上其外碧浪諸水齧軒砌而下以故其景最勝攻志所以名則故元學士袁先生桷號清容者微時客吳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趙文敏公孟頫爲題字而文敏亦時往來流連若舍館以故其名稱益著軒業以屬寺然寺僧不得而有之而以供郡君大夫卿薦紳豪賢之游川共一二

百餘年于今矣少時不戒於火予來吳興過慈感寺
問軒於范太史而得其故意欲復之以屬守黃侍
丞藍君司理孫君則有郡士嚴姓者慨然出而應募
發其帑而竹木墁瓦至不逾月而軒復雖其宏壯像
嚴不逮前而山林之觀爭出於睥睨之下者如故
也始予未為吳興則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三
面而水勝甲一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址所謂水晶
宮者盡陸沈於閭閻甕衹之間想像於暮烟春波而
不可得為之悵歎而其旁一軒獨以伯長之所偶游
文敏之所偶題二百餘年而不廢一廢而輒復之春

新抑何說也物吾自有之則吾為主吾有盡而代吾
而主者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不得已而付之天地
天地無盡而為天地之人者亦無盡故驪山之陽望
數玉華更而為禪室佛廬而後能有永者恒也夫見
夫王珣周顒之徒舍其宅而寺之詭以為媚佛及余
游虎丘望而知其為千年之宮且因以知有珣也則
夫世之君子陰利其有而陽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
轉而泯其主再轉而泯其跡者幾希也作復清容軒
記

養餘園記

吏科右給事中崐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為園
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闌陽而郛陰右負城左瞰山竹
木森秀臺榭館廬之類錯居而各有所對窕靚深窈
不容喙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締而手
啟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盛所為
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穆
如閣之後飫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棲雲
山所出雲東麓則時止也名其亭曰叢桂傍亭多桂
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恃累
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雜英騈馬名其園

曰養餘而問記於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
而勸諸碩許子之言曰吾嚮者嘗一再備從官出入
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
不足日盱而始進朝之餔而日不足吾故幸賫然不
敢以為樂也縣官程既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
身一旦乃復為吾有吾晨起而視晷而日吾餘歲受
曆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秫足以饔有餘秫足以酒
而吾之舍家子為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蓏而吾又
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為園園成而吾未嘗
不[illegible]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何知子之餘

予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為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恒在而人不知取以為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為歌曰園有畬可稼可蔬樂子之恒餘園有泯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既歌而復記其事

吳淞副總兵題名記

明興以勝國殘孽故諸言兵者獨詳西北而稍略於東南東南故倭所從躪地也吳為東南首鎮財賦半天下其地北控江三方距海而徙時以一都指揮臨治之嘉靖中故湯將軍慶用總兵銜來平寇留鎮京

以亡何罷更十餘年而倭難起湯將軍之子克寬用副總兵銜攻鎮金山又三易帥而盧將軍鏜移鎮吳淞又五易帥而為朱公冠朱公故伉武然以廉直起官所得奉賜悉分其麾下不以入私橐旦夕飭治軍間則召碩士大夫相與講禮敦詩有郤穀元帥之度一旦慨然喟不佞而請曰自湯將軍之父子繼而帥也以迄不穀蓋九易將矣而名氏不著恐日就湮而靡所攷見竊甚愳焉子其為我記之不佞吳人也終始倭難辱為諸大將所保障又辱從諸大將游而因私其為人其最著者曰湯將軍慶父子湯將軍魏捷中間與盧將軍鏜將而微近李俱好乾沒其了故少壯往劉將軍顯悍力而長跳盪楊將軍尚英闊迂曉智明於水郭將軍成輕趫得士心是二將軍者皆善養交有聲公卿間要之即他帥人人殊其於下城腹心一也不佞既借為紀其略而因有請於朱公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業海舶稍即安謀國者不勝為民惜朱耜之資而議銷兵兵銷矣安所用將為夫不備不虞不可以國台朱公而往願謀國者無輕議罷將願諸任將者日飽士而無勇功俾日出之地望風而拜其戈首以紓瞽矣昔漢班史之稱辛慶忌曰為

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有味乎言之哉余希乎而虎臣哉以為諸公祝作吳淞副總兵題名記

菉竹堂記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以學行政術高英憲間為世名臣公生平無他嗜好顧獨篤于書手抄讎至數萬卷將為堂以藏之意取衛風其澳問學自脩之義名之曰菉竹而公故絜廉鮮長物未之副又家於官以殁公之諸子孫曾敎諭郡丞某某輩雖代有公書至稱聞人有官秩而守公之清白力不能任

構天下之士因公書而望公之堂比於曾孔氏之壁其菉竹比於召伯之蔭時想見其蔥蘢窈窕青蔥峭蒨之狀流潤涵碧於笈縢緗素間而不知公之所謂堂與菉竹固無有也蓋公歿踰百年而其玄孫鄉進士伯寅乃始因故宅地而拓其右為堂以居公之書用公之舊署以榜之獨所謂竹者尚未及樹而前軒後廡其陽可以承日其陰可以蔽風雨蓋至是而公之所遺書始翼然得其藏而不辱於帷房側扂之地伯寅益務購古文奇帙得數百千卷副之意未已也諸與伯寅善者登公堂而親於其所謂蔥蘢窈窕者

其青蔥峭蒨雖不可遽得然觀榜署而思竘郎要色至讀其所遺書則又未嘗不若承公之謦咳而窺其寄也公視裴晉公李太尉不知其於德所軒輊年位小輕耳晉公之堂曰綠野者太尉之花木竹石於平泉者其宏麗奇壯瓌怪甲天下亦何嘗不視其長為兩家守然不再易世而堂冒他氏花木竹石不脛而趨貴人之逕而卒不能有也伯寅所搆堂毋論視晉公十一其竹之植與否亦毋論若平泉而文莊公之遺書有年而愈益都其副所名堂歷五世而愈益顯因為公後者之才而賢毋亦公不盡取而忌之有以俾可繼不還為一時之滿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焉故不辭伯寅之請而為之記若夫顧名思義以進於武公比德之旨是在伯寅矣是在伯寅矣

思貽堂記

太僕卿吳郡顧公藎嘗名其堂曰思貽而是時顧公官給事中當諫爭地不敢以其身為堂有會所上書言天下大計忤用事者流竄去其堂數千萬里外於是顧公佃居庸則稱居庸山人云而又三十年今上悉召用諸敢言直諫之士公首被旌異去山人為故官再歲間超遷至九卿位　天子所以慰藉而

嘉大拜者無虛月公一旦致太僕事歸懸其退休之車於其堂而忻然色得曰堂始吾有矣吾向者躑躅數千萬里外誠不自意今然吾所以名堂意不一日忘也介故人子張元家屬世貞使為序顧公固世貞之所欽為執鞭者以書謝不敏且請於公曰公亦聞之詩乎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夫翼子而謀及孫不亦迂思過計哉然而君子有取焉則周德所以深長之故也春秋時賢卿士大夫何可指數然往往不能以其身衍而為數世之身君子有憂之曰是夫也未老而偷則又曰及身而已蓋至

於縈縈之汰餘盈而後貽可知也今夫田畯野賈朝
興而不能謀夕之事然而於子孫則思貽椽秉壤尾
纖悉而輯之曰以貽若曹口也旁畦疇隴靡所不蓋
墾曰以貽若曹食也尺寸緜紩蔽之於囊及橐曰以
貽若曹衣也於傳有云賢者貽以安不賢者貽以危
凡此非危道也然而不得其所以安則危夫顧公爲
天子郡邑吏則稱良爲諸臣則稱直爲驅敎則稱
塞淵難進易退粥然物表其爲德於天下以貽其後
者天下能言之恂恂共遜虔飭而壽取其爲德於其
鄉以貽其後者鄉之人能言之繩去嘻嗃動止自矩

躬行孝弟其爲德於其家以貽其後者家之人能言
之公何庸思哉公之所謂貽貽不欲盡取天地之餘
而時出其學道以補其所不及孳孳焉務培滋其本
而微藉其息於不言無跡之境乎公於安道饒之矣
公果無庸思矣顧以示公子若孫登其堂思公之所
貽者惕然一舉足而不敢忘思所以貽其後者油然
一舉念而不欲居其薄即公之貽信永永哉盡顧公
年七十矣所以復不佞者曰善哉子之言雖然予惡
敢不思衛武公九十五而爲抑之什且命其國人交
儆以警予於武公稱小子焉夫惡敢不思請筆子之
言爲堂記

球塘黃氏義田記

黃君之至自舍人歸也曰吾爭藉先人之遺產以無
虞饘粥而又重之以祿賜奈何令巷功之戚寄食外
也覩其宮巍然曰先人實覆露我而不能使吾宗之
憂風雨也以舍人貴封其阡高視南陽則又愀然歎
曰柰何慕吾宗胄而不能具一羸博也以餕饔見子
弟則又歎曰及吾身而不進若以禮敎吾罪也於是
大出其橐橐首創屋爲堂爲樓爲室爲倉庾七十七
所竈井溷廁稱是聚其族而居已置田租數百石老

弱不任耕者取食焉已捐中金百四十千手母主者而
收其子息以供寒不能衣者婚娶不任者有差已又
割傍餘屋爲塾延里社師敎其稚子取子之息租數
之羸以供當是時郡邑有司咸美黃君之舉而爲文
光大其事而獨汪中丞伯玉叙爲最黃君走其人千
里以書請曰是將藉中丞之舊以希子言非敢重黃
君也謂子孫毋忘先志庶有考也嗟乎仁人哉黃君
也說者乃謂宗法廢而後有義田義田之不如宗法
公且徧也是不然封建易而宗法之不能獨存也久
矣其大要食人者忘爲德而食于人者忘德人夫忘

從人之與忘為德國公然名之曰法其與能使食人
者若於繼相救而條為施食小人者忘其來不知勸
為睦是故有義田而役有勸也夫徼地狹人衆若織
當自計家不足則嫁於鄉鄉不足則嫁於它州邑餘
指出贍餘力出傭餘貲出雲胥成易地備成易父贅
成易氏盡等身其藏金而只也其室畝恭恒也乃亦
有損重而不恤以其室畝公之族如黃君者乎又亦
有為之計婚嫁長壟致之以讓宗由周至如黃君者
乎無論黃氏之德周流於其宗人微有勸者可以光
徙民矣黃君乃又不自德曰吾王父志也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夫豈唯仁人資君抑亦孝子哉蓋天
下之信義田于族者吾郡宋則范文正公而明則先
大父司馬公其人皆非為名高也者故於君不辭而
樂為之記

延祥上區華氏役田記

今天下財賦獨江南最大江南常所部邑獨無錫最
大無錫諸區獨延祥而延祥又獨上區最大其長賦
者又最號上區田可十萬餘畝無他姓皆華氏田而
嘉靖間華之老有游大人者與余遇燕中云屬當長
歲賦矣諸大人有右我為請郡邑得省無名徭若干
然度其費不千金不止也問所以費狀則曰苦虛糧
問所以虛糧狀則曰區之人積逋而貧者廢著而竄
於他區豪家取其稜而遺其賦以責田主度不給則
跳區長賦者不能跡田主所又不敢問豪取賦歲歲
為代償不給則亦跳蓋久之而至不能跡田與豪所
亡論田主矣余既已心識其言而會學士鴻山華公
致其事歸公故延祥人乃歎曰奈何以吾宦達食吾
鄉豈而瘠其鄉哉乃倡為役田家及役者出百畝之
三畝不及役者五畝進士不應役而稍優之如役者
三畝舉進士移不及役者一於是公之兄弟當出田

共八百畝以先諸華適出田二千四百畝得米若干
石麥若干石以歲取息發又收運之費長賦者稍稍
寬矣而公又曰是尚未可繼也奈何瘠吾鄉以肥他
區豪乎而公門人翁公儒恭以恭政至乃具疏請於
朝下御史御史下翁公翁公下邑王令其勤明度畎
計他區豪不得役匿糧其糧存者田與俱歸田往者
糧亦俱往蓋無錫之虛糧八千石而延祥獨得二千
石長賦者業益寬而公又以子叔陽成進士損腴田
且百畝以輔其瘠者而公又謂諸田散佃不易收也
俾易價更置田如其數即不得托消落故有所廢損

而公又令易米麥而銀米石為銀四錢麥石三錢之半以為程穀貴則有餘鏹旁斥產益美益可世莫轄貧族婚喪于是乎取給蓋二十年而延祥之華非有大故毋廢者外徙者不復蓋少時聞父華言成化弘治間鄉賦二老鮮衣怒馬平亭里訟庾釜之羨多秩以起家至不慕好為吏此無他田歲入恒饒而官取恒儉故也今縱不能復故柰何日削損其饒而糜之使同於鄙屋蓋東南者國根本也富民者東南所恃以雄者也今縣官事稍稍成中外資吏柰為庶乎亡非特不經之類矣藉令它邑悉如延祥他州邑又悉

如無錫歲計之十稔而後餘粮有不樓畝哉不佞公門人後一再游公鄉而竊覩華之室多潤者不至如燕中所聞異之問於公而得其說公謂不佞子為我記將樹之豐碑以戒夫後之嗣延祥後者公名某字某鴻山其別號嘗為德於國未竟歸而為德於鄉此亦其一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五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十首

湖廣右參政掌荊州府事以參政趙公收績記

荊州故楚王地也而最衝其西縮巴之以南北走梁楚道當先帝末大臣言有以填撫之為遴良而汝寧趙公由治高第出守趙公之守荊不苛荊人以水實吉趙公業已損其餘歲度其要而曰柰何不數欲居趣而使眉

冀及循遣屬也身自行郡落問以口率其肯弱而器之分治舟楫當溺家為舍高閒地度之擲比相望矣是歲發太實獨荊甚趙公至而水不竟災公又築水所以災者自四下而西北奔決隄而潰輪龍盎利石首華容成下淺則別築一隄江中雖木竹石下之隄成而水勢小避緩內隄復龍監利石首之田露以客歲受播矣公又築水所以災者其上游鉅稍得障以緩其下流壅而無潟則為衍九穴故道尤其急者虎渡郝兩穴以次開鑿水益有所歸矣公又念民所以無歲者坐水故今水稍稍治民有歲而無

歲者何其一民皆寙而更敝於衡則為去供億之不
式者量遠近酌多寡歲贏金六千而使道盃辦其一
產薄無積聚而賦不均則為立催徵之法以漸就入
毋令過苦公又筴民所以省供縀徵而尚不被澤者
何內則困於羈所謂捍王而外則困於萑苻如楊盛
湳葦者六七千人公首發王陰罪狀數十　天子不
忍置理傳徙鳳陽禁而公單車詣賊巢譙責之咸讋
伏稱死罪即日解散去其壯者即南畝而女即紅中
產以上大抵蔆高桃而食所在有矣趙公乃言曰江
陵素號稱獻國而今貢士不登類何以稱　主上意

才意守幸稍一切理有餘暇則為飭學官以經義試
策諸生咸意奮自修借計吏者十三人矣前是兩薦
之使以趙公治狀卓異聞
先帝為下尚書議賜公三品服得食其秩祿以旌之
而最後又再上最
今天子特進公真三品俾參政於其省而仍治郡事
公遂巡不欲上省尚書下其儀始上省而僚吏大夫
暨郡之父老子弟相與謳謳其功德公又遂巡謝不
敢當蓋踰年而故吏江陵令渤去為他郡丞娓娓以
趙公語不佞也昔班氏稱孝宣綠吏陋登至尊知〻

事之囏難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
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公卿缺則選諸
所表以次用之且曰與我共此民者其唯良二千石
乎有味乎其言之也即
宣帝所以增趙公章祿
今上又進公官不易郡蓋數十百年而始一再舉庶
幾孝宣遺意哉不佞竊以為郡守治易耳不為設監
司以掣馭之一切從便宜行事故其惠得遝達下而
其稱遝達上也今趙公以一區區守能悉見其精誠
於上為上者樂而爭用之又操其鼓舞之權於下為

下者樂而爭為之用即江陵令亦其一矣程雖什於
昔守而計效倍之豈可貌取轂冀哉夫汲長孺用發
河內倉見賞兢上召翁卿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廣
溉民愛而父之張子高捕誅廣川王妻昆弟龔部震
慄龔少卿解散渤海盜賊勝東相勞來不怠流民自
占文翁郡好教化蜀地學者比肩齊魯學宮世世祠
祀以此數者為循吏規趙公固兼而有之假如上指
一方悉以付公而不斤斤繩考功法其所注就又當
何如也大史公致慕於異世之晏子願為執鞭而不
可得不佞雖未及識公幸一生當公稱因江陵令請

記其事

重脩大名守元洲張公生祠記

不佞以隆慶初起家大名兵使者以間延守旻致郡掌故則脩唐狄梁公宋寇萊公韓魏公祀已拊漢東郡守義主巳又新唐沂公弘正父子祠而最後諸生吏民以前守張公祠來請曰夫是守也去郡十五年矣而政若新夫吾脩不敢以久故匿也其神明之也則若前矣公不敢以新故狎也余既已拜公祠退而徵諸生吏民得公守事頗悉盖張公甫涖郡而屬有虜警烽火且達南轄公以意授僚幕繕城濬隍儲餱

糗備甲仗參伍公私之貲以次相佐而不為厲斂東部伍號令一切明簡士業為用政既成復以授諸州邑師而行之覩若晝一睥睨之隙隱然雄兔屬於天大名稱為溯重鎮焉而郡氣以中飽故又其人椎魯使所調發徵賦恒倍而會邢洺水臺議移賦郡且符攝矣張公力爭曰邢洺水而郡幸不被水乃今移賦郡是郡代邢洺水也公為　天子計臣胡不以實聞上獨其賦而令三郡併繳為臺使者愧謝不逮竟不移賦郡也郡人素不善訟亦不善避徭自公以片言決兩造各吐肺腑用其時入即用其時出庭往往空

若洗而其所平徭繁簡各　以力任盃相勸若子求侍期集公既多餼燕則朔望行學朝諸生考較經術親為誦說擇其敏者某某伯以舉于紫法而日較之後先成進士為刺史曹郎　餘輩諸生至今能記之夫郡幸素號千簡不能竟張公才即出公才一二而使吾郡煥然而若新傍郡視吾郡若大府而不敢講鈞禮即以張公故且度吾郡前後守多居位自稱者而指屈之即無以出公右也吾將生吏民何能一日忘公不佞業以轉徙去且已八歲而入領太僕寺諸其幕弘孝以書幣請曰唯　入夫之悉張公也業以諸

生吏民意飾公祠矣敢祈　入夫之一言以示永永不佞既謝返幣而曰張公今進而為　天子統百官均四海即不能以若郡私夫　公天子宰也吾安敢為而郡上援公其諸生吏民　不悅曰有是哉張公今青重乃爾吾知為故守而已　且大夫所稱狄寇韓三公者一有德於吾郡歷數百　載而不忍忘乃今吾民去張公二十餘載而忍忘　哉公今固貴重於朝吾不知於狄寇韓三公孰　斷不若穎川守之寂寂擾於治郡時也不佞聞而　韙是哉諸生吏民之言因儲也張公賢卑也郡為其　守吾為其故郡而祠之可

記之而已於是有西命道濵莫間後使者汝賢復以
諸生吏民意而追徵之乃為記如右云張公名瀚字
子文嘗以嘉靖乙未上第杭之仁和人

築呂梁洪石堤記

余被召北上抵呂梁望若干雉城者而異之問其新
隄也蓋諸曹署公私家以萬計倚而宮焉而以則捍
數千頃之禾登場栖畝𢌿比相望問而諸生吏民
某子甲襲衣冠而來謁曰某董莘籍使者之儲脊我
以毋魚鼈畝一日而忘使者功唯吾子之圖之也蓋
使者至而徐邳𠫤大水嚙潰瀦城邑使者徙其大吏

以南隄邳而北隄徐邳戍賜璽書金帛矣而使者所
治隄則議委之吏民曰縣官其緡錢且盡柰何使者
爭之不得則集諸生吏民而計曰徐隄矣而上東邳
隄矣而下東則呂梁其瀆道也少予緡必土隄隄土
而臨河必易決以易決之隄而當瀆道是委緡水也
緣隄而築之田則公私室廬為水蓄矣是委公私室
廬水也乃議石隄費益夥矣之亡所出使者一夕喜
而曰吾得之矣吾呂梁之為役夫者千有奇而恒歲
以秋秋漕艘盡始畢役今漕艘以首夏盡當畢則遠
調役夫遠役之與即家役其便否較然著也大約夫

一人得六金吾請預給之而為雜蕭碭之乘蕭碭役
餘果石當𨰫錢二百而量加大夫多予之乘而即以
役其不以為厲我也吾因石於山因力於夫而吾必
加之劑則隄庶幾其取寄奏我議上諸大吏俱報可
使者乃擇其壯夫八百人採石旁山中日往返四人
可得石若干餘夫四百使闢阯石工百其高為尺者
十使者以旦夕慰勞之而稍䘏其墮人人自奮厲諸
環隄而宮者畝畝之護於隄者咸相率捐錢緡資犒
賞使者不藉水衡一金其呂梁系毫不以煩縣官而
隄且告築矣諸生吏民迫欲得余之一言以示永永

而未果尋會大司空郭公云以吏民請留使者且一
歲益築隄如初而余出填秦漢復還對呂梁甫維稍
而出蕭者益衆其中前請益堅余乃為之喟然曰嗟
嗟嘉隆之際人主委耳而濟計之是徇至任事者居
恒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然余以其人疑各自愛
其才也夫不自愛其才則何以無使者出而孰計之
必使大司農之粟竭而水衡之金錢無見緡也夫蕭
北漕河之要地俱呂梁也大司空之屬俱使者也人
視國如其身不自愛其才以與國謀如使者而獨以
一呂梁我國家急漕計實用漢河乎故事不愛嗇

功爵以報若王延世者而乃使大司農之粟竭而求衡之金錢無見緡也則誠愧使者矣余故不辭而為之記以風後之君子使者由都水郎出名猷吉號戊伋進士浙之山陰人其隄延袤里數石工歲月資費諸生吏民名氏具碑陰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明萬曆之二載都御史臣應鰲言臣幸得奉 璽書領大藩以時布 天子威德吏民貌共寢事事小間然實不勝卒遡之慮臣所領鄖鎮北抵華陽跨江漢西踰嶓冢而逕東盡淮水實割秦楚梁三藩之盡而又間錯蜀以不時警獨兵事罷則已所領名為提督撫治而不恒受符節不得從軍興法以便宜從事雖亦用考功計吏額三乃之撫臣實共之而其鷙桀者陽聚東而陰跳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軀椎埋姦鑄亡命之徒出一探九而繁醜聚至蝸附蚳弘治於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殺倅二殺令三殺尉而桐水已竟也則豈其先臣之威弗事事毋亦縣官之所以委任之者不盡歟臣不勝過計竊以常

武宗朝贛實據江閩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以提督軍務請詔許之一切便宜從事守仁用是得募卒蒐伍繕甲庀營三載而夷環贛之險以千里計諸盜宄若洗至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強王而國家無亡鏃之費臣不佞不敢望守仁請鄖一切得比贛制下尚書兵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

璽書為提督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為旗為牌若節鉞者十 制曰可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為檄檄諸道曰荊襄汝以楚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谿子龍淵華抉其勁士若長來曰金商汝以秦之忿子釜鑄虎賁鏤膺緄縢之騎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賨叟兵白髮黃頭若長來既集則為之飭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為之置兔罝鵝鸛之陣而親鼓之又三令五申之俾各受約束以歸勒部士乃咸歎曰吾鄖自是有帥哉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來鎮鄖卒屬文武士西刈巨憝欲申是請會其二尊人移疾去去而使院有不儆於災者屬新之凡吏二使者院告新而公復至始拜命名之曰提督行臺有司礱石以記請而公用治行第一入卿太理顧謂其代者世貞曰志之毋忘所繇吏也世貞謝不敏不可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力以僅勝諸流人而始服崇郡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為

置閭閻不足為置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今天下方治平荒服解辮鄖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逮曾玄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由剏顧撫不足而以督請又何也當成化時其人猶困獸餓鳥然思一就栖食之地而無其道苟有以籍之則笠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用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為平而文恬武熙孽牙之萌蓋日夜其間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得不歧而督是故晉武之銷兵巨源進而陳諷顧考退而嬇食有以也孫公不以且得代諄諄言地方大奚手成事而授之不佞乃猶狥治人治法之說云即不佞烏能使是官重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俟後之君子相與懍然顧名圖踐哉

督撫鄖陽都御史題名後記

萬曆之甲戌不佞自饗郎行臺謁故撫臣原公祠退而以間延見儒生吏民叙臺所以永故慨然有餘思焉上書請予原公謚下禮部議具如書指報罷乃又以間考諸掌故而得諸中丞之氏若名而故大宗伯湛文莊公為之文曰保釐堂記湛公之記猶未刻可讀而堂之額廢久矣竊以為自原公而下至不佞巳六十五人大者握衡樞倍坐論次亦蹠附後先以勋

誠立節章明於世而攻所以治鄖之蹟即父老不能舉其凡第以為賢長者而已毋亦原公之法定其民相慶幸其脫險而就夷歸於淳龐無競之故而諸公誠賢長者不欲以獄市擾困之大抵出於嘉公子陽之意歟夫是以治者不見蹟而受治者不言功藉令一二喜事之臣欲出其見以求勝其前人而父老亦遂有所撰稱者要之續頸添足之為耳非吾所與知也顧其地東鄰梁西北鄰秦南鄰楚而割其三垂以為鎮其慶賞興革軍賦吏治皆與其鎮之撫臣共之其民既安於淳龐不復知有上之尊而黠者秉以為間吏狃恬熙之故而藉口於兼牧之若而交相匿軍不知興法一切翫愒自便不能無虞於意外而孫公提督軍務之請下矣蓋爾暫乃凡再易比於節鉞帥所謂兵政孫公亦以次第舉而其亦再益新顧諸中丞題名其所至官位貽謚與字俱不載余乃為備識之而後次其說於湛公記之左蓋先原公而討流賊者成化之丙戌則少傅白恭敏公圭以工部尚書來庚寅則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以右都御史來而當項公時太師王端毅公恕以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荊襄諸郡白公寬多所縱舍而項公主討鹵殺功最多

端毅時時持之榜諭逋逃使歸業又爲蹤其言鄭坊增邑戍事是三公者皆社稷臣也以非專治鄭故弗敢志而志其事欲使知鄭之有茲鎮而隱然爲保[illegible]先者乃更有是三公也

神鼎閣記

鼎何以閣也以庋也何以庋之志神鼎也何以稱神鼎蓋萬曆之甲戌十月御史中丞趙公撫楚議城孝感其明年乙亥正月城成而少參王君議城當有所據浚因拓其西北與郢湖隍焉方就築而地中鏗然鳴衆怪而掘之若下丈得一函過風則爲燼函建

而古鼎出蟠屈大口三足兩耳周圓端嚴體被五色空青結綠與天寶宋本有識者占顔曆又大小凡六十字其不可辨者僅十之一肯出而有紫雲蓋之三晝焉時時回翔其上夜所置處輒有光光上屬天於是王君與僉憲鄧君德友焉咸相顧異之以詢邑三老對曰鼎養也夫茲邑曰孝感而千戶所曰孝昌其出也殆

暨毛孝養南宮之祥乎恭單任其等舉知而前曰鼎亞公承君象也易有之鼎玉鉉大吉無不利夫天子撫茲而聽師保以恬養萬類即雉膏無弗食焉庶幾哉其徵乎博士諸生曰均有之郎不讀永平王雒之詔以公卿大夫得其理邪而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且以初祭之日陳之於祖廟以示孝養也今胡以異是於是二君乃爲閣以庋其鼎而郡三老中丞曾公某等以書來謂世貞記之世貞故有藏薛尚功鐘鼎款摹其識讀之皆合蓋周仲父鼎也當周之時南宮仲爲卿士以王錫作鼎三而此其第一其言惟十有三月者月之閏也王在寒師寒師地也錫于珷王珷杯之小者也作乃來對王休命言集事告成也鼎也而謂之寶鼎父乙尊寶者鼎也父

乙者周初樸商器也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取赫赫師尹義也夫此周鼎耳而謂之神何居昔者漢得汾陰鼎而帝嘉之群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謂非周鼎而對上曰周德始后稷成文武其報禎應鼎爲周出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功德愈盛天瑞並至寶鼎自出非周鼎也夫周鼎而漢則漢今而　明不爲明哉若記所稱神鼎不炊而沸不汲而盈烟熅之氣自然所生今固未能爾然其恬閟於泰治之候而勃發於休明之代先之以鏗鳴繫之以雲氣而顯之以光惟此不亦幾於神哉

天子方與公卿輔弼之臣日夜講明文武成康之所
以治取其道而略其器而公車虎賁所受蜚稱言異
而不言祥以故靈蹟赫奕若茲愚者三老博士諸生
僅能拊手加額於州里而已嶽犢貢川效珍吐金景
歎浮雲非班孟堅之所致頌于東都者乎夫末世之
頌音不在下而治世之頌音不在上二大夫業覩茲
休瑞然不敢以聞姑闕以廋之而吾姑為之記之
明德固出漢萬萬上也趙公賢王君旋俱周人鄧君
林喬蜀人馬守文煒齊人

江陰黃氏祠記

自倭釁起嘉靖之壬子而稍息於壬戌十年之間大
者破城邑小者擄閭井其毒禍之不施於三吳者無
尺地而三吳諸富人或兵或焚或鹵或以家徙或以
身竄卒不能捐其所蓄散之以予縣官不得已而
縣官用軍興法逮繫之令嚴而後其私帑出若推
骨而盬其髓上之人下與下之人上睊睊焉交相譏
而沴氣作其始也以分割其家以賑賊而不肯為其上
其既也忘賊之毒我而不忘上之毒我於賊之後也
其於道誠悖而於計則誠拙矣無他欲蔽之也蓋獨
江陰有王宗周翁者家世以高貲稱而王翁自儒起

邑諸生補太學上舍以其積纖累微因便覲息用計
然之策而恢之諸言治生者咸推冠而竟以起儒故
通經術顯於上下之分與所為損為益之大先是戊
申歲未有倭釁而翁與江陰令謀邑枕江得無為盜
窺乎且城皆土是可坎而登也計以為甓之便苦捐
金六千身長其南東面之役而先之凡三百丈有奇
不踰月賦畢甃使者復先擬上翁狀翁謝曰江陰民
城江陰分也而何上狀為乃僅得褒旌居五年而倭
作且及城城以甓故堅第之藏粟翁又輸益諸粟為
石者七千而睥睨之卒旦夕餉為石者千賑貧民避

兵為石者二千令復議子城增於門凡四而翁任其
三顧其子諸生道事板築焉其明年丙辰倭遂傅城
肉薄而攻者四十日而不破又明年丁巳　天子大
發兵屬尚書文華討倭責諸富人金助軍翁捐復先
千於是尚書皆督撫牒翁為蘇州衛指揮使翁辭曰
吳民助吳兵餉分也不可則悉其牒人謂黃翁是牒
不當翁捐十之一豈其以浮取故而避之翁不答而
謂道曰是牒者尚書餌也且釣我我去縣壓矣尚書
果欲悉卷翁餘貲不得起獄以羇翁而奪其牒始翁
一為家也白屯帽布衣徒步斤斤然食不存肉從不累

傢無園池器用妾御聲酒之好諸富人竊笑之曰是夫也殆為人積者也既翁之為縣官捐米者前後萬石金萬四千而富人益笑曰夫夫果其為人積者哉翁卒而諸城居者稍稍追歎曰微黃翁吾儕其不肉倭也而臺使監司行部者得其事顧謂江陰令敞而人之力與倭共此城矣於是其富人亦伏而相與謀主祠於翁里以示報翁之子道謙不敢當曰先人以諸父兄故毀家以扞之而不肖乃以先人故勞費我諸父兄請竭不腆之裝而為家祠以姑答我邑大夫與諸父兄指乃即居之左為祠肖翁像於中而以媼配媼謂翁之得成其業與媼皆協力也落成而遣寀其弟子諸從孔明祀事則鄉人人橐栓楹酤而來拜曰是無以報黃翁萬一請歲歲無廢伏臘太牢劉公聞而嘉之為題其楣崇功報德而道益謝不敢當曰先人業不仕僅引邑人分毀家而扞諸父兄毋所任功亦毋所任德願謂不佞其為我記成事而已不佞乃言曰知禮哉道也夫所謂法施於民能扞大患者其於黃翁祀固當然此皆請之　天子下禮官議報可而後行夫家祀不及鄉鄉祀不及國道以國人鄉人之指而約之僅從家人禮庶幾其有永哉自今以為道之後日從事於祠者思所以闡揚而光大之為鄉人者感王翁之為德於鄉則思所以報熱王翁之為德於國則思所以齊貧者不愛力富者不愛言務究其故而媚於上而王翁不言之化宏矣哉因記其事授道刻之石祠前拔六楹其左右室有大士元君像前室有文昌像王翁素所奉也有餘屋以棲守者以居庖廟有池有亭及曲水流觴之屬以待觀者則道意也翁諱鑾卒之年七十有二道博學為諸生數舉不得志改尚書禮部史當有官厭而游江湖間其歌詩人人稱之與余善

遲鴻臺記

東明故無山津流衍之若游龍然而土多息壤是故易以臺登臺而全魏之地若鏡奩然之楚四起而剔目是故其望易以雄吾友穆君敬甫既用護石給事創詞工部郎歸始為園於邑之西讀書其中所種梨棗之類幾拱矣而復用廢嶺南節自考功郎罷歸乃復為臺於園之陽臺成而給事再起以尚璽出使還里是時余入領太僕也考功觴尚璽於臺南望而相謂曰王子且過我東明矣吾三人鼎立而相與慷慨悲歌談說古昔之業不亦快哉而余竟取瀛莫道東

遲也乃尚璽迫簡書亦入朝敬甫悵然而歎曰不傳亡三兄弟不能來去者而乃去吾偕者以遺不佞綴而號於臺則寧能遂忘我因名其臺曰遲鴻夫鴻者兄弟也廢然其猶來賓我余聞而重歎之夫敬甫以漸陸之跡困於考槃盡終其身利幽人貞而不怨尚璽揚於王庭羽可用儀雖出處道異其冥之節固為行矣而余猶不能亡足蹼於稻粱弋者猶得慕之此何有以當敬甫心而必欲遲我為且敬甫之翼自翼是安能越景山渡蓬池而相尋於廣莫之表不佞遂方丈覓棲者亦安敢遽以玄月為候而趣敬甫汝因尚璽之請為臺記手書以遺之俾旦夕揮五絃而目送我以無忘山水之感可也

竹里館記

去新安郭之三里其地負高而臨深其江曰練江泓渟萬仞黃山白嶽蜿蜒摩天其趾在數十百里之外而蒼翠接於眉睫其清可以濯其膏可以粳秫蔬茹果蓏邑人汪惟一之業在焉計畝而延袤可二十而竹據其三之一惟一乃搆數楹讀書其間以竹自蔽不復施藩當山而軒峭蒨鬱蔥吐飲吾胸盡環練江而勝者不必盡歸之汪亦畧為得之矣惟一之言曰吾日三商而起阿段以江烹茗之鑪取而洗竹栽稗為冠者則去之有鶴凶異時喚時舞吾起而應竹皆吾助聞一開吾卷而琅玕之色流潤綳碧初陽掩稍則少文之圖若盂垂首卷者微颸而響則少文之琴若盂而琮琤者吾枝鼓而聲當於長離尾翮之間而不雜於塵囂不蘊於市廛之耳吾寓目而蒼鱗綠壁為之左右其適而光不出於牛背至於雲之旦月之夕白雲之芊眠於晝而涼風之颯於夏吾無不與竹宜者吾不能為張薦逃於其間以謝客客至而吾醉足於江釣如之筍足於竹蔬茹果蓏足於竹之旁畝咏嘯詩謌其坐高枕足於竹之蔭而客來嘗不得意去也吾之與此君真足以終其身而不知老者蓋築成而嘗之其所以竹所凡十餘莫大若盤而色青紅可愛卯冬不負斋來長吳與徐子與異之題其館竹里而書屬余記曰惟一多游吳越間而意不能舍其竹以往得子文而特請其目是惟一不恒有竹而竹恒在也惟一曰非是之謂也子亡亡其竹以有而吾之竹賴子之記以不泯焉所相待者耶兩相成者耶子不能辭乃次而受之為記

華氏先賢傳記

華氏之先賢像存者七人首爲魏司徒安樂鄉侯歆少與管寧邴原齊名由郡守高第爲相國禪受之際以義見色爵邑不增今像若寬胖而中毅然龍德猶未衰乎其次爲晉上虞令茂前長岑令者皆見蘭亭禊集間上虞以詩成免罰長岑得三斗飲不妨並膝今像皆朗朗超逸有永和名士風又次爲孝子寶少失父尋訪不得遂竟老死不冠娶孝子無子子弟之子其後最盛甲天下今像猶僂瞿已老而有戚其顰若不解者又次爲宋大理卿希歆翰林學士觳叅知政事文盛其父皆以歷津要言天下大計以文學政事餘今傳則傳大豐腴先後稱名公卿云學士鴻山公今之最有聞於華者汲汲其宗文獻家藏牙五像復於龍眠蘭亭圖中模上虞長岑二像取列傳也身論贊之相及者合爲一卷而以記屬不佞世貞曰不穀敢以是畫華德乎哉且夫求千載於遺事而僅得之猶委曰傳者之未工而好惡之猶有拘也求千載於遺言而又僅得之然又猶誚曰或門弟子載者之誤夫形肖至易移也丹青易湮也而素易渝也不穀敢以是而盡華德乎哉夫亦志吾叅墻而已世貞乃復有請於華公曰華之先不有宋右師元者也耶卽左氏所稱睅其目皤其腹于思于思將無可按而像以爲華如也公笑曰不穀固未之及也雖然以爲遠述處誣也吾亦志吾叅墻而已世貞曰善請遂以爲記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六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仲宣樓記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荆州作登樓賦而江陵以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裴少史四屏紹稷至自脩楚乘還圖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辨而甘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壯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盡收以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叅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則劉良注茲賦猶以爲江陵而盛弘之荆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鄀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在陵寔爲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爲近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微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譏筆亦無足以容吾齒獨惟當仲宣時天下卒糜爛於戈戟其可借而托足者獨荆州而幽憂感憤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羨於求群之獸與舉翼之爲豈以景升之將阽而荆社之不永歟追其一說琮而歸操甘爲其用事之臣而內鹽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語紹稷而會　襄國王有所拓飾於樓使使來請記今　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爲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陛之下而無所處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于宗衮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忻忻即欲有撰述以鳴應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義足矣

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世德慶源祠記

盖德靖間江陵有隱君子二人云是二人者父子也而貧父曰以信公廓落好施予每侵歲衍一鋤行野見白骨則裒土而瘞之而為之封里有碁死不能棺者問以信公立為辦自公之為家亡斛粟尋帛之蓏然往往與寠人子共而甚或寒遺裸者不惮解衣衣之矣有趙回児者役於光澤王困不任譖其子以信公憫而還之併直弗問後王居故鄉里欲其左右竊相目曰是夫能為隱德者也王問知為公與其故大異之因起奉觴壽公且徧賚予其坐客而為脫趙回児

役郡中人翕然歸以信公仁矣一日扁舟下彜陵大風起舟覆公浮沈波浪中誦佛自如凡十里而始遇救于于然亡所苦也以信公既用老壽死有三子而其仲曰東湖公東湖公稍飾儒術而性鯁介不能翾𨽻貴勢業以析著故益困然其自喜為施予益甚凡東湖公之為家十六供外十四供内以故居恒不能具美衣𦬆食之奉而有朝之者時碁黑糧即為黑糧詩托於陳藏器以見志時人諂異之而東湖公有子曰太虛公又能自發於儒以推明二隱君子之行而少數奇上有司輒弗利然能授其子太嶽公業業成弱冠而入中秘四十餘而拜相尤輔

二朝至以經術為

今皇帝師天下被範圍財成之化於古今無两自太嶽公仕至少師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而封太虛公官如之其贈以信公東湖公亦如之天下歸德於太嶽公而公不自有曰余父太虛公教也即又歸德於太虛公而公益遂巡不自有曰余惡敢當意者二隱君子之遺乎於是先後遣使者為世德慶源之坊以表於江陵而太虛公乃始緣國家令甲奉祿賜之餘即家置廟因坊名而屬世貞記其事夫天下之所慕説太嶽公之範圍財成以為今古無两而推本於二公之所為德度其所施舍不過單錢纓縷之微所拯濟僅可以指數而其名亦不能出於里閈之外若霄壤之不相際然愚則以為為德者各滿其分而已二公之為德於所知則所知盡為德於力所及則力所及盡雖太嶽公亦盡其所知與力所及者耳德大小殊其能滿於分均而發於不忍之心一也且夫稱慶源者亦知所以為源之說乎哉夫中國之為大河者泒而為九以灌溉於九州徧而後委

歸於海而諸言水者莫僞也滴瀝涔澮會蔚雲蒸蒼
育綿介兆衆之所取數而兆動之所資食飲者徧而
諸言功者莫僞也然而其源自天漢下崐崙始涓然
變瓦口耳稍寬之而星宿海泓然耳濫觴而已又展之
穿厚地而分分而左葱嶺右于闐而復合合而注蒲
昌逗墩煌透積石擘龍門而復分分而後布九州諸
所益無非水也者然不能舍源而自稱河也其河之
得為大則河自大之也昔者閟宮之詩魯侯之享后
稷其盛至於龍旂承祀而所稱述稷之功曰黍稷重
穋稙穉散桼不過農事之恒而至於累織徵積恵厚

其支流足以溉魯之山川土田積數百載而不替其
源固微抑何深且長哉以擬二公何異矣余不佞竊
謂二公祠既成太虛公當及秋從子弟而蒸余不能
致楚人之語以迎送神則竊取閟宮之末章歌之曰
松栢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以美祠也又歌其四
章曰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美祀事也已又
歌曰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美太虛公
之不居德也其不忘先人也其教民厚也故享而胙
胥讌不廢知歌生民之末章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為公之子姓與祼獻者告也若夫稱河而大其源者
爲太嶽公天下能知之世代

鄖陽藏書記

鄖陽古一聚落也拔名之曰縣而至成化中強進之
曰郡又強以一都御史居之余生有士安之癖不能
一日釋書前年冬自太僕出鎮鄖亦頗有挾冊足讀
而間欲有所雌黃走一郡叢邑問他本亡論不得即
不能舉其名而其為諸生自經學數種外間與語子
史百家則大惟駭以為殊義竊以今之仕鄖者雖不
若寓公遷客之多暇而然訟稍簡自畢吏以上往往
足三餘而不獲究仕優之說其諸生豈無卓異過目

成誦者竟白首而嗇西培今天下競為同文而鄖以
僻陋故去嵩洛圖書之國不千里而隣於鳥形鳥言
之民抑何其不幸也余既已憫之而會有南北役則
出贖鍰之羨以屬郡俾北走燕南走建業又南走吳
郡而購所謂七略之遺者得十三經二十一史袁周
以至皇明諸文章計三千餘卷而典故比箕之書亦
與焉印識其首尾而歸之郡俾庋而鑰之諸臣游茲
土者若郡之為厲鉤先生博士弟子者欲有所考誦
或就而借或借而誦畢則仍居其所期以有益毋損
而已考之茲城之流寓獨有唐濮恭王泰恭王之撰

志括地其書並籍蹤於秘閣及殘而施宅爲寺而遺
書之存者無一也豈其流離播遷之際有未易以自
致者乎余幸而當右文之代力稍能得之郡始有此
書以啟異日文獻之百一庶幾彬彬云爾若乃參夫
其事而比於宛委二酉之藏則有所不敢也因劉之
石以告夫嗣余志者

儲慶堂記

此御史中丞洛陽温公之堂堂何以名儲慶也易不
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儲之爲言積也非久其胡
能積蓋温公之自稱曰吾先大夫以明經困公車久
而始成進士又久而授行人行人久而一遷戶部郎
竟不獲拜璽書以沒而又久之不穀奉先大夫之教
以成進士授行人人皆獲從先大夫後遂任御史滿考
贈先大夫如不穀而始拜璽書之賜其辭累曰若寔
儲慶以開喆嗣蓋自是而始有祿耕之餘乃即先大
夫之舊廬而稍拓之不穀再荷　上寵靈用中丞節
撫趙魏尋撫關中則先大夫亦遂獲中丞贈而有二
子源淳其長者冠鄉書而次亦廩學宮蓋庶幾儲慶
矣凡不穀之所以有今日者孰非天與　人主之賜
也然而孰非先大夫之儲也先大夫位不盈德名不

憚實施不靳報善不近聞傳取乎學而家淺其秘嘗
脩其行而寡成乎名即所謂儲慶者先大夫能儲之
而不能自名之　人主胡以知之也夫　人主之言
天言也天發慶於冥冥不自顯而托　人主以顯因
然乃至天不自言而　人主亦代之言於十載之前
而徵於十載之後則固不穀先大夫之所獨也不穀
何敢忘且以于公之門焉而高三公之堂焉而槪敬
其所爲儲而獲慶若執左券矣然循自爲之而自言
之孰若夫　人主之代吾先大夫言也不穀故舉而
顔之堂庶幾爲吾及子孫者一食焉舉足焉而不敢
忘夫　人主與天之說而先大夫之所爲儲吾子以
爲何若余謝不敏則請温公之所名堂者有三善焉
其必稱天之慶者仁人之厚也必稱　人主言者忠
臣之則也必稱先大夫儲者孝子之思也且温公洛
人也不聞夫周之先自姜嫄氏誕后稷之穡以逮公
劉乃積乃倉及古公而後聿來胥宇其累善也若餘
寸而不厭其受祿也歷數千百年而不妄人固知古
公之有堂而不知其先公之爲儲若是久也舉然老
氏有云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夫敝者晦光也不新成者不靳爲新功名也

成此豈所以為備之出□□□者曰□故曰聖人終
日行而不離輜重蓋何□□利志備哉公之先大夫
諱新公名汝璋吾未能他悉公其按吾吳能持風裁
為赤子去姦賊功德於吳民甚大是真能繼先大夫
儲者歟故為本易之所錄名而以老氏之旨終焉

翰林院侍讀學士鴻山華公□□藏記

華於春秋以公族世輔宋為著姓而其後人有晉孝
子諱寶者家無錫於江南為著又千餘年而華氏之
族若指幾二十萬明之姓無著於華者其冠蓋貫閭
徧天下然獨學士公最顯貴而又最賢學士公名察

字子潛其父曰封郎中公諱母曰鄒宜人郎中公用
計然氏言起家累千金有二子其季曰學士公郎中
公因用纖起而內慕儒術又才公使傅受諸名師
經無所栽費公生而穎秀岐嶷十二工屬文為邑諸
生尋補太學生
先帝之元年舉應天鄉試明年會試不第歸而其學
益進遂再舉進士高等以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吳中
諸庶吉士陸君粲屠君應埈袁君袠俱卓犖雄才
公出而與之角犄時相甲乙陸然嘆起矣顧自謂不
欲以枕文進間則與陸君談摧世故引經義忼慨相

責厲有古烈士風而久之以業成當授官史局有所
不悅於新貴人出補戶部主事督淮安稅肥撥其垢
殆盡番滿引病歸逾年病良已入為兵部武庫主事
遷職方員外郎尋為車駕郎中議裁損郵傳供億歲
省以萬計時公文日益高澤砥其行誼數得交游聲
而會
上開文華經筵諸儒論難經義有所廣益得公等十
一人而公為翰林脩撰仍郎中故秩公力辭秩卑可
久之校錄列聖寶訓實錄成遷侍讀加正五品服賜
金幣時郡國數上禎瑞諸儒臣有以頌要公奏者公

愀然曰春秋紀異耳且
上膺我何意而乃以諛終乎　皇子生奉璽書諭
代藩無所私還同考會試又明年立
皇太子諭朝鮮賜一品服往公雍容善為禮其國人
大小固已目屬之而所臨賂琛貨直數萬却弗顧曰
若無以藍橐中裝而陸賈我則益挽服公相率從公
至鴨綠江為祖拜而別會置　東宮臣公當遷司經
局洗馬而前是
上欲舉故典有所起為內閣臣者相臣李公以公名
上同列多猜公搆飛語給事御史疏論諸東宮因波

及公而[illegible]言尤峻至謂公酗酒宣淫戕人蹤貨
上故難言者而內重公持之數日召相臣夏公顧公
語曰李某嘗薦某輔朕若顧不當輔　東宮耶且若
杯勺不入口安所從酗又數日竟用難言者故擢公
洗馬以鮮公遂乞省覲歸因移疾治第旁為園池植
花竹徜徉其間不復問世事時郎中公尚無恙公所
以扶侍萬端得其娛而郎中公顧不懌謂公奈何家
而食我公弗獲已強起補故官尋主試應天公至是
凡再試士其所取亦兩魁天下諸多顯重用事者而
其所著程式文傳之海內博士弟子至今以為準壽

遷侍讀學士視南京翰林院篆公念郎中公老幾得
南以便養而相嵩方幸賞其所任子世蕃狠而貪從
其客華亭延壽請公曰吾以翁叔郭君無強南即以宗伯
吾力能為得之延壽者公族人也公固謝因益欲南
而鄉人嘗為郡者曹生修郎中公郡攜試事中語給
事御史復有所指摘
上詔予外公所為試事公其得人最盛如衡稱然略
不為辯第以郎中公老請得原官致仕嘆曰語有之
嚙戒勿怠吾今而知所以處矣居無何夜有斧關入
者且百人聲甚厲公既以脫屣且窘其二尊人遽呼

曰若何欲吾能足若慎毋驚吾大人投之鑰恣藏所
取盜懼呼斛去公從容說郎中公曰大人所積財以
遺兒耳而至誨盜幾遺兒死假令兒怯不與盜甘心
焉又遺兒死且兒在何處財乎郎中公漸釋而久之
與鄭宜人相繼以老捐館公痛毀骨僅立然而廬
者四載絕葷酒御內如一日既服除人勸之仕蹙額
曰吾不為祿以畢吾親而身何冀焉於京朝無所過
聞曰獨者驃騎里艾武耳而懶不任舉足今僕僕數
千里走吾手何謀詩也則又曰吾姬志大而途日盡
左吾老矣強而為德於天下毋寧為德吾邑哉會其

兄光祿君老病且死公為提攜其諸孤子俾有家也
苦役以實倡百金先之田歲獲可粟若干石其貧
不能自衣食婚葬者以差受公縉錢無筭華自是無
策矣郎中公故好斥產腴田至萬畝公稍稍損其餘
以謝貧民而田之額自縣五畝外為輿梁者病需醫
者殺而無棺者均於公乎取邑故吝伏稅其田入於
貴豪而稅留於單者度不給則相率亡逃長賦者以
是益困公從吏邑令核別之減匿稅六千餘石得伏
田十六萬畝他亡逃者復長賦者稍稍蘇矣邑故無
城會島寇發邑令困于懇不時城公率五百金為之

贊曰城成豈獨梓邑大夫耶衆始嗇為令城寇卒至
不下而幸臣文華來帥江南學交公郎署間過謂公
君不知故人徐立齋人者誰耶公佯不解退而笑曰
使我欲立貴者不待汝矣文華竟用次敗都御史大
立御史儒宗變可望任於後先於公稱門人見則
曰諸君念我為我治理吳民幸甚毋數國野人廬也
里有豪千金寶毒直亦數百金者求公為居間公不
視所之去公為座主不欲以德有其門人其家祠五
座主春秋奉牢醴不絕曰取人者居公取于人者居
辱不亦可乎公不況交與而所辱即汲身及其子若
孫為經紀如一日非其人日望公不得一啖笑所辱
更千里訖問饋遺不乘以故天下於公不盡歸過人
之譽而深知者以為賢公為人中形白晳疎眉秀目
春容粹美溫然大雅君子也必若嚴中歲長鐵宜人
即獨處起居食飲蚤暮為程節不爽至六十稍益充
七十遂大夕齒可以觸視聽不少衰而頗垂有復黑
者華大宗基七公次第皆之歲時必躬祭祭必務腆
絜其牲醴而居恒食不過三豆即享客倍之亦不為
奇餚味其儉朴蓋天性也公為詩故多應酬贈送諸
什以宏麗典則稱而自其歸絕不守故武務決其色

澤而陶洗之天骨自露蕭澹簡遠沖融悠然出入彭
澤襄陽間世所傳蠍居稿是也有丈夫子三人俱彬
彬家其學而少最穎為叔陽殆冠成進士今官工部
主事公之主南畿試不佞世貞嘗辱公舉前舉者所
謂都御史大立為翁君孺叅布政使陳塋子兼其人
文章家流傳公比於右鉅公長者而公間不自得曰
言大非其任也顧謂小子慧不至阿所好幸生而有
以志我不佞嘗讀蠍居稿竊意公蟬蛻宇外不屑屑
者及獲私公事行抑何博篤宛至精人理也驟而接
公語靡不朓朓中事要徐而即之援經術辨今古靡
洋不可涯涘更微而察之至几席間又靡不稱任使
者君子親公才於政十不能得一二其政於家於鄉
始得其十四五而所存者固不在是也公不為時儒
彪彪俎豆而內外行備動止自矩不為釋而能慈物
空有不為老而得清靜之旨貴於養精保年庶幾賢
而達者哉公今年七十有三壽藏在邑之蕭塘樹之
梓餘二十年而不佞始記其大都刻之石而虛其銘
以俟長者

昭勇將軍鎮海衛指揮使楊公暨配汪淑人合
葬志記

王子曰合葬禮也古有之自孔氏始孔氏之葬於防也封之崇四尺曰不可以不識也封之自孔氏始也葬而以衣冠合也古有之其記則楊氏始也曷為記詳生也曷為詳生詳所由合也曷不為銘懼弗徵也楊氏者今都督公尚英也公既罷都督歸而謁余則慨然歎已蹴然避席曰不穀將有事於先大王父之墓也竊以請於子日者王父歿屬先君子之稚也先王母之歿然也而詘於家也蓋王父歿四十載而王母始克從是時先君子能官矣差具宅窆矣又十餘載先君子歿而不穀穎

上思備琛列以至節帥大司馬按功籍上之王父母俱獲進三品有爵號將從大夫祭矣顧其墓闃然卑也松檟之貌弗改也是不穀之罪也夫是不穀之罪也夫謹以甲子之冬孟以王父之衣冠藏於壙之左而加封土顏其石曰是唯昭勇將軍鎮海衛指揮使楊公暨淑人汪氏之藏公又曰嗟乎傷哉貧也先王父之弗克葬蓋從火云不穀不獲侍王父則猶及王母時時為諸孫言王父之為千戶也寔視一戶氣然其身一青布袍無二也出亦無騎徒走一吳僮佩篆裹而身從之然衛吏卒相戒指此廳官人也

也諸孫中有服縗絰者王母輒為泣曰吾侍若祖二十餘年而不見此服也若何所得之不穀亦未嘗不欷歔從泣也王子亦曰傷哉貧也雖然可以觀公之王父矣今吾鄉惡少年一視篆即以篆為其家不則怒馬鮮飾盛騶從馳騁城郭中矧布素而步從一吳矧如公之王父為楊公其志之詩云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公之王父有焉又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楊公有焉

書事

書吳大夫事

世貞故為尚書郎時從同舍郎孝豐吳維嶽游後蹔以監司察治山東游擕甚乃昆其先大夫若原公狀曰毋以不穀交而使先子當過情譽蓋世貞受之大夫諸事行章章中法程者不勝數獨其於御史著御史獨於去伏著輔相宰即無稱方以保無其為人沾沾好樂居位自力多所以進踰於前後數公雀尚書世固以為賢者哉而奈何並從家奴刁氏之黠把守令南東民詘也史傳所記曷徵焉吳大夫不以二公素貴賢故假益繩之力毋失其吳大夫矣二公即不以吳大夫繩之故而寬之則可胡汲汲假手汪中丞為

也爲吳大夫笑也若是爲二公笑也者惜哉語有之
時無赭洗黃土令吳大夫今尚治御史不知其柱後
惠文魁然而角奮何如也然許令所以報御史御史
止死矣不得稱吳大夫矣吳大夫當乞骸骨時尚書
省中旦夕注獨坐之拜乞之還報大夫怒曰仕宦不
止吏坐耳吾以獨坐易吾大人哉趣上得請徑謁臺
辭謝去臺使者暨其僚不知也及論臺暨僚其戚屬
不知也嗚呼此可與世之選愞刺數怒罵炙轂者道
哉余友人翁長君言廣地肥朝貴人爲豪猾氏佐之
銜臺察守相而治所坐豪豪察守相詳譬毋敢推所
坐即臺察守相豪欣然以奇貨可居也自吳御史後
有郭御史稍稍逆欽習讀漢三尺矣吳按刀羅部按
屬尚書郭御史余恨不識之竟坐爲御史殘賊免

書應生事

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騶曳褁來血涔涔下
也吏士目攝亡保聞誰何諾稍熟仲芳者捹貫自引
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逆罔不道死尚書坐輕
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論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設罵
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即爲逦公治冤室仲芳所止獄
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卧久之應生乃嘗視
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槊室醫藥勞問相睡始仲芳
以杖瘡甚左腳短三寸卬卬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
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
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爲且累之詈元宰若詈敵
柰何即不遂令若他下亦令若他上而更相席哉風
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避
謝亡有生喟然曰大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
候仲芳自知後三十兩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累語公
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譽廷尉聚法曰數及
尚書熟計　主上自皆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
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
事乃已語余天其始者私仲芳不爾左腳亡遂短而
大臣畏撻衆謗云吾不敢以身爲　主上過毋恐然
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
瘗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書二館人事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
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屬徼丞以鄉兵五百徼之兵
救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烏散走而丞方獨
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

丞館人挾抱丞亡馬丞亡馬則賊已刃尾之何以房
直前手擒賊連中數擒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
余使三輔過韓戶部汝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全
華令入覲過華陰改陸車轔轔從水上行也已水溥
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
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繇且及館人號曰左彼髮而涸
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舍繇鉤令起宛轉間竟失
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
爲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欺吳昂頰鼓掌
翔伏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患[illegible]

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誘也亦死生之際
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
豈遂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違其一念所不容
已者而已夫違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
不爲徒死哉

書與于鱗論詩事

己未正月余以臺謁之濟上于鱗烹一豚候我出閣
出擲胥佐酹若劇談夕之盡一詠若五十六盞漏且
行盡于鱗睨謂余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爲文章自
恨不得一當古作者既幸與足下相下上當中原並

馳時一掃萬古是窮獨人間世以子何不更評推所
至而令百歲後傳耳者執柔翰而雌黃其語也余唯
唯于鱗乃言曰王君足下行棄我濟上去矣爲用自
若擬擬爲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標幟者幾希請爲世
人賓之吾於騷賦未及爲耳爲當不讓足下足下故
盧辨倚也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
者離而合也它人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
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諸近
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矣七言律遂過足下一
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余時心伏者久之已竊

謝于鱗曰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駑行也豈敢以奉教
之臧而匹盟主吾之爲歌行也句權而字衡之不如
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茲其所以埒數子
兮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
之變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于鱗曰善請明言
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其工極矣予之錯于材也
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
子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於我雖
然謂子踰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于鱗大怡曰有是
哉吾二人之窮也而足相樂矣更起送爲壽質明而

後旬日書來言快矣哉夕之之子古也豈直與鳩之
鴟哉又一日于鱗因酒踞謂余曰夫天之高而物無
孫吳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余瞪目直
視之不答李遽曰吾失言吾失言獨者言老聃耳其
任誕若此

書龔可學事

嘉定龔君汝脩二十餘矣而成進士諸成進士者見
無不沾沾自喜也而龔君獨有憂色王子數目之一
日請間曰微吾子之日之不肖以有請也已出一紙
示余曰此所以志也蓋汝脩之父曰可學者為諸生

負儁才有聲而自其曾大王父曰司空公司空公故
貴然其為人溫然長者有子曰探源公亦長者至王
父南山公益務為長者其為長者日益甚而家日益
旁落南山公計無所之則舉以畀可學曰辰幾其不
斬我司空公之緒毋以資人吻也可學既自負材又
自以當南山公指則日夜勤束減獲治生窮叛藏所
諸詩之歸曰胡以負乃公不則有地下耳田寬入它
主復窮之歸故吠曰非而所得有也雋可學者陽為
納好可學數稱於人以為才子弱即可學亦信之而
柳劉以過勞得疾殆矣會南山公亦病益卒可學方

治冢塋滋樹材木曰奈何夷我司空之墓宮以與豎
子等而抓兔之乃夜有暴客毀丙舍入群毆可學死
投之火立燼而可學有幹某者邑居聞之顧汝脩方
五歲謀曰是讐也必絕吾種取汝脩一書夜走百
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侵為然諾
者也為藏汝脩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殷都華聞於官
跡暴客所悉捕然之盡二十餘年汝脩之業成而始
復為龔嗟嗟千金之子不死盜賊此言信邪則可學
奚述焉然偉元之孝焉而以盜死王紹之文焉而以
盜死此其意寧以死題也彼夫突如其來如而焚如
死如棄如者亦適耳獨念自司空而下三世為長者

而乃死可學以報何也夫以三世為長者而以河清
死可學死而汝脩竟成進士為聞人天固久而定也
汝脩必欲得予言而不朽可學夫予言亦焉足以不
朽可學汝脩務自勉之而已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八

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紀行二首

適晉紀行

隆慶己巳冬余遷山西按察使其明年之二月乞放
歸田里不許至六月期限已逾會老母病良已始決
策治行十九日五鼓束月出西關同鄉諸公及兵叅
湯公守馮公衛使馬君各有餞徐丈敎復別爲肅微
醉偃息從弟世望舟中亭午抵崑山入謁王令出西
關王令來報謁尋許丈文龍挈舟以祖張丈憲臣省
丈綸顧丈章志族孫鴻臚寔鼎在焉宴飲至真義始
別二十日晨抵閶門入會同年方伯凌君雲翼時亦
新移疾歸問訊北方事頗悉黃成子獻之拜入辭郡
守李公復別文氏老姑時方有蘭溪丈戚雪涕而出
未刻出閶門熱甚就里人黃生又定鼎餞見輕舠虎
丘謁先生公石千頃雲小飲塔下從孫進士周紹具
舟從二鼓別辭卧楓橋艤處月滿載矣廿一日巳抵
滸墅李戶部薦佳來訪故淛僑令也暝抵無錫風閘
有二士大夫以非義要著辭維去之廿二日巳抵常

州即發廿三日夜半距丹陽七里水淺甚爲群舟所
壅廿四日黎明始達暮抵鎭江時世望弟與戚友數
輩相送依依不忍捨會久暑憊甚當捨舟而陸意畏
之乃計以爲治裝者停小時作金焦游廿五日早與
胡守維新曾守懐慨持論議斬然謝久之始別呼舟
舞逆風破浪而東艤側數就水興發不可已亭午抵
焦山數子已在僧具蔬食欣然爲之一飯少間所
攜酒飲悉觴至數十不醉盖余游茲山者再矣登絶
頂謁焦先生祠蹤按幽閱探瘞鶴銘讀之山之勝矣
窮至是以暑故絶不復他往酒行至暮輙大眠度四
鼓月出起呼酒之山門小坐時風尚厲松聲怒發嵯
峨颼颼若吼濤濤復怒來擊石與相應如不敢稱鈞
天秦王獻俘太廟時浴鐵三萬前後部鼓吹想當爾
也缺月松頂娟娟湛湛時復媚人四望連山蒼翠出
沒俄霽方啟白顧見群星時失其一月魄亦漸薄又
之東南一線深紅隱起雲物射之皆成五色其受光
以遠近爲濃淡倏忽萬態深紅益高變爲黃金數千
道芒刺射眼所謂虹旌罩旗繽紛導擁怳忽若有之
日涌艷徐上大可圍十餘丈色正黃搖動若鎔金在
冶余弟輩咸大讙謂奇絶序白然算辰刻命飯畢揚

帆抵金山頂刹而庚侯所攜酒未至振炎江天閣登
妙高臺長嘯四望令人有挾宇宙凌天表意酒至改
席一小閣劇飲惟甚暑呼巨甌出食之甌體兼數席
色純綠如玉可鑑薄暮始復歸京口小艇舟所二十
七日黎明與諸友別出京口便風揚帆抵瓜洲日初
出大約如旆而雲物光彩丰之遂登陸亭午至儀真
縣遇巡鹽李御史學詩於關外遇廣東許僉事子遠
於天寧寺復話舊事一二相與汎觀太息久之儀真
城大而居民少鎮守不易守出西關時久旱稻禾與
秸稿生意悴悴焉之邑邑抵六合縣衙鼓動矣六合

小無城然猶市廛旅舍登有長橋不甚高而宅其左右
亦壯廿八日五鼓巳渡滁午飯於鋪舍日在昳抵滁
太僕御殿公萬來訪尋往謁謝寺前對瑯琊諸山而
左右清泉環以芙蓉宛然一西湖觀也停與小憩既
想歐陽永叔王伯安之遺風還訪邵㕘議應麟為小
酌邵故越中僚也以右㕘改左㕘於河南亦新例也
是夕風大作不甚熱廿九日黎明出滁則皆山行矣
渡清流關頗峻遍宋藝祖手劍擊皇甫暉中腦處暉
不乘險乎而輕出戰自導危地宜將梟雄目故無藝
祖耳所謂昏首也巳飯大柳驛未飯池河驛街市整

備有一都司駐劄蓋要害地也將抵紅心驛從風
大作無煩暑氣山始小降為陂陀矣三十日五鼓發
無風而涼巳抵濠梁驛俟天久之始渡淮為莊惠觀
魚處秫橫作俗吏風塵鬧擾非魚要知我之不如魚
樂矣午後大熱申刻抵王庄驛宿民家熱稍解初一
日早發辰飯固鎮驛固鎮有河通漕道頗雄饒時南
京尚寶孫公鎡以進千秋表先至與談少頃遜余前
孫公
先朝所稱直臣也午飯大店驛追娛抵宿州睢陽驛
初二日早發陰而涼午飯百善道驛又二十里為河

南界矣兩淅作驟巨雹細衣袂為沾濕然以久旱甚
殊快之蓋渡淮而北其地高多種禾黍豆菽其稷而
雨或時至不若淮南之爲沃也回首望東南天末頗
陰翳不知吾鄉如何滂沱抵永城令左思明耀州人
也繕城郭過濠溢塼郵舍稱道事舉而民不告勞庶
幾乎有為者初三日四鼓發涼甚辰末飯會亭驛午
飯石榴古驛暮抵歸德為商丘驛郡城殊壁壘吾
鄉章中丞煥所築也聞竟得訪以此令人茫然慨任
事之不易守雖君大現來訪時余權僉李君嵩家居
十二年矣詢之人尚無恙士民甚服往訪解帶小飲李

云正月得公幣囑郵吏物色公矣而竟爲吏所誤非公來幾失公相與談往事問故舊不勝欷歔李晏雖加仍而貌甚腴已出其子言恭見記余在齊日李爲言有子元素楊太史字之曰繪工而乞余爲序余笑謂用脩戲若耳謂而兒繪工也李默不自得去乃知改今名矣甚肅而辨能誦余詩至數十首劇飲分韻得關字夜分別初四日辨色發二十里爲舊黃河流望皆芙蕖居人云東西可五十里初日照映光彩流灩欲滴不知謝監詩可得當否微風發清芬涼氣透鼻摘蓮子帶露啖之溢齒頰鮮特令人憶江南耳自

歸德而西夾道盡柳濃綠交蔭陰然忘暑逸於中一隹境也爲成關字韻語并得二章一贈李一贈言恭已飯寧陵縣令宗論来謁未抵睢州守陶祥来謁遂止宿守絳州人余意戒故恭介公瑛後也問之果爾四鼓發有所避以来陽道溼以大風雨趨旁舍小憩晴乃發百里抵来陽日過晨矣又二十里渡黃河宿公館傍有大禹廟甚宏壯初六日四更發道迂而濘已飯封丘又四十里飯延津又七十里抵新鄉縣馬頭湛湛新月欲墮不墮殊不勝情就枕已三更矣新鄉亦巖邑也初七日黎明發自新鄉而西北未恭從

豐戊巳飯獲嘉故汲之新中鄉漢武獲呂嘉以其是日捷至遂名今南粤方用兵安知一飛捷書使明光動色耶午後抵脩武漢高帝奪張耳韓信兵處也信雄武多智然一爲帝詐而奪趙兵再爲帝詐而奪齊兵一給而失國再給而失族何也信篤於信高帝謂不我負乃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是日欲作書家第且以七夕故止宿初八日五鼓發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冶器集焉渡清河田禾盃茂嘉樹蔭翳居人引泉水爲長溝以灌有水碓水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傍栽白楊蕭蕭悲風殊盃人旅愴乃如

少府署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昇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爲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碗子城爲澤潞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爲嶺道石犖如玉雪又復數嶺西顧中原倘恍無盡平楚縈鬱紛紛蒼翠白色與雲氣爭長俄而雨絲數十里中日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儀風雨自東來語宛然若畫爲小憩民居久之以迫暝始發上下峻坂泥滑馬足蹩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帖驛初鼓晝盡矣是夕凉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

冐雨發道有古祠列石崖表曰孔子廻車處唆巔秩
嗚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沢寧益
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瞑抵椹村
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冐雨發晨飯高平午
後發平驛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處也間居
人不留指其所築云傍村人鋤地尚得銅鏃如綠玉
按自此而至為長子北至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
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為二萬五千一軍中斷
不能併力合而為一又不能遁五萬以精卒擊秦絕甬
之軍即援兵絕當以死鬥士必決闘猶可庶幾萬一

因循至於饑相食十十五五不能量而始出罷士身
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
上絕甬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未傳吾與之角何
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嗚呼始之
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為丹嶺復上
下險阻可三十里而稍平暝復小雨抵芣子稍越褱
千斤不欲走地也即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邯鄲也
十一日五鼓發會路安王守宮用未竭少止午飯余
吾驛復陟高嶺乎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散玉
雖登嵋高低作報海衢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

大雨驟降道路幾絕嗅峴輕輿中下見數足踴躍旁
皆絕壑乃知滄海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
月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梳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
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銅鞮舍大雨忽復作轉入深谷
中兩旁皆峭壁中通一道而益甚狹泉自懸崖而下
聲如轟雷又似萬虬嘶號決擣人車馬濺濕澗道
水暴發舁夫服栗計別取高徑前指一門十步九退
時時行絕磴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
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
時絕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舖且暝矣衆前白吏

十五里為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鋪室皆已
無所不受雨而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率雨小霽
乃決策行李扶其人使佐舁東燎而前凡數渡水
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嘈嘈若擊鼓下金鉦洶湧衝
突目不可正視麾導騎試之馬足雖陵兢然不能踰
腹因買舁者勇亂流讙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矣行
里許復遠進攀高嶺其峻隳視前更倍雨復奇作東
燎皆熾舁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與第譟呼舁者
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踣下輒後蹄跌武靡粉度不
可卻奮而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至藉

秋又抵繹將二鼓矣呼酒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狀皆有淚漬痕因自哂奈何以六尺徇一官也是夕雨不止十三日巳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為戶澗沿澗水而北泉聲益奇崩峡東流為瀑布為簾為怒虬為渴虹者不一盡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盡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堠不啻類之凡數十渡氣竭興亦盡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耒遠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五鼓復微雨巳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上矣申抵徐溝縣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門署已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益甚從騎多矣頓泥中讙呼之聲相屬久之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山者其中隟為澗澗旁稍高為道道稍有羨地則為市舍羨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為城邑城邑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為田其最下所視中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原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闢為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睥睨輙作一樓　神京所不如也恭肅有氣槩者崇藩子爾朱榮高歡李克用俱控此創霸唐神堯李莊宗劉高祖至周以基大業劉繼元最後平張孝純最後下即周世宗宋藝祖之神武卒[illegible]之雄強而不能遽得之者亦地利然耳然俯[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口無所不綰轂井帝王都會也十六日復任

江行紀事

余以六月十七日抵京口而楚候舟以前一夕至楚舟頗宏麗若浮屋為之一快以明日出江艤[illegible]羊豕饗神畢為具金山別送者登絕頂悵望久之還飲僧舍熱甚扣舷呼巨黿不起問之僧云中兵毒死他洲矣蓋僧賞不勝煩蹙之耳予欲脩焦山故事至五鼓候月與日出沒而僧察識不可宿客興巳闌乃携卧具下至舟別送者挂帆發辰抵儀真丞及郵吏出謁候久之至午乃發風漸微將抵瓜步山山即魏太武所欲度師處也忽大雷雨疾風起江面蓬蓬然幾若佛貍鐵騎金鼓聲晚宿於夾次日多行夾中申剗甫出夾則已東望燕子磯矣度不可復泊第見連山叢楚千巖萬堞出沒於烟霧杳靄中徒令人慨想龍蟠虎踞之勝而已薄暮得風始渡抵龍江驛其明日督操中丞董公堯封出會俄而大司寇謝公登之御史大夫傅公頤亦至云紫罍洒淨海寺矣謝同年

董在晉為寮案而傅則撫東土時嘗薦余者也趣至
寺道舊之外雜以諧謔趣傳觴至醉而光祿卿劉公
一儒給事王君順為酒西寮以待矣二君皆楚人也
寮後倚大池菱芡貼水瀰瀲可念酒十餘行迫暮乃
罷劉公盖盛欲與余談而未能也其明日張肖甫中
丞來肖甫方撫寧國已貽書與余別矣而會避暑暑
金陵謁侍太夫人得余報輕舟下乍見慰喜久之方
解衣大理卿杜公拯來杜公二十年同舍郎也已周
通政詩汪太常宗元已又張尚寶崇倫來語少頃皆
別去肖甫同杜公獨留盖皆有移庖也乃出余酒酒

之毋何而劉公復至劉素不善飲余與杜張呼盧浮
大白酣嘯久二公庖至則皆已醉而劉獨袖手坐甚
若冰至自可喜然竟不能有所談而別遂移舟至上
新河宦金陵者鄉人及楚人更枉顧迎送不暇是夕
宿上新河明日挂席行風微不能大勝水晚泊三山
磯太白詩所謂半落青天外者也去金陵僅二舍許
耳晨發三山望烈洲陸務觀記其山草木蔽茂寨有
神祠在其巔至今猶然以險遠故絶無登者自是風
益緩溜水益暴所歷疫姥諸磯皆若堞樓突出江中
篙師役夫併力而絙以與水爭尺寸之力則盎艱然

仰視峭壁無際奇勝種種過人眉睫間江北紫
林爽然在几案忘其行濡滯耳尋至采石磯謁太
白祠遂登娥眉亭望江北中有大洲二連亘十餘里
云是天界寺賜地也采石舊名牛渚蓋江南最險要
處軒檜虎書彬及我
高皇帝俱以此渡江下金陵陸務觀謂江面狹非也
蓋此處下太平則水陸守上游而金陵氣奪矣壬辰
神桓元子嶺俯其意故絃鎮姑熟以遥控臺城而制
其命也今張其出篇云耶采石二十餘里陸務觀
云僅五里餘不可曉也早日阻風余忽病病得之峽

起短餅而卧富風稍汗之也進朮木丸二劑一鼓風
小順挂帆行二十六日皆明病良已黍京舟抵東西
梁山二山俱在江中江岸三西望者若昂獅峭嵯可
長而下有民居數千頃比其尻為洲有蜂櫛廬葦
之利其中江為兩山所束下流甚勁風幾不能勝行
其幾午後風便過大小渦山磯至燕湖不得而過所
謂梟磯秀削蓊茂之狀君阿閑國一現耳行三十里
野泊後大熱江中絶少哀而此地驟多小而善嘬
為宵遁夕起坐不寐廿七日早微涼復挂帆行是時
江極太而中有洲衡可十餘里縱倍之江遂分而一

其小洲上有民居樹木森森相望江南諸山秀麗可
挹午後復發寒熱乃知其為瘧也自是連日雖得風
風絶小與水下勝負過桐陵更一日瘧熱甚不可支
至夜分始解晨疲極小寢起而同舟陳生演華爭說
余謂江南諸山中有四五峰若笏又似蓮花挿天而
秀者不知何山也問所過地曰陽水磯余默然心知
其為九華矣蓋亦以務觀記得之夫余能識九華而
不又見與陳生輩見之而不知何山同一不遇也望
太平烟樹聳靄人家出沒蜃氣中大是李營丘佳畫
其明日瘧始愈其又明日抵安慶司理劉治出謁蓋

守以御史試諸生之寧國不在耳放舟濁江為行計
廻顧城堞旁欄楯城中樓觀直入雲霄得返照為丹
葩金碧騰躍注射目不暇接則又李昭道父子筆也
少選而群山隱隱出沒遂得句云樓觀日射金紫錫
江山天闢畫圖看蓋實際也明日阻風黄石磯磯在
江傍水中大不能一室若巨黿而行舟絶畏之寧庶
人之叛也問鄉導以磯對惡之立斬對者而毋何遇
王師遂敗蓋北音為王失機也自是日阻風強以百
丈上進寸退尺殆類吾生平為之一笑寧庶人豎子
耳而欲卒卒效夫濞徒成新建伯名然新建功甚大

使猾縱事機有不可言者念乎乘青雀喋血波濤中
與安慶之守漁然移時忽風小便挂帆薄暮江豚鼓
流而下十餘里不絶以晨抵雷港驛蓋七夕也離家
恰一月矣自是復行夾中自來石而上江甚大然中
多巨洲有茭蘆之利日積爲沃野民居鱗次其內夾
僅若官河而外江狹處不過一二里太白所謂大語
猶可聞者後數千年吾懼其揚塵也晨抵彭澤泊北
岸垂楊映帶漁罾參簷比比早稻登積皺若吾江鄉
也有祠巍然棹楔一新嘉靖中所建以祠小孤神者
其稱曰碧霞元君又曰小姑之神是不唯訛小孤爲

小姑又併小姑元君為一也為之一笑忽見西南高
峰挿天秀色奪目問而知其為匡廬也三日内當落
我杖屨中矣其諸峰真若兒孫獨江北有屹然不肯
降者詢之人云黄梅五祖山也已遂決策登小孤從
者有難色呼艀艋亂流而度小孤在江中央大不能
金山三之一而高倍之亭亭如句玉筍四壁峭上無
路舟至其所旁石障南流而下直瀉三尺餘波浪洶
沸中為旋渦數十極可怖絶礙中有微蹊可攀援而
登攝衣挾小蒼頭上級行數百武且行且喘至神祠
而休焉憑欄極眺其東南皆為諸山所蔽雖蒼翠可

憂目境窮矣獨西則揷入之匡廬而稍北則平疇沃
濟黃梅山之不肯降者與烟霏相低昂耳或云絕頂
可攀緣蘿葛上而道險甚足力不能勝乃浮十餘大
白遂下大抵此山以小舟四周而上覘則所見無能
勝者既登之乃平平耳其山皆石骨無土開其根甚
細若蓮花臺故自槩也從舟署彭澤令事通判頗甚
來謁云縣非陶公令時舊也彭澤故在湖口西去嘂
甚遠且欲留余游他山不可乃發自是北風復
横作行不能尺寸矣上數里外鷹巢纔風轉行
四十餘里復休明日復沮風大江渺瀰空闊蓋不

爲洲所奪也久之風復轉晨過大孤山在鄱陽湖口
直一丘耳意當在金焦下風帆瀰亘與天不盡富是
取南昌道也慨想
高皇帝與陳友諒鏖戰時事爲之魂悸牧野七十萬昆
陽肥水號皆百萬然彼乃自敗耳長平餓卒敗而後
坑雖復殷山血川亦不足道吾不知黃帝蚩尤時作
何狀項羽河北胡陵併此而不陸三月匡廬五老之
勝在眉睫間兩腋奇思飛動既抵九江而兵使尚君
德恒部使程君拱辰守張君應治來訪頃報謁稍與
談匡廬勝唯無適爲主者而亦會阻風久騷得東

北風不能奪舟人意遂發挂帆月色熹微作淵分望
匡廬一帶安安惜別次日巳抵富池驛馳鴉來栖檣
飛取食若承蜩可愛少陵詩及務觀記益千載矣而
不變此鴉足稱楚世家爲之一笑江爲兩山所束不
甚廣而秀色益遒入蘄州界爲澗萬桑抵蘄州不宿而
過待運夕得北風微涼銀河珠斗掩映月色與波下
上酒頃少陵北風携爽氣南斗避文星語覺自神
王明日晨過道士洑洑有祠廟鳥巢草樹沿路蘙茂
而其最險處峭壁直上數百尺波濤若沸舂風駛催
磯之道士洑一名西塞山陸務觀謂即張志和詞西
塞山前白鷺飛地也然所謂桃花流水鱖魚肥及斜
風細雨不須歸景象殊不類其北岸連山縱橫人家
隱見樹色中亦佳境也豈展落所謂斌媚散花峽耶
峽當作洲蓋述句之誤耳志和故當於此地漁釣自
此江漸東山而狹山亦隨小乃至黃州時御史方駐
黃而余晨至大參政鄭君雲棨僉事蔡君一槐戴君
汝止來訪云御史將欲按蘄謝諸咨部守令而下
咸未見不勝煩報謁三石留飲戰君所多談佛理傍
及書畫蕭然忘此身之所就籠也凌晨始脩謁御史
孚詩年敘同年丘侍郎四丘公以都給事中事

世宗疏稱旨擢二禮部尋當出永外省遂棄官歸別
熱不肯解而余復苦河魚疾飯畢亟發三君為餞赤
壁問竹樓雪堂遺跡云俱在荒草中亦略存梗槩耳
赤壁在黃州南門外城據其上以故所得地盡以亭
館剎閣之類復設之第其色正赤若硃砂然而堂
據其右以下臨大江足悲也余勝所有王晉溪翙
江壘障閣而蘇長公為手書歌中有語云武昌樊口
奇絕處東坡先生游五年距於今為五年者八十矣
而墨跡如新三君摩娑久之欣賞且況酒數行酬飲
水月亭一大盤石也乃呼小舟方之泛江遊洲渚而
泛盡水久漲大江合夾而一極望渺瀰叢林若薺屋若
藻依然端人三君顧余而語曰今非七月望乎奈何
寂寂令前輩笑人於是縱談江山形勝是否凋弊盛衰
兵燹與蘇長公詞翰之妙將壇藝苑奇絕爭勝然一
轉盼間而有情者俱盡徒令無情之物以一培塿借
而稱雄於長林大山間盡不得不托之豔異雖摩氏
家而蔡君時暨偶然難發余機二君亦爭自喻快也
司長公固言之第自具賓主耳恐不如也談謔久稍
沃以酒故不能醉抵余舟盡三鼓乃別時月色甚明
而熱不解徙倚久之始就寢其明日發自是江頗平

山亦多斷續不復如黃以東矣忽覩竹木筏連數十
家婦稚雞犬相望亦有豆棚瓜蔓之屬宛然務觀所
記也第問之土人如郭景純江賦葑田之說則無之
風忽順以一日夜逾二驛而上抵青山磯而余雅往
期尚遠即磯泊者三日頗料理篇咏之類成帙大抵
黃州而下至京口二千餘里所見無非山者其山江
南北固不絕然恒相讓而奇秀兩無繼覽得一勝即
擬作數語酬之度前所得更勝則欲奪而予彼更前
更盡勝不唯吾所擬窮而勝亦以日習故亡矣其浩
蕩縹緲則無如眺海門望鄱陽其山之雄秀峭嚴則
無如九華匡廬而惟削以小孤冠耳吾因記陸務觀
以夏六月發臨安十月而始入蜀余所經道得務觀
十之五其月日僅十之二務觀一倖耳然所經亡不
造謁亦亡不盛供張留連彌日因得縱游江山之勝
探奇弔古而余所至自倖而下不敢具主禮守亦它
出不在在而亡為主者余不佞不能如務觀為世推
重然亦見宋之郡邑守令其公廚常盡日以宴客詩
酒酬咏為事又其時大江之地與金邊堠相接虞度
稱雄鎮今天下一家而濱江多為槁壤其民有遺利
而官有遺政蓋不勝其蕭條荒落之狀至使名雋闓

士精廬勝境化爲樵牧之區而無可問問之亦無有
能對者古與今不相當而相反乃爾亦大可慨也其
明日當入武昌因燒燭而爲之記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九

文部

志三首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客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余以所聞答之退而
詮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即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
文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秩三
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
所千戶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六品鎮撫七品冠

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上大朝賀宴群臣
指揮自使而下得刃介侍左右廷列其從校五百人
夜則數十之九入闈宿衛指使京師衛四十八獨錦
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毋隸大都府稱親軍云
而上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
毋徑法曹其祿秩名號無以越其諸軍也乃勢則奕
奕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衣事者失其名頗恣而舞
文有所操舍上微其狀執退之悉火其搒掠具又大
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經法曹終高
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與獄稍稍見亡罪矣而燕王

初起帥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
效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習法家言便辟應對刺
精說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為績王日益幸愛
之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户為都指揮僉事治錦
衣親兵復典治詔獄　天子既錄藩國起以師曹僭
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矣綱覘
之盡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閭　上上大以為忠
驅之鷙咳之間即淇成諸公號元勛見則匕匿引不
敢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驕縱意為非行僚屬指
揮莊敬袁江千户王諒李春等故無賴曲侍奉綱相

緣借奸利數百千端上久亦頗悟踪之中貴妻仇綱
者旨發其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
有狀上大怒即日捕誅綱磔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
史院罪狀綱其略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僭竊陰險
欽陽部擅擬萬尾包藏禍心積稔惡於未易指數按
綱前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
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
用千餘人牛立驫又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
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
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阯使黃金八十兩金

盆一與官二十枚奪民人[illegible]十七[illegible]
計五千一十餘[illegible]所古二十餘萬
從籍故晉王[illegible]自[illegible]一寶釧二白金
鞍轡二又從籍故英[illegible]璲帳衣
故王冠服坐[illegible]令[illegible]祥等效
使樂夫艤[illegible]萬歲[illegible]無罪敢衆卿之綱
綱諸所用金[illegible]八寶環八寶帽飾[illegible]金玉水池硯珊
瑚犀毗玉束帶紅鞓林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
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錮論棄市
者輒將至家具湯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赦若誘

取金帛且盡吏數日將至市然之而先日以行刑報
嘗喜道姑陳氏姿首欲買置媵為都督薛祿所先怒
之遇於大內持鐵撾祿首腦裂幾死祿懾不敢言
又道忌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誣持其罪[illegible]捶之
死綱家畜養亡命乳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為計屬
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妃妤才
人既試可令暫出待歲[illegible]輒[illegible]其尤者[illegible]之別以
次案莫敢問吳人沈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二生嘗
伏法　高皇帝籍沒其家所獨[illegible]文度頗為
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蒲伏見白進黃金百兩

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材奇寶十具異綺
四十疋頗得從賛御列為外府外廄歲致粲六百石
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
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
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
綱自惟威日重重且逼上冀得所欲當端午上射柳
綱私其司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
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為不中瑛折柳鼓
譟竟射無亂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為
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罪罪

誠當萬死其僚指揮敬江千戶謝春鎮撫瑛比周為
誣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
天下自紀綱誅終文皇帝世錦衣衛雖典詔獄晝可
領諸而已獄中消不復能望綱矣宣宗朝初理衛事
者指揮使王節上嘗燕見太師英國公張輔從容言
公有昆季在可加恩乎太師頓首言主臣輗若軏著
冢上大恩以臣故備近侍祿二千石然耆內好酒獨
從弟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也上召見信曰是兵公
弟耶趣武冠冠之遷錦衣指揮使予世襲信為人潔
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為四川都指揮使信以部

臣還於職為左頗不悒然自是詔后妃尚主公侯中
貴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請選遷進治
事鮮世業矣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僉事劉勉指揮
使徐恭咸文無害上年少中貴人用事者王振振甚
弟山海與緣振官指揮冶錦衣事貴顯矣然俱盛年
擁珍重漁色而湛飲多鬪雞擊鞠狗馬之好不事
事事頗推蘇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
見必膝行遂藉威施振甚暱愛之國子祭酒李時勉
有所忤振陰令順行其伐劇木事要之木刑以久之
始釋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講劉球應詔上封

事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太常用道流
不稱請自為卿共祀祚上下獄順揣若璘使劉球為
具草即朝班中捽之出然不知何坐欲莭若吏
振死我死即許上帝耳竟與董璘並死獄家人行求
兒屍故糜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一十餘病羸久困
矣欲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倘陷
我我劉球也呲再拜謝罪了何傚所了殞中貴人振
以上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聞時郕王監國朝群臣
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忽鬨
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爾從役命給事中王竑直

前提捽順曰是非奸人黨耶報趣前擊殺順須臾血
肉墟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誅山海藉中貴人振
家因併藉順蓄藏金珪無筭於是理錦衣事者指揮
壯旺碌碌備職而已而英宗之在虜營也校尉袁彬
始得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剌𡙇緹騎既從
征沒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上上方坐穹廬帳
中出則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
時為隱語悅上獲一羊臂烹而共啖之晝斧薪杖水
夜則以背承上足而寢虜挾上攻雲中雜戟上谷逐
躪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修殺彬上至為泣請

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夷種言為賜姓楊以譯覲從陷
虜頗幸也先間以詼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尚上
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逐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
親為治摩咲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朞上還稱太
上皇絀彬旁僅拜錦衣百户太上皇還為皇帝即日
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為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
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黄金十鎰白
金二十鎰綵綺鹽酥醯醬乾鱅充實又加賚妻與纏
精鏹各有差擢楊銘千户賜半之間夕宴對畧用家
人禮然彬甚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逯杲顯達初以錦

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積功次稍遷至指揮而其
所任校逯杲繼起與同列上故緣中貴人吉祥及忠
國公石亨復大任德之而二人驕千請不已上心厭
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杲數伺
忠國公罪狀聞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上益貴
重杲理象者都指揮王某取充位而已杲遂持吉祥
陰援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五鼓從騎就
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頭攻長安門不下尋就
擒詔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
達佐理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得專

治獄故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或告密發者俱以委
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大僚達為人沈鷙
善計筭所識恒規上旨而决時上業已誅曹石內惕
不自安恒借達為擿而達多所陰獻累遷都指揮僉
事治鎮撫如故時上最所禮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
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賞賚無筭而達內害賢
讒譖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尚書者上疑之不召
可半歲而袁彬猶以義故依違上達知上薄之揣以
死罪劾奏上不樂口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
小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炎五毒更下彬六

勝苦且詛伏矣而獄中少年楊賢者嘗為獄亡尚方
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
訟達姦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
功不宜罪詔併下達治達恚捶賢至百餘賢恐遂死
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莅與前所廻避
耳達曰吾小人何辨為此李學士䇿耳達大喜趣麾
筆出湯沐沐賢醉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
中臣為袁彬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亡曰明於東朝堂
辨之之東閣堂楊賢度上已集群臣出餘肉大呼曰
天乎冤哉門指揮醉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

人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冤他人為也上悟
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
衰不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上崩
李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詔執赴
法司論戍嶺表濱行袁彬卿僚出餞郊野握手謔縋
綣已揮金贐之附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
者風彬再還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楊銘亦仕至
都指揮代彬者都指揮同知牛循中貴人玉循子也
亡何免代循者都指揮使朱驥驥始以父任百户家
貧未娶落魄不為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下晨

倔而候捕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
箕箒可乎瞻巽謝不敢夫人恚曰老誇生女不嫁官
人乃得寵華耶少保咲謂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瞻
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
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
家者一人所統緹騎百人領司察京邑不軌亡命盜
奸機密大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號東
西司房其騎多大俠或貫人子取顯位者比比也而
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
領廠事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鉤察出人帷

簿閒錦衣二千户理其牘而中貴人得持牘徑至上
御所稍稍出衛上矣憲宗朝上幸太監汪直欲尊寵
之別為置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而選得糺察中外
文武大小及民閒事嘗入郎署紲掠郎至死擅乘傳
凌漕河入陪京而縛留守大臣海內蕩惕搖手亡論
東廠卽錦衣久之始罷西廠不設孝宗皇帝仁聖委
法秋官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
也以故緹騎逆自歛不敢有所為而其帥如李成李
珍趙鑑亦後先遵守祿俸而已獨牟斌以指揮領
鎮撫有聲斌字益之倜學曉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

恒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
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即言壽寧胡不指其實及
諸羽翼耶夢陽曰處置對耳斌曰置對則羽翼難吾能
翦𣃁羽翼也因傳輕牘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
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書韓文等籍而謀
臣劉蒞戴銑等數十人役先下詔獄斌輕刑奠居曲
為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寘它出不
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為忠悔耶劉瑾
使要斌去奏首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
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都道原以失元奏被害

吾儕何自詐為奏入瑾大怒逮斌又偵知其庇言官
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
撫如故知府劉祥摶其守閹用相論奏中貴人張雄
者納守閹賂陰喝彬令歸曲祥仍為閹導賂斌不可
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盛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
裒工部循故事官為贖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
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盍庫屋
敝衣再遭謹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
斌謂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始劉瑾用
事厭諸中貴人相與盡說上復建西廠使谷大用領

之而馬永成立聚分領東廠皂衣圍牌繖橫燕中人
人不聊生矣而瑾復用其私人張文義為錦衣都指
揮使與吏部尚書綵表裏作威福時稱瑾左右翼云
然文義時時以寧倖瑾命侍應對不得治錦衣治錦
衣者都指揮高得林也以義寧從瑾伏誅高得林罷
都指揮劉璋代璋罷亡何錢寧出治衛事錢寧者不
知何氏少孤鬻中貴人錢能家為養子遂冒錢寧生
而警敏巧媚異常兒能頗愛之時鎮滇携以往俾主
侍應賓客而滇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顧見異其
相因大贈遺金帛曰若富貴無相忘寧跽謝曰君侯

幸厚奴既貴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
侯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死推恩家人寧
得受錦衣百戶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獵自
稱朱壽若張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上於豹房
為握槊走馬手搏諸戲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
為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悉隸
焉凡所從幸南海西苑網魚兔射狐豕手搏獸出
上谷西之雲中穿塞直抵延綏經虜庭乃從歸寧又
進錢永安亦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為左都督使事
如故遂大熾藪威澤所賄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

按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中旨行之而盧洪亦叫淫
力進恭將填金齒嘗故勸殺平人二暇其屍及金寧
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和作
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薦中貴人進中小中貴人
則易之寧見陽為恭謹叩頭稱死罪上嘗怒中貴人
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為請不能得宿客居間為畫盧
曰吾力能得之願請公居一何魚肉我耳乃宛轉為
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有總鎮監
鎗督撫貂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為薄擲弗顧然寧
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柔

媚上而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夜譖伺寧居
無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具決獄上
其畧曰故左都督寧貴緣中人幷蹟義子濫冒國姓
玷污天秩諸所順使同於山嶽及升受上云何詐稱
符請或以授王綸或手寫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官
曾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瑰異直巨百萬其姻族錢
永安子傑等貴宸濠進蠱虎自肥咸辱國姓至都督都
指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行萬金寧為
丁兵部允之倒授阿鍇故滋叛柄又以按察副使胡
世寧條列庶人不法狀庶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

寧下獄棟質萬方遍戍遠左上未有太子庶人有子
自以疎且非次不當立欲伺上間內入東宮復行五
萬金寧陰為弄約假以進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
二鬧裝七寶帶一奇繒綵十篋御書加寵詔言上賜
庶人大喜列矛受賀令其國僚衣紅四十餘日庶人
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史蕭儀發其反謀將
置獄使者就按石室齎書寧信且馳報令先發制人
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今連寧寧有危社稷之
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族亡少長皆殊死詔
曰可籍其家黃金可萬斤白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

千五百束獅蠻帶二束組文綵佛像二胡椒千五百
石他奇瑤弓琴器甲名畫滿泛斥賣園宅直三十萬
萬計增孟縣官二歲賦錢宋安等皆從坐誅寧為人
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予雖誅人頗有稱惜之者上
既誅寧因悉誅彬等而大學士楊廷和等合奏輔政
詔下革傳奉遷者錦衣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
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
其所留舊臣治錦衣事者都指揮駱安等與興邸從
起相半而大禮議起聶能遷為指揮僉事能遷者清
平人素險滑亡賴多計數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

户役亦在汰中上時下群臣議崇獻皇帝未決主事
張璁桂蕚言上實獻皇子何以考孝宗宜考獻皇帝
上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持不可能憂故善中貴人
崔文有所窺見疏稱璁等議是當聽上前以遂二三
大臣而召璁蕚等議大禮成能遷亦得排指揮領鎮
撫事而會上脩明倫大典欲盡列其疏不得怨望疏
言臣為上推孝思明典制功甚大為奸臣張璁桂蕚
所忌絀弗錄即二臣非臣弗勝也而得進師傅備阿
衡之寄臣區區一戎衛賈人子拾級可便得耳且詹
事黃綰私新建伯王守仁為行賄璁以萬計許大用
守仁請恩賜罷上怒下御史院雜治能詭語誣妄獄
上杖之百戍嶺南尋庾死天下快之未幾王佐為都
指揮使領衛事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户累遷督漕
叅將佐為人謹愿有志介閑射便騎以刀筆才能稱
也然時時援古義昭聖皇太后弟昌國公鶴齡建昌
侯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明法譬之上
以春朝慈慶不為禮銜鶴齡等未發而建昌侯坐故
殺為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劉東山者素陰毒利
口逆上意與其儕偽為疏草恫喝鶴齡得且萬金矣
鶴齡不勝賂拒之乃誣鶴齡兄弟毒魘呪咀上盗內

藏金寶通慈慶侍人至相與為巫蠱以急變聞上大
怒下鶴齡等詔獄置對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
快人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
不敢訊佐謬為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
反坐報可佐以三木囊東山等闕門外舁之不及旬
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安慈慶曲成上孝稱社稷臣
云而佐竟以憂思過度得疾死詔特贈二階為左都
督代佐者陸松故從上興國衛士也頗謹信識大體
於上怒時時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卒有子炳代松
者陳寅寅亦興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然謹身自
殖卒不能有所上下於世寅稱焉嘗受命監南北郊
壇工累遷後軍左都督以老疾乞休賜璽書褒諭安
車駟馬就第禁衛之得請自寅始也贈太子太保代
寅者陸炳炳少以力幹稱強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
遂自指揮數遷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上承天行
宮火炳以宿衛排宮門負上出於焰上心德之不欲
顯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異他人莫測也
炳既歘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黨炳陽為敬事
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心以故日益
重嘗摠殺兵馬指揮為御史所繩詔弗問大學士言

劾受賍炳炳亦事之謹甚而士何御史紀炳劾罪狀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金解救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衛大學士言刺骨而會言與其同列嵩予爭不勝免炳合謀嵩發言所與邊帥關節書上怒為誅言大學士嵩史德炳且奇之引與共密筴矣炳所選用衛士緹騎皆長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耳目所睥睨無不立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死而炳方得幸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唯諾者衣抜寘同列故其下甚畏炳而慕趣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

權勢張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嵩猶如也而獨[illegible]厚炳炳亦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所親愛探得鸞陰私鸞死炳即行其謀又狀挾之暴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耆宿權重自恣炳前後劾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凡豪皆滿萬以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又好為款禮士大夫士大夫即上所甚恨下詔獄廷杖鐩也不令死以俟上怒解即貶戍出金錢治道里飲食費不惜也炳既貴驕侍爲紳間聲而又善上所

親近者中貴人司禮錦元相嵩咸與炳結婚姻盤據相重矣上彌益幸之召入侍西苑直供奉青詞加兼少傅食伯爵奉炳又益選緹騎驍勇者七千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召募緩輯秦晉齊魯間驕猾趫桀跡射之士以千計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大司馬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元相嵩既已縱其子攬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亡所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又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畜金珪奇異以上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歲出饋遺[illegible]

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領巡捕亦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希孝竟然長名不恥為屈待元相驪然炳所以勢望迫其於元相外相倚而已不能如希孝還往無間也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避炳以故無意害之嗚呼錦衣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姦則司隷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參綸綍不亦殆哉炳所與共事者都督高恕麥祥黃浦此皆中貴人子弟飾輿服肥酒食宮室苑囿聲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乃炳所

羞棲虜若何足道哉

庚戌始末志

虜大酋曰小王子故元君後控弦可數十萬人其人甚富而饒樂有帳九帳蓄亦埒在百萬或云故元府藏物也嘉靖甲午大同叛殺其帥陰媾小王子入援敗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復顧我僅以策降大同而已不復能有所誅討虜別部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又俺答亦強盛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將之小王子雖稱為君於虜畀取羈縻而已不復肯奉調預朝會曰黃毛者異種凶悍不大能制

死生有君長而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又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山西固多慓悍射士日不習虜多委棄其業走山谷間不幸遇賊即長跪捧首待殊亡敢抗久乃稍稍易之又憤恐合部落為築戍堡簡健夫日夕乘城棓白挺所在遂有斬獲而賊出詐得不償會吉囊死乃絕不復窺山西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尚書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卻之尚文老矣耐披甲臨陣與士均苦樂爭願死為將帥亡何萬達入兵部尋以父喪歸而尚文卒侍郎郭宗皐代萬達都督張達繼將大同兵庚戌夏六月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大騎百騎往來為餌間騎報都督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賊合兵兵未集而挾麾下前搏之賊發伏圍達馬倒遂見殺副帥林椿不介馬而馳救達亦死虜退事聞逮宗皐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具狀即朝堂杖一百發謫戍遼左詔褒揚死事者贈張達左都督林椿都督同知予子官指揮尋用給事言加予達

一子俱賜謚立祠春秋祭祀虜既得二將首遽引兵去意叵測而兵部以總督巡撫帥副請兵部左侍郎蘇佑督行總督使從即故尚書萬達家起復俟後命故僉都御史趙錦巡撫故咸寧侯仇鸞加太子太保為總兵都督僉事徐珏為副總兵俱乘傳往天子以非常遣慰撫意甚至佑抵鎮即上請益兵食未報及諜虜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而兵部尚書丁汝夔黯踣於機事又恵謂上厭聞之不悉奏止申飭薊州撫鎮嚴備耳警漸移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及京兵二萬四千騎分布諸關隘邊兵取羽檄符州

期久又遠未悉到京兵市人子大都為人備作急取數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十五日虜俺荅等部至古北口以數千騎騎備鍬钁攻墻且嘗我而薊州兵出火砲矢石從上𠁅敗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潰墻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筭先是家君以御史按順天得報虜攻古北口度我兵弱非能禦者夜草疏言虜僄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蹂躪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早上之而身出

駐通州曰此城國家咽領也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拘收漕艘泊西岸甫畢而夜半虜果至營河東家君復為疏請援兵總戎使使來京師始震恐集諸營兵少壯者已悉出邊堠敗死餘僅四五萬老弱半之而總兵提督太監役占又萬計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閹又援例需賄以不時發久之未能軍丁汝夔乃始以聞上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督九門門各文武大臣守之又別詔都御史商大節督給事御史募良家子若頭義軍並四萬合坊甲保伍列諸門睥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

諸大臣賊逼通數日前沮水未能度家君日夜乘城守廢寢食連告急中議乃遣都御史王畫以三千騎往通而咸寧侯鸞以大同二萬三千騎至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游擊將軍徐仁以三千騎至上內視稍疆各賜書褒予金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為平虜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加賜龍衣上尊玉帶千金得益放封賞其丈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再進楊守謙兵部右侍郎總督各路太子太保徐階奏釋故參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

糶流徙老弱俱報可尋以都督炳言戶部臣不早計餽餉軍興食緩期士道多餓死詔尚書李士翱而下褫職罰服領事徐階又啓請上還大內視朝問群臣計事上心動而六科給事寡察復有疏上切責之丁汝夔在兵部恇怯擾擾撓之衆束手耳時遣募啗賊虜賞者非素習出城道遇老弱扶血即引歸妄言見賊某所某所汝夔第首頷不肯覈行罰即宜責亦嘖嘖唶手尺布斗米勞之以故賊切近卒不可憑據而成國公希忠等自以營兵少恐見且獲罪乃東西調掣捲補士疲不得息家人漿食無所爭躡嚅出恚語而

竟莫曉誰謂也則群訾丁某丁某欲內之云語稍稍
聞上時宣府延綏遼陽山西援兵漸集奏報屬咸寧
侯而楊守謙以保定兵營城下虜輕騎劫掠焚積聚
或三兩旅進誘我兵欲縱守謙恐陣動約勒不得發
是日賊掠監馬御廄獲內使八人不殺縱之見俺荅
踞坐氈帳中謂曰若歸見大明皇帝好為我致書因
解送歸見上啟書多嫚語求貢上乃召大學士嚴嵩
李本尚書徐階對便殿因出虜書示命徐階出集廷
臣議許貢可否是日午文武群臣既集尚書階方出書
顧六卿議云何咸唯唯相視莫得發而國子司業趙
[illegible]
貞吉抗言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
者且虜大入寇震宮闕罪在人故而扼我吭迫乃許
之此何異城下盟諸君宜力請天子御奉天門下詔
罪己追奬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後赦給事中沈
束罪[illegible]招發藏金數萬以百金易一虜不效
貞吉當往其營檢討毛起言虜勢急暫許之邀以出
塞既出而後不許起語稍出然中貴人業稍聞上矣
是夕火光燭於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上更馳
詔召毛起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而以趙貞吉建言
疏內批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illegible]萬金

宣諭行營將士次日禮部示報群臣具服俟命闕下
者亭午上始出御奉天殿行五拜三叩頭禮唯守門
大臣不在上還宮群臣就午門跪聽宣勅諭於是群
臣則皆蒲伏惴恐計上必重有所處分迨散門且鑰
矣御批繳通州駐守都御史王某下獄而擢家君右
僉都御史代之某以先日至通則令兵築營城外而
身城中閉閣卧而已會咸寧兵未滅少引退兵久饑
其游騎或遺道入村店食而某發騎捕執下獄死者
以十數咸寧兵大閧欲甘心某巡倉御史上狀上怒
故徵某虜縱掠近地連日多係虜婦女蚩者及耄倪
弇州山人續稿卷[illegible]
悉飽刃而所殘破多中貴人園宅別墅爭環泣相告
訴言尚書丁汝夔貳於賊假重兵故足之且上累有
詔責發殊不以為意而楊守謙怯兵距賊僅數武釋
弗擊夫人臣疾趨拯袂而勤王為固如是耶上時從
高望火心固已恚恨諸治兵者聞是益奮不沬二臣
亡以懲乃捕丁汝夔下詔獄就廷訊復使使繫軍前
逮楊守謙回下三法司議罪聞上方坐齋宮促具獄
論死牘冗吏人辣未竟僅廷刻而上以法司比周緩
之也於是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
沈良才悉下獄廷杖貶祿秩數等下汝夔楊守謙俱

棄市汝夔仍梟首不許收葬流其妻子三千里子適戍
鐵嶺刑科循按例覆奏上愈怒杖都給事中張侃百
斤還里餘杖五十時賊所後出剽男女畜金帛財
物稱截已乃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名逐兵屬大
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
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八十餘以捷聞九月
朔虜出境盡京師始解嚴録功敘勳為其總督復用
故尚書萬達理兵部事以未至罷之左諭德趙貞吉
以後命忤旨下獄杖九十謫邊已尉指乃為上議發
也兵部臣言團營五軍三千總制不職冦未幸何以

應之詔勒太監高忠等入山羅成國公希忠豫安伯
陳鏸柄奪兩月俸中外謂未蔽法云併三營曰戎政
促咸寧侯鸞入理之徐理代其大同進鸞位太保加
賜金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志二首

北虜始末志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
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
謚曰惠宗而　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
筆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
將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禮的八剌降其眾五萬人寶

文財寶冊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
擴廓帖木兒平章驢兒右丞賀宗哲咸會焉兵稍稍
振立尸一年而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
木兒立十年而丞相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眾降於
明又二年然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
擊大破之降其眾十萬益王走死也速迭兒遇害五
傳坤迭木兒成未幾而弒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
力赤立非元裔也眾不附復弒之大部阿魯台統有
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為主稱可汗而當洪武
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死剌死眾分為三其酋曰馬

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
貂裘駿馬珎異仍請封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
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
使本雅失里見殺 上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
而本雅失里已為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朐河
矣丘福恃衆不為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 上自
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
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 撫納君臣始各部
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
上疏請為故主復讐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

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
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
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三
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
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避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
干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
數千里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
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
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

脫不花走為主以阿魯台與將之居沙沙引啗喇嘆
等鄰併瓦剌馬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illegible]
稱為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從大同之師告急相
踵 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
沒中人振扶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
等五萬騎為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追
上於土木全師俱覆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遂
紫荊而入躪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清伯石
亨禦之也先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illegible]於楊
洪軍而會中國已立郕王為帝也先失所挾乃[illegible]伯

穎帖木兒從史之後奉 上歸是時也先兵盛出不花
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 上數使使賂遺也先又
適不花王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脫不
花犾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為瓦
剌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近者為套
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
莫可得而考矣至弘治中虜酋火篩大舉寇大同我
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銳為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塞
坐逗遛徵免虜勢益盛踏氷過黃河住牧改命大將
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逵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官

十萬布韋州禦之復不利大師死邊患少息而小王
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燬也先
遂主諸部嘗怒其承相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擬
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
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
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
介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當琢
實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遣小王
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
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火
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掠而小王
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
獨愛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前
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稱為君長不相攝別
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
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
遂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
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閏之十六日
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國近
代偏伎繼渴與不休卒病顛渴死諸子不相屬分居

西邊而俺答日益疆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
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
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
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皐為總督庚戌夏虜數
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百
騎為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悉殲焉事
聞逮宗皐等治罰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遂引去意叵
測而邊臣所道諜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鍬鏃傳箭諸
部大舉矣請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二萬四千騎
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
兵市人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虜
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炮矢石從上下
却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蹊間道踰黃
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
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儀而犯京城游騎掠
通州三河上大驚大司馬束手無策策唯有杜門守
而已司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
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兵悉
至詔拜咸寧侯為大將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騎虜
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稛載巨萬徐徐從容

行衛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
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八十
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爲政始議開馬市以中虜欲而
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之俺荅與其子
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
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爲寇如恒時久之咸寧侯
死事露虜復開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殺尚質
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
所詢問稍槩一二俺荅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
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虜弟

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荅老矣娶二
妻棄其妻黃台吉恐之妻吞子一人子萬騎自備以
敵中已疑不敢深入其精兵黃鐵浮圖馬具鐙長刀
大鏃望之若氷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與我戰即
餘騎足抵我矣宣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棊布也三
城邇外障焉唯有降人丘富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
也然俺荅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割志而無
據心即欲之宣大豈我有哉黃台吉日夜扼腕曰老
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且旦日得虜柄矣

自此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則無
如朶顏三衛焉其人始爲兀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
洪武中爲蒙古所抄乞降　高帝爲置三衛統之自
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
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俱
朶顏最強久之仍叛附蒙古　文帝從燕起靖難使
使以路請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
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爲外邊使寧王鎮焉
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
仍爲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戸有差約以爲外

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　文皇亡何復叛附阿魯台
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
河斬馘無筭宣德三年　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
其衆萬餘入寇　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
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
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
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
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朶顏於虎
頭山鹵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
伯亨進徹侯都督諒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

悲我剌骨因通瓦先為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為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闌入邊射殺參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為薊帥有威信三衛夷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貪功尋釁而掩之獲首百餘後走誘俺荅大舉入塞庚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兵擣其地以為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貢知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漢北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為鄉導奉婚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吏以虜情告我得預為備故迫則闌入虜信則陰其討善處之則因而為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哈密志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之喉咽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咸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者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子孛羅帖木兒立為其下番林所弒王母弩溫荅力守國

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患即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治肅州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失夷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使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北哈剌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

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緱謙經畧之戊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本使不稱下獄謫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諜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有其眷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咸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

以陝巴嗜酒掊尅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為
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兒爭立真
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
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
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來
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者護
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逐拜牙即走報
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以
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
滿速兒復因請求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
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即不肯
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
頗與肅降夷欽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
阻旁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
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後疑其
使內應悉捶殺之而使使嬉羌刺達兵掠土魯番部
落速壇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
書王瓊與澤有郄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
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
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　武宗崩給事

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為內主乃逮瓊戍之起
彭澤為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
尋速壇兒以二萬騎入甘州焚廬舍虜人畜九疇拒
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不利敗之鹵首
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還秩有差會廷
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璁萼用事廷和讎也
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為西帥瓊復上書辨澤九疇事
且言速壇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瓊出
揚兵境上喻速壇兒利害逐哈密罕東諸部散之近
地速壇兒懼不敢為寇請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

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名士也與璁萼善然頗
不甚直瓊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
立哈密欲以為外臣藩西陲卒之兵連禍結幾與
明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即厥兵不能威土魯番今
密閉關絕朝貢實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以
柰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
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才用兵上首可採
也陳九疇果而拉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
廷和似有挾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憸而偏怨然
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璁萼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

而論之可思已

安南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國焉易季陳者二姓
而我　明　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
書諭降之自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
犛所弑季犛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蒼為
國主詐稱陳氏[illegible]無後而蒼其甥請權國事
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間道赴老撾傳
至京愬其實詔切責胡蒼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
平安南國王胡蒼為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
理卿薛嵓以兵五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及薛嵓
按表於境事聞　上大怒而會占城訴其吞併狀有
指乃拜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為左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
公新城侯二十五將軍將兩京荊湖閩浙廣東西軍
從廣西思明府進西平侯十餘將軍將巴蜀建昌雲
貴軍從雲南臨安府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
行大將軍事兵躪坡壘隘留二關而入底富良江西
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光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
大軍會於三帶州賊悉衆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

焚柵烟燄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宫室前後斬首
三萬七千級又破賊艘於木丸江斬首萬餘級又大
破賊於鹹水關江水為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
海口悉獲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
舟糧器械無筭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即其地立
交阯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為府十七州四十七
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
輔為英國公晟黔國公餘爵　下季犛等獄
繫京誅之餘孽簡定作亂偽稱日南王既復僭稱
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不利大臣死焉[illegible]
輔復為大將率兵討破擒之并其黨陳希葛等殊於
京踰年而陳季擴復叛季擴即簡定從子也稱陳氏
後以惑衆其勢重於定輔復率衆往討轉戰連歲始
獲之自輔之下交南凡三獲偽王咸震西南夷中遂
留填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威惠衆皆
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貴人馬騏
者貪而頊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勝以
為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拔郡邑十數特
詔赦之為升華知府利攻劉自如命成山侯王通佩
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負略

於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以
精兵七萬往搗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千騎為前鋒
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創死大軍聞之逆
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阯棄之引
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吏四百十七
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進代身金銀
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　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
筴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璽
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乞再往返
始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冊為權署安南

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
其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麟立一名龍僭號紹平
偽謚利為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以代身金人求冊
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遣偽國公阮叔惠來求討許
之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李亨持節冊為安南
國王以是歲錄金以方物入謝麟從改號大寶父之
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偽謚麟為太宗文皇
帝以明歲朝貢不絕天順己卯為庶兄琮所弒自立僭
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
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冊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岑

宗緒相攻為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自
率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都破虜王茶全
以歸弘治丁巳灝死子暉嗣一名鏳僭號景統偽謚
灝為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敬嗣僭號泰貞
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誼僭號端慶偽謚敬為肅
宗欽皇帝請冊誼立四年死於弒其頭目黎廣度黎
峒鄭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勝等恣行兇暴
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誼別宅逼令自盡欲立阮伯
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聲其黨與盡伏誅

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琩之第三子黎
賙堪任國事乞賜襲封王爵詔許之賙一名瀅僭號
洪順追謚誼為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琩
一名鑌偽封錦江王暉生敬誼琩生灝賙誼彼害時
琩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賙而灝之子偽沱陽王譓
及弟應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譓妻鄭惟鐐女
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賙非其意也賙既
立偽尊父琩為德宗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
大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鐐鄭綏與其黨陳
真弒賙諒山都將陳暠自稱陳氏後與其子昇以諒

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𨲟自立偽號天應為陳真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譓一名椅僭號光紹偽尊灝為哲宗明皇帝諡賙曰靈隱王追謚誼為威帝遣陳真攻陳暠于諒山暠病死其大臣阮弘裕等討弒瑀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惟㑺奔清華惟𨲟子惟𠐤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有所屬莫登庸陰懷不軌諷群臣推己與兵諸軍道俱聽節制既得志漸除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黎譓潛起兵攻登庸反為所敗出奔清華依鄭綏登庸乃偽立㦃僭號統元追謚賙為恭皇帝時嘉靖元年也至六年又弒㦃并其母殺之而自立偽改㦃曰恭皇帝是時譓尚據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子莫方瀛居守偽都自稱為太上皇率兵以拒譓奔清華據之黎譓敗走又安又追至又安黎譓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譓走入哀牢國哀牢即老撾也以嘉靖元年九月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黎峒鄭𣖕黎倫鄭惟𡌽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木州漆馬江所次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登庸屢攻山又地而老撾時為援不能克登庸者荊門人[illegible]

漁以武舉為陳暠參督後自拔歸黎譓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譓左右得入柄軍政加太傅封仁國公遂至篡奪偽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偽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𠐤者以黎寧命來請兵　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　上旨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鸞為大將尚書毛伯溫為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伯溫咸寧弟與也時參政翁萬達多方畫兵能探伺情偽伯溫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喝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為降表請罪獻諸州使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溫等為之兩軍相與而使　司以禮服升壇登庸跣帽徒跣伏壇下為進稱詔赦之具其事上聞詔改安南國為都統司從二品銀印以登庸為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按知中國厭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倭志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其國王

叙至爲軽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
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係承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下
縣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
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
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
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
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
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
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大半盤錯
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訓十年一
貢無何三千人犯登萊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
自是歛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
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
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
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
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
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躪諸郡縣殺
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

以詔捕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
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逃海投衆爲舶主往來
行貫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衞而閩
浙間奸商猾民覬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
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
酬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爲商者又行剽
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
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紈素潔廉然銳果壯
往則日夜練兵甲嚴斜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
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莫
仕宦貴臣相呴哄不休竟以構殺逮紈及罷二司用
事者於理紈憲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
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
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殘掠總督都御史用家
嚴爲之時沿海衞所中久廢弛不治戰軍府單劣財
用匱屈家嚴於是益召募兵而勇良將中約束寡謀
其策疾往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
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
不支綑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
撫江南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需中急改節鉞

天子數憂東南討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慧不甚別生
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
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又客主勞逸而用之
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竊起
而舶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
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議調二廣
狼土兵討之而經業當爲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懆慢
以千戚自負故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
行事開府辟召諸部若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
矣然經素貴倨雅行事有太平風而諸將用大將何
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操絹果往
逗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
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銜上旨行有所
責換顧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
疏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閩避賊無故嘗賊
賊飽而會兵科亦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
已聚兵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
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
論死[?][?][?]其功則奏趙巡按御史胡宗憲代
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爭

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
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
鶚桐鄉浙地告急遞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
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擒
捕平之徐海既進文華少保宗憲亦晋右都御史又
明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市舶走海上後爲舶
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
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
知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
若爲都督許開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以[?][?]
[?]海寇既死命宗憲誅之其言直信之從入杭州
宗憲具狀聞然不欲忝其故疑議以直元兇不可
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祭
戮者而殘後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
七八歲閩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
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難不相
當而將請坐食積實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
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
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
以入風東北乃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矣其去海

其遠而去國漸甚遶若畫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
月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
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
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
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
也貢舶回則徑放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
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
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
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長樂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
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
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
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犯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
國（入石浦）犯台州（入松門桃渚海門）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
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遠陽山[illegible]）
（[illegible]）犯[illegible]
（[illegible]）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
（[illegible]）犯太倉（[illegible]）或過南沙而入大江（[illegible]）
（[illegible]）若在大洋而風歘東南也則犯淮
揚登萊（[illegible]）若在
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

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
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
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
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
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
向一視乎風（[illegible]）入寇者多
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
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
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
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
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
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藩鎮之強）相吞
噬今惟豐後豬頗併肥前筑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
俱以貪殘亡惟[illegible]主矣（[illegible]）
先北虜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釁也又次
哈密志大辯也夫哈密未失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
可也安南故羈縻國爾棄之久矣亦復可也北虜不
若勝者也倭雖[illegible]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illegible]主辛固
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
倭亂我者也非我有我者也蓋不在南北而在中土

稷不在將帥而在　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
呼亦未如之何已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二陳公傳

陳長公者名寀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為常熟人常熟故多陳陳族其人類長者[illegible]數以兵破誅諸豪右執陳氏[illegible]以長者故四傳而公父光祿君隱不仕母譚淑人夢斗間氣下傳[illegible]而視覆有赤文曰鳳巳遂娠生公公生嶷然莊[illegible]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輟補邑諸生識光祿君劬

公苦而[illegible]酒肉之味者三年故令邑揭名甫諸[illegible]先祿碣曰不佞令[illegible]吏以諸生皆稱知吏至光祿君少子家亦諸生矣久之公遂舉進士釋褐南昌推官滿三載高第入為[illegible]監察御史[illegible]治[illegible]中貴人[illegible]而公[illegible]所[illegible]逐百五十石[illegible]伏法殊[illegible]公力爭不得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illegible]人春秋高尚[illegible]公公移疾歸奉[illegible]而命家免檢討亦歸譚淑人趣之公曰若母以吾老為念而遂孤

天子大恩公乃起守故官俄虛出按滇上疏言天下
大計五曰備邊曰治兵曰弭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
所司修舉令寧屯溟瀼反義子彬說上以南方饒樂
可游 上欣然欲中外日媒公抗言吳兵者陸根彭
舊開寧能米大名蘇從二千餘渡江可徑趨取奈何
徽萬乘之尊委身于士伍且 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
寄權臣即此不安乎又奈何入虎口耶 上不懌切責
公奪一歲俸公遂行按滇有刑可以身周行箐林而
徽剝民間得於滇中別產銀事臣請縣官場而榷之
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議公持不可曰此兵端
也且 上以采用事者親其利余親其害而從吏之
不可竟罷議会监師沐崧挾中貴人疏而讒公劾治
如律 上古子公疏略曰臣越在外微妄下國家大
議死罪非死罪 陛下之睡 先帝稱號者十五年大
先帝十八年而未嘗臣下卒然之患以有
陛下也 陛下多御淅北未有子羣臣心忡然惴惴
萬一宜早定大計擇 親賢宗室中端良之士升其
左右 陛下國萬壽無疆庶有以培本根消嫌何臣
民不勝大望不報亡何 孝皇帝晏駕 上即位下
詔求直言而公還自滇數上書陳君德與華計甚條

出按蜀公說 上以羅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俱
其狀甚悉中貴人咒得書語相銜公次骨誅格不下
然 上固已心動後次第有所裁其如公語公之按
滇而蜀也一羅青號布袍草二吏負印而已岳守而
下大悽服惴惴亡以奉下風墨吏先公解印綬去或
諸宿猾詐吏者事以謝淑人者見公縣郵書中宦
訐即被其毀且號蹋曰天其視不殺得以九歲侍而
為一日耶公服除再入為御史王邦奇者壬人也列
起所任千户不得志銖 上意誅大學士費宏等
事中楊言因疑亂邦奇 上恚誚為大臣遊說即朝
置獄訊備五毒公大呼曰臣忝頗以不肖經易楊言
地下衆皆停刑仰而 上遽目攝公不為動退復具
草言亡論抑言是非是大臣不自飭折支罔亡以清
獄人擬推 上竟猶終始其說乃劾邦奇別下司寇
獄擬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 上曰善固遣寬
楊言獄亦詐 二軍帥侯勛方挾寵為姦利臣萬公
請監軍事發其陰謀賜罷上詔御史發言不受一勛
以謝御史其令侯就第公守御史久同列某起大位
數稿始建為太僕少卿會拜公復辭為代人太僕於
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為代人坐謫潮番邑校官公

於縣尋哀出曰恭奉遣事亡狀又欲去之當僕
天子幸哀憐之湖萬里寄諸人也於是合道趣湖襄
諸儒金諱經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倍陳公春歲移信
州倅理倅南昌吏可三十歲治如其南昌亡見陳吏
熊已晉浙江按察僉事假超為副使南年而遷山西
按察使亡何遷山東右布政使已又遷浙江左布政
使入為光祿卿既上建子生曾祖父官錄一子太學
生吏部言南贛湖廣臣請以陳公任採可卿三品又
遷自左使當為副都而太監者失其名以公不來書
見嫌之僅改左僉都御史之蘇公則申牙都御史在
[illegible]
守仁東約兵甲保緒要衛勸習技射亡盜冀撥之猜
齒盜魁盜掠戒請明吏毋污陳公實為也而公益頌
高皇帝大誥閩中社社人給小學彬彬矣　上行且
召用公然公倦游乞骸骨歸　上殊非所望曰都
御史輒去取耶爲不然矣公故受經羅文莊而友張
潤章林相與劇切為公請自辭社門益讀習濂洛諸先
生書番關外事監司時行部問遺公公度其人長
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饒麥飯之
曰余田父耳也公又多笑語刺刺是非嘆送巡避去
所從卽生平不二衆皆顧肉分日而食冠衣緇亡易弟

令綴以歸禘已錯然久而失其政少年觀以不堪
利率捕害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年矣于千勝
間為婦兒墓歲秋先其鄉人入耜稱陌老病且垂推
私司三百為邑助傳士弟子貧者曰吾與乎所以爲
子孫後者公卒年八十三有某及奏草若干卷
王世貞曰君余謂陳公山中也公亡少余而以朝
儀某某死矣者某某諍而死者賢然起齒擊曰彼
其以余而牘下非夫我則又曰為先彼死者死為彼
彼死者死彼何死矣於乎陳公亦竟老且死矣
陳事公者名寀字原大其先世具長公傳中公生秀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　王　世經堂
發身小長益敏而奇悟譚淑人循治佛嚴晨從樓誦
諸品經而時公樓下竊聽則已闇記可卜餘品譚淑
人驚曰是子夫所得之公笑曰旦晨不樓誦耶舊有
合同耳之乃始出就外傅亡何補邑諸生治經經明
舉東鄉試第三人不第謁入太學大學試諸生公第
居首明年舉進士所上策分所錄故相長沙公奇見
公文句歎曰此當其關注祖自致而胄於市者然何
嘗焉公遂入為庶吉士益讀書　小叔書滿三歲以
高第留為翰林檢討　大內興公亡書言　先皇帝
[illegible]游巴而赤坊上帝已復告於太世出朝群臣召對以

聞考得失奈少躬禪閑路始十八年即亡以寒邪小
故廢罷者　主上所親觀也今奈何獨廢法服謝拂
士羽孤之裘且帝則繡而射馳大獵之盛乎臣恐東
之諸王邸仰觀　先帝廢苗界備不虞甚慎意也
上往會中宮殿大邸罷　王不置理自以孤
上易發耳臣恐以為故事擇　近屬賢者大邸中
上一旦有子令宮閨中宮也公所上疏好人諱又使
條建遠法違禎令旅雅欽正法度節用語多覽
上不省好人從帷中下公奏奪年嫁奉公然弗不自
得且念諱淑人老謝病歸公與長公更出入而養諱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　世經堂刊
淑人特特致所嘗鄭母撫膺飲歸手視水陸公品奇
而進之諱淑人居中疾公不解衣而扶侍者月餘衣
廁牏垢主幾絕指梳書白良巳諱淑人間自擢語吾
春兩兒俱者亡即猶居水飲不戚夫　上改元以脩
殺皇帝實錄修撰公充纂者采摭書故實上六
館此不用從修實錄待之何關人主大計即翰林
臣驗列日負耳今以為宜復古左右史記言動秘無
之間備列彤管古今他日盤奧國是又　文皇帝下
金陵諸臣故主駢僇父老一二志為臣不使首陽之
儀豈紂聖武王耶　上幸人賜一傳瑕理不掩康有

以風示永永不祇新邸公謂則臣以志一謝日吾老
矣史且待子而成遂薦公經進講官公不能致書乞
重當語其所陳析治忽甚以求體不獻　上起自奮
之且謂閣臣若謂不當如是耶　宮中有妃之感故
部且亂講公言人主當以　微戚發大典無已則殺
古而本末　上日某所公以久當遷者故會諱淑人
卒前宵公日妙　龕會頭役而向哭涕交注於頰矣
所妥工方成為諱淑人像未成也公乃思有闕然
常日予居戚待亡一棄之淳已昭已頗補路而加冊粉
為啼未竟而諱淑人之像儼然公非素所受術也長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一　世經堂刊
公自蜀來望大貢以母而在我公與長公皆俱甚又
三歲起程具知故新貴人鼓譟陞與遂無所耕養
而督祝重公欲以風致之公謝曰諸君吾故人非不
知我諸君貴吾吾要身往耳實錄成復當遷公乙南
為南京國子司業是時增城湛泉湖祭酒也數欲
諸生數百千人業未卒謂湛公道絕公始篡稱之既
益習其指撫掌歎曰吾今得而求之亡乎之瑕耶顧
謂諸生起歸事父母母從殺衣飯坐為也亡何長公
坐事調謫公不忍其老遠謫移病請之與借行為里
抵借而別遂歸臥益堅錄為乃起為國子司業

丁子方中與斟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其尊
為先師而言者是三書言明[illegible]工者非當公
持不可[illegible]尊孔子先師以祈之耶將尊之也
即尊之闕里制[illegible]亡所叙言者不自惟而孳推測
聖意宣實罰 上報如公俄起南京國子祭酒已拜
則上所論次太學尊及勒 上進德勤政成王休者
祭祀 上覽言善之論業忠愛朕所進留覽公先後
為太學司業者再祭酒者一其大指賞罰補情而行
最復並修教策忠術時時周訪諸生舍普老且病者
資給之以故爭自喜得出陳公門學甚衆公晚更名
[illegible]
[illegible]助教劉世龍者封事多所論件繳下獄[illegible]疑其
[illegible]公公遂致仕去公去可[illegible]歲而[illegible]公罷中丞則
[illegible]閣出而黜行[illegible]甚都
雅予亦[illegible]此二陳先生也公卒之年六十有
三所著集二十卷
王世貞曰海內故稱陳[illegible]公故言云即亡及季公者
觀後先所[illegible]也公所業文累起為
儒官得非以文職乎[illegible]之世評[illegible]無名護公少
所見多所怪今得亡季公怪也余雅善公子文周間
為余言季公內行甚淳備不易屈指余不忘志其大

[illegible]

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傳

世宗朝既閣停之賞於船若扶鳥房以通我奸民
詔故中丞朱公紈治之朱公嚴於為守吏祈當意頗
獨賢紹興守而紹興守[illegible]與朱公合[illegible]則
吳[illegible]守間以三尺奉身公然此[illegible]德
法而又不欲以已見德當事者為中丞公以快諸奸
民因併中紹興守遷為湖廣按察副使矣竟用守事
罷守固紹興所稱循吏沈公[illegible]公鄉夫官然
不失循吏聲以老[illegible]然而請[illegible]孫數十人亦多顯者
[illegible]
嗚呼沈氏之大家氏沈公字子[illegible]之吳江人自其
[illegible]時而母[illegible]為者痞生公弱而父見背為
諸生朗儁有聲當持失第[illegible]且訟[illegible]書訟而
書本從[illegible]天師試吏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
營繕司主事七何而
世宗皇帝出[illegible]所從水道則南京凡諸[illegible]以從
異而 上從政通[illegible]不異而 上律至且
[illegible]書用公用道疑之以問公公曰吾商[illegible]材於
淮江閘[illegible] 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寸方辨夫舟
而歸直於商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於商不難也巳 上累從

陞得不匱水衡周公乃大賢公矣中貴人請循
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之而尚書宋公請公與偕
往朱指揮許公竊有請也錦衣故當往承旨而指揮
秩高於中貴請以秩先公唯唯朱指揮大悅有問公
曰竊自有請於公
為白事斟　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
動土而死可畏也朱指揮已攝曰諾如教已見中貴
人而公具以前語對朱指揮獲從傍吏之乃見為飭
坦屋以報所省役巨萬萬宋公益賢公不以官稱而
恒稱為先生當三載考此上宋公餞於都口主事固

不當餞自為國士耳既考以最晉主事刑部轉員外郎
郎中時尚書為閻公渊指已賢公而公後先所承詔
獄三十余事獄亭疑法冊年推　已成以信所守而
閻公亦時時從中寬假得不罹無何用能最為紹興
守紹興轄縣八備倉積新與爾山田與賦并累其長
至為產以償公平其類而裁之里保相而易完益久
之人人稱使矣郡田於山多苦旱築堰櫛比若大又
濱海苦鮫為虎者公檮於神檄虎至虎使為鮫淺海
去其弛政績佐佐顯是而貿船之流起盜船客許掠
工占華侠萬衆嘆與諸濱郡要結鉤利互市陰資之

而特中貴州嵎公以從軍擢副使以公專上谷郡受其利
而公得善遷去公特不可安為御史之糾者公所以
調荊朱公不見德而與宋公俱中者也公副使湖廣
特督撫侍郎張公岳屬經略公即以從事往張公
不懌日披至不適若也然於事而一旦厲測奈吾何
公起謝曰故事也即不在行而以殺獲附功能為辨者
遂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幷狼跳扶一首至云此
黑苗首某也公微之以思州苗首某父若弟而此僅獠
冠以詐也監軍不自材引去俄而黑苗首某擒出搉
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寔德我時官兵利級賞多所殺

殺公今生獲以與級同白是全活者眾矣張公亦遂
賢公且有為而公已用與守敷公前後四為南北
司屬守郡監司五交其大吏知而　　海內稱
名臣頗佐其賢公不宗口山然不能勝其郡之要結
紳與一二用事者更使與謀遷遷慎吏俱屈可歎也
公既歸築室仙人山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從素若
不為官者其教子弟治經術孝弟力田斬斬有法不
輕出入公府而使者千旗以時至謁即為露見利病
佐其守嚶視己佐其令衆減庶行而有私損而恤也
性好義急人之難甚於己嘗與計偕還道遇其師庚

生病留其從者舟人畫舍之矣公要之所載行旦夕
遇視湯藥未祗舍而命奪竟不舉也公博學無所不
窺諸經子史陰陽律曆水利洪範累微堪輿家言而
尤邃於易所著有安居稿南北稿兩壺齋稿越吟稿
楚吟稿熙朝稿南廱志南畿志牧越議略吳江水
利考杜律七言註蒨苑及若干卷公年七十有八
卒老兄稱不衰四丈夫子一為鄉貢士二為太學
生十三孫一舉經元千太學生五為郡邑諸生十
孫俱舉諸女三孫女十九人皆配宇名族所謂天定者
此也

贊曰王孟沈公嘗為十二箴識海云只其中自船難起
當事者以重屬朱公朝報可而報夕不能致之追朱
公稍欲為所欲為諸惡朱公者則朝聞而報夕不得
夫之夫以朱公才大丈人所望而佐之以朱公而俱
不免何也嘻嘻遂倍三年不成敗亦有居其罪者哉
孟又小緣中而船禍大作乃稍稍稱朱公嘆矣即沈
公十二議始閒露落卒之免矣若是何異焉然朱公
矜峻重名節厚士大夫而深誅小人卒之義不受
獄吏辱以死沈公恨恨難既違而登用其所以施於
後者宏矣

內川按察副使章公傳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從家
石湖傍為吳人而公生則已聰穎九歲書偏文稍長
居家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與
游丁亥郊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為折券曰富
貴無相忘也公亦竟謝去當推擇為子弟員試
試之第一公自吳過試輒高等而爲許公卒家益
貧所授經諸生修贄錢以分諸昆弟無異諸久之舉
鄉試又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再
考滿三載考授文林郎晉遂左寺副公好為潔修自

矩寡合退書佐一牝馬為至日貧曰吾不暮喜仁貴人
造謁要事甚少之即有所賦撰以請當考書待理
竟從旋之皆矣居無何推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豫
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時亦在部中凡相嚴所
愛家監奴中外盛當指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郵
民役以為下賤公得禁弗予馬奴恚即恨公之使
者為讒而行是嚴氏奴多取閒道上而公所按獄
即也幽貴人居閩亡所假借條諸使毛有藏匿亡
命者公遣謂之曰法自　高皇建也大王為高皇帝
子孫而身忤之使者以宗正條請王之舍人子王亦

終能匿之耶旣出亡者人敢訶公太竣得無虞身耶
公曰吾屋梁三尺耳不能為七尺計民含笑公馳而
拜之反風火息已捕逆豐賊沮城其魁餘黨解散未
攝七道事事如判一切治理凜開前役使上書薦
公者凡十二章而會公入賀萬壽所以詔報相嚴無
加任相嚴役用前事內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
廣西參議廣西故西南蠻地多猺獞錯漢民而居參
僚墻慶日聳千丈人不飛者公以法豈懾之成惴惴
受吏查隋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撤其衛捕虜首百
餘鼓伏夜拔猺利猺降之土兵當調發而比祭使公
祿毋役期役期如明法已又戒吏毋率前例受賕究
賕無賂以故兵吏交傷忌赴約恐後公以其閒傳明
學官令風諸弟子矜揣其賄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
出入箐若胥瘴毒從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
副使填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從地益遠益恐忽不
樂遂道歸里不復出時年僅四十四云鄉衆譁大初
若與公分道江西僚佐相歡所拜其子弟中貴人不
拜選出其門齋為以後先持代而廣西士民部思之
同請公為政若霜日章公制之以畫一公之歸也譁
公已前請得里略一舍所迎置酒相勞曰掛官賂類

以償公竟歲歸耶不復置產先為日矣公前所買田宅
以與諸兄弟既歸資不能有業至僦宅接舍以居束
髮為儉約卒毋外食不兼羞而佃入奇羨用資戚宗
緩急歲時損業分給子曰甚愧終約不能如韓王孫
衆得告力耕出耳公於守令有造請絕不敢謝亦無
有以居閒請者其為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笑戚
以資儲日之而中實沖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奧開
杜有開元大曆風書做視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
日力寖晏懼未備云隆慶初中丞林潤御史董堯封
相繼上公名如閱書上將大用之而公卒矣惡其歸
益十年而公卒後譚公綸起廢遷至尚書
王子曰當隆慶初不及用章公而以見惜哉夫士居
鄉乃見節義公競競守三尺奉手若贊進不以澤退
而食貧其材如飴嫗嫗之旨不入於耳噫哉章公餓
令公出而與鄉如譚公亦奚所庸出也易云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公庶其近之矣

廣東布政司右參議孟齋趙公傳

始疏光祿公年八十而余舍甚公又熟公伉健狀則
然為言張大之以為公於天地之所委獨厚其履禪
而猗才[illegible]而巧若有所不足天下固不

舉而不獲盡公之用以老公年而不盡用於天下以
其餘為百年而多男子為不朽之夫章公且請且昔
肯居二歲而以公年聞矣又一歲而其子月貴以何
子之狀來請傳曰公治令也夫趙公以一言故不能
忘其身後於易簀時而余言雖不足重焉有當於公
心者乃稍次其狀傳之以慰承水趙公諱承謙字德
光別號五華其先宋宗室有商國公仲誤者再傳而
渡江為江寧人又十一傳而松雲公鼎將當執豕為
當縣大有三子曰封吏部公既從以者也鼎既用為
起家不事為殖至此而忘其所居業乞鐵人而莫養

不責債又排其業以予外家之歸戍者以故義稱陸
陸過於父然且安貧不能家而有四子俱業儒公其
叔也當公之十四五稱諏為文事從從所得書多經
書吏部公撫膺而嘆曰吾不貧矣然竟吏部公卒公
始稍持士弟子依其仲居仲時邑邑不樂公問之曰
兄憶瑊仲兄剛鋤也公乃脫身與歙數為出獻一貲
會而物殖蕭然人役纇緣而屬供公之讀而時不能
給夾意豁如也郁試輒在高等文益有聲抗經席為
人師戶履恒滿來貲之為佐公讀矣而公大試應天
輒又不利歸而益勤勵於學夏月恒自程以丙夜伏

帙兩股如蝟亦已至戊子舉鄉薦業已四十餘試禮
部又不利卒業太學大司成試其文而異之合六館
諸生為文會而公司其雌黄亦十代始成進士明年
什揚江西贛州府推官贛俗囂訟家以刀筆而食以
間把持本官人長短稍不給即為文致其罪訟之官
而需吏送為賂佐藏所破凡十餘家公至為得其狀
即杖而出諸境一郡稱快公嘗為郡征商即為約
毋得故低昂其價要以商不困而官用又遂著為繁
法又嘗攝贛縣而縣尉為龍南盜得洶洶欲挾而汰
縣公從兩隸單車造盜壘陳說利害盜皆叩首請

死罪送尉出公以片紙白御史曰盜一切解散為良
民矣公又嘗攝寧都縣當隊而御史行部至贛公曰
吾不忍以饑民易御史悍也畢縣乃往謁諸境以不
及謝御史對頌曰若何謝為若代御史起趙民御史
故當謝也且公為推官三年而書考凡七剡它邀獎
言曰是夫老不應稱矣而又強項奈何聯諸公何遂
稱是以給事御史選召而郡有事太常者不使公風
得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久之稍遷驗封郎中時分
宜相當國而于世蕃者嘗識公使所善諷公曰良若
寂寂亦有意耶吾能致子北公謝曰老憊不願北也

公於曾偶中鮮所與頡頏往昵公晚而刻削之
即二公亦推然假得之晚也問謂人不識楢君可敢
幾汲長孺者乎益之風公爲文選驗封員六載七掌
寄曹大將令令自五十不以宗而以佐其長斥員公
郎待代者低建唐宋存攻川泰議公曰不樂曰吾是
矣奉又一　旣以爲縣官亦會遷史巻承下而令被
金宗姊妹詩文識作長役也然公益使人所將湖
之二郡延袤二千里一歲而掛墨給偏和平否李文
罷事起兵備食事无君與問計於公公貽書報之以
五嶺出風氣外盗寺未成亂宜柔之而已夫用兵者
清明則以飛騎齊之尤□世之不□
不必有屬於其小人利賊資而君子利功兵起僞忠
財匱人困稿以爲所當深念也且吾左右皆賊黨也
吾推心賊腹而賊寄耳目於吾殿堂間故兵符所從
皇甲士不下胖觀而賊已伏隠左矣不使故以濟□□
之事進下吏尤君惶然與公合策操下之持不亂公
爲人長七尺餘循循以自矜自其少時諸生出入
里舍見問已日爲之而顧殺嚴令不能敵彼侍人意
問有所不可以尤嫺嫺射而嫺嫺張且語且呢稱已
仲則咄嗟情然若尚意以故所交往雖嚴事公而不
及怨然亦貴川以此廷嵩御史者公同年生也竒肴

所屬於公公不應而王御史者以使至公持之簡因
相與毀公曰楢柔欲嶽大獄折御史角耶誣公以乞
事論錫其職歸其家公潔唐以為推官日執行賂者
置之理爲奇議白情罪令之節劫其謝迯者間人人
即御史不能以直置誣也公歸絲口不□戚求事□
陵地爲園築室迎架客老亭脈息其中客至輒命觴奕
自遠貴騎邑饒佳山水與至即出輿畫乃返又嘗爲
耆英之社里中人號而圖之公性儉質不好靡布衣
至十浣飯一脫粟而葅其先不逮養□但務致方物
所以延客亦宜其逕貴至嗇而易□□□節當捐百
令行以此□□□
金成其邑又捐粟百斛爲學田資諸中外宗戚大小
靡不衣食其餘者曉壯御勝不衰而以即奔女好為
詩詩得香山遺州意然不成一篇輒棄去不成稿五
十餘而會貧至四品然先後僅四政六十餘而歸歸
又近二十年而卒然學士大夫猶以未盡用公與公
之未竟者爲惜公之所以貲用皆深於公丈夫子三
人用賢其長東應天鄉試有儁聲孫六人
王子曰請公所報尤攻書深於乎其思也嶺寇起十
餘年屢用兵志以在勝之財與力日困民日以減而
盜日益至于今尚未得要領也書所謂賊著耳目教

而我惟嚴心瞰班班乎其若覩矣夫安得向趙公者
於胥而與之論質事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五首

張文忠公傳

公所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
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爲其讀書所
曰羅峰書院人或訶公去諸生何哉而書院爲公咲
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
論慷慨中窾即遊於監司守相間毋能難之矣旣爲
諸生祭酒至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
天子方南遷待其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
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
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若久之不決
公乃上書大略言 上旣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
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帝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執時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爲南京
刑部主事乃下議禮事 孝宗曰 皇考獻帝曰本

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嗣
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
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與公亦上疏如公指而
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附之矣然　天子益已
心動而方公獻夫雖公私平蠢推絲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進桂輔臣禮官口凡三下　部始定君父
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為重然猶不
能客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嘉
之明年進少詹府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
右侍郎鐵轄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

論禮事即執之　吳部事欲屈其尚書公復為尚書持
之至抗疏辨：上取仲其指然諫者遂欲　宗獻帝
入太廟公力言其不可乃已御史鄉俠山西有所逮
張寅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為居間御史
即劾侯勛部下三法司獄從成上獨疑二法司黨御
史而傾侯勛以為公與桂公方公交其獄公遂領都
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　勑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
褒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
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用以破人臣之私交而堅其

意某公作法即恣論弗作也求哀郊祀記一一曰
忠良凡一一曰絶懟斜謗得寵時也明年加太子
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宮不宜設少傅及少保
上爭太廟門公欲避左數日為之賦詩以賜曰予春
祈天春賢伯邦必再賜玉帶及蟒服　上既以尊
崇　獻皇帝后祀而役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
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子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
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所密問
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時桂公亦入輔名

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猶不平為爭
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語皆歸佚用而往
公制傍侍以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詔行人召
復相公入而楊公為權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
欲置詔獄逮公力爲解得免　上嘗諭公留都天下
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例作也擇宗室一人留守
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
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畏
狀　上為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
所煩密發復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亦

之是事 上日御經筵講求聖學作歌一篇及咏滿
五箴註皆屬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
樂 上方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
南北郊并增先農為朝日夕月于先師號易像而
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公初名璁以音同御名至是
以 上御名請 上為易名孚敬字茂恭手書賜之
屢求成以 歎曰朕書舍春堂及金幣羊酒賀而時
訪其姚溪山中有書院下有司為新之賜名曰貞義
其事頗曰抱忠精忠文忠公亦以言禮貴顯當上意
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八十二 日 世德堂刊

乞休比行 上賜公銀牙章以諭意歸無何召復位
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
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稍以故事裁之不為下 上不懌而昭聖之弟
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無中所為多不
法既獄知 上指怨協其而無中以年七類蜂起事
特會其金幣事并獲稍稍不能制乃上變言其通屬
獄堂大逆部下獄按皆無因獨延齡殺人頗有
狀昭聖迫乃到上從當有以屬以延齡請 上益怒
逆獄坐 公因以為延齡殺人抵當

而生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房耳何以能反凡執訟
聞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審當論公復與
其僚方公上疏請 昭聖太后春秋高年聞延齡死
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
欽皇帝在天之靈上悲詔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變死因令我失當自悔不從延和耶延和若初持
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為重語欲以悟止公公持不
已乃下詔悉鐫諸嘗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
得長繫矣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
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八十二 世德堂刊

息為撫安計而公獨祇之爭捕誅卿大同殺其將
公益自信為判源滴部卞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
所為頗不任帥既扶其以重任捕其實自相殘得一
二主謀者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戶中
書舍人薛志賢而天以之成疾乞歸 上詔公胡思
含賦斯得無以亡故已邑寧寬之詔貞公也公抗辭
不果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公至手詔禁以
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尊稱神
加倫自愛以輔朕為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
辭 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輿月奉米八

又疏以侯宗禮加於忠相公歸之明年　上使人
欽賜即視公疾且促延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舟
抵至金華疾復作歸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
上時幸承天聞訃為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諡
文忠有子四人長即遷志遷以太學生而公歿仲遷
業尚寶丞季遷有中書舍人俱有文學世其家而皆
晚進不及大用時人惜之公在公卑最久而其成進
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
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維　上自信以大文而
特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斑斑可據其

所以合非偽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曰非公者十之
九惡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
公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被風雨
力不能飭而孫多貧賤至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
公哉故因其孫汝郎之請而為之傳公別號羅峰所
為名書院者也最後　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山
贊曰公相而中消之勢然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
得信其志於朝而獲肯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
失而求之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今未有悖也考而不
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公在雖辛貞見

矣王子曰凡言仁而中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者
亦有以自見者哉

羅文懿公傳

羅文懿公者諱洪先字師道始家北湖傍學者尊而
不敢以官稱曰北湖先生既卒而
天子賜之謚曰文莊後改稱文懿公云公之先有遷
齊公者諱孖不從去隱居常熙之湖上更五世為封武選
公某又三世為封少宰公某又一世而為公公生十
月能誦詩關雎八歲善為文大父之補博士弟子精
嘗公之為經生業其思川湧雷聚頃刻得數百千言

時甫弱冠而益好居北諸先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
以為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
務先於所以作者之旨而不為斟酌所謂朱格頭越
一唱三嘆有餘音者矣天中稱次相王文恪公經業
為明冠獨公雖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
叔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會提學御史衡水
楊先生識公以第一人試南京而付諸無錫華先生
提公自寒畯前列其明年甲辰遂以會元及第
而天下以知人歸二先生授翰林院編修之二年分
試禮部尋入內閣理　誥勅封懷慶諸王為副使奉

同考校中貴人書再分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
告歸侍養太孺人與偕之　京師復分試禮部李上
武試出主應天試以文次為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
故丁祭太孺人安歸服除有故官侍讀學士兼翰
林學士與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亡何以太常寺卿領
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為吏部右侍郎尋尚書
掌選擢部事以吏擢禮工部事三載書入奏績而今
令上初以禮部左侍郎召故用　大典總校勞參預
機政兼學士仍佐部事晉二品秩公歎息曰　上不用
我矣將大耄能遂而歸耶鄉里上疏請告不許會病小

間赧自力此此朝留侍　燕遊賜　先帝實錄
上所以用公意甚切而公病勞益不支疏復乞骸骨
上廉公忠狀檢之予告歸歸又一歲而卒訃聞
上為下所司治塋　諭祭二壇　贈禮部尚書太常
寔令謚且異典也公為人孝友天性篤生然不以安
行常實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貧甚然未不忘戚既第
日隆貴不色喜所依即既大儒子而不以憍見其易
重若相臣而無畀保救不除中人而毅然有二罪不
可奪之氣其介使條慶日而歸王以言事忤
旨徙鳳陽禁而攝國事者世子瓘等為恭敬所迎曰

然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倭難公故亦弗納也
而丿上已密使詞之矣倭乃感語語公詞狀曰微公
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知是耳
公之請告還　京師從衆謁相嚴相嚴莊謂客曰倭
且夕平矣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往為倭
撓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相嚴客也公前立應曰
固也相公雖明逆度之不如不使目擊也胡君擁十
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蹂赤子財賦地不使南中
人不得一羊棲耶所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
為相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吾失之矣歲

我然數已日攝公矣公領治　誥勅而陸太保為緹
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
其最後者循難公府檄兵部移以請公執不可相
嚴為請之又不可則以金而夜見公公咲不顧曰公
毋涸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
後妻矣學士地視而務重不當祭酒即祭酒不當南
而公竟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
載無一書故府人問其故咲不答當公所不可若氣
勁甚而要歸於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迂數迕
公多吏遮及考察而尚書吳公欲黜之公為請曰是

迂拔多更諸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三主應
天試一主武試二所推轂多天下賢士大夫而最著
者為今元相李公所為程式文行世誦之以為法四
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拔筆而應之有餘功其
擇酒者不煩竟而規欵謙恭容乎言之也公為人
不近名為文不近好為吏不近俗以故天下雖知公
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以為椎初道病欲歸
而貽書李公曰諾公在 廟廊謂重用賢矣而柔不
進不賞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進賞之夫寧誤而吝
不賞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 無吳使者不於此擇
[illegible]
得現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 鄴李公灑然稱反公
欲大展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公之少也嘗有
會集明中夜有炬火數百千往舁公屋坐之曰吾
在何為者即屢舉識以故公雅自負當大用及未大
用而人惜之以此有文夫子三而其長汝稷即以公
蔭入太學乞余傳者也
王生曰嘗
免命之歲甲辰而天下逆無不稱狀元錄公者然貴
能為講公哉 明興大臣之得以文懿諡可指數也
而公獨與故儲公瓘其為第一人於甲辰同其諡同
其以文行留官慎勤同佐南銓而不及相以下許錄
同皆名賢彬彬君子也夫以罹公之恥小言天下事
勁挺不阿貴權者寧可度相也太史公之致慨於儲
侯有以也

喻司徒傳

嘉靖之際稱名臣者必以司徒喻公時公而喻公
之成進士也則首拜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
天下吏胥猾乾沒為姦隱賦蠹出入若大萑苻藪
而公至則廣布教與行其狀始為禁法抉摘之秋毫
稅以限上若事故朴力役以則處以時呈母得貳而
[illegible]
鄉小民斷斷母撓之三老遂公片語立決大者皆十
餘年庭之吝自得者無窮稱門下訊牒及宅利害關
白候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亡問不得中也即不敢
望得公一頻咲以少見指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
公不為操切取急文牒閒右時時有所切治皆取
大猾示者吏及大猾惴惴嘗三尺而立然見公任亡
數舉吏即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指名無
爭刺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南四郡一州十五邑
亡論遠近稱喻青天喻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
史前是太保王端毅公造訓見公文而善之意不汏

公外倫公對曰必不我私謀當外者王公奇其言爲
疑其不與後乃心服公爲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
狡紿我且事體大勿許便公疏曰毋謂也虜以虛紿
我而我遽絕之是校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逆拒
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爲彼先不爲彼後
內固吾守而外撫其義此在一才識吏任耳公又條
備虜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嵩者初得幸上有累擢
公抗疏論列謂其人陰而險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
即素服候詔北闕 上心動公言而難去嵩爲罷已
弟究公遂出視鹺政河東虞宵旱公禱雨旱弗利民
而當饒得鹺或詰公毋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
忍以吾職易吾民竟雨立澍應歲大稔而鹺額亦不
虧相嵩日益貴用事公乃移疾歸會其母李老病不
解衣而侍湯藥願於天乞減己算以代李卒毀瘠踰
禮服除彷徨久之相嵩內擠公中州名士行能高未
有以中而部檄公猝起出按蜀亦日勵有風稜資紀
一方面一大將雅邛瀘三州寧宕陽江油萬大寧四
令不法狀窮治亡所縱舍污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
大治已監七千試所得多才儁公一夕慮若數百人
無頭突許校火日閃所部則有大火飛度江爲災近
千家焚死者不能殮公調撫爲走海多從容來
謝如初遷長其道事事逸處天子聞太僕擢以右僉
都御史督內輔六郡公日夜川衝且史代紳其寶遷
特撫陝虜射入犯邪涼閣幕下里報我師皆而和邊
退引大仁河改督漕江佐南寇數上疏陳便宜計擒
大盜江然朱良鄒等踩戌營伏偽冉偏亂公奇其謀
進右副都御史督府理公攻守為令偷計以遮為四
議以請其大局約束武者毋私分前識行判錄添
給運卒行糧改撥御史 詔可仍著為令公益精勤
於職起撫延綏節兵權兼飭糧金曲計入之朝時人為
語曰延綏下長淮真若闡天來代用前宦為道
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設卒封上收得內首虜百
餘馬駝牛羊稱是虜益備宦史合吉入寇公合三鎮
兵徼破之殺獲虜首二百餘又以延綏兵擁虜首百餘
級三上捷奉行全丈誥進食二品本久之拜兵部右
侍郎協理戎政處 詔上八事所陳嚴補營禁奸宄
定編派於其政尤切虜入寇京城公佐大帥鎮遼侯
禁於郊虜不敢越而南 手詔勞賜玉食法酒尋
出為南兵部時大司馬病在告而公攝武選事政進
北部失大論之一時公皆與冊明考績至家有疾公若

中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三歲所而爲疏騰上召爲
南戶部侍郎督餉備業已病矣強起共職條上四事
曰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兌　詔次第行之公
竟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爲諸生所攜撰經義具
論傳人人且用是題其省後好爲古文辭源出盤庚
周禮追琢詰屈世所謂喻氏學者也公字中甫別號
吳皐其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爲光人有丈夫子三
三玄三素三象彬彬世其家
王子曰余吳人故所稱喻公於吳獨詳耳潁川黃叅
相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外亡害異者潁川扶溝河

天下吭咽歲課稱最西陲仗鉞挂及萬里入贊樞廷
出參留鑰蹶而復振以佐計相乃猶惜公不大用何
也豈八坐之地尚有餘席待公而不究耶中州龐厚
鬱積其人才往往博大任重道遠著爲文章深含蓄
發乃自古記之矣

魏順甫傳

魏順甫者名棠世爲蒲圻人大父濬鄱水令以治稱
去而其人祠之學官有三子仲曰正初爲襄長史李
正家曰中憲君順甫父也以順甫貴封如其官順甫
之從長史遊太學則已讀周禮左氏國語及唐李杜
名家言矣居恒謂生當以三尺素家於古人間安能
吾伊學官語耶十六試諸生高等是時麻學士雅自
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獨順
甫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
河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諸生亦大喜謂阿游何渠使
五鹿少府角折也蓋又十餘年而舉鄉試又四年而
成進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喪其妣劉恭人請急歸
從守故官始與予及李于鱗輩遊而好爲古文詞順
甫自以材不稱諸子益自刻苦晝從曹中治司空城
旦亦罔即闔卷夜分弗釋也而會母李恭人疾順

甫屏寢食而侍者月餘捋頻顣夭者無數以是亦病
困而李恭人竟卒順甫痛哭不欲生一夕亦絕旦而
蘇時同年李師孟吳明卿視之順甫張目曰得從先
恭人地下無恨以後事累二子二子曰咄嗟不有而
翁在耶順甫乃稍稍就粥飲杖而起然當其委頓時
已爲李恭人屬草謁余銘矣服除當補官三月餘不
報人或謂順甫不當有所造請耶順甫笑曰我一款
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久之
復補山西司順甫凡三爲其司主事同舍郎皆後進
掐其上而其於推案文法無害咸拱手矣已稍遷員

外部郎中最後為濟南知府時于鱗已棄官里居一
切謝客順甫三及門而不見以一著頭報謝人或謂
曰與若部民胡倨也順甫益往候之于鱗不自得乃
出飲談詩甚懽順甫性高簡亡所過從所過從必于
鱗即司于鱗亦無它客也以是竟其任時或謂順甫
文章亡心易之然其為刑部甫蒞事而寬大岡恭議
獄爭於其長及執政莫能難也決大獄江左吞其情
稍有閒者即為讞語著於牘以授御史故于守濟南
益敏練有聲是時寇盜起齊魯間順甫書策誘誅其
渠率數人而散其黨使歸耕曰汝第為善不汝畏也
所屬邑獨章丘腴而其人最若儲賦則皆為豪所侵
順甫奮身往悉還豪寔之理於是伏田盡出而小戶
大要得足食亡困儲矣於是順甫以最稱封中憲公
如其官遷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南道順甫為
濟南三歲所得臺史薦凡六最後一不當其意竟以
揖去副使歸是時中憲公尚無恙順甫自喜曰吾
今乃得稱人子矣所以共奉娛悅百端念其二度弟
影悉出家中裝置上産三百分予之又為置良人室
曰及吾父而俾之立也已教授里中諸生咸彬彬比
而稱弟子久之中憲公卒順甫艾矣而其毀加於哭

李恭人時汪伯玉填楚念欲搆楚史不能亡能當之
者以聘順甫及豫章余德甫德甫有它故不就順甫
以郎除乃即家開局集諸郡邑博士掌故手裁定七
而先上其草伯玉伯玉讀叙傳雜論而喜曰班荀儔
也歲癸酉九月余起家為楚按察使以書報順甫順
甫未武昌而余有嶺南遷且發順甫追及之夜飲於
漢陽之晴川閣頫視二江環流挾月如璧意懽甚謂
余曰自吾登天門視日出而于鱗寔偕併是樂為再
我弟可三矣余少於順甫七歲而鬚髮種半白傾甫
甚黑若氣充然若少年子余謂大匠尤楚材殆遍將無
及子邪矣弟吞墨翔之八年[illegible]月而順甫卒矣順甫所
為楚史凡七十六卷為十萬言而是時楚人何桒亦
為楚史成俱上之臺或言二史當合者順甫意不得
曰五色有可合也若玄素白不可合也毋已則寧俊
吾史乎盡順甫殫所繇心血耗則以楚史故既屬猜
於其次子牧如行嫂盡矣夫吾詩與文軏傳我其屬
之元美既得年五十六順甫為人溫溫長者而性
特介於取予于毛髮不苟所善如于鱗明卿及吳興
徐子與順甫皆兄事之所最狂事于鱗亦以于鱗故
宋郡謝生一日謝生根手鱗數其郡不法事衆然

然順甫獨前質曰為先生見之耶抑聞之人耶生適
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予儕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
先生宜得之久今以人言而遂信之則不明有所聞
而不以告于儕則不忠不以告于儕而告之士大夫
顯者則不厚實請改事矣遂拂衣去謝生潜乃敗順
甫所習自經典子史諸天官卜筮星曆地理家言靡
不精究遇物喜近體歌豪勁壯有河朔風於文尤
精刻剷法森森立不以藻競夫冶飾濃辭侈靡為高
門挺者見順甫可愧死已順甫有四丈夫子模如為
衛輝府同知彬如標如皆邑諸生有文彩樂如尚幼

贊曰夫以順甫之便吏治不苟取予又溫溫長者其
才行足藏官而竟不達何也或謂順甫死亡耳不死
將有所為士固未可知以順甫之為楚吏而天假之
日又不使猥管雜之既成而不得獨奏又寧獨官也
雖然以順甫而不得竟循吏良吏諳則可將不得稱
循吏良吏也哉

許長公小傳

語有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此言非耶夫仁義伸於富
之所及而屈於其所不及此非真能行仁義者也今
天下不爲賈而賈行者其人類諱賈獨徽之人不諱

賈以故豪長者多游其間然其大指以趨射乾沒技
相高其最能結賢士大夫傳於名以顯未有能蹈隱
約躬行仁義至死不悔者也有之自許長公始許長
公者名鈇也而字德威其父曰汝賢長公少育於外
家汪弗令習儒曰夫夫安能袖書以稿耶而長公竊
從儒家言受之諸子史通業成誦矣而季父汝弼行
賈吳乃挾長公以從季喜心計決筴多奇而長公以
謹信操其贏季益自發舒有游閒公子之富與名而
長公又雅善尺牘時時為季還往傾其儕曰是詩季
也而彬彬質有其文哉而長公旦夕未嘗廢書也有

書生雅誦記意厭長公以所不知而不能退而指其
闕歎曰彼有人焉未可輕也季初無子子公之異母
鈺而最後亦自生子金長公既用勤輔季起其產而
亦能因時居積稍稍具橐裝季壽卒長公讓其長纍
以遺貲籍而投之金與鈺人或說鈺曰季故無子金
乞抱也鈺訟之官弗勝恚而死獄也諸弟人人耳心
金矣長公泣謂曰鈺吾弟也而金吏今死鈺已每即
幸勝而再辱金而無益死者何以見大王父地下乃
割橐中裝以撫鈺孤曰庶幾有以慰鈺也金既得志
遂誣長公嘗從季為長公不辨益割橐而授之一人議

謂長公衷也而柰何授之橐而自居群長公弟謝門
金辟我衷也諸君知之而吾又何恡也且不忍倍吾
季則長公橐日損而會二弟為小賈長公則又助之
賈最後其少弟上益謀從閒當没引長公橐不足稱
貸為上謀弗責償也於是乎長公之橐若洗矣而父
汝賢以老死葬弗克備禮長公既禫當之吳中收責
泣而歎曰已矣吾尚安所事衣食哉為詩五章以見
志明年遂焚券不復行賈矣長公固貧然好行德益
甚念其外家汪奪歲時存遺不絕迎其寡母方母之
人謂長公不為諸季割橐當餞長公咲曰吾安能餞
吾能自忍困不能忍人困即益我橐而我所不忍者
亦次第益也吾安能餞長公老且失明矣而時時投
而從宗人間為排解指誨咸尊事之以為許氏祭酒
長公有子曰國少警敏長公口授之書且撫之曰夫
許之先德不乏矣而未有報也其在孺子乎不然何
以使善者勸國試南畿為第一人報至而長公病以
卒亡何其配汪孺人亦卒孺人尤賢工女作能寬長
公於貧而佐其施云長公所著詩及許譜傳若干卷
王子曰余以甲戌識贊善於燕中云所謂國者也方
自侍白虎幄授 人主經國史著作以其官贈長公

碩者及之則未嘗不次嗟嘆涕也曰得以一日而事
長公及令見之而令即百何益也余嘗讀后稷之詩
以為周之大業昌熾若此而其起乃自農累織積微
以厚為基然哉夫以許長公之為德不能出期功外
若至眇少矣充其志雖無一物失所可也天之報許
氏固未量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四首

李于鱗先生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餅鑪不足以資饘餔而自其扶用請益塾師為之逐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社亂交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亦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又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上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獨居曲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駁與擊實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備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害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貴不為名計出曹一贏馬蹩躠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畀

舊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獄最號公平柄臣子衛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秦轉鞠䩕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與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與除脫若承蜩焉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

舊為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翰志嘗編馬牧也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栽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得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捕盗衛又移巡司黄榆嶺為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疑之滿三載贈郎贊如于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

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洴嘉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及其始有概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素嘗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憚曰副使而爲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為特請于吉故事外臣無予告者進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繡山曰它無所溺吾日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旌屏息挨左納屨錯於户奈于鱗其排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

簡貴聲而二三友人偶敢許舊從龐閒時徐中行亦能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間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避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厲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閒迫起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者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督視海道象按數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秦晉藩表入賀遂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

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推亢為和圜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間尋其感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惇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展其遐要之創獲之語炳炳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享年不暢實位不配望豈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寧寂者豈一于鱗也籍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文先生傳

余讀太史公叙致九流頗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輕乎哉誦者少其貶誅節義然亦何以傳則叙司馬相如仰何其詳豐厭志也范氏首為列傳稍稍具列獨行文苑稱行尚矣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今夫文先生者即無論田畯婦孺者矣至文先生嘖嘖不離口然要問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能知文先生則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不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先生能獨廢藝哉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薄雨露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兼所重也

文先生者初名壁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為衡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都元帥佩金虎符填武昌次子定聰為散騎舍人定聰次子惠為吳晉遂為吳人惠子洪為淶水教諭教諭子溫州守林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外椎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千言嘗從溫州公官於滁以文贄莊太郎中莊公讀

而奇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學而蒙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為邑諸生文日益進年十九而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為處食扶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為溫州公賻先生周謝不受曰勞苦諸君然不欲以生汙逝者其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先生為能子因修故郡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今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

徐禎卿日來過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更其
有建安風其人咸拚弛自居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
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惟然亡
間也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
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
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
先生佯為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
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
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
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
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
寧庶人者將為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
而先生詐病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
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若不能致故
欲長吏安得樂耶先生咲而不答亡何寧王以反故
於是尚書李公充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
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請超
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
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可羞林
公後尤重之間日徹為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

以先生為待詔可二年脩國史侍經筵[illegible]
於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矣
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遂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
又不報亟相張公者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
風先生主之先生謝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
復楊公亟詢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復見我
先生毅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
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交也竟
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詩甚愧見生毋責我
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無
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留先生為翰林董朝論
歸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
戶外屨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為
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
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
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
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徵上以
金寶錠他珍貨直數百鎰費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
生慕先生耳盍為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
而後辭不恭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

拜以不得見先生為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則為募書生故人子婣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贗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殆四十年先生好為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游戲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孜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

道歸自儀部委贄為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榷秇文品木石記著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閒猶勉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拖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以長無故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

名久幾以為異代人而訝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未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翛然若蛻者諸生奔訃上其事遣使者祀先生於學官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為國子博士嘉為吉水訓導臺先卒諸孫曾中多賢者

王世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朱恭靖公希周並稱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

哉亦可思矣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窺盡先生而今可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迺大悔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遺事

盧柟傳

盧柟字少楩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積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頫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

□人蹤跡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濟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楠邑諸生才得相從事率甚楠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楠吾已過若飲楠歸與翁媪蓋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屐相躡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晏不來楠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卧報令至楠故徐徐出坐久之楠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為

傖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楠者為楠讒曰是嘗見令君丈而咲且嘻令益怒亡何楠干撫其役夫得伏麥以為[illegible]也楠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楠復加榜焉旬作災役夫夜壓於墻隕事聞令令色動曰嘗[illegible]復能倨貴我耶假役夫所蹤死狀當楠抵坐獄具上報可楠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illegible]毋敢為楠寬者而會楠鄉人閒嘗侍飲不遜楠目攝之去已來為獄吏夜縶楠格箠之數百髀踵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攜書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鞫曰盧楠既用事逮繫

濟獄與幽囚伍脊憤迷惑目蔽日月不知晦明仰天太息曰嗟嗟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術理以定所天顧楠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埤媛兮皇波汪乎姬姜儃海岱蜿蜒於北陬兮實宗嘉牒於范陽遥雲雷之霆霸兮跌蹀改南服淑浚土作其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迪惠兮毋氏靜約而吉肯曰余夢文杏靡亂於霄漢兮芙蓉曄而尚粹溘炎熖傑而進兮應龍驂鸞而下恥貞姁丸以鉤玦兮頡伉獲而速惴憶錯指以崖

既兮朋駓駓而決肯侯侻侻以隕虛兮覺懷姙而回券（楝李陳字此文有殊）寒余降於衢街兮幼好姱而岐嶷夷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晞余髮於崑崙兮纂濯足於咸池擥扶搖以為柱兮羅彗星以為綦余長喟其厖[illegible]未瑰兮勗脩余之菲芳茂禕荔以為衣兮表芙蓉之翠裳兮菌露以為藉兮揉杜衡以為粮揭旌於闈舉兮我駕乎芳之埏余迅讙以高舉兮汩鍛翮而墳隕謂曾參之殺人兮談市虎而成眞蒼蠅習習其貝錦兮魚目欲明月之璀璨嫫母慸以姱嫮兮披西施之顏娩而目眴媸兜佻佻於几筵兮戈鋋

森森以剡余目既眩余之悸慮兮又蔽之以欽岑伭旻睞彼犴徙兮梁血齗而封腾脊鬣赭以䠞跳兮視狩獿跽而矯鵠檻杪蝯以黝軋兮悚傈媿而儽䍐緣纚纚於伏棧以苦余兮仍久挨而咠咠嘈嘈若有聞兮何迍邅而怫憒目㷔烱以或見兮佇𨾊忽而復䐡神軼氛智胃以瀏漭兮精憧憬而往未覺塛然滯此一方兮心𢛟𢛟而愊忆殷鬱怔嘘以裛余髮兮纏魅含睇而䆿譫傈噐噐相晌以對泣兮糾糾糾而呵譝般逮余兮紛歷竪䳟鳥之巢鼓䞂兮焉能戢此軀也梳雕虎以綊戀兮又誰知不我虞也悲時昏之遏（[illegible]八卷之八十三 注[illegible]）邁兮雖靈忽其兩蕤徽霜淪而下降兮㥶煠艹之不兮高駝志乎雲中兮集精氣而相俘王喬衙衙而吊顧兮赤松吉余又蕭塘行偊偊獨日暮兮安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徽舟揖兮大吳抵胥而振慈壁太山之坎剛兮䮂驥皷昀以當路徠徙客以在押兮雖輕捷其焉去飈風之羅紛離兮糾糾灸之華羽翍鬱軫以韻虔兮刵谷天以為直戍五嶽與嶓冢兮俾河海使聽虵智緣遠以不閑兮玄武進而莫㓟側羣神之豐豐兮雲炳燿而罔恤大余既不能婞娩於蠢蕪獄兮眇羣風而長騖心結思於大荒兮𩇟其茫茫而上

度滄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霽霧載王女於後乘兮紛雷霆以先路羲和儼以驂乘兮望舒翕而儆御征輕轅之閶闔兮八鸞鏘鏘以迎並承雲霓之氛霧兮靈旂繽紛[illegible]掃刺霞以為飧兮吸沆瀣之精英漱[illegible]悵泉兮聆鈞天於帝庭書女渫遊[illegible]泉兮聞鄉瑟而伊嚶虞妃欽歆以結軫兮潛客語而沉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illegible]結乎宓光操余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句芒探八秀兮眺瀛州之微茫訴余節兮聊[illegible]乎抉余[illegible]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蘩蘩召風伯以驅𢙢兮[illegible]炎帝於清宮何蒼梧（[illegible]八卷之八十一 [illegible]世經[illegible]）之鶯鶯兮重華穆以楊靈湘宮鱗而鸞漾兮貳妃朗為而希從決句門以西望兮覲蓐收於金樞氣浩浩以弄驥兮渟騰昭而誰須觴王母之傛姝兮扶瑤池之京都指玉勝以為約兮款句雲以相愉巫呼婦余以好艾兮純弱水而進轄齊玉轂之㛹娞兮指寒門而[illegible]軼鍾山之幽熙兮令照之以燭龍召玄武焉備衛兮句辰翼乎紫宮訴鵩鳥為之先後兮問太乙之綠垣靈剡剡以黝約兮麾風承旂而飛軒雷師碾硭磿磕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讓顓頊以楗余兮問[illegible]乎[illegible]此舊都兮湛[illegible]叢後卜

乎巫咸曰天地無陰兮物無終始變化互逾兮斡流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泐穆兮禍福無門聿惟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紛紜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為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為馬夫消盈之潛歷兮富貴數之在躬夏后將滅而降大賢兮季有光於黃熊竇龍漦而下檔兮顧鸞禍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氏興而有功奚伍羊以旬澤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鉤而拒桑仲連蹈海矣以卻秦兮吞金萌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替搖筆以光輔蒸

不然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涓介以自潔兮奚顧領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家漢兮斯貴人之攸居從委命而棄流兮雖廢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伯日月之徜徉忽歸傀於玄寞兮又何足傷勉修今以似服兮珮芳澤之彬蔚紉揭車之落英兮雜茳蘺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爛的皪而千服紉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璠余姚美而自鑑兮何嫉妒之可攀夫君眩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嫚爆系曰天地組繪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彷徨輾轉慷慨

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戢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含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構父自剄死燒其廬子錢家成君貸不償構固已壁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盧生何然耶陰稍稍寬構築有所塑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濟為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以構賦游京師貴人間緊注曰天乎寬我盧生也及構存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閶閶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陸先祖吳人有心討織謂選得濬令王則首為天下書上論冤新榆作三歲

盧構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駿謝陸令四謝榛先生方俗沛鄴構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構構則輙容生右坐揮麈右辯説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漢濱也鳴鞭佩忽而為歌詩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酣放態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構竟亦不自得顧還頓家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嫡孫蕭答構不顧曰天生盧構為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構所著集若干卷構故亦慕稱世貞嘗為文托謝榛先

生致之不遂至是見世貞郡臺相對爲流涕竟二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畧曰余睎盧柟所遺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諭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謝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柰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爲賦若益乎哉即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旨不得離序我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

變與夫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柟而室哉柟既以別世貞去南遊金陵陸光祖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毋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生曰柟未死前生一歲妻死二女其一嫁二十不嫁柟死時世貞方坐家難淹繫長安邸中不得其狀也其文辭散失毋收者故爲之傳其行略欲令後世知有盧柟耳予亦愚鮮量矣柟不過邑令家不破亡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陸叔平先生傳

蓋吳有隱君子陸叔平先生其人黃綺者流而不能盡揜其才執以少見於世世亦慕說之而莫有能名其德者余故爲傳之君名治叔平其字先世由汴徙吳之包山梅梁里後徙郡城遂家焉至君益轉徙支硎山中然不能忘包山榜其齋廡學者因遂稱包山先生云而君之高祖有爲長山丞者世世受儒至君父鉻起家遂官訓導遷司樂清教不赴故文待詔徵仲高其節爲之誌其墓君生而穎朗工治經義自其在諸生行數獲儁餼學官廩與太原王穀祥王祿之相下上然扶以試應天輒不第而中好爲古文辭去

時尚益左君之爲古文辭要以自諭適情志而已既去一切酬應然亦竟用是有聞至其於丹青之事尤心通所傳寫山水折衷勝國四名家奇偉秀拔時出創意點染花鳥竹石往往天造然荼而下所不論也君既久困諸生不欲糜學官廩數上郡請罷去而郡守林懋舉滋黃葵王道行諸公咸推君才爲後先奏記督學御史御史雅已耳君名又難三郡守下書慰勞令毋煩諸生試餼如故而君不自得益欲罷去會君之從弟治嘗受經君嘗責遜不敢先御史遵遂檄君貢君又固讓不受御史乃更下書郡邑曰貢士者

爲縣官爲才實亦以表勵風行非直論資校年也邪

生怡情洽躬行孝友敦睦以先其弟軌經交讓鄉足

榮軌吾甚嘉之其令以貢士歸仍表棹楔稍優贈恤

退至意君自是治處士服益堅卧支硎不出是君爲

人長頎秀眉目動止雅儒縣即之落落穆穆也徐而

察之温如也已微其談說古誼推風雅便事花月縱

縱志傍支硎故晉高僧道遁則君廬在其下與山四

封瀆泉間之豈陸居塢地宜田園衡門低庳不可托

乘名勝之外皆藝名菊菊多至數百千本它奇花木

日尚者指萬里之種究轉募致之手自封殖灌溉剪

剔妙得其佳歲時佳客過從即迎致花所出家釀酒

之劉窰牌烹茗萌釣采之鮮順指滿案雅歌留連竟

日客不能舍去或非其人而強造者以一石支則琢

戒豎子不聽應也郡守蔡公國熙脩鄉飲禮恚汰去

其凡者首致君爲重賓至後李守鍵愈益推延君君

暦其意爲一再赴而已海內益知陸君而所親厚文

稍稍出其繪事好事家禮懸縣購者雖相接然絕不

得以利動君君意有所許即不待數數請也自樂清

公殁有庶子女五人而幼皆養君所以時室家之其

嫂君猶父也寡娣之歸吳者貧無後迎致家殺之役

而歸葬於吳憫其累餒也爲從祀於陸至人鄉有楊

指揮者署衛事雅與君善衛故有羨貲爲軍興不知

何時亡去但有籍在每御史來按發挪私金以應

金鋪隨御史往殺後御史得其狀以爲楊指揮者實

盜之大其獄以待而楊貧甚計無所出將欲傾家爲

之殺不及事會鄉人有罪官歸者富而雖重君君多

許子息以貸得全走御史所報美實在卒以楊指揮

免金自是爲官有君長代償矣而楊指揮卒於寶君

復爲治家封樹棄衣冠謝孚客客自愧弗如故人顧

正叔者才豪士也嘗結君布衣驩而自其罷所募官

歸家日以困避徙深山中謝絕交往君微得之爲歲

時遺致餚酥且死以身後屬君君行哭求所善毛生

基旁地以葬正叔九原感奇夢托謝鄉人人益稱賢

君矣君既隱支硎其樂清公所治吳城里二宅大出

其素所不邸其先祠屋右栖神靈左藏家譜文記之

以爲其弟泥凡推其素第舍悉授之曰而世世供事

粢盛也君與泥同居怡怡至老不忍析而樂清公所

遺田產不以予其子而予泥君今年七十六矣神明

不少衰一日攜王子釋登狀來請曰與公生幸相當

公不及我日而傳我即不無日豈不瞑不佞畧嘗悉

支硎從君遊黃白又君圖桃源記遺余所謂不待數
數請者也

賛曰以陸君之文技足自書於世何至晦匿深山史
跡其推財借軀赴人之急而聯異之要之孝友内篤
恬不見是君豈其沾沾任俠人哉庶幾古所稱仁心
爲質者歟乃至韜不使云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
焉孔氏重記之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弱冠舉於鄉凡五上
而五困公車困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
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
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爲古人耶古
人吾何以不識蓋二十餘年而後遊楚而悉之則漁

人乃今楚人而亦死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恭
州公棨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
玉山公宗其仲爲漁人漁人五歲頴異讀書數行俱
下稍長工爲文提學公爲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徐
仲鼎鄭善夫薛君釆楊用脩時相過從奇漁人而挾
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士爲古文
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
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
則又俾爲古文辭益奇而其試於楚且以爲當冠楚
諸生會操撫其初試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

而又三年漁人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懌
曰豈此曹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
被薦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
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抵
掌而談今古毋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公卿間每試
其文傳誦人人自擬以為當上第及報落則爭駭而
咤歎以為無天是時霍文敏公韜欲疏薦漁人什禍
備兩剴弟果夫最投漁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訃
日夜奔馳哭踊兩目為損凡四載過醫得神方稍已
後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老死
轅下駒哉且夫能衡命者義也能衡命者我也蓋漁
人所繇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業盡斥為圃園者蹈
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怪木環
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未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
飲輒醉醉亦不辭客所歡而具還往辰夕奉母以從
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攜其子斯億及
諸生黎學元劉世彥輩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煙
羽人緇流能飲者即傾橐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
不為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
書所為詩奇逸[illegible]盤已又自歌之歌次小
小節莫頓挫雲停石裂始怪以為貴人或謫仙人矣
漁人所著詩文為集前後六十九卷所輯郡集十卷遊
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　明初畧二
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六十二卷王氏
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　國朝事蹟百二十卷家
言錄十五卷其諸未成書者尤夥漁人困挫久而不
非盡閱其藏書諸方岳部使慕而請見者漁人亦見
也即追之亦見見亦無所報謝而諸公自以屢往而
絕歸念得尹孫君晚漁人時時為後進指說經術藝
文去而成名者衆又好推轂士士以故多歸之漁人
素強無疾一夕卒得年僅五十漁人之卒也許宗魯
用中丞罷歸關中誌其墓而喬世寧為之表世寧亦
關中人也有二子斯億斯億俱能讀其父書曰斯億志去
為古文辭而斯億與於鄉斯億又為余言漁人未卒
時其女弟數數見異夢有羽葆鼓吹衍[illegible]之祥惟漁
人亦喜之幾以為仙去不死噫嘻漁人死矣吾為志
其所以不死者可也
王子曰當漁人之在嘉靖時吾吳有黃勉之氏云其
人咸博學工文章而黃父隸禮部而罷其所以云蓋
能為不用而不能為小用者也夫以漁人之為隱何

下彭澤令彭澤之聲實冠千古而君子猶窺其微以
爲非忘世者何獨漁人哉何獨漁人哉乃其舒卷之
際劇削感慨略用酒德以全其天則黄氏固堂乎後
矣

朱邦憲傳

古里閈之士而傾公侯豈盡銜度紊伍哉其巨者樹
願類信眉抗腕多抑以示揚欲以奇釣名而細者務
斬中於人之好東贊而西借交西贊而東借交以苟
自重而已余生一得折節而游其間坐是意稍稍息
盡晚而獲與上海朱邦憲者識而始自悔曰士乜

之奈何以肉莽輕失士哉上海去吾鄉二百里而近
邦憲用文章起聲余竊已耳之既還於吳門王穉登
所落落推稱也稍與語稍心與之已而驩然相得也
邦憲故善武昌吳國倫吳與徐中行語絶不及之意
不欲借交以重也朱氏爲上海者妣世世受經至同
知休而以經顯一時山楸朱氏得而太守豹益貴
有名邦憲甫九歲太守見於人或竊少之邦彥就
外傳讀書嶄然示頭角矣已治經生義及他小文輙
工流傳郡國補邑諸生高第爲太學生一再試不利
輒棄所售業而謝之曰歲月吾自曉不以擲皮盎讀

出入百家言旁及百氏諸書之業爍然矣邦憲自
析飄髯盡以笑而特好飲客至不復問輒呼酒數行
嬌蛾曼聲秦聲燕絲雜伎競進邦憲所舉觥船累十
客人人辭乜備歌慷慨意若無足當者乃竟酒退讓
浚然是任人喜任俠感慨急人之難甚於已以德報
怨所施而復望即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驟以欲請
亦得飽去所叩而非力所辦者必多方消之乃已
客或謂曰多施固善而先太守宗祭何幾邦憲曰施
不緣爲自性耳且不見夫太史公傳任俠而稱原嘗
季次哉行之自若邦憲既以文稱爲紳閒而太守故

嘗任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黄懋觀出倅郡故兄
事邦憲甚驩且欲爲買田宅邦憲固謝曰幸不至凍
餒奈何以不肖而辱先人息邑令黄文煒喜邦憲日
造請其廬命酒飲竟夕欲以居間爲邦憲謝卒不得
請而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
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惴惴前謁輒報
罷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爲言
其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爲地具樓船裝令邦
憲往邦憲便固謝而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迎勞皆
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出

書大笑而翁駭因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尚書假則與挾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願爭之不得集以酒觧所然挽救不少矣而麾下有操將軍君為邦憲尚書以重客故夜觴三百金為壽邦憲大驚曰客為三百金來耶促麾去毋污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以汰敗　天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爲戮㞐不敢名其主而邦憲時時為人言尚書用事䟦所識矣前是仵慫觀令文煒先役死郡邑中邦憲爲哭調棺斂經紀其妻子歸葬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當尚書所夫智伯國士之知豫讓所不辭也毋以難邦憲矣邦憲

[illegible]

為人內行淳至事母蔡夫人所以扶侍萬端其歿蔡夫人殁而邦憲所幸好禁酒一切謝絶至服除而不忍御者累年養其兄與姊之子愛之甚於己子內外親之窶待而火者若而人待而土者若而人邦憲既家而貲與供所善客不倦也其於大法東西京詩法開元以前諸大家即撰著已脫稿猶令人孫射策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察鄉少時人稱之曰象岡已家黄浦遂稱曰黄浦又自稱醉石居士有八子咸彬彬世其家余所傳大都云其詳沈明臣王稚登輩先之矣

贊曰自二子之傳朱生而以任俠稱雖朱生亦欣然自命俠也夫俠者本清而強為義屈己重已乃朱生恬穆胡強耶其暢朗多引謙始而信終盖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云爾雖然以朱生之恬穆無強而不能志身役名吾始殊厭名乃亦愛之矣

孝友張先生傳

吾州張先生卒之七年而其子元蒙始克葬具備使者蔡公國屬為題其墓道曰孝友先生之墓蔡公賢者而又操風勵權於是學士大夫類能稱先生云而元蒙謂貞也慈少所許可顧為之傳先生諱傑字朝

[illegible]

思其先為州良姓然世受耕耕時奮於儒不能有所給足而儒亦不甚顯以至先生生而父客晉廣稱長貧篤行從經師不能具脩脯贄挾冊孜孜問難多惮而受之經矣十六為童子師貌故寢短然其自居色恒莊而教習甚嚴分不倦所至見嚴憚以名師稱而文亦益工試有司褒然首選已補博士弟子有聲進食學官廩先生既工於文謂一第可拾芥取久困諸生間至食廩垂三十年而不及貢以老惜哉先生性至孝歲所授弟子束脩斛米即以歸養其二尊人猶不給然顧紆絆洗而佐之先生自以不能備甘髓得

盛饌即嗚咽廢箸也一味之甘可剖而分者以歸奉朝夕不敢私也其二弟人疾先生不解衣而侍湯藥奔走醫巫若狂居恒自謂家雖貧敢以加吾父母哉州當推擇鄉飲賓先生諱之友以隱德進其父褒衣而侍學官退而扶舁以返舍怡怡如也其父母歿先生年已耄哀毀骨立歲時家享俯伏兩涕泣下也撫二弟衣食之推其父產而不以徭役徃家務大小出入悉自任後析箸相去可一舍許居數日不見即嘗然如有求者見而析然共案食已寢共被也故其歿而其季爲之行三年喪先生生奉二親又饒弟子家

之食指衆俯仰朝不逮夕矣而至於取舍愈益嚴不爲捃拾于貧雖其溫辭怡顏一切務爲謙厚長者然入不得以富貴色御之聞談出處引滿慷慨曰令吾一旦遇　明主立玉階下必有所以必見者大天下有大樞要君德時政數語立辨胡至掇拾瑣細貲皁囊中薄蹟也而吾乃今老矣無可自見矣先生雖格於例不及貢而有司爲上其才行御史耿公定向下書旌其門予冠帶予冠帶之明年而先生卒得年七十有三二子元儒早卒元蒙今爲博士弟子業諸益甚及諸孫俱有萬石君家風

贊曰張先生學不純師行不襲跡言不華聲隱不詭俗此何稱異齊民哉然使張順頡擅拂矩步樹立門戶者與之絜終於推挽見裏斷不以此易彼也厭貧賤不爲苟得要其中必有以勝之然負其畧老困以死七十而不能無動色士固難槩也夫微顯而闡幽以風勵末俗則蔡公其人哉

錢穀先生小傳

余故善吳人錢穀先生盖視余二十歲以長矣而相許爲爾汝交錢先生六十餘矣謂余吾獲覩私汝度無汝逾者然吾老矣即不諱以不朽累汝余唯唯錢

先生則又謂余古人委蛻化於土而始出於人之口而入於人之耳吾甚悲之且幸而汝欲不朽我於死孰若使我生見之也余故概錢先生之旨而爲之傳錢先生者吳里閭闔人也然其始祖最貴王於吳越纍代而其役人名能詩又世受繪自其父曾負才事倜儻竟夭於酒獨母唐在而錢先生少孤即好讀書家貧無所蓄書多從邑子游貸且讀母唐謂曰若猝長耳不知吳有文待詔耶而舍而之它游於是錢先生乃委質爲待詔弟子待詔悧悧君子而顧多藝能工詩又工繪畫於諸生中獨才錢先生而授之業

錢先生無所不精好然於畫則心通曰夫丹青者外
得之象内匠之心夫吾欲指締宇内奪造化鑄人物
而用是㚷㚷爲哉於是遂不名其師學而吴中稱畫
最聖者曰沈周先生錢先生不相及而間得其秘卷
日以起造請時時户滿後矣錢先生故無家乃又愈
不爲家徒四壁立待詔過而題其楣曰懸罄志貧也
錢先生貧士哉其所手錄古文金石書幾萬卷校讐
至丙夜不置而造請畫者時得贏錢以奉母庖滫瀡
不蓁度更贏則斥而名客曰毋念我我貌足爲諸君
歡也錢先生况與而所最善以文事相琢劇者待詔
子太學博士彭助教嘉布衣彭年滁州牧沈大謨咸
卓犖奇士相與爲游揚益有聲郡守相爭延置錢先
生請益至彌月無所及私事愈益嚴重錢先生以爲
賢而錢先生竟用是益貧且老矣錢先生好爲詩詩
錯大曆以下語然多不存稿而其所著書有三國大
類抄南北史摭言續吴郡文粹三刹史詩隱逸集長
洲志若干卷藏於家

贊曰嗟夫士孰不欲及身而求瑜抉乃錢先生泊然
若無營者其趣往矣何量哉頓汲汲然而身後之工
是求則誠可念也錢先生之始祖所謂王吳越者弘

伋弘佐子昱昱工詩翰繪事籍籍有傳辟諸曰公表
之後必復其始夫始者郎六傳也哉

陸秀才傳

秀才姓陸氏初名應節更名必俊最後名浚攜秀才
生有異質讀書日數百千言十七補郡諸生聲固
已隱隱起秀才之曾大父大父俱舉進士高第以文
顯其父亦名能世其業而家故貧兩弟出乃轉贅依
外家外家里中多貴人灌實華日以從豪飲秀才
旁非笑之曰此士偶而冠耳何孽陸生爲也又不責
爲程式文業間旋斥之曰僅以待某某可耳時得
掇是秀才益技窘而賴不期而心益厭薄之乃益讀
左史諸書又好爲詩詩甚奇而工於書秀才性孝友
重然諾嘔嘔早折口不識吾人妙與辯者毋論皆不
肯心更善秀才也夕日益至聞與立談喉滿數刻竟
稍復去然奇舞其近之户後檀滿秀才不旁閑生產
居自適既貧甚一日忽慨然歎曰吾以不量女計當
無於今而信於後夫所以攻苦茹澀耐寒暑而不悔
者以自爲可也乃以爲弟觀哉則稍取程式文習之
閱月後有司較小利已乃謝絕故與游者閉户讀不
休竟勞悴病將死其外家中表持病言曰昔吾秀

才不習程式文今乃惡秀才習程式文矣故與游者亦云然秀才滿半歲竟死有子舉徹不肖時人為語曰滄浪天信不慈不見陸秀才乃無兒

贊曰秀才與家君同外王父郁先生故予少得侍之其為人濯洗雕飾任真泊如也恒自謂晉人云然秀才絕不飲而內行修潔善奕奕常屈坐人予規之則曰箕踞而斂手自懺裰者托也予亡以對夫使早卑約志意必就貴顯終究其早必有可觀者適兩失之矣

葉君傳

葉君之先曾大父曰文莊公始文莊公與吾先大父司馬公異起不相及然俱時名臣而司馬女女文莊之孫衡州公兩家子弟聲習慕好懽甚葉君之始歸外王父家髫而諸生文甚奇中表目之耳相愛曰是夫稱為文莊後者葉君數從有司校亡不冣然首列也以是頗負氣抵掌談說天下事亡論一第足難葉君者久之竟不第而以太學諸生死葉君至葉壯未死可二歲前病病背直語氣微不屬余使往揚道還過葉君吳江舟中不識為葉君也與之語聲非葉君其也久而辨其志慷慨竟亡見病態者適定知為葉君

雖然吾私以為[illegible]萎薾不復振而葉君方欲從余而北游[illegible]相倚一方吏民死不入繕吏傳乃[illegible] 君死不得一遂雖志可悲也葉君為人謙易不設城府其孝友純至盡天性然毋故吾姑丈夫人愛葉君而持之嚴甚乃娶且種種矣生小妓[illegible]數久之乃飛起葉君豪使酒酒[illegible]為長歌激昂顧視一世而微聞王夫人發禁斷[illegible]而整容和其音以見不則當復受譴矣二三知己多葉君生未定譴浪錚然稱給者莫得支吾閒跡葉君他過則唯唯厚自卑訴為國家策利害

披露指擿巧中而不復別治生坐起室中不能名室所有而以歲時啓文莊公書閣校藏遺經籍毫髮無誤既病甚手而授二子書悵然曰吾愧為書夫葉氏自先文莊而來四世矣即亡過中壽者何也且吾顧不及先人吾欲以所不及而私其餘乃今竟已矣嗟哉葉君名良才字世德始娶於周氏康僖公女繼娶沈氏有子二人恭煥鄉貢士恭炫邑諸生春秋五十有二

贊曰士不幸窮何限乃獨傳一葉君君少而執鞭[illegible]諸生不為窮有二子賢不為無後年五十不為夭雖

然今莘君且不死有可觀者今而已矣吾爲之傳其志耳

王梣全傳

王梣全者余故里中才茂才也始王子生而有奇徵其父南山氏卜之名之曰之將謂且食貨也王子以茂才應有司數舉數不利至病以發少更之將曰梣全而字之曰庚生夫王子之所托於梣者何居今夫梗梓豫章至才美也朝將於匠氏之門而夕入其手鋸之斤之磨削之比以爲棟爲梁細以爲薄櫨楶楄夫木隨之死而又喪去其故名孰與夫梣之終始乎梣也雖然王子材而以疾廢者也非梣比也王子曰不然吾疾肉似之吾體擁腫而不任規矩節多目而不任雕鏤瘯瘰搖落而不任托廢吾疾困似之且梣器能全子寧見夫千歲而猶梣者乎暴風烈霜戕伐而侵凌之野火之所延炙樵蘇之所尋而匙爲之所狎也吾之所發幾全者其天耳余曰王子信以爲能全其天乎夫梣無待者也王子猶有待者也夫有待之天非天也王子曰不然子非我何以知我之有待我有待而無待者也吾足罷於履而几在食罷於肉而箙在吾手厭右而左在體厭坐而卧在朝一孟夕一斛月足圖史口足吟嘯子之天日往矣而我固且如也余吁曰且也子之天全而何以沾沾余言吾也王子不荅王子少好學從師指授經義分夜不倦所爲文卓犖有氣然不帖帖於師說以故侯然負俊聲諸生間亦卒以是數困詩好開元大曆語書法鍾劉有致晚得鍾太傅受禪碑習之至忘寢食以故於八分尤精其爲人溫恭長者不立城府至所慕說前輩文誼推轂士大夫有不手其言之也晚雖以疾廢其自題像畧曰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澹然無營脫羈名利不出户庭裋褐蔬糲爲聖人氓如此而已其所據不能具竹木遂編萑葦之以爲萑屋詩見志時人讀而憐之

論曰南山氏者蓋傳所稱司馬季主流其爲人抵掌談說利害得失巧中若符竹而乃近夫之於其子何也或曰非也夫比範金而爲之卯一旦願用以烹飪炮炙曾不若釜瀋之爲便歷千百歲而質日以古文日以新而質日以益重則南山氏所以命名指也今王子雖病強而讀先秦兩京諸家言刻厲古文辭不休此其外托於形而中爲貴守者歟耶梣耶後必有辨之者矣

余翁傳

余所游燕中六七君子曩有余德甫云而德甫特特言其家大人余翁也德甫爲比部郎積三歲勞封翁如德甫官飭冠服而進之一再試儆返之積曰以若顯我是尔奈何以而冠服來我比德甫讞浙江獄多所平反歸起居堂下翁顧問所活者幾何未減者幾何具以對翁徐出積中冠服御之爲酒勞德甫曰今而後而知所以榮我也德甫副憲八閩以餘奉市海錯織文縻絲爲壽翁不懌曰吾不家於官而奈何益吁我褐寬博賦芋栗吾自有之所再也德甫自是惴惴遣信候安否外不敢以尺布束脩俯矣德甫滿三載翁獨貽書趣之歸曰明與吾余鮮顯者即須若給事公不得及二千石若何狀遽及此可止矣德甫亦自具疏乞休會中有俊條弗敢上而所奏三載最當遷又當封翁念中丞語罷歸翁迎謂德甫曰若三載而不以尺布束脩及我顧而案下乘如振槁然先後稱廉乎吏胡恤言也德甫踧謝不能以其官贄封爲恨翁唉曰此吾所以趣而歸也吾惧盡福焉且夫德顯之謂顯志養之謂養非世所謂顯養也德甫乃力排給翁翁治北莊之十二易寒暑矣始翁受小怡然

父訥庵公有學比地李先生來視學奇翁才超補博士弟子未上邑有訟事其豪謂訥庵公稚易勝也翁挺身出代理頌繫三歲卒白之然計所受書業俱捐廢矣產亦益落落教授里中諸生自給民呂朱符卸閒而刑之爲陰陽師翁好祿命家言自謂逾五十當貴也惟侍郎亦謂翁五十當貴也曰師已罷博士業何自貴乎見德甫試而大喜曰是不必期五十師所以貴者此子也止德甫游吾門能揚大人以成若而德甫果舉進士翁甫逾五十也自是侍郎名翁知人翁之廢書而拮据家難者垂十年教授諸生二十餘年及德甫而顯者又三十年蓋八十二矣而尚無恙爲鄉飲賓者二十餘然亦不數數赴也好賦詩詩不喜鉤棘語第取達意而至於德甫詩則始而彈射之弗已既乃激賞且謂文章始弘正間嘉隆之際盛矣何所錄得此六七君子也翁名欽字良倫改字仲倫門人尊而稱之曰北岡先生德甫名曰德

贊曰六七君子之與德甫遊也則以中忌故靡不蹶其官者然亦數蹶數起而獨德甫至於今未起也余翁以德甫顯亦獨以德甫躓獲老比於天不亦有餘乎我人謂翁寬中少技奈供紀環堂燬於火不幾微

見頹竟九歲不問華也此於道宜壽有後乃王生羸
慕翁事為之傳其中戚然伏悲矣

王樵雲公傳

樵雲公者王氏諱鋭字尹成謚之永嘉人嘗堊其父
珎矣而不忍去也廬其傍扁曰樵雲而公又好詩多
與其社中人唱和社中人亦遂呼之曰樵雲公云而
自樵雲公之先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英橋里俱有隱
德以壽考終而俱單傳至公乃遂有七子公少侍其
父珎謹甚恒韋韝而治饔膳既成則衣冠而薦之偶
既竟餐饔乃退不者屏營不自容亦竟遜已著矣
全州[illegible]
間小失父意長跪謝過非強之起不起也而樵雲公
善耕以其手規為子母之息究轉佐歲恒不乏七子
者環擱珠琪璣繁賊公先後為起甲第相望公又好
施予以贍赴人之急以隙大數十百家皆煖公指囷
而予之俾稱力自取給其它孤寡毋論疏戚以指計
衣食視公若庫廋也公一言而取成者奉以為符節
毋爽矣七子之子二十八曰埏坦堅壯在壇埻境封
佳墀坡埒厓基埛埊均坴堪陸埸坳垤垣詠垠二
十八子之子九十四而始有以詩書之業起者然猶
用子孫顯曰封右通政鈺南雄教授贈大理少卿銖

百寧錫其少也九十四子之子二百六十有[illegible]
太僕寺丞清左參議紱子參議澂泮呂序班沛贈
太僕丞沛教授潮贈大名推官泹右僉都御史誥其
人也二百六十子之子三百五十而顯者曰推官良弼
鴻臚序班良康鴻臚署丞叔懋按察副使叔果叔杲
僉事贈太僕少卿德光鴻臚署丞叔本其人也二百五
十子之子四百九十而為郷進士者如珪光蘊錦衣
千戶如壁亦無出且未艾也王氏固彬彬文學忠節
政術著矣叔杲奉使者章書治吳而以聞過余曰英
[illegible]
橋里蓋多山云其初蟲坷不可道灌莽相屬自樵雲
[illegible]
公為七第而各以其力自闢數里之內鱗次櫛比英
乃執耒耜路篳藍縷以啟山林哉即亡論他姓而王醇
為其族成大都矣日不穀兄弟稱海茲羣宗賦城之
戲與郡雄埒
外史氏曰吾聞之混於滑滑流耳歷數百千祈而以
分崔瀛九州之大半抑何神也當樵雲公時而
高帝獨身杖一劍以掃刮六合周之孫子其麗不
億樵雲公戢然隱夫耳即其後亦遂累葉且世世服
人主休采稱喬木者何居也造化之培栽有專德固
入成大小成小哉

孫義卿傳

孫義卿者諱允方其先青州人也徙於徽之休寧遂爲休寧人而徽俗多狗賈務以貲相高義卿自其兒時固已心非之而父迫挾而賈於吳義卿一旦奉管進曰將令書東魯家言耶即書吾徽什一也且大人亭一子柰何棄之賈父韙奇其議而許之俾受經傳士義卿所受經亡何而業成遂以邑諸生太守行部策諸生選畢當何條對義卿諳後漢孝廉法又它文奇奇多漢語太守目之曰郎生也孝廉其人者而義卿又以文高等入紫陽書院則又好精紫陽學以故多

不中倫程困於試晚得請用儒衣冠歸里於父違逮義卿學而賈中廢家益落然義卿所以共養百方他賈謬謂父過聽義卿久儒不若蒞邪父曰吾不知落也最後父病瘍瘡潰義卿躬吮後以舌承潰液盡晝夜戰是湯藥者三年而父殁骨僅立且欲下從數矣已而歎曰吾尚有母也乃忍歸求青服共養有加月奉諸生米二斛饘殯進不足至脫頰飾珥繼之母殁而痛可知也行營壙地將窆下有伏棺人謂從之吉義卿曰是不亦人親哉乃瘞之遷而得吉壤踰年産芝五色從于祠堂甚嘉焉其里人謂爲孝傳相率以其室䟦義卿不忍曰一再往謂衛藥且爲文存於社餓而瘠良已義卿雖以久困儒故挫産然爲德不已嘗僕行淵一婦哭而聲甚悽怛之曰得無有急乎跡之且欲赴河挽而問其故則子方告大家責進爲傾橐償之竟去不以名告也居恒謂人學非勤不獲德非謹不進身非嚴不端家非恕不和俗非孝不敦人或謂義卿庶幾有之云蓋義卿有子能讀其父書且孜孜好行德也爲名之曰光先光先者光其先也我志所繫非矣逆義卿卒某七十餘而光先猶未第也久之膺貢上春官謁余泣且請曰不肖無以畢先

人志矣其在子之言乎其在子之言乎于悲而許之又敍之莫生莫生辭許可當不妄耳

贊曰莫生又云義卿死其鄉人私謚之曰質孝先生夫處士横議衆國經制上權奪於下余惡敢從哉然至必考其行仁心爲質成身曰孝則質居之矣余故紬其虛而爲之志其質語曰附驥尾立千里光先亦智於孝者哉

張隱君小傳

張隱君有子曰幼于少而多長者之游時時詩寓于齊中也且曰父賈賢吾方困爲諸生度無可以顯吾

父者柰何予則雅已從吳門豪少年慕識隱君者從
其事以幼子指而為之傳君讀書獵大較不好為章
句棄之北走燕遊其游閒公子日馳章臺傍擲琴椅
袂跕屣陸博從耳目暢心志衡施舍蓋暮年而橐中
千金裝行盡乃歸父元平撫之曰兒勞苦休矣君謝
就舍已穆然心歎曰身幸壯柰何不力作而役吾大
人奉七尺也縣是治養生大指以精出入時低昂操
其贏而已不欲受諸廛市筴然有天幸往往奇羨耳
親之餘斥而治齋室場圃竹木臺沼以第就理居閒
當古金石刻彝鼎墨洗書畫諸其甚夥客至輒留之
弇州山人續稿
輒觴咏出傳觀之竟日不告欲也即客有緩急請君
者毋不極意去君之急客也先於已以故里中豪事
趣之家焉　　贊聞者人人自相語何所得張君
乎張君來濟矣君故以豪雄第其內行淳至恂然君
子也君之母疾病君禱於天刲左股而進之愈又行
賈覺心動曰大人得無有恙乎趣騎歸父則已困篤
第間待君而起其所以奉兄嫂撫弟怡怡如也蓋
終其身無幾微忤君所為厚稱長者天性耳其自喜
則不斬為一切拘檢之行虎丘石湖上方天平諸名
勝屐跡恒滿舟而夕發而朝之不為方歸不為日以
意自師逍遙尚羊者三十餘年凡吳之出新製冠幘
衫袷洒削胃脯傳於人即君乎也諸少年以伎求高
君竟弗得也君有三子俱穎秀伯仲名能文章家聲
隆隆起郡邑守令皆從納刺相蹤君謝以毋所報名
從容言有某吏某所可以某守令解也君蹙額曰以
吾老而從兒子乞憐於大夫椎乎趣觴觴之即不煩
客言其事類如此
弇州氏曰予不識張隱君何狀也弟聞於豪少年者
如此友人黃淳父云君名冲字應和其先世鳳陽徙
金陵再從吳為望族或曰張非隱君子也其縈稍類
弇州山人續稿
俠然意是闇不有俠隱者魯連侯嬴之流非歟令夫
士居乎蹏弛不為當世用者其所負挾誠大意不欲
小用之也然又終其身不能不小見之於乎予之所
以傳張君者小矣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七首

石林凌翁傳

凌石林翁者諱說字文紹石林其別號也石林翁教二子舉進士有官封矣其鄉人雅善慕之而不以官稱曰石林翁云翁先世為常熟人後割邑之支曰太倉州遂為太倉人父曰處士公某與故書生陳文璧友善文璧蚤卒婦守志不失然居貧甚有一女處士公

憐之以翁贅曰寧盡吾兒毋寧使陳女失所也而翁自少時則已警穎強記誦稍長善屬文有聲矣尋業疾疾每屬文疾輒作會文璧嘗師事故陸太宰完所太宰之江右臬道歸行求得翁大喜曰是不孤為陳生壻者問何以不業舉子翁用疾對太宰強之學疾輒大作翁乃歎曰將無索吾數如大人遺體何棄去不顧顧為詩詞率清雅有致陸公微知翁賢使子姓從之游又延翁家塾誨諸孫子弟翁嚴規條諸孫毋得挾貴次第受指太宰卒重用事使使語翁吾能官若若何欲翁遜謝曰不佞生善病是不任學焉能任官陸公愈益賢翁顧謂子姓汝曹日躭躭冠蓋當不愧凌氏子耶久之太宰坐寧藩敗下獄諸門下客相引為戮散翁獨變名姓為傳致家屬居間萬方救解屬事定乃辭歸處士公有四子皆業饒當析翁獨讓不受曰吾既以大人命食陳氏貲奈何涸諸兄為也翁性寬平多涵為鄉黨亭質疑事多悅服去不數數治生產然有天幸不至乏絕三子仲汝志仲汝某季雲翼翁以書授伯季曰若差敏畢吾願謂仲若代吾外汝志既踰冠補郡博士弟子試輒居高等而會郡數授鍰先生寬者故嘗為陽明家言翁命汝志往游

焉汝志與雲翼先後成進士汝志繇宜春令高第入拜刑科給事中累遷戶科都給事中雲翼繇南京工部郎佐浙江臬凌遂大顯盛臺部使者有以車騎相望石林翁不色喜既受封如雲翼官猶時時服故中後呼召所善為布衣飲而汝志以忠諍放再受杖雲翼數與倭兔角幾危翁咲談自若第貽書戒之曰吾安得有汝汝陶身也努力勿以老人為念汝志與雲翼感泣愈自奮政績為名卿大夫汝志官應天府丞以勞瘁卒翁老且哀思目漸失明久之雲翼遷江西參政還念翁欲上書乞歸養翁彊起曰老人秋也

矣慎無負　上與雲巖之參政三月而翁竟捐館又兩月陳夫人亦逝陳夫人即文璧女也汝志為給事中時以上文璧婦守節事下御史如例旌異陳夫人少而婉嫕有母風既以勤佐石林翁起家教諸子有內助焉翁美鬚髯儀狀頎白皙與人交忻忻如也微時嘗有所叔學為州胥掾入視之時貴宦廷官捕得翁大怒聲若乳虎左右為辟易既見乃解問知為翁又業詩因試之詩詩立就守大喜攝衣延坐談竟日出日送之曰此吾老友時又有刁氏奴者稱豪里中翁不為下因起大獄窘翁且株及汝志郡王推與翁

州黃守仁山王倅聘皆名士也前後攝訟翁見輒曰此長者當不為惡又以試汝志文爲獄頓解翁既貴戒其家春秋祠三公弗怠也人或以刁氏奴言者翁曰吾非忘之非吾力不及也吾不欲用吾力衆人耳翁他行多類此

王生曰凌翁大畧云爾事與兄瞿先生京淳誌中始凌翁七十時余以翁故謁大丞相徐公文公屈指翁事曰此古所謂長者不恃德者也既及陸太宰終始則瞿然曰難矣哉吾不能老長安城然觀此華者歟數矣存不與其榮事不忘其難抑何希淵鮮述也余三後徐公言蓋有深意焉嗚呼凌翁誠難哉

羅司勳傳

羅司勳者諱某字德方萬安人也嘗一為諸生去之以處士老而其子良成進士貴矣得封為司勳員外郎於是人人稱司勳公云蓋司勳公少而頴異善屬文其大王父奇之為擇名傅傅所有以繪應乞詩者公從旁援筆為二韻語大王父益奇之曰是兒千里駒也公以明經補諸生有聲矣而會大王父與公僊隱公先後歿公援起總家政能忍詬節嗇時用知物所以拼內外時乾甚核是以日益拓而稍怠於儒一

日忽不樂曰甚愧大王父言吾冒首而褐時何以見二父地下問司良敏曰剛老且篤而強飼之奚所致千里也迺不若飼吾汗血已為設良博士業三禮甫十餘歲業成萬安盧令以上學使者今師相徐公試而甚賢之謂盧曰去哉地萬安遠矣誰與良借來曰其父故諸生某也徐公曰得君而不行吾以良公自念故諸生不足以辱使者鈞禮不鈞禮即不足以辱往返巡請異日徐公待之久曰已之是不欲籍其子知也公自是罷家政一切不問而所以責課良雁閒以里中少年戲公甫出棘舍而鈞奇以使後時可

莫乎公謝曰非敢必有功也庶幾士之子恒為士耳
良果成進士釋褐大名推官公曰嬰子而遽毋乎姑
與偕一日良自外歸有慘色公問何為者良跽曰南
樂有得遺馬者邑胥窺攝令苛也而指其雛旨曰非遺
馬盜馬也受金而縱盜者二人知而訣分受金者二
人知而匿弗以告者三人攝令快是也獄成而按察
以授我則柰何攝令之故為僚也公憮然曰僚重民
乎色忤之孰與殞瘠也良悟而出七人罪按察業無
以難也嵩良之以最超為吏部郎訃復欲柰公行公
笑曰吏部蹴踏杜門樂乎若中介而諳百氏質勝我

吾去若歸矣公里居而稱鄉人者無下數百千度有
爭鬭公取質不復問有司也入人為曲解亡論滿者
即所絀亦曉然揖謝矣始公諸父三人季與父伋
遊而存者所分其遺產行盡公獨謀取其業曰二父
卒饒毋以故失歡也二父內愧亦稍為讓也伯兄之
遺孤文衛甫二歲公撫之如良為授室矣而敝數迕
公壽卒公收其柩於丘嫂而積貲為調裙欲再墊乃
貽書良曰兒謂我處文衛毋子奚若良洊報曰大人
不難厚文衛難乎厚迕者耳公娶於令太子少保朱
公之姊有女德公治家時嗃嗃也朱安人諫自□司

吾女而不敢重以聲加人蓋有制也迨為人毋若王
輕視宮室矣夫制人之與制於人孰便我然而德曰
盜擒則又曰出吾之怒所之而猶以為未快也孰與
受吾怒者之畏吾快也公大悟自是家庭蒸蒸諧矣
公卒年六十三而朱安人先公二十四年卒
外史氏曰余獲習恭政恂恂敦文君子人也遇不可
必違其志所治銓推轂天下賢士長者十居其七矣
語有之木有根而水有源乃又曰芝無根醴無源孰
信然哉非耶然觀司勳公隱行急於睦宗不私其有
仁心為質以德報怨所植培漸摩者深矣

龔孺人小傳

世貞曰余伯父都事公云龔孺人十七歸都事公是
時先大父司馬公鰥也而又宦游踰歲乃始取陳淑
人陳淑人少長孺人一歲後淑人來而稱姑也孺人
恂恂不以先故廢婦禮都事公多內寵而始難孺人
朝夕之御孺人第令別室居以歲時禮見懽然而
已不復跡都事公所之都事公恒衣冠而揖孺人問
訊亡恙已對坐若語移刻乃罷竟孺人身不欲以褻
見都事公孺人質明盥櫛坐寢堂男女大小數千指
旅見各報所業孺人摘其尤惰者與朴而勤者為勞

苦手治卮酒調隨修飲之既退其飲者忻所劫頹色相勉亡負其見朴若望而白質責曰柰何不與主人姥力作而欲壹卮酒得乎即孺人所任使亡弗稱材陸宇畜特歸育以百計水孳魚鼈以石計圃人治果蓏芥蔬以供時諸水陸之饒計日程其美時竊縮而息之鹽醬俗畋不食新者手植之木可梓而漆寸石屑五必任母儉以故孺人坐起不離寢而予母之利歸焉都事公非有遊閒公子之積與名而好施予服食賓御無下衆封其業雖不復有所益於舊而賴孺人節縮扶之不大虧落都事公之外藏春不及秋然也而內藏可竟數歲然孺人老漸厭罷家政日誦釋氏書入蓋寡而予姥闕以私耗其藏益單始女婢外侍孺人惴惴重足立相戒亡敢出聲以嚴孺人故而最後稍稍狎不校也曰吾猶者爲得不嚴今老矣吾且聽吾子孫耳孺人遘疾難而出就城中寓舍竟疾卒有二子長者爲庠事主簿自免次輸林諸生於乎孺人稱於女德者此耳許所謂即若萬儉治服類業修祀事耳江汜之媵得感後悔關雎之德止於不淫此豈必奇操偉業加丈夫哉孺人稱於女德者此耳足矣

徐母許太夫人傳

汝寧君之母許太夫人卒則已檄滑南生志其墓汝寧君意未已泣而白傷哉貧也竟無以饒慰太夫人矣謂不穀也者廉是不穀以太夫人食廉也謂不穀宜出是不穀出而弃太夫人也謂不穀毋宜出是以毋出全不穀而奪太夫人意也天乎傷哉貧也君子聞而悲之蓋太夫人故少慧其父母絕憐愛其女爲擇寠士朱子至笄始得承德公承德公業已三十餘矣著而就贅許諸爲贅者嚴事其舅事母所問諸贅婿亦多操內權太夫人即不欲操內權曰吾敢扶吾家而驕所天哉承德公雖以授書佐生然時時苦不繼而又中任俠好客客至則毋問蚤莫者醇鮮室中太夫人纇績紡爲粥甘好恭進之不令承德公知所繇來也太夫人雅善繪繪事如絕異與人以爲常夫人後出手蹟之太夫人時不得掩閉歎曰此我公所從取給者不漏吾且瘞吾筆矣汝寧君爲兒時承德公此不欲就外傅太夫人觀課督不少貸曰此吾機杼中篝燈熒熒至丙夜矣承德公歸自酒所唉謂太夫人若代吾爲家又代吾爲兒父吾又何慮哉汝寧君舉進士至比部郎承德公客日益進顧其於貧自如

太夫人命益勤拮据業生曰公終始用我耳光
春仍以父命出見汝寧君之獄江而又一再
州汝寧有牽掣後象太夫人從之汝寧居數月大夫
人私喜曰門將有□沾沾矣謂二千石重郡肥饒其
老人外□不能□若然應錢稱吾兒我汝寧君坐飛
語以比部謫吉太夫人徐曰吾□者門□之若好從
文士輕薄至生□遊宜其及也若毋□且休矣汝
寧君歸里居可二載念太夫人老不欲出太夫人固
遣之曰　天子下尺一不旋踵奸逆如埽賢者秉國
是為群彥先此豈若高卧日耶若居不能劬酒削槩

胥之□給我乃又不能走國門白見寃狀以升斗之
祿祿我何足明臣子哉汝寧君次且久之不獲已且
意太夫人健羞飯過別之選部大臣念汝寧君賢亡
害六日為補長蘆判運兩月遷貳瑞州而太夫人已
前卒於家矣太夫人卒之踰月汝寧君扶服歸以書
抵王生如初語又兩月而王生始克為之傳余從公
者諱某以汝寧君比部封稱其秩汝寧君名中行以
文行顯

贊曰以汝寧君之志養即不逮終無甚損何至乃自
抑弃如菰苞溫嶠哉莫匾匾欲用閒弟之德借金石
以朽其迹者志則可憫矣語曰蝇附驥日千里然川
世之淑節懿範施於家室泯沒何可勝數哉何可勝
數哉

周慜媪傳

吾王氏妙媪之卒也葬而王太史錫爵銘之矣其嗣
子鳳孫泣而以銘來也曰舅氏為傳之或曰媪而銘
又何傳也曰傳之也何傷乎曰傷其志也則為傳之
而躐之慜曰胡慜也曰□媪之不易為節也媪故都
事公女也其大父曰司馬公故俱貴也葬而歸太學
生允元其父僉事公故又貴也允元為貴人子白皙

美少年憚達強記妙能文辭風華蔚然媪不以色進
諭相得也媪不待允元強而憂其無子以二媵為曰
廣其宜子乎吾猶子也已允元竟弗子而卒猶未逮
強也媪欲絕下從者數矣而弗忍也曰僉事公老矣
敢以重貽其憂畚臾治喪醮無倦也退而撫其所抱
即鳳孫泣曰吾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以汝也五鼓
起手淨□先諸獲櫛軋軋非暮弗已曰吾不可當吾
身而損亡者業也間謂其二媵曰吾寡死固當若少
奈何任而往二媵咸且哭曰死不令媪獨而見夫子
也媪亦必竟相守也鳳孫業已長亦能文辭媪沾沾

動色曰殷幾哉吾可稱于地下矣乃鳳孫屢薦於有
司不獲售而畢中丞敗知大猶困之則數從數屢著
家業欲覆也媪日斟酌不自憚然益日拮据治生不
以蜜殺微供鳳孫讀也媪年六十五而死其為嫠過
三十年故未嘗獲須臾適也其所間關百折而不易
念以撫其六尺區區殉周氏一杯土即古烈貞之士
何異焉其志寧無可愍也彼夫世之所謂烈者垂諭
珥擁保姆財為之衛而子為之天而比於節何如也
余故曰愍媪之不易為節也作周愍媪傳

嚴節婦諸傳

嚴節婦諸者笄而歸太學生起貞以婦道聞亡何起
貞歿諸痛欲絕曰天乎吾不忍于逝者則又撫其孤
潤泣曰吾舍吾而從逝者則舍存者舍存者毋以慰
逝者自是不葷血食三載肯弗克立乃稍稍食曰孤
幸長矣而尚未壯也居久之曰孤幸壯矣可教矣即
外塾賓師命潤就正焉未辨色而起臧獲以次受署
役則潤先之之塾色且不辨臧獲以次報署則潤後
之從塾還課業與扶醢均矣故潤立而蒞事諸猶孺
子也臧獲人人惴恐不敢受其力息產與素封等居
久之倭亂作焚剽其廬諸扶潤間行獲入郡而間右
倭女諸而少潤者何郡隸矯處其產諸奩皆謂潤所不
直而曹有如日書契授之使次第白之官其小者聽
鄉三老咸立直閭右倭竊相伏曰非獨毋敢少潤也
諸亦凜凜丈夫者矣會今年壬申諸業五十潤已補
太學上舍而　天子方下公卿有司脩節俠孝行之
事格當旌

王先生曰余始讀秦皇帝禮巴寡婦清事而異秦風
之不遠貪也乃至如公父文伯母所稱則沃土之為
善難於瘠矣夫秦風異督也節婦少而嫠遂稱人毋
處困能拓居沃思節卒以其子與家亨焉夫豈獨其

志行殊哉吳與崑山之交水薄寡隈土豐而少稜角
其風靡靡庶幾哉節婦有以砥礪之矣

王烈婦傳

王子曰嗟乎死豈易言哉士固能談說道理覼利害
夫覼利害則何能以死能談說道理則何以不死今
夫疆場之劇白刃發而立殊此則為勝心死也兩壯
用激杯酒變而戈矛此則為憤心死也彼其於死未
暇計也頎人女子非有談說之素一旦殉志捐軀此
其難於士君子倍蓰然或有迫而未暇計者乃若從
容回翔矢死必遂識不由教志不由矚豈不卓卓於

茂哉盖余讀王烈婦狀而悲之烈婦者劉女也而歸
於王是時王生甫十六烈婦少於生三歲然已婉嫕
有志操善女紅先諸獲織絍鬪井井也於是王生之
父少參公爲滋陽令以母李從而生獨依其伯父母
居用經術補邑弟子有聲當是時王生少年美姿貌
負才氣芥視一第而小不讐即發憤下帷不勝執故
得疾寖甚烈婦處一室不敢以色見也婣又不敢弗
見晨昏進湯藥慘瘁羸貌矣夜輒跪而祝曰天乎歷
得以身代王生而生竟卒也生疾可歲餘日進一粥
則烈婦亦進一粥生不食則亦不食也當生卒時家

眾環哭顧獨不見烈婦乃爲掌戶縊矣排闥而入救
不死須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其伯母姑郭吾死
決矣愧母令外人手吾尸也其至明旦復縊偶係脫
墜地蘇烈婦哭曰柰何束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天
以家衆乃益晝夜嚴視烈婦烈婦陽若爲不死者而
密製飲服者飭又剪一皮金爲一香字以示侍女曰
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又二十餘日而晨奠王
生慟哭有異風起靈輀者再烈婦歸休其侍女曰爲
我而風乎毋忤我風立觸汝矣及夕顧侍女具食於
廚復扃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歘起者

再踰三日而歛色如生王生諱錫第
贊曰烈婦死僅十七耳即所稱非有淡泊之素至性
篤發乃見天則精誠之極金石爲貫非然夫豈弁髦
生趣也哉彼所云云誠有以用其死也盖余有事郢
都而烈婦之舅參議公以給事著直節出守郢郡得
烈婦死義狀甚詳故爲傳之上太史以風夫稱男子
者

補史傳四首

補蔡子英伯顏子中列傳

蔡子英永寧人元末嘗舉進士由選人薦次遷里而
是時擴廓承相兵畧定河南開府辟子英參軍事累
薦遷行省參政猶不離承相幕元數兵與明角不利
則從之定西後敗於定西與承相相失單騎挑關中
轉入南山明使使微捕得子英傳詣京師渡江一夕
亡去變姓名閩中爲人傭舂久之復見跡械過湯將
軍欲以兵威懾子英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膝坐
不肯火燎其髭須且盡卒謾罵自如子英有妻流來洛
陽道欲見子英子英嗟曰吾故鰥耳即無鰥而使有
妻不相愧見耶已遂至京師　高皇帝令置外舍沐
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上書其畧曰　皇帝恢廓

宏度西宥亡國之臣不自死慚負　皇帝往者軍敗
見俘偈命刃下荊棘之息延及七載重勞吏卒擭捕
自外大化復忤責臣萬分不足以辱資斧　皇帝不
即下司收使得以衣冠待罪外傳飯否賜新授骨封
肉　上思德死且不朽臣有痼疾迷於心志藥石匪
能窮謬惟以本書生奪志行伍濫膺北帥知薦仕底
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進不能效尺寸陪國家之
論退不能畢命抱鼓以愧封國之臣一遺枝蕩醜頹
失節　皇帝既丕昭武功茂華苞宇窮髮臣罷堅甲
利兵宿積陳庶猶以為歉於志下本司飭學校孝子

死節風示後世豈以孝俊盈列待臣為多令亡命俘
虜玷維新之化哉　皇帝幸哀憐臣母血叢街而以
投瘴海魍魎無人之境臣若茹薺書上　高帝益
異之陰戒舍人謹事子英亡恙以旦夕聞起居毋令
天下謂吾有殺義士名一夜子英大哭不止舍人問
之曰吾自念故主耳乃具狀聞　上歎曰吾何苦一
蔡子英彼煢煢泉下些我我縱出塞絕域元主於和
林
遼史氏曰語云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天子之威極
於終身止矣勝國諸大夫委狗鈇鉞然未有併其身

全之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　聖主所風不奪人
守則　高皇帝之謂哉
伯顏子中者其先為西域人曾從宦遊江西家焉而
子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西湖
書院山長遷建寧路教授授諸生經子中固以文起
教授而慷慨談兵饒技略而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
子中都事使扞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趣贛贛已破為
漢子由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鬬城下不勝吏民死子
中獨身縣間道走閩而閩帥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守
報元國熟子中名辟之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

以友定兵復建昌因浮海抵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
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廣西何真兵使救閩至則明
廖將軍已破降何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
廖將軍欲脅降子中不屈義而釋子中遂變姓名冠
黃冠游行江湖間元之故臣義人哀憐之乃傳致食
而　明皇帝數徵求子中不得則錄取妻子沒掖庭
矣子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國分何妻子言
我出購鵠自隨曰此以志也會事稍稍解子中乃遁
還里中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者碩令不應者坐大
辟令布政使沈玄司了中歸於家言之　上使使持

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嘗大泣曰死晚矣乃以
詔污我歌七章祭祖父師友仰藥死
逸史氏曰嗟夫介我伯顏子中也其閒關險阻瑣而
愈振何以廬陵信公異焉天下盡屬明分已定久子
中可幾無日我處死矣詔至乃引從容仰藥竟示不
臣也心之時也而諸薦紳先生溥元季謂亡所當徇於
予處不得君臣我

補陳友定擴廓帖木兒列傳

元亡其大臣伏節死者亡若福壽大夫矣而余闕李
黼輩則咸捐身而徇守海內稱焉是時　高皇帝兵
甫下金陵不待反刃致旌大夫豈非風勵芳來之徽
我屬天下垂定而所使使北招察罕父子南諭陳友
定咸被扞㨿察罕殁擴廓隨拒命所發終不得焉秋
始赫然因兵威誅之然不得以寸削加擴廓友定則
被執死耳竟不得辱身而易志彼二三君子者起家
實賁所求而兵非有父兄服休之素也從市人子弟
約束爲合非有吏士之守也竿旗而耰刃非有武庫
之利也一旦委質雲蒸龍變中原之墟去元而復爲
者十有餘歲閩粵中立兵革之間越山海而委輸彼
其反掌睦視爲陳張所爲豈不易易哉擴廓躑立閒
關百折而北趨友定驅妻子駢首東市乃其喻于施
明矣元史不爲友定立傳傳察罕亡及擴廓吾故爲
二臣傳

陳友定字安國世爲福清人少徙汀之清流遂家焉
友定始世出農其爲人勇沈喜游俠鄉斷不復問家人
有無要以借軀徇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又樂也
爭頗爲役至正壬辰盜起海上勢且及汀而汀判蔡
公安募吏士兼城守友定以鄉里弟子見綫類談軍
事公安奇之授黄土寨巡檢從討延建邵諸山寨賊
平之遷清流縣尹爲清流令已克陳友諒遣其將康
泰取邵武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黄
土盡獲其部衆克明獨身跳去遷行省參政辛丑克
明復來寇逆戰敗之遂開省于汀州遷左丞甲辰繼
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悉有閩中八郡地勝兵
數萬人方國珍等來寇敗其師胡深既降明爲明攻
友定議戰於錦江大破執殺深閩所使大都道絕友
定即歲時多遣貢船繇海道取登萊約以拾瓘三四
元主嘉之下優詔褒稱友定戊申　明皇帝遣將軍
胡廷美取我建寧亡何將軍湯和以大兵逼延平兵
垂發齊誓諭降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實酒中

盟誓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亡何明兵至夾水而陳友定前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鬬氣銳慎毋戰戰待多殺吏士爾吾據山而壁堅若畢器飽士爲持久困之伺間以動衆曰善遂東城守勒吏士日夜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怨甚而友定吏疑蕭院判劉守仁有二志奪其兵守仁降卒多踰城走者閩十日會軍器局火砲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公等善爲計吾自死乃入省堂按劍仰藥飲盡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共服北闕拜自經死文殊海牙等開門降兵入與友定出門鐵住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死并執送 京師皇帝面賜詰曰元已亡若爲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囚俟者今何憾也友定恚曰已矣亡多談安能加死者乎遂併其子棄市

擴廓帖木兒者潁州沈丘人也別名王保保少育於舅察罕帖木兒遂子焉察罕故元別部後沉勇而好義善騎射至正間盜四起山東諸發諸道兵討之不利察罕與羅山民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累敗之河洛察罕次寧府達魯花赤別將無所屬部下且數萬人轉戰至關中勢大振而盜李武崔德陷七盤藍田進攻商州察罕以兵來援大敗之進陝西行省右丞丁酉敗賊於鞏寧路又大敗賊於壺關冬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入興元遂入鳳翔察罕擊破之復二郡賊迫入蜀戊戌而復涇州平涼移兵守鞏昌別部寇因赤徒晉寧走王士誠遣關保擊敗於高平大敗之斬獲萬餘級懷慶路總管周全叛降劉福通敗我師於盤子城殺伯帖木兒遂圍洛陽察罕奮城責之乃退路進行省平章政事得便宜進止己亥大發諸道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福通挾其主走安豐庚子詔平章孛羅帖木兒守冀寧孛羅遣保保等間道趨冀寧守者不納遂以兵圍城察罕救之敗其兵自是與孛羅惡相攻辛丑詔和解之各還鎮夏遣擴廓饋粮二十萬碩於京辛悉發兵鐵騎凡數十萬討山東賊下井陘出邢鄆過磁相衛懷慶白馬水陸進秋七月平東昌進平冠州遣擴廓會虎林赤關保等兵由河東造浮橋濟賊二萬人來奪擊却之圍東平田豐出戰大敗遂降遣爲前導降棣州俞寶東昌王士誠楊誠併其兵攻益都壬寅夏白氣起危宿掃太微垣占失良將益都被圍十餘月且下而豐士誠

者陰通賊誘察罕至營旁軍刺殺之叛入城事聞贈
察罕忠襄王謚獻武有司為立廟歲時祀弗絶而以
擴廓帖木兒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
事代將兵擴廓既已將大痛憤身士日夜督攻城拔
之獲田豐王士誠剖其心祭察罕墓送賊率陳猱頭
等二百人於大都齊地平癸卯孛羅將竹貞據陝西
遣貊高令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降孛羅復來掠葉堂
擴廓自逆戰逐北獲其將烏馬兒殷興祖甲辰孛羅
犯闕逐皇太子走擴廓遣關保等十餘萬騎討之取
大同而孛羅者為其下所殺詔封河南王總制關陝
晉冀山東迤南諸郡諸王各受馬南討先是孛羅死
皇太子還京欲遂因擴廓兵威挾廢上自立擴廓微
知其意至京可二十里外勑吏士散就州邑食而獨
身從太子朝太子以是陰恨之而李思齊張良弼者
故察罕行也恥為下舉兵攻擴廓部將關保竹貞貊
高亦洞知太子恨狀帆叛以應制詔削擴廓削其官
李思齊等就討之得分其地非天子意也然擴廓持
臣節不敢抗貊高等前攻貞完不克退而會明大軍
逼河南思齊良弼各散走亡何貊高關保攻晉寧擴
廓與戰覆其軍擒二將以聞詔誅之加擴廓太傅中

書右丞相徹其兵勤王戊申明大將軍徐達常遇春
逼大都元主走應昌擴廓自太原悉兵來救其前萬
騎壓明兵而陣甚銳達與遇春合策夜擣襲擴廓倉
卒得驏馬帳後走出塞盡喪其精兵十萬人馬四萬
匹山西地歸於明己酉復收兵掠定西與大將軍達
遇夜率萬騎擣左丞胡德濟營衆擾亂達自救之乃
定次日力戰至晡擴廓大潰死及降者八萬人馬駝牛
羊數十萬擴廓以數千騎走和林見元少主任以國
柄久之大將軍復出塞擴廓悉騎卒死鬭大將軍敗
歸又數年乃卒　明皇帝布江東時屢遣使者遺書
幣甚恭至輒留不答後招之亦不復顧　明皇帝以
是心致擴廓一日宴謂群將士曰諸君度誰為男子
者曰常國公所將卒不過萬人而橫行無留陣虜耳
明皇帝曰是遇春耶不然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臣
王〻保〻其人男子也竟用其妹為秦王妃也
外史曰當察罕之同時而起列稱號江淮往有濠梁
李保誌而察罕內顧是孛羅代為江東門也其破蘄
都而如山之鐵騎壓江東立靡矣因與丁王之流之刺
行而擴廓悉力而僅勝是二人代為江東閒也夫既
以誅孛羅靖內難而江東之舉友諒敗九四而擴廓

之力小弱矣太子乃以欲遂之私憾而分其將蓋退
削者踰歲雖幸而稍振而十不能支江東一矣足太
子又白爲間也嗚呼以一江東之微而養之使驕皆
元爲之非元爲之天爲之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五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七首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劉莊襄公墓誌銘

嘉靖乙巳冬十二月二十又三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卒楚守臣以訃聞　天子爲震悼輟視　朝太宰議恤贈至少保大宗伯議祭祭至九議謚謚法履正志和因事有功爲莊襄大司空議葬葬所須縣官共給焉

[illegible]然公有子四其二皆先卒最後爍最賢而又蚤卒諸孫幼以故公歿十六年而門人大司馬劉公采始克具狀又十五年而孫守復華以狀來請誌銘嗚呼莊襄公固德靖間勋賢臣也惟不佞嘗竊記之矣何敢辭誌曰

公諱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諱某者從

高皇帝起義兵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賜田麻城遂爲麻城人漳州公有四子長曰從政由進士拜御史累遷河南參政叔曰隱居公從寬子曰訓其積官皆與從政同而得山西山西公子仲蕭爲崇德令崇德公子璲贈南宮以豐城令入覲卒吏民思而祠祀之自崇德公至豐

城公皆以公貴贈尚書左都御史豐城公有叔祖曰泰
夫人實生公公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游豐
城鄉先生楊文恪公談理學為世模楷所授公舉子業
而內奇公至別而為文以古人期之二十遂舉於鄉公
為人長身玉立顧盼偉如也自是三困公車而其游太
學所交多名士大夫後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
事居二歲餘　天子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公以
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令其姪
而寘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公當出鵬候卿中
甚口肯肯為堂請一日教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捕
廖堂不法事於衛發諸司毋曲徇而又購其爪牙數人
於獄堂陽為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冀其親悔小寬
之而誘書則陰上其會公校鄉試所得才士人盛於它
時其程文為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素奴事幸臣寧
從中遣地堂誘書以其校卒稱　詔逮公既就係堂使
所親信恫喝校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
公忠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為抳不得發
壯者至掊挾行求堂欲撾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
妻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醵材為盟誓公所過舍傳必
週視食必先嘗堂前秘遣尾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

之下獄也幸臣寧入賄以考掠公罪不得遂長繫於是
給事御史俱有言赦出為金壇丞亡何進為其令有治
理擢推同知蘇州府事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
豐山中蘇為鄰臺臣躁用公議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
矣公至湖則首禮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折徵均耗
賦其民大悅以擬謝太傅安石顏司徒清臣為湖守凡
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公以
母老乞歸奉報聞尋得旨別用又之仍故官督陝學於
其職益稱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卿以其年為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
曰掊尅曰占役曰湖蕩曰丞掾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
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
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時少師楊公一清
在先朝才公於試事已惜公冤為解於律寧至是益器
重公為特疏薦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蒞陝其一切利
獘皆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守
令不經於費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竊相指曰
此吾擱者擁車公耶何吾秦人之多幸也公出師平洮
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鹵俘之已又平胡店太
盜纖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悉

職之凡再乞休侍養似不允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
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陜如故其明年奉太夫人
訃歸衰毁踰禮以祭葬請許之甫除而總理河道之
命下矣時黄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公
晨夜跋舟車為樁栫採求盡得其利便濬洑以故而漕
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
山東七十二泉自鬼尼諸山達南旺湖濬其上流役夫
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　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
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申

軍令豊儲餉廣埤塹選鋒銳飭甲械士氣復雄也故其
年為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又明年己亥破
虜數如丁酉所上級多至二百餘少亦不下四十而
天子所推恩公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
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都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
賜積金錢數百千己亥公諜虜吉囊將大入革群帥而
誓之大出賜金為牛酒饗士陳二寶劍堂皇指左劍曰
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劍曰卒不用命者徇此及期而
虜衆果大至挾詐乘我帥醉遂埤登馬公前已聞警率
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即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

犯引而西公召醉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
遂率以躡賊會天大雷雨賊弓膠片解馬蹶蹶泥淖中
斃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周尚文兵擣其左寧夏任傑
兵挾其右固靖雜時兵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強
弩火礮四合爭斬賊遂大敗走梟其名王以下首虜五
百級內人畜器械稱是捷聞　天子行告　廟飲至禮
下其議于公甚篤即軍中策拜太子太保子錦衣正千
戶為世官賜金幣踰等尋以公久勞于外改南京戶部
尚書亡何入為兵部督團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
私役餘其廩以空名子營公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為

首鼠兩端以泥公公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公日
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疾疾虜去乃露章懇休　上嘗而
許之特賜馳驛歸歸一年而卒距其生成化己亥六月
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七所娶王夫人後四年亦卒賜祭
葬公亡他媵侍與王夫人相莊白首無間有四子淞鄉
貢進士娶王氏滌刑部郎中娶萬繼娶毛俱封宜人瀠
以陰為太學生娶李氏濂庠生娶詹氏所謂先後公卒
者也女三適長垣都轉運使周載諸生王同舟林縣令
方民懷孫男七守蒙諸生守孚錦衣正千戶守復保昌
令守乾都督府都事守巽諸生守有錦衣指揮使總縕

女為環衛親臣守濟監生孫女三適舉人曾嘉祐諸生
李日堅太學生曾嘉裔曾孫男某某所著有閒木集關
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他詩文亦有存者不
佞所志志狀略耳觴又從諸孫守巽所得耿中丞紀而
讀之恭以耆閭蓋樹卷而三歎曰嗚呼公真異人哉嘗
公治邑而稱良墨綬入臺而稱良御史治郡佐臬而稱
良二千石意以為精心勤卹之士耳北治河河功立辦
西治屯屯政肅填陝陝之貪墨盡解去大盗散徙始稍
露其不可測以為世之得公者尚淺然公南人耳十萬
俗鐵之騎霆摧電掣於交戟之外而徐以尺一如意揮

而麾之百步不留堅宝其所飛捷明光上下動色謂三
秦自洪永而後始快意於一勝者終豈能測公哉吾聞
之廖宝氏之孽公也杖卒挾單書一旦以琅璫至豺虎
交跡郎不道途死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即就
道亡悔吝者其定力有以勝死也公自中且無死何以
有十萬騎哉今夫志大者不能無小出入銜勝者不能
無巧進退然而公不爾也當其遊太學布袍扶一蒼頭
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
第以邑所當創革語之不及私也令欽里甲貲為諸舉
子費公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更家居衎

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膴仕而最後以軍興
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人之田廬無增益故所慝
大帥某織金幣而為壽公時已得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為
戒餘人亡感知若彝鼎器遺公公惟其精曰得非上方物
耶吾書生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
士而中貴人瑾用事於衆中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氏
以宗人刺投公公不報已唉之美官亦不吝其入而督察
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貞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近公
曰與若主朝戚也誤矣亟返之公之歸仲文與有力焉嗚
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哉公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

太保桂公蕚故將太傅周公尚文皆自其微時世以比
楊文襄云墓在麻城鈇口祖塋不佞既志而銘曰
古之大人識與才合乃立臣極公起墨綬以冠惠文至
二千石民之愛之若曰于父嬰乳于席餉渭屯湟士飽
馬騎距躍三百揵竹負弩昔興三月河歸其職 帝曰
虎臣畀汝金陝虜彼慼敵公出匣刃斧不用命僨衆胥
息前茅且指昏蕩天日單于奔北梟其屠耆遂碎韓輻
王庭磔斫捷奏朝上夕馳 璽書精鏐綺帛晉爾亞公
仍世環衛覬者動色入領元樞王旅于寄臣敢愛力惟
是不任骸骨為請 帝所閔識驛馳而南青門冠紳萬

口口嗟公之劬勞皆在王室而進不以道乎以口口
遂優游逕逕眞宅逸茂徙埮深岩抑連生所営多猶
條衡門任庶所以二萬夕林君使臣禮臣事君忠師
訓靡忒我銘其幽才哉誠哉過者當式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箬

溪顧公墓誌銘

余少則聞諸長老言曰家鴻豫麗碩之化至
孝宗朝極矣而　上神聖既益習天下事思與賢者
共之歲乙丑策士蓋顧　天下中云而是歲所舉士至
貴近臣每屬數十百人其最賢者為宋莊靖公闕在

簡公張文定公璁蔡簡公傑文敏公太常穆公大理
黃公吏部郎鄭公清士徐公及刑部尚書長興顧公
顧公視諸公年最少而勝達孟成進士二十七載而
始以中丞撫滇中廢又十五載而以故官起歷兩京
大司寇以年至歸箬溪山中又十餘年海內士大夫
無論識不識咸指目顧公如清鏞大鼓冀以想見昭
代之象望以為喬嶽鉅川庶幾能復為雲雨而今亦
溘然作矣公之薨　天子命吏部議贈贈公太子少
保刑[illegible]議祭祭凡二壇工部議塋諸窆穸自有司出
而公孫嗣衍顧獨以其嘗及事公為屬吏奉友人徐

大夫中行之狀來請志與銘曰公志也其安敢以賤
且少辭按狀顧公諱應祥字惟賢其先吳之長洲人
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克升生公父恬靜翁
扶扁倉術術游江湖州隱長興山水家焉娶烏程名
家女楊氏即公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
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妣楊淑人娠公而夢老姥
入室者寤生公遂名之曰夢麟公少而穎異善屬文
弱冠舉計偕連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饒故訟地其
人吏狠意少顧公公始至於治務精得其情所觸具
獄吏視之即廷尉讀牒如於是咸大思惴惴未聽約

湖州山人集　卷之二六　書經堂

束里足無所受私公乃時有所縱舍以示寬宥建昌
大縣令令稱平府闕守則又攝守而會姚源洞大寇
起虜樂平縣令汪和衆百計無所出公扶一老卒御
騎馬叩賊壘曰同知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
君耶乃肯辱臨我公為援頰數語利害賊立釋令去
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諸當事使者咸內愧稱公以甚
殊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時錢寧幸
用事公其屬也獨折節頗交公公巽謝不為動寧嘗
上自免跌屬公草公故為峻語風之寧謝曰顧君憂
我深耳此白簡語也屬吏部欲超公為廷尉公固辭

乃得廣東按察僉事以去僉事治嶺東道汀漳山寇起攻三省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兵扼其衝斬首雷振溫等級千四百餘功上未報公又移兵逐海寇金璋韓亞鳳等覆其穴焚餘皇二公又移兵攻郴桂寇級千餘始報遷祿一級公之治嶺東道不拾遺其用師再越省一越郡威望赫然尋入賀　萬壽至京而江西寧事起擢公按察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已擒得反者殘民困誅賦敲箠破冢計無所起公力爲經理振刷之民稍稍有生望而公竟以爲民中持故不能無濁累於上兩臺據他事中公吏部

慮知狀格不下然公亦坐免不是者六歲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明年事大白遂遷山東右參政遷爲按察使右布政使公之爲按察嘗上疏慎讞戒酷刑杜株累嚴重斂四事下有司著之甲令尋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所規畫上事凡一十餘其大者如更定永昌府衛騰越州鳳梧所陪御罷襲騰衝等府城隍頒王氏鄉約增永昌府縣學師儒申明射禮覈軍職襲替例官不能自歸鄉於官或寓喪者官爲傳送之滇人事事稱便無何以楊淑人喪不候代奔還法當罷既服除猶得蒜城崐山間與尚書

將公瑾劉清惠公麟結詩社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數爲上言故都御史應祥閒毋慶越在萬里之外制旬徑歸誠觸忤大典第其人材足使率棄之無以明國家恤過之哲弘教孚之道報可公起家再撫雲南南中諸父老多以壯事公思公如一日而會公至旱而雨民益大訴及往曾郡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後至者不勝功迫之果失一布政使以敗公當之南京未上召爲刑部尚書公時臨兄爰書有所不擇曰後主所是爲例因耳吾安能效趙少府學

華竊人意行三尺也乃爲部稱精平者吳君維嶽陸君穩悉取前後累令增損之著爲例時郎李攀龍文高案推與公得其一篇讀之輒嘆曰少年樹願類操觚翰吾不知其若而人即正始合是生吳爲式公之爲尚書三月御史有及公者始公入其同年柄相其稚自負推數恩公故爲不知者而待之無加禮相甚慙以指授御史御史其鄉人也疏上乃陽驚曰顧公者德亦爾爾毋乃懵其鼻耶蓋謂公鼻穢也遂調南京刑部公忻然曰南北皆　上恩吾不知所從德又使雖怒公爲南刑部益往職無害然自顧且老而久

親日益新居二載竟得請致仕社中諸老人劉蒨嘉
公迎謂公吾曹即行者不愧居居者不愧初恨不令
山吏部暮年見之公所爲吟詠於社中每一篇出人
輒爲傳寫詩者謂其詩似白少傅書札似趙吳興乃
公夷然不屑也公嗜書書無所不窺即不以寢食廢
手一卷時時至丙夜家人笑謂公豈復就試耶公亦
笑乃已公少則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傳
依其說大指以孔子豈自愛其聖者必晚而後施之
曾氏吾與點然而語人以天德之知彼嘵嘵然而以天
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

無寄者吾日愧於倫物而談性命得無爲玄者笑耶
公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爲門戶及教授諸生
以故無傳者語散見惜陰錄中公於學不名一家諸
六籍九流百氏之言人人殊公折析而衷裁之其最自
喜者九章句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宇原宙得
無師之聖時有唐中丞沈司封者嘗從受學焉所著
有惜陰錄人代紀尚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
時曆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讀易愚得唐詩類抄明
文彙要行於世公以乙丑九月七日病癰卒距其生
春秋八十有三配張氏封淑人子一思純爲縣諸生

娶嚴氏女二長適福建布政理問吳徵次適[illegible]
儒鈇孫女一適太學生朱鳴臯忠純十九而夭無子
公乃以族孫即嗣衍後之陰補太學生娶青州守施
峻女公卒之明年嗣衍卜以十二月十六日葬於靈
山之原禮也徐大夫曰顧公人所望其貌以爲長者
不佞得其隱德三焉正德中御史儒與中貴人抗
被逮有謀公以辯疏爲寧脫者公怒曰御史即死死
職耳令以賄生御史豈御史意哉然公除爲居間萬
方脫御史獄意不自言也汪太宰鋐爲廣東時捕寇
無功公推功汪得驟遷至太宰人或以聞公公謝亡

有也貴溪相公所舉士也當執政十餘年公里居訖
問不相及亦不復爲人言嗚呼此不亦斤斤焉至有
孝宗朝士大夫風耶銘曰
上帝曰咨汝辟又民唯肖是畝用眷汝老成以慰𩒨
元元豈唯帝是思唯一人是娟用明旣格帝夙夜匪
懈自觀駘背五馬彭彭再鐵於滇帝省其澤以莫不
臺留城葵葵再肺我都帝省其憲抑昌敢渝歸而著
書其言發軔泝跳九流莫列百始所最要者世儒頓
門毋人舜其口而躬屏身毋文短徇好而汪洋自恣
匪倫匪物性命君寄味哉言乎帛如菽如如膂奭在

揖如鴻羽在陸霞山之陽厥土埴丹有書壓焉有以
視冠余小子銘之其永勿刋

明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方城

宗君墓誌銘

嘉靖庚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其遺言以死歸我金陵而是時太公為南比部郎也則以櫬之金陵栖焉而亡何太公出守蜀久之歸揚之興化則又以櫬從曰金陵去家遠誰能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蓋君歿而已三尺之息也傷哉天乎又久之太公謂其少子培曰塋女兄百花洲百花洲者距邑不一里

遂而木拱之君故所讀書處也謂世貞適家子女其誌而銘之世貞以謝于鱗未果諾而于鱗亦歿矣海內諸稱兄弟者若而人而太我也傷哉天乎天乎世貞所為君誌且銘也若則安能文所不為君誌且銘也者夫安能忍君負也按狀君諱臣字子相其字曾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居吾吳郡尋遷盱眙後遷興化遂為興化人而興化之宗有聞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某宜人始維君而郭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曰是有子也而文已生君君為人秀晳眉宇下目光奕奕傍射負氣家偏白高當其喻戲時習

越氏禮也竟日戲構題而為文文成多奇語大公異之為益授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除第二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君文而奇之調為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徐子與梁公實及不佞世貞游益相切劘為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頗以此稱不無目攝之矣君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

居二歲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為起有達人陳丞者緣又舊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為誰吏惠吾邑吾不受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溷我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賂賄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為文選一年進稽勳員外郎君雅似於職不麼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嚴交惡見法而君又嘗將故楊忠愍公楊亦以亂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為福建布政司參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游燕子磯為文記之復偕子與游燕

山題詩刻石慨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往恒改曰微之以不辦具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助金予之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報當守西門鄉兵淮負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柰何君曰吾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懼失色且下合行求得善火具者百人並要害開手自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遁以潰去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之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綁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脅若矣狼兵憚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為式久之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按部校上坐堂皇上取試題為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為損月奉減供具繼之以為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劇意騷雅恒吟詳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

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處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計聞兩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詩為社稷韻宗君也則我曰詩為賄宗君師我也則又曰詩為賄宗君父母我也御史檄下諸郡祠君名宦春秋祭勿絶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肯有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奇得而騖較高者突太虛秀者吞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偷快寧瑕而璧寧瓅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為籍毋寧為季此豈局蹐轅下老生塲者哉乃其孝友懿森一試於闈縟稱良有左為文上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求當為子者於培子而未也嗟夫雖然以君大者校之亦壽且有後哉是宜銘銘曰

有鳥五彩孝於大庭帝發厥祥千秋一鳴雖雖雖厥鶩羽奮鳩逞彼朝陽因於南征歲秋其變從風飄零片羽寸翰攬者稱瑞不亦丹佩永傾厥穴何所揚之廣陵汝產汝歸予銘可徵

明故承事郎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

霞沈公墓誌銘

當

先皇帝已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
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丞張遜業飲沈
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筵嗚嗚涕下罵二三大臣賊已
悚惻黃發長嘯涕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虜
闌入塞都門不啟　天子坐西齋宮爰之亡所出會
虜獲我中貴人為媾書附以進曰予我將通貢即解
圍不者歲一見而郭將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
以御朝請而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群臣討
即予貢弗予戮便甫就討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
虜所謂貢者也耶彼傅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為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犒將士署者雄功臣虜固當
自退而檢討也先生起嘑嘑吾姑寬虜以予貢而
出之而後義守使旅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
為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
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紫弗言故小吏言耳惟也且
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與
議上竟弗予貢久之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詠誅矣當
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

其長刁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銅
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隘歸必大勝報聞羅
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殺抑邊事不以報而
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詠進者將帥當事臣追
誅益入賄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特賄賂價恭甚言
者口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
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
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
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恨國大計請修
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
歲詛謗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戍
十萬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崩斥矣沈公
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其
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從家
而家沈公公若有居矣里長老聞知沈公狀咸大喜
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
又大喜而塞外人慕爭為公呼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
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
甫宋相檜及相嵩父子射之詈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

骨忍有以報公而倚所以傷順乎總督順故嵩少也前大帥其業以選懊避虜以其解而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保之以為功沈功蕭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傷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蕭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遠人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怒曰吾儕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言我大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

紹勇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更為游口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卒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德快快曰承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illegible]

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以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嵩擠諸國大罪　上怒切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既死御史繼劾徒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今

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竟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未用諸生又決獄貢入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媚嵩狀而給事特奏疏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

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猾衛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乎則與約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會從世蕃酒所世蕃見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使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掠近郊會閉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請得安而傷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餓者收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

其人率相而為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半慘憤激之氣往往多發藏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識而憐之洪公詩錄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望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衮次褒即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袠以辭免襄既白乃公辭推太學恩蔭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表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

為國擊嵩不勝公卒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

神禩嵩者億百千祀嗚呼嵩乎嵩乎楷乎楷乎死而死矣

明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虹埼

王君墓誌銘

余之京山葢有御史王宗茂墓云而王君之墓木材矣而猶未有誌若銘其子玉泣而請曰以有待也葢手狀而授余夫微狀余固知王君當君之試為御史也在嘉靖中而相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惆喝中外百司扶其賄巨萬房闌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子郎中學詩御史錞以後先論嵩逮獄褫王君奮上書摘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　上不能無動意而外難損嵩顧君當制大臣論且劾君罪無為溢之平陽丞自君論而相嵩益盛至出人主上而其子世蕃益用事嵩柄為奔諸論嵩父子而逮者非死則亦戍禍加憯於昔矣君之丞平陽務為精勤歸職不少見沒人業而其所辨誣良民為吏冠者三十餘人即上官為君屈君又屬其棄女者居半歲而全女口二千餘女長冒君姓或以君舊官為小名餓丁母郝夫人憂歸是時君父布政公橋須廣右伯重於朝嵩以君故甘心焉罷歸君內哀傷郝夫人而

外恭養布政公進而晨昏養奉食不敢以疾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深居咄嗟時時又出處不能無燕君謹侯其解而後雖他權端以嵩久之布政公亦竟不起君自是摧毀無復意人間矣　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君以哀憤積成疾卒相嵩罷與子戍之日即君卒日而君竟不及知也當屬纊語不及私唯曰　上活我無以報上恩煩其竭于玉前泣請訣君正色曰即其不肯而終見女子手耶手揮自若頃之目遂瞑君卒之二歲而上賞相嵩子籍其家嵩寄食民舍以死然外尚

諱若迫不為難而至
穆宗初赦下制褒贈君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
得以祭葬請視君而加憐其生存若暴起至九列而
見法於世為作一于春秋祠祀勿絕君獨以參至今
也夫君不愛死論劾相嵩反復以身為殉甚哲獨能
動人主以淨諫而至嵩籍金寶珍異過天府按君疏
若寄盡不酬然不能回人主之聽而為好天之獨遘
君以譏疑若為君厚者然不令君一快志於相嵩之
敗又不令從諸君子與覩昌大之會而至褒卹之典
去諸君子殁者又倍蓰也嗚呼天人之際固難言矣

君生穎寤善談笑與人交爽明無他腸所為詩文援
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略知其指弗肯竟
舉於鄉凡五上春官輒不利硁硁不少阻最後成進
士為行人使魯晉二國却其餽御史南京僅三月丞
平陽倍之人呼為青天王或太平王而於其行泣而
送者溢道路奉布政公指撫教其弟俱成立布政公
素嚴難事即君已五十餘猶宛然孺慕也唯王氏之
先代有聞人布政公與其弟太僕公格俱以直道自
致為時名臣至君而加顯矣君字時育別號紅塘山
人其生以正德辛未卒以嘉靖壬戌春秋五十有二

娶於尹有丈夫子二長即王孟某生有材氣娶戴次
在娶謝女二適國子生孫烈翰林編脩李維禎王子
曰余讀隆慶初考功令而惜之御史業已驗若書矣
而胡復限一五品為塋閼　明主淵恩也且夫旌表
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難然所以為御史足矣
何所事此是宜銘銘曰
寄汝老而復全之皆勝於言而使汝不及知時汝報
而僅止於斯天耶人

同知溫州府[illegible]政司右參
議黃公行狀

嗚呼此故右參議黃公[illegible]所也
肅皇帝時倭難起浙[illegible]而溫最其要害也
黃公之來承其郡三年矣而[illegible]日夜以其職
繕城郭[illegible]溫之文[illegible]公而[illegible]之曰
府君文武才也[illegible]與公有憂
色曰賊[illegible]吾[illegible]何以[illegible]當之則又慷慨自
矢曰丈夫即死死職耳且一[illegible]生[illegible]之
吾腹有丹者寸在[illegible]其語[illegible]間以識[illegible]而又三
年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illegible]公嬰城
[illegible]耳毋輕嘗大[illegible]不可曰四郊外非吾民也耶

不以委虜速逆之兵志曰牛人有負人之心言之也
當是時溫軍分而三公所將稱中軍其二軍師皆潰亂
裨子一軍軍疊石一軍守鐵場以為公後公出誓其
衆且觴之曰今日而師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
無退生衆釃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而公衆
身當之矣乃負前為於戊公擊衆弱而擬之勁聲巨
礟雷發賊稍稍辟易使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為二
一從上流撓疊石一從下流搗鐵場比師皆亂其軍
以走賊合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戰久
之短兵接顧麾下稍稍盡有挾公以逃者公叱斷其
指曰去之此吾荷節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公捨樹
下而會之降公叱曰世宦有爵黃大夫我賊復好謂
公歸大夫子我千金公媿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
也且而曹肩狗旦暮磔裂耳何以金為賊怒祼公而
寸斬之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距
其生庚午得年四十有七事聞　天子為震悼特超
贈今官錄一子太學生下有司建專祠春秋祭世世
勿絕而學使者又以名宦祭於學宮之傍嗚呼此可
以觀君臣矣公諱釧字玲夫世為長溪人王父伯鈴
有子三其季紹紹有子四其季為公祖母林母李世

世稱嬌以節顯而公六歲則已孤嶄然見頭角矣稍
長善屬文下筆數千言不休過目即成誦補邑庠弟
子故潘大司馬以學使者試而奇之舉鄉薦下第入
成均今少師徐公以祭酒試而復奇之與公互相推
曰黃生國士吾不能抗顏也然其上公車輒報罷益
復竭選以高第丞溫州先後凡六歲云自公之為邑
弟子時時抵掌傾同舍生丈夫一日立王陛前扶[illegible]
腸與人主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救轅下駒為其同
舍生固豪之然竊已疑其行而公於進退取予析義
至秋毫曰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溫州先後六歲而
車門蕭苞苴迨其殁不能具道路兼公之殁也其姑
林宜人行贍晃已蹶不獲與其嗣子文燁具衣冠招
魂葬於邑之沿江里白沙丘又十五年文燁來判官
州事以政行卓異稱居有間贄其鄉人郭御史文遇
之狀而謁余志銘余伏讀竊有概焉今夫士居平誦
說倫義多識往行其於死生至辨析也卒天下不幸
有變士最宜能死然往往介冑多死戒而搢紳大夫
僅死守此豈以帷幄籌策為不任鞍馬矢石耶百雉
之堞一旦為人越而府藏稱失守即不死賊當死法
等也國家無文吏臨陳責乃黃公可不死矣而死豈

不烈烈男子哉　明興西北世受兵其戕𢦤䘏死者
介胄也倭難作而東南之薦紳大夫有死戰者固皆
公風之哉是宜銘銘曰
衣冠何歸歸於閩之野魄何瘞瘞於溫之滸魂何之
帝命那女以東南之土土兮木兮廟貌肅兮死而不
死兮無子有子兮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五首

明嘉議大夫雲南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盧江張公墓誌銘

故雲南按察使張公以萬曆元年五月辛子時起家棄其吳公而後行其孫志熈等用十月葬公於邑西業圩阡又踰月而予被召還里乃受邑人歸子之狀而來請誌銘曰治命也夫張公少長於予一紀餘同鄉薦又十五年而同予弟世懋成進士又十年而予忝浙者從公後知公者宜莫若予安敢以所按狀公諱憲臣字數伯其先晉陵人有贅於崑山者遂家焉世世力田孝弟至公父府君洪有隱德嘗之嘉定得遺金數餅為迂歸以俟亡金者授之令仰馳去一日輟耕隴上有相者過而指府君曰是夫當顯顯乃以子故府君笑曰吾家世農安所取顯耶公時為兒從傍聞之竊沾沾甚喜就里塾師吾伊不絕矣公業成為諸生久次其成蔚後偃蹇南宮試者久之而能不以戚欣見貌益砥節於學由進士謁選得南昌令人或虞公少年

不任劇曰令可拜跽稱也且俾相地何以處之何南
昌饒積牘牘數倍他縣而黠吏欲以事窘公則爭操
牘紛然雜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胡
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立決決矣吏咸吐舌稱伏
神明邑事大治近地時中大盜公出徘行繳落見長
老問所苦人人自苦訓張公令活我又清狴犴之宿
稱寃者十餘即聽蜂無以難也公胡以能便便造請
臺省諸公問亦不廢諸公日益賢重公曰得數張令
五晝不安枕耶而有段御史某者執甚一日顧公
語縣美金若干吾欲有所餽謂俾相也公徐曰縣無

美也御史怒謂南昌令不奉檄吾將訊謀而稱無美公
前謝曰此乃三殿工美也縣不敢留他美御史益怒
語言不遜公起自如御史以遷按滿僉錄監軍事去
上疏有所推薦不及公而公益以治理流聞即俾相
亦語人張令似不識吾家吾家亦不識張令無何俾相
與御史後先敗而公用卓異名拜工科給事中即上
疏四事平賦役脩水利重守巡謹隄防公故家東南
於東南計尤切將方脩屯備公謂即武庫中仗將士
司命奈何一切屬中官宜付外給事御史得覈之又
謂內操試不宜褻司訓老生能失士咸報可公自工

科右給事遷刑科左持節封唐山王充正使給事
之得正為使自公始也還晉戶科都給事中三上疏
論國漕大計下所司行之公自以小官驟貴重然尚
恂益務為恭謹不以白簡鼓加朝紳也而其於國家
計尤摯眷有枯樹數馬風諸公卿翕然稱之至出為
浙江右參政相識皆謂曰張公長者胡遽離瑣闥也公
於職分守金衢嚴三郡會平磁寇大將軍用師閩多
倚義烏人而義烏人益驕稍稍相從剽攻椎埋不休
公錄其豪以自隨而鍊之躬為訓練成師曰子去盜
而為縣官用抑何貴也建德學宮燬公損奉以先其
新者蓋學成而諸生有屑屑者矣公為參政三歲始
遷雲南按察使甫入境黔國公橫而欲用故事責之
司苛禮公使人語之曰公安得稱故事夫豈昔日黔
公也梁金馬門若九天上而欲輕加其從臣乎弇請
其條以禮如是足矣彝甸土酋沒而其酋妾攝政務
欲得四川酋其夫之公獨曰妾攝而私其土人之人固
恒今不虞失土耶毋亦奸人詐為謀以擠之者多許
便俄詐露竟知非妾意也公在謫卽日以撫以賢士
大夫為主然不欲使知之而其所繩糾絕少世曰吾
不何以耳語輕折天下材顧獨劾一都御史某暴好

殺會有與主得不罷而都御史驟遷至八坐與胡而
握銓者比遂因上計謫罷公歸公問命之後日即行
滇以饒貲甲天下公無所攜顧獨按士之宦滇而不
能歸者悉傳置之人謂公即靡索何借他人裝而重
我行李也公笑不答當是時田畯市叟咸喜得一當
公爲壽至詞翰之社雀躍思御而竟病痱矣痱一歲
若可能起行忽宿瘤潰不止久之卒年六十有二耳
府君洪贈徵仕郎毋管贈孺人娶於浦封孺人子男
二長即志熙太學生浦出也娶於方前長史蔡女次
志美邑諸生娶李鄉進士希直女女二長適朱應龍
次適陸養粹夭孫男一孫女一公爲人寛仁恭儉出
天性即所造請毋論其可者其不可者亦訥然不欲
見口也所推遜無論壽長卑即見稚唯恐其失之也
五六歲喜爲詩至老而吟諷不倦雍容和平得大曆
貞元遺音然不欲爲人出之間有能舉公詩者輒面
赤囁嚅欲避去以故其詩存者千餘首奏議公移雜
文若干卷錄之笥而行者僅紀游二稿而已王元美
曰張公之爲長者及爾吾聞之 明興有王君良
事
高皇帝爲陝西按察使 高皇帝揭其名於殿楣而
日之敎厚其所爲長者狀非一今乃併張公二美其
官同其秩壽不配德又同世無有能名王君者如張
公可以瞑矣銘曰
漢有東陽侯張相如稱長者公豈其苗裔耶何其德
之似也明之始季蜆人爲觀察使而長者二百年而
公始與王君二之壽不德婉行不祿配乃所優乎其
餘而昌厥嗣者王君殆無㫚耶我銘公幽以徵夫世
世

中憲大夫雲南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沙溪曹

公暨配顧恭人合葬誌銘

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逵而曹公
之爲御史也甫朞而抉其僚亂故侯宰汪不法語峻
甚 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爲紲宰汪以解公方即
兩緹騎褰過宰汪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脅
入長安門耶徐徐步歸邸待命得隨州判官而前是
君按司隸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賕公寘之法
而翟某者爲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
師目相攝豨項曹矣而公之判隨州也屬某水公晉
焦嶢之民以倖婚倡嘗稱嘗援者所全活無算攝蘄
水令 章聖皇太后梓宮歸顯陵當道蘄水郡縣責

供張甚多公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已公服前引常麾
外不庇一錢曰吾蘄水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悶
而知為公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咄咄然御史會風便
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為真矣公之令南城善狀非
一而大者若汰方廂後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
以死者公訶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南城與
蘄水人後先為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為南繕部
主事遂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瓜剖之官
民豪不得從中牟尺寸矣凡三年而遷知廣州府廣
會府吏獎蝟集公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始公令南

城而御史汰以奇禮望公公拂衣出曰吾御史豈而
比耶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繇廣入覲順德丞趙其
夜行金贓怒叱出之會公至自覲趙丞坐賕露具司
以屬公公治極法且抵罪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
連欲有所縱舍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色加公公曰
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
阻監司有恨公者為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則又
曰守侯三司集廷欲辱公矣御史窘乃誣公它罪狀
詔即就訊而公上疏自白竟得雲南守而丞及御史
相繼罷謫搢紳快之公守雲南雲南亦會府其治如

廣以最聞遂擢山東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某商運百
憲阻兵公奉璽書以所部深入憲果卒擒之所撫使
者王某以非初議格其功更為飛語聞當調公遂歸
人謂公調不當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時擢耳公笑
曰吾往者白五百鹺而令不白者不吾鹺也且吾官三
十年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不以非
時謁守令即守令或宗戚之顯重而過舉者面斥之
不少假亦素熟公為人無忤也公以貧為諸生日一
粥自給及其貴而老非客至不二簋客或風公力不
能恒三簋耶公謂視諸君或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

豐公時有所過從野父獨酌一豆羹蔬然道故無間也
所娶顏恭人從公起田間辟纑供養姑旦夕以安公
於讀公貴而恭人有子曰異學甫冠成鄉貢公遂宦
不能問家恭人能操什一贏授異學家日益裕顧居
乎亦二簋衣不曳地謂異學曰吾非畏而父嫌也性
故安之然公性不好施而恭人特好施捐錙匱則繼
衿替珥繼之非姻族而嫡獨食於恭人者不易指數
然恒秘之不使公知也恭人先公二歲卒以隆慶己
巳得年七十六公卒以隆慶辛未得年七十有七公
字履中其先為常熟福山人已徙邑之汲溪後割汲

溪屬太倉遂爲太倉人因自號曰汝溪此爲諸生治易有聲粲嘉靖乙酉鄉貢至己丑而成進士授南太常博士以滿考贈父文林公振封母如其官母朱太孺人有丈夫子五巽學即恭人出娶於顧繼唐次晉學娶於王封右諭德夢祥女次益學娶於王太學生懋學女次乾學聘葉庠生侗女次漸學聘呂滕州同知道輝女女二一歸太學生歸道一未字晉學益學又長女則滕陸氏出乾學漸學少女則滕樂氏出恭人撫而子之如己有孫男三繩武繼舉殆爲娶於王故進士一誠女餘二未名晉學出曾孫男一中錫穀於顧太學生咸子女曾孫女一許聘張選部振之子迎則皆繩武出也巽學等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厝公暨恭人鹿鶴巫之西阡以俟堂而謁余銘公視余不佞大父行而往者罷鎮之歲實相繼歸浮沉里社中稱爾汝懽而今已矣雖然知公深者則莫如不佞是宜銘銘曰

世好婉阿強名公激世好奢靡強名公嗇賢者稱德公亦自得曰儉曰直剌直以濕道乎儉以仁是唯恭人藉公之餘以庇公子孫

賜中憲大夫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九華楊公墓誌銘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真定也見亡不以天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意敕詰罷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就屈即所恃者天耳而亡何事竟白公當復故官然復官之命下而公先已卒矣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所恃者天歟非耶公守真定爲三輔最大郡庭五州二十七邑之長而臨之而上乃有諸督撫監察兵巡兒臨者以十數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有摩即守食寢弗遑也而公素彊力自勵又嘗爲李官諳斷益習吏抱案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抉其不當請者曰太守廼爲滑胥作地耶諸州邑受約束者以次授案去兩造紛爭前而呶公不顧第摘其中要窾呼一二把訟大猾厲聲曰而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公所聽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夜分臨讞公之始至猶旰非久而崇朝矣郡置供張甚設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然所饋不過筴器食自恒賦外一不以煩吏民而會虜騎入紫荊鐵輸大震公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地幾不與虜共耶顧郡有羨錢若干千緡又膺吏脫騎俸給悉貯之以白於臺請因石於山因陶於土

度三面咸甃石之不匝月而畢趙民忘與公又益濬
濠及築溝池廢堤以外拒水而内護濠又之滓池狹
霖雨而水横來爭堤且潰公督僚吏多益置土牛竹
捷夕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慷慨為文以禱又禱而水
有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卬首而逝水亦隨減當公之
出禱也民之薄於堤者以千數丙夜不辨色號呼請
救忽故神祠光熒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咸加
額稱公神若神君云而公又奏蠲其歲賦之半諸上
賦金郡例有火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華
之民益用大悅謳謠載道而前所謂撫臣者不欲言
其人故公同年進士也與御史不相能屬公司其狀
公念巳守土大吏安可首鼠閩兩監司但委曲引大
體覘消其燄而御史内材公所措置多與謀會滿者
薦公而劾撫臣所私者撫臣大望公謂背我而新鄭
公當國惡故相為公鄉人嘗道出真定以言微嘗公
公逡巡謝不敢知而撫臣者故新鄭客覘得之大喜
謂公奇貨可居矣公嘗脩郡城垣學宮陰陽醫藥公
署度之費無所出會有倉羨粟四百石公以付工使
計受直曰亡所事請也而公既遷雲南按察副使以
去則用前事疏奏公謂有所乾沒當罷詔聽歸就覈

公道聞之笑曰太守有州五邑二十七為三十二城
一夠而城可百金乃愛此紅腐粟耶且撫臣眈眈欲
肉我而自此腐粟四百石外不能以毛髮疵我彼猶
人也吾安所解何公乃歸耕楊翁與其諸從季飲甚
懽然以醉飲得脾疾又之寖華貽書陳懋德先生謂
受　上恩無以報即不我白我無所愧地下也竟卒
而所論公事下彼御史御史責問諸將作受直或有
狀因延見吏民詢公賢否吏民叩首流血譁曰楊使
君僅飲一杯水而柰何以腐粟絳之　詔使君即不
白我曹願得死代御史乃上疏略曰雲南按察司
故真定守道亨材而廉守也廉者必不盜倉腐粟材
守而貪亦必不貣此倉腐粟且粟授直工工皆有狀
詔特復公按察副使以示優而公不及見矣公頎而
長身風骨聳秀而溫然謙卑長者性孝友居父怡山
公母馮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母馮太宜人共養腆
備諸弟道通華咸依公所以撫教甚篤而其逝者子
其孤亡問也既以貴念獨居餓而使區用役日就約
因割腴田六百畝助之以故公病而里中人為飯僧
禱神殺而巷哭聚弔若市然公少年為諸生則已有
修川役試有司數不利著博士家言凡數萬餘始得編

又踰年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良禮嚴
其官當遷為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隣大夫之
奴與他惡少詢而誤謂公奴也閒之僅得刑部某司
主事稍遷貟外郎以至某司郎中公極精勤於職嘗
是時西曹郎名能法比者亡如公其人善博士家言
爭古文辭亦亡如公竟不調而以積資俸得守而
始得大郡然其遷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劾繼之
劾甫行而公已卒公真無天哉悲夫陳先生曰山海
經所稱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
目其名辣辣公所禱而見者耶彼猶獸也而能使水
隨而退者何也神祠之燭胡自出而應公以出于夫
於溺且聞之趙民旱公再祈而再得雨則公不謂無
天也余與公善故不辭而為之誌若銘公字豫甫別
號九華山人其先避世於華亭之脩竹鄉遂家焉子
孫益蕃衍環澱湖而居者亡他楊而邑人以區為扇
遂稱為楊翁居所自產也父即怡山公母平繼母馮
俱以公刑部郎貴贈封公娶上猶令唐次賓女封宜
人置貳貟俞氏黃氏有子繼芳娶沈氏恭議敬原女繼
美為郡庠生後娶趙氏諸生世華女俱郡諸生繼善
[illegible]一女繼茂聘李氏鴻臚豫亨女繼文

聘王氏為子守祐剖世懋女女二適太學生吳騏許
生項成芳潘雲樞三女與最少子皆唐宜人出而繼
芳繼美繼茂則黃出繼善俞出也公生以嘉靖癸未
十二月十五日卒以萬曆癸酉六月二十七日得年
五十有一墓在脩竹之新阡狀譔自陳先生而予之
銘曰

公神無所不之乎是不於趙必於吳歸而德於吳之
鄉出而德於趙之郡以使其人祀之宮而哭之途曰
吳鄉先生而趙賢大夫於戲

中順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少谷溫公墓誌銘

溫公之在文登也余自海上走一介訊公而得公報
書報書之踰月而公移龍又踰月而訃公卒蓋又五
年而余奉　命來撫鄖為公之鄉弔公而猶未葬也
嗚呼傷哉畜也余乃謀於公之子應龍華宗窆於龍
廟山之陽樹之槓而公弟真陽令如壽以狀來請誌
銘微狀余寧為不悉公也公之成進士至歿凡十有
八年為行人則一使荆襄為御史則一按鹺吳越再
按秦三仍按吳為按察副使則治海道所至皆卓然
有聲績而其郡荆人金也荆人至今能道之其按鹺
而場人暴中倭不登課公申飭舊制為稍通融其[illegible]

以蘇其困立保甲法參而伍之俾人自為守捉捕姦猾及邏卒之因而利若課自是擽登類適於承平時而公所治繕理城隍築海圩開堰數十百計其投泰益自標樹風采至州論同州守某賓鄉令某等多贓狀遣戍削籍有差守令望風解印綬去將吏大衆一切受法不寒而栗公覈求邊所以討要領者前後凡二十事條上之報可公又行刺得某大帥監食主士佐虜為虐某裨帥不畏大帥而畏虜狀悉劾罷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譴削者邊吏大懾無敢啼情以見益治軍實蓋嘗飲撰而虜亦竟公代無敢深入公又上宗藩七事若補錄覆廟闕文正體統嚴門禁尤其要者其仍投吳則益熟于其利便而於職得兼治大小諸吏有熟公者轉相告報毋為撓溫公三尺為而公以為吳所重於天下者以賦而其利之最大者水則抗疏委歙吏丈畝里毋伏田田毋伏賦賦而不田者錮之田而不賦者益之且督諸治河官以農暇開濬水稍稍受職矣公又論罷副總兵一人武吏益戢吳以大治然用事者以公治泰嚴鮮所縱舍而公不安於臺矣其治海道而屬登萊與遼之亡命交匿於諸島時時出剽掠以自益議誚擊之則慮起兵禍勿擊則二郡騷擾無已時公用楊守起元議外揚留聲以脅之而使指揮湯詔等之田橫王世祿之長山裴虔度之崆峒李承暘之劉公千戶黃汝忠之抗沃諸島召其豪長者諭之曰與若期一月來受署為良民不者濕公大軍立殲汝矣衆皇恐咸來謁公撫循之為上書二臺編保甲給田租稅通互市開關梁禁爭闘島人彬彬約束比內地矣屬暑郡大旱公齋三日而禱立尉公既露禱雨中又以暑故不為雨具寒內侵遂得疾其民相率狂走告神曰大夫為民請雨神幸予民以雨而予大夫以疾非類民今敢為大夫請命果小間公念欲不任疾疾又不任事即自劾歸且就道已而曰吾守土臣也敢去事歸乎強疾以待甫得請而公革矣然猶手書諸郡邑毋汜祭毋賻祭吾不而享也賻是死而傪我也公諱如王字孟醇別號少谷其先世志海隨人而以戍積河南之桐栢王父淮徙籍鄞遂為鄞人父文林公昕娶於左孺人而生公文林公之為諸生甫著也而公十四亦補諸生郡守許某奇公才欲壻之弗果明年有孫提學者拔部試公以為第二人既見而笑曰吾欲冠若以若少援之令果然自是凡再楚試皆不利而最後我先公

𢓜按楚公遂迎舊歸及襄陽得文林公訃盖絶食七日而扺喪所撫棺太慟曰天乎誰令我以一鄉書易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王父淮巳又喪左孺人毀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間疾矣公之一爲御史三按部又一爲海道皆名持憲其居鄉絶不通官府其居官絶不通家問以故病三月且死而其家不知也公生以嘉靖戊子卒以隆慶己巳得年四十有二初娶於鍾早卒贈孺人繼娶其從姊封如之丈夫子三長即應龍郡諸生娶王事黄元吉女次應鵬聘舉人江以淇女次應嶽聘知縣李嶽女女三俱幼世貞曰公婁爲執法大吏所至有聲績豈偶然哉早禱而澍卒以勤死合於古祀法矣乃其臨殁而約束郡邑毋令汙我爲也此何下結纓易簀我盖公之舉於先公也業殺而始按吳艤先公屬大故宗黨諸□名士咸自濟物削門下籍而公走使二百里而來以壺助絰墓不佞兄弟盖三辭而公三進之曰吾爲吾之師而已夫是以無虞於松楸而會

先帝賜詔洗雪公復從林中丞潤上書請予故御史大夫贈謚不報不佞兄弟以謝公公曰甚愧上書吾爲吾之師而已公之篤於倫理類如此是宜銘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是耶則何以子之民而殆子之身非耶則子之子孫其振振而子之名與余言而偕不泯

故建寧守張公墓誌銘 代家君

始吾女女建寧公孫也癸卯謁建寧公里中公老矣與之語響應大要非今時人也徐而察其指嘅然不能盡遺世者去公之五年公卒又六年而公諸子一衎華徵其從父贛州君之狀來乞銘墓道公張氏諱文麟字公端嘗爲建寧守罷去故稱建寧公學者或尊爲端巖先生其先常熟人也高祖以平江籍中式中生武邑敎諭樾樾生封主事湯民民生公公生而秀穎異凡兒五歲嘗戲緣其私與韓夫人衣不休還問兒何爲者公答曰他日周行四方庶如是耳韓夫人大奇之十五則已爲諸生有聲文有聲前令揚名甫使從博士受三禮親爲其竄而久之公遂以明經薦應天冠諸能言禮者時年二十三明年乙丑公舉進士高第嘗脩　孝宗實錄禾故事諸詩高第□號傳行郡邑公得浙江還上事六七所稱遂排□□廣東司主事司所治金吾緹騎於它曹號劇雖與選陞者至取風旨首鼠觀望而獨公伉以惠文彈治之尚

書雅重公故事諸曹郎習守疑法事平敏斷者選治
尚書章奏公遂治尚書章奏屬安化王叛就誅而中
貴人瑾私之陰喝有所上下公業自知亡何瑾亦敗
下司寇獄公議大逆無道上詔可是時太宰閒公與
公同舍郎也寔其治瑾獄所傳爰書稱天下以為廷
尉黎令云而瑾從子二漢者尚幼衆疑其誅且寬之
以屬公公持不可曰瑾為誰反耶即罪坐所錄錄二
漢竟坐誅而他族屬可三十人嘗別籍矣深禍首竄
治謂宜從坐公又持不可曰此不與於理禁者也別
以次減死論時發起暴猝人人持意行法而公獨多
所裁正雖尚書亦自謂不如秩滿遷山東司員外郎
再遷四川司郎中南海梁次攄者招其子多賊殺封
邑民家所餉郡邑心知之不敢決公奉璽書往勘且
置對次攄殊不自意倨就公公怒叱曰攜而父來耶
而敢研研然見我也劾抵罪因悉劾先後佐次攄獄
者還遷主事公丧俄遷吉安守不拜服除改建寧守
建寧閩饒郡也公至始大欲持廉潔風之諸束吏猾
不假毛髮矜兼并藏濫共其豪右恒衣食緣寡而治
乃以其暇創名宦祠學宮梓鄉大儒真先生集行之
博士弟子貧不能自存者月受守廩奉錢吏部以言

建寧守最當遷而公豪家不能折從上官間有所抵牾
因逐萋菲公公不懌再上書乞歸養母太夫人不許
又乞骸骨不許而公自是稍怠於政矣會述職竟被
劾免公還時尚壯歎曰大丈夫何常之有哉夫寧成
小豎子耳其言誠無所比數然其意亦欲有以用之
也吾今乃建寧吾家耳於是務儉素盡歲而食斥其
羸規償陂田募諸里佃人以厚假而薄責之歲日益
饒裕因創祖廟緝族譜稍發粥其宗之者以及內外
姻疎屬閭石歲以次第得所望去病有藥死有歛欣
有助歲有慰亡慮日出什百緡而尚多羨則起三大

第使三子分居之鮮次鄉比沼館花木臚壁幽靚公
時時攜聲酒道從謂三子吾不能具陸大夫槖中裝
顧吾有屐公安所習得之否公素壯彊無疾晚始篤
謝屏人事焚香危坐誦道家書且謂之卒年六十有七
子一桁二桁三桁俱太學生孫希九等若干人公為
人玉立善談論風槩豪舉乾乾不能下物然內行淳
備事母盧夫人以孝聞其子弟家庭燕見不敢褻也
獨吾所窺公以此乃其材真有所不盡者銘曰
公之治於官也其學之餘耶其治於家也其官之餘
耶為鄉先生為賢大夫富貴福澤壽考今舉亦畧有

之不盡其餘嗚呼公之所不盡者乃其所以餘耶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七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十首

明中順大夫金華府知府漢浦周君墓誌銘

故金華守周君卒之明年四月而其二子廷棟廷楫以友人俞允文所爲狀來請銘其墓曰異日所藉手以報先子地下者也余悲其意而不辭盖歲癸卯余與周君寅同計吏偕又六年余守尚書刑部郎而周君成進士來肄部政已授工部都水主事又比舍歡相得甚懽也君癯若不勝衣而體氣高亮師意自快淡世亡所推讓嘗出推稅荆州以寬簡稱歲額輙溢羸而其大吏才之欲以書餌君君謝不顧罷書輙從其一二故人飲君好爲詩余雖差少於君然其好詩甚君不以鄙故時時有所倡和後嶄蔚然遷屯田員外郎會故楊忠愍公繼盛論劾相嚴嵩嵩子世蕃坐忤旨不良死君爲詩哭之而又騎爭世蕃道世蕃聞益恚曰是郎何爲者吾不識之乃騎而爭吾道夕哭吾雖屬吏部摘其細用京考下遷武岡州同知州故有岷王頗橫君時假守一切推柱後惠文繩之王

不自憚稍稍戢然其涖事君甚於守皋遷金華府同
知郡有劇盜以其黨肩偶吏莫敢誰何君所任市魁
得為閑入盜者盡得其虛實以告君行勒卒胥射趨
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歲以侵告議郡邑發儲粟為賑
君持不可曰民尚幸半敉即庚空而歲復大侵嗃繼
者乃召巨室以好假貸貧民官為才其子息民兩便
之立祠肖像以頌而是時御史銜 上命訪求異人
所至苛擾君出而迓諸境曰郡僻小孝弟力田間有
之即異人無以塞明詔御史愧為辭去滿三歲進同
知為知府郡人忻忻以久有君為賀而君病瘇意稍
怠會復以試事爭御史蔑劾之罷歸君夷然不有曰
御史私我者夫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今巾吾車歸矣
乃稍稍治第合買東禪寺傍地而池之種白蓮蘱其
圃曰東林居方外僧與敦楞嚴圓覺諸經而不盡究
其旨曰吾不貪為佛也既嗜酒然以病故不令多進
曰驅生而徇吾嗜不為也詩簡遠精至有味求者則
不應曰吾徇名而營思以吾虛長吾貴不為也自度
曲授童子合樂而奏之移聲入破柱句諸節務窮要
眇每謂董子君不及周郎顧耶君既病酒斷內不許
物然合於養生之旨而浮服餌瞑眩藥竟[illegible]疾以卒

君諱俊叔字徵呂別號蒲浦考封•上事•公遂姓徐安
人皆承世君起孤童自奮受易歸先生有光起家名
二千石有田宅振其族而邨之赴急患革弛以須稱宗
姻閭可謂難能也已君始娶於鄧生子即廷棟娶梁
辰魚女繼娶於戴生子即廷楫娶張必紡女女一歸
顧占亭母婦皆以君故贈封安人子皆為太學生孫男
三紹甲廷棟出繼唐繼虞廷楫出葬某坏之新塋君
之先人有年百一十六者其次有八九十者又三四
人皆稱隱君子君雖稍貴起而僅五十二以死可念
也銘曰
以造物之所愛者君事財取而不盡之其意甚微而
年僅止於斯嗚呼噫嘻

承德郎太僕寺丞臨江張君墓誌銘

蓋余十七而以諸生識有功濟上甫加余一歲也而
丞尚賓矣則又以比部郎從有功飲燕中甚懽而亡
何有功謫去又十年而余罷青州節有功時稍丞太
僕僕行訪余城西即相與咨嗟嗚詫父之而報有功
逝矣又十五年而余入領太僕會有功之子汝紀上
書得官乃以狀來謁曰先君子之葬也弗備禮矣
以有待也今者幸得公敢以誌若銘請大世同有材

如有功蚤貴而中危而又蚤夭也乃余稍次似之其
不死而亡以慰有功地下者非夫也按狀有功姓張
氏諱遜業別號頤正其先自關赤岍徙居永嘉之平
蓋鄉凡五傳而至文忠公孚敬國朝少師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言禮當
肅皇帝意驟顯所建白施設至於今傳誦之 天子
為更賜名若字焉忠。祖諱寶祖欽父昇俱如文忠公
官公娶蔡夫人繼娶潘夫人有子遜志官中書舍人
而夭娶戴陳室定生君君是時文忠公當為學士也而
上聞之喜為稱羊酒賀君生四歲蔡夫人卒即知哭
泣八歲以恩入太學上舍日誦萬餘言亡何文忠
公滿二考改太學生為中書舍人尋行人以疾歸永嘉
文忠公卒而君甫十五有來當路指斷亂君家門者
君弗為顧日治喪禮 天子方幸承天聞文忠公訃
而悼之特賜太師予謚所以優卹祭塟加備君奉文
忠公命入朝謝因上所賜文忠公璽書數百通白金
印記若而枚 天子歸自楚詔進中書舍人尚寶
丞俾歸候除服娶於吳乃復任滿三載封生母陳為
太安人持節冊封荊王王始少而後賢之享餽加禮
君悉謝弗受君固饒才其於詩歌弦宏麗又能縱筆

為行草一時聲稱籍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闐
致之為長夜飲相嚴子世蕃亦好飲內並忌君而
浮慕之君亦陽交驩而酒酣不能無忤失又君所善
錦衣經歷沈鍊者上書攻相嚴得罪下獄君橐饘不
廢百方為其附居間而事稍解當流置上谷君當內
含為脫裝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也而衣食我讎而
前是虜入傅城下君慷慨談兵事給事中有薦君者
以是得就袴忌而爭媾君會滿考當遷為卿乃用大
察鐫秩授兩淮都轉運判官將發 上忽下詔相嚴
曰故張少師子今何官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內
愧君因謂其客為我少留張君吾力能復之瓆聞君
笑下顏曰彼豈以我難逐客哉遂發轉運推鹽利至
夥先任者不能無乾沒而君自矢為操益堅鹺卒坐
法不能償且死君至傾橐而代之償所全活以十數
嘗部輸而道遇劫問知為君遂巡引去曰是廉吏安
得竊貲也御史上其事當遷報聞久之始入為南京
光祿寺署正再上書乞休不許遷判順天府未幾進
今官君自去尚寶凡三為吏職所至砥礪有聲人指
相詫曰是貴公子何所從習之老吏豈非天性哉而
君嘗以課為之大渠屬久旱為禱於神立澍又嘗宿

亟傳傳不能亟有息巫文於是人則請君且遂大奚
而是時相嚴勢愈盛吳給事時來坐論其罪下獄戍
君所以慰存有加並養愈益恚恨曰吳尚衣食我雖
也方謀逐君而君以暴疾卒矣君之卒搢紳先生走
哭相唁而太保陸公炳為具棺以保楊公博爲鄒致
喪歸其誄賛歌頌凡數十百章至相謂曰嗚呼彝天
我而使張君夭而使張文忠之子夭也嘉靖三十六
云君見若跅弛者而事其母潘夫人陳太安人夔夔
齋慄其御家人斬焉就規性好蓄書畫稍其弟中書
舍人遜循稍長能別書畫即盡推與之曰吾今而後
蓄有歸也當分箸君故謬為不解而　[illegible]者又其先
宗族戚友之急甚於己以故橐鮮羨嘗至敝而不能
庇窀穸嗚呼以此而見先文忠之操亦可矣君所為
詩有鳴玉集使鄴集甌江集奔於酒不甚究然識者
以爲有梁陳開元風君配吳氏封安人丈夫子三汝
綱光祿寺監事娶於周瑞金令昺女次即汝紀入太
學當有官娶於侯訓導濂女汝經國子生娶於葉艮
醫選女女二長適江西布政使侯一元子儒士任邦
次適順天通判高旻子國子生師兖孫男五國祥國
禎國祐國泉國祿孫女三墓在某所銘曰

夫學始而棄汝於仕毋乃非相君計乎久宦紱仲產
不克窀穸以逝君所以揚相君至矣則君之末季人
能君忌而不能不君愧也噫嘻

明故承德郎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敬齋吳公

墓誌銘

予髫時每侍先中丞食問語鄉厚德長者必稱吳應
祥公吳應祥公云而吳公舉應天試時業已三十餘
顧當預計偕輒謝病十六年不肯往往輒捷南宮輒
又謝病歸又三年始以對策高第輒又以憂病歸歸
又十餘年謁選得禮部精膳主事不三月輒又乞南
爲主客主事亡何又以病乞休尋卒卒十餘年而門
人張教諭櫝爲之傳其甥鄉進士今黃令朱邦臣爲
之狀又十餘年提學胡御史植旌而祠之學宮又十
五年其遺孫訥以狀與傳來乞予銘嗚呼公難進易
退之節固卓卓若是至其所以闇然而章久而益有
合以不朽天之陰施於厚德長者何緩而深也夫予
焉能文以先中丞之敎蓋愴然悲焉雖然予又焉能
辭公銘按狀吳公諱應祥其居曰敬齋學者因稱
之敬齋先生先世家崑山茜涇後割崑山之屬曰太
倉州遂爲太倉人曾祖英祖茂父贈君源咸負隱德

不仕公生而神氣秀穎十歲善屬辭然雅已恂恂不
好弄弱冠則從先大王父司馬公游司馬公以易名
東南下帷諸生恒數十百人顧獨愛重公悉橐中書
授之公亦矻矻不怠至異日教授他諸生每發号輙
曰此某所得之師司馬公者也公既繇易蓍有司諸
生僉竊慕之所以事公如司馬公公抗顏為諸生掊
析疑義探索要耿語人人得所欲去後先成進士者
亦六七輩而公每當試逡巡弗肯行或中道托故返
最後兄鳳強之與偕往試即取上第亡何竟歸矣公
之謁選吏部也同年桂文襄公蕚時為部尚書下堂
握手懽劇曰安所從得吴公乎公雖倦勉為我慶一
官每退食未嘗不召公宴坐語公時時有裨桂公其
語秘弗傳然公竟不自得移告留行同舍郎鄒先生
守益亦公同年也鄒先生為陽明先生之學公暇與
之下上已惕然起曰武公九十而箴以自警余竊非
夫武鄒先生録其與公往還語載題名記中公登進
士固已久而田產不加廓椽屋不庇風雨而未能自
給間有所過從閭黨爲饌具要之却去弗食進脫粟
少鮭菜乃喜曰是可繼也部使者暨有司念公貧意
移事就公居間請為壽公辭曰吾乃操使者有司權
乎即不肯不能力田畝而家於官我固謝弗肯當公
出必從安從一童子或特手袍帶行斤斤如也道遇
田吏小孺揖遜唯謹嘗謁州州例給與從公側坐與
殊不寧還顧見後青衣騶塞道大恐却之念以書生
驟貴乃爾至移日不食其為長者如此公淳至天性
事其父贈君及繼母殷安人以孝聞家故所遺田悉
讓其兄若弟獨身屬著出以故至沒貧不能事產
公之卒以嘉靖庚寅春秋六十有四配王安人即先
司馬公族子婉嬺有女操公安之先二年卒子男四
長謙娶陸氏次讓娶沈氏次謹未娶訥最幼娶王氏
女三長適曹承先次適州學生顧樺次適思州守毛
希原孫男三女孫一後公數年相繼卒獨訥及其一
子存世貞曰吴公殆深易者也　孝廟時賢士大夫
顯頭待御矣以易奉也吴公之抑而弗出也為其少
也蓋已也正德間閹武代柄於易明夷矣公可無出
也文襄之當軸也其時矣　孝廟矣公豈老倦游耶
禮之革故也士之鼎新也嘻亦幾微矣故曰吴公殆
深易者也先中丞又嘗言今天下稱長者則無踰故
太宰朱恭靖公吴公佐少卑又年壽未至即淳德懿
行矣愧焉天下知朱公乃不知吴公是宜銘銘曰

昔在漢興剪黜嫺飾而崇長者東陽萬石長者之德
如璞未剖長者之澤如被霖霖家無選行國靡浮績
渾風汾然元氣恒溢後千百年與有遺德恂恂朱公
吳寔其臣沒而祭社以貽來則松杉鬱峯吳公之室
我銘其幽過者必式

西華令前奉議大夫同知建寧府陶公墓誌銘

友人俞仲蔚以西華令狀來益亟稱令賢云而令自
罷官至是可十餘歲其年七十五矣不復故當見令
老而躍馬健七箸談說世事風角地理亹亹不倦時
輒以養生主言謂令可不即死無何令出飲張貢士
為酒亂亂傾其一坐已復宿留前水部郎張公所令
與客及張公三人俱七十上五語甚洽頃忽若不懌者
隱几而卧喉嗌容容然客大驚呼之不應亟舁至樂之
竟不醒邑士人驚相謂西華令長者而即溺以死乃
竟死矣夫西華令者陶翁翁文淵也字靜甫其先世為晉
靖節處士後應而有諱崑者以經世才與婺叅孟
雲卿焦遂舟江湖間而諸侯爭致之不得後老於崑
之澱湖其子孫家焉再遷於千墩遂為千墩人而陶
翁之父諱綱者娶於于有丈夫子八人翁其次仲也
少敏專工為文以易補崑博士弟子稍進太學薦順
天試高第自是陶翁名籍籍動諸生從游者甚衆陶
翁讀太學而歎曰先君子字我以靜甫而吾膠膠乎
擾擾乎內不能當外夫非定則何以靜哉扁其居曰
定齋諸生遂稱之曰定齋先生陶翁八上春官不第
謁吏部選文工甚尚書覺而異之擢為第一官南京
工部司務陶翁至而部廨圮當葺為直三千金裁之
至九百金復當脩京城部復下陶翁計甚費藏吏估
至數倍陶翁之為司務八年所藏省費半以萬計尚
書雅器之所任非司務職而吏不勝其嫉以事中陶
翁出為興化檢挍會郡闕守御史檄陶翁攝守時倅
固在也陶翁遂遜謝不可乃日坐堂皇理郡事退而
奉倅唯謹無何遷運城令時方有海寇陶翁繕城壘
厲兵寬徭稱完邑寇中吏民愛而祠之以能高遷同
知建寧府事乜御史顧用陶翁弱不稱令調西華陶
翁至西華大水薄城且壞陶翁晝夜睥睨間呼曰天
乎民何罪令請銜泥以謝已水退城得不壞諸公
偉其狀相率為稱褒西華令積最當遷而陶翁則已
僂仰天歎曰令幸不愧民然旅進退蹶躃風塵間獨
不愧吾先為彭澤者耶遂拂衣歸陶翁有田千墩旁
時時割其腴以賜宗族姻黨歲以為常有鬻而他售

者陶翁笑弗敢曰吾弟以康餘亂不任割吾客質田疇
翁已盡償其直矣後其子若孫貧翁復召而三償之
不令其家知也伯兄病篤陶翁為治棺於蕪湖得之
舟人以風請必須翁泣曰病者能須我也耶異兩木
舟中流風大作檣折頻兩木翼而免其篤弟惇誼先
人之急乃爾陶翁卒以隆慶丁卯十一月八日故不
為家卒至無以殮娶徐孺人有子俟不育子兄之子
子才太學生亦先卒娶王氏繼黃氏孫男二成功太
倉州諸生娶徐氏成鳳娶張氏曾孫男一質女一側
出貲周濟孫女四嫁陳孝禎王世臣王振宗王某
孫女一字毛某一尚幼仲蔚謂陶翁材高宜上第不
第為吏而能宜書數蹴以令止長者宜豐後乃不有
子習養生家言宜大壽壽七十五以死嗚呼仲蔚名
能稱惜陶翁若矣其習陶翁則莫若其繼之銘銘曰
是唯西華令之所返真以令免而貧庶幾我彭澤令
之裔人

明文林郎四川重慶府推官南濱康君墓誌銘

康君諱學詩字伯正其先為浙西昌平族有文俊者
以避寇徙華亭遂家焉四傳而為慎齋君泰則君父
也娶於王寔生君君少而穎爽工屬文八初以病心悸
父欲棄之賈其姊夫賈生強諫廼不果既父歿而家
益落叔兄某復欲棄君賈賈生復強諫乃已遂授經
里中為郡諸生以春秋舉鄉試數上春官不第至癸
丑當第乃與其儕俱用嫌序仍自慨悅曰吾豈有所
不足於第耶且夫一第遂至求人老死選吏部選得
饒州府推官君至饒遂以明恕稱而鄱豪吳陽與弋
陽豪餘闘死者各數十人案十餘歲不決臺檄君反
倅王某會讞之倅逡巡不敢往至以罷去而後代者
為弋陽徐令浦浦心欲右弋陽民公知之至讞而[illegible]
姓各具甲以從曰是行也枉必死之君顧令浦曰[illegible]
吾民也寧其情不甚懸而闘死者敵遂騐獄於死者
而末減豪使從贖論咸叩頭懽呼散去就農曰微康
君吾曹寧復知生人樂耶君又白趙二生冤而摘三
十謬者即監司莫能難也諸臺使奨薦畢下且遷矣
而以案裁宗室為所中調蜀之重慶君以蜀險遠雅
不欲往而聞其山水佳久之乃成行其治如饒亡害
會受檄案逆虜吳思當君聞行務撫循其酋悉置
之理時西癡散毛侵我土司臺府若議發兵餉以助
或謂夷自相攻耳勿助便公曰不然土司固夷我藩
也而棄之寇我且自為藩且爾何以令他土司因

上便宜數事皆報許公又署瀘州州事一切治辦嘗
苦旱公跣而禱神雨澍應公之佐重慶吏巡撫者三
採木侍郎者二咸有薦吏部第最後當遷矣而竟用
持法失分巡僉事意搆之臺以論罷公笑曰吾再吏
佐大郡繼歷歷之善狀乃再以一毀而勝十與若承
蜩然則豈非天哉頗買田宅郭外築圃舍傍有丹石
亭榭之屬觴咏其間甚適也好讀書於天文曆算脩
煉諸家言俱有所著解其所為詩歌又綴筆作署書
要俱以自娛志而已不責名翰墨間時時從諸老先
生社游又為酒酒極豐乃其自奉則一算器食以故
竟老無家指累君為人敦睦究慰長者然中實耿介
與之談久輒益辯素強鮮疾其視後食肉不減少壯
時壬申春月忽欲游吳中諸山飲天池支硎間甚懽
俄得疾遂卒春秋七十有四娶於杜繼娶顧皆有婦
德最後娶于干始舉二子長時萬娶於張有子一尚
幼次時傑聘於宋女長適莫是龔次適郡諸生錢有
光杜出也次適顧文階顧出也次適張漢臣干出也
其墓瘞於五潮涇南與杜顧合而虛其右君起孫貧
書生自奮起兩佐大郡晚而有子有家且以壽終疑
若無所憾者然學而優可以策政而家可以遷彊無
疾可百歲而竟阻未酬豈天不欲君盡其餘以所為
後者耶吾有妹歸於張夫其孫女實歸侍萬吾故為
君而采茂才賈子県之狀以為誌若銘曰
氏而康兮歸而土康兮以而子孫康兮

明故文林郎歸化縣知縣二山章公墓誌銘

嘉靖辛酉秋九月故歸化令章公卒於官邑父老相
率哭公哀為祠祀於學宮之傍而良其壯者護喪與
妻子歸久之其孫衡乃泣持公甥吳君德徵之狀來
請銘章公故學於先司馬公余亦嘗從公游其甥余
父子後先亦進士射策俱推稱章公而公竟不第僅
得一令以死嗚呼夫余則安忍辭哉按狀公諱宗實
字若虛其先閩人至宋丞相德象徙樂清丞相後曰
興達再徙常熟因家焉數傳而至侍御公珪公之曾
大父也侍御有四子次第通朝籍以顯曰國子助教
儀曰廣西參議表曰大理卿格曰副都御史律大理
公最賢有聲於公為王父一子曰抹釣翁注嘗起家
衛千戶俄棄不顧抹釣翁贅於楊氏未有子以兄子
永州公棨為後後復取張氏始生公公生五歲則抹
釣翁捐館舍自其少時雅已朗出有通奇之禀讀書
過目輒誦十歲能屬文十四補博士弟子員亡何提

學章御史袞拔部試公御史雅守經義而公少年不
能帖帖於其師說獨以意造縱橫累千言御史讀竟
大奇之曰生小騕千里駒也自是他御史試輒居高
等至庚子遂薦於應天而永州公以單令考最當封
操釣翁顧封其生父母曰若貌之有王父秩在一令
固不足溷乃考也公志益鋭文日益高然數試禮部
輒數北一時薦紳青襟譁然為公不平而公亦且倦
程式業矣己未春當計偕張太孺人謂曰吾旦夕地
下竟不能持升斗及我乎公受教乃就吏部選汀州
歸化令歸化在萬山中其民椎而獷前令嚴箒役即
重閉為衛謝不見客民亦往往推兇磔叩門呼譁公
悉徹去令民大小得以情請公徐為平亭而遣之舉
事無讙者邑有公使廚傳取辦里甲市小猾得以縱
恣持之昂物價至數倍乃與公第令里甲計貲輸官
官為市物歸其贏一時稱便遂行之諸比邑焉公又
嘗損餘俸及嘉師之羨繕飭學宮新講堂暇則褒衣
延諸生談說經義彬彬甚都矣而會廣大盜數千突
攻邑公倡吏士日夜乘城守前是邑門為木寨以固
勞無濠公過之曰是不可恃奏上予趣建甃門上立
敵樓四周浚濠使民得漁之甫畢賊果至堅不可下

城人饑且内潰公出橐中裝散使飯之以先詳意乃
肯稍稍相給賊既退父老數輩齎金帛詣公告償公
謝曰幸賴公等子弟修力爲令守令念無以犒士爲
父母羞何自費公等償乎卒不受辛酉春廣盜復大
起所過城邑齎軍資累千金乃肯退公獨持不與相
拒凡七閱月賊知不可動第為書射城中以去盛稱
令賢擁為令故宗邑不者署矣賊退疫大作公亦以勞
故沾疾且革謂其家人曰死生命耳吾不負邑吾獨
負永州公言即死何以見先人地下哉語畢而逝距
其生正德辛未年僅五十有一配陸氏生子一即衛
太學生娶於諱女長適即德微邑庠生次適予弟遇
士世懋次字張希泳次字張厚德以癸亥十一月初
十日葬于虞山之北麓頂山之原王子曰吾往與章
公交得公之情矣未悉其令時事也及讀錢君狀悉
其事矣乃於情有未竟焉何哉夫章公粹而坦洞見
底裏人也驟接之無脩貌徐襟之無畛畦卒而厚之
不色喜卒而薄之不色怒視臧獲如嬰兒貴賤若一
室語可市也此豈可與世之厚城府芧寨岐逕者道
耶吾從章公長安時吳給事宗吏部者吾友也邂逅
章公以齒坐上坐歘便大權嘆而呼吳戲取巳冠冠

章公竟酒忘易章公之偕二人飲於吾者再乎遂不復報刺刺名姓且漫戒曰足疲不任謁柰何都督夫公延為兒子師數日謝不肯復往與章公友者易與之膝而難其濶略然精勵於令若此銘曰

坦坦章公簡靖自遠達心無累豁而業成邑翰所柢千人皆廢公車數上蔚然其采而困一第出宰巖邑循物率素毋以師吏有恭伏戎令為身捍卒死勤事鬼藏於吳神游於閩赫赫厥祀是曰賢侯逝者靡憾銘者不愧

文林郎浙江紹興府新昌縣知縣曹君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余故侍曹翁里居而其自尚書郎使歸則益近曹翁云曹翁故大父行也而婦吾王氏姊得稱內兄弟曹翁為人長七尺餘龐眉鬚髮全白顧眄偉如居恒杜門閭出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兒有輿來輒走避市舍須過乃復出而其於鄉黨會用齒推為祭酒曹翁揖客坐上坐顧其客皆貴然亡所孫而閒於末坐少年非是折之甚為面赤或目曹翁是不從輿中來人鄉翁哄曰使若避輿者當而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鄉黨乃共嚴異翁然會亦益稀而曹翁自廢父母論里人不知其故為令即曹翁亦忘之而一日御史于旌過曹翁里脩刺入謁曹翁問而知其為新昌呂君兄洵也坐定呂君自通其父故邑豪曹翁嘗扶之市以懲翁意不自得呂君乃言微翁吾父不克戒以終為長者且去吾邑十餘年而德翁如一日為竟夕談乃去而又一日客有長洲令俞時及入謁再拜伏而泣已起居若家人禮問之則故御史集子亦新昌人也御史集使還里暴卒而曹翁忝為解裝以殮出時及林下而撫之時時食餘著如父子時及且曰翁去吾邑三十年而德翁如一日夫寧獨時及也未幾而鄒守林懋舉復來脩禮如俞林公故曹翁為懷安教諭時弟子也是三公者去而曹翁毋所報謝人或謂翁即一言可以席三君子而有家曹翁笑不答蓋自脩脯外稍具伏臘費而已三公亦後先謂人吾至今尚莊曹翁不敢以它事請也蓋曹翁以居貧則已自立其贅於時氏且壯而讀書數奇僚埼王生已為公車士矣婦母張媼薄曹翁不以為壻數曹翁突烟冷即併日食然不從張媼乞釜焦張稍悔割田若干畝以遺翁曰禾熟可歲也曹翁謝不顧去為里塾師自給當是時父將仕公已歿獨母丁在曹翁業三十矣而

若補邑博士弟子家去邑百里而遥朔望徒步學宮
旦受課夕歸風雨寒暑無間也尋試於御史高等且
廩以讓其友貧者支生遂領鄉薦北上抵安德盤谿
盗同行一越人墜蹇驢不能上公以己騎易之而徐
乘蹇驢殿卒以其人免曹翁凡再試南宮再不第乃
嘆曰母老矣吾終不以一第而緩吾母養就署學官
得福建之建陽訓導滿三載而還教諭是為懷安曹
翁集諸生之憂餒者得百人為大釜爨飦粥糜魚羹
以食之而身責課文義以士行相規切儆弗逞者鳴
鼓聲其罪亡論諸生均稱為諸生師者視曹翁嚴父
兄也翁所造有為司徒森如林守而顯者又數人時
邵康僖公銳視學政獨賢曹翁舉以風七閩而又
六載始得令為新昌曹翁之為新昌也洞坦不設鉤
距諸來訟者取片語而決或抶之至十輒罷使就舍
曰休矣遂而婦耕織矣間擿一二訟師斥之境外而
是時民貧苦重索嫁多弗舉女曹翁乃以謀於士大
夫為嫁程若嫁厚者取婦而責索裝者產棄女者以
次第受法曹翁欲築長堤扞溪水而其縣始且鄉掄
曰是安能家走一脊耶比曹翁行隄所而吏民亡弗
從者曹翁手一最重石肩篚土而曰視吾力所任
卑辰而至酉而罷亦以吾為準蓋不易月而隄成雖
其縣亦愧服相率祠曹翁矣曹翁之為新昌九載其
俗幾變即衽席間有閫語相戒曰毋溷邑大夫耳比
滿當得代邑人之有女者以千數攜而送曹翁且指
謂曰此而父也邑當台處孔道曹翁獨以事廚傳曰
柰何疲民以取譽以故鮮賓客聲而獨仙居應司寇
大猷為吏部郎稱曹翁嚴不苛辦不擾察不細貞不
飾拄不折峻不激戚不慼困不求為循吏第一曹翁
當之部考最而母丁巳八十六矣當致忽大歎咤曰
吾雖宦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倍母也取部符嫠之
亡何母丁卒終喪遂不復仕新昌人聞而立碑以頌
德其九載中𡖖使者為書亦要上而吳陸太宰其鄉
人或謂曹翁不能捐咫尺之書以贄乎不答而太宰
後坐法戍而道新昌乃執翁手曰其愧見公儀[illegible]不
一聞問乎亦不答曹翁絕不喜言其令時事所為稱
令事者獨新昌士民而其鄉父老亦惟謂曹翁仕宦
後先十八載而囊產無所增益意其廉而疑其不強
火文州守鄉飲禮曹翁大賓遂逃辭弗應曰此禮國
家所以優賢者某何人也而敢干之曹翁初贅於時
而時氏卒有子曰承先[illegible]繼有子曰奉先凡三娶而

姊為吾王氏姊有三子曰敬先愛先昌先王孺人
之歸曹翁也實從之懷安則脯饒漿酒之類以共
諸博士過從亡弗給矣曹翁之為新昌也官事不
入內家事不出外得以專精於公間一休沐孺人
抱兒迎勞若翁曰所治獄幾何毋貽兒業也孺人歸
曹而稱為子者二其長婦家貴也而又故女弟差齒
嘆啐不肯下孺人如弗聞也而字且禮之所撫二兒
及婦適於己子至當析產悉推弗居曰幸事翁有三
男女於十指生活耳曹翁之歿而王孺人撫其子昌
先也蓋又十八年未嘗一日廢女紅也性好施予中
表從假貸不能問子錢併毋錢匿之亦不悔簪珥衣
裙之類恒與質家共矣曹翁名梓字世奇別號菊巷
得年八十一王孺人七十六以卒當王孺人卒時獨
其子昌先侍昌先材高為諸生棄之習古文詞任俠
自喜既欲改葬曹翁而以狀請於余曰惟先子之治
命得遂胥先壠毋以誌銘溷乃公諸為誌銘者皆
諛骨者也雖然今天下可以寄不朽唯吾子而其不
善諛亦唯吾子敢以請余乃曰嗟夫世所稱嘉循吏
者以聲擧耳不然有一曹翁而遺之夫曹翁能行罪
而使其人不怨為德而身忘之此皆近於古之道也

夫三君子不憚先身以從曹翁於委巷固欲有以報
也然扶千金之力而不敢吐彼其所信於曹翁者深
也曹翁之為循吏沒齒而不斬人知至欲廢誌銘賢
者之不斬人知已耳何至欲廢誌銘嗚呼諛墓之為
辭有餘恩矣余既已感曹翁志而欲續史未就何可
以失曹翁夫婦是宜誌復銘之曰
是為吏賢而毋近名為婦而成夫賢而不以令稱其
卒以嘉隆而生以成弘為其間人而識者以為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者耶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七首

文林郎知奉化縣事貞憲徐先生墓誌銘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寓公前奉化令長谷徐君捐館舍春秋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以左叅政部吳興稍為經紀其喪踰四月而遂晉臬歸里又三月而其子文果以治命請曰不肖敢為逝者徼惠一言謝不敏則又曰唯先子之獲辛公也最晚而最心念之曰是公吾所創見也既易簀語不負曰吾目待王公銘而瞑余聞而悲之按狀君諱獻忠字伯臣其先世有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焉七傳而為君父某公娶某孺人寔生君君神識茂暢性操弃介自其為齔時雅巳慕竹素之事矣稍長為時義即傾其儕者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傑然為舉首久之薦應天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為搜獵稗官遺者外家之語逸壁斷敦摩前亡昏旦農圃醫卜支離覆逆旁暨人伎往往精探其所縣造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為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曆鮮有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貞徽之際而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財東京然至於論說與華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視君為丈人行其揚扢風雅下上今昔耳語膝坐忘其為吾汝也君去禮部為吏部選人當得縣令人或謂君必遲之一令何足溷徐先生為君謝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溷徐先生竟得浙之奉化以去奉化夷曠而城虵虺雜居民俗陋而好訟君不為斤斤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繇役防水務有以袵席其長老稍推美田學宫為奮弟費興禮揖遜彬彬如也君所為植培務在畢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飾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道彭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筴授君致之京君辭為不悟抵京以一籠筴報亡何君坐斁罷矣前君為諸生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手曰吾三世不盜丁得無於葬有所恨我足而責也君辭受教則日夜借所學為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之福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嘉既罷則斥買苗田傍搆丙舍為終老計不竟稱華

尋人矣玉杪雙桐偃蹇板門蹝屧淨几奇書古文明
以金石三代之器葛巾羽氅倘徉其間客至則留小
飲聽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
苕霅荻蘆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寇
翟公諸大老為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
社君不峻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暇肆於
九經作春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
分節受鑰伯陽以破玄高作參同契玄要心測璞筮
神啓作大地圖衍義山房九變三江水利攷狗知鄉
將董酬山靈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聲旁堀正變作
樂府原唐詩品朱邑既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
其雜著詩文又數十卷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
方內而博探外典遐想沖舉每自謂刀圭投咽羽翰
立張接金示鄂搢洪崖浮丘於玉京之上葛稚川陶
隱居而下所不論也竟以訪道不諧邑邑成疾委蛻
之際神識了然豈所謂大道隅塵報身斯驗者耶君
孝友天至內行淳備性不能書而貌其吏部府君遺
像如生某孺人病革欲有語不得君跽請曰毋以仲
季產未立耶趣推已所授遺之且劃橐中之半而後
喜可知也呼仲季來微而兄我不要死矣君娶陸氏

別室呂氏生四子為文翰文穀文果文樑女六孫男
　進九霞山之陽去其父墓若干里按謚法清白守
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不侈稱用二周處士故事誌
其大者而擬之謚曰貞憲先生一為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今乎四明而終乎吳興清白守節博
聞多能曰憲且貞請以易而名庶幾稱為寓公為鄉
先生

故文林郎知長汀縣事東涯金公墓誌銘

余讀仲蔚狀長汀公事而竊有慨也縣官之繩士殆
格也若東瀑然即簿尉一困之靡由顯已長汀公起
家邑簿亡已而遂丞遂至令何難格也夫長汀公可
不謂賢乎自長汀公一至令而諸子伯叔兄弟婁起
纂藩閫佐州邑而顯者數人即不能如長汀公要之
其所纂效優於格也不賢而能之乎始長汀公為諸
生久費而升上舍其業文爲爽輩行可以第矣而竟
弗第也一旦自詫嗟曰邑邑久帶筆硯間男子得一
命足逞耳請吏部選為歸安簿簿職誰何而都剌史
才簿檄攝縣賦賦奬故蝟起而姦胥度攝尉是無難
我也悉援得姦狀立寘之法屬歲侵公約其下田出
產以質而寬其賦期以須穰歲尋穰下田爭出賦亡

後者更用最遷餘姚丞餘姚稱巖邑其俗吏猾而民囂訟然懾公鉤距法相戒亡犯也至爲謠曰鉤奇求讎避金鉤公稍稍剗以寬優恤學校師儒者造請賢士大夫不廢禮公之一再爲丞尉皆能佐其令以稱職舉又後先近其家捐家廩以弟部刺史賢而數旌之士民爲立碑頌德起拜長汀令到官數月尤稱一切治辦然公意有所不足曰去令以上何官乎四上書移疾歸而治園圃鑿池種竹悠然自得也暮閒歷居爲岡而松其上施梧檻以含貯朝夕焉聽風聲移時而樂之爲署曰峯壽居戒其五子若孫曰吾不能如陸大夫千金橐中裝五分之而僕僕車馬酒食過從也吾有先人饘粥之業遺汝汝自食力以其餘共我公故白晳而與其伯縣丞公章季同知公夏俱髯也已而公之諸子俱髯歲時伏臘上壽冠珮雍容是都出入鄉里目屬之公年且八十而游婺之齊雲黃山以其子從又明年汎大江登九華望夫蔡之秀既然慕李太白王伯安之爲人還游小孤歷浮玉往返可四千餘里至洞庭錢湖諸山水凡席間物耳公之縱游奇深遠者推而以爲物且偲曰彼髯盡白矣而顏渥丹者得毋輔之胡爲也耶公之嘗爲餘姚其人

至大吏治呈按部謁公里居問遺不絕然公益自無所干請州以鄉飲聘公爲大賓公素強少疾晚而食履視聽不衰舒緩靜雅不厲人以聲色其按武上覘墻而下顧履慎於攝生蓋天性也年八十四乃病劇云卧者三月餘猶廿七箸父之始卒公諱部姓金氏字子善故以長汀令終其鄉人尊而稱之曰東涯先、其先崑山惠安鄉人分崑山爲太倉州遂爲州人曾大父實大王父蕃王父坪以同知夏貴贈爲中兵爲副指揮母孫封孺人娶王氏前卒有丈夫子五人充孚福建布政司理問娶於顧再娶於朱爲鄉進士銓女充升蒲圻丞娶於周爲左參政在女充明太守都司斷事娶於毛爲思州守希原女再娶於周充清國子生娶於朱爲封刑部主事印女充和側室出聘於邵女四歸諸生虞典楊擅太學生龔汲大理寺副劉大武諸孫復燕復照復豫復章復亨復道復遇復遇復進復遲復達復觀復燕再試武舉而復觀爲州諸生餘尚幼女九人曾孫男五權柄棟楫梓以卒之明年正月廿二日葬摩羅涇之西新塋蓋公有丘嫂老而貧公廩之至殁而爲調棺殮族孫孫昂爲娶婦經紀其家以有成立嫁虞典者寡而亡子以節

公為之置子而割產以賂所謂歸而好行其德於鄉者也蓋公之婦王孺人卒屬銘於先大夫不佞實其草焉今何能辭銘曰

女三其政於邑兮督而便退而政於家兮肅以閑富好行其德兮以永年居兮橋梓之芉然歸兮松栢之卷然于鬖兮鬖兮洵美且駢福有五兮女庶幾其全者耶

明徵仕郎睢州判官約齋錢君墓誌銘

錢君諱培技字子充自其為諸生時以慱決於文稱而毋當於志因自號約齋以訾云而約齋君世為崐山支巷里人曾大父某治儒為某郡教授大父某始徙治醫至父某而醫益高能立起人痼世所稱春林先生者也有丈夫子二其長旗手衛經歷培志與君俱業儒培志不發醫而君獨以儒顯君為諸生嘗與經里人吳中英數試有司甲等然至省試輒不利久之當謁選吏部意若不欲行者春林公故亡恙也曰吾老矣強而待汝一官尚奚戀耶君乃之吏部試高第得山西解州解故多鹽利賈人子日伺吏欲幾中之君持文法亡害偘偘不見欲頃之攝守家一切辦治爵德政者殺人事連張守政御史欲併坐守政死君執弗可曰德政自殺人耳柰何復以一生者抵一死者御史為詘俄而河東地大震夜中落廨宇且盡獄暴火大小囚數十百驚閧出君起令毋救火而環吏卒與囚四周使揹火曰是矣可御也且可以無逸因此明卒無亡君乃發藏穀煑粥食饑者庀錢布餙里甲俾有無相通以調棺殮分布練士捕治鄉落不逞餘以次招来之凡六晝夜乃定監司念州變重遣一指揮来協守指揮武人也多所干陬君為白監司曰公將以安吾州耶抑擾之也安之柰何益此弁為即判不肖敢以百口任州監司愧為還指揮君之判解丫與攝州無幾而旌異累下矣尋丁春林公憂解服除補判睢州睢枕河而州君以春秋行隄白服[illegible]吏民中寒暑晝夜靡閒河以亡決嘗一署鹿邑鹿邑人稱之郡倅行部而挾重者風君有所賕餉君佯不悟曰邑無餉倅故事也凡三載遷慶王審理正君顧謂其子德徵曰乃公倦游歸矣向者解之變趣吾與家頻死者且數而卒數以家免豈非天幸耶天幸不可要得移文兩臺歸浮沉里社可十載而以老病捐館蓋春秋七十有三矣配朱氏先君八年卒丈夫子三德徵邑諸生娶於章繼吳再繼張德徽太學生娶

於頎女二適陸允升太學生王調𢓸孫男三承武太
學生娶於趙承文聘於柴一尚幼孫女四長字人如
霜而卒次適朱禹臣朱名佐次字王某歷城令王君
之狀云爾德徽葦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
而介狀問銘於不佞不佞既讀歎曰士當居平特胡
可一二槩見戕錢君老儒長者耳一旦撰解解變起
呼不教之民而飭之上獨下沐澤與法決州若堅礪
且夫環解而邑者六而戕六矢守也始遂稱甲乙焉
士果可以居平一二槩見戕余故熟錢君出入里中
偃僂以趨遇非齒亦不加貌色益務為敦謹庶取儉
乎斤斤秋毫不爽其所名齋而約者意止此爾然亦
可以銘矣銘曰
以汝不習吏耶判解與睢何　凡爽便治也以汝材肖
氣耶歸而里居何退讓君子也恭儉為政以起中實
其子息之彬彬書詩錢君之歸茲藏也宜

明故廸功郎浙江金華府蘭溪縣丞史君墓誌
銘

史之先以官為氏至漢而益貴有曾相晟者其後人
以功封溧陽侯始居江南元至正中君五世祖廿
由長興徙居長洲遂為長洲人再傳

良公生通一通一生綜綜生順贈監察御史贈公生
鑑舉進士為御史諤諤廷諍出守河間以讒罷有丈
夫子五人君其季也生而短小穎秀動止文弱不佞
大王父司馬公見而奇之以季歸馬是為吾姑而是
特君甫十六名能屬文由博士弟子補太學諸生然
試輒不利而御史公卒諸兄皆析箸獨君之母陳夫
人在君所以奉養百方調譽色而進之戶不聞履屐
聲者三十年一日也君所為恭謹自天植即崇弁覿
為見君恂恂退遜以為有所懾或謗遜之及其鈞禮
少賤無二矣諸所為不義激君者避焉若免其[illegible]
人不義若掩耳若不聞也人有德於君即一飯沒身
不忘君所德於人雖是人知之生平不為郤亦不[illegible]
人之郤以至於善惡是非則心通特不以非與[illegible]
齒群不逞少年見以為易上而狎之君不為校久而
未嘗不下君之厚也過君厚者初亦疑其跡久而未
嘗不信君之衷也君於內行脩備事其諸兄尤謹至
閨闥間不以嬻色接吾姑臧獲大小有過未嘗輕呵
撻曰彼亦人子也以故君忠信篤至擅吳中人稱至
或舉之勵其俗云而晚節家益薄由吏部選人授鴻
臚司儀署序班盖升御史大夫沿劉遠兵稍資給之

君於官盡務為恭謹五鼓未見火城一交牀從倚長
安門外迫瞑不辨色羸馬蹩躠歸自大鴻臚所其於
引見外藩官吏稍稍需涘皆盡洗去之顧僕僕為役
中間凡一請休沐再祔滿考授封階無以吏謫云稍
遷蘭溪縣丞君自以不習吏事精心求平令有移部
牒者質之必兩造俱嚴從容為輕獄以報訟紙贖鍰
毫髮不以入橐邑居衝君買一艇艦奔走迎送毋間
寒暑自嘉靖末郡邑爭為甲令自減削而君所持操
益甚即一薪木必損月奉為直以償日不能具一肉
或謂君胡自苦乃爾君謝曰小吏安所敢取名固嚴
如是耳且焉能損六尺軀借三寸舌欲乎蓋不侯大
王父令蘭溪人尸而祝之至于今七十載而君為丞
有熏聲其宮父老能舉之者數曰前令公與今丞貞
冰玉也君以部漸遷抵京中寒疾卒得年七十有一
君諱鑾字允全別號南嶼吾姑未有子為置貳振以
有子訪補太學娶太常少卿陸先生粲女又女其兄
之女以適太學生陳文默孫男一載道孫女一許聘
王汝升君居恒謂人吾食王氏德者三世矣一旦填
溝壑何以報塞而君之歿也吾弟世懋時在儀部郎
寔損半歲奉調棺殮經紀其喪事甚悉又明年而訪
求君之柩塟於靈巖鄉之先塋以其從兄文學臣紀
狀來請銘嗟嗟世貞安忍不銘銘曰
何以稱行視君鄉何以稱政視君邦何以稱操視君
橐裝嗚呼是為隆慶間之廉吏長者奉而全以從御
史君地下

徵仕郎福建布政司都事一齋先生王公暨配
周孺人合葬誌銘

一齋先生者王氏諱恬字民熙嘗為福建幕有官矣
學者不以其官稱而尊之曰一齋先生先生之王父
公諱輅以長子朝列公贈為南京工部主事以少子
通議公贈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直菴公諱僊以布
衣居伯季間磊落高行誼時人並稱之直菴公有四
子先生其仲為側室毛碩人出少則已厭著直菴公
差其產產不能與伯子均而先生既室周孺人則益
已有旦夕累其遺畝廢丘如屣脫先生所受易里中
師度卒業則罷耕乃扶冊從丑滕間且誦且課以其
閒走師所質疑難至夜分篝燈為經論及舉子言弗屬弗
就枕是時周孺人業稱名族能自抑下脫簪珥手饁
而佐先生耕夜則紉繲絥緝紡而佐讀其於書伊吾
聲時若與機杼韻也蓋先生之於農二十年而成其

□尋由茶過三寸齔其季年乃至二千齔諸子女十餘奚歲以次授家室咸時伏臘多饒奇之當其於儒三十而補博士弟子四十而廩於庠為提學御史章公丘公所賞識並先御史大夫公視先生為從弟少年試諸公褎然有儁聲先生耆而與之相甲乙居恒酒閒自詫曰老驥千里豈欺我哉而會故魏文簡公講道東南先生走百舍請得從弟子列魏公難先生長而友之先生之讀易毋論三絶編於濂洛諸儒家言俱夙所精習至得友於魏公而後反求之理性之間□知也先生既屢試不第乃嘆曰吾所不獲一官而少攄吾志者非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衛命吾知所處矣於是始業醫醫罔不名一師日取軒岐扁倉叔和東垣諸書讀之間則思所以決脉用方者乃豁然悟曰夫醫意也吾師吾意而醫何必長桑公來我於是始試藥諸病貧人以藥請人給之約毋有所讎時復為粥粥之諸病貧人爭走就先生醫醫日以益驗名益起先生尤巧於用方而精決脉脉時有異變奇狀先生診之若觀也至為日以訣人生死曰是脉為某症焉得之某事當以某藥起即不起當復入某症作某狀徃徃奇中十不爽一二三而先生故嘗入粟為太學生當謁選前給事中樓庵王公與先生遇京師而論仁先生曰木訥耳王公大奇之益與深語為延譽公卿間而大理少卿馮公選部郎張公考功郎章公數用醫薦先生欲薦用之先生逡巡謝曰僕老矣即徼幸得一官安能歲活數百千人哉吏部業為請得福建布政司都事銜以歸歸復以醫顯數年而病瘧卒當先生病瘧時世貞以使事歸謁先生神思爽然笑相謂曰此疾王氏送行例也吾且行矣能無一言贐我乎世貞不敢答久之竟卒又十三年而為隆慶元年十月十六日其諸子世雍等啓先生與周孺人之殯葬於顧涇東祖塋之次而具狀來命銘周孺人故前先生七年卒先生壽七十有二孺人六十有六諸子某某女某某孫某某孫女某某世雍之狀曰先生性敦睦居恒以和柔善諸父兄卒而遇之恂恂然長者稍與校論公是非即抗聲不少屈與談理性輒益精嘗疊更僕不勌鄉黨有爭鬨為居間百方解救取息乃已先生故雅善工部郎曹而亘賈爭蘆洲者出橐中裝百金壽先生冀為曹公請先生艴然曰若固不知我柰何以私溷曹公州大夫萬公賢先生然恠先生不徃見曰王君俗吏我耳先生竟逡巡弗徃也

里有董生其兄弟相搆怨欲以田售先生先生爲酒
食好謂之曰吾及見若大父篳路而啟此田柰何輕
售之且吾外人寧勝若兄弟耶董氏家得不敗其爲
長者如此嘗儒人尤孝謹治家能爲德里門強力而
外嚴先生有孟光氏風世貞所得先生爲儒及醫事
詳於狀其於狀所聞亦爾乃敘爲銘曰
業農而儒畬乃菑業儒而醫德乃滋疇其論方意爲
師我饑我粥癃我治崇丘之枯發柔荑陰功繩繩逮
孫枝

登仕佐郎鴻臚序班小東顧公暨配劉孺人合
葬誌銘

太卿公之綱管保安也杖創甚不任痛矣而其子鴻
臚君手一襆而從曰即不敢以後大人地下太卿公
創已起趣君歸乃拮据生理曰微夫居者孰與資行
者蓋自是太卿公亡内顧憂而君又用餘羨入貲錄
諸生升上舍至拜鴻臚序班先太卿公官矣
先帝之初元褒嘉故爭臣諸徙者太卿公起徒間爲
銀臺參議晉丞京兆佐廷尉一歲中超遷至九卿而
君猶在鴻臚毋故每入朝君偃而太卿公循墻俯趨
之聲相屬一旦太卿公以年至謝事君亦上疏歸都
門之外祖席前後若蹤傳父子者天下聞而榮之君
歸而業五十餘上太卿公壽蓋吾吳朱恭肅公八十
時其子都事景周六十觴相屬也都大夫以擬君父
子而亡何君竟用末疾困不起太卿公乃大悲曰天
乎兒遂亦先吾逝耶謂世貞習史氏□將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君於州之新安里而婦劉孺人前五歲場
且窆合矣介徐子有說狀手盡以事行而屬之誌銘
君顧姓諱可立字聞禮世爲太倉州人其先晉司空
和數十傳而曰思魯公以理學聞畏壘
高帝徵不就最後部使者賢之祠於郡生思恂公恩
恂公生寶善公寶善公長者生海隱公海隱公賢以
太卿公丞京兆貴封如其官太卿公名存仁其爲給
事中時上書廣醫恩抑邪倖數事忤旨杖北闕下死
而復蘇直聲振一時妻盛恭人實生君君少受其父
易尋改受禮凡五試而五不勝始謁吏部選得今官
君謂鴻臚嶽嶽嶫能折其角抑而顧以惰自損令人
弁髦之也即宋辨色盛服危立朝門若司之必君而
其侍
穆宗裕即進退雍容是都上目送君且曰是夫蓋閑
禮者左右以語君訖罷上似能舉君字甚較也君爲

人數朴寡言咲居平若惛惛而中甚辨晳其治生雖
米鹽果蓏竹木瑣屑必有度太卿公譎君則代治內
公歸杜門君則代治外其造請賓客亡間寒暑風雨
出入恒戴星以故生平不當月旦議而所與即屋市
人得君一語賢於券矣然君又能佐太卿公施公嘗
以百畝田續族食百畝田濟區役百畝田共都諸生
而君心念太倉公故里豈其忘之將無困弗繼耶因
割私田二百畝為太倉諸生供而都御史銅梁公義
君事為勒石矣嘗有中表緩急君傾所知金援之不
足則捐常飲器以繼而責進者踵門謂君曷不以償
我公謝曰吾尚虛人德而敢為德於人第不忍其意
耳君娶於劉劉父儀曹郎諱淶諸所給奩篚及門戶
庸調一切身任之凡塚顧而稱宗族交知者視顧若
外戚君所為受匈竟其身不以食德故有倦色太卿
公感椎事空橐中金買田可六百畝為族食續至成
積倉銅梁公儆君為其長而君竟用末疾逝矣君生
以正德己卯逝以萬曆癸酉年僅五十有五所謂劉
孺人者少長京師母曰王宜人及笄歸君嘗讀書能
通大誼精女工旁及家人產靜共儉勤太卿公與繼
配謝恭人良宜之而病無子君稍資媵亦竟孺人無

子夫君不以無子故廢孺人禮孺人不以媵故廢君
禮交相莊也孺人以四十七歿歿之明年而君媵陳
有子曰阿姓為聘大理寺副大武女大武則儀部郎
瑋子也蓋顧劉世再婚姻若朱陳云銘曰
將下壽而猶為人子以一命止將不稱夭而不能使
顧之祀是啟而竟俱死若俱有憾於人理者然為內
德而宜於閨為外德而宜於里以無愧太卿公之家
人曰亦可以已矣

故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福建等處都指揮使
司掌司事署都指揮僉事張君墓誌銘

余所交者張將軍元凱為布衣歆竟歲甚懽一日悴
其容而造余拜且請曰彝有以銘吾父昭毅君之墓
問其卒十載所矣而猶未葬也已又其出其友王子
百穀之狀曰是所待以不朽者二先生夫余而以元
凱友也則銘之余而以百穀狀也則銘之然而昭毅
君故先百穀而識余者也按狀君諱建節字子行別
號咸虛其先鳳陽之五河人六世祖得從
高皇帝起義為徐州衛千戶有二子長祥襲而遷濮
西廣陽衛指揮同知次真從
文皇帝下金陵以宿衛忠着授徐州衛指揮使調浙

江臨山衛遂爲其司都指揮使遷右軍都督同知襲浙如故有子智以次孫英襲調蘇州衛自是兩家兄弟俱重於吳閒有世官而其居吳者尤著英亡子弟葵襲葵生敍敍生璃爲君父璃有文武才擢衛符者無三十年而屬世承平外侮不競弗獲以功名自顯見君生七歲而喪母顧淑人哀毀如成人將淑人來稱母謂君能子吾先時張氏以俠聞江南甲第樓觀假山池前堂羅鐘鼓立曲旃羅綺曳地出從平頭奴駿馬而君於其間獨布素自喜又日夜習讀經史爲書生業父璃内奇之謏曰家世材官介士不於三尺取封業而至巍顯鉛槧爲君跪謝曰將相不偏廢也且鉛槧三尺所受使父璃語屈而御史視學者已試君高等補郡諸生自是試輒傾其諸生以至有既廩而其於應天凡三試輒不利最後父璃卒當襲君請於御史得如諸生制終喪而襲御史善之後遂爲指揮使當復應武舉試應試者謂所射策論難毋若君何即君射亦無若吾屬何也已君騎而馳射鵠耦射又鵠乃大驚歎遂爲第一人君凡三試而兩爲第一其最後以策太奇忤御史稍第二而至部試輒數奇不第如諸生時然御史天民薦之已御史魏復

薦之後與都御史顒合薦之御史洛復薦之它御史先後尉薦至再三俱報聞而君之爲指揮也蓋視衛符如璃時最與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張生富而入貲爲衛指揮欲列坐視事君怒曰即不肯從諸將軍其先皆白汗馬得之何至媚賈人骨哉顧左右揖張坐勿設張大愧夜行金三百爲壽公指其下曰此非入貲所也則以緹帥陸太保炳書來解君竟叱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衛故與郡鈞禮它指揮即不敢以鈞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初亦不自得徐察君衛事治而所接談議斷斷見風采至與之推風雅觀酒德久而非君無歡也時暴有倭警都御史蔡公檄諸將軍樓船出海錯愕不敢發君解印綬屬其副曰吾難吾綬哉促秣帕葦附注發而從少年蒼頭數十人前薄賊賊爲之披靡矣而還南京總漕行都指揮事以去君既持兼無所射狗而能察用其下即偏裨以不法袒而受杖惴惴受約束以故其漕績獨稱諸帥冠踰年遂爲真而僉鄭陽都司事而章中丞煥者君故人熟知君才數令行部上便宜諸非軍事而疑者亦輒以屬君東陽大俠鄭君負險聚亡命匿稅田百千頃官數捕不得君單騎入其棲縛之出衆

畔猊莫敢動遂置鄭法而沒其田中丞上君績遷長
福建都司亡幾而倭薄省城大震諸守帥皇恐不暇
食飲君與其舍人雅歌投壺自如撫臣者失其名司
而難之而君所治虎落蹦石勁弩長戟守具精甚而
所將士又選賊望見君幟即不敢壁而移壁他所既
賊退撫臣乃更愧恨君以三千金檄君治兵甲人或
謂君名為兵甲耳君誠能指其半為撫公壽必德君
而其半尚可橐也公謝不可日夜趣治兵甲咸犀利
先期報撫臣乃大失望而以君按兵匿籍得六千人
更用為擾而劾之君坐罷君乃大喜曰今而後庶幾

還吾書生我即日歸解橐中裝直可二百金悉以推
其孽弟建寅而躬理泉石花木之業與故吏部郎黎辭
敦齋君年章憲使美中輩課詩酒以自娛識者謂大司
馬尺一旦夕下君而君以羸疾逝矣君逝以嘉靖丙
寅距其生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四娶於陸故太宰
公完孫女子一即元凱娶於王即吏部郎女也孫男
三某某所著有毛詩問難四卷北游錄一卷軍政條
約四卷戰守說各一卷問漕集二卷續漕志二卷燕
游稿一卷守閩說一卷樂志園集四卷藏於家讀者
蓋猶悲其志云王子曰簾遠地則堂高以張君所不

挾貴人子並列也而又與郡守丞抗行雖鵰而弁已
偭然若惠文士可不知自重哉自君之為衛不私粮
三百以賦士又不欲賦衛尺綫以自益而橐樸然然
其愛士溺詩酒甚而無損官亦自致閫帥也乃元凱
亦能文要冠武薦挃衛符遷漕總其治大略倣君而
中廢視君益賢者何也元凱之愛士溺詩酒而損官
以為不如君則可以為非君之子則不可乃為銘曰
是為吳儒將張君之阡汝栢之巷然汝空之殫然有
書數編而突無烟是為汝之象賢

文部

墓誌銘六首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贈中憲大夫太僕少卿桐岡陳公暨配太恭人林氏合葬誌銘

陳公之爲諸生也則已有聲矣而數試不利發憤至冬夜舁水沃足以醒睡林太恭人絣絣洸而佐讀力慰止之曰君誠急一第柰何以君身殉乎且身在何憂第贈公弗聽竟精勞嘔血死時甫二十八而亡子太恭人少於公四歲從死者數矣已而曰誰爲饋食王舅姑也亡何王舅亦卒而又亡他子姑楊業已老謀當爲王舅子者於是封公以從子來而稱姑楊之子其配亦號林恭人與太恭人併力以食姑楊蓋均婦道矣姑楊安之曰吾嘗著廣亡子而今得二孝婦庸詎亡子乎久之封公舉一子曰桂芳已又舉其次曰聯芳而太恭人喜可知也曰贈公庶幾有子哉於是封公推聯芳以後贈公而二母均誨之林恭人忘聯芳之後贈公也太恭人之忘桂芳非贈公出也蓋均母道矣姑楊九十而始殁當疾革時二恭人晝夜侍湯藥洗牏廁姑楊不勝憫指謂曰天乎安能使二孝婦俱受一命以勸天下乎而亡何聯芳舉於鄉居三歲成進士太恭人進林恭人而返之曰而出也吾敢以干乃宗林恭人固遜謝曰夫孰非子業已後贈公矣於是聯芳司理金華太恭人訓就金華養所以諄誨司理如嘗母於是司理有治辦聲擢爲御史當出刺諸鎮以便道省侍太恭人誨之未嘗不如司理時也於是御史復有聲得封太恭人爲太孺人久之御史進太僕少卿遇　天子登極推恩贈公如少卿官太恭人亦進今封所贈少卿制曰畢其蘊積學精勤毅業所基遺澤斯在其封太恭人而曰婦人之德專貞爲上故有守從一之經抗靡它之誓斯其節已足勸矣況於爲夫置後訓子成名兼是數難卒酬所志而國家可無殊命以顯被之太恭人已拜命歎曰氣然未亡人何至足辱　王言　天子九重沉沉乃能悉一嫠至此耶而會少卿以覲恩請封封公如贈公林恭人如太恭人章服禮秩如一太恭人乃復歎曰吾今而後而始安稱母矣吾耳時時若寓王姑楊時語者吾可以見吾姑矣已又曰吾可以見吾夫子矣其明年太恭人八十有五少卿旦暮懷思欲歸

侍而尼於例不得請太恭人感末疾餓倫然逝時甲
戌之六月八日也少卿慟欲絶稍蘇乃次太恭人事
而授簡不佞曰荷　主上恩無負吾母不肖乃負吾
母母埸而不肖不及躬訣視含殮又觸者必不及以
旌請也幸主上自知之耳嗟夫太恭人十六而歸贈
公歸八載而寡寡十八載而始有子有子三十餘載
而封稱太孺人爲太孺人四載而又封稱太恭人視
第四品可以言報矣夫八載而離贈公離六十四載
而後合不亦遼覓再世哉顧所握手而訣六十四載
心知一日也方太恭人盛時有欲奪其志者即姑楊
弗能抗也而太恭人以死矢之當其時而死即死矣
天固有少卿以不死太恭人也贈公少負材行篤學
弗究其望後已絶而竟不絶乃太恭人匪惟代事姑
楊誨少卿也以一㓗把持門户靳靳不旁落閫人士
灼然能稱道之不佞誠陋安可以陋辭按狀贈公諱
鳳岐字某别號桐岡居士太恭人諱瓊字女佩能讀
孝經内諸書精女紅婉嫕有淑姿封公名某今尚在
少卿即聯芳也娶於某有子某某孫某墓在㕑山之
之塽其將窆也　天子復憐而予之祭一銘曰
嚋爲艾之俾弗續嚋爲毉之熾以穀其錫嬋爰寵光

百年匪人也天矣餡衘辛以貽其子孫匪天也人

明封承德郎禮部祠祭署郎中東㬪徐公暨配
陳安人合葬誌銘

徐祠部公卒之七月而其孤荆州守學謨以狀與書
來泣請曰於乎吾宗自栢翳而後支於彭城播於江
曰綀祁爲覓山再肆爲東流迺蓋世學謨者至祠部公
始稍稍暴經術用啟余小子以從事秩宗南渡之參
察有聞於時矣嗟乎布衣之業識難哉余小子何
敢忘余小子何敢忘又曰吾母陳安人之歿也盡先
祠部公十又三年矣厝而弗克窆也弗敢先也今將
啟而合之以吾子之辱交於不肖也其寵先祠部
公而爲之志若銘焉死且不朽其以祠部公之餘而
及先安人焉亦死且不朽王世貞曰善乎荆州君之
爲其親言也啟足徵也夫祠部公者則吾丈人行也
吾何能辭祠部公徐氏諱某字德清别號東㬪居士
其先世曰某宛某號於財以治酒肆邑西里號徐公坊
自徐公坊啟其後世益富嘗與三傳而至處士公經
諸氏定生公處士公有六男子貧不能聘乃出公爲
唐氏贅壻未婚而唐女卒唐氏故才公詸内他女女
公且吹以崇中裝公笑曰男兒生不自力已矣寧依

人求活耶吾竟謝去久之乃始娶陳安人者里中著姓年十九歸祠部公是時處士公已歿獨母諸夫人在安人所以事之甚備有孝稱祠部公業尚少則已多長者游而又特善權奇術居無何稍有田廬埒中人產然性好客即酒一卮脉一盂必與人共之客至輒豪飲竟日夜度不辭不止公竟繇好客故不復校治生生中歲家益落乃慨然曰吾尚有子可教是安人困我於是延塾師課青荊州兄弟業且就屬歲侵陳安人脫簪珥以治衣不給餅餌洗佐之又不給至日咀藜為食師憐其意終不忍求去里舍兒誚之曰咲是書能遽五鼎乃汝乎公弗顧已荊州君舉進士高第為兵曹郎蓋祠部公日貴重有家矣嘗以公微時間行至徐公坊故址輒泫然曰先澤猶未泯也我必復之至是即其址治第焉而陳安人乃益佐公拮据家事不少休人或風之休安人顧嘆曰富貴寧生有哉奈何令吾遽厭微時事耶亡何安人竟捐館荊州君歸服除改吏曹郎不與內制精遷祠部郎中祠部公獲封如其官公雖貴以陳安人捐館故意不自懌頗飾治園伎蒔花竹疏泉壘石日益召故所飲客飲口毋談我貴人我故徐某也公性坦洞不為城府而特好

施予於於君邑長令游請多居間輒救給不欲稟人危所所能抄亦不甚吝報以故人人慕說之以郡縣長今稱公若者亦權然不自疑避時荊州君郎祠部少少有聲願出守荊州意公不能亡望公弟戒荊州君好為之而荊州君坐為民持赤租地忤當府起大狂相寃聞者謂叵測公歌呼飲自如曰兒即死封疆耳且吳兒尚徐氏有耶獄竟白荊州君念公春秋高得移郡歸相見懽甚公顧左右汝曹寧豪脈不見二千石歸布衣乎於是事有所屏損曰勿令兒知也公故病瘦久治弗驗一日有道人門焉號語公曰若何苦曰若瘦道人探橐中丹如粟餌公令必卧即愈如言而瘦愈行求道人謝亡所見又嘗泛小舟吳淞江夜遇颶風飄入海公自度必不免已聞空中數者若婦人貿則舟洪匯江口矣公雖老健少疾而又負此二奇謂必不死斯時從荊州君得就郡次且不忍行俄病小疾竟卒公生以弘治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嘉靖甲子八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五安人生以弘治丁巳五月二十九日卒以壬子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有男子二人長學禮太醫院醫士娶[illegible]娶李氏次即荊州君學謨娶

歐氏繼王氏繼金氏孫男二其一明佐後學禮者其一兆曦學誤出孫女五人葬項涇原之陽荊州君又曰二老人厘一生以締造徐氏偉矣功施來裔可比於有國者不遷之主孫何以報稱哉世貞謂之徐志銘曰

窮弗戚嗇肇基迹曰祠部公之力貴弗盈嗇相厥成曰陳安人之明於乎二老人寔開徐先百世不遷曰是唯荊州君之言

封吏部員外郎鹿野張公暨配戴安人合葬墓誌銘

張公諱革字汝清其先蘇之嘉定人有得肖者尚於蔡遂徙爲新蔡人生義官公罕罕第四子廵檢淮娶於安無子子他姓者仲徵娶於崔生太學伐則公之父也公生二歲而太學公殤時崔夫人尚無恙母梅年二十一矣哭撫棺曰吾必從吾夫子而地下游已又哭曰吾不復死也是且代吾夫子而子代吾夫子而父張公甫能言即母梅所授書成誦矣十歲受從兄芷詩屬文以敏妙聞已又受易鄉先生林將林君故爲國子司業雅自負也謂公故經詩也發易難幾數十而公發十答辨不窮林君驚曰生詩而易耶休矣無所用吾矣盍公驟爲易多所自得不顓其師門語竟用易補邑諸生要試高等汝寧守貴名儒試公而賢之所以餼勞非常且欲以事交公汝南有寃獄久不決其家行千金求公居間公大驚曰諸生能居間郡太守耶趣去毋污我然公寃轉爲守直其寃不使知也當太學公生時多議腴田諸從季而身收其瘠者又嘗焚券子錢出不復則毋益損之公振兒時立壁矣恒依其它姓諸父仲居雖如父子無間公當郡試而仲以病亟聞公遽歸曰負守期乎乃至責耳歸及試而卒久之大母崔卒又明年仲之娣姐卒其又再明年而母梅卒公咸自力喪事一切辦具不以匄拾累人至哭母梅而痛可知也晨夕號於墓曰天乎不以孤餘年及事母母命貝兩大造我何以報也公以再持服故久諸生間顧其文日益高名日益起翁公大立始視學政而公有子九一齒擧象矣試之冠諸生其次即公問知爲九一父而歎曰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耶然公長者卒爲吾兒授經得以九一從廵撫都御史端公廷赦聞而遣其子即焉公坐上坐呼二子前吾不能以君翁故抗而法於九一也九一尋成進士試黃梅令治行聞入爲勛部主事累遷選

部署員外郎課最當封於是公年四十七稍倦經生
業矣作而曰男子何必身行志哉藉令未五十為吏
部郎亦非晩也乃就封如九一官而配戴為安人戴
安人者江陰公某女也母曰張媪張媪能讀內則女
誡諸書以授安人輒習又精女紅婉娩寡言咲張媪
內奇之謂江陰公是女必貴母子庸人江陰公為僱
褰數壻最後得公曰毋謂張生孫孫非能困生者安
人之歸公屬公大母崔與母梅在手調脩髓醴酏敬
進之以其次佐公讀又時時佐公賓客還往人各得
其意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張公之治四喪戚
不廢易實安人成之也公既久諸生間豁爵不自得
安人徐解之曰孫卿有言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
則輕王公且夫貧賤何損丈夫哉公為改容謝曰有
是哉吾幾失吾德懼也而九一之令黃梅也公與安
人偕就養當退食公觴爲其家人曰陶士行飲母官
鮓御弗受樂羊子之妻使其夫愧遺金鄭均之弟自
食其力乃可以稱人母若妻及弟耳安人則匕食而
屬黃梅令曰令所平反獄若而人所教養若而人令
具以報而後進匕食也是時稱循吏者首黃梅令云
黃梅饒作小水令以公好之請游則不許曰比懶宂

欲游公素好飲至則飲以酒曰吾比惡飲脩然一室
圖史矣公始負氣硫硫不可下既貴務折節為恭謹
要行燕中視吏部郎一僮從褰後蹴蹴行不知其郎
父也郎任職毋苦何稱好為詩歌從同舍郎宗臣游
亡何宗生斥補外藩而不復世貞坐家難削跡雜傭
保盧鐘都官獄郎又從不復游時時尉勞泣相對也
人謂公素何棄郎做吏間不已而又棄之與罷偶不
虞株累耶公笑曰固也吾乃使之非而所及也仲子
九二受易有聲邑諸生亦棄去為詩歌公時時稱吾
家第五何必減驃騎哉那坐以封時執不為魏公封
妾忤時相遷散卿又謫及廣下已稍遷湖廣按察僉
事進右叅議後有所劾當謫公無幾微見顏色第趣
酒勞叅議曰甚念兒宦遊遠今歸矣公時時合鄉長
老高會雍容是都又為睦族會使其子弟以次上壽
歌行葦代木詩終之以戒勉歲課秫百畝益酤釀百
甕呼所厚者盡之乃已安人茲事公而相驩至白首
欣欣無忤色第伏臘祠蒸則未嘗不悽然相對泣歎
身之不及事太學公也與母梅之不及貴也念獨張
姥在得少珍味即以遺之旦夕女奴候安否旬日必
迎致厚奉養然卒歲不一歸寧或風之則曰竹竿載

馳詩不云乎我夫婦人不輕離其家禮也公五十八
而病肺病五月而歿遺令救其三子曰余豚在周歲
天悔禍於張氏俾承斬馬欲絕之亂以天之靈獲遂
膢下漢昭烈詔六十不爲夭吾行開六秦矣見若抱
子勝管𢡟若毋儺余以老傍絕雛㬋使余脫然而亡
戀勝魏武兒之爲言歸也天實淡逆我以歸而何悲
也夫錮石槨者猶有鄰氣蒸若矯而廢禮昔范史雲
令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襲若衾不周於身棺周於衣
梁伯夏殯已開塚塚開即瘞吳季子封墳掩坎其高
可隱吾甚慕之若輩毋復有所加也至朔而曰吾有
夢二十一神降吾室吾豈其期乎二十一日果卒越安
人哭公慟成疾即覆藥亦五月而歿呼三子屬之曰
吾豈不念若曹以得從若父游地下足矣遂不食後
五日亦卒安人長於公三歲子九一九二其季爲九
三邑諸生也九一娶於王封安人有子三體震體棠
體咸九二娶於章繼娶於朱九三娶於曹女二人其嫁
者杜化蛟章守禧王見善孫女八人公爲人長身白
皙昧鬚眉倜儻自喜其急人甚於己嘗與太僕王穉
以文通太僕卒而子貧走父客亡應者公慨然曰朱
益州著絕父孝標廣之吾從而不然今乃信矣稍稍
粗稍稍廢其家且爲邑所殘更以詩所縣從兄並投
也曰微伯氏之教不及此計爲其孫九錫入貲楚爲
國官九錫亦自力能文楚王稱之又嘗倡其邑人橋
蔡水所費亡慮數百緡蔡自是不病涉矣公於書鮮
所不窺其爲詩易悅而篤好之非以訓故合也屬文
歌詩甚習自九一之喪成絕不復搆思曰兒子華館
爲之母若洄迺公爲九一餧合葬公及安人城西張
橋之陽而自爲狀扶服數千里謁不佞誌銘不佞始
泫然泣也乃讀其遺令則爽然自失矣達不爲放崇
不爲絕其猶在莊周陶生上乎張氏世世工文節安
人有加焉以身殉公不能所產正位外內庭式我藏
史矣是宜銘銘曰
是豚而殂以亢其家人文所由昌是婦而賢以相厥
夫闓乾所由傳嗚坦而歸嗚順而依其偕即安於斯
救不百歲而穴千祀其永大庇來嗣

封兵部員外郎龍溪劉公墓誌銘

劉翁生二十九年而舉中丞君又二十八年而中丞
舉進士又七年而封又二十年而辛丑卒而沐浴具
衣冠命中丞前曰□以而之卒于鮮也以徼惠於王
父之銘即吾死誰當銘者中丞欲泣謝不對固問之

啞然曰𦙶元美乎翁咲曰吾志也促置酒五行稍區畫後事曰去吾之明日逝矣果以明日逝元美者不佞世貞也又三年而中丞以書與節具其事介鄉進士吳君楚材之狀來請曰治命也不佞不敢辭按狀公諱縉字一紳龍溪其別號也世為崇陽之南谷人其先避攘茶徙宜春數世歸以南谷蕪不可業乃居烏土山之陽坪四傳而為宜春簿吉有能吏稱吉三子其仲曰鐸鐸五子其少處士公紹其儒而伏即子鏻所為銘其墓者也處士念其姓忞忞無何而會翁長乃始受麻城高生春秋久之無所得遂白父曰兒非薄書生不為顧於中不了了請得更業而奉大人朝夕去而業農不足則又業小賈旁及相馬𢧵年致家種樹陂魚之術無不心通者什一而息之稍稍具伏臘矣而娶某安人毋子其貳汪安人生子即中丞少而警异翁乃早前白處士曰是兒也授之書了了了瘵可以竟大人志乎而里中豪有齮閭左人產者翁不平從擿之間以擿之人豪恚搆翁已令令繫豪有連人滿獄撓者之三月而翁不伏釋之時以屬疫傳某安人病死翁大慟曰吾不能直弱者而以身為豪同當奈何乃使家某心媼異日何以見

地下於是益謀書中丞業日至湘邑諸生父或以貲翁曰未也我安能長為諸生父屢屢悅或更而中丞舉鄉貢人皆賀翁曰未也俄而中丞下第歸翁謂舉子居自以易貴僇其身而從鄉里少年博飲恣御邪游耶即不得稱吾子所以操之一切如諸生中丞遂成進士授潮陽令遂里汪安人泣而語之曰若猶記崇陽令之枉若父乎毋一切毋枉人翁呵之曰令安得枉人令自耽豪耳聞潮陽借且什之汝無耽豪而一日忘閭里荼毒之心即時時念毋所以死狀何錄枉也中丞謝受教遂為名令而其遷刑部郎改兵部俱以扞虜見功名出僉事貴州遂為其地議徙皆有兵事所擒苗萬五千上首虜二百餘最後為淮揚兵備副使大破倭寇超為按察使至今官時翁家居而所傳警急安危百端人或以訹翁翁咲曰兒故有汗馬志安能不任之即死死職也而忌者辭中丞當調歸翁喜迎謂之曰吾翁者不敢以而為子數今真吾子矣人或謂中丞非久且復用翁不答邑大夫以中丞故嚴重翁數延為鄉飲大賓翁逡巡謝弗肯應也出恒騎一款段曰吾毋不之筋骨而奈何加人車肩其微時嘗從里病家人償之如恒家翁曰家貲病淋其

半直家人有拾遺鈔者公聞其為隣婦遺也袖還之至中年而積千金者再輒散而行其德僞大饑穀石一金翁為減半而糶弗及者人予穀一斗毋責息也環公羽而里者靡不衣食翁三族無併日炊者矣而翁又樂施予務可善事環翁而稱道即今吾亭誰非翁題名矣吴子之言曰云劉翁大誼章章街謡人性其不得于豪之謂何晚乃不以為怨匪不假之且畀之德移其子於治平抑何質行長者也當劉翁貴勝時豈不能立致陶倮乎乃所取于人若汚與人若棄即與人若棄而自致於纖積勤彼見以為生難也而三族不自知難以取翁若寄者何也今之君子豈不亦識書有當世之虞獨於質行長者媿心哉是以有功于中丞所錄來遠矣君子謂之知言公得壽八十有四子一即中丞名景韶以戰功顯而能文章成一家言娶於張封安人有三男子曰孚以功授武□衛指揮僉事娶戴封恭人曰孟曰蹐俱夭孫女五適千戶陳邦本太學生汪潮海邑諸生龔衛材曾孫男三女五

葬某所銘曰

天寔啓爾以令子而貴爾且使爾黃耇以食其祉為子貴爾耶爲爾貴爾子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備此三者故全爾之貴爾子也誰曰不然

明故封承德郎南京禮部主事王公暨元配顧安人合葬墓誌銘

吾王氏之雋兄弟特起科甲歙東南者曰光州君三錫都運君三接其王父曰封禮部公一接為都運時禮部公業七十矣未嘗言於世貞世貞不能為人壽言乃獨為公言大畧以公廉取而謹于簡嗜慾嗇精氣善居於人而無忌於天為能合於老氏計然之繳笑而後六年公竟以壽終又六年公配顧安人亦卒都運君乃条公之事行為狀而偕光州君來曰維夫人吾先子所素辱習者也敢以不朽請按狀公諱時暘字膧之别號樂泉其先為宋司諫公析之分水人又數世而為唐州來徙休寧山州學正因家焉為吳始又七世而為公父諱某娶某氏有二子公其仲也以穎敏稱書日誦數百言從族侍郎周公寛先生柴公游成器重之以為補博士弟子徙徙為諸博士弟子冠而會公父兄俱先後卒獨公與兄之遺孫任用在家故薄又其先領區稅代賠且盡至遺田若廢丘首僅百畝乃喟然歎曰大丈夫豈立稿哉吾不能結俠行賈鑄山煮海細之又不能販脂賣漿博戲買補

窮坊民餘夫知叫則脩備時用則知物此吾所望哉耳時已娶顧安人安人素明惠乃相率折節而為勤儉且課耕紡率努倍與城獲之旨以下僕勞取其上者食取其下者以為常而有天幸者歲得以益斥旁產稍稍饒矣倒貲入太學祭酒先生武而奇之於是公毋用貲生禮見諸貲子多一時富人子胎輕肥鮮服踰食相高而獨公晨起啜一粥敝衣葛屨若館也其家偶竊咲詆之公自若居數年而公所撫從子任用應鄉薦三年尤州君成進士又六年都運君復成進士至為南京禮部主事封公如其官人或謂公今獨

不能為為其衣連車騎交守相快素所不快哉今公猶舍家翁得無為諸貴人父笑乎公不答諸貴人父間要公謁官長時有所干請公獨無所干請曰吾不欲借兒子貴面也當其脫冠服時無所從知為公食稍司益一二出益一蓋以此與貧時無異公言男脂韋恐馬鮮服而備其者必不安在然當公之食貧討獨與顧安人處其之其奉母聘太夫人佐其甘脆即詔安人瞽瑕不恤也念太夫人老不欲離刑部選期不赴 天子封公之辭曰孝友者家庭忠信孚鄉黨蓋實錄也公豐輔廣額參啓美

顏額新學之知其為鉅公長者鄙達無城府第口不欲揄人善惡以故多疑畏公者然稍益習之益安之矣公卒於嘉靖己未享年七十有六顧安人少讀書知大義恂恂孝敬能佐公起家卒於嘉靖乙丑享年七十有九有丈夫子五人長即三錫守光州用持法忤上官歸娶吳氏繼某氏次即三接累官河東都轉運使數歷中外有名臣風娶歸氏次三顧太學生娶金氏繼梁氏又次三聘上林苑監署丞娶宋氏又次三重邑庠生娶高氏女四人長適禮部儒士張必震次適邑庠生沈象賢又次適趙掄又次適邑庠生歸有

翼孫男十五人重出娶丘氏輔出娶毛氏俱太學生貴德娶張氏榮出娶顧氏俱庠生為三錫出南極人極俱聘沈氏為三接出道成邑庠生娶宋氏道教娶金氏道平邑庠生娶何氏道中太學生娶關氏道應娶秦氏道純幼未聘為三顧出道明郡庠生娶陸氏道晉聘李氏為三聘出調出太學生娶錢氏繼張氏為三重出孫女八人適郡庠生葉恭炌太學生徐胤錫邑庠生顧允諧州庠生張世懋字潘執中俞汝讚餘尚幼曾孫男七人泰亨復亨臨亨恒亨納諫納講曾孫女五人凡為中外男女四十三人嗚呼公不巧

為產而產日以裕不饑不寒兩膝妾而多嗣人不業養生
家言而壽考以終若此豈可與豪勢拉使者道耶其
窆地在崑山西小虞之新阡日以隆慶丁卯十一月
之初九日而余為之銘曰
謹予以進名無取以遠利曰母為造物者所忌時執
爾後勤曰本富而晚貴亦錫爾賢裔亦錫爾終儀西
小虞之阡曰歸於是安於是

明故封文林郎廣州府推官芸莊駱公墓誌銘

公諱璋字伯紛號芸莊鄉人人稱芸莊公晚受行簡
先生封為廣州倅於是人或就稱廣州公云駱氏世
於會稽者也其先譜書金華若姓頗號推金字譜駱
而族之碩指繁又多樸茂長者習農事而其頡為儒
衣冠自祭壽公以儒授其子愛松公而內文不得為
世用愛松公子曰靜菴公始儒顯也起家萬令賢有
聲後令萬數十百人終莫能上靜菴公云而官竟不
大遷輙棄去還為鄉先生挾齒德長於鄉靜菴公卒
娶袁氏有丈夫子三其季為芸莊公公生而袁夫人
坐蓐風故捐舍少伶俜寄乳殆數四矣卒不死而其
在襁負中已屹屹有巨人志九歲而靜菴公之萬萬
絕遠不復能護公中表來唁勸曰兒留不虎狼食耶
靜菴公笑曰是兒非可虎狼食者去弗顧公則已把
家政日出而就塾師讀許子書矣而課耕織至妝浣
米粟醯醬厖木所砰畫必當用而其役任臧獲大小
咸中能日料食不浮口使有繼而已而不為市穀什
一甫冠其家與學俱稍稍成而竟以家故罷應有司
辟靜菴公於令所蕪亡羨貲獨身與圖籍歸公安之
也公益勤補其乏而時致甘旨奉靜菴公靜菴公不
復問家事安公也公貌朴甚恂恂寡言笑而中洞徹
於衣食惡肉乃獨喜食酒及魚魚取鮭小者而酒不
甚能醉故貧亦天性然閭里群惡少年間來誘使過
狹邪不應恚要而脅之疾痛卒不應而詆何為者窮
其邪外田問訟率直六金公行視膝曰土膏六金巳
耶訟更卒一為七金而高以非親得大愧服公不欺
公既傷靜菴公官少達而已幼孤抑其志晨則無先
生泣曰我駱氏之先金書煌煌卜兆宅於大風緣曰
哉昌不則不有應也乃謂哉先生聽亦泣乃更益讀
書博而務湛深之思已補博士弟子校有司則亡不
首列而諸博士弟子多去成進士先生最後乃薦應
天釋褐廣州推官奉使者前後代上最高第以滿封
公如其秩適先生便道過從稱觴壽公得冠而緋見

不得相日置酒高燕其鄉人榮之然先生服公教不
以巧藏宦竟坐飛攜報免日跼蹐謝過公莞然曰
置之夫靜庵公志者非也耶且廣珠璣牟玳瑁采布
之湊也爾不一見窺焉而人紫之矣何其奶盜涇伯
哉耶吾小而安靜庵公之靡沒責也老而安治之靡
束養也促且酒及忽為以滿至許而先生亦自然遂
忘其不為官人之公意以花疾然止殺年八十二
配滕氏封孺人長即元才名居教行前其子大居禮
女一適陳瑆孫男二大四大山大年次一適吳允曾
孫男三其祥次孫于存女六三立於元山之原公所自
擇也先生身衣著書以而窮晉門八從使為銘曰
於惟駱公內言炳晰孝弟明經服田力嗇豈伊不救
而阻交辟遺安則榮吞志斯懌義我冠山永真宜宅
其喬蒼然為厥手植佑厥孫嗣俾大蕃息俾大戩穀
勿替有巽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九首

故順天解元文川周君墓誌銘

不佞生則聞吾郡有周文川君云而是時君嘗領順天解又一再試大學從諸生蔚蔚有聲然數奇阨於春官試凡十餘上卒不第君亦自厭棄之徘徊山澤間蓋余起家待罪中外臣至倦而歸歸而復起而君尚無恙自公卿大夫而下若氓畯稚婦亡不知有周解元者君竟不獲脫公車籍以老而迨其歿也天下不以爵而歸其達尊於君君之鄉縉紳吏民謀推君而祠諸學君之子堂又能以君弟光廷狀走百里而乞誌銘於不佞嗚呼周君亦豈竟終不遇哉按狀君諱照字光宙以字行世常熟人文川其別號也君之先為虞仲其後有士良者川蒼徙微立拜御史士良兄曰某蘇北郭還邑治東遂為著族其有五丈夫子長曰禺禺子瓚為封吏部郎中公郎中公生二子其長曰本有子煦父子相繼起進士參長方岳為時名條次曰彬應鄉薦以病死訃即倒贈通州倅蓋通州

公之棄君君甫十暮也而辦痛瘠殆不欲人矣已從
其伯父泰岳公游泰岳公教之屬文卽為屬文稍長
補博士弟子諸博士弟子折年輩而推君君第以文
雄長之耶乃自視歉然畀下之矣御史試而才君俾
受餼又為之行其字云名于
教皇帝嫌也君所為京熱文于御史者以應鄉薦輒
北泰岳公為不懌久之曰此豈執罪我夫適有時而
荻有地俾引劍游北太學君顧念其母張太孺人不
欲北既渡江中流徘徊却返泰岳公怒曰若能卽家
釋褐耶張太孺人亦曰吾幸健若不以時自力而北
無日矣君不獲已乃行詣太學祭酒王先生瓚復試
而大奇之拔第一遂就順天試學士汪文莊公俊論
德顧文康公鼎臣復大奇之拔第一所謂領解與冠
太學者也三公旣一時文章名臣所吹噓靡不勃發
而君盛年名家子中外爭指目謂一第芥取而自其
上春官輒罷不復收矣君之初報罷有揚酒勞者爲
睨君作何狀君怡然無幾微第時時顧左右屈指盡
為日以侍太孺人耳泰岳公務為名高也者而君數
佐以實嘗請建吳公子游祠及坊於學宮左仲雍
祠於虞山巔為鄉先生吳中丞訥李宗伯傑徐侍郎

請諡及從祠俱君白發其端而泰岳公行之若此
當李公之去其宗伯也以忤逆瑾故則靡不削門刺
引去者門時一褰裳跫來獨君耳又為賦詩慷慨
髮上指矣
先[illegible]初工部李尚書拊循三吳以水利諮君君為
條對甚悉自是有白茆之役李公才君而使其子弟
來受經君所受經諸生王文恪毛文簡之名子弟也
常熟屬役舉君與議城城城址多侵旁民居君中侵
獨多或謂朝議版夕詎君有耶君不顧曰邑無城即
緩急身詎吾有㢘恤此畝圳地且以吾先地損而完
吾家以吾家損而完吾邑得失孰重也周氏既用貲
宦雄于鄉其長老多簡倨怙按其子弟[illegible]焉
既祭酒之奉而君務折節為恭儉恂恂長者所居即
稚子不以燕野老鈞席偶俱造請士大夫之門不避
寒暑一葛屨萊履自給也君於内行尤篤群
從中焞煌家旁落無倚寓上產贍之食必通甘苦依
氏之女弟為婚其夫婦而嫁其二女於士族筐篚
紛紛自君所出也其通侍君疊背而太孺人不逮祿
乃許升鄉[illegible]所俗仕雪潔祠中日吳不復食以為當
其既後先勸駕至為之式其間

表以梓秩鄞太守虞大宗之庶以請君遂趣弗敢怠曰柰何以公卑之遠而據父老上乎其老而益為恭不衰如此君生成化己丑八月二十四日卒以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春秋八十有八凡三娶為沈氏卞氏蔣氏俱先卒有子云云葬於虞山西[illegible]祖塋所著有易心逸說周易卦爻解聖學體要及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嗟乎周君生樂土有資籍而不為爰以其謹悍篤稱八十八年如一日也此豈可強勉襲取哉少而蘄用槩顯屢絀顯不色得絀不色逆要其中必有以勝之者當成化弘靖間諸講學為紳先生務立門戶以名相傾君嘿嘿至沒齒出其書而始信其學之深致其行而不合於書者寡也縣官急求賢乃不獲以吳將君陳公甫例處君大亦觀風者之責哉不使所稱於君非不遇者有誌及銘在銘曰

謂而璞中則玉謂而玉終則璞璞何在虞山之足弗漓其真其以永堅後千百年猶光燭天

明故徵士彭先生及配朱碩人合葬墓誌銘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illegible]伯通梁伯鸞其人者然其文采不少概見何哉傳不云乎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則夫儋簪之士外恬穆而中動俠者又何哉也余為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游好稱說文先生文先生沒則又好稱說彭先生咸彬彬隱德文采矣而彭先生貧不及中壽以死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死矣即後進好稱說焉能更一二先生也夫皤皤黃耇天下模楷文先生庶幾近之若乃因時為趾匠心成言懸不徇物止不近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儁在彭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隸尺籍吳者遂為吳人而彭先生之父昉嘗舉進士為新會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其家益旁落居邑邑不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顓講婦未精專其志而朝夕之曰柰何使二尊人食貧也自彭先生任為了而新會公怡然忘在口吾今而後知為人父者之樂也彭先生少穎異嗜讀書讀多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而不喜雕凝習舉子業新會公亦故任之曰毋苦兒即用是貴作乃循邈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彭先生毀骨立恭儉著而共伏藥家以日益貧然其學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為文章工詳腴下筆不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詠詩大[illegible]盛唐唐二杜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右軍晉唐[illegible]公家廟率更九成行[illegible]山[illegible]其中好事家以不得彭

先生書及詩若文爲愧郡太守南充王公察彭先生
孝廉上提學御史眞定孫公爲下博士師幣徵彭先
生入郡庠而歲廩之已又檄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
爲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
斗　天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
何竟請於後御史蘄馮公以免人或謂彭先生不爲
儒生服當服若居士者彭先生謝曰吾安能畢特吾
不及特耳且吾敢倍實而冒其名哉吳中好事家旣
雅已慕彭先生爭紛履請至則奉酒炙爲壽彭先
生無所忤人人自喜謂得私彭先生彭先生好游吳
諸名山若虎丘石湖天池玄墓尤數其所題詠流人
間互傳寫之至屛爲貴彭先生不爲家裒橐中無贏
金即以文請得必贏金趣送酒家矣彭先生雖日游
於酒人乎其內行淳備謹諄人倫必第没無子養其
孀煢身有寡姊迎之歸婦朱亦時時能先其意曰姊
苟以一簪珥負二孀者即爲負彭先生彭先生旣豪
於文辭貌玉立秀爽甚然口不挂人臧否人故欲試
之沃之酒至醉益酒之益恂恂溫恭長者故相夏公
辟彭先生爲記室謝弗就後復有欲相羅以身後托
彭先生畀百金裝爲聘亦謝弗就問其故咲而不荅

於乎其介立獨往豈可與刺促爀爀腐鼠者道耶然終
始不欲去長者乃爲彭先生素強無疾晚得少疾即
勑治後事時王子自陽羨歸疾作過吳問彭先生出
視之爲勞苦曰子德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所矣
余惟弗敢詰旣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不已而吳
人張伯起爲二賢行憫余與彭先生病也無何彭先
生竟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預爲日至日炷香以測
晷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翛然而逝彭先
生生乙丑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
壽六十有二娶郎朱先彭先生一年卒壽五十九子
男一邑諸生履常女二適郡學生文元發鄭由恒孫
男三女一尚幼履常將以丁卯三月五日庚申合彭
先生與朱塋於長洲之武丘鄉之先塋而以書與狀
請王子曰所辱與先子友者若而人所不待先子而
没者若而人而未有托也敢以不朽累王子業已
病閒歎曰嗟嗟而父吾友也病不死敢辭於是強起
爲彭先生誌婦朱事彭先生有女德法當附書銘曰
余倦而疾汝先蹶後汝不死銘幽闡素行竟流潁川
決翮者旐汝東發介文先生謚二伯扶以遨遊悠
天閼非神行空魄栖宅隆慶改元春三月余銘次名

惜不戚

周一之墓誌銘

周君諱同字一之其先中牟人宋靖康中避虜而南
居無錫久之徙吳郡之盤門
高帝下吳郡而周氏以高貲閱巫鳳陽寢閱賦也又
繕金陵廊舍以是中落然世受儒不仕至正德中有
教授良者稍用其業顯繇轉士為王官娶於朱實生
君君少而穎甚志所受父書輒激昂能為制科業矣
而試有司輒不利會母朱有疾諸醫弗能辨也君乃
歎曰柰何諉母庸醫手耶且人子何能不醫而儒於
是稍棄其業而業軒岐之言博求諸方術竟用是起
母朱而醫術亦大進會有詔召天下醫禮部試至者
數百千人錄十六人而君為首役太醫院醫士滿歲
予冠帶其明年建慈慶宮而君當從護諸工役且上
功籍當得官而母朱計至即日號哭就道是時君當
甚力治喪而人謂季匿不奔喪者均之可得百金直以共
哀容君弗應而徐曰嗟乎人子也長者任喪愛者任
哀服除補入院當調護刑部獄因君竊喜曰夫囚當
死數也而　天子且不忍死之庶幾知所以用仁哉
而會郎直獄者皆仁恕君不可曰郎治囚非治治囚
疾者遂拂衣去改調護內館諸中貴人中貴人近習
事人以賀君庶幾遷而中貴人苛責君禮君所以語
之如語郎居三載禮部用它事罷君役君灑然弗屑
也是時東郡謝榛以布衣游燕中善為詩君數奉之
游而榛與世貞及濟南李攀龍善又亟聞其不肯詭
郎事與之大將軍嘗北伐虜不知何所得君名以為
賢而徵之入幕示與攀龍榛各為長歌贈君謝大將
軍有損客不益重邪然君益自辟遠大將軍徐使人
風君以武功爵又稅所獲胡馬之良者賜君君前後
力謝歸而大將軍用後敗死諸從得官賞者皆奪
君自如君之自大將軍檄而還調護五軍將士凡六
歲當遷祠部郎意有所望若若謝不能會朝殿災當
汰冗員而祠部郎遂以君名上輒罷去時數從公卿
而就君養君發憤嘆曰天乎竟不得以一郎衣侍也
自是鬱鬱不樂竟卒得年僅六十君為人中形豐下
若翁即之語溫然退讓君子也稍稍與世貞及其伯仲善事
即日張酒具與飲而極論之不已其為詩歌多慷慨用
壯雜以詼諧世或旁托廣譬以發其所不平諸賢
士大夫不能盡君才然亦不敢狎視君其最顯者徐
文裕公深折行而請交君既游燕久所與交多當世名

或布衣爾汝而其後漸以貴君輒自引避曰以我昔
而加彼彼有所不受彼以今加我我亦不能受以故
若貴溪分宜諸公在相位埒公寵用事爭欲客君不
得而君亦坐此終困家貧無立錐地日置口醫藥閭
而急於赴義好施予所善李奎魏棠有他故以百金
請至發內裝予之而不責券其卒日無以為殮君始
娶於盛繼徐有子三人長文補籍為醫士配蔣次又
配唐蚤卒皆盛出又次祖為京兆諸生配王徐出也
孫男四曰室曰家曰官曰守室亦京兆諸生孫女四
祖之狀曰語有之期年樹穀百年樹德余之先自宋
而勉為德者毋甯百年而始一見於教授公再見於
我府君而俱未有究也乃府君竟含志蹐蹐以歿嗟
夫嗟夫余聞其語而悲之蓋君歿之二年而葬於吳
山徐家墩之新阡矣之十六年而子為之誌銘其辭
曰
其矻然而不下者其氣耶齗齗然而不詘者其志耶銘
乎氣可以平矣祖乎志待汝而吐矣

太學三槐魏君暨嚴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姓魏氏諱鎮其先指樹而生布柯隴右遂齊皇甫
陸葉江左亦稱令甲五世祖某以孫貴於徐母夫縲
徐畢氏之占龔成外家之相孫枝暉媽寵而未改王
父奎含章有怡阜丘之問瀋如也以季子恭簡公推
恩為比部郎章服四品長子真義府君諱學於君為
父尤有至行滿耕藏名入群無援醇醪養德孕毓不
傷君少而秀孩孫君弱吐鋒頎府君大器之樹庭槐
者三曰此所以志也時恭簡公勒窄理窟倫誼淵
講席雖邵有發填委君入幣鯉庭沾遠子之海出從
鉢預占師之祥怡怡偲偲外晦內蔚凡所指授廓
然神解覩鳳毛之煒煌式表丹穴相汗血之奇駿乃
窺渥洼恭簡甚隆愛之謂府君曰是佳兒誰為配者
擇於甬里嚴氏有未笄之淑廼委禽焉為嚴孺人孺
人懿善娟秀口無異聲動自裁矩賓廷委蛇閨檐匪
閒亡何君以明經補邑諸生有司第藝輒褒然上列
聲問蔚跂為東南之冠判寶毋剖而姤玉人郢雪就
調克推下里屬先府君捐館舍君哀毀柴立幾於滅
性服除餘哀成瘠愁思溫故恭簡憐之令入補太學
郭泰之薄游東京坐傾大館田邑之縱談稷下立廢
千人然君素饒酒德浸淫成嗜嗣宗欲澆其磊塊佛
大冀覩其形神美疢見膚終以不藥恭簡痛推友于
陋第五之終夕慮深貽厥傷伯道之無天斯人斯疾

蘭心祝予乃以君伯兄之少子恪為後茂閑卿附於
多露勁草獲表於疾風孺人矢死自誓茹荼内甘委
心重泉鋼跡秘闈儼然在堂梲焉在帷潔瀞而前庶
幾淇中之享九臘以誨無忝河東之規洛既有室蘭
復成立曰可以下報于屬君末疾怡然委順逝者而
識握手若新君生於弘治甲子九月十五日卒於嘉
靖戊戌七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五孺人生於正
德丁卯十月初三日卒於嘉靖丙辰三月二十日春
秋五十子一即恪娶陸氏故太宰公完孫繼娶顧氏
給事中公存仁妹女一適王世貞君始寵穸恪寔祔
祿士禮迫而僅舉幽石闕以無文孺人大歸始舉合
祔追遠則嚴徽辭月慎終則懿音在耳乃謂世貞子
其銘之夫卑不後尊則橋玄胡以見誌內絕稱外則
栢舟胡以聲詩君抱幽玄之德孺人挺孤貞之操俱
以淺年沈游知消齊旌不招永矢丘園之貴泰臺未
築情我懷清之志凡在跡戚俱為咨嗟况屬甥館與
於斯文者乎乃作銘曰
於惟魏君梗梓天植滋於禮門不扶而直曾未楣棟
如何顛拆彙莫内子從一而終毀質梁寡託盟衛風
存以立派近則張公古悲丈夫蘭摧玉折至言今如
蘭心玉質宛其逝矣千秋之室

明故處士沙洲歐君暨配孔孺人合葬誌銘

蓋處士歐君有配曰孔孺人云歐君以嘉靖戊申卒
其明年庚戌塋自圓山丁癸之原而子大任已稱知
名士矣大庚劉公節為誌其幽而南海黃公佐復為
之表其墓居二十三年所而為隆慶辛未孔孺人始
卒大任自光州學轉邵武教授棄其官迂道酧匄千
里而近叩不穀廬以黎君惟敬之狀合二公之誌與
表而請曰是役也將奉太夫人以從先君子藉吾子
之寵言以不朽地下也不穀者大任友也夫不知其
父者知其子而不穀又何辭蓋歐君之父曰將仕公
愼年且老矣而舉君君為第五子髫而失將仕公又
後先失母黃生母盛獨庶母霍在為君弱不任也而
子之孺人歸於君則相與夔夔共奉霍甚君既廢
箸業益損孺人乃佐為家所居陳村有荔枝龍眼諸
奇卉果流徂天下謀以易餽孺人即脫簪珥充十一
貲君難之孺人曰財貨流轉不息以為器則用滯矣
君為人善心計能偵伺物賈直低昂先時而消息之
孺人勤儉強本力嗇課督臧獲豨蕪土成上腴即寸
縷粒粟無漏也孺人恒操毋而君時流轉其子以故

家私稍給君有四丈夫子五女婚嫁以時又次第措草堂傍舍益拓峢晦所出不虞伏臘皆孺人與君成之也君念不又其先歲時饋祭俯謁流涕孺人潔粢盛而薦之未嘗不相對泫然也君好書序買至數千萬卷度而授大任等孺人目不知書則亦好書以間司大任等讀業脯勞賜相繼而扶其墮者大任等業遂以書顯矣君前後所為義事非一推金同買者李巳又推其舍鄉人李巳又代其諸兄治塋墓舉其先六喪俱於孺人乎資無難色君歿而孺人專為家其政益肅從子應軫孱徙抱旗山孺人築室改之曰吾不忍違吾君向也又衣食其外孫鴻志仁而時疏滌撫之曰丈夫豈長貧要自能嗇耳大任數困諸生不第然孟有養孺人知其以不利時故為委曲慰辭既授揚州訓遷光州時念孺人老謀自劾歸孺人移書之曰吾從嘗決學繼佶若婦何以念我為若母我五十載而不以百一累 上恩胡悖謬也大任乃囁嚅不忍遽請而孺人一旦以無疾終孺人篤事佛口受佛經俱成誦食斷葷肉而不輕施僧曰此曹皆游食者且吾安能輕用歐氏素也歐君為詩文雅籍有法所著有禮雜議保家錄各一卷賦詩歲銘贊頌序記若干首藏於家自大任諸生時君遣束贄事黃公佐曰公今賢者柰何當若世而失之以故大任雄於詩文多大人長者游世貞曰歐君跡在豊胥間乃內儒術其談利至析秋毫矣一旦而嗜義則利爲脫孺人心奉佛豈不亦希覬福往哉而不輕施僧何也他事行志業往往同之而此少異者以為陽教浮翁之性故然孺人所不輕者不義施也不然而排金同買者巳推舍鄉人巳又代諸兄治塚墓舉六喪數取資乃庋而無難色哉彼歐君一鄉人耳而數稱於大人長者孺人晚養與孟母共姜齊母亦有子之驗耶所謂四丈夫子者長即大任次大鈞大謨大猷大誥邑諸生大鈞先卒五女者婿周池馮道傳劉榔謝鼓脩李大璐孫男五女九曾孫男一女二銘曰

夫為德而謀於邑也婦為德而謀於室也較若一也而二人以而子有後也而子以而二人不朽也式相佑也嬲如者而鄉也彌如者而藏也永即康也

明故太醫院吏目徵泉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坊字朝禮別號徵泉君之先自汴而徙於吳之長洲高祖以宗伯文恭公鉉以文起家遂爲長洲著姓三傳而為贈君熙娶陳淑人生以司馬繼娶鄒

太淑人寔生君時君九歲而棄君以委少司馬俾就
學少司馬器其材亟稱曰吾先人不亡也而是時皇
甫子安有人倫鑒亦材君謂贈君不亡也然君既就
室而少司馬尚困諸生益貧窶君上奉太夫人而下
撫弟弟稚妹日三爾而不及食會中表有以財傾君
者君數曰奈何遺老母憂夫夫亦何必非計然哉
乃稍營子錢所厚宗族外稍積居著甚設君本
不較量圭撮而務爲忠信出入以時消息廉者五之
子轉爲母居數歲遂成上賈而君頗志以文事自見
恒不廢書尤善於軒岐家語是時少司馬用人子甫第

入給事中矣右一遇都有視遇例進太醫院爲吏目
上方更建西宮給事司紀而公行護持作吏士
兄弟序武禁特人監之宮成遷得御醫少司馬
嘗屬末疾諸醫而以公起曰吾弟之所察色順
志居起服食則無非者以故起易也而都太淑
人病且革君天而懸代亦然竟以倦游請宗伯
爲徵藥給郵一直歸君遂不復出矣久之少司馬病辟
雍捐館君固以鬱鬱不樂尋都太淑人卒君慟毀欲
絶者數四感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六君貌肰皙豐
下動止有矩其宦游時有而美若以千金之

橐頗備賸君力卻之家所手起不易爲擇斥而其嫁
女弟橐恒實諸婚家必雅故不以暴富貴浙有爵弁
馮者死於吳君憫之爲調棺殮護至家不復問報也
奴稍媚服鮮履倨而斜眄者即訶之曰若亦作司馬
態耶蓋環劉氏而里者亡忤言君故乃得長者稱君
娶於胡有丈夫子五以六世祖僻元公政之用春秋
殉節也俱令習春秋且成矣侄娶陳爲鄉進士大淳
女偶娶支爲儀部可大女儁聘李爲鄉進士應祥女
佑聘黃爲鄉進士孚思女仍幼未聘女三其二適諸
生陳禹謨湯睦升一未字孫男一其墓在某所使等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而介儀部君以狀與幣來
言曰唯先子之習於公也敢以不朽請予故因少司
馬得再從君酒所溫然愷易人也少司馬卒余爲之
銘神道之陽而今又忍銘君之陰也然銘少司馬而
無愧色於國銘君而無愧色於鄉則可許也其辭曰
盧而容若餼而宦游以儒緣之居名士流吾既以志
司馬於明而志君於幽嗟嗟其無忝於一丘

贈登仕郎鴻臚司賓署丞古沙朱君暨配王孺
人遷葬墓誌銘

朱君本儒邑諸生而爲世其醫訓科有冠服以卒君

靖江人也卒而塟邑西郭之西阡而其子正初日夜憂
之以爲是江腹安能無虞於齧耶居十六年而得吉壤
於江陰之東郭外西麓又一年而正初爲司賓署丞封
朱君如其官乃乞誌銘於余曰且以待徙也而又三年
正初丁公艱求出爲王國内史歸乃始克徙而奉其故
妣王孺人以從按狀及志君名習之本儒其字其先爲
太倉人有仕元而海漕顯者傳子都水監虎虎子樞密
院判完完次子荊州守源澤源澤子政和簿明遠實始
去吾太倉而家靖江遂以貲雄靖江稱甲族明遠有子
泉泉子巘入粟八淳爲太倉衛指揮使巘子軏鴻臚序
今刊小八嵩[redacted]淡三之比
班而君之父也君少敏頴甫踰丱即能屬文十五補諸
生而指使公嘗謂客嗟至百餘以屬君行酒亡不得意
者以故指使公才君而欲屬之家會君父羅序班歸指
使公老矣尚以氣豪故多里中雠雠亟中以危法序班
公念指使公老不任獄而挺身出就逮雖得以移禍更
四五訊牒不解且論報君曰急矣乃以奇策走序班公
於荊楚而身就繫官急君以當得序班故前後搒掠無
算卒不言走所久之事益解且白矣而序班公卒以喪歸
乃說君於獄里中人迺更服君孝而君自是廢諸生業
益習計倪白圭家言君不務求奇取而特操其奇贏亦

會有天幸產益拓邑令始舉君醫訓科而稍親近之
君能精心爲令識察民隱前後二十年令所藉恃公
益孰而即有不得於理者君亦爲左右之俾脫民口
然不自見操邑長權以故有賢豪長者之譽而亡可
摘爲怨君性好施予於宗姓中表間左雖不能人人
滿所欲然待君而起者不少矣族兄雷病金陵邸中
且死君挾醫而視之割橐裝爲買美棺而雷起無恙
君亦不問棺所在歲大水君出廩粟以繼中水者又
歲出粟助役前後累數百石其二弟好學而迂不能
問家君始而疑之既任之曰學不憂餒也亦竟後先
[redacted]
成名君娶於王爲江陰著族節儉善女紅不妬忌然
無子有二女而側室何舉子即正初王愛之如其出
先君十一年而卒君後舉三女其一亦何出也君卒
之年六十九正初爲人慷慨尚義談論舉舉有君風
而文采過之餘具前志碣中銘曰
事固不可知而奄然以歸耶誰謂而累累于大江之
涯而乃有七尺之土以封而乃有一命之爵以榮而
乃有片言之銘以無窮猗猗朱公不愚者始遇者終
耶

明故處士開鄉朱公暨配宋孺人合塟墓誌銘

朱處士公者諱惟新字本初別署曰闇谿人亦稱之曰闇谿云其先自洛徙爲崑山人父曰祐有四子處士其長十九娶於宋是爲宋孺人處士鋭女也丈夫子一曰熈洽娶於沈爲邑諸生賢而文數上未第女二適陸承德毛德孫男二女一適張文柱宋孺人之佐處士公四十一年而卒年六十俞君允文狀其行埜而虛其左弗克袝又十三年而處士公亦卒年七十二將以某月某日葬於某地文柱實狀之始以銘請不侫盖文柱之稱處士公謂受箸日產不能當宿適半而能精計思詢時時操奇贏之息力夕以佐晝

鮮出以償入蓋三從居蒸斥買田宅爲著姓而急公家之賦歲事畢先諸邑衆輸曰吾安忍一日而庚縣官物哉且令吾前公家今反新吾詎甘之生不輕爲施予度所當施予苦即不待請而心諾也長女之倩死亡何女亦死亡後後先爲營喪葬里巷嘗處士公者數出奇羨中公公不爲備亦不爲之下竟不能有所中而解允文謂宋孺人敏惠才淑通書大旨曲事其嚴舅姑以孝聞其治生操縱有法處士公登其才高而所心揣默識往往出孺人下又能檢誨熈洽爲名士而有所補於處士公使薄恐家漸起矣乃絕嫁汶

鮮食之好以勤儉終其身蓋二君子核於文辭不妄許與而熈洽之賢而文爲之前者可信也余既善熈洽又吾弟嘗從受易誼弗克辭誌而銘之曰

嗜爲而之儷相而有家乃弗永饒嗜爲而之器嗣而有聲乃弗早貴而所拮据弗盡享之以遺子孫餘而子安其居而二人安其壤曰是惟朱氏之樂都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八首

明故處士雲槎張君墓誌銘

歲玄黓閹茂之正月雲槎張隱君卒先是王子嘗高
君之才若行而爲之傳矣君諸子鳳翼等泣持袁先
生尊望狀來請其墓銘曰治命也以再辱子幸圖之
先骨且不朽夫余讀袁先生狀而恨余傳之未悉也
又辱交於二三子也深矣能辭故爲稍檃括事略著
之銘而剟其世裔生卒婚嗣於左銘曰於爍府君孝
友之枋始籍鍾離寓公平江代爲甲族厥業穰穰至
胥鶴翔而始大光發發爲材季子獨藏英英朗詣如
璧如璋既克其業乃縱厥乘隱跡計然薄矜莬陽知
鬬時用操贏過當閒推其餘以俠自將袪服畫姿慈
馬長楊招要泱眇氣馳聲降繹欲下端更態百方忽
爾中傷接淅南翔之子在途家嚴在林誠孝所格殆
卿能慶戒謂勿藥汝無即康不有行者誰佚余昉君
拜稽首經營翔翔至止毘陵碁客見錫袁裝資斧以
逮歸裝精謬唯千緡爲代償同舍曰嗟傷患弗祥曾
曰毋寧余顏盜劇君既倦游返政于鄉何以怡舊解
義甘鄉何以繼物貿遷有亡乃室乃宇乃堂乃皇乃
藝圃場乃偫餱粮降割母氏嬰此貞疹刲股以羞厥
憲猶湯君有至性日篤不忘温温令恭媚於雁行有
友遺孫毅之賓庠有宗族婦幷之異粻餽著我桴餓
者我饟然有丘山黃金粃糠排難解紛不有其華晚
始委順矣猶尚羊日暖而登虎丘之岡或臺于鼞或
湖于杭匠心爲規暢曲通旁手句脣弦自然宮商白
雲廻穴要耿激揚命猱呼盧電飛箭舫扶路歌嘯幾
傾吳閶醉謂莫生汝吾葛疆吾食吾飲豈其放荒凡
君所治胃腧酒漿盤悅礪鷫鷞肴珮璞褱紀雅矣裒物
莫能昂入君之堂沃若蘭芳左圖右書金薤琳琅款
戛匜洗自然文章青碧注射星河盎芒揖遜殷夏周
旋籍砮君有賢助姜池頡頏其賸微音三熊繼祥歘
奮詞林騫鶱鳴鳳伯也真朗爛如春英謂仲挺秀若
秋之霜季亦千里日彼汙孟譽馳芬流不脛而驟三
事九賓守君友邦以時起居于旟溢坊君如弗聞避
世東檣笑造物者謂君披猖遽奪其年淹然永畏含
飴抱酣言歸淇芷淫淫陰郡蔥蔥幽房厥木惟喬厥
土玄黃卜宜孫枝爽祺載昌是曰處士張君之藏

張君諱冲字應和其先鍾離人後居長洲之郡東里曾高祖考勝曾祖考彥達祖考杲皇考省鵝翁準母李夫人生以壬戌某月某日卒以壬戌某月某日春秋六十有一配葉氏又許氏子鳳巖獻賢太學生蔡[illegible]吳郡學生女[illegible]洲庠生韓世延皆許出

明處士王守[illegible]孺人合葬誌銘

吾郡蓋有晉陵王穉[illegible]隆間稱登以文章名出世貞上乃一日手其先處士君狀踵而請曰惟是先子不朽之計以累下執事世貞謝不敏則又手其母蒯孺人狀踵而請曰惟先孺人之墓也實在梁溪薛大夫實銘之而以先子治命遷合合於梅灣矣敢藉先子之靈以不朽請則又謝不敏曰吾何以不朽為而父母賴也狀固已饒之雖然吾而友也其敢辭按狀君故烏姓在春秋間以力鬬著曰獲至唐五代而有重亂震者並起戎伍領大鎮又十餘傳而為金安公家常之江陰從中貴人使西洋溺於海得一壺以免故事出海則給符歸而失符者論死金安公懼棄其家跳之蘇變姓名曰王翁家人稍蹤跡得之[illegible]盧以從金安公有子曰真真有丈夫子七人曰洪又壻於王遂蓋冒王氏洪有子曰景宣君其長子也景宣公好談神僊冲舉時時裝為道士服不問家家日以削而會君年十四即委之使受旁落之政居無何歲大水君行視諸子田家坐沈竈下出生薪豆粥相勞苦貸錢貸之使緝葺築堤以捍其年君田幸獨無恙米又驟貴而諸子田家爭償貸錢錢有息家用是稍舒矣君甫娶蒯碩人而景宣公歿君蓋得為政奉母朱夫人與蒯碩人相率而為儉勤其族豪以後相雄長為俠游君嚴起周視僮幹勞佚筭弇出入即蒯碩人姑婦皂綈荊笄以偶諸于繡屋間各自得也而君益起家家與族豪埒蓋十餘年而朱夫人亦病卒君擗踴不廢禮喪葬咸庀既而室其季之未室者家其女二弟之未家者以次均索中裝授之已又念常為故里推室廬季徙箸以家家焉君性之未幾而趙司空有浙西役從兵驛擾甚諸富兒笑之無所出相率空戶去君獨灑掃庭廡具薪水以止宿者且為酘肉糗糒迎犒其黠曰甚愧不腆亡以待諸將軍是勞諸將軍擐甲冑而禦圍我我何以報則相戒主人翁長者謹護之郊其馬毋使溺主人翁庭中臨別嗚嗚泣不忍舍走視他富兒廡總朱戍[illegible]

馬通幾乎階矣君之初從舍既入而前告人留一病奴欲以嘗君君為具枕席善飲食之曰卒安此毋急去也奴病已泣謝曰吾主乃非人哉欲死我以累長者久之奴卒與他隣鬭以死他隣坐破產君天性故篤厚以是益孜孜好行其德不倦然而卒用軍興故數羅大徭產益挫既意不自得復廢常籍稱蘇而會蒯孺人以疾卒長子穉豐婦又卒君愈不懌推家政穉豐而縱身虎丘石湖諸名勝地斗酒自勞悲歌長嘯人莫測也王君雖游什一乎顧其少時嘗讀書居冠褒衣安武尺寸口不挂貨殖而特重然諾諸欲解詛者得君一言若神明君又篤內行至性孝弟朱大人哭景宣公喪明君旦暮舌舐以冀其復所授室季者先卒為挈其孫成立宗黨緩急有所假貸至再折券無倦色君殁而其世思可知也曰時蔡茂王彥方乎哉乃蒯碩人以詰諾佐君儉先意佐君孝凡所為推產指息世以難歸君者皆自碩人發之吳俗好媢鬼碩人獨不喜鬼至終其身門絕巫覡跡亦可稱王氏內則矣君之卒以隆慶甲子得年六十有九孺人卒則先以嘉靖乙未壽六十有四子二長即穉豐有儒行能恢君之業而自以始娶於馮繼娶丁子一曰無曲娉金氏次即穉登為諸生升上舍入直史館止蹶矣娶陸子二曰無曲聘鄢陵教諭殷乾女一曰無回聘太僕寺丞徐玄成女女二適劉佩何銓孫女三適舉人黃學思陳心學者穉豐出也適和州學正文嘉子元善者穉登出也嗚呼季次原憲能自致其名於里閈彼意猶有所近之乃王君務削其近以脩隱德非附青雲之士焉能聲施後世哉穉登可謂善用孝矣是宜銘銘曰

是惟王君與蒯碩人之所寧止後其隧廣其里穹表而侯貴以為不信視君之子

漁江沈君墓誌銘

沈君諱文楨字時幹先世為鄞名族至其父廷以貲入邊設官氏即官義公娶於某早矣已置貳某生君甫二月而孤君少弱不任學既長而好之折節從經師開門舍群子弟之有文者數擊鮮召賓客為文酒會以貲赴人之急若流退而不復句校其中外族多豪當歲時問遺不訾以故千金之箸日損君夷然弗屑也生習書其於方丈大書愈益工而會其叔父應奇嘗以書事

於是帝官中書舍人君不能無中鹽又自負其技然

置家北游京師居二歲許無所遇橐裝行盡君顧視
其腕咲曰謂君中書不中書耶大丈夫何所不托跡
歸而斥餘箸易酒家傭列肆錢唐西湖間行甑甕間
意殊適也胃脯洒削至擊鍾鼎比素封吾得倣嘗隱是
間足矣而會酒人多負進故旨君弗肯售君亦莫能
詰何之橐又稍稍盡率貲歲十之五乃又謂其舍人
曰家東海即不能若高陽長康幾雄於漁師試以百
金治餘皇他器物君飼米稍稱是漁而獲一巨蟹君
三石蓋竟不得一魚以是益困貲率歲十之七乃買
屯舟魚膾枯腊畢杭越諸郡魚價輕不登最後一歲
[illegible]賈人而所買魚過時不得易暴又觸烈日
盡饐矣強負至嵊山中或賤售之僅獲菽麥十餘石歸
鼓十鈞宅畀菜畦種竹木若數十以是益大困歸而
貲蓋不能買藷儲徒盡亡去君內恨為杜門者數年
而會有子明臣稍長能屬文君顧妻女哗哗無所出
呼嗟明臣頂曰兒在何憂貧而明臣亦自刻厲抗
類人師脩帛奇美輒以付酒家稍稍取之矣君家芙
蓉江其西為平楚亭稍南為綠雨溪北為鉞水門橫
塘表之在在足魚蝦君興至輒釣得魚輒酒因自號
漁江云或謂君不當復稱漁耶君笑應之曰吾嚮者

誤吾今乃始知漁夫王弘之吾師矣迨孟君屬木疾亟
夏秋未愈而明臣當應試泣謝不欲行君亦泣執明
臣手曰若憊我耶我強自力待若一第起耳夫吾家
自安九府君而下逮余七葉矣代有詩書至宣義公
孟顯至余而箸廢隤其家余心良苦病所繇牢耳
明臣頓首謝不可則怫然曰去之毋令我不瞑目也
明臣不獲已行行一日而君屬纊時七月二十日也
明臣晝夜奔歸痛自恃不死又八年而君瘞土卒又
二年而合瘞於莊家埠祖塋之後又十七年而明臣
以狀來請曰無似所以不遂志吾先人者庶幾一日
而今已矣以無似之稜牢下執事者十七年始敢以
不朽請其卒衰儕之余聞君之從孫九疇言君孝友
長厚人也母夫人病不解衣而侍湯藥居喪數瘠益
禮蓋孺慕終身云竭產嫁其兩女兄從子行美散而
很謂君側室子也重侮之君不與較最後行甚亦貧
甚君雖貧時時通有無至老死無間君有子二人其
餘子弗子也而獨明臣賢為諸生久厭棄之任俠見
楚閩越間柴工文騷騷西京大曆語海內知有所謂
句章山人者而君稱父足瞑矣君生以弘治甲寅卒
以嘉靖丙午得年五十有二明臣娶於史無子以從

逝父帛之子當戶爲子銘曰

而何所遺予兮不以財而以安子何所顯而兮以賢不以宦餘予弗予乎無孫而孫何所不朽兮其以余言

故茂才虞子中暨配唐孺人合葬墓誌銘

虞君子中者諱錦故崑山諸生也三十六而歿歿之四十有七年而配唐始克從之於是其壻求美猶嘗以爲墓而手狀來言曰惟而兄之習於虞也惟吾祖司馬公之習於叅議公也而始敢以不朽請叅議公者諱臣君之王父也虞之先於宋爲丞相雍國公允文於明爲兵部侍郎祥又再傳而爲叅議公臣以左鄭稱司馬公善之至老恒相字云叅議有子曰封則君之父也君年十三而喪母哀慟幾絕已所以事後母朱如事陳朱有子君撫之如陳出封每詫吾有子使我忘亡使朱忘非己子也而君又篤悌急施從兄金寄於仇中耗役幾破君詭破看非王父遺邪爲受半役割橐而償之無倦色從弟銑未聘君擇名族爲之聘力不任娶又割橐爲娶女弟嫁於歸中廢箸君推餘宅而居之然君之初爲諸生未冠也而負偶聲及應應天試輒北居邑邑不自得乃稍移於酒以病夫君所以貧能篤悌急施而不訕者大抵多唐孺人力也唐孺人既已失君數誓死求從地下不得即日夜撫其孫溥泣曰吾不能得吾君矣吾能得吾君之志以授汝則擯經子諸書而督之誦曰此而父君少間語以古宿德懿行曰此而父所雅言也示之從兄弟女弟曰此皆而父所援立也溥至二十亦爲諸生彬彬樹操行有聲孺人乃私喜曰吾君不亡矣而溥所爲過及試不利狀輒如君又如君病以夭孺人乃大悲泣撫棺曰奈何又使我溥復若子耶已復撫二孫應昌應隆語所以語之如語溥也然孺人勝節益貧甚而其長女歸求美毀業孺人壻家朝夕共奉且時時說古閨史雜稗官家以悅之而昌隆亦漸偕立矣久之女亦卒孺人乃益不自得又三歲無疾而逝虞其年蓋八十有三也孺人之父曰鉞亦知名士溥娶於楊其守如孺人女三長適即求美爲吾兄世德官南京詹事府主簿次適諸生王道行應昌凡再娶皆顧氏應隆娶周氏孫女一適太學生顧咸康墓在金潼阡祖塋之左嗟乎虞君儒而窮以夭孺人婦而嫠母而獨均豈非天地所稱僇人哉然能以窮見志以嫠獨見節使人惜而肅言之是可銘也銘曰

屢矣予歸而唐以合也以面則咄曰媪何人者而就我
室耶以心而始大戚曰故吾匹也乃四十七年而一
日耶死者無憾生生不愧死以為唐之大若子

明故廣東提學副使順齋王公繼室丘恭人墓
誌銘

余丘嫂丘恭人卒之三月而諸孤泣謀塟以狀請曰
叔氏其辱為志余謝不敢既讀狀肅然起曰是可志
也今夫鼓給祥幹精剸菜饈饎之役拮据治生曷可
不稱婦德焉然要之非其至者若恭人乃可志也按
狀恭人姓丘氏世為吳興人其先有官散騎常侍者
至梅崕公經舉進士累官山東左參政梅崕公有五
女恭人最幼十二而梅崕公捐館母李夫人特念之
偃蹇其偶而會余從兄順齋公有毛安人之戚遂委
禽焉于是恭人年二十六矣毛安人先有三子二女
恭人至則撫母擁愛之若己出恭人亦舉一子而
順齋公之偏有二子恭人夷然使無別恭人既內
滂無遺芬定之第精春秋粢盛以共饗祀而又嚴重
順齋公曰吾安敢以體惰見也順齋公為封部精
遂轉官為按察使者奉 璽書視左廣學政恭人從
先從然無重可意締之玩以安公于燕公用持法得

要臣拂衣歸家徒壁立乃恭人食不再器器不宿肉
曰柰何以口體累公順齋公藉稽力稍稍有家諸子
次起經業間時謂恭人不言之益居多云順齋公以
丁未歲卒恭人扃聲不出閫者十九年而家宜之中
外忻忻如也恭人素強無疾疾作遂不起時乙丑秋
七月二十有二日也距其生壬戌得年六十有四子
男七一貫州學生次一誠中禮部會試次一正蚤卒
皆毛安人出次一中州學生側室施氏出次一恭崑
山縣學生即恭人出又次一善一藝皆施氏出女五
皆適望族孫男十緝紹組純約綬紈維績縮孫女七
曾孫男六汝復汝臨汝升汝坤汝豫汝豊曾孫女五
內外孫無慮數十人先是一誠舉禮部當入對忽病
心動歸歸無何而恭人卒時人異之墓在閶頭塘之
西祔于順齋右禮也銘曰
婦德伊何毋襲外權柔巽靜專以相厥天曰慈曰儉
曰不敢先噫嘻其賢

故刑科給事中顧公配陸太恭人墓誌銘

陸太恭人之歸於顧也甫十六云而姑王孺人則已
倦家政至輒付之曰吾欲以觀新婦能也太恭人精
工於女職其衛臧獲區斬斬稱治矣而舅封給事公

故卞急客至須酒食不問所從來以責太恭人立辦
祖姑偶夫人用陸大夫例養四子所至封給事公則
甘太恭人奉徘徊不欲去指謂迎者曰若有此新婦
乎而欲強老人往復戲語王孺人吾婦四不若而一
婦足老矣太恭人在舅氏其父處士公奇之曰吾女
女也不者當大吾門偃蹇其配久之而始得給事公
以給事公才而女之給事公為諸生有俊聲然不穫
志場屋稍移於酒太恭人婉諫曰君誠壯無事急一
第獨奈二尊人暮餘日何給事公愕錯謝迴遂廢酒
而盡以早夜讀書弗休太夫人為之篝燈拂拭几硯
溫粥若羹若茶而進之問夜如何其則曰夜未央也給
事公竟用是成進士授行人選刑科給事中所至清
白上疏侃侃數切論天下事有古直臣風以
廟恩封父母及太恭人為孺人乃屬太恭人而觴之
曰而力也吾以有今日者給事公為行人使歸家巳
念父母老不欲行太恭人為治裝且曰向所以語若
者何二尊人尚未沾也婦自力為若君職則又曰燕
中苦寒叔叔遊夜乎復為買一妾佐行于是封給事
公觴屬公曰庸詎若即吾二老人亦賴婦故封耳給
事公竟乞歸養再歲而捐館舍太恭人之不欲生者

歔欷入飲泣撫其二孫屬曰吾未及而之立也何辭
以復公地下也出奉封給事中公王孺人則又竊泣
曰二尊人老矣吾不獲生以共晨暮而先之何辭以
謁公地下也故太恭人出而倚顏以治饘粥二尊人
忘亡也長子樅就外傅篤學自勵少子今憲副章志
樅樅間樂乎爾成之誨忘乎無為父者也居數年而
封給事公卒孺人備醫禱謹窀穸志物逾力而悅忘
乎無為人子者也家人數十百指男服農女服紅窮
不聳笑里不聳怒忘乎無為主者也樅既長入太學
有文然困不得第而中年迫邑徭役又坐奴盜官廩
當所坐主代償太恭人即為率督餌裳服役率諸婦
裂償之曰物去幸復來勿撓縣官為也自是身不復
離機杼矣時顧氏微太恭人立破而久之樅亦卒太
恭人嘆曰吾婦而哭吾舅姑間當不哭吾夫乃哭
吾子乎吾自力於顧氏者三世矣而不讐何也然
憲副君巳舉鄉薦又三年成進士復授行人使歸覲
太恭人迎謂曰小子亦行人耶此而父所起官也其
務清白毋忘而父之志矣又三年當遷得其司副家
人不憚白太恭人獨喜曰兒憊好盡言吾今免夫以
屢先給事者矣為刑部郎刑戒郎曰人生死若

手毋易也為饒守則戒守曰若一嚬笑而一家休戚
毋易也憲副君之為守以廉能尤最得貤恩封給事
公中憲大夫太恭人進今號階諸孫奉觴上壽太恭
人為一醑曰毋以子貴乃貴耳且吾庶有以謁先給
事地下憲副君一再官京師守饒皆奉太恭人以從
而最後遷今官當治辰沅道絕遠水陸難太恭人欲
請告太恭人怒曰若暴得國恩弁髦之耶吾一老婦
耳而再被　上璽書豈若少塞萬一且吾健未死即
死途道奚恨憲副君不敢對強與之偕進次鄱陽而
太恭人疾延醫治少損憲副君乃密具疏乞歸養太
恭人覺之始曰子竟尼我罷矣命也夫以一老婦而
勝君臣之誼乎務先給事心我何以歸也然　太
恭人疾益損憲副君依依膝前孫子某益居豈止而
邑之為母者愧子為子者愧母而俗幾變君一歲太
恭人疾間作憲副君所以祈請辭救百方竟用年至
不任治而卒太恭人生精勤絲枲不去手食不重肉
憲副君之宰饒誡以三篋進而太恭人愁然止之曰
吾母事此也令都饒而守瘠而吾食汝廉即腹如果
然奚恨焉憲副君之有稱於饒人太恭人力也太恭
人跡周勤儉持頗嚴為婦而少者七十年然好施

常有稟生緩急請指索而周之不忍逆以故閭其貧
毋緡錢寸縷之積易簀時諄諄戒諸婦孫子女孫為
善而已不及私也當太恭人少時祖姑嫁張氏者歸
寧而疫增劇俗謂疫當染即張之人避去弗顧太夫
人日為候視扶掖而躬治歛解衣襚之疫卒弗染其
淳厚明理乃爾太恭人生以成化甲辰卒以隆慶己
巳享年八十有六其先某人父處士諱堅母錢孺人
封給事公者諱某給事公諱某字某別號某先某年
卒子男二長即徵太學生娶周氏俱先卒次即憲副
君章志娶王氏贈恭人繼娶孫氏封恭人女一適按
察僉事沈紹慶今獨憲副君孫恭人在孫男某某憲
副君將以某月某日奉太恭人合葬於尚書浦東祖
塋給事公之兆而手錄太恭人狀累數千言乞余銘
且謂太恭人之事舅姑也有極少君挽車之節其相
公也有樂羊斷機之規其教二子也有鄭夫人以荻
畫地之操其恭而能勤也有公父文伯之母之識其
嚴於祭祀也有采蘋之敬其樂於惠下也有小星之
慈余素習於憲副君而莊大夫不以其浮稱也而志
之且銘之曰
子者婦兮父者毋兮于嗟丈夫者女兮悴而中榮而

始終孰為悴之表而衰孰為榮之譽而膺我操管彤
于嗟吴風兮

明魏先生配李孺人墓誌銘

孺人者沙羨李興賢女也至二十一年乃歸魏先生魏先生父曰鄰水公母衷夫人與時興賢以孝廉稱而與鄰水公偕計吏相得驩甚鄰水公輒為約曰吾子若女偶乎興賢業已許孺人魏先生則益教孺人內則女誡諸書曰魏家婦是未易任也孺人傾而髮鬒雞鳴候舅姑寢楹之間琱璪琢然織紝紅作斂妙無二魏故稱望族多禮教中外目魏先生有婦矣孺人間於其家習然我其婉靜恭孝天性篤至大非以習故鄰水公從選人高第拜鄰水令當攜衷夫人之令也孺人與魏先生侍而是時鄰水公晨興坐堂上治牘矣衷夫人稍已厥家政盡輒委孺人云鄰水公廉於邑無奇羨之入日計口具鮭菜間一肉而孺人更調而進之二尊人甚甘忘約也鄰水公繇他事如成都舊衷夫人疾已病魏先生顛營計無出孺人不解髮而左右者旬餘親為浣中裙廁牏奉湯藥衷夫人且絕手孺人強語曰大婦負新婦何以報亡幾鄰水公亦卒孺人與魏先生扶服下三峽以喪還抵鄰

魏先生伯兄來奔哭於寢既卒哭孺人悉橐中貲自魏先生曰二尊人之遺也其以授而兄畢塗孺人從鄰水公宦游歸乎覵其私亡尺寸絲枲錢刀之積戲食指力作而共之要以出入略相當魏先生居猶依伯兄也亡論伯兄安魏先生即孺人所以處先後過自卑下勞每取大者利受織者乃亦感化之愉愉如矣蓋孺人已為魏先生生子家復罷勝進曰吾不欲単其後傷長者志家髫角受孺人傳士家言既成進士推擇為比部郎當迎養魏先生樂武昌社中飲火行意而會家喪婦孺人謂魏先生留矣吾不忍吾孫孫乃來就家長安里家好讀諸先秦古文書夜分未就寢家人耳相語郎自苦乃爾即彼欲應博士第子也孺人以間柔行家書室喑曰夥頤兒之為書沈沈者稱吾子矣始家與李攀龍游也李稍遷守鉅鹿及更游吳與徐中行吳郡王世貞間其文詩寡和卒相好耳家不喜飲過予二人輒飲覓醉也栩栩然歸有德色孺人見則曰兒醉二生來耶夫二生者則誠海內士也使爾執御吾為紉鞶家繇是逾益堅孺人中寒疾小間再作遂不起家慟幾毀質強起次孺人行授予蓋聞之徐中行曰孺人二孫傾然矣從師尚書

一布襦寒暑亡他易然恒潔若初服也啓之乃
澣之更一二夕輒手自浣漂質明暴而衣又數邀吾
鄰比閭巷閒不聞庖聲也徐而出洒炙甚具孺人不以
貧故傷志不以貲弛跡傷知人明亦甚難哉傳志所
載類若陶荊州王侍中母者此其識英雄未遇時固
賢然豈亦僻稱天下士富貴外如孺人吝矣魏先生
名正蒙褎然大雅君子也孺人有一子蒙娶鄧氏女
一繼姒即滕出適龍梓孫男三拯如徵如一未名女
孫二金媄玉媄生以弘治戊午十二月十五日卒以
嘉靖甲寅五月二十三日春秋五十有七葬某所銘
曰

楚之澤沮塗其丘穹如虛厥左以居孺人之愉也且

明故鄭母唐孺人墓誌銘

昔者秦皇帝蓋客巴寡婦清云傳稱清寡婦能財財
能用自衛不見侵天子尊禮之制詔有司築女懷清
臺夫秦何以客巴婦爲也婦行堅至無丈夫任難矣
客之志風也此其意獨爲右貲殖乎哉去秦且二千
餘年而吾州有鄭母唐孺人者孺人事其夫望雲君
過二十年後望雲君卒教其子又三十七年起貲號
温裕家中外斬斬服孺人教亡敢妄訾咨非孺人而

年小過不屑格不旌於乎有司者其未講於古之制
意耶孺人生而婉淑有令儀閑織紝饔飧諸女役既
笄歸於望雲君君父殁而繼姑性嚴甚必當式故爲
非分督過欲以覘孺人孺人長跽謝亡狀偷其色悅
而後進之而望雲君踰冠則爲俠齊魯間多遨往海
內長者士貧困或素非面君輒捐橐助之貲必羨歸
而散遺其昆季姻戚起大塚收葬暴骨志不欲令已
獨餘其義聲嘖嘖稱人也而其家遂故不甚廣孺人
亡論無幾微左並從容更其夫施予而陰力畜補之
望雲君既捐館時有子欽德弱頗負才雋跌宕從諸

先人所遺佚爲樗蒲陸博過從倡優爲甚殆復而不
好問家人生產久稍稍落孺人不欲傷其意多以微
言風之或假鄉舉先君事蓋悽然沾濡也欽德乃
一日悟自艾悉推飲博以謝客生平過從者務孝弟
力田間推其贏什一而息之亡何大倍於本業而孺
人即勞撫欽德曰止矣夫物忌過聚焉欽德因儒衣
冠而游太學卒成名釋褐某州倅自引歸欽德殆恂
恂長者非有樸樕刻詐之習而特饒筭能先時消長
所以摹畫累貲此兩然好恭遜多游貴人間往往推
百金爲壽其當爲勢所者衆或不偏更相聚望之所厚

即愾然亡德而望之者至行詭擣秘起獄重相窘子姓驛搔計亡出孺人高卧曰吳恤戕爾其夂行而脩闕欽德頓首請受教竟以是免孺人甚慈於欽德而能節也欽德儉自奉僅專味恒規其出納奉孺人則不規出納思所以備鮮髓者而孺人性不嗜鮮髓泊如也病甚出橐而示之亡厚藏金帛絲枲象犀瑰偉珍恠之御僅數白金疵具布素衣曰老人業盡是亡令子孫累珠玉紈綺爲飾孺人生庚寅卒距其生庚寅者加二十有二年子一即欽德女一適某孫某某皆太學生生孫女幾曾孫男幾葬界涇南合望雲君之兆禮也欽德銜荼苦授簡於其子使來乞銘銘曰

界涇之藏鬱葱兮益而之宫兮陪儲夫子永即幽兮以而嗣人熾隆兮

明故建寧郡守端巖張公亡室吳孺人墓誌銘

余讀詩至小星而知先王之化之備也所謂江汜者其德徧於下矣然亦止於不怨而已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人以惠徧而其賤以命安則亦庶幾乎和哉然施者稱有惠而受者猶稱有命也蓋以女婦之德無所復加而其可言者亦僅此耳及余觀於吳孺人狀而後知其和之至也興詩所稱蓋如焉始建寧公娶王夫人久之未有子而建寧之父晚翠先生私置珹謀之獨吳氏種多子而賢遂致筐篚焉吳孺人歸而事舅姑以禮建寧公以別王夫人以娩上下安之忘其戚也孺人爲建寧公生子一析王夫人撫之忘爲孺人出也既而王夫人自有子二析孺人乳之忘爲王夫人出也王夫人捐館舍而孺人如其素恂恂建寧公前多避少進不敢忘王夫人也建寧公爲守質明而起治事具餔矣昏而輟具湯飲矣疾具藥矣嚴治家大小數千指若畫矣歲時具絲枲絺帛矣建寧公怡然而老忘亡王夫人也吾女弟歸一析之子希充是時建寧公亦逝矣獨吳孺人在而孺人熱視大喜曰老媼不足以辱吾孫婦孫婦大佳媼朽矣不憾而女弟歸亦時時亟言孺人賢也既病革持一析手曰人言死鬼神盡妄吾無所見時亦無苦弟氣從兩脚上奄奄盡耳揮手勞苦諸孫遂絶孺人非有所授習經傳其履素蹈變終始以禮有間合者焉君子以是知建寧公之和之至也建寧公諱文麟先孺人七年卒孺人生以成化丙午正月二十二日卒以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九去卒之二年權厝於建寧公墓又十五年而始卜葬於虞山

北石城里之新阡有子一即一柄太學生娶徐氏女二長適尚寶少卿徐䕫祥封安人次適太學生李元紹孫男四長即希九國子生娶吾女弟為先御史大夫公女繼孫氏次希齊邑庠生娶南雄李守而進孫女希敬娶秦光禄有成孫女希厚邑庠生娶顧少參柄女孫女一適錫山華鴻臚復誠子府庠生之亢曾孫男五紹慶福慶衍慶積慶善慶俱未聘曾孫女七長適雲間康別駕學詩子時萬次許陸經歷一鳳子重科餘俱幼銘曰孺人之宮土厚而豐有藤樛中之繭外叢孫枝芃芃以尊而建寧公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十二首

明故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分源王君配錢安人墓誌銘

不佞[illegible]為誌錢安人狀而賢之蓋吾王氏世世稱德婦焉而自敘安人之歸儀部君也厥姑項太安人寔茹荼而唯孺子之寄安人甫十二已婉嫕勝婦矣是時儀部君用孫童持門戶不堪公私之迫項太安人躬勤儉率先其力指以供其食指猶不給安人日夜拮据而佐之不敢以[illegible]也不取其[illegible]者食取其菲者不敢以[illegible]也[illegible]部君兵部尚[illegible]用宣曲任氏家法[illegible]旁[illegible]進[illegible]自太常博士進[illegible]人七年[illegible]以儀部壽故至有封號然不欲改其布素[illegible]太安人晨坐堂上朝子婦[illegible]安人與儀部奉[illegible]而進之斤斤如也[illegible]部[illegible]定鳴佩旁子安人[illegible]宜子若誰之且殆之曰君所世一綫耳[illegible]部不獲已而納其媵連娩

二子為衛臣亮臣當里嘉靖之甲寅儀部以使事道經里屬有倭變晝策佐其令秉城守竟以勞瘁殞身安人慟絕食意不欲生也或曰為儀部死也者則死之為項太安人及定鼎生也者則生之安人乃俯勉一食而項太安人老矣又蚤暮哭其子成疾宛轉帷薦中而業以蚤甃莖呂不近扶侍受切脈安人手湯粥而進之捫摩備至項太安人固忘亡也項太安人勤安人則亦勤儀部儉晚而好施安人則亦已儉且為委曲辦具輔其施定鼎生恭敬事賓客安人則又為築洎脯飽輔其萬賓客定鼎欲為之加篚篚則弗許曰吾不能多篚人歡之奉佛則又弗許曰吾不更佛也衛臣殁而安人痛之如己出也乃益撫愛亮臣為授室臨殁不能語而屬定鼎以目歎其未成也安人可謂順婦慈母從三而終一者矣安人之先為貞山郁家庄里人後遷支巷又數傳而有縣學生澤若寫生安人儀部君諱任用字汝欽嘗聚會試第二人雅負公輔望弗克竟世所謂分原先生者也定鼎篤舉子業有聲數上有司不利以貢授鴻臚寺序班娶吳氏序班許家亮臣娶丁氏鄉進士允亨女孫男五光節娶貢氏[illegible]女[illegible]氏歲貢生[illegible]

節某某其生為弘治庚申某月某日卒為隆慶庚午二月十日得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權厝於才邑呂字圩儀部君危域之次不佞少儀部踰二紀而屬於族大父行同以子不成進士熟其母子夫婦甚悉也項太安人以[illegible]於邑儀部亦獲祠鄉先生之社而獨安人格弗及旌祠嗟嗟非不佞誰書[illegible]為之銘曰

稱[illegible]母亦曰汝賢婦惟順共是守稱賢夫夫妻大夫亦曰汝賢妻惟順共以齊汝德之隤然汝幽墟之桑然作汝姑汝夫之是依也且

明故金孺人墓誌銘

今年春長汀君使來言曰噫嘻不幸婦死矣荒甚未有銘而不以予屬何益長汀君婦而世貞再從姊也嗟哉為按狀孺人王姓諱某故處士朴庵公女甫髫朴庵已捐館而母吳哭傷其夫病乃育於大父尚書郎易軒先生先生視撫之曰此孫女難過屬孫安人嚴[illegible]之孺人少則婉嫕勤女紅務所以當孫安人意者既笄嬪長汀君事長汀君母當意大如孫安人金於里豪著姓也觀孺人率素好抑損中表咸內愧化之亡何君以例入太學孺人從多儲精果醞糗肉候

同舍生可與游者同舍生乃爭頌長汀君即客以
夕不至而孺人篝燈熒熒然紉綴浣帨長汀君開卷
弗竟弗卧也會母憂病甚孺人勞之心動而亦會長
汀君業成歸歸蓬髮累垢不解帶侍湯藥母卒孺人
匍匐自責數泣且酸不忍聽也長汀君既負才屹屹
不自降然由吏部選人授歸安簿不能無一咈然孺
人微相讲曰丈夫生必簿不為而奚簿耶將賴簿重
爾者君悟之官力自砥竟以廉能稱而孺人日攻苦
勤作補祿奉之雖脂沐一不以煩縣官長汀君累最
授餘姚丞又從之餘姚其邑視歸安巨難也其聲稱

過歸安遠甚長汀君之丞餘姚將九載邑人亡不頌
者至尸而祠者人知長汀君賢不知孺人之佐長汀
君賢也守拒徵高弟狀上後煙得令長汀意已倦而
孺人復從旁更之夫善射者不窮技即再發獲而末
或少不酬非計也長汀君乃盍決自解歸屬歲侵家
稍困孺人謂長汀君曰子官政終而吾家政始姑勉
之將不子之負因課耕及理紡績絲枲場圃麥禾起
宿不辨色籌其羸什一而息之臧獲之指千所役任
必中能朴責其惰進勸者而恒優其智力不令盡以
故爭頌市孺人[illegible]四鄰差居諸子而

與長汀君歲時過從傳食具冠衣甚都閭黨羨焉孺
人手勤畚起家乃風長汀君義散之他服度程豐儉
僅使有繼已君女弟女吳寡而遺息弱未學孺人為
延致塾師衣食等諸子刻又外弟以孫而貧亦稍[illegible]
中裴譯士族女配之以故孺人歿非子女而服齊衰
衰者三四焉孺人生以弘治庚戌八月十九日歿以
嘉靖庚戌五月五日享年六十又一子叫允升太學
生娶顧氏繼娶朱氏允升蕭圻丞娶周氏允明娶毛
氏繼娶周氏允清娶張氏俱太學生女四適庠生虞
典趙庭杏太學生龔汲翰林譯字生劉大武孫男十

二復燕復恒復乾復元復亨復貞復道復泰復觀餘
尚幼孫女五長汀君名詔其稱從官云葬以辛亥某
月某日墓在彭澤右銘曰
疇不夫子令終始疇不子孫碩且蕃磨羅之壚營穸
如寘爾百年孔之安

亡妹太學生張與齡婦孺人王氏墓誌銘

吾妹王孺人之喪又二歲而其夫張與齡以書若狀
來請銘謝不可則曰而忘舟中之有成言乎嗚呼吾
兄弟三人而中失其一且後先君子之後痛尚忍文
我雖然吾不欲已諾今遂者始吾母郁夫人娠孺人

子先君子思齊貞公夢雉十八翩翩來集也解之曰是
雌伏也而文明厥亦有令女乎已生孺人孺人少婉
婉有志操六歲從母夫人受四子孝經列女傳諸書
日千言輒能解其意先君子奇之時抱諸膝戲余曰
兒男者當不後汝矣稍長精女紅纖繡紝刺不習而
解多所妙創出人意表二十一婚張氏時先君子方
持中丞節治嶺嶠而與齡父小蔽公携其子來就婚
合成禮又二載始歸於張張之中表姻戚爲以貴家
女故難孺人孺人晨興候舅姑寢門珮襦雖然大小
以第相見慰勞甚喜評評咸得意去則大喜曰是賢婦
習於教者孺人之治於室不聞嗃嗃雖諸靡不辦具
張族有疑事詢孺人以不敏對強之不一二語立決
則又大喜曰是不獨賢也而才爲張賀得婦矣然吾
母夫人從先君子於薊念其女日夜哭目盡瞶亦會
與齡由邑庠入太學孺人遂偕北先君子數遂虜還
行色黯然孺人手羹湯而奉之輒盡間與語雖諧未
嘗不愉快也時時謂吾有二子宦去我君代子矣孺
人孝友又篤言動往往併古義能以柔道將之故尤
得父母懽乃居恒鬱邑不自得曰吾歸於張而今復
女於吾舅姑何以求之難起孺人篤下娶日夜顧

救遂得疾無何產一子不育疾益甚至庚申冬先君
子棄諸孤孺人悲思寖劇度不可治乃命輿喪歸抵
家強起謁舅姑不能治一日乘餘爲婦無狀疾既革
母夫人就視之訣曰兒得從大人地下無憾矣母幸
健強飰以二女累母又謂與齡曰無念我家裝差不
薄好貽後人也與齡哭辭不再娶孺人曰噫君念我
獨不念君張氏祀耶乃遂瞑時歲十二月之五日也
距其生辛卯五月十八日得年三十舉二子皆殤二
女長許聘康時萬次陸重利與齡名希九太學生嗚
呼妹之所由死則以先君子故夫余及之而五內爲
剸也安忍文雖然曰余兄弟靜於舟而慟也妹意若
有託者余曰若苦心吾知之吾將有以慰汝妹疾革
手謝吾雖痛不忍文又念夫忍不文吾爲之銘而世懸
書石銘曰
女而孝婦而賢茁於後嗇於年胡男全噫嘻豈其天

沈淑季墓誌銘

余盡從沈山人明臣將云而山人居恒謂猶子九疇
胥勝山人亡何九疇書自通其文辭甚壯麗且曰以
不佞世而獲一當先生乎將有請也久之奉其父稷
丘公命以母季狀來謁泣且拜曰乃今有請也以不

俟世而獲一當先生乎則又拜曰母李之棄晦也六閱歲矣而不克葬庶幾乎異日也乃今未有日也夫華衮之與片語孰賢乎願以是乞先生文為母李重余聞而悲之母李者桂湖右族也父李翁母孫媼當李未笄也能佐其媼治家政矣亡何歸稷丘公其舅南坡公時尚在也顧謂稷丘公之繼母王曰吾安所得此賢婦哉自今稷丘公外事毋涸我內事毋涸汝姑於是李從佐稷丘公治家政矣晨興而上食稱婦其舅姑色未嘗不怡然也字其三孺弟一妹稱若母未嘗不依依然也所婚嫁皆名族大山其奩中裝資之以至析箸蒔產所以相稷丘公德者非一諸來婦沈氏大小可數百千指則成推李才而李又素辨習治生諸沈勝貫總晨昏步圖家言至歲時蒸嘗及所問遺出納豐約必折衷今古禮與俗之宜為沈氏掌故者四十餘歲人或有所乞請悉李且手創家難之傾橐而酬弗吝也李有五子謂其伯九韶可儒也儒而業成已屬末疾卧第幾十餘年而卒為之耗貲力矣乃更欲業九疇儒曰此豈術誤也耶九疇以文起籍籍諸生行至鄉試輒不利李迎勞之曰茂才安能強命取富貴哉我固悉若也蓋李歿而後九疇知有母也當稷丘公晚其治生不如初仰不李為拮据佐其乏又時時飾饌具娛以為至取顧指撫及李歿而稷丘公乃知有食也嗟嗟生而相其夫若子不見德歿而始知之可謂淑矣李之年六十有五長子即九韶娶於徐俱先卒次即九疇娶於洪並繼娶謝又次九道九章皆娶王其最少子後於山人若名當戶女一適王仲梓孫男四人曾孫女一人九疇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李葬某所而余為之誌若銘

銘曰

相而君兮以而子有開兮鑑余辭之不文兮胡以掩女芳兮

龔姑景孺人墓誌銘

予友濟南李于鱗歿而行其詩詩所數稱鄉人獨許邦才殷卿龔易古懋而今年七月古懋司訓揚之江都以其妻景孺人之狀介其門人陸生來懇銘曰不穀之不得當先生也豈敢以亡人身後請唯是于鱗之靈敢徼惠於門下以亡人身後請唯仗夫語于鱗而法然悲不已也夫子安能辭為之誌曰孺人者晋侍中延廣後也父瑞而母陳十八歸克懋為其愛女也孝而少之顧恂恂任婦自然其謹不衰克懋與母語

小麓孺人從傍目攝之曰與而語者何人也而麓者何也克懋為愧謝而孺人性寬緩卽有所甚怒臧獲不能以惡語加之克懋意不懌以狀訶孺人撫稚難克懋卽故益譙訶之欲以試嘗孺人益稚嫩克懋故錄孝弟力耕起至二十五數世家本讀書扶策而游學外邑孺人代為家政力紡績分身衣粮間以勤先百指克懋不復內顧矣乃謂人曰吾孺若安吾姊德不謂才也吾二十五而乃始讀書乃始知吾姊晚矣孺人事其姑甫三歲而姑亡及亡而以手屬孺人于克懋曰是孝婦也孺人晚歲獨庚姑在至年九十餘所以奉事之不異姑曰先男之接也吾何敢閒焉克懋九試九不利孺人無寸珥尺帛之御竭其共佐克懋學而最後以貢得官江都得官之踰年而孺人病暑暴下藥之竟不愈卒卒之前數日猶扶起縫諸孫衣治湯餅食克懋也克懋所為悲者以此孺人生以正德戊辰卒以隆慶壬申得年六十有五子男二人光炳為郡諸生娶於蘇光煥邑功曹娶於花某卜以某年某月日葬長白山陽尖山之麓白草嘴兆為之銘曰

不知而賢視而天不知而天視而天之天而天之天吾天也其以而不朽也然

盧母江太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盧鍔以其父籌君某之命來言曰其病不獲以身請也敢徼惠於下執事為母江孺人不朽計問孺人所與偶者則故提學副使鄧公也驚而曰是正德間稱嫺文名才御史者乎曰然夫余以盧公幾古人矣而胡以能相及也曰是又援盧公甚當公為御史燕中逾壯矣而未有子請於父封御史翁娶翁孺人焉孺人之先有諱聰者從下交趾積勳至緹騎師凡三世而父廸稱勳臣世家顧獨以盧公賢可托俾終事盧公孺人之歸公再歲所而舉籌君又四歲而公出按蜀歸以孺人見封翁於堂堂曰夫雖也能為吾盧後者也見公配張夫人於室室曰夫雖也能代吾盧後者也張夫人蓋捐管鑰而授之孺人矣孺人不以有子故驕二張夫人禮更四歲盧公當遷為按察副使督蜀學校是為公故習蜀事而才以蜀諸生事公故厭其險遠逡巡不欲往毋何竟病卒於家是時孺人二十七矣而獨裁家政肅括臧獲飭財賄以奉事封翁封翁之忘亡盧公也以有孺人也張夫人之不至於濡滯也則孺人所旦夕慰安之蓋封

之跡大著與張夫人姑姊妹手稱於姻黨孺人
退而未嘗不飲泣以撫簿君也已成立矣為簿君娶
婦得名族湯生鍔矣孺人命簿君湯復絕孺人大悲泣曰
天乎生何不辛而代我公子乎又代我張夫人婦
顧謂簿君吾得母若從姑母鍔奈何復代君母母也
自是撫愛鍔逾篤覓以詩書於叢林補名十二年鍔舉
鄉試孺人大悅謂簿君盧氏不絕之綫若三代而
有此子先公為不亡矣孺人亦可以見先公卒得年七十
有五當孺人之卒也簿君方錄選人任吏部念孺人
疾數發接劾而孺人數移書止之曰吾且起行矣以
日進之第矣汝奚以念我為且官雖卑獨不稱為
天子有乎故孺人卒而鍔代子也簿君亦覓以請得
感疾矣盧君諱雅簿君名某始娶即湯繼沈有孫男
四長即鍔娶于徐其出湯也次餘娶于沈沈出也餘
二未名側出孫女一適東女孫一適陸士傑一許字
馬元諧曾孫三邦治娶袁邦濟聘鄒一未名曾孫女
一許馬氏墓在某所不佞識鍔言為之銘銘曰
共而男相而夫撫而孫以逮孫之呱呱盖四世而為
德於盧也於戲

都指揮陳君配張淑人墓誌銘

陳君之治軍吾浙一也已而出淡生虎帳而退而閨
闈飭飲酒之類毋必然也者即毋論兩小君所從幕
客舍人子亦必然然也君所從人有某戒而內外肅
無相接即寂然而一切取喫咥焉一何似若之配張
淑人卒君逖乃大歎泣曰吾今而後而知吾妻也即
毋論吾客吾乃以不時食且吾安知家吾務哉而舊
頭數不應猶以我為驛接也吾不復官矣無何而陳
君遷帥徐陽覓報罷又踰歲而君治墓某地將以某
歲某月某日葬淑人錢塘荊山原先兆之次而以書
與狀來請曰吾今而後而益知吾妻也夫淑人十七
而歸不毅先太淑人朱竊少之而姑試以女紅事立
辦乃始以進先將軍遂代幽家政攻益堅使晉諸臧
獲淑人授功亡不讐所奉學惠當先將軍指不較之
先人以指揮世世家溫而有帥浙者遂亦為錢塘著
蓋將大王父戴夫人溫而先將軍錢塘也不數祖受
署溫淑人猶在錢塘為海寇起以不數在行間憂之
起猴失厥先將軍謂淑人非婦程毋以安吾憂於外
孺人乃得借而溫以養戴夫人也戴夫人忘老矣不
幾數與返若角較傷為當而最後以一不利落職悲
怨但以不得然以不下至都督若閫帥者皆

六葉馬至於余乃以不力戰嘖其家錄其天下何所
生為武淑人從容稍解之曰是不足死也等死死敵
乎不穀感奮請效大阿壯其意許之竟以功復官而
會錢塘火先将軍故𤇖疾益劇戴夫人謂淑人當代
若夫以子也淑人則又往錢塘內共具湯粥藥餌而
外飭花竹水石選冑戲客嘲以娛先将軍為之少已
而起者凡三歲而竟卒則佐不穀喪已又佐不穀塋
已朱太淑人哭先将軍劇而病病又五載而卒淑人
所以侍朱太淑人與佐不穀喪塋如将軍不穀之得
無大罪於人臣子淑人蓋有力焉不穀故難子淑人
中歲始有子而其二夭淑人請林女良而進之不穀
以筆書辭淑人曰夫辭之為忠吾行之為孝斯可也
林後以病卒淑人哀之如己女嗚呼淑人已矣不穀
今安忍室令不穀室而寧復有淑人者不穀老竟鰥
矣余悲其意而許為之銘蓋聞之曹生昌先云內人
丞稱淑人明麗剌繡敏妙俱為錢塘良家子冠陳君
名将也恂恂禮樂儒者遇敵不有身好客不有家乃
竟以不能其上官去矣夫豈唯曹生余亦云夫余所
以銘也淑人父参将為御史中丞者本父鴻臚鳴贊
次丙出□淑人二子存者廷章聘永嘉項氏次廷□

二女長適郡諸生陸從龍次未字淑人二十五而封
封十六年而卒俱狀云爾銘曰
天奪陳汝乃又從汝陳內多顧而外多豁汝亦能恝然
於地下耶

明故葉子王宜人墓誌銘　代冢君

葉宜人卒之八明年某奉　朝命總督師道出宜人
里中及門奠而卒哭其孫良材泫然泣也跪且請曰
先宜人之所以不朽者公吾與之又逾年
天子北召吾公中過良材則發泣泥矣宜人諸孫恭
煥踊而大哭曰公食我先宜人夠耶即先人殁且不
瞑以殊終大恚恨於予吾首尾不三歲而哭吾妣又
哭吾舅我吾公忘其存者為抆淚志之宜人姓王氏
先司馬娶陳淑人生吾兄鄉貢已沒生宜人生十餘
年而陳孺人卒宜人卜七歸衢州君衢州君者故文
莊公盛孫也出鴻著姓亡過王葉兩家而先司馬官達
慕稱文莊公以故字宜人其孫而家特承其□具慕
紳大夫之態以名宜人含去其故而僇力佐衢州君
以勤拮据治生產衢州君始釋褐台倅改大名最後
乃遷衢州丞所典凡三大郡號稱決銳而宜人獨身
與衢州君姓□衢州君委蘂而受代宜人忻然相慰

曰非謂燕吏不得飽妻子也吾視往者四日加肉矣
而監司察燕則亡不首衡州君亡何君兄病疫發宜
人哭且絕者數矣強起治棺殮衣衾而甚凡諸守令歛
數百金為賻宜人謝不受是時良材為諸生甫冠也
宜人所以課責益莊於衡州君時良材有子恭煥宜
人之愛恭煥甚夕從師所歸置膝間手果餌勞苦譚
悉然語少不當意即推而下之加誚責不少假顏色
以故恭煥與良材接起有聲而宜人且老數還過外
家與諸兄弟聚讌甚樂也宜人廣顙豐下性剛砭砭
不少讓人他諸兄弟事亡不請宜人不敢語而決所
可折或小過無憾者恭煥既與計偕將第不第歸宜
人迎而喜曰歸耶吾幸不譴不屬耳宜人因孫亡疾
一日暴中風頃之卒享年六十有五衡州君 贈夢祺
子一即良材以貢將太學娶周氏府君女孫二即
恭煥次恭炫邑諸生曾孫幾人墓在某所銘曰
孫而今者女耶嫠而貞者婦耶弃者丈夫耶

王室孺人袁氏墓誌銘 代家君

孺人龔氏其先代多顯者至武岡守震粟三女少者
孺人孺人生而有令稱先司馬之父於武岡守也互
賢其子女遂委禽焉孺人笄而歸我昔府君母曰陳
夫人是州陳夫人族也始進拜少先
見新婦即悅耶不及旋矣孺人歸三日而手湯藥候
問安否知有女婦者何陳夫人實何如孺人所以
治調之事大小咸當司馬公附從游問家人產奉
少羨輒以付孺人為節宜所用所問益拓娌子日夜
紡績殷殷不絕先司馬復娶於陳為吾母太夫人太
夫人後來而稱姑不自安孺人亡問禮事相推讓甚
先司馬既得與問業之服者可千畝為義田推賜宗
族贍前府君固已更之而內難孺人未決孺人殊甚曰
此愈於益吾以千畝者先司馬老而安孺人卷脩讌
之奉不取備而取適前府君既博大多施予而又好
客客履相躡前堂羅鐘鼓娥眉曼睩徵聲選技易棊
為旦其治園池陂陀靜深亭榭藝窖之勝奪自然規
歲入僅可當若僅六七而孺人務為話素權本而勝
之厥獲耳屬猶孺人毋敢歎然頗樂靜府君實其不
敢與歟與樂相半也孺人豈其實亦坐埤然左右顧諸肴
脅而共後即前府君不幸亡見逍白首以為常後老
且得疾謝家政可七八歲乃卒都事君泣而貽書某曰
若嫂竟不待矣老人無所愛餘日憶微時半衣徒惘
惘耳某讀而悲之度無所存者謹按所著孺人之行

而志之孺人生以成化壬子正月二十二日卒於嘉
靖甲寅十一月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子四人世德
南京鴻臚寺序班次世業四夷館譯字生女五人
適周允元金允治謝承哲皆太學諸生孺人出也世
聞世望用序生女適晉驤許吳其側出靜庵君名情
靜庵其號嘗一爲山東布政都事未幾輒去人或稱
都事君云墓在某所銘曰
窒之藏邃兮梓可樹兮孺人之壽兮幽之宮崩兮積
可材兮孺人之歸兮寄之稅稅兮歸洋洋兮厥配良
兮胤發祥兮

顧孺人墓誌銘 代家君

嘉靖乙巳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家值從子世業婦顧
氏卒世業哭予兄嫂亦哭相予曰吾兄老矣不忍復欲
見新婦死又不忍見吾兄嫂哭新婦死也予大悲恩重傷
老人話爲婦語別去後一歲世業貽書狀予曰婦墓
且久未有銘非敢以勞長者叔父其幸哀憐之惜不
朽焉予謂然歎曰是故賢當吾兄嫂意者爲誌而銘
之孺人太保顧文康公孫女父履方鄉進士贈尚寶
司丞孺人十七而歸世業歸十年死太保方盛時銘
紛紈綺填溢雖第閈孺人幼一無所好弄遞日取女

女內則諸篇如也予兄攜世業抵京就婚太保第
衆初望孺 必意輕其夫家孺人則更唯唯共謹迨
攜歸事二親問安否具膳日務探志弗懈至所以處
先後間益相習爲婉娩卑異拊其孺而不知爲太保
家人也御臧獲嚴而恤逮臨柔綿綏出入瑣宂靡不
經畫靜而理也世業以晉選譯字館赴京孺人初亦
從乃辭歸曰君父母春秋高蓋惟所以顯之者吾
當歸任君後世業繾戀不忍離孺人正色曰此非所
以望君也遂歸愈益共謹朝夕弗解會世業在館久
念父母亦得援例乞省到家孺人疾久之亟強起視
世業曰吾廼累舅姑吾廼累舅姑語訖死以故死予
兄嫂哭更慟也孺人子一某女二瘞附麋常涇先塋
之右銘曰
縣縣涇之墟孺人是居毋念爾夫何爾子女且以慰
爾舅姑

亡兒果祥壙志銘

余舉進士之明年魏安人來京師又明年兒果祥生
時家大人方按治楚得報書曰余昔之夜夢橋梁
而實者其徵乎遂名之曰果祥志夢也兒生甫彌月
而病風氣且絕矣余強投之藥刀圭許頃之咯咯吐

也已遂蹶然蘇復無之愈魏安人念兒乃自乳兒旣周歲眉目秀朗口澤蘭發膚玉瑩可念也而性又最穎利言笑儇媚便辟舉止故少於姊然其智足衣食之矣姊嘗衣文繡衣兒豔欲得之予笑謂兒誤矣非女子何從衣此文繡也兒謝曰此文繡誠不足兒所他日當衣大父衣耳會家大人治餉還見兒益愛娛弄之嘗從書室聽姊所誦詩不一再過輒熟兒客長揖畢令誦所聽詩不與也給事凌君雲翰大奇兒許以女兒趣前拜曰甚慨毋以罪男許代男給事乎凌君益大喜亡何忽疹發被醫治之不效死死時猶牽袂而呼者三意若有屬者家大人時治山東聞哭之慟曰兒在必貴貴則余衣冠而祿者三世且四矣宜其叉也兒以己酉生以壬子死死之踰月余始過里乃歸兒骨而瘞之先墓之傍且爲銘曰

不女殤耶女四歲而遂棄予也將女殤耶後女百歲而死者亦竟何如也有情無情誰爲所之始而若劉既而若疑終而若喪嗚呼嗚呼

亡兒女埋志銘

嘉靖乙卯冬十月壬子之夜魏安人舉一子家大人名之曰侃侃[illegible]面目之[illegible]明年丙辰冬十二月側室令氏舉一女明年從王子青州使院又明年五月女疹夭六月兒又疹夭殯城西佛寺中又明年六月天子脩邊怒下家大人獄王子棄官而北伏闕請代矣倉皇命奴貴爲麥飯二甌食之埋之土而銘之曰

嗚呼從我而來耶胡不從我而去也然吾攜汝來死而不攜汝骨去毋謂乃父薄也以家難故嗚呼愚而無知也吾多所語汝其有知也自今日餒矣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明故太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參政致仕棣塘陳公墓表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參政棣塘陳公卒於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次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嘻復有篤孝揚親如陳公者乎蓋公生甫十月而父承德公捐館母都安人失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公覩遺像輙淨覆面事都安人蒸蒸敦謹四十年一日也舉進士需選則弃之歸省都安人卒毁瘠幾殆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蓋嘗走海內名公卿若郡文莊王肅敏輩詠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常拜伏祠下孺子慕也則又曰嘻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生間為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參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贄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參試而薦公預鄉書廖守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懌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官改刑部復乞南為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為刑部郎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參議胡省再遷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參政貴省以道遠多病不欲傷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食分三之二御史先後薦之屢數四而公無尺寸之念熱中竟老弗起也則又曰嘻復有循吏為德於閭如陳公者乎公之攝泉祖徐蓄洩啓閉以時即尊官巨璫毋得越粮艘而先粮艘畢即客船以次魚貫進不為苛歧以待漕卒商旅懽洽消矣而遠邑埧户乘空役者八百人所募倩而精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人二金留郡庫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穫四千六百金之羨以備河大興公小暇輙召諸生講說經義貧則為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宰嶽憲副孟祺其選也為刑部而王男者挾戚畹張甚所撓番御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而中恚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參議淨督太和山不私其山佃人出其餽者俾佐州民役

州爲稍蘇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株累
若而人至於紲貪墨抑豪右偪偪在法表閣部肅然
則又曰疇復有食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公者
乎漕河柳樁利歲千緡泉夫贖役亦千緡太和山佃
入亦可千緡香金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中貴人守
太和者黄交騐公誕日得公詩神數百金及他珎物
爲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跽謝過乃已公歸而
垂橐蕭條山田百畝恒蕪饔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
友書爲洗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
金爲壽公遽入内竟日不復出蓋湖俗士大夫以財
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疇復有矩脩内
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爲邑諸生時嘗謁
月邑令司諸生歲躋踞相許嘆公獨嘿跪不少跛倚
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蓋生平無登變破老之好矣
則又曰疇復有長厚爲德其鄉如陳公者乎公雖窘
無檐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
輙忘之人所恩施公即一飯弗忘也或謂公當修郄
公曰我固不知郄也其爲長者如此則又曰疇復有
博學能文章欿然如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詩於書
無所不讀所著有天日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陶卜

稿見聞紀訓抆辛管蒙要族譜數十百卷藏于家知者
以爲有會昌呂黎風公意常所存也蓋九十而讀書猥
然不衰所請揮洒立就矣則又曰疇復有見道明性
洒洒朗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湛氏與鄒呂諸君
子游然其紲門户杜口耳要之才備於心者非師友
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志之一切世好如洗
留不戀生逝不厭罣其真有近於數巳而復次嗟歎
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與社其社之者大司
空蔣公劉公大司冦顧公輩徃少長於公咸推遜公
以爲弗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身玉立
矯矯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強識好善之士以
爲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唯搢紳
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爲儀部
郎與讀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馬府君
與焉府君之子世貞嘗按部吳興謹因搢紳大夫諸
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公諱
良謨字中夫别號棟居有子二人訢則孝則敬則最
賢而文其先系配嗣卒葬月日詳誌中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墓
表

當太僕公之將入給事中也姚弗肯應曰吾必死諫
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
上書論事執政固目攝之矣而會虜闌寇塞內傳大
郡公遂欲死虜而以募兵出歸復欲以死爭權相不
果而遷接察僉事兵備嶺南以去一與其守令議大
盜獄不合臺右其守令即自劾歸永嘉歸而自喜可
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澂島夷難從鄉里
惡少年拒是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
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抑夫
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愧夫封疆之臣而失職
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
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王氏諱德字汝脩世爲
永嘉名族而其在諸生時美髯有姁晳若玉雪人固
蕭然亡敵以狎進甫踰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丁
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又
嘗城臨清論功進歲奉而其辨滑大盜獄滑人德之
爲祠祀焉幾十年而始拜給事中即劾上所內閣輔
臣謂文言而不當用孫慱而不獲發身而內濟欲
陰忮而陽爲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因中惡所繇曰攝
矣而公接光祿即汰其費三月而得四萬金當虜入

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賊者藏京通
倉粮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材士大夫趙貞吉劉
燾輩當上意比奏即報可所募兵山東爲諸道最
搢紳大夫交口推公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時反
脣會新太宰上事公按刺少殺其禮太宰貴湣甚即
出公而公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而公
問引其所善論國大計賊否入刺刺不休也故事三
司謁臺亡不謹爲恭謹而白事若小吏而公其不頎
獨捧手而已不爲禮乃至都御史訶公廉撽餘奉爲
餉且獎公公曰都御史於法亡將兵二司者二司法不
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部兵執盜民也民亦謂公兵
盜郡守爲民請將未決而都御史意公私其部兵則
猶以籍金故公之歸太宰移文詔公不得而前太宰
復用按牘曰是故嶺項給事耶以技離職罷公公所
前募山東兵稍其居自恨不得以其兵一當虜而其
僉事嶺南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徭寨
所傷殺捕鹵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夫人城而從
其宗人豪散貲財募兵爲某井捍當一再敗之斬首
殺虜以數十計最後公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積
恚會監司與復正之違而參將鈇兵悔約跳郡援又不

至兵既敗公猶手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自是奪
氣竟不能越公鄉而薄郡矣夫公以烏合之衆素所
畏等非有國家一節以提衡其命而能用之至三年
而亡畔散功雖不終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天子用督臣請嘉公誼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
曰愍忠官其後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弗絕嗚呼公之
致身不必在官人主之用公不必及身雖若俱稍後
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無憾矣公之舉進士宗人有
與時相連者以書為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投
生平杜干謁辭贄苦中必却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退
則一拂袖而決此其倡衆勇奮節激昂出從有赴會
者遺意哉公之殁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進
士賢而文如璧今為錦衣副千戶謂不佞好談說古
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道之石餘見羅脩善侯
布政志傳中

中南黃先生墓表

當正德丙子而中南先生黃君得之舉於鄉以易魁
其經十五年而為嘉靖辛卯其弟勉之復舉於鄉以
春秋魁其經於是天下知吾吳有二黃者而勉之一
再試不利輒棄去為古文辭又工性命經濟之學天
下乃獨好言勉之而勉之卒又十五年而黃君尚以
鄉貢士以殁蓋七十有五矣黃君意以上不成進士
即求能有所施設即少施設而無為之推轂至公卿
者即至公卿而問其所錄起振然靡以應也其氣且
又忿然以故終其身搰搰而不悔也黃君之久困禮
部也而部有崔侍郎恭者其同年生謂之曰公出有
意耶部幸司務缺胥留佐我我力能得之進當黃君
唉不顧曰小子欲輕相吏我且吾苟為而所與者而
乃待今日黃君既已久次然其於文章益有聲而鄉
貢士皇甫沖王文錄少後於君甚聲相甲乙時相嚴
開而欲致之謂是王佐者久困今出我門下以顯賞
重德我而俱莫能屈也黃君為人長身偉貌脩髯目
烱烱瞳子類洞徹人狀狀時屬其父公異授產與勉
之吝千金悉裒以市書於書無所不窺而所尤習左
氏莊子離騷司馬班氏史詩好稱曹劉岑李王孟諸
家頗其所撰詩若文則別為杼柚曰吾得於機而發
於機雖吾亦不知其所繇來若安能齗齗優孟抵掌
為吳中名能文章家黃君與勉之而太原王守寵安
定皇甫沖澤汸濂皆兄弟又交相善也勉之卒而
有子姬水善其父言君恒歎曰吾弟為不亡矣謂其

長子道美歿而幼子河米尚少曰吾名[illegible]之
今乃不得非以而輩不嗣水耶黃君不好游富貴人
所還往獨二家而相次湮謝且盡乃數過姬水城南
第愛其花竹徘徊至夕乃去黃君七十五而前後所
偕計吏自潞河舍舟躡橋之京即下第躡橋之潞河
不乘騎曰若不脫諸生吾必不驕若足以為常至是
當治裝行忽屬疾卒天乎乃竟慳黃君一第以死而
不令為所欲為且黃君偃蹇鄉貢士垂五十年而相
嚴欲客之侍郎崔欲吏之而不得此豈苟為貴者黃
君墓時姬水為之狀而司勲汸志之蓋又十餘年而
河水之學成內傳黃君意悉取君文若隱居北游閒
居客中右閣諸集與所纂教孔子家語兩漢博聞漢
晉唐四傳唐詩一選仙家四書大咍小咍錄詩說集
梓行之而謁不佞表其墓曰舍此無以慰地下知余
閔而許之黃君諱魯曾字得之其字魯自號中南山人
有孝友至行及它大節甚著其家世勲閥妻子生卒
詳具志狀中

南京刑部郎進朝列大夫藻泉凌君墓表

嗚呼藻泉先生歿而不佞世貞表之曰有吳賢大夫
凌君之墓君績學工稅文以鄉舉起家一令巖邑二
與川郡表課第一陟佐秋官歸而為德於鄉鄉人稱
之曰藻泉先生三邦之人尊以賢大夫而不敢名而
學士薦紳猶惜其晚而未竟用及其歿也則又惜其
蚤而未竟享也蓋不佞過君鄉君病且劇矣强其子
工部君扶掖出謁曰公長者吾乃何能一接公不佞
固已知君之有所屬也君之為諸生甫[illegible]而於其
業工甚試諸生間往往屈其行然至應鄉薦輒病不
利困者垂箴賦以自見久之用選貢升國子上舍始
薦應天至會試輒又病不利而久之始謁吏部選
為全椒令全椒民苦養馬丁豪蠹為邑供丁而以馬
役貽下農君至則首革供丁曰吾無所事供也為代
下農養馬則又約束其寮曰毋行落課常例也則又
時[illegible]其老者俾具芻而為廣價以備俵曰毋[illegible]而陪
償也價以盈羡悉登籍著為令邑自是無馬害矣君
又以時立社倉出粟予貧民貸其子錢議丁糧省里
遞抑斥姦吏鋤强猾邑政大治乃稍留意學官脩禮
教之事尊故王文成公以配歐陽文忠公曰此二公
牧同地也而會河南饑師尚詔反聲言破鳳陽高牆
擁諸王孫度滁塘且突全椒而南公從邑中少年五
千授甲畫地為三壘以待移書御史所遣二指使倚

角前拒賊衝賊逐巡遁去戮甸卒以全椒障云而吏
部課令最顧僅得溧陽守溧陽名爲饒而困澇君甫
至監司檄徵積負五萬石君曰是無奈澇歲何行求
富人代爲券約以樂歲取償而身勞勉之頃完其半
以報監司大悅檄旌公力辭守不穀何至代民受旌
也溧多客籍皆饒樂而上著民不勝役則相率逃它
邑自隱君悉遴客籍以次受著役則上人稍稍歸矣
公又築下流之堤以捍荊湖漢溧諸水水暴至不能
稼損人相率呼爰公堤云有護衛指揮某數大盜而
社其國莫敢問御史以屬公書莫立就逮窮治枝黨
無遺公前後州邑薦剡亡慮十數奬尉書下稍遷同
知廬州府會受檄清理鹺務宿獘爲洗採三駃花石
以身先州邑吏而設法委曲處之甫三月報完詔賚
金帛加等有居閒而寡金於茶及酒者君發之按如
律豪猾惴惴受事而君不以自多曰吾愧夫逆絕暮
夜人也用治理卓越上聞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君故
倦游而屬丧母王太宜人遂毀瘠疾服除治第燕爲
終老計太宰胡公與君義故移書趣之出公謝曰身
業已有之不能爲宰公失也會東宮詔恩進金緋然
亦不時時服幅巾白帢林居讀書焚香宴坐竟日好

養生家言居恒誦老子專氣致柔章以持世要求無
過是已又好禪悅然若有悟於出世也榜其居曰淨
因齋更稱淨因齋主自君之先有時中者爲元秘書
少監懋翁者爲翰林直學士至明而諱賢者以應天
治中直諫譴章皇帝思之爲賦招隱歌命行人召還
俾佐大司馬理御史臺事固辭書賜老堂以貴其休
而子晏知縣善書起縣拜吏科都給事中擢右僉都
御史有名臣風凌世世受儒三傳而練溪公宸仕爲
縣中秋官最不遷而最賢最名能文章則君之父也
君於詩文少受其父指而又多從文太史劉司空諸
大人游弘嘉之際卓落諸名家皆其所籍錄著也
文獨推史遷氏非陽浮慕之要有以心得者既乃多
病不数爲詩其傳者三百餘章皆有唐人風至論詩
十法鑿乎其言之也不侫盖嘗叙其簡牀謂用脩而
在即赤殯其舍諸君名約言字某得年六十有八以
卒有子廸知成進士爲工部員外郎述知爲光祿寺
監事迺知遜知俱遊太學諸孫十人皆彬彬世其風
吾所謂君位不盡酬才壽不盡酬德名不盡彰實以
爲恨然大較備有之故爲之表而且以君之所未盡
屬爲君之子若孫者

明奉議大夫福建福州府同知會稽邵君墓表
先皇帝時予以按察監青州軍事而劉公丁公後先
為中丞巡撫其人咸寬大好行其德而御史某子甲
取一切苛辦毛摯為治吏所當劉公丁公則競為擾
覆以見長者所當某子甲則競為操切以見才事不
兩值則兩濟而各以其重稱事兩值則技亦兩困竟
用是失意而致甚者或屈二中丞之好以徇某子甲
而獨青州之安丘令邵君為不然君於寬簡施於邑
之外所謂赤子者於嚴時有所用以懲猾吏而提
衡其中豪以上然寬而稍振以嚴嚴而刃除其細以
故安丘之中豪大吏雖內撼邵君而亡所怨其小民
愛邵君而不敢以狎侍邵二中丞某子甲亦不得以
其好名邵君總其凡而旌之曰賢邵君之政可見者
時徭役平稅斂能使其民欣然出其財力以輸公而
家吏足嘗取桀黠媚上官人王佩置之理其人至死
不敢以類亏報君畫策捕大盜董賛王學古受上賞
御史何廷鈺者議海運以委君君為條析其不可狀
上御史意殊不自憐無以難也然君竟用睥睨自好
鮮內主擢廣西之上思州守以去安丘故多盜安丘
令在按察業不虞安丘安丘人知有令亦不知按察

也安丘失令桴鼓數起盜行刼城中按察始日夜拮
据治盜安丘人亦始知按察矣邵君諱大章字本中
世為錢塘人有聞者君以明經數冠諸生舉鄉薦起
家桐城教諭束脩不行遍其秀又而貧者餉海之以
最得安丘令自令去為上思守不變其俗敦信與禮
翕然向化其治大約如安丘以才移署橫州治狀加
上思以最得同知福州府駸駸向之而君竟坐罷
多四肢之疾即上疏移病婦人或言福地同知尊
於上思守胡歸也君唉曰吾不難上思而難福哉吾
病自不任耳且也不欲以吾內而殉吾外君歸之二
年而母瞿夫人捐館君柴毀支骨又以身襄事往來
山中葬劇病卒春秋僅六十卒之明年而余起廉泰
政浙江當君之鄉意稍徵君之所以令安丘者自益
而已矣君年六十不為壽官五品不為貴有子四人
雖間補邑諸生不為達能自致其寬嚴之適於安丘
而亡所取上官指天之報稱循吏抑何寥寥也彼夫
張湯杜周之徒急於用以民命而塞人主之指然皆
終貴至公卿子孫相印侯國不絕又何如其說也余
竊有慨於衷故為采安丘之政之最著者表其封曰
明加循中循吏錢塘邵君之墓

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實墓表

公實爲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辭請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喻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爲吏部休澣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籍甚當從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毋吏部能麈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賦百韻詩贈攀龍宗臣爲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又甚工既歸乃杜門度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翛翛然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干謁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既不任客鄉里枕稚子跡絕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冊刺踵則趣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黎惟敬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莊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嘗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處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梗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爲疾寒中以久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棄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不一旨不觸手書弗受滿庭卉木弗及新以死嗚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爲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大後死者則公實不死也記之燕中從公實遊間爲飯一肉不能再篹既後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爲恒青黔答拖其當繡虎時吾我則綏以然過之而問其穿世故嘗貴爲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笑而指其腹曰是豈在肉者公實又性不好含酒草太夫人篤老無他兄弟獨與諸弟孝友愛甚眠即獨飯飯弗并也又眘飭於言行不宴然諾取予一介不苟自吾黨之工於詩不乏而其爲人毋工於公實者公實好言數又能相嘗一夕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柰何已又謂予曰惜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子而年雖能師子武乃又黯然而歎曰吾先二子往其誰爲之者蓋公實歿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歿又

十五年而余尚在顧已矣無所成乃因公實弟有貞之請而為之表其墓曰此州明翊若然夜光粤之南在在藏而洗與夫公實世尚之藏公實梁氏諱有譽別號蘭汀其父僉事公以某以南臺察以諫稱太夫人朱氏娶於某有子幾人某某餘詳誌中

李大夫張太恭人合葬墓表

于鱗為古文辭其傳為紳者上至人讀而驚曰夫夫古之人也哉乃于鱗之拊太恭人於李大夫葬也而弗自傳也謂正甫不朽先德哉侯而銘以窆謂世貞幾其於今有狗也侯而表以隧則又曰傷哉吾先大夫之葬而孤尚稚也蓋弗備是矣則又致畧曰大夫諱寶字朱貞其先臨清人至大王父禎而徙歷城之龍山禎有子曰端少孤移箸郡西門貧不能自活間與厮養博徒博一夕而箕錢十餘石少息之遂為西門大賈倫視里中子弟令操奇贏無不人人累千金端故以秦起然為人好施尤急喪葬予棺槨以為常殮而諸小賈豎喪家竊祠伏臘之矣大夫擁父貲為豪鮮音伎善酒嘗得駿馬客四十人人與觴敵不醉一補郡諸生不成用貲再補德懿王典膳正非其好也每朝會當上食輒引病不受署居恆謂酒氣吐哈作雲器狀觸人安能銜三寸日屏息王者前也故父券僅萬金一夕咸擲焚之曰奈何以先人之德任怨令閭里匿影避我為益落魄用酒拌產以卒凡三十六歲前已娶故郭恭人有一子矣暨娶今太恭人張氏十六而稱為人婦若母存者亡一十八而失丈夫後有妻子併前五矣三十六而失姑揚太恭人益稱毋抗二子法於三子成婚娶齊慄也于鱗既壯大補郡諸生然益貧貧翦宅而始獲歷縣官太夫人所日夜績而佐于鱗誦者勞可知也于鱗成進士為比部郎順德守太恭人咸從不以四篋傷于鱗廉遷為陝西提學副使遂不克往于鱗居邑邑不樂遂乞歸凡里居者十年而用薦補浙江進左參政最後為河南按察使復迎太恭人養太恭人之所從往者欲以安于鱗其疾也為于鱗子千也太恭人素內實不泄一夕暴注遂不起凡七十四以大夫之一再受封為比部郎順德守太恭人始封六人進恭人以于鱗故咸稱太子五人諸孫七人曾孫五人于鱗者大夫之第三子而太恭人之最長子也所稱李攀龍先生者也不佞世貞竊謂司馬氏之君遷也而有談也班氏之著於周也而有彪也其所為彬彬乎文矣

乃于鱗之不自傳何也然亦叙其略焉大夫之以決
起而弗永盖稍異二氏矣論德則大夫弗罹論功則
遷固匪創子我于鱗矣乃太恭人之淑行懿教何愧
孟母焉敬為表之曰是墓也濟南李攀龍之父若母
藏而吳郡王世貞之辭

贈吏科給事中古溪石翁墓表

盖歲若雍之飢徐而王子治魏行部東明時給事中
石君羊用直諫罷而員外郎穆君用救石君自罷王
子為之表其鄉曰忠義而石君弗謝也拜而曰星之
獲稱人也則以穆君故而穆君之獲以星人也則父
穆大公故王子乃為之叙穆大公而石君又弗謝也
拜且泣曰大德不再而不肖乃欲三之以吾子之幸
不肖也不肖有父葬且十餘歲而不能光昭其隱德
而以累吾子則又拜曰不肖非敢後吾父也以托於
子者深故難之難之者慎之也王子乃又讀其狀則
石翁者少業耕而用其間受經里中師通大指又能
為司空城旦家言補邑掾諸邑掾好家於邑而舞文
利相高又相傾也翁少之歎曰近法失人近情失身
吾盍有以衷之哉顧書天理二字掌間有所不得意
則時時俛視掌而已故有牘𠩄賦直為百金而領畢
役者率十倍償之家比破翁言於令曰柰何為蔡倉
粢計悉裁之有法至死者而吏据讞案持不下陰惕
曰不與吾百金吾能死尒翁閉微以風令悟從其獄
出之其人暮夜袖金以報翁翁咲曰誰為若德者非
我也不可示之掌而走凡翁所吏事、令大指佐以
寬劑法而行即令有過舉未嘗不引閒切諫也退而
立衆中若朘其輔者民怪令之驟過賤吏不知吏所
縣令亦雅民之旋毀而旋譽不知所繇譽以為翁無
泄也盖親之最後令稍汰翁度諫不入陽為醉墮馬
傷者令強起之則卧而呼曰股廢不任矣居一載所
令賄敗諸用事掾亦敗而翁徐起從里中社飲甚樂
也翁既以勤累有田三百然多瘠鹵而念其二兄貧
為人傭作即瓜分之而取其下者給事甫齠齔授之
書指以古賢烈丈夫事曰而壯能之乎給事應口能
翁起摩其頂咲曰吾不能辦于公此為其門而固能
自高也給事舉於鄉遂成進士翁即貽書戒之曰吾
生無他惡獨惡官而家者若慎之不尒皆不而父也
始隣有鄉間於翁者其券已入翁而弗從也至是人謂
隣當從即隣亦願從也公謝曰鄉者不從矣今胡從
哉且吾理久非不能得之夫欺人之與見欺人也其

埜可辨也蓋未幾而翁捐館矣翁樸直亡它腸不妄為然諾其所與必死友給事後直諫得重杖創甚而穆太公輕千里裝東以其子護給事歸且曰而為而之友吾為吾之友而已州左張朝用八十亡子盡鬻其田十畝而來視給事不知其何人也曰我而父友也俄告去不顧翁晚游海頭集而樂之謂給事曰死葬我此地遂與其配燕孺人偕塟焉翁歿久之而給事再起贈翁如其官孺人亦獲贈如翁品給事稍稍遷廷尉矣而尚寧不能高其門曰吾以媿于公之子定國王子曰不然也而翁不能高其門為不媿于公而不能高而翁之門為不媿定國乃為之高其墓道之石而表其行翁諱男字國士別號古溪卒之年六十四其世系具志狀中

贈中憲大夫邵武府知府吳公暨配李恭人墓表

蓋參政君之葬其父邵武公與李恭人也時猶在諸生云既服除而領楚薦第一連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典內制始謁太子中允尹先生臺誌其幽而邵武公猶稱處士也既參政授給事兵科外謫浮沈者十五年而以守最封邵武公如其官邵武公之不為處士也與李恭人之得為恭人自茲始也　天子固嘉之其於公則曰耆賢廱德欽福弗耀於李恭人則曰坤惠儉勤克相誨迪參政既感　上恩德思所以修大之而又念祿逮之不易屬其友人世貞官比壞乃始以狀與誌來請曰子幸為我玫樹墓道之石按狀公諱旗字宗魯其先自嘉興而徙興國州者曰賢為公高祖賢子仲谷仲容子澄澄子美為公為父公固少弱志善讀書以季於家故不獲竟業嘗從其伯父傑宦游燕蜀間已行賈吳越其於治生御臧獲折節賓客皆能依傳禮義稱為不悖者稍稍喜脩陰德從弟孟少寡未著博士籍公獨善視之曰是能使吾吳有聞者也而憲果應偕計高等人謂公且亶獲憲報公笑不應曰吾知憲吾從季不知其孰善之又嘗于其族丈狐者授室矣立而後遣之曰而家鬼不可餒也且得遺金於道且數斤候其主而還之欲以半為公壽公謝曰使吾利而金寧俟若耶自是每過公門必扣顙俳徊久之乃去公雖已老有家而出入恒徒步人謂公豈無以為騎耶公曰出而騎而齒有加我者我何以安於騎也且吾猶任徒步公之為長者如此楚俗淫於祀公獨絀它祀曰舍吾行而憑神神詎福我

不然我之禱久矣衆强之弗得也以故里中大小習
公謹雖親信之而弗敢以狎加公公之諸爲德則李
恭人與有力焉恭人於內則名一斤𦍑合年四十而內
外親罕覩其面屛以外不聞聲欬也時時勸郡武公
諍於族寧死毋寧訐其遇閭黨亭下之毋上之公以
故益力爲長者恭人亦能調和其先後至廢著人皆
相勉曰庶幾異日不隤墜如李門所當李恭人沒先
公一歲其年六十有七而公之年六十有八是時有
子四人其長國佐夭而參政尙困諸生里中爲太嗟
悼淚曰是何以死也夫爲善者乜徵哉而參政之領
解也與成進士也乃俱加額曰爲善者徵矣是可以
死也則又疑之曰造物者果徵善而胡以弗及二老
人之身也夫豈惟公里中卽不佞至今猶疑之雖然
積厚者流必長負僂之樹滋易世而後獲其用而况
於樹德者哉夫以公之爲長者不能出其里李恭人
之爲淑不能出其家而其效使　人主知之不曰然
猶弗耀則曰克相訓迪胡以云善弗徵也且夫綏而
弗與者天也參政之贈公與太恭人後名位日隆隆
起行䞇恩矣而其仲國化亦仕爲楚典儀正諸孫九
人曾孫男十二人類異能脩其家言者相比也柰何
以綏疑之始吾友李攀龍者用順德守最追贈其父
母如其官秩而世貞爲之表其墓然天下不謂其先
人以順德守顯而以攀龍顯今於參政亦云參政名
國倫其諸孫子女詳具左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溪張公墓表

萬曆之改元蜀張君佳胤部吳而謁余以請曰先大夫之葬也木拱矣而始籍

天子之寵靈得亦稱都御史墓額且益拓矣敢藉子之一言以重余聞而悲之夫張公者故蜀才子也生五歲不能言一日忽指家所奉像而謂父守拙翁此何像也翁曰而大王父也公咲曰何所從田舍翁服而不具冠帶為翁心怪之自是口授公詩古文日千餘言輒成誦尤善為儷語邑吳令者聞之抱公寘膝上命對對輒響應不窮間以奇語令為絀例曰是兒千里駒也公受里中塾毛詩時時發難難其師不能射諷引避所避師者窮矣張翁知而怍杖扶公曰孺子何知故難先生避也公伏杖下曰此非兒所強也夫避者不師師者不避張翁咲釋杖起而問知邑諸生胡賀吾為毛詩獨異又嘗得公文而奇之公乃從宦所游可數歲歲意不懌取六經左氏史漢韓柳諸家之言稍讀之以自廣其為經生業鏗然古聲也乃始喜曰吾竟師吾耳公之甫冠試即屈其儕伍食既縣官前後學使者張邦奇張鏊顧陽和皆名能知人咸録公文以式顧公至語人蜀僅兩生耳其一為公其一左綿胡汝霖是歲當省試御史賢公文而對策燬省吏手不可得乃遂首胡君公自是應省試輒不利至十上十報罷居恒慷慨歎曰夫蜀自守文翁作之稱彬彬多士矣即司馬相如楊雄王褒李白之倫亡大貴顯者然不至并一官而靳之若我也最後有子即佳胤稚而文公撫之喜曰兒有貴骨不至作我我且為吾眉山氏洵若耶乃指稍稾甚業從高陽父老群飲擊缶為秦聲自快公既於業不利而所著作傳人間學士大夫猶喜習之蜀有兩楊君慎及名先後以再試高等取狀元及第碩獨推讓公曰使張生與我鬬泜水者壁幟非吾有也公竟不得成進士及佳胤之成進士而後卒卒年五十有一耳公之為古文似韓也乃又似蘇詩歌爽朗清逸有襄陽藍田風為人篤孝純中居守拙翁母劉喪易戚備篤碩大治墓椒石益斥旁地曰毋令守令上吾冢無容車地也而

其服御居舍亦時飾治如貴人間嘗崇則日飭以佐客會其莊佩談公事已又欷歔然涕淚泣也曰百不肖何敢望吾父且吾何知難吾一再試而第不數政而得被命紫而今吾父老死黃巷青衿間也則又聞及張公先事門張問多奇吾先始祖天性孝感人避元亂入蜀而宿舟黃陵廟夜有呼天性者曰吕奉里宜孫子三呼而以黃土授舟天性起奉土而趨至銅梁愛其山川人風廬之之牧豎所問地曰此吕奉里也以土黃一名黃泥坝天性取所奉土而驗之色一遂家焉數傳而至守拙翁吳適四十無子祈子土王祠有異鳥翔於牲不去翁筮焦氏易得漁之成其繇曰白鳥翔餌鳥呼其子旋枝張翅來從其母歸而母劉柘公矣公之鄉先生度正侍郎者仕宋為名臣墓鄰於寺公行求草間得斷碣叙穴所甚詳者謂寺僧度氏以侍郎墓故罪守寺若輩乃以寺泯墓耶不復墓聞之官立死僧僧懼讓地復墓公以一少牢醴酒酹而帥邑諸生請監司為立棹楔歲時享祭如禮當公酹之夕也而夢有冠而袍笏者呼公起公起則聞庭中言曰微公吾鬼遂餒敢報公以白馬黃牛公莊牛馬適有歲以為驗而會佳佩令滑而迎公及沈太恭人養公第令太恭人往至黃牛峽舟幾覆若有引之者傅於岸以免滑大盜劫令令自拔駢鐵間卒擒盜公聞而喜曰吾今乃知度公謂也吾婦舟而脫黃牛之阨吾子令而脫大盜手夫滑古白馬地也更以一少牢謝度侍郎而貽書滑令云余乃歎曰甚矣張之多奇也夫豈亦已族廩君鹽神之遺歟耶此無足深論乃公材未究試以璞貽子子為球琰上成公名如公所自擬蘇徵君洵則誠有足多者故為之表曰明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溪張公之藏而文苑循吏君佳佩父公名文錦字素卿南溪其別號二子曰宗佩例授太醫院吏目次即佳佩餘具誌中

明故封奉議大夫水亭王公墓表

嘉靖丙辰余北察畿獄抵魏而是時攝魏守者太原王明輔治為三輔最明輔前已守鄧有聲其家大夫水亭公即邸邸爲郡吏民亟稱明輔賢至謂明輔所以得稱賢用大夫教也大夫業六十余以文前為壽久之而明輔擢守吳就遷為吳使者當守日大夫若來就養者居半歲所曰奈何以四簋食而廩也則又曰吾鄉者廩矣劇乃不廩亂矣去矣毋所事乃公矣明輔歸大夫晉而其治吳㸃赫然人皆曰明輔作用

大夫賢也明輔之語人曰家大夫寔教不穀也蓋大
夫少嘗業儒矣一不利有司而投帙去曰男子無所
不見才焉用是齷齪儒者為而其所入貲充外臺祗
使亦足以有官矣久之謁選爲順天義豐驛丞義豐
傳順天而又當孔道猾胥把持吏而食公挽以法亡
所假借則群馳臺察而搆公臺察曰是夫辦吏也不
聽則又搆公於詗事者行逮公公縛筆逮人曰緹騎
緝法不出都城而今出都城豈敕使所奉
天子命耶諸猾胥咋指竟伏公矣
天子行幸楚巡撫張公計當所出道供張以委永平
傳與公倉卒責一切治倅恐欲跳公曰毋恐也走邑
從最貴人所矯以張公欵曰不腆牛酒勞下執事今
萬姓之命懸貴人非貴人不能安全之貴人悅而為
保持公竟以倅免總督守中者幸帥也而才公檄之
幕公固謝脫身去亡何總督敗諸幕中客多役生者
公自若以無害遷臭定豐邑令大使滿歲為直隸北
峽關巡檢竟公任所轄無盜竊即非所轄而盜竊者
近北峽輒覆御史數上課當遷然公亦自邑邑不自得
曰吾鄉者易謂男子自見才夫男子安能自見才即
甲科假毛羽之耳故其丞義豐日雅已奇明輔權明

經師誨之曰起矣歲己酉明輔舉鄉試高等公視槖
中裝直百金歎曰兒幸且貴是百金可用矣安能折
腰督郵前也遂公歸而明輔舉進士遂以大名丞陞
封公奉議大夫公不以貴色喜所與交賤而少我者
人有德於公即毋忘公有德於人罔志之也公固以
織嗇起家推明十一消息不妄費然至歲饑悉窮粟
予貧民又悉瘞郊寺諸寓棺無家者人為置簿爵明
輔之居官數更天地公尤能忍嗜以勤佐其廉中一
中讒而歸就理公陽為不善也者而司之寀杩然也
而要予之明輔事既白除山東參政再遷四川右布
政使以便道省而公病明輔謝吾候吏旦夕醫藥問
然公竟病歿以卒公諱尚智字哲夫其別業有水亭
遂自稱為先世交城遷太原之陽曲遂為陽曲人大
王父瑞邑諸生有文以風痺廢王父尚賢而享年為
壽官娶於米封宜人滕汪氏蔡氏子男長即明輔也
名道行娶於楊如米封次太學生道明娶於陳繼娶
馬汪出也女一歸邑諸生張紹祖蔡出也孫男一肯
才府學諸生曾孫男一女一尚幼公生以弘治戊午
十一月十九卒以隆慶庚午六月一日春秋七十有
三始予壽公之十又四年而公卒卒之年而予自吳

潘還泉晉為文祭公推公長者又以明輔詔撫臨洮守唐公之狀而表公新打郡之墓凡三易辭而無愧色噫公可寘也

明封文林郎浙江處州府推官東林張翁墓表

封處州府推官東林張翁字之七閱月其子職方石振之合其母節孺人葬於鹽鐵塘之左與振之善者太原王中允錫爵誌銘其幽矣瑯琊王世貞復為之表曰有吳君子張翁之墓其文曰張翁者諱士鍍字尚馨吳之太倉人也始張翁學書不成去而為賈不成又去而蒙耕乃成耕張翁所以不成賈者意不欲以什一息傷其天務為忠信不二價而生數奇所游淮揚徐沛齊魯甌越間足跡幾天下三之一而計其贏不能當其出橐日以益貧至於晚則心通凡賈聽氾勝周侯諸家言種播耘耔收穫之略益曉役習又能出勤力佐之旦夕饘粥外稍稍具室廬伏臘之費矣乃又能以其羨營振之負笈成名儒舉甲第為循良吏有聲入拜御史按三輔濟張翁能用振之推官最封如其秩然業以稱御史父而又大耄有司禮請為鄉飲賓守相臺察干旄日至其門張翁數使人謝病不恒見也當耕時輒戢身之村所質明起寤午息陰下野老兒嬰共欣然為歡州行城邑中裾褐馮小孺子姗姗偏安豈見貴人輒走避即不知其身大父行且釣顯也張翁問以譙約率素起長者聲然中安之非以為美其待人恂恂殊謹至於所親知不能腹藏過也即所謂守相臺察者一再見之剌剌吳語皆細人疾苦狀絕不及私故諸公多張翁之古而忘其忤其從叔父季兄若舅後先死翁賫衣從富人家得子錢營塋具所養內外孤獨若而人脩治橋道予貸鄰里即貧特行貴而益之不衰張翁中形短小骨勁聲閒數百步少年時固已善病五十大病幾死已而愈絕不復病善食時飲日光奕奕射人髮鬚半復黑兒齒白若珂雪振之以御史論稱還佐撫州守念張翁老忽忽不欲行翁曲躍叱曰使吾佐撫州日行郡夜然燭閱一切辦何至不堪臥安瑞州養耶趣與偕之官然亡何竟病振之為請急以張翁歸道卒時年八十六矣有子二人長撫之太醫院吏次即振之自撫州歸還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未上餘其中允誌中書不云乎子似好德不傳世貞既以美張翁基而為記大鄙將以其好示吳之為賢士大夫父者

明故梵峰周翁墓表

當邃古初所記說無懷葛天氏者其人豈盡師授大道哉其渾淪無琢之天偶托於身以游於世如是而來如是而去不得已而不去來之跡然其跡亦若有而若無此其合於消長獨至而作焉也古先生教來值於渾淪欲盡之後實智過而思雜擬議詳變窮不可窺矣然其要指不過曰不思善不思惡如所記說於無懷葛天者而已彼其已有所知而逐錯之欲有所詣而後修之猶尚彼然能補於其既琢無關於其去來不知其值於無懷葛天之際又何如也余既持是說以求契乎古先生之教而竊難其說倫物離常用意不欲使出世之法遽離於世外而其教則僅有所謂維摩詰者至中土而稍稍有龐居士出最其後如何胤周顒裴休李和文張天覺之類則不必其身為應現而於去來之間亦若有能自主者矣當余之世度不得其人以為余導師而滇人周廣文紹稷交最厚嘗以書與狀來稱其大王父市而余始益有以自信周翁少嘗業舉子已棄去為詩詩持一二語奇絕則拊掌大咲以為生平快而不墮綺語戒暇少渥六旬而不墮飲殺戒嘗三娶有六子六孫五曾孫三

玄孫而不墮淫戒其治家不問生産有無生不識衡量而雅好施有輒散之貧者取諸周翁若寄也與之語多咲或試而調之亦咲或姍侮之詈辱之亦咲當其熙熙怡怡時若令人不知有人我者晨起輒誦彌陀金剛觀音經一卷時忻然自得曰吾豈籍是為行資哉吾不離日用不涉分别庶幾如是而已年八十餘至以香屑冠帶示上下峻坂閒若飛燈下作細書與客談無覺不少倦先時嘗發疾書是有胡僧入室合掌作禮候不見憂之謂翁且逝矣俄而疾瘳又二年翁以清明日亡家訣辭祖考還謂其壻唐孺人曰彌陀[illegible]迎我矣又明日曰觀音室利亦至矣又明日曰觀音食我一芋謂我勿茹葷齋五日西矣自是每食一粥一蔬至期沐而冠令子弟誦一過如答名號自誦金剛經端坐而逝越日體香潔如生嗚呼余固不能得翁之所以來而竊有類於其去與所謂無罣礙者哉紹稷又亟為余言唐孺人之與翁事也嘗七夕偶坐而偕覲空際有金橋為洞者七欄者二十四以指語左右左右即無覩也人或以境疑之大德有言愚者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悟則魔境真也不悟則真境魔也夫唯徹於此而後可以語境哉周翁諳

玉字廷璋別號楚峰居士世壽八十有七諸子及孫有顯者詩見志中余皆不之及而第取紹稜之所述者表之墓欲令世之人讀而知祔其已琢之天歸而之於無愧焉天氏非難也

明故潛德耿翁墓表

耿氏其先扶風茂陵人也漢有彥明者徙東鹿為東鹿人而喻麋侯况好畤侯弇父子一時並積戰功開大國而諸子孫鵠起至二大將軍九將軍十三卿三尉馬都尉它為中郎將校尉刺史二千石又數十百人幾與漢相終始而後有耿紀氏者不忍負漢而為曹以節死其族遂廢徙於滑遂世為滑人殆千餘年而始有潛德耿翁耿翁桼閭閈自若非有所負挾而邑之人遜以為大人長者其志田孝弟力田而遂用本富甲於鄉目不甚視書而談摧噱褒集世事帳舌間盡雅語翁年八十餘有三子其二子各有子成進士起家尚書郎以其官封其父少子為諸生負儁聲邑鄉飲延翁為上客既飲歸則二子從諸孫謁迎扶侍而入翁咲謂曰居嘗讀漢史先喻麋病好畤諸侯佩銀黃拖青紫而侍醫藥當世艷之今吾幸尚健而若皆封君也又而子以儒起吾不知視先喻麋就仁也居久之翁以物故蓋年八十三云而婦孟夫人亦年八十四以卒有四子自封君勝節外少子思愛繼舉鄉薦諸孫十八人成進士者隨朝至湖廣參政隨卿至右僉都御史六南北填撫勛隨芳為指揮僉事隨相為鴻臚序班微者亦郡邑諸生曾孫十六人咸彬彬世衿裾業嗚呼國家興巖穴士士角材而始顯非用門閥映籍也則耿氏之貴盛奕奕難漢亦宿倍徙矣吾故表其事於耿翁之墓以示為耿氏後人者翁諱潤字天福里人稱之曰潛德先生其事行詳見太史所撰志中

處士友荊王翁墓表

自太子諭德王君元馭貴而天下知有友荊翁翁諱某字以東為元馭大王父也從元馭成鄉貢而卒卒一歲所而元馭以會元及第又後六年而次孫家馭復以倫魁成進士又某年而翁子封諭德公始克葬翁某鄉祖塋之兆而屬不佞表其陽不佞蓋聞之左庶子申君云翁父自然公之老也分授諸子田宅盡子伯季善處硗獨內奇翁且欲以觀翁之為人推下產與之公受弗辭曰微吾誰為任下者頋其居濱海益遠鮮士人易求也行求白地若甌脫歲力耕少熟

得餘鏹以賦予子户而後之積魚塩之羨以佐耕而
業益繄起埒素封矣念伯兄老而廢受產不給也歲
劃旁拓田贍之而任其稅有從子及寡姊寄食翁如
家翁為人倜儻饒智略決筴利害出入折秋毫所任
使僕卒不為機防務以盡其技而其末歲家益拓益
務好行其德有貸翁千金賈而敗者窘自歸罪翁第
促鑰籥之立為折券嘗遺鏹千緡於市市人得之識
為翁藏以歸翁翁殊驚曰吾固無遺鏹也且入若手
即若物而何溷我為竟謝不受人或謂翁起家積纖
累微是不可當歎戊力耶而柰何棄之若弁髦翁笑
曰非而所知也翁性伉宕不為城府剌剌面詆人過
不少避以故其鄉黨爭嚴重之而不能無怨家時以
法中翁翁亦不為較生不業儒顧獨好儒以按封諭
德公且就至元馭兄弟而大就翁得年七十五始娶
徐生封諭德公名夢祥繼娶陳生太學生夢臣皆能
以儉德成翁名元堅即世所稱荆石先生錫爵者也
家駁今為膳部郎不佞嘗讀陶朱公傳以長子從起
家艱積貲之難而知不能捐其易翁所謂積纖累微
者也乃至不責償千金不受弁鏹彼固仁心為質欲
以厚收薄毋亦其恢廓大度足稱創家主耶吾故表

而出之以愧夫鎺劍繆為恭謹者而後為之銘曰
有本木有源以為不信視二孫子之賢

明故贈中憲大夫贈江西按察副使北溪董公

墓表

有丘罣如於陽羣北之長岡者曰贈江西按察副使
董公之墓董公之去霸州吏目而歸歸而沒也以子
中丞貴得戶部主事贈事又得今副使贈凡再命矣
而其美猶稱霸州吏目也中丞孟追思不忘而以屬
不佞謂先大夫得銘
天子之寵靈以有茲贈而猶因循故號無以顯揚而
光大之敢請辭而文隧道之石不佞謝不獲則謂董
公之始為州吏目也實吾太倉而是時不佞初就外
塾從里中師即閭里中師稱董吏目者皆慕也而今
狀云公之吏目於太倉嘗跡島盜之謀行剿者從壯
士捦之盜魁就縛立解散其黨沿檄築崑山城其所
分功獨巨而獨早就身旦暮版築問役夫不待鞭朴
而集其上官器之復使覈崐山賦公窮按其奬源一
切伏賦悉出即大豪亦惴惴受計矣凡半載而聞毋
良猾欺即日就道去其吏民無所從賕之言也不佞
則竊若耳之矣夫信而傳信也是故其狀又云公之

至今太倉則扶服香頓者數矣而又枕苫數粒而斃
遂感瘦幾半歲有異人脈之曰是非可以藥餌加也
吾有灸而不損砭而不深入者問公歲四十八則以
脊如其數覆穴而以香一枝爇其銳端油然火透絲
熱如灸而脊不停熱如此者數處術公背曰起起期
後三日當復來後三日不來而公起跡之無有也公
自是健履異於未疾時里中其稱公孝感所致而
公免喪謁選乃得霸州霸為京輔郡然其人多自腐
入為中貴人從舍人兒豪橫閭里公一切裁以法士
所徼舍相率戒避此青衫椽公又勤于厰袍鼓鮮發
發又輒得以此負擔幹任事登而命有婢姊縱宅
姦公事惡其兒訪之盲兒大盜業誣服矣公察其冤
疑之為辨釋出婦姦論遠近歎服為神明巡撫都御
史侯公位薦公材於朝故事薦不及州邑佐而公特
被薦見以為破格旦夕超用矣而從中者不能無忌
端公又以氣擊果勢逆之以是聞有齟齬公意不自
得喟然歎曰七尺吾受之父母而以狗人馬足耶遂
移牒乞休解橐中裝僅俸金三十耳公始娶劉繼娶
王皆賢淑而無子其媵扎有子即中丞少而穎公撫
之曰此所以安吾歸也耕有暇輒課之讀未幾果成
進士為瀟令公就瀟令養者凡二年而瀟吏民若不
知令有父也然至令退食諄諄為言古今循良狀某
事便民不便若勇任之某事便令不便民者勿為
也且曰吾非不習為文者乃不能得之於今若輩而
得之於可自負耶中丞承敬謝致惟謹以故治瀟有異
聲而公亦優自寬於山澤間最中丞以戶部主事徵
歸里而公始安之也狀又言公之少也嘗用例入太
學與其豪長者游爽朗不復以小節然於內行則篤
家故饒其二兄欲析箸公[illegible]請曰欲九
世而猶共者何人也又不得乃獨取寢立之惡地曰食
貧寧少安耳公之先自尉氏來遷三世而為英輸粟
千五百石佐歲 人主嘉之旌其門曰義民為公曾
祖子適渭令亦有善政子濬庇縣丞琇則公之父
也至公凡四世有賢聲而不能入顯以發於中丞盤
旋海內矣公又嘗讀書生女適任濟中丞名世彥有
孫二人女一人嗚呼公所仕僅一州幕職法遷易而
為難公能越格而使人為不能使人然格還公能致
仕可跡之異人以起不起之疾而不能致用事者厠
名於久次之除日能使其用竟究於不可必之子而不
能究用於可必之身造物者為有意耶為無意耶不

佞以公之子而信公以公太倉之政而信公之荊州
夫是故表公石而鮮愧辭也

明故徵仕郎仁齋程君墓表

夫表墓非古也然而仁人君子之不欲死其先也則
猶有厚道矣今夫伯夷叔齊至聖潔也孔子稱其餓
於首陽之下民到如今稱之史遷為之贊傳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作萬物覩夷齊雖賢得孔
子而名益彰豈不亦互發更寄哉原涉之慕京兆阡
也大關其冢道而名之曰南陽阡而天下卒莫與也
是時桓君山楊子雲業無恙金馬彼原涉者何知微
一言之惠哉而令後世寥寥原氏為也吾徽有重厚
長者程德容君其於人業儒而托於賈以隱者也自
程君父有華公生丈夫子四人而君最少其遺著最
薄君挾其遺以游江淮北湖燕代十餘年成中賈又
二十餘年成大賈君所謂賈因俗時變不規規什一
務以寬大易纖嗇而所至有天幸輙贏徽俗之月旦
人往往用貲甲乙而程君之為貲益廓於王父時乃
益好行其德大要在損己厚往而薄責於是族多歸
弗克備君慨然曰柰何及吾世而歸且弗克備也歟
移橐中裝為婚費且使授室況程君厚而中表外姻
於君乎是依又葺亭周術以息行旅助邑城城邑全
善而旌之自程君之言富而仁義附焉其施不損其
徽俗乃更稍稍賢重君矣程君之用貲重至挾以取
官職而自克為敦謹甚於少時内行篤至淳如也所
奉太母鄭孺人二十年如一日鄭有子諸孫而獨安
君養曰孺兒吾所宜也君雖出行賈而四方珍鮮以
時雖其父母又歿事其伯仲兄也益更來稱若父者
三矣程君脩家庭之行不斬其名出里閈外而追其
殁也其猶子本中曰季父賢可表也嗚呼毋亦仁人
孝子不忘死其先之意歟本中善屬文工詩而願究
其人曰是非吾所急也聞吳郡有王先生者君山子
雲儔也以狀介莫雲卿之書請不佞嘉其意而次第
其行書於墓道之石程君諱倉别號仁齋世為歙著
姓娶於唐子世楠為禮部儒士鴻漸為太學生諸孫
三人曾孫一人餘詳見誌中

處士質齋錢翁墓表

吾州之東北偏即海上而海上寬佚土又人割魚
鹽之技以自殖其豪長者業以去城郭遠舟蹄注而
見其子錢家不受諸儒生即儒生至吾且慢罵之而
獨錢氏為詩禮族蓋其先為廣陵王元璙而又有為

元提舉者海道千戶者以漕起官至積著大家世世石文錢翁兄弟凡四人而其仲尤富自稱曰聽濤雲衣備桑從平頭以游大人間錢翁少受父產獨畸臧獲之指不能當諸兄半而其術足以飭使之諸子錢家咸若它苟取而獨錢翁法不過十一又時時有所從舍以故争來受予所賦予佃田為分受歲不令其獨奚也病者恭者婚失時者為委曲賙䘏以故復争來受佃而錢翁又強力課耕自給久之產盃拓十倍於所受時錢翁歷指笑出入秋毫不失以為計然猗侯不過也而實恂恂為恭謹家所畜牛馬數十牧之海錤其口以往仍絷之歸復錤其口終錢氏居鄰田無牛馬跡矣今太僕卿顧公於錢翁為諸甥行也而其父困徭避徙它所錢翁即為代徭又不令其田既脫也蓋錢翁少柔儒為州諸生不自得即棄去曰吾安能矜㨿而方朔死既有家成立而意乃未嘗忘儒也屬其子天福曰若即不自儒毋遂廢儒者游錢翁之為家幾與仲埒而不欲以豪甲乙奉事益謹仲亦憐而撫之異諸弟屬有倭變閭它豪多狎寇而重遷錢翁獨不可曰是重非它鬼比也吾去而吾田在倭不能以田往柰我何即携家避吳中而吳中顧公貴矣德錢翁為佐居亭休謝良備久之倭退乃返舍歸業於諸子而身羽服延道流談養生家言自謂神仙可致也一夕有冠發以驚卒錢公諱璨字蘊文別號質齋至卒也得年六十有九子三人女三人婚嫁皆名族詳見顧公誌銘中天福念錢翁無已既葬而介顧公銘以乞余表墓嗚呼錢翁材足起家智足藏身達足娛性此三者人所難而翁獨易之然亂察於冠之大忽而失於小能容其養於身之內忽而忘其外豈智有所不及而達有所不用耶昔人所以為單豹嵇康之流歎也雖然令錢翁黄耇龎龐間以與草木並腐酉籍史過是而數十百年亦冥焉哉謹以是復天福而榜其樹石曰亦足以殁錢翁矣

都察院右都御史談公室屠淑人墓表

當
先皇帝時右都御史談公之為名卿大夫也蓋出而望於鄉學士大夫爭慕說之殁而為之誌其幽碑其隧之道而不知為內助屠淑人者力也屠淑人之捐館舍也談公蓋尚無恙云居無何而公殁久之其子志伊乃克舉淑人祔公以其姻姚安守秦君汴之狀介余友王君稚登來而請余不佞表其葬甚矣談子

之不忍狠狠於毋也淑人之父曰秋野君武進人其先世為錦衣鎮撫矣而中絶屠君少負氣上書求復官不得則移其家以請又不得躑躅公車間而淑人生自其少時雅已有奇貴徵長而婉嫕負志操精女紅屠君心異之為僱婆姊妁者數矣最後而談公之儷朱淑人卒聞淑人賢因委禽焉公是時為地官郎未辨色而入朝已即行郎署剌促案牘良苦迫昏而後有其室盖家事一委淑人矣然謂淑人甫雛女也者而少之乃約束臧獲嚴扃鑰㩦葉膳醯醬米麥之屬秩秩得其所談公有使事瑞人從歸里謁姑王太淑人脩其儀而進之雍容如也小間問安否羞湯粥脩髓若素習為媍者太淑人大悅曰微而賢吾能不悲思前婦哉即談公亦曰而今而可以無内顧憂也公之監山東試也以忤旨奪十官為信宜尉念太淑人不欲行淑人徐進曰公謫去毋緩也念公以人臣謫萬里外妾獨不能周旋一室間代公職人子耶談公行而淑人所以寛太淑人者萬狀不憂離矣公之治兵於蜀也淑人携偕行公逐盗山谷間遘危疾且劇家人大小傳癘比比獨淑人在不懈沐而侍公猶以其間調醫藥救諸癘者卒以公瘉并起諸癘者公持

兩府節時有所祉討淑人且率其子女勸天顏事早集毋使有東山斧錡之歎公凱還而喜可知也其被服迎拜於内門曰公勞矣為天子宣威德荒徼然得無有所殺傷耶公嘉之時時有所緩舍尋以少司馬最予誥淑人亦進令封僑且歸矣談公既數更大鎮歸里後復用薦起進今官比於六卿而產盂芳食指日盖榮王太淑人業九十餘淑人晨興而稱婦務以意娛悅之退而稱小君以御於家家政理已又稱毋督志伊就塾師公得安其身山水詩酒間不復問也淑人性強敏過目輒不忘禍素蔬食自書視其家旁庶治如也宋淑人有遺女淑人撫之均於己出其貴不行於妯娌姻戚間周郵貧乏無怨詈籠麼殺婦道之詳者矣淑人卒以隆慶丁卯得年五十有五談公諱愷海内稱所謂十山先生者也子一即志伊官太常典簿餘具狀中不侫盖請奉君狀而歎曰甚矣談子之不忍狠狠於毋也夫女德不外見乎然而獎雅絶鮮信妻授食所以默謗於短而陰脩其鄙者功豈鮮鮮也淑人賢而談公有聞矣令至今存談子之所以添於恭儉者惡可已哉夫劉向氏志列女而傳之則亦不佞表淑人葬意也

郭母奚太宜人墓表

吏部郎郭君諫臣之母卒而属不佞世貞表其辨曰嗚呼是惟郭母奚太宜人之墓太宜人者盖嘗事封吏部公矣曷稱母以母終也稱宜人以諫臣貴故封也稱太宜人以封吏部公歿而後之也曷表乎母以母德著也始太宜人之為女也而蚤失恃矣父孝仁翁之二舉一子僅九月而其二夭子呱呱泣弗乳太宜人以意和粉酪若乳也者而啗之得弗死而後母来所以重其子萬狀太宜人業已歸於郭當歸寧時泣涕為懇請無已則益倚其珍異于後母子而再請曰難幸長頭得供養下從即不敢以大人遺而虐假仲之禮于嫡後母為感動得竟弗死太宜人之為婦也舅姑老弗任委家政封吏部公吏部公讀書長而多佚游委家政太宜人太宜人甫笄也而饒為之矣諸臧獲瑜丽指啗力耕啗技工作啗行賈啗女紅織臣一切以精嚴署時治羨鞅勞勉之而挟其不職懲蓋人人自強也姑徐性刚而故為苛責欲以觀太宜人競競早暮勤惰徐八十餘矣病背疽太宜人不櫛沐而侍湯藥嘗膿涴中衷陰顲天請身代亡何病良已至九十一而後終徐之歿也視太宜人有婦如其孝也諫臣之未舉也有義兒在太宜人所以虞妯娌驟如也義兒歿而太宜人撫其孤如已出捐槖中裝三千金為置上產曰吾先舅姑志也諫臣之姊妹四太宜人均其敬而私其匱者至養其子女曰亦吾先舅姑體也太宜人之為母也愛諫臣甚而能勞之小長即屏去嬉游具書就外傳既補博士弟子則益寬其資使與吳中賢長者游問所過賢長者也擊鮮具酒繼之矣諫臣成進士任袁司理太宜人拊而屬曰若彊直多自遂慎之夫法非可以意氣損益也司理拜受教故所蒞用明恕稱即其發摧奸豪畫之理藉其家天下以為快而不知所調劑全活衆也司理當推築有所平反太宜人始一加匕箸矣司理之以最徵拜考功也太宜人謂封吏部公曰勢來迫人奈何顧呵舍兒勿沾沾今里中人知郭吏部家吾立逐汝矣復謂考功吾助汝而為德于里也諸假貸貧家毋令出子錢即甚貧併母錢焚券矣環郭而居數里內小民家待太宜人舉火比比也考功佐國是抗疏廷諍曲直或以虞太宜人太宜人意殊快曰兒豈籍美官餌耶即一獲伸考功令而樸被固其心胡虞為考功自是可以無內顧也夫太宜人之捐館舍也十

五壽矣里中人巷哭相吊曰胡遽棄我誰衣食我嗚呼太宜人不亦賢哉其少而德于女長而德于婦若家也以諫臣顯德外著矣故表之稱郭毋也不佞世貞所據狀以表者其甥韓太史世能也不佞世貞故諫臣友也封吏部公諱某有子三長即諫臣女五孫男四孫女一曾孫三曾孫女一所婚嫁多令族詳具狀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羽泉劉公神道碑銘

公諱𢧐字子京別號羽泉其先以卿士佐周遂為天族代有顯者至宋避戎由汴南徙居建康數傳而元授舉順之推茶平江路即平江之長洲家焉再傳而沛敎諭德讓德讓生仲興贈中書舍人贈君生鉉歷事五朝以詹事府少詹事終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有三子其最少者瀞瀞一子桐仕至湯溪令有治聲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桐一子縣初贈工科右給事中再贈如湯溪公則皆以公貴也娶於陳贈淑人寔生公繼娶於都封太淑人公生四歲而陳淑人見背都太淑人來稱母十八侍郎公捐館舍公撫其二弟𤀹妹以共奉太淑人有孝稱蓋久之始字錢淑人以補博士弟子數獲雋諸弟子間可十歲而成鄉薦又六歲始舉進士其明年除知溫之瑞安縣公至則召州士大夫延見長老問所利苦以九等州

戶產以九則定搖役民猶掌應則亡得私下上其引
遊為飛雲江舟子網利不時濟公官置船而積餈其
往來且亭其津以懸渡者邑當助役夫於鄰驛凡三
故困苦之入二其直乃邑公議毋以夫往而以直往
俾自募邑人大悅俄島寇犯黃巖去邑且遠公猶危
之趣徙傍地子女貨賄內內城而增其雉堞儲糗備
募丁壯乘城為守備居月餘寇果至亡所得邊巡道
去乃條防禦八策上之官者為令瑞安東南衿江其
外大海有鳳皇南屺諸島為寇巢西北阻江而三港
遊浦為括閩道寇旂　爭公益募　土兵泰順壯士雜

邑子弟教之為陸陳抱其吭沿江鑿外壕繞以周垣
脩列戰艦海口益署福清蒼山船相牙角調漁舟為
偵伺身戎服而旬試之又明年抑賊於飛雲江已又
殲賊於銅盤戕其魁寇小定即葺儒學脩經史閣為
祠祠故陳舍人東窠衣綬帶延諸儒生談說經義其
中雍雍如也公為令先後凡四載積前後計旌為最
數十召拜吏科給事中遷工科右給事中
大朝災議營建而公奉
勅司監察條八事上之所以搜剔冗濫姦弊非一又
亂一兵馬指揮乾沒者置之理當是時將作大匠李

而中貴人夥大司　雷公以斤斤持之時公為吏垣
所裁省萬計論功進通政司參議仍兼右給事亡何
而
上所御西宮災複議營建雅已熟公才俾仍司監察
是時蔽利臣孫鶴以錦衣指揮來預負其寵為推
公公直據其上坐鶴稍有遜言弗動也亡何鶴敗
而公以功進太僕寺少卿又擢第　大朝功進太僕
寺卿公感知遇從條馬政八事上之下部覆報可尋
遷順天府尹公獨欲脩尹故事曰吾得備輦轂安能
以獄市護而責獲　輦轂下耶所賦役即揮射豪貴

亡所避猾吏不寒而栗時乃議城張家灣而議者曰
屬衝也城之利然非十萬金不可公身請以五萬金城
而移大官三萬金先之茲以　乃募　公調度往來僅
四月而城成會所勸募足還三萬金於大官
上悅特賜白金文綺亡何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
撫兩浙浙婁中寇前帥雖以傳令取功名然不勝其
汰敗故大司馬趙公用康節繼之民稍稍蘇矣公惟
趙規是隨而小損益其用特嚴賞罰科身往來海上
約束文武大吏罔敢不以情應蓋踰年而廟子湖壇
頭懸山東大祭南策黃洋福寧馬洋後先報捷比比

肉首虜獲生以千計內地晏如論功賜白金文綺並
加正二品奉久之礦賊起直隸之婺源流劫德興玉
山遂犯常山勢張甚公亟請會直隸江西兵夾討之
不待報而發所部兵由衢川分三道入擣大破之俘
斬勁賊七百餘悉散脅從而還公疏上
天子嘉公任超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三省軍務
命下而賊已平矣公復上五事而所稱嚴保甲以清
盜源革冒濫以重名器禁妄派以蘇民困於便宜尤
切俱報可是時御史龐尚鵬論公功凡千餘言大約

謂公用兵能以正合以奇勝卓然有古名將風平居
恂恂一儒生深厚不伐豈與炫才邀賞者等哉
上聞而益嘉之錄一子入太學仍賜白金文綺公念
民兵召募無已時而衛所士高卧弗與征行疏乞合
為一軍練之以次減募民兵費
詔曰可其下閩廣如令已公滿三歲考封三代再錄
一子太學尋遷為南京兵部侍郎而御史有疑公者
謂公自嚴相所擢也公廷辨略曰監工時坐錦衣鶴
上者誰耶御史嘗不聞嚴氏訌而謂自相所擢也臣
本末衆所知唯有一歸而已前是

既已屈御史疏留公再請再不許而公病益久間
困未病矣會得代歸病復劇疏力請骸骨
賜休沐居里公雖病里居閒一朝官未嘗不急精思
其後也一君子進未嘗不喜動顏色已然竟病不愈
而卒中外搢紳大夫未聞問而推轂章上亡慮十數
矣嗚呼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非耶
明興賢公大夫之以節著吳者自文恭公鉉始也當
景帝議易儲惟公悉上署文恭公為祭酒獨不上署
英廟既復辟而賢之拜祭酒少詹事且倚以相會卒
文恭公雖不及相然天下高其行而慕說之又曇賞

贈太子太保子孫用是顯盛為吳甲族公少承之獨以
孤生居貧其間至憂食指不能具伏臘人或謂公且
廢著可稍省其美以謀什一公笑不顧曰不腆先大
之廬不能守而廢之即何以有辭地下且吾當者可
什一為蓋未幾而文恭公之里門隆隆然列戟者咄
公第也夫子謂文恭公政不外究而公文不內施要
之其奇節媲烈有相發者固不獨稱於劉矣公卒隆
慶己巳距其生正德己巳春秋六十有一子一份娶
於王女三適張汝化盛於唐表一鶴孫二層以公錄
為太學生娶於吳次詹事錢叔人與份先公十餘年卒

厝亦卒今獨厝在而當公卒時以訃聞
上震悼賜祭下有司為營葬於某山之麓㑹以公三
品例得樹碑神道謁太常卿袁公洪愈之狀而問余
銘袁公稱公渟篤夷坦有隱德至行其語當不妄余
不佞素習公當公之為總督吳故其四履地閭里中
不知有所謂劉總督者迨以宦游過金衢間即委巷
窮谷靡不祠劉總督公且加額頌公有後公可以銘
矣銘曰
皇篤公劉俾時好逑服采不廢祚初命尹溫雉馴於原
錄覲其奔入替袞黻白簡采衮以紀不逾
帝營建章赫赫六梁公總厥綱司僕塞淵騋牝三千
國富用宣惟時董較是浙是防以城馮翊乃睠南紀
爰錫公履奄有粵海公征紹練烝日波絢島夷是殄
迴鑾內指戎奔若洗奐庚吏始沍凜夏霜歸燠冬陽
以律廼藏公錦利關務果如山無煩民間來衣西歸
帝省其私毋差金錢孰仁匪旻德曜洗湮于嗟百身
賜阡鬱葱我碑其豐歷紀文恭

明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諡恭簡

歐陽公神道碑

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右侍郎泰和歐陽公卒於家其

明年大宗伯宋言故侍郎錄精白博茂砥節首公以
保乂我王家宜祭葬宜諡
詔曰可予祭葬及諡其吏下太宰太宰決言具如大
宗伯宜贈
詔曰可贈工部尚書其吏下翰林翰林臣言具如太
宰公汝敬慎事上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宜贈恭簡
詔曰可予諡恭簡於是翰林臣致諡大宗伯致祭太
宰致贈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始有歸曰工
部尚書歐陽恭簡公之墓故事三品得樹石神道蓋
三十年而未有舉也子献以督府都事左倅吾州而

來謁拜曰唯是先公之有遺憾於大邦也則不敢請
以不穀之待罪而大邦有憾也則不敢請乃大邦之
吏民以先公故而及不穀曰公庶幾有後我敢假先
君之靈徼惠於吾子以不朽請世貞乃拜手曰此不
佞之所與聞於父兄者也按狀公字崇道別號石江
世為潭人其先大司徒歙以經術與承率吏詢蘭臺
通以學行繼武至刺史琮洽吉留為吉人數傳而徙
泰和遂又為吉之泰和人公少穎卓四歲能盡識雲
臺二十八將名氏六歲受經輙成誦十三工屬文十
七補諸生居久之就試其後先試而郡公實蔡公清

者俱能名知人見公文歎曰是豈經生儒耶而家大
忠公與蘇黃復出矣即首之遂以其歲登鄉薦蓋甫
踰冠也而其明年復成進士公自是力為古文辭而
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提身而進則宰天下者久之
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切 報聞幸使蜀 蜀王
奇公貌欲自結厚遺金帛劍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
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歸下峽舟束於灘渦欲
覆衆叫號不已公色自若徐命取器物投之渦殺其
勢而會風怒薄舟於灘以免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
俄遷行人司副為工部虞衡員外郎進郎中時有璫
館清中貴人者假寇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
上諸大臣皆孝廉公時在郎署乃獨持衡大臣問曰
奈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我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
無大興而節鉞不輕假中貴人不當帥勿聽使大臣
賴以強乃得寢公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戒藏吏
纍隸直以待至則給之毋得先顯者其顯者亦毋予
夷諸曹署甚稱之時喬莊簡公為尚書賢公至引以
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為
福建延平知府公思所以易其俗首下令禁黷祀淫
祠故數十百所悉徹以其材葺學宮里社建李先生

祠館諸儒生茂異彬彬矣諸死者毋久匿柩葬毋
張宴毋得為佛會蓋未幾而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
也首司禮者曰蕭欲外諉為共謹而群從子弟多丞
郎緹帥所從舍人子里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
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徙竄
公歸賦於蕭氏曰奈何重困我民也已又止官道界
斬其餘椽曰復不我盡徙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
人狀立決毋所縱舍舍人子憤訛之司禮所讒公司
禮大恨曰及我待也而魚肉我一旦夫
上意吾無歸地矣訴中公以法將為緩劾遠太宰宗
徵聞而舉公堪劇改調守福州公歎曰彼固有大璫
在將寘我穽也竟投劾歸部固檄公上公上而填福
尚璫者果盛怒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奈采詐何吾
而帥也公不頷然誠其橫需且卑郡有於當願肝故
事益市肉肉且及其客咸徧公弗為市肉盡肉又不
及客也尚恚使隸委肉郡庭而去公陽為謝諸生尚
公毋以若相禮而勞若耶趣分肉諸謝尚益不自得
會迎春公又削其宴劇尚益恚因謁坎庭詰公公不
為動尚至出僭詩語公徐拱手曰尚公非臣子哉而
忍為是言耶上聞得無不可耶遂趨出而城中士大

夫為公陰喝尚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
民為府君持若錄而稟矣客大懼交謂尚以鮮而公
益自勵為苦節大要以寬省刑役為縣官牧養小民
肺石之鍰即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庚賑至絕一切會
贄曰吾不欲溷吾民也尚廉得公狀自愧因藩臬諸
公以謝而公於諸公以一切絕故不能有加禮諸公
外陽浮稱之心弗善也而公議里役則曰郡饒士大
夫其士大夫又餅產民無幾矣請得稍裁分民半役
則上下交譁公時巡按汪御史珊獨心是公而為持
之居久之上下則亦信而公以治行聞癸未應朝吏

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
使督學政公至則得禮崇讓以行檢先諸生即試而
諫得昔所祭跌宕以檢者聊示懲而已再試及察如
故乃然后以再當鄉舉五人魁其經而公屈指曰吾
得其四矣謂唐務陳思謹鄭弘彝李日森珽朔士也
詩魁得無眉庠乎非岑萬則曾貫試連士謂張叔庠
庶士于參民運之侯役舉張稍俊可名任二十王不
能七十前也後皆如其言廣人人能言之以為神滿
三歲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未上召為太常少卿
是時

人子方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改
高皇帝尊下群臣議咸唯唯而公獨以時詘未可報
時相雅重公欲入公翰林公力辭之洎知也遂遷南
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為官節省撥乾沒稽出入
天子嘉之著為絜令尋以後毋憂歸服除即家拜南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兼佐院事會復以父
憂不果上服除召補前職方旦夕顯吳江防事而改
公撫應天十郡督糧儲矣謂吾不廣屯七郡而獨廣
蘇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蘇矣蘇賦尤黑于
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即不給奈何厥田雖上下伯季

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且輕而蕪也既
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領歲而能均乃請於上比其
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
歲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為徵
本色遞贈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
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姦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
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
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
為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頌
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也

然為百貴家寬以十石矣公所為奏政於十郡非
而獨於蘇者又獨於田賦者是時
章聖皇太后梓宮詣
顯陵道經公所治公弟嚴飭守令將佐儲糗備除戎
器廣游徼毋令 梓宮有它而已問所以待 山陵
使者公曰使非徽倖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
既事竣而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 山陵使獨劾公
不飭下吏既已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奉
上雖以 山陵使之奪奉而所遣緹騎詞公者交稱
公治狀以聞
上遂悉公無何吏部闕侍郎以廉稱者請不應也再
請再不應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上公輒報可公
之佐吏部也不攜家曰吾乃安敢家此官乎我時當
考察注司屬公佐其長務以精覈行之不阻勢不徇
枝其斥謫以否不以毀公之鄉人有居相位者謂公
且移德我公自以孤誠受
上知弗謝也
九廟災大臣當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引疾
上曰鐸未老而來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即束裝辭訖
道人謂公緩之

上姑恩公以示眷行且召矣夫相君者公獨弗謝也
而又弗辭且以公為懟公謝曰去弗敢留召弗敢稽
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為恭不知我者以我為
懟公歸而卜武溪之勝搆肘武莊堂與伯兄燕賞書
杯詠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而九卿給事御史合二
京薦公者亡慮二十疏言甚切然公已寢疾亡何遂
劇公猶起坐自若家人鬻銷飲器為醫藥費者公不
可手書從伯兄所貸餘鏹俄瞑目不語至明而卒卒
之前十日有光起盱武若落星越承蜀江而墜故居
春秋五十有八人以為辟云公燕頷虎顴台背電目
望之偉如也少喪母哭泣如成人事舅氏其後居
父及繼母喪柴瘠加痛人或謂今毋亦及惡若邪公
曰吾知母儀父吾悲不及今吾弗知不知不及悉也公事
其伯兄甚篤即老未嘗不怡怡寫彼也語舅氏雖久
未嘗不涕泣涕下也於書靡所不窺為詩文雅健精
密成一家言公自郎署至省臺佐銓柄出入中外所
蒞以威愛稱為嘉靖間名臣
人主所以寵嘉之甚至極哀榮之典而天下猶以不
及盡用壽不及中為悵公大王父昇王父鶴皆以公
貴贈右副都御史大王母王及妻皆南蜀王氏繼母

贈封宜淑人王淑人亡子而所二劉氏張氏有夫
夫子三女二長即獻娶於某由州倅為兩淮都轉運
鹽使司判官次曰系娶某少曰鄉娶某皆邑諸生女
長適諸生楊同唐次適王宗明墓在武山之陽銘曰
歐陽之秀鍾瀧岡後四百祀文乃昌太宰宗伯小司
空柱史太史諸曹卿宛若群鶯鳴高桐誰其最先蔡
朝陽有偉虎頷電目公便便巨腹貯古今辨若決瀚
波長風尚書折節丁師郎為閩岐伯扶瘵尪抗節況
世無衡璿、
帝曰汝鐸鐸海界驪珠在釆金在攻偕之報
光天閭大江以南
帝腑吭汝何在漢晏在唐何以腴國無瘠農則壤下
上程山豐劑以損益去偏傷野鮮區脫家伏藏稍稍
政府
帝所登如鏡懸照群闇驚汝痒于職匪汝躬胡以稱
衰嘶
帝聪武塗可禾隴可乘念欲炷名名以鴻大星隕精
越禾江歛用歸體湛然空
帝胙息漾啓玄堂溫明將遂歸黃腸一德曰簡慎事
恭其以樹楔表令終後千百年將公宮有光燭天

帝龍漳

明故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汪公神道碑

世宗皇帝之二十七年而新安汪公玄儀以壽卒於
里至其與其子良彬俱猶稱處士云而孫道昆起家義
烏令矣又二十有四年而為隆慶之六年義烏令為
兵部右侍郎得封公與良彬如其官以明年萬曆之
歐元奕公塘山之壤於是汪公至三品法得樹石神
道而
天子所下制詞大指謂廊廟之材匪一世積以美侍郎
而推功於公道昆捧而讀且感泣謂其友世貞欲若
納王父寵冥徵言於故按察使攀龍即王父所操行
誼長者然不能出於閭閻之外以徼惠士大夫之一
言而慰諸幽耳業以壯為父兄折節聲不及犬馬與
一夏人子能股掌中貴人而脫其弟於厄即攀龍一
言之何至乃聞 九重而辱
人主之綸綍夫既 人主所幸采擇布衣之行不容
揜而光大之是在吾子世貞謝不佞不敢辭蓋聞諸
攀龍公年十四而亡寵於父也悍奴語弗順父恚執
視之不能詰翁操大挺括而詬之曰奴叛法當死奴
魄奪痛伏受杖父以是心異公而會父得疾甚獨公

侍臥起晝夜無倦乃驟愛公與謀什一之業以為徽
指聚而寡積聚未易豪也橐裝客燕代遂大起鹽筴
遊賈東海諸郡中以其筴賞諸從昆季咸餙沃遂推
公為鹽筴祭酒而中貴人劉景填浙東所責賄諸賈
大小相率亡去而景風戒吏以非所急急欲得公吏
遂縶公之弟公既脫身人舍索何以已故縶季乃自詣
景景怪問頎而皙者何人公曰賈客汪玄儀也敢以
千金為貴人壽然公實不持一錢景愕曰吾所急守
義也而玄儀者何也公謝曰守義寒亭而此中貴視
賈居恒以千行景頓之出人怪公何所從得千金郎
公弟持券詣說郡守守謂是素不實爲然諾者許貸
庫金且行景而景坐劉瑾敗得免鄉人持酒勞苦公
公笑曰于支家言我生有天赦果然而公至六十即
罷賈歸休里群賈挽公謂祭酒方為我曹筴成敗柰
何舍去即二子才年少恐不能無得失公謝曰老不
任道路矣家歲賦秫六百釜可以粢盛秫半之可酒
漿淨池其間可網罟以羞客旁舍竹十畝軒二楹於
吾計足矣吾安能僕僕刀錐為二子守虜也無幾而
封侍郎君舉道昆三年矣而公授之詩百篇輒誦公
以行酒喜曰是能出我家於賈者吾不偷耳食好衣

行毋事蓄藏之産業者以此見耳道昆成進士而公
喜可知也蓋八十餘矣日進斗酒者三蒼頭一人能
秦聲使佐酒一日觴而升堂命兩簪奏之頃封侍郎
君曰而翁歸矣頃而弟客他所而子壽於而之勉為
善而已醉而逝公所娶吳淑人為溪南著族父慶以
擇壻得翁倚而好行其德諸畫佐公皆出意表為公
置媵黃舉良植舉龍所生舉二子事甚隆不錄吳之
卒亦七十有九其稱淑人亦以封云良彬娶於胡有
子二長即道昆既贈公而遷左侍郎次道貫用道昆
蔭太學生良植有子四道坦道會道貞道著諸曾孫
五人道昆又亟稱公即久客益務敦謹自愛為其僑
雄而酒之徒邪以一倡侍公呼爲具書草達旦與吳
淑人莊至老媵亦化之雍容如也不復出窺賓史遵
氏傳於諸客最稱臨邛之識宛孔氏之雍容宜而之
折節為儉然度其役無顧者積盈而不已則亦化鄙
之籍說而亡所苦則見以為因仍而忘詩書之好故
其說曰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
也乃汪公內行淳至驟去其客歸而舉詩書之好於
孫子宜其享矣
人主以道昆故榮寵汪公至舉閭閻之行而亟旌之

永永無斁為汪氏後人者宜何如報哉銘曰

毋窘於穡而客是卹亦毋久客以勤勤親以佚佚身以詩書俊人有丈夫子二長善養志次述其事嗜為若孫文而樹悖司馬道昆

帝曰司馬汝格乃祖惟予賚汝制詞赫赫是別潜德以光燕翼塘山之圻土沃而滋大隧豐碑余表厥丘嗜為銘幽有脊李侯公神行天以大庇象豸則百千年

墓碣銘

程君汝義墓碣銘

後程汝義卒之十九年而其子善之以其詩來請序則又以狀來請銘墓碣曰不腆先人之行不足以再辱長者唯吾子憐之敢微惠於仲蔚仲蔚者余友也而為之介則又固請曰程君儒不違代容不踰中晉年不能緋天而何以傳暨表為然而誌之在幽宮者日就蝕也其強有以慰夫稱為人子者余謝不敏不獲已為銘其碣君故周伯休父後至梁忠壯公靈洗居於睦為今徽人又十二世而孫雲抗黃巢亂棲休寧之汊口遂冠休寧族曾祖訓祖興父珉世世隱乃曰生而好古頡于文經術工呂偶文然不甚篤好之稍長弃去曰丈夫貝狐矢胡意即必於是中求過人壽俄何乃從其父兄客周趙燕楚間君於什一不為鈎距苛取茅忍詢寡嗜以時伸縮之周俗纖儉微濟以寬饒燕代慓悍其民羯羠不均君柔平為劑趙俗懁急縱侈則務緩示朴歷楚三俗時見所折衷而適有天幸不乏損最後客吳嘉定樂吳之風土與其賢士大夫因家焉君所不好者經生業乃獨好子史於篆緯堪輿龜筮種蓺之技時時心通尤喜吟咏為歌詩後先數百千篇其存者十一二耳即叩之皆真境也余別有序不載君雖心計出入乎哉其大指要以奇取而偶施毋謁出問出所宜而已微旅賈徧江左君衣食其會者不幸而醫藥棺槥于我乎取嘗袖百錢行市廛間以乞窶人錢盡乃返久之倭寇犯嘉定城未及堞令欲縱民妻孥出避君走謂令曰去民之肝腑而責之守夫安能屑鋋請指百金募勇士為諸巨室先擐甲而登陴城卒以無它盖寇退而君忽意倦曰歸乎歸乎吾安吾睿土矣未及買舟而卒時年三十有四也君諱元利汝義其字別號西野娶於汪有二子長即善之娶於吳繼娶陳次善夫早夭孫男一人女三皆善之出葬永豐里之原銘曰

謂乎佳城其下汝委形而上汝銘誰銘汝銘王先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碑一首

明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大夫華公墓碑

公諱察字子濳常之無錫人也系出殷宗錫胤公族其在春秋右師者君臣之訓追乎晉季孝子顯不墜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亭及明播遷於蕩口世秩黍稷至有資崇公父奉政府君息糅素封解褐半刺業著文事恥以營顧暴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滙時惟慶門乃篤生公公生而髫秀長不屑立攬玉塵以胥稠客評寧馨把銀海之渟澄人誇阿堵誦杖三餘之晷論窮九師之辨府君乃延耆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抗衡溥游賢闢則林宗之首入俊高步秋苑則田巴之屈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江左之珠競靈蛇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蹀躞誤蹶追驥蹇焉取一鳴獻無再刖竟登南宮上第射策金馬讀書中秘每試與選郡陪君浚明更拔甲乙故太保費

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
陸君申友于之分錢通則管鮑惭分氣投則逖琨讓
舜九曉齊秀居然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滿清廟之
器然而跡阻投夜産忌當門枚馬之吹嘘而上絳帷
之詆訶先入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
舳艫飛雲義絶衆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僕被遂
以疾予告栖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賓事之分割
晨昏之戀強公起補椽武庫遂佐職方賓孝與五兵
偕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銳精置郵民鮮告
羅國威冗耗遇恩實授進封府君如其官毋鄒為宜
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講同異首以舊
學兼采特奬改翰林脩撰拜命之日俾仍五品祿章
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銀緋綿曳之美徊徨弗居
博望清華之選逡巡若畏詔美攜謙特聽所守尋與
校　累朝寶訓實錄　宸章之炳烺若燭何假青藜
天祿之恬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録成進侍讀同考會試
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賜公一品服充使者以往父老
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帥歸誠自繇然明之却賄
萬水傳為盛事馬韓載在稗史公既炯娩其度加以

長慮洪識故太傅李文康公任在首揆號為知人適
有密勿之陳薦公堪寄端右會
詔青宮已為三至宜備四友公首擢司經局洗馬臺
臣謂公酣酌不當備輔
天子外伸諍路特罷新除仍碩輔臣出李啟事曰是
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備耶且以酣酌加華某何異
謂黃門為賓瑤堂閣伯以閉入也公既却軌無適李
復削草不泄時始兩賢之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
䒑纑非美季鷹托而扁舟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
石僶寒朝命栖遲東山自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
舍名曰嘉遯亦何以異蓋而復見追府君黽勉比上
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南畿鄉試貝玉走不脛之
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二試若少宰茅公宗伯瞿
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公陳公劉公歐公侍郎兩
朱公畢公曹公麥公華出入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
鴈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攸
寓旨試而光景恒新未幾超拜侍讀學士掇留篆而
南素洊宦情更凉物態冥鴻超蹈之旨默授流言責
蠅點汙之談翻成知已乃以微譎露章乞骸駕言慫
游篤懷養志

主上憫其情不之強也公以學士侍二親且五十矣
孌孌齋慄不改孺子之慕烝烝克諧遂成太和之風
俄而奉政府君捐館匪法太連之善居有喻濟冲之
死孝溢於時進親慈為之祝噎鷄骨支牀門故虞其
毀性亡何又丁鄒宜人艱哀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
營冢域茂樹楸檟鍾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
阡方斯篤矣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杜樹之陰百
尺黄河之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王冊千金
聊以足志四姓之妣姻待孀羣穉之孤氣托倚取若
囷廪寄之莊席役助脊脤之訟里捜伏匿之田涸轍
多潤乎蹄涔為漁豈安乎竭澤至於取予歸節豈約
因心雖連雲之宴華爭饗而一簋之豚有不掩物情
頗異行之日如若乃樹梓種漆樊君雲之迂矣也木
屑竹頭陶士行之瑣莫也唯公行之獨得其效公雖
家埒素封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冊衆安張長公之
退節時有佞相假賜環而為釣復叢倖帥指推轂以
求脂甘語狎至危機醉之並親者公如不聞問
謂所親曰昔人有投蓋於水以明非惜情所與也吾
守先人鐘粥之遺而捐以填狹邪之逕乎且使白首
之流冊於衙門匪惟失節徒增其醜俄而佞相倖帥

相繼淪敗始服公之遠識公林居凡二十載優遊
歩若士之押雲霄柔肌森顏姑射之凌冰雪高標鮮
令簡履清貴至絕二八之媵坐無九九之客蹤榻稀
下塵門鮮通然而五祠並建躬祼主之蒸嘗千里奉
糧手故人之訃訊親仁汎愛道不相謀酬恩徇知誼
有攸當至於齊相脫驂未收越石之感孝標著論不
免到溉之嫌情意所安毀譽為汰公既杜口朝章遠
跡世途取亢寂寞之鄉長王嘯峴之色偶周行墓所
顧眄松栢泫然久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
各言不志陸生慷慨果華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
九原有知寧無小憾君子以是知公之未嘗忘世也
公素強無疾歲昭陽之作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少異
意殊忽忽叔子方待客堂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
歸見之喜動顏色泥痾少平迄於啟鐍竟不時損飾
巾待期綍乎太立之度易簀就正儼矣子與之啟大
怖將臨㷀怡若寐小歛既畢容色依然公以弘治丁
巳季夏之六日生卒以萬曆之甲戌仲夏二十七日
春秋七十有八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翰苑留院東
行紀與巖居諸稿及纂華氏家乘九卷續傳芳集六
卷東壁蘭堂之撰孫…一整三徑之辭簡

玄潛為主雖轄于人倫[illegible]
竹素而巖居一集迥于超矣公天與檢約夙成規發
右丈之景雖未冠[illegible]虹擄于陸之依律微微於鴻漸
使際屢代則異卑分德其在孔門亦應賜裁衣矣役
莢之際三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侍湯藥以者[illegible]
綦採蠟以娛游曰謝庭蘭玉之榮吾宗琳琅之秀人
理靡虧夫子可瞑焉及援芝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
海珊瑚隨而告枯朋歸吊鳥鴆雖以之從逝偷短迴
絕衰榮不恒其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
帳之莫從思澤未[illegible]言微就者進不能請字褒於公
[illegible]
朝退不獲寓心喪以私諡敦造葬頌寄之堅珉其辭
里父母子姓詳具以左銘曰
矯矯先生褎垣安以進不離體退不近名雖丈東觀
援書西清議以與以榮持拜并三事步武一書[illegible]創
達心廟廊華邸[illegible]天與真貴人豈靡爵并力溢清
戢躬湯藥以儉成[illegible]以儉成德用必取贏[illegible]必歸[illegible]
內衆千指顫焉若晝環公之鄉爰諮爰式里有仁父
家有嚴君是亦為政爰其離群我徵在昔身隱焉丈
若子循之必達必聞材足為取事誠盈忌不朽讓一
遂尊居二隱几委形超然[illegible]追契千古葬[illegible]

碑 六首

太倉州重濬諸河碑

先皇帝之四十又五年前參政臣雲翼言臣吳人頗
習知吳事吳地故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歲賦十
之二漕米給大司農遂當天下半其農自壯比老死
不能得一佚食日役從事桔槔於水以田而間者水
故道多閼無所灌溉請一切治水委之御史
詔下大司空議覆御史故嘗任治水其委之巡御
史　詔可其下諸御史於是侍御孝義蔚公元康議
治水而侍御洛陽[illegible]公堯封以按東田是小借民力
[illegible]
而大裨之於永不[illegible]款以自諉乃會蔚公及撫中丞
巴陵謝公登之下[illegible]使者湯公賓按察使者下郡
守蔡君國熙丞金君[illegible]龍君彥[illegible]君宗[illegible]議曰水
數治不依周制畝以[illegible]吳父老至煩參政言然累著尚
書李公用大興法[illegible]召官屬遍四郡甚[illegible]縣官都不
二十餘年而塞不[illegible]丁未之後臺使者以名任一倅
倅以丈報至委數[illegible]緡水土間不二年而塞即討之
今未有能用大興法也然使縣官不愛食民不愛力
而司役者不愛耳目則固未有不辦治者也夫計之
力取民近利者田二十而夫一遠者三十而夫一計

之工夫三而丈一難者四而丈一計之食夫一而緡
半計之耳目則丞等請以不肖軀任三公曰善其申
議議四郡則先蘇議蘇先常熟太倉次嘉定議太倉
先七浦次楊林鹽鐵則為議七浦曰夫七浦綰轂常
熟之口而東注海者也利最先於是即以今
皇帝之元年春金君任治七浦其役夫合諸七浦之
傍田者而佐以楊林鹽鐵之民凡十八日而竣爲夫
七千二百有奇功六十一萬一千五百十九食若金
者六千一百五十有奇外創壩以距海瀾費若金一
百二十八間一以備止洩費若金三百五十七又拓
月河以輔之工萬一千六百五十二食若金者百三
十七既報而謝公以憂去今中丞莆田林公潤來曰
嗚呼是唯余所理賦乃以勤二三子亡何侍御慶陽
麻公永吉以瓜代蔣公曰唯余所奉璽書以嗣事余敢
辭則會林公董公再下金君吳君及倅吳君維京則復
爲議楊林鹽鐵曰夫楊林者橫州之北其右多旱易
涸而鹽鐵故漕河也是二河者太倉幹也丈各八千
有奇青丘迄至吳塘顧浦嘉定幹也丈各三千有奇
出七浦壩而外者海沙所沮洳不瀦之即揚塵也爲
丈三千八百五十計之工四萬五千食若金者五千
四百有奇俱報可則又以戊辰春倅吳君與金君乃董
地而治之其規模大氐視七浦其役夫合諸河之傍
田者而佐以七浦之民凡三十日而竣既報不佞某
以燕請林公董公則相謂曰日大司農困匈奴使者
十輩相望而
天子即位子民祖不能丰然陽子之陰嘖取之矣吾
儕憂呈之度無所出令而知所以奠吳某謝不敏乃
曰昔在永宣民困於庭忠靖叔判案決流安文襄叔
均決搜困蘇迨其季年公私陳因奠始謂是乎二公
曰然豈唯予之則是利將四郡丞莫焉退而蔡君以
書請曰子爲銘之非以耀成事也以示後之志水者
有攷也其無難興也無避口也無何而州父老數十
百人複來請曰鍋者諸公雖屬我畚鍤而厚食我今
旱二月矣而環河之民有生色焉殆諸公之既乎與
造物者均我其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震澤注洳維天所滙以爲　帝藏日夜北首街雲胥
霜既纜而厢原之不採陸塵其波何以溝防譬彼陵
冬敗厥絡絨而歎無常維先末禩臣翼有言逮帝初
載大臣細揣強本節用靚求利害中丞煌煌手抉天
踣百吏伏駭惟林惟董左疑右斧日畏日愛監司、

之提衡守令以盡成事曰維諸河裨將人谷畛所
特官毋私爵民毋私力務一其志廢幾千來立表刻
漏以聽戒備男既而攜女執箕筐遵彼河旁徛與金
吳立畚鍤間與細分功民亦有言不日成之毋久勤
公清流決決樹之梓楊以為河封歲不念恤寵佐其
武千里若諸環河四周齊澤所役悉為沃野桔槔之
聲比比相望以代澍雨無蘄於天蘄我大吏是濟是
撫愛在成際忠靖司平七澤節宣文襄繼之等折秋
毫為民請蠲上錯塗泥外度於田外府於壓奴紋弃
仁群公勉旃斯千百年

忠孝祠碑

隆慶之戊辰冬余自副察起再游大名覩其疆邑土
風淳美民竭其穀麥桑麻之利奉給縣官退而治其
餘以共事家長上庶幾乎能自足忠孝之頌而亡所
事於詩書之利者居無何而郡太守鄭君是以祠故
田侍中弘正及其子僕射布事請蓋大名古魏州地
而侍中父子嘗為其州刺史節度諸軍者也當肅代
之季所謂魏州者一辱於安祿山再辱於田承嗣蓋
至於悅與緒而天子意不復有魏之山川人民而為
魏之人者亦安於故而不復知其上之不為田而為
李矣侍中因軍心之嚮踞其位而能一旦奉六州之
籍歸之天子請吏治賦天子始為之疑繼為之大悅而
魏之吏士始亦為之駭繼而為之悅服從後公率全
師歷趙境聲王氏抗命之惡再鍛其武卒還復治青
鄆罪獲師道殘其家公北掠趙之要領拔徇其六州
東悉復齊魯十五州之地併其所治為州共一十有
七咸手挈以報天子其有功於唐甚大而讎於趙及
齊魯人甚深用事者闇不悟於幾徒趙之人請帥指
公帥之而又奪其綱紀之僕俾闔門就屠僕以死僕
射由苦塊起墨衰而從事枕戈待旦誓不與賊俱生
而魏吏黠者已深中趙之誘而復動其故迫於得
所欲而緩於報公遂至挾僕射援河北故事以帥為
僕射於死生之際少有所動而移其念於擇利則必
為之姑以應之而庶幾其乘隙伺間如李少誠所云
者乃悉其財帛予士卒上書一告天子慟哭於侍中之
靈抽刀剸膺蓋僕射之所不能報於力者雖亡而其所
可報於心者君與父也僕射雖已死趙誅雖靡然魏
人終不敢願為趙而竟唐之世猶能以覊縻之亦特
出其賦以討叛鎮至於宋而天子因德日以浹
又獲牧如寇如韓者撫之魏遂以首善聞諸郡蓋又

至於今而余之所覩義魏俗如鄭云者謂非侍中父子一洗其舊恃而振之以忠孝之力也耶鄭君謂魏俗固淳美然亦少椎不時以君臣父子之節撕警之則亦易志而侍中僕射於其節為最著魏既以二公故善其俗其德之也當無已乃即廢署徹其朽材棟壁而更新之加以丹堊顏其堂曰忠孝余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詞曰

旭輪兮太行下明河兮流漳滏而田兮從王烝而單兮以四匡師不勤兮仇予恒欲報兮欻為阻臣胡避兮殉君子胡惆兮從父曳虹旂兮堀煌發天兮兮上裘瘢而肝兮絲縫之使陽咸兮招筮之重銘兮委蛇從副乘兮役先馳帝大明兮澤注瀸將趙魏兮賚文執神怡怡兮享牷醴母撫劍兮東北睨條風兮甘雨惠我民兮以逮趙士赤幘兮有訟賚偷備兮悅有臨羨我俗兮為我禦祲千秋萬歲兮同此心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illegible]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卒扼　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參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跽不可刵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嘖嘖嗟歎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即位　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羣踣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䘏錄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藎今見賓興公其鄉人於　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闉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為金二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既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分守維藎同守通通守希仁維藎令遜以狀來請世貞以言以文羅揭之石世貞一歲州謂張公挺一旅[illegible]孤城遏十三萬之強

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為勳最大鐵公之守與拱
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雖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
之下然張公之所為殉者 高皇之天子而其所讐者
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虜矣而鐵公之節獨信
於 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
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事
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
鐵公之獲旌又我 雖新之役禎上之所諱闕而下
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是竊聞之
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

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
接鏃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狥桀以故其所感發振
勵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鐵公其尤者也而
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
高帝意行之於毋 晉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 明德邁唐殆萬萬矣今而
後謁二公之祠者為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為
紳衿裾則思其所立蔵 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
覩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
以不朽是恭攷與守丞倅令志哉因記其事而係之

銘詩曰
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
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詎是歆旌彼後夫
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為淮儲脊不磐胡虜
有烈司馬作齊巨壞洪流其陻致魄全天賓于帝所
恒為明神崇廟巍巍鼖鼓坎坎萬舞佌佌騶乱其鶯
綠虹屬蜺雙甄儷轄右嗃御霧雲之徒以逮萬春
若彼于安及齊汗騑毋汙尓輪靈之來格立髮[illegible]
合噫未伸靈既格我肯音芬削厲為祈豈我黍
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冊霞塵之並表崎峋
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涇令劉公生祠碑

劉公之去涇也蓋以給事御史選君去而涇之男女
耄倪驚相謂柰何奪我父母其搢紳先生亦謂劉公
特召誠寵異之然柰何奪我父母為當公行相率而
走數百里泣祖於江之采石即其地亭焉歸而其鄉
之人祠劉公者曰東茹麻曰北古樓曰南妙峰曰西
下坊凡四鄉之人祠劉公若一其邑入則以請於臺
御史報可則又以請於前太守王君廷幹記之則又
泗丞走千里納箴於不佞 佞負而請勸諸 先達劉

公復用卓異轉天官冢宰屬云而不俟意遂巡若有避也其男女耄倪曰吾不知冢宰屬何官姑以吾父母恩累下執事搢紳先生則曰冢宰屬鈞臣也得無以嫌避乎而以吾父母恩累下執事不俟蓋久之乃喟然而嘆曰太史公創傳循吏班氏嗣響有味乎言之彼其稱述平仲之善至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豈非以猍世故哉乃今幸生當之自失之耶夫劉公一令耳其容保教思幾使涇齊與於禮樂去而益思之不忘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俟又何嫌避也劉公者名世亨江西之臨川人也始涇得劉公屬

歲侵公不欲以善賦聞身請得當戶部勾校例被去林大中丞因民請而疏留之公乃序立條教衡比其俗輸為限役為等境宂賽禁苛取平亭其宜之它郡邑者勿過旁佚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教積貯諸開墾荒塞因山□澤聽自利毋禁婚喪會聚俗成則去其奢纖大度小索稍稍充盈公乃書曰民自是可教矣鄉有約約有長長有副高皇帝大訓而衍廣之章善用長癉杳用短月朔燕見諸生攷問德業鼓鐘間作聲詩繼之彬彬蹌蹌動止自規比邑方成若古遺風期月成公又曰耳目之

地得無有蠹吾治者乎斷華訟師攫剔蠹吏與胥徒凜若負霜大豪閉門屏息行公又曰四封之內得無有萑苻弄兵賊吾民者乎起自郵亭以至烽戍下令諸鄉鄉募武勇矯捷如格巨室主之擁要走險捷寨飛應寇至輒發發輒傳輒獲曾未何時亢絕亦白有虎負嵎莫之敢攖為文禱之頁子以奔虎患既息乃飭虎落以至儲水脊大儲堰脊水濡有衣袽綢繆牖戶民于劉公若在襁褓劉公于民慈母嚴師昔在召伯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流為美言播之聲詩而況於公肖之祀之匪直肖祀之思以永之伏臘蒸嘗報

成祈益子子孫孫是馮是依公人神哉於乎公人哉不俟乃胥其畧以授令令祝君而亂以歌曰琴高之山兮下有琴溪七音冷冷兮南薰閒吹白晝兮謳悲青衿兮前致辭疇食汝食兮衣汝衣蕙蓀芳兮蘭蓉湛酤兮膏脂公不來兮佇余思帝命真宰兮代斲之握人銓兮沛大澤公欲歸兮免非一涇民世兮不倍德將棄衣兮綏南國

房縣㶏澥堰斗門碑

房縣令宋衣上記都御史幕府言邑故房州遷人地四塞亡商賈之羨其民依樵采而食所出薄不足以

共以故恒苦饑而獨邑南有稻田數千畝號為肥饒其所受水出澗水巖灌溉以時則收倍它田而其地高下凡三陂中下陂以次而受上陂之水其上陂以次而制中下陂之命凡水見遏而不下則弗敢擅掌泄而他注之則弗敢擅而下陂亦時能稍發其防以使上中陂之立涸以故恒蓄爭其爭能互為害而不能自為利日者令以行部至田所具得其狀乃行屬鄉三老亭父某某諜督民之獲田利者以次受賦俾環陂而圩之毋使傍泄自上而中而下至縮斂之口甃石為斗門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為管七十餘上溢則板以障之下涸則啟以洩之凡為條石之以丈計者二千五百五十五為柱者一百十五為楷者十有五役工至三千三百三十而賦帑金僅六十餘因與守陂者約其下陂當受水而不予水者罰在上陂不當予水而輒啟水者罰在下陂其民皆稽顙嫌約束毋敢犯竊以為令遷徙無常久或忽忘之不以時飭治姦民起而偷一旦之憤破毀成業坐自失計而歸訾於上顧得幕府之一言勒石而樹之通衢以示永永鄰御史曰善乃為銘曰

周有稻人掌稼下地豬防溝遂以逌列澮楊芟作田畯勞成備雖此山邑罕覯其利引泒下輸建餅斯易此於桔槔厥逸疑倍門比三陂以時啟閉房南穰穰民靡虞歲吳戒來者毋怠成事

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宗君子相祠碑

往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躪福清遂以其動搖省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而故廣陵宗君子相以參議得西門西門最為省要害郭外之氓叟媼稚跳賊而求入者踵相屬也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毋內民內者坐軍令宗君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餧之賊且賊遠未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詰難難宗君則謂省無百日糧而聚若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宗君又謂吾赤子奚擇奈何逆拒其饑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為百日攻也於是大帥之難窮而宗君遂大開門縱其人諸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宗君度入且盡徐徐治守具而數出奇以創賊竟逡巡遁走於是宗君之聲稱冠諸道還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政竟用積勞病周歲卒常宗君之為參議副使而汀守徐君某以事趨幕府故善君因得從君游其游輒於西門內之烏石山山有薛老峰鄰

霄臺蟠桃塢之屬皆道錯深秀昔人之所謂以為靈
仙窟宅者宗君樂之間謂徐君曰天地大矣而有茲
山為茲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則又曰吾去吾
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
哉蓋宗君沒之十六年而為萬曆之丙子徐君自諭
起數遷而為其省之參政以至按察使嘗經行西門
咤歎曰此故宗君所入避兵吏民道也指謂其父老
若猶記宗使君否父老涕洟濡下曰微公言吾能忘
宗使君其為人長者稍出而謂郭外之民記宗使君
否則大戚中有號哭者曰微宗使君而不肉於島夷
者幾希且吾猶使君子也更問徐君宗使君不幸而
夭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使君所活詎止數萬人其
後何若徐君亦泣而不能荅以宗君之無子也則相
聚而泣其頴者曰吾聞之朱仲卿死而以桐鄉民愛
之故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桐鄉及死而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民果為仲卿立祠歲時祭不絕今宗使
君無子獨不能捐西郭之咫尺地以祀之而視其為
若敖氏之餒乎哉徐君乃曰毋庸也吾不忍以宗使
君故損汝曹橐乃捜贖鍰之羨與學憲祖百五十金
以為祠費行地而得烏石之址喜曰此故宗君所嘗

棲游地也其必食矣於是闔令甯先丞從周叟工既
為堂三楹墻繚之出石橋而門與西山對復得傍寺
僧之匿田供歲祀其民以時禱祈者勿禁徐君乃走
書及狀而屬世貞曰請假子之一言以示永永余謝
不敏則謂韓退之嘗誌柳柳州之墓而又記其羅池
廟以知柳州深也今吾輩辱宗君知亦為之一誌其
墓矣宗君文當不下柳州故嘗為要官而外除亦略
相同其還地之近與賜復之易宗君雖若少勝之乃
其年與其後不及也獨所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
重毋論宗君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不忘
與徐君之獨居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
食其土也已余文固不敢望退之其何能辭乃記其
事與徐君而復為槩章一以迎送神俾刻之石其辭
曰
築宮兮岑巒望烏石兮參差挂榕兮玫垣辟蕙兮繚
之蘋百馨兮廡門椒遊檍兮橋池黃流兮灌鬯實籩
兮肥錡琅紛紛兮若固靈何為兮延佇倘睍飾兮翦
舞靈徘徊兮心獨苦秋蘭兮紫莖椒清洌兮流素馨
靈倏然兮若來獨流眯兮友生風謖謖兮茄帶悅若
龍來兮靈之袂彷徉兮不得吐將所誠兮寔其會費猶兮

惝忘去惝悵兮日將暮金支煬兮迴照寬車轄兮澤
霧朝汎兮欣洽夕、、兮子戊靈之格兮群愉靈之逝
兮我憂吻滄海兮不波東金崎兮使安流憯莫憯兮
百年樂莫樂兮千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行狀一首

先考思質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之棄二孤也葢八年于今矣不肖兄弟恒怦怦營營焉懼懿德之日就泯一旦殞先朝露以爲終天痛而爲覆盆之未白燭不肖兄弟間欲有所銓述不敷言輙涕涔涔淫下且中咽也每舉筆不能終一赫蹏內惆然廢也今年春　天子御極霈發恩詔與天下更始不肖世貞廼敢昧死伏　闕白見冤狀下有司特賜洗雪還府君故官廼復敢與世懋稍稍撰次遺事行爲狀而以不朽之計徼惠于下執事無論不肖推不文即震裂荒迷中十不能舉一二以爲大愧然竊惟於先府君懿德有所不盡而無所溢美下不敢以私誣逝者而上不敢以私罔立言君子其幸垂覽焉府君諱某字民應其先世爲卽丘子諱覽即丘孫始興文獻公諱導遷江東至宋左司諫諱縉者仕高宗朝稱名臣以不能事秦檜中廢居分水爲分水人數傳而至元古川先生諱夢聲仕崑山州學

正家焉遂為崑山人已割崑山支地屬太倉復為太倉
太倉人古川之五世孫諱琳琳之子諱輅輅之子諱
偉曰質菴公舉進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封其
大父父官如之凡三為縣令一為御史再為按察副
使為左右布政使副都御史撫畿輔所至稱循良吏
民思之生特祠者一祠學宮者四沒而祠於鄉者一
志循吏者五志鄉賢者四質菴公凡三娶於陳氏其
繼贈孺人生都事君皆最後繼封淑人生府君質菴
公為副使於貴州業六十一矣而府君生府君既與
質菴公生俱丁卯而又少穎秀異凡兒質菴公愛而
奇之每曰兒異日當倍勝我其任南京兵部時府君
從故大司馬太原喬公時時過質菴公輒呼府君方
髫而姣好也儒安詳視若老成人喬公已心器之每
以駢語對輒益奇喬公大稱賞置府君膝指其坐曰
此兒異日坐也府君漸習服博士家言為文章峭健
有氣力十五而質菴公捐館府君崇毀過禮依都事
君居都事君故友弟然為人豪於聲色居恒張宴裸
奏伎府君如弗聞也者每讀書至夜分伊吾聲後曾
絲弗羅矣時府君方病消病可一載其讀書為文章
益自力而久之學益以宏博而湛邃於理旨十九出

應試州舉第一試提學御史復第一補州諸生明年
復在高等至嘉靖辛卯郡試為郡守故大司馬聶公
所賞試提學御史為御史白公泰浩所賞俱第一遂
薦應天鄉試明年壬辰會試以病弗任場事歸居二
年而陳太淑人疾病府君不脫衣冠而侍湯藥[illegible]
中裝走諸郡邑醫治弗効搏顙扣天請得以身代竟
弗効府君痛甚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其視含
殮棺槨靡所不誠信然不一襍浮屠及吳俗禮時人
翕然稱之明年當會試以喪不赴始府君與都事君
廢箸出僅田二千餘畝皆下瘠然有天幸恒歲而府
君曰請其養陳淑人若不為產者然以無妄費故
有所饒羨富畝益闢因時置廢而息之所受書田輕
予善價其善田日益未嘗歲歲役民錢流徙府君有
歷米數千悉假貧鄉里不計息而以其奇煮粥食餓
者所全活不可勝數戊戌會試其文奇甚不第歸而
名益著弟子從受經者衆辛丑遂舉進士隸事禮部
府君為歌詩雅有聲然意殊不自喜則取廷尉絜法
誦讀之曰是三尺人主所用以提衡天下者吾一旦
獲從事安能嘆暗睨猾吏面孔也是歲授行人司行
人又明年使淮藩行登極禮　王國所饋遺直百金

御不受滿三載考最授脩職郎乙巳都察院以闕御
史請詔獨選御史府君爲第二人得江西道尋監視
中城府君以素習繁法故吏不敢貨緣爲姦所理號
能持平士民安之
皇太子當出閤府君上疏列三事其一欲令師少之
官賜坐論道降次答揖于講讀諸臣特免叩首俾得
完養正氣從容講析不唯崇師重道有光令德使其
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不敢以一人肆於士大夫上
爲益不細其二引漢儒之言謂太子國儲軍撫師友
必天下英俊又爲天下立太子必宜用天下賢才欲
令九卿各舉所知賢者以備宮僚之選必容止方嚴
德行淳固經術精通聞見該博四事俱備廼爲無負
毋得仍用輕技爭進之徒以爲異日害其三謂
毅皇帝在東宮時劉瑾之徒以狗馬淫戲搖蕩
上心卒亂天下欲令內閣司禮擇選小心慎朴無他
腸者充六局丞郎之選其有作姦犯科簧鼓爲幻者
許三師糾察論罪無赦疏上中外韙之時中貴人宋
興者行萬金近倖及相嵩領東廠緹騎多從爪牙吏
虎而翼騎戲人府君列其狀論劾之興迫則復行二
萬金近倖及相嵩以號辨且辭相嵩爲擬旨不允辭

上亦微知興橫恣不宇罷之中外讙呼頌　上明聖
善納諫相嵩既以負中貴人興金又內慚府君譖爲
已不與者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璫二萬金耶其
目固眈眈府君矣無何以　九廟恩賞授階文林郎
予勅命出監河東鹽法府君第以嚴簡治曰吾力能
詰鈐多耳目使晉人言王使君然事貴有體吾不
欲役迺按權也至貪墨吏獨無所縱舍曰此吾職所
顓辦也居歲餘以疾告歸里里中兒有郡縣事以干
府君府君正色拒之然時取其枉抑無控者究曲爲
解說直之竟不使知也時世貞已舉進士府君貽書
誨諸謂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又明
年戊申府君病間復爲御史出按湖廣至則疏劾藩
岳郡守之貪不職者各一人罷之曰必及吾本而後
罷是民則何罪於是諸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其留
者惴惴相戒不敢爲非長沙以南多巨豪豪有暴橫
郡邑中家爲樓堞嘗自固者有用槊衞淫良家女
子者府君廉得其狀悉捕治杖殺之猾民重足立其
尤至風亡去他省守令端拱而治中貴人廖斌填承
天嘗陪前御史至戍繳列不可近然已憚府君風既
闔度當報謁則爲飯欲以嘗府君府君歠且爲飽餘

曰吾與貴人俱釋 上臣子治一方忍相厄耶貴人
所不魚肉吾民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
子魚肉吾民者不得不為民治之亦不以及貴人凡
吾有所栽終始全貴人名耳虜試悅而愈嚴府君戒
其下終府君任毋得犯前御史罪者好入人死死多
不蔽法府君所行部輒為平反甚衆楚人至今頌之
己酉監鄉試其程式文以雅純冠諸省諸生吳國倫
等九十餘人皆知名士後為京朝官甚衆庚戌
代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騎犯古北口時三輔自
己巳之難後可百年不被兵謂虜無何當自退府
君時以 萬壽節留京師獨憂之謂逆貞曰古北單
薄與虜共一墻耳吾所恃者京兵顧兵俱柔脆不習
戰虜朝闌入而夕馳於都門之外誰能禦之通州吾
咽喉也六師之儲聚焉此吾當為已守通州廼具其事
以聞且請速出禁兵屯南關而召文武廷臣討議戰
守長策而即日按部之通州勒吏士授兵登陴收諸
舟楫之在河東岸者通人心非府君輕甚畫然畏法
嚴矣故後幾治至夜半甫畢而虜騎已大入突至通
火竟夕紅燭天然竟不能渡河而西凡半月府君晝
夜不釋甲而治軍通以獲全 上時坐西齋宮契虜

憂之甚念無以先聞者獨府君疏而所使諜覘諸輔
城獨通州完又獨府君晝夜畢覘聞會相嵩及大宗
伯今元相徐公請見言邊事 上曰王某可一陞至
次日遂特擢府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通州
以東諸軍府君念 天子方旰食用邊事推不敢辭
而益治軍會虜退首上疏請發帑金下給事御史賑
諸中虜者報可時議欲增補京軍公獨請汰之謂國
家以有用養無用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得沿邊
數萬壯士又請於京城築外郭為居人儲胥廣置村
堡使民緩急得保聚無至餌賊設總督大臣轄薊遼
保定實其兵力以拱衛 神京通涿昌平密雲為四
重鎮鎮各置兵萬人得相救他如查華胄濫以足軍
用精選間諜以嚴預備覓假文法以懷邊將收募奇
勇以備選拜官諭威德以激士心咸鑿鑿破的議者
或難之後卒具覆次第如府君指府君請增築通州
二城城甚堅[illegible]城十三四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會
俺虜復欲大入犯 詔用府君言置總督為侍郎何
公棟而慮調諸邊兵數十萬駐近京為衛而以大帥
咸寧侯仇鸞總之與何公相表裏兵部擬當為督糧
餉者 上特用府君其守通如故俱然陳得年

上書董而性貪其所從卒於芻粟實利折價故盡欲
徵本色公移特軍興法恫喝府君冀以賄免府君歎
曰　上起用我廼不念國家大計而以賄免耶第若
為不悟者而身歷諸宿兵要害處皆為供芻粟即俟
變所繇驛與道至咸取給無悞府君復上言兵所過
計食廩備萬一大軍與虜角而所轉粟炒熟食甬道
通虜不易達大軍餓前角虜勢不能中分其兵以援
餉請預得損二千騎付臣因粮車為戰守可以無乏
與復報可俟發虜所以窘府君者窮稍稍息出益取
本折矣而竟以不便府君故虜亦不恒入議革通歸
歸餉事户部召還京府君治餉可一歲所用度支金
五十八萬有奇出納無絲毫盈其於俟[illegible]自公費兩
吳緣外不以一金為術壬子之春三月府君用保官
巡撫山東治務持大體不為一切苛煩而於法無所
縱舍吏民畏而愛之僅三月餘倭寇大入浙之台郡
縱殺掠而閩特亦作發　廷推府君復用原官提督
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漳泉地方亡何改巡視為
巡撫於閩浙諸亡命入倭者多以通中國為互市而
濱海居人多大猾陰內主之互市久不能無所負[illegible]
以戎仇隙相傷殺不已因緣而為鹵掠前是嘗[illegible]部

御史經理之頗有所誅戮坐以殘賊抵罪因罷不設
置後徵之益為寬姦人以相勾連併計亂益甚至是
廼用府君府君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又柔脆
不習戰兵所受　頭皆輕不足以將率士上疏請
假中從事淮浙俱得以便宜行事嚴按濟之律寬損傷
之條開招撫之令南則會二廣北則會江左諸鎮相
犄角為應援毋得秦越視而是時俞參將大猷湯參
將克寬俱武勇饒材畧府君壓巳而任之都指揮盧
鏜坐前都御史事尹獄以職累但繫獄府君惜其才
奏釋為別將時所募用狼土兵未至而括蒼郡邑惡
少年饒趫勇耐勞苦府君庶得其主名料為兵分署
諸將時時出牛酒金帛慰勞之至白金錦為府君死
而王直者最賊魁也與其黨徐學毛勳等據海之列
港衆巳鹹為水寨而築室於港上諸山時時出寄兵
未嘗我府君諜知之夜遣俞君為前鋒而以湯君繼
之縱火焚其室賊倉皇走向舟兵隨而擊大破賊盡
殲矣忽颶風發兵大壞亂賊廼得衆鬨走所鹵獲生
倭百四十三首百五十餘焚及溺死者又數百人軍
大振而府君所釋尹君者將閩兵繳歸倭於表頭北
茭諸洋鹵斬白餘級奪生口二百餘人從凡以捷聞

白金各一鎰文綺各二賊蕭顯尤兇狡率勁倭四百
餘屠吳郡之南沙遂逼松江而軍松江守來告急府
君慨然曰吾嚮所蹤陳犄角者非此耶衛卿盧君鏜
吾出汝死何以報我盧君踞曰請取賊蕭顯以報府
君壯之酌以卮酒悉選其麾下鋒畀盧倍道掩擊大
破之斬蕭顯餘衆潰入浙者俞君與諸將亡徼殺無
孑遺是役也越境而盡賊因以完雄郡又我兵與倭
角不利陸今陸角而利功甚大御史按江左者以聞
復賜白金一鎰文綺二府君行部視諸縣或木以或
城而庳且薄者計賊所繇道以緩急爲次第取城之

凡二十餘縣獨慈溪士大夫持不可府君强之不得
曰後而當思我言府君去浙一歲而慈溪破其殘澹
罷喪矣強就城且相詬曰若柰何不聽王公言城今
晚矣抗固爲會鎮倭所窺伺者而每府君出按部烽
火不時警守令悉皆集其男子登陴其女子以授餉
至暮不得者休府君還即罷之曰男歸而耕女歸而
撫吾在何恐爲闔城歡然如再生蓋府君討倭以遠
未至至而吾斥堠明無虞弗及柰何先敵而逆又困
也浙人初懾倭鬭聲至則掩耳走其所當衛所將校
皆紈袴兒惴惴相戒令以明法罪府君擇其中有志

吾技力者激之曰倭亦人耳若柰何見而走且若世
而世承平不復有分茅土衣紫帶玉者今庸知非天
欲富貴而華乎浙自是稍稍有戰將如鄒城劉堂縣
敖張四維夏光陳行健董杳遂北有功或鬬死以節
名府君復屬爲刺得沿海寧紹及閩大猾所素得內
主者悉繫之覆其家賊自是不復知我虛實與所從
入寇其餘皆在大海中亦無有以米粟火藥通者
往往食盡遁矣府君之撫浙閱可二歲功決三千餘
皆剸倭倭時有所陷壁寨隨而擊滅之計彼得不償
所失而我軍所俘殺亦過當然府君每當上功輒遜

避不自言而小夫刺則引以自咎曰爲人臣委質固
當爾也以或謂府君久次當遷不則亦量移易地府
君謝曰吾知有盡瘁而已且吾而易地誰當難者甲寅
秋七月虜入大同殺大將再殺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
議置代未決　上咨諭相嵩中外臣誰爲眞忠者相
嵩惶恐不知所以對　上曰吾能得之吾嚮所自拔
者王某耳相嵩頓首謝遂手勅吏部朕思大同撫臣
須得人王某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
軍務仍促之往毋候代故事唯置相用手勅蓋異數
也報至府君治一日裝即行浙吏民以繫萬計挽車

衆且哭曰公幸全活我柰何舍我去縣官遂不復東
南顧耶夾道擁至北新關車軛不得前府君亦為揮
涕曰縣官念南北等耳北事綏且來綏若矣久之延
得發道吳郡抵家百里而近府君使使酹於墓歔欷
歎曰 上恩重生不復得為親有獨柰何於是府君
行抵淮則從陸倍道度紫荊關胡騎時尚充斥府君
第遣兩偵卒先而身以單車馳之鎮鎮人饑新中虜
擁迎府君歡呼曰 上不忘吾爾遣所親信臣來吾
事濟矣府君至則上書具言歲侵與軍所以乏興狀
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報可府君與司農郎約

毋有乾沒以畀大帥約大帥毋有乾沒以畀裨帥約
裨帥以口率給吏士不者當用枉從事必文彈治之諸
受約人人恐而府君又間從間所取一封銜之以示
不測則盡人人大恐不敢私吏士獲全活者萬計而
會虜後入寇公與總督許公合宣府兵徼破之捕首
虜百餘函馬牛羊稱是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明年乙卯之三月薊遼總督蒲州楊公入為
兵部尚書廷臣以關請議推府君為貳 上卽用府
君進本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兼理糧
餉仍卽日之鎮大同極邊地寒其軍素稱僨然徼於

撫臣饒府君則列所當私入號為府羨者十餘倍
罷之以歸軍毫髮無所與府君之為大同才半歲而
其行吏士哭而挽留不得發者幾如浙且曰 上與
我公胡遽奪之吾自今色復菜矣府君既與楊公代
而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
喜峰冷口諸隘府君發兵拒走之延大集將佐講畫
戰守利害條上凡八事曰列戍守曰聽犄駐曰據險
要曰專責成曰明探報曰張兵聲曰恤主兵曰擇屬
夷俱報可府君以副帥吳珮二萬騎守冷口以遼東
帥殷尚質輔之為外援以大帥周益昌萬二千騎守

馬蘭谷以副帥龔業三萬三千騎守牆子至石塘崖
以副帥祝福四萬餘騎守渤海至鎮邊城大帥趙卿
繼之為內援以大帥李賢安騎萬人守紫荊倒馬諸
別將安騎二萬東西佐之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策
往奔命府君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
者移宣大兵為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
兵為外守彼此有分地無分民各以便宜為國而已
府君念朵顏諸夷名稱為外臣然往往為虜偵候勢
不宜迫之迫之則驅而與虜一厚之則彼益驕而扶
虜鳴我廼令撫巡兵備捐繒綺犀毗貝帶胡粉之屬

以切召諸羌妻子所以尉[illegible]其意良[illegible]
合蔚逵大帥出兵耀武其地[illegible]食卑不絕虜
稍稍悔息更為我用矣把都兒等既已不得志益叛
兵諸部牧近郊為耶謀益急而府君前所遣布勒兵
堅其壘不可犯九月虜悉衆也懷來川攻南塘兒墩
又攻黑衛峪已又攻大石崙府君督兵拒擊復走之
捷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予一子原衛
所千戶世襲府君辭不可遂巡自謂曰家世業儒父
子備朝列毋為後侯介士路也時真保河南山東諸
防秋皆騎兵無表府君謂守利步不利騎藉軍威用

弇州山人[illegible]

騎重而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奏裁馬六千餘
匹所減芻粟以萬計東虜先後寇遼左府君所發兵
敗之獲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百戶事聞賜
白金一鎰文綺二內召兵部尚書闕廷推府君副當
大許公　上雅欲用府君論相嵩首不如副相嵩意
有所屬擬[illegible]公長而綏事宜內府君據力衆勢宜
外遷已時大舉討倭寇府君發兵五千人從裨將尹
東衛將而南有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虜小王
子打來孫等犯一片石喜峰口諸處府君復督兵拒
走之賜白金一鎰文綺二表以擒獲叛逆楊如之明

年之三月虜闌入灤河諸地頗有所殺掠府君督兵
力戰走之詔切責李一官為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
如故前是楊公為政特府君所糾治諸將臣無不聽
凡府君所糾治或以善遷者即問府君所當代為誰
以前一日論罷次一日奏補即相嵩及其子世蕃有
所欲上下不及發類以是為恨許公代之一切取相
嵩指不復關府君府君居邑邑不自得曰吾所欲寄
死生於其人而不吾識可乎今楊公而用事吾為之
死可也今非吾力所任矣而會兵部員外郎楊君繼
盛以論劾相嵩父子為所陷抵罪府君聞之恨彈指

弇州山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出血不肯世貞又不幸嘗從楊君游頗為之經紀其
喪而鄉人客相嵩所者文致其狀嵩父子怒切齒丙
辰秋防功不錄與灤河之役責重亦坐此故也府君
既受命日夜拮据益治軍其分布大約視乙卯加密
而身與大將焦澤歐陽安等抽諸入援精騎駐要害
為聲援時虜西酋俺答把都兒辛愛十餘萬衆謀欲
犯古北馬蘭東酋打來孫倫眼他皮十餘萬衆謀欲
犯義院冷口諸鎮諜知明兵盛咸嗟嘖不敢先發灤
河之役虜雖有所剽掠其得不償失後復為窺伺計
食其馬羸雞畜過當殛稍稍逝　詔復府君原所令

官尋以遼左獲虜首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明年戊
午之二月復以遼左破虜功錄一子入胄監六月復
以遼左屬夷獲虜首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復
以遼左破虜功賜如之蓋府君於諸將中獨才故楊
都督照楊壯武饒智畧惠而好士然性剛多忤諸上
官諸上官人人弗悅也府君委曲為保持之得不敗
至遼帥楊時思自勵有以報府君而府君所下軍書
規畫調度咸中窾以是得盡力連破虜當是時遼[illegible]
重相嵩見府君連受賞益不懌愈欲危府君以明法
而是時諸邊臣治軍餉不無有所乾沒給事御史臨
當出覈相嵩私沾沾喜謂府君且當得罪矣而給事御
史至鉤出納籍簿米物議亡論於府君亡寧吏極推
為譖白首籌邊赤心報國相嵩廼陽驚曰吾其能爾
耶九月大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
鐵場以精騎七千犯界嶺坎墻且上裨帥崔桐拒擊
走之其別騎犯箭捍嶺裨帥佟登走之復合其騎犯
箭捍嶺以西大帥歐陽安馬芳等走之其奇兵數萬
騎入黑谷嶺中軍將張倫等破走之賊度明兵衆合
而堅不能以間進遂拔營遁府君擐甲嚴號令督諸
將逐之出塞廼返無所失亡是歲府君功最大竟以

刑尚書故格不錄[illegible]
鎮外捍虜內[illegible]備戍卒故數萬人而承平久多所
[illegible]庚戌變後虜日迫勢不能不多調各邊兵為
衛邊兵戍若調發日以減耗後先督撫諸公議練戍
卒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中[illegible]粟
稱是見以為名美而戍卒多選懦不習戰所勾募取
充數而已諸老將孰計之不敢任調發如故相嵩與
其子世蕃業得之冀以中府君而郎有某生[illegible]久嚴
素從倖臣文華[illegible]廼以謂相嵩相嵩復陽驚曰邊事
寧廼爾耶於是指授兵部疏令某生出按薊卒所以
不練狀而某生至則風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君指
耶府君唯唯既行駐昌平再書貽府君曰不佞將入
矣何辭以復相君府君曰吾業已失相指何復為且
某長者吾不敢以汙請竟不答而某生入為疏則盛
言戍卒當練不宜以調發疲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
相嵩當擬詔故盛其罪覓其罰要府君以後効府君
不敢辨為疏列十三事請以三歲為期曰添募游兵
曰近地探勾曰原籍清勾曰調取邊官曰安恤軍情
曰周濟糧餉曰軍器犒賞曰預備戰馬曰更選戰丁
曰撫夷支費曰責寔臣曰責將領曰修邊墻所以規

畫甚詳時左侍郎江公署兵部然府君言循例奏以
請相嵩覽之嘻曰昔何畧之又何詳也且君尚欲三
歲耶明年之二月虜犯遼左府君所部將懸大破之
獲首虜八百二十四級鹵馬牛羊兜器以千計故事
獲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大捷聞府君所
破獲踰當當封而世懋復舉進士相嵩益恨持府
君益急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
戍卒故復殺其二而虜把都兒辛愛數萬騎挾朵顏
酋影克哈孩為嚮道諜入報府君所遣諜多被殺廼
嚴勑諸將守要害而具疏以援兵請相嵩客疏謂府

君欲挾虜自重耗大司農金錢不可聽 上為心動
而無何虜竟東窺水淺突衝潘家口入掠府君率所
部萬餘騎直前拒虜數里而陣別遣大將馬芳等以
輕騎八千乘夜繞出賊前賊故習數侍我然莫知我
虛實稍斂其衆不敢散掠凡三日引去兵笔而掌之
擣首虜百事聞 上廼知府君前所請兵非得第停
祿為秋防筴而錄諸將歐陽安等下之微獄相嵩已
嗾御史論安等皆坐死欲以擠府君而見部將當從
守邊者刺知狀稍稍引避自遂府君笑之無可疑共
秋者益困不能舒而都御史鄢懋卿相嵩客也欲以

府君啖相嵩得為露情勢者曰相君實欲用君念遼
事重不復能困若以而不任且縱之歸耳府君謂鄢
同年生不肯我果請歸懋卿廼為屬草授御史
方輅輅嘗以邑令事府君雅不欲聽懋卿曰毋傷也
今相君欲逐王王自請歸是兩狥之也忽以草辭示
欲引其草捉御曰弗重 上弗聽也 上弗聽而王
弗得歸若錮侵於王而重失相君指也輅廼從受草
然府君廉無可蹤迹者第極言病悸不任事耳
上恩當賜既疏上相嵩為內主逮之下錦衣獄獄以
讞牘請相嵩子世蕃削所具府君功次上刑部尚書
鄭公惜之持不肯從重論再駁廼比守邊將帥守備
不設失陷城寨律至明年庚申之十月朔竟不免嗚
呼痛哉初府君就逮時二子獨世懋在而世貞為山
東按察副使自劾解印綬去與世懋謀為伏　闕請
代者府君力止之曰我於國家無少負 上幸念我
或庶幾忘之柰何復激之耶且嚴氏為穽深蹈其一
矣若兄弟柰何行復蹈也世貞等不得已則時時從
相嵩門蒲伏泣請解相嵩亦時時為護辭相寬戒以
毋激 上意亦無他第不欲遽釋弛邊臣心耳而遽
左駁功狀至相嵩陰擿削府君名兵部郎徐君學謨

後以續丘出相嵩同族之令追論府君徐望不從久之
移病歸相嵩既已而府君謀為下石誣切然愈益讒
秋世貞兄弟不知也嗚呼痛哉當府君在獄時謂二
子曰吾以御史遷侍御當為邊將所構死不死南與
倭當死不死北與虜數歲歲當死不死今廼死相嵩
手耶豈非命哉死等耳死虜為快然辱國吾寧自辱
耳日取周易尚書毛詩讀之欣欣若有得曰古之聖
賢處憂患而不失性情之正如此也雖一息存而志
不少懈文王之演易於羑里也其因末之逮也子路
之死也而結纓曾氏之死也而易簀庶幾余自勉哉
迨及禍神色揚揚如平時不少亂府君孝友天性質
庵公開八袠稱令善終府君猶以生晚不及共奉為
恨自號曰思質每語際淚人未嘗不泫然掩涕也事
其兄鄒平君及史氏姊恭甚而以弟滌取之府君
如外府也無進士而族有妬府君者造浮辭媒之至
非所忍聞府君以御史歸而會其人坐大獄窘君力
為脫之死人有用前事間者府君愀然曰吾多之曰三
世而上何人非一質庵公存義田千畝贍族久之而漸
廢府君方有戎事不暇及歲別捐米三百石以予貧
者而謂世貞兄弟必終質庵公志內外親待府君而
舉火者十餘人以歲時給米絹絮綿衾者又十餘
所稱貸不取息者又十餘人惇信扶義倜儻重然諾
急朋友之難甚於己一飯必報至仇隙不以挂胸臆
中坦易無城府嘗自謂生平事無不可對人言者其
居鄉好稱鄉後先稱許稱薦救歲卹侵及刑華長者
事其任官好稱節義慷慨意氣不倦而大要歸於
忠厚其於材好諸葛武侯范文正及近時王文成諸
公於詩好建安李杜文好司馬子長曾長沙蘇子瞻
封事好陸宣公而尤篤精於經術閣書一過目即成
誦於百家亡所不窺晚指畫山川險易籌兵餉歷
歷如觀馬上占奏草兩更朝房錄之指為痛然府君
不欲以才掩人即擧卒奏一策可用欣然讓之若己
出所歷官皆其職三為建拔一經略一提督三歷撫
一總督其所推轂皆至大夫遍天下所當斜卽時宰
以私衞之不為動其為總督時相嵩衡府君已見端
而會有若為堪大任者府君以前都御史次上吳公
之問曹公侍郎福山郭公名上曹公郭公俱坐得罪
相嵩感吳公亦以相嵩恨之故自免者也後三公相
繼起為當代名臣海內稱之至所拔將校遷大帥者
不衆府君故畏勤由祈而後軍事愈倥傯夜未嘗不

四鼓坐籌所以為日者其所某事待旦而行之役自
謂吾在獄身危矣而心以得安於辭色語完世一切
可欲無幾微纖芥則莊吾母郁恭人之以彬彬自肯也
旁絕媵姬與昔賢所稱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孌童之
牀者奚啻無愧色哉前府君逮而都御史徐姚翁公
謂世貞曰毋用為而父憂是當歸若獮矣不足費一
財不安苦一命若當無如終且壽也且今浙帥胡若
而憂而父耶世貞兄弟所以敬從自匿有生望者亦
侍府君仁幾得如翁公言耳而竟不免痛哉痛哉然
府君歿之一年而御史格得疾歸一夕自恨死兵部
[illegible]
郎徐君移書來言相嵩所以嗾之狀為文祭府君稱
府君武務而并嵩奸檜文具在又一年而侍御鄢君
論罷相嵩戍子世蕃孫鵠又二年而侍御林君按世
蕃反狀詔併之籍其家相嵩為編氓以死又一年而
都御史懋卿以嵩黨戍又一年而世貞上書具其事
今少師徐公以傳李公與諸公惝之下吏部太宰楊
公惝之為行大司寇報府君罪所坐枉大司馬報府
君功當錄楊公尤慎之行御史報具如大司寇大司
馬指迺以聞 詔曰王某准復原職嗚呼諸為姦謟
府君死者相繼敗而府君賴賴天子恩與諸宰輔大

臣之明以有今日令府君而在即不敢望支然雖然
公後得一援抱鼓生當自必有可以自效如孟明
魏尚者而已矣廼僅使世貞兄弟見之痛哉痛哉府
君生以正德丁卯五月四日歿以嘉靖庚申十月一
日得壽僅五十有四娶吾母郁氏故居士公遵女以
世貞主事洊考從府君贈都御史封為恭人生二子
即世貞娶魏氏封安人世懋娶章氏一女嫁太學生
張希九從府君京師故痾療歸府君恙篤不勝死二
孫士騏為世貞出聘沈氏士騄為世懋出王孫女長
適鄉貢士華叔陽早歿次適朱杰又次許聘華之
[illegible]
為世貞出二尚幼為世懋出有奏議二十卷詩文一
卷藏於家世貞等將以明年己巳之十一月初九日
奉府君葬於項涇之陽而謹泣血具狀如左惟明公
哀而裹之一言日歿者得稱為先君子骨且不朽存者
惟世貞等得為人子亦且不朽不勝懇切惶恐之至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行狀一首

楊忠愍公行狀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數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内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又三世為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為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此且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妬日役公於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甲從學兄以若幼何學公艴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逋吏公遂往代逮更至十三而從　為舉子業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目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逃屋行且溫誦日所聽令膠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善兜僧某則為之親嘗食事問所當調劑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公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損貲為省貲不可則東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餼著居曰毋溷乃公為也公游太學再試皆首為名高故薦紳大夫爭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大率林歲公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來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曾為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僕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公貲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徙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為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

公牧游郎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
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
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
諸郡邑吏入肆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奸乃為嚴登籍
定序先後并肖其精誰何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
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
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為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
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說乃謂韓公曰樂儘於理而
用於聲者也有其聲而後有其器理所寄也乃講洞
竹絲漆弓製管和矣已裂琴已函若簫笙塤篪之類
斲山人斲[illegible]
諸而合奏之若一以嘗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
雖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
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寢食廢寢者三日夢大舜坐
授公以金錘使之鑿而謂之曰此黃鍾也公醒而汗
[illegible]從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
二管成編公樂甚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
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于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
不止以書予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
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備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
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學者

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尚丘中誘
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虜大舉蹈京師而南南
中議發兵入援嘆曰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即無
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虜退之明年公滿
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廡且之
淵久之登泰山絕頂望岱氣慨然嘆天難之不盡益
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低吏部南以兵部
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眷倖
兵政　天子虛己聽之而侯驕騎且內畏虜虜請於
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
[illegible]
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
親別名也虜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
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一矣徃北伐之詔下天下驩
然知　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
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　天朝堂堂而下
與犬羊互市冠屨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矣
天下豪傑已役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
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懸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
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
鎮卒不輸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

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句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莽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懾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聊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巳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没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乃爲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嫁諉他部我既無所摘問之未

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千之後虜馬必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内寬吾以脩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脩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馬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巳彼且

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凡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詳夫敵加於巳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内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　陛下主其事者盖其人内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懾虜之重勢内迫國家之深恩則罔俾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懾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

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整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　陛下勒燕然之銘懸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　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悅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察疏云云　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詔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役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謁竟

莫弟僥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掾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所恨見公晚而公損俸祿益之東督買東山超然臺故址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祔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尤與公召而約束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秀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洒者伏粮得三十石而市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粮予之乃倣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公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滕譜矣邑故有煤山生齒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齒諭之戒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特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即御史吾且待訴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為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公之為典史狄道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屢受賊約入寇侯然為奸狀至族

公言大儆　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嚴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矣以不得立貴之為悵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　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　上方怒諸給事所行道公已抵闕門矣遂出更十五日而齋宿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于死　陛下特覺其詐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

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
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錬王宗茂等常劾之
矣然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
之姦詐又善為擬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
位至今乃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恣其彌縫幸
於得 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
幸賴 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
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
孰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

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
過于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
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
之心亦恐怠且孫矣不意 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
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
也臣故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 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
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
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今嵩為輔臣儼然
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
覆先面白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
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及至
失事又歸罪于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
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
有 陛下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
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
髮踰僭嵩 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 陛下用
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

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嵩即謂
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
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意 陛下之明斷乃
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 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
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
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尚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口 上故無

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
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陛下
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
果若此乎此掩　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
令嵩票本盡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
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
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
然已知　天語既下前講者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
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即使所
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

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
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
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
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
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壟斷
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還伊表姪歐陽必進
為總督相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為巡
按則姦比黨謀張為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
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
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功

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
鵠皆世蕃奏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
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
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
掌後府黃如桂得躐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
私黨此偏既作欲效成風將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
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將應奎等
貪冒科道劾之在嵩之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
劾嵩積威足以鉗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

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
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戰歿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
必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貪帥以寄干城而世蕃
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鸞為大將又經鸞冒哈舟
兒軍功世蕃亦指以陞僉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為
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
默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
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　陛下之
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
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

一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無所兵決戰其盟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

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遍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倚敢肆其報復之私則　內之侍從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遍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持

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操于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賂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刻剝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偏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優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矣失天下之

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慇懃者雖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

而若不知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嘗
陛下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
恠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
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
伺察　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　陛下一言一動無
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
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
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
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
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

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
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
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
展轉遮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
也嵩既內外彌縫尚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
嵩則令世蕃將厰衛官籠絡拍結姻親夫既與之親
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
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
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
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厰衛既

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
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
事御史之列若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凡自門下者
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
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為嵩使令至
五六年無所序匀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
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陛下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
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
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

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
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
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
得早為之斥逐遠[illegible]婚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
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
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陛下之
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
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
割愛一賊臣假[illegible]以嵩為蒼生之[illegible]庶乎臣前諫阻馬
市謫官遠方杜逐[illegible]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

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卒復今旨俾將一月臣䌷至愚
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復危言隃切
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 陛下以
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
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
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
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
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
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
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

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
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
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難焉 上恚公遂而
相嵩方以他事得 上意搆公復下 詔獄詰公何
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惡且王家事集
豈不憂為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
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為卻之第
飲一巵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
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瓷盌手破諸腐肉血稍稍
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惟以人臣

一介仍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待獄論矣佐
事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詰
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
僇之耶將柰國體何是時海內上大夫陰傳錄公疏
至爭為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
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衢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
或謂中貴人是不齮齕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
得見之幸也即齮齕固當而又竊指公二木歎曰柰
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 上意且惜公欲免之
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

免司業王先生子難謁相嵩請曰公不惡萬世耶相
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王先生復前說曰卜之
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鄉胡恭鄢懋卿曰不可
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首頷之巳史官
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朔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
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為詩二章其一
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
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
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
嵩姦狀大露 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

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
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
年而　天子崩遺詔褒録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
首贈太常少卿賜録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
瓚言賜公謚謚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
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為揚公者足矣當公
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
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
先帝之怒公至僇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
嵩之奸於後天下知
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䘏公而不知其陰體
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
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九月晦春秋四十配
張夫人胡村處士梁女婉娩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
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娶訓導李君某
女次應箕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盖為兵部時聞
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
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悔愧然下汗耶
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著年
譜徒步氷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歿翻者

實榮莫盛焉而未有志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湖華亭
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為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
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盖忠愍之沒相嵩實
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
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即死且不瞑既而
王君以書來曰子為狀而乞志銘於鉅公大皆忠愍
公意也不佞不獲已為著狀而淚涔涔流弗已至於
序録公罹難事則大慟幾絕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
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幽史記之不
佞故直書其文而稍示其得渴者如右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行狀五首

明故工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承庵胡公行狀

徽有工部尚書胡公者諱松字茂卿別號承庵其郡之績溪人也先世自吳興而徙六世祖桂林府恭孝原傳容縣令士俊士俊傳景和景和傳庸庸傳有明有明傳淳俱負隱德蓋至有明而以公贈至淳而以

公封皆雲南參政有明娶於馮淳娶於方贈封皆淑人則公之祖母及母也公少長美風神善舉止其出入人固目屬之矣為邑諸生已偕文江從於西樂應天試其明年己丑成進士授東昌推官亡何御史按嘉興府顧守訊獄因大小云何守錯愕不知所對公從旁代對甚悉御史大奇之曰推受事未渠旬也而乃能爾耶奏最浙東西牒也自是有所按部輒挾公往而公以平反無害能佐御史威然稱召入拜江西道御史嘗疏論臨清至居庸中貴縱緹帥寧不當以便侔牟民利不報出按山東益矯矯持風裁畢吏咸

皇風解印綬去而會有所不可移疾還里至肅皇帝之六年病良已復除浙江道王太原某者材臣也而倹故嘗比倖將彬以掌抨戍矣時楊文忠建和寧嘗當國而會桂文襄以言禮驟貴惡楊文忠而善太原假邊事爲之遷陝帥公極疏論太原併侵桂忤旨下遷廬州府推官時桂方貴倨甚御史程啓充周在至以論解公得杖北關下而太原要遴繼桂拜太宰人或謂公且無性公曰逐臣敢後計耶乘車趣之任有守瑞搖民為枝園者公奪之民瑞戒是殘項推不難宰臣而難我避避之耳尋量移同知廣信府未

上進福建按察僉事泉庫失千金捕守者獄甚迫公獄疑之曰守者僕行子耳且歲百金卑練安所取匿窮詰之則諸倖與吏為奸遂論如法永春吏奉逮嶺寇者道山鄉鄉人驚相拒即繼擊捕得四十餘不以為其冤具誣服公察其冤釋之衆大悅服尋即其地分守爲布政司參議衆故有院以居為勞者其地重數家幾得之請於上移院城外邑公獨持不可口縣官念此曹且死不原之卒移島絕遠立覺為人臣不能明上生德何忍遂寢亡何以河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公爲大名益有聲遂進雲南右參政會以　國

屢被錫賚儀賜貴州按察使貴筲安萬銓有所任易
棐者虎而翼御史屬萬銓從子仁為致棐仁即稱病
公移書諭之仁來見御史下仁獄衆閧擁仁去洶
洶且亂公重移書仁言利害甚切仁乃請罪縛棐自
效事得解進廣東右布政使轉左以母憂歸服除仍
故官屢歲復用公筴全活老弱萬計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督理河道再以故官總督漕運兼撫江北公
之為河道也前使屠者以河決議開趙皮寨支河殺
水勢公謂開趙皮不如孫家渡近有費可十倍屠時
佐司寇力阻之而其曹滑時以淮浙城據河衝時時

潰阪窠公謂河不易抗宜徙而疏入海亦以遷去然
果然代公者從先卒用公議以濬公所創轉漕法
洗清江浦一帶高者為埭又嘗疏瀧河安東陽二壘
守鳳陽守行乎金中貴人居閒帚願也公之入為戸
部右侍郎從左及提督太倉俱未暮遂拜工部尚書
相嚴方重用事而伊王恣欲拓其洛陽邸計直且十
萬金以十二賕嚴嵩許之矣公疏謂非祖宗制且時
詘勿許使相嚴意不懌然卒無以奪也時虜大入寇
而成寧侯鸞以邊衆入衛得幸欲悉移其衆京師移
武庫仗于營以便給調公謂邊兵外也而內武庫仗

內也而外甚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執弗許公
僉部事日益棘而二憾無已時禍且叵測惴惴成疾
時對客立忽仆乃上疏乞骸骨詔許之公歸疾漸損
而封恭政公尚無恙公以歲時置酒會父宗舊奉觴
上壽恭政公歿而父執禮悲慕如少孺也友愛其弟
栢痛不及公歸而逝語次輒嗚咽不自禁所循撫眞
猶子矣嘗日病其族食指衆而室隘不能遷先損地為
樓六楹合族之主而叙居之曰禮可以義起也公既
家居久而臺察守相干旄相屬公不復及私第默為
德於鄉而已都御史周公如斗御史劉君世曾嘗疏

公齒德乞存問報聞公恂恂恭謹退然出入時徒步
遇孫子與顏敬禮即田父屢更搜巖叢物而縷縷
語不休也少為詩與遊歷城貢方叔陽豪偶和在伯
仲間行草流俊有法然務以自愉志而已不欲存縉
紳間葬公以弘治三年閏九月十四日生以隆慶六
年七月二十有七日卒春秋八十有三嘗以恩廕
廕恩進階當得一品配汪氏封淑人先公卒側室安
氏程氏有丈夫子三長廷烈太學生娶於程亦先卒
次廷休太學生娶於周皆淑人出也次廷熙娶於汪
安出也女一適許案孫男十人[illegible]壁坦[illegible]陛埜

某某孫女六人遂然將舉公葬而屬同邑戴君傳略
次其事來徵狀於不佞曰先公志也夫先公固知世
有執事文矣不佞嘗也庶時嘗望見公顏色朝行中
已又一接公緒論以為恭儉博飭君子也虜大入公
御將相腰糗繕而曰戍務即役命遂志無論此者公
逡巡而陳乞骸之跡不自虜作鐵肉迫於相嚴外迫
於佞繫而計無所之公固無罪力也　天子方按朔
籍而責九卿怠緩之罪非死而從弔獨覓然繩公以
其官歸知公無匿情也公歸二十餘載而用壽考功
名終當時所謂公卿將相毋論若偶世即虜亦再納

欽賀子矣戴君又言公治河所部濟而濟有夏相父
祠夏以屬公徉若弗聞也者夫公一論劾太宰再左
權相抑悍于沂偉伏幾身殉若數矣而卒不廢此豈
亦天幸哉不佞竊負知公故不辭廷然而為狀以俟
太史之釆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虛齋王公行
狀

王公諱積字子崇其先為揚之儀真人有諱思保者
高皇帝時從軍轉從太倉衛因遂為太倉人思保子
貞貞子海海子原俱不仕原子成即封武選主事公
也武選公娶於蕭而生公少穎敏天植純篤既長益
自刻苦讀居恒達丙夜冬則擁被膝坐夏置兩足木
甕中避蚊蚋時陸先生安甫者知名士也見公文而
歎息曰必遂之必為國器而公既出試輒不利於有
司久之始以諸生選應天薦為正德己卯明年復會
試特　天子方南狩待次復久之明年為辛巳賜對
甲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以
先帝登極恩封公父如其官母蕭為安人而公竟以
二親不使養乞南得禮部主客司主事至則迎武選
公蕭太安人以養時時備珍甘奉武選公鍾山大江

間武選公故以老強起為歎已而疾日甚于公尋遷
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進武庫司署郎中滿六載
實授武庫故所隸風馬船千餘艘以備上供物郊廟
香幣軍需甲仗者分屬諸衛每一船撥弁責衛校士
自補破產者相望至自雖經溺水以徇其年二萬餘
散攤諸郡縣吏因緣為隱匿至者僅六千人船日以
減耗公既任武庫久熟計利弊十餘事上之部為言
於朝始以武庫餘羨水衡錢治船不以累衛校士而
自緣所隱匿長年悉出為官用著為令嘉靖己丑遷
廣東布政司左參議治振備公念廣備災未有定乃

役考利獘十二事一曰時會派二曰道撥運三曰給戶由四曰定本折五曰處廒整六曰設部運七曰定腳價八曰謹收支九曰嚴屯課十曰議儲蓄十一曰處虛糧十二曰處寺山上撫按行之廣民稱便稍稍蘇矣而公所部新寧新會恩平盜積為剽刼十餘年不已守令噤不敢言兵盜盜熾公奮然請得身當之而總督林公富亦才公悉以兵事委焉公條議賊有當剿者四有可破者六林公報可與公謀以十月發諸道師嶺西師自恩平蜆岡入嶺南師自龍眠入冊師自龍學水入合擊大破之鹵獲以千計盜遂平撫

按議首上公功公逡巡避弗敢當徙賜文綺一金十兩辛卯入賀　萬壽還省武選公以太安人公念二尊人益以老擬請急得扶侍而為武選公所尼乃留其婦陳安人養居無何太安人竟卒公獨身跳而奔喪晝夜哭泣日盡廷服且除武選公病痿公手調湯藥旦夕侍左右因上章乞致仕不報至丙申武選公復卒公哀毀蓋有加喪葬傳禮戊戌服除補吏部選鄉人有當國者意公往或私之公謝弗肯往歲餘不調至鬻衣自給乃上章乞休吏部憫而除公陝西左參議公所治平凉平凉為韓國宗屬數百千人戚

倚府縣官不時給則聚而譟前治平涼者多轉徙他郡避之公獨不可為委曲計處廩之且徧韓王感紿東其宗屬曰若曹慎聽王參議吾安所得食耶公嘗謁召伯祠祠故有泉久涸公入拜而泉復泱人異之庚子遷貴州按察副使治威清威清為故鬼方地其人獷悍公推誠韓術而行嘗捕得其劇盜張勝俞聊等小賊則擇取其子弟資異者教之自是科第比比歲與滇粵均癸卯監其省試甫畢而遷湖廣右參政時方有苗難進僉萬公鏜起家為都御史討之聞公遷喜顧其屬曰賊不足平矣因促會公謀賊有

臘塔山國番最衝而堅衆議亟攻之公獨謂攻四國首計第賊方欲以堅老我不若以輕兵綴國而別選精銳從間道破其餘巢餘巢破同膽奪矣兵法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是也萬公曰善遂如公言進師而會柄臣有脩貴者御史隙者摘武錄中誤株累公謫兩浙轉運副使萬公上疏力留公不報然竟用平苗功賜金一十五兩公之副轉運有藩臬尊官未嘗且不憚而公益安之居歲餘遂為本省按察僉事明年為按察副使又明年為福建右參政都御史朱公紈方議防倭寇下諸道議兵食久未報公至勾稽牘適

數所以條對甚詳在素賢公至是乃上疏
自代且引宋蘇軾言必代已有賢者而後可以死
論者斬倭功賜金十兩已而進山東按察使遷為右
布政使尋入閩為左所至有治行庚戌遂進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京輔新中虜而山東為
左臂調發圖倍嚴恒日公夙夜謀所以善後若曰飭
軍務處糧餉備災荒議保甲革冗員薦逆才疏凡十
餘上廷議倚為重明秋有虜警公勒勁騎振甲尉臨
清以俟報會虜退乃已公之為山東務持大體不為
一切苛煩責小辦治而吏民畏懷之若一壬子　天

子念公賢特為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便公而公久
勞苦兵事目瞆青乃上疏乞骸骨辭懇甚吏部具公
政術而為言所以欲歸狀乃得致仕公歸杜門不復
與時事海內士大夫日冀公復起而公青盍甚竟坐
廢公雖以青廢然歲時行圃具酒食聚親族談說鄉
里事以為樂間召所厚故人雍容杯勺論文義竟日
不倦如是者十六年而卒公為人恂恂長者遇大事
片言立決即之溫然襲人和而中耿介非其義毫髮
不可干其游宦時多從故魏恭簡公呂文簡公鄒文
莊公游其講究道術甚悉然不欲以名於人所致歷

仕政績甚偉聞之絕不肯道居官三十載被服衣
素若儒生不為家而姊弟多霑澤者位三品京朝官
以齒德尊世而侍里人子童孺均於嚴為文章典雅
有度博識故典驟而遇之若空空然於鄉黨宛抑時
有排解鬪之絕不令知所自予曰吾夫先生意不可
一世士顧獨善公且嚴重之曰子當吾所不能望也
嗚呼公真所謂鄉先生沒而可以祭於社者矣公生
以弘治辛以隆慶元年丁卯八月某日春秋七十有
六娶耶陳安人有女德花事公終始先三年卒詳見
陸光祿先生誌中子懋學懋良諸孫某某公官三品

於法當賜祭及葬而懋學等奉遺命未敢請將以某
月某日窆於新阡而屬王君從寧來公略屬世貞不
佞以且娛於公無能為重竊念先司馬撫山東時嘗
與公代偕北見文後公里閈間嘗習公以為厭幾
愧太任有道之風故不辭而為之狀至所以不朽公
於幽而勸天下於明者則有邦之士大夫與立言君
子在不佞何敢干之謹狀

錦衣衛行右所[illegible]行狀

君諱仁懋字君寶　吾太倉人有支族於魏隷籍
錦衣衛家京師其衛以初名賀後更今名君年十二

而王父宗尚因雄家訟得疾殤兄弟弱不任門外政有悍僕乘叛去君前於族浰奴指句抵擊之且死而後逐之家近六公市市人改火君不為禮君不懌歸市自是絕跡矣既冠乃謂其兄弟曰吾九人之大故也以訟吾不可以不自其雄業以解欲中止君不可竟勝之而後歸奚也然自是日益貧君一旦慨然歎曰丈夫安得終齷齪由畝以畜特犢柴東荷一具鋤埋七尺耶獨身之京師叩公車門上書請備益東南海戍廣斥堠為腹心保障不報當是時海固無警而易君亡且以為狂君自是久困公車間然稍頡頏見其

畚伍鉤鉅之技而中貴人司大官水衡者聘君往以為司計君鉤覈出入數塞其旁漏卮而稍寬其內公私盡裕中貴人善之著為絜式嘗從

先帝幸承天用供億亡害賚白金還往來傳君尋條其後謝去更籍太醫有冠服矣買大第長安里日過從賢士大夫盛市牛酒為歡一時翕然稱之謂有陳遵鄭當時風而所幸愛故人衣食其家若歸者數年廢著轉徙君逾於舊然所幸愛故人過從士大夫交口與之君名日以盛陸太保炳者督錦衣緹騎初亦有所疑數問君久更以為賢撥之幕俾充緹騎伍已

領鉤察當是時太保貴倨甚而緹騎橫所察其人非死即家立破而身貴緣從恣姦利更籍以取功名至得帥君獨持大體務為寬平長者數數戒其下慎之毋令西曹郎吏腹誹我錦衣一片地有天無日也而太保心愧之乃更稍君勞試百戶矣會倭寇起東南亡所不蹋君昔言頗以雄而其於邊事益習氣益發訏深諾不諱先後輔相徐公李公及今高公張公奇其才以語楊大司馬而撤之邊佐總督籌畫時虜是益從近塞所招納亡叛以十萬計號為陜升其壯者勒習騎射度入寇輒用以嚮導餘卒耕蓄自給稍稍

收其羨以賂虜益富強而中國自鎮城外輒棄為甌脫不復墾旦夕仰度支芻菜稍不繼即坐楇君殊恨之乃行求近地稍腴而易自保者召丁壯田之盡蠲其家賦以先牛具穀種居二歲所收菽逾於出旁產益拓君又募死士給以衣甲善馬使詗伺虜他出即掩其穹廬囚子女或盜其橐駝騊駼百十群以歸久之虜情益得君歎曰是陜升可誘而致也令縣官畢我力我能使陜升挾其虜酋來即不可而能使陜升自疑虜亦疑陜升上下交疑而我乘其間功可全有也為計亡之大帥及問盡虜中形勢與防禦攻取之

法甚詳所以用其笑或不盡所用之或不必歸而屬
中人憐君閒來歸者比比大將第其功者一賜白金
子百戶實級錦衣朱太保推轂君協理丙司房日益
貴重用事而君且病矣君之得隸錦衣幕也蓋多先
御史大夫公力云而先大夫之軼蒯瀆也遼東病餓
人相食君時有行役杖馬箠叩門請行適登萊餉先
大夫大悅收君策而禮之又時時資其家迨先大夫
罹謗傅爰書君歲時索傴銳意居間請救百方不已
也居平慷慨語不肯曰人生旦暮死耳即死得見下
一言曰故義士楊君侍足矣蓋又數年而不肯字雄

白獲起將趙魏間抵君書曰得無有意乎楊君將我
君業卧床第報曰吾雖病小緩之更一二歲可傳也
蓋君陰已得虜欵謂陝升且有緩廢幾如卿者策有
功名也而君病益甚亡何卒君卒之二載而虜酋縛
陝升之鬼十餘來欵塞賜封如呼韓邪故事 天子
所以冊拜將相大臣典物極厚然亡能名楊君策者
嗟哉君為人高鼻深目而骨隆隆起強力自給見諸
一義事肩端搦搦色喜也遇人有緩急即投袂而應
之雖中夜扣門亡不立應也即以豈日突烟冷計無
所之而方夜宴客且滿坐十人姉袢珥衫袂歲朝在

酒家所不恒歸橐故楊太常仲芳當伏法哭之市又
嘗經紀沈光祿子剛喪其二家子弟相通問如骨肉
君之北上也則墓隧毀矣五服之內無辭裝者迨其
貴而歸餘來高大其墓立戟斥置旁墓田丙舍為蒸
嘗資以其餘穀贍貧族歲為常君歿而不能具棺歛
諸與君善者為淵覽也可謂節俠沾沾自信者矣君
享年六十始娶陳氏有一女適姚李繼蘇氏有一子
文淵慷慨善騎射亦隸錦衣領緹騎伍娶倪氏女一
適劉思廉蓋君歿之二年而文淵以狀請文淵所為
狀請者謂不肖知君深將徼惠於鉅公賢大夫以不

朽君於異日不肖有成言矣其為死者請則傳之為
生者請則狀之唯鉅公賢大夫擇焉以使不肖有辭
地下謹狀

太學生金君三圉行狀

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此乎鄙人言之也
夫計然白圭之流業已試其術於國歸而復用之於
家度無論烏倮程卓已其人或為累鉅大莫雅非疑
疑儞伍也彼其才有所伸而其志亦更有所托然至
誰取上道潤色文雅參交竟千載無見焉何哉王生
生曰余不又而金君又顧君之遊集然吳生所次

未嘗不三歎也盖君為諸生入太學習制科業且就
巳棄去弗顧曰吾安能旦夕拮据鉛槧也歸從其父
雪峰公商大江北監臨淮往來淮揚間君於利不
為乾沒苟取其審輕重察贏縮如千鈞之弩不輕發發必
破的諮遣善任使大小中器以故揮霍千金立去來
無閡君雖匿跡賈圻至與其大人長者游而又好為
詩其詩即社中稱名家者不能有所加君詩日益賈
有聲郡邑守令時時造請君君意殊不自得曰即不
肖柰何以郡邑守令重乎始雪峰公罪君而毋劉孝
育於嫡母汪君撫不及劉時時獨飲泣枕席間為清

旦夕奉雪峰公及劉極孝備嘗汪卒工為圖其像不
得狀而思儀若有見者下筆而汪之像儼然雪峰公
亦繼卒君哭毀甚治喪喪事且數千兩芝生墓者再
鄉人豔稱之曰其堂曰孝芝云君既已畢喪則復之
淮陰賈人所置酒與昆弟高會發粟出粟直數千金畀
之還休寧有四男子俾俱受經生經鄉里問風君曰
公家幸富柰何不使一郎君學吾者而人棄之儒君咲
曰諸兒能儒者吾不肯矣即勸君胡弗仕君曰吾寧
商而儒今仕商也吾弗敢為也君素強無疾夏有疾
遂不起凡卒緩緩作後事不爽也君諱珊字伯獻別

號三岡其先宋司農公葵世居休寧之中市渭上
有仲善公者以文安害為郡獄掾郡有疑獄株累及眾
仲善公故辨脫以身抵戍伍所全活數百人人祝
仲善公有後大父萬全公負隱德父即雪峰公諱顯
耀者也娶夏氏生四子伯鉉娶福建布政司參議黃
福女次仲鎣娶吳珙女俱庠生次叔鑒娶吳綱女次
季鈺太學生娶浙江按察司副使邵齡女女三人長
適葉津次適汪進次適吳成周孫男三人長濤聘黃
舜舉女次淦未聘次洵聘太學生汪良舉女孫女四
長許聘汪奎子次許聘何元象子次許聘太學生汪

應利子次許聘黃作子若生以己巳十一月二十八
日卒以甲子六月二日享年五十有六伯鉉等將以
乙丑某月日葬於某山以書介吳上舍於余請曰先
生今中郎吏部也即季次原憲身何致金石何所賴
先生為先生其卒狀之死且不朽余哀而許焉問誰
當銘曰將走闕請今中丞汪公嗚呼若四子者可謂
能善用孝矣

顧母杜孺人行狀

顧太孺人者杜氏杜之先與顧俱以醫稱吳中其業
至一下而顧特多顯徵為侍醫孺人父曰恆云世公甚

人長桀流也雅已異顧蕨庵公而蕨庵公益寄奕於
葉殘業聞孺人賢委禽焉太孺人之事蕨庵公恭甚
其撫葉所遺孤而字之也如已出蕨庵公故饒財然
宕而重去其鄉僅以貲受七品階而多從詩酒人放
浪山水間孺人日夜飭治廚傳精餚醴以待即客非
時至取咄嗟辦無爽蕨庵公繼毋宋尚無恙性嚴必
可乃獨安孺人久之蕨庵公病捐館孺人有二子曰
亨曰奕俱幼孺人啼而治喪事指二子曰吾不即從
若父地下豈難死矣然付是家耕耨孺人乃廢著
轉佐其兄家紡績洗佐二子讀夜分燈熒然時好為

約曰吾女紅孰與而書誦多也以故二子俱業成從
有司不利亨乃改習書奕錄先人醫先後徵數還京
直文華殿為太常丞奕御醫二子之以祿養孺人者
亨二十年奕三十年孺人前六十時二子固已走故
張文敏顧文康許文簡張文隱尚書秦端敏諸名公
文觴孺人至九十乃獨奕在然諸名公則益慕異之
今太師嚴公太傅徐公太保李公相與為詩文辭甚
至奕宷室燕京里中奉孺人也太傅公扁其軒曰人
瑞為之記大指以　上治化亨洪和氣薄海內孺人
毋不問更相瑞如此縉紳公得太傅公言愈益慕

異孺人矣孺人中多疾嘗四不起可二歲晚而安奕
稜髮書白已一二黑齒有更生者忽坐語奕婦曰而
夫雖七月生日者言當貴吾謂即長大足矣乃今竟
遂驗耶吾一再病不支而夫日夜禱請代令我忘困
亨沒而夫含辛而強笑令我忘哀吾不能甘糲糒而
夫益斥置餚精柔脆輕靡溫麗之食服令我忘老屬
者喪而男吾不敢忘散業鬻產也而夫市材於楚直
百金焉今吾忘歸而夫之子然也吾私恨無天乎乃
今有子矣復戒婦無拖僭無易於臧獲毋穀夫子孫
命酒進四杯酌栩栩然適也次日遂病疾奕驚進藥

弗肯受遂卒卒就殮顏如生孺人生以成化乙酉六
月九日卒以嘉靖丙辰二月十六日享年九十有二
子四亨娶梁氏蘩替高氏其先葉出也其二即亨奕
亨為太常丞先卒娶張氏奕今為御醫娶符氏繼李
氏女二長適鎮遠守伍餘祐次適張秀孫男五二壽
太學生叢府學生中和舉鄉貢士爲世節制孫尚幼
孫女四長適時象次訂麻□次陰觀次幼未適天為
日與奕偕還藝屬道諸未果而謂其同不肖亡以當
長者然念以子之故辱知先孺人其狀先容焉而長
者賜之銘先孺人死且不朽即不肖死不朽其再三

謝弗得聊為志其大都備采擇云

述一首

顧母查太宜人述

余友人盛生時時為余言顧母查太宜人之賢也太宜人者今叅軍公節母也其父曰繕部公太宜人生而婉嫕有志操繕部公内器之為慎擇其偶最後始得象胥公象胥公則已前娶於周有子矣所謂叅軍者也會周卒而象胥公聞太宜人賢乃委禽焉繕部公亦賢象胥公以太宜人行尚公晚居無何象胥公暴得疾捐館太宜人慟不欲生者數矣顧叅軍在髫齔不自立太宜人撫而歎曰吾猶吾身以下從逝者則誰與衛存者且吾以身而下從逝者毋寧以心而下從逝者於是屏去膏沐别鉛粉而樹專其志日夜撫叅軍而育之稍長為擇名經儒傅之而身自為内傅叅軍每讀書至勸若太宜人輒具佳饌脩醴醞以勞曰兒幸自愛毋過苦即叅軍以少佚游聞太夫人不懌曰兒生貴豪固宜吾何以見若父地下也叅軍愧自責無所容久之乃解凡顧氏之臧若獲中外指數百千俱來取太宜人束約太宜人率之俱折節而為儉力以故視其在象胥公時則益饒叅軍用其大

王父文康公蔭當得官雅不欲行太宜人日促駕曰若柰何食先文康之澤而弁髦之且吾待若官以報若父行矣吾當借若於是叅軍始就選佐左都督府還佐後都督府俱以名任職無害三載且考最而會天子推登極恩乃錫象胥公如叅軍官太宜人為令封視五品於是叅軍奉所受上誥詣省受錦文成五采冠瑱而飾珠維浮青圭之綬丈有六尺八十首翎翲玉鶡不設之帶率其婦若子再拜前為壽太宜人意若不欲服也叅軍復再拜以請太宜人始歔欷而強就服曰吾誠不自意全且及汝曹第無忝令若父見耳言已泣數行下盛生又為予言叅軍之孝也秩至下大夫且長矣其依依太宜人膝前猶乳哺也嚴事之則若嚴事君師也其在外雖可不聞内其在内發綦不聞外可以為人子矣世良吉余請詩至得而未嘗不發其端稱女德之無極也茲固無足論第如昔人所紀軻氏文伯母事則賢然要之其用愛得其徼猶以義方歸之則夫太夫人豈不亦賢能抗抑從得通明大臣固無如程母劉公乃千津化名賢事後母要之其物備耳若夫如人者稱母不稱後叅軍皆稱子不稱前慈孝慈孫雍化之室用太和動為

義方贊爲休祥於乎　爾母其未之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二百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頌二首

晉頌

歲隆慶庚午山西按察使吳郡王某時備之外察預采訪秋月上事晉陽以服考見吏民覩其俗愿朴而勤共四塞綰轂其口靡蓋藏之實然頗仰粗給而不虞歲　國宗亡慮數百千人祿僅周口以其禮義閑朱邸而不虞憍　國戚大小兢兢閫門而不虞法中貴人抑首出上閤以禮造請士大夫而不虞侈後以暇耳之則交口而加額稱其國之　主賢若一夫民貧而不虞歲者賴其　主施也國宗貴戚而不虞憍者奉其　主禮也國戚衆而不虞法者畏其　主裁也中貴人近而不虞侈者則其　主共也夫主邸諸王子也入承　大宗世桐圭之社以撫有太原其左相朋寔奉經幄首陳閒平經誼行善之旨主再拜受之以時勞苦國吏士錫予加厚以沁源田千畝食河汾諸生廣博域以廢廩百斛食戍卒詔募兵晉以三千金爲資裝晉侯以百京斤斛粥饑者

壽又大侵廩如初以二百金瘞其骸　天子剏皇極
殿以三千金助者一城晉陽以千金五百金助者再
主之宗王恭澤羨逵德羨弟鎮德羨都御史遷高右
布政使達元宦以百金賻調棺歛喪事者五　主之
王太妃屬疾晝夜侍湯藥露禱山川叩頭濆血特賜
醫釣禮醫畢技奏疾間傾帑中金錢爲酬歲時奉觴
太妃行家人禮白首斤斤無怠色　天子康主仁孝
狀下璽書爲褌襟旌之具如典於是按察使某謹昧
死敢言之某不佞備乏外㕘預采訪恭誦　天子褒
揚　晉王璽書與吏民所交口加額曰王仁孝狀不

勝忭甚竊謂晉之先君文侯與其裔孫文公嘗一再
被周天王命圭鬯秬卣納陛虎賁弓矢斧鉞至隆崇
赫然多述也然其要僅以獎率諸侯拱衛帝室咸有
所外宣而澤不必內究乃今　王國非有方伯連率
之寄然世世稱上仲允國首先百藩能提身敦行推
汪濊之德佐　天子使章協和之化遭世治平威無
所不加無事履霜露振旗抒以逸行德
天子心賢之雖備物少遜而褒誠獨深可紀也已乃
拜手颺言曰
參井之分爲燕右有　帝省其私壯王墳焉世稱介

兄垂二百年翠羨宋恭某恩冀然乃睢　淑宗入慕
厥虛曰叔父伯舅卒佾爾妻孥以共國租歲時行省
吏民咸賜大酺三罍之膳用充君廚　帝發七華星
言洛行姊祖于宮駒秣于場豈不虞征御理厥裝漢
宮既災乃營建章精鏐三千以佐天梁涓涓天澤入
谷乃闕匪唯繹之又布濩之沕沕我民罔知
帝功匪唯已不居又歸庸之芃芃之囿靈卉莘止王
奉　太母式燕以喜雍雍者者執經以趍　王曰匪
臣我歲我模粉澤雜遝巧笑都倩袂不停拂目無僕
躬溫如酒德類緩洋渙爲儉毋損施爲善毋近機蔽

不新成與物熙怡故曰上不僭上下不逼下與人同
者物必歸有大而能謙必豫王之謂也
封少師水愫翁徐太夫人八十壽頌有序
嘉靖中不佞世貞成進士長安中而今少師興化李
公狀元及第是時封少師永愫翁與太夫人徐奉其
身人贈少師公無恙也居二紀所而少師公以碩德
受簡
世宗皇帝入預機務遂膺　特命進首揆水愫翁婁
封如少師公官久之少師公贊宣之化成五單于解
辮請　命南粤授首　天子推功相府所以褒錫翁

父子非一少師公稽首固請歸政　天子弗獲已下
璽書賜金績廪俾以故相侍永懷翁於是永懷翁與
徐太夫人偕八十矣永陸之宴以勞慶者逢迎太和
與世更稚杯匕雜進無異驅年整衽之典傾動海內
而不佞世貞方居里自發其明年改占乃始藉手不
腆之言以從華封人後不佞蓋竊覸夫判徘與以還
元氣瀉解即公卿大夫居尚家之位未有能及二親
存者明與二百餘年　天子敦龐鴻庬之化克塞
宇宙而一時詰鄒耆俊又有以仰承之於是乃有江
陵常熟二公併永懷翁為三顧翁所得有獨至者少

師公之舉寔冠多士而其在相位又為百僚冠以再
紫翁與徐太夫人一也翁與太夫人奉其尊人贈公
以臨少師公及第二也翁與太夫人八十時爷飴而
弄其五世孫三也少師公甫耳順而謝大政得以事
精神輔湯粥四也翁有父子諸孫鲁大者班簪握管
備諸從其少亦矜衿之秀以待用五也翁負天地獨
厚
帝所寵綏少師公為國元老以大造天下即能言之
士疇不欲效其一得而況不佞世世受知稱門下客
者哉乃頌

頌曰鴻濛始分民人剖胙有父子以稱君臣厥倫
五之孰際其真福亦五之疇備其純於赫李翁累行
滋敦藏名杜權以默養福於惟夫人專靜若淑曰慈
曰儉以德承毓皇皇大李維帝所啓啓之伊何爰有
令子射策魁庭晉熙帝紀斗杓元樑潤澤萬彙爰釜
之養寔惟天祿弗廿其飴惟水惟菽稾解跪金手扶
薛蝕頹脊衫紫肌凌帶玉大德得名得祿得位使福
使壽使多喆嗣古之書祝於翁未備阿傀長閻地維
無隆北帶長淮東衿大江中有慶門百福攸鍾金緋
在庭瑲珮盈堂客稱萬年主酬未央南極騰煜寶婺

含藻相星德星左右環曜如日升海若雲擁嶠翁以
令子長為世傚

贊二十五首

開國功臣贊

夫天柱折則煉石之勳始昭地維崩而斷鼇之業斯
偉姚姒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懸矣功亦選焉然而澤
有因漸用惟勘戡夫使虞不發肅催浅放勳之化受
昇阻落或衍微仲之仁宇宙自如日月未改然猶謡
為帝王嗚呼今古而乘時輔弼佐命之士五臣十亂
次者覽龍爰逮伊旭蝕在莽奄圻於旂常天下詩謳

而書誦之迄於今不衰若乃兩儀混而乍闔七曜淆
而復昭掃百崇之遺腥運九有於再造巍乎如天蕩
乎難名則孰有幾我
高皇帝者乎古稱大人雲蒸龍變股肱心膂奔走禦
侮不亦茂乂林林哉是故聡百萬之衆揖啓廓清如
六飛在御靡所不被此則中山氏之所以開帝統也
抵擣礫裂前無衡敵卻掃千里丘流漂鹵此則開平
氏之所以揚帝威也給漕餽餉坐行無乏創立章典
衣被黼黻此則李韓氏之所以熙帝業也推測象緯
籌筭帷帳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氏之所以

卷之三　六

贊帝謨也他或入備爪牙之寄或出膺干城之託或
冠冕藝林或儲吞方隅靡不摧鄱蹶陸順絳超灌於
乎盛哉余以三吳職蒙之暇謀忝僚屬端委熙朝既
頒牧之英聲則撫髀思貪仰羡丁之嘉謨則執鞭頤
馭嘗遊鷄山觀丹青之績已而獲駿奔太廟覩配位
徘徊帳慕者久之爰序所懷人別為贊庶幾揚班表
陸之旨凡三十三人曰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
軍魏國公中山徐武寧王達太師中書左丞相韓國
李公善長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鄂國公
贈太[illegible]常忠武王遇春御史中丞誠意伯贈太

師劉文成公基大都督朱公文正征北將軍左都督
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文忠征戍將軍右都督衛國
公寧河鄧武順王愈左都督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
和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師宋國馮公勝征虜大將軍
太子太師潁國傅公友德征南將軍西平侯黔寧沐
昭靖王英中書平章政事越國胡武莊公大海中書
平章政事鄖國廖武閔公永安德慶侯永忠同知大
都督府事虢國俞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越巂侯
通淵同知大都督府事泗國耿武莊公再成長興侯
炳文親軍都指揮使高陵郡侯冀公成同知大都督

卷之三　七

府江陰侯江國吳襄烈公良同知大都督府事靖海
侯海國吳襄烈公禎親軍副都指揮使濟陽郡丁公
普郎樞密院判東丘郡侯花公雲同知大都督府事
鞏昌侯陝國郭宣武公子興左都督武定侯營國郭
咸襄公英定遠侯王公弼翰林學士承旨燕太子贊
善大夫宋文憲公濂翰林侍制贈學士王忠文公褘
御史中丞章公溢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傅涼國藍公
玉中書左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大都督府僉事樂
浪郡忠襄公貞贊曰九有中摧胡風代扇椎祖滔
天腥涎比甸坤靈乾承州疑獄蒋未數凌鬼殿雄鬃

硯三山蒼擊大陸龍戰天篤
高皇神武不憲靈玫示符赤蛇棲弁江介初啓神州
攸英紛梗削平游寬遠邇重朗日月先驅紅巾功超
五始樂成九變桓桓中山定為帥首黃鉞戡尾駝金
壓紐批漢無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燕指授玄黃
爭屬蜀壺簞㦧後廟無移鑄室不改部永綏舊都啓我
元后帶礪常新蟬貂世守堂堂韓公國之老成托契
藩蓄遂冠時英蕭規喬謀是殫是馮開物創典贊為
法程惜哉就殂上應祲冥亂是克終鑒厥初誠糾糾
開平有力如羆豈不懷恩真主必歸殲諒禽誠若俯

拾遺敘矣擴廓最軍余師一矢騰蹶萬馬皆披蒲類
北填遂奪燕支河魁告殞百身曷追英英劉公卓識
朗詣洞徃千載知來百世人謀鬼謀生天生地力贊
安攘默紆真秘揣敵陰符懸捷兵氣定兆卜洛仰裨
天計相排雖切主恩毋替返駕青田遺策芝桂行行
丈正受賑閫門覩則猶子地定維藩提衡弱翰抗闕
餘奔真王剖符爰發右昆終言不令國以永存帝乙
歸妹以產岐陽有卓岐陽英武風章作鎮於嚴岑虎
是將擒梟下雄斷臂扼吭北逐亡胡至止應召名王
閔氏累累就降振旅敷文禮讓煒煌烈烈寧河有煒

其聘過大則易無衡不先始略江淮遂平漢沔勃律
收江昆侖四霞中道奄淪八州流咕懿懿東甌龍潛
誼定三吳磨捲七閩波靜平蜀師還功存不競始冠
徹侯終膺九命陰諸帝志釋兵休詰綫矢彭英恩喻
費鄧矯矯宋公王立而武克紹哲兄牙爪心腑宣力
中原揚威大鹵從娃上公臧否效士丈人之吉以泰
征虜天受丙南乃生頡滕惟頡之雄鬭平是則喑鳴
雾蟲兆衆碎易劍關中夷昆池永閟碧雞冉鳴白雉
重譯嵗不崇封帝省其耕於爍黔寧戚均皇冑豪鷙
神啓機權中秀王關師出惹嶺衡仆移兵佐顓樹績

留後六詔稱一百蠻歸袞箸路魋編熊莊何隨世胄
開府若若両綬武莊長身頳色立鐵橫槊雄呼濤謳
山裂作鎮婺邦襟控全浙峻獸垂念狂刃中發兆應
神光重昭殄滅鄧公宏畧乘舸大江首定集慶如漢
關中戰深陷敵矢義就終還封未享貤澤難弟鄱陽
師軋日月虧蔽陸舟横𢬵百戰彌厲迴旌西指岷蜀
崩潰帝訓昭回垂耀千祀巢湖之艦威均六師倚敷
號公流芳先載委力勠瘁伏節驅馳南安越嶲寔克
繼之蟬聯並耀戟垣差池簡簡泗公果毅能整入贊
樞衡出莫越嶺匪昧衣欙需泥在頃適蕉象賢孤誠

犬羊既勤長興敵愾曷逞為渊為介丹青彪炳彭湖
鏖勁獄坼天兆列宿徘徊神龍泥淖兩賢既厄六奇
誰效高陽眩敵王服死告伋子齊貞紀侯有耀良既
駿奔禎亦鵰翔左提右挈草昧王綱蜂屯斥堠蝗列
餘皇淼淼江海載啟大邦康山之祀普郎為烈捐軀
敵舟橫戈握血太平既屠花侯就殉披襟蝟射詈賊
霆震神翁白首間關嗣胤重撞愴鸚罵凌遲刑舂纓
騎降汾陽之宅侯公既錫當公疊起一呼隕敵天顏
為喜平滇鮫窟探洞虎穴貔貅椒房再曆彤矢定遠
驍銳戎行高揭一騎銜飆雙刃環月迅若流電持如

竹洲山人續集　卷之三

沒鶻南掃不毛比邇鄙吳索頡佐諒名高九伐恂恂
宋氏德言君子煌煌辟書青觀昉啟帝韓華秦女其
粉米鶡林波與龍池拯芙天漿御調蘇聯巘止華川
之彥時稱厥匹雄博川淵天誤甲乙窮編奉使幽憂
深室貫辦未終斷絕永寧為將章公膺揚其猷虬髯
戟張稜稜紫髯再集鄉旅渴懲寇仇出入風裁三事
允脩灼灼藍公雄威踸踔烈火騰光霜華吐芒西極
龜莎南牧羌笮渾邪授首旌旗絶漢砥勒摧班侯封
比霍廣平幹敏帝曰良哉三入中書再長西臺拮据
吏道控揣時才貴極生驕功成不賞崇勲刑憲爰委

草莽曾如濮侯從我不二君刳腸若飴不足為氣陵厲
秋日霾霧天雲異異諸賢真卒所私力佑元氣汎濫
妖霏惟昔禹功河洛瞻思黼黻管仲左衽其歸崇關
臣塹內華外夷九原可作斯人庶幾

太宗功臣贊

奉天靖難諸功臣故漢王高煦榮國公河間張忠武
王王太師英國公定興忠烈王輔太子太師征虜大
將軍淇國丘公福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國公東平
朱武烈王能太子少師贈少師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涇國陳襄敏公亨太保泰太

竹洲山人續集　卷之三　二

子太師領宗人府兼中軍都督府事寧陽侯濟國武
靖公懋征南將軍太傅黔國公定遠沐忠敬王晟都
指揮崇安潭忠節侯淵都指揮金鄉王忠壯侯真後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莒國李忠壯公遠中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武城侯漳國王威毅公聰前軍都
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蔡國徐忠烈公忠後軍都督府
左都督豐城侯茂國李剛毅公彬征西前將軍中軍
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潭國鄭忠毅公亨保定侯滕
國孟忠勇公善駙馬都尉富陽侯景國李恭敏公讓
附馬都尉廣平侯沂國袁忠穆公容中軍都督府都

督同知成陽侯□□□忠毅公武寧侯靖□□忠
襄公珪鎮朔大將軍太保陽武侯鄭國薛忠武公祿
平江伯陳恭襄侯瑄少師隆平侯鄭國張襄僖公信
太子太傅征虜將軍安遠侯融國柳襄愍公升兵部
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少師金忠襄公忠太子太師
掌戶部事贈湯陰伯鄭忠襄公資少師吏部尚書贈
太師蹇忠定公義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
太師楊文貞公士奇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師夏忠靖
公原吉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
敏公榮左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解公縉凡三十

三人皆
文皇帝壬午將相也或策勳戡定或奏績毗亮或開
拓荒裔或創遏強虜彬彬一時之盛哉于湯有光視代
匪易參之中山諸公抑亦其亞也他若曹茹之諓㥘
秦李之先幾雖亦秉識致顯則迺庭矢故不敘及
贊曰於戲嗣皇力政爲紀絃促柱迫帝遴英藩俾奮
幽朔甲除君側鉅野龍戰玄黃其血靡膴不濆脩江
既馮爰葦大君廟貌無易政紀政教以彌天地滉漭
再闢惟我介子雄勇冠鋒所當靡敵爲彰爲憲而武
不終卒以貴溢□彼賢□□左右翼其飛如指斯植有赫

河間峻謨首倡以節狥堅爰貽定興崔嵬如山突踣
無前禹跡茫茫三鄺南荒貂綠蟬聯暨鞏淇公首寄
元戎崇封寵然握十萬衆以騁大荒與身俱捐東平
武王略茂昭遂開土田篳路驅馳不吊大烈有衆
者賢懿謚恭靖勿弁其夙陰符戒兵誰哉鷹揚乃錄
陳公用紅於涇懋克繩武受服寄贊耄而彌纓奕奕
沐王靖滇拓文亦屏亦楨淵既冠鋒真特百夫而弗
覩厥成鎮邊面面入獻出鈐鬼方教寧安平武城信
古名將持重堅忍受贊悍帥謀弗獲逞驕首狂刃豈
城永康牧馬累剙並寄留臺藎猷武安靈平之績牧

尚是准洸洸保定危身果毅易名斯允珪盟用
府城陽埒惡爽楚昌祖富陽肺腑廣平儷之亦
克戎驃倜儻陽武萬雉如鉏爲國倚賽優優平
江萬艘如雲爲國乳鋪隆平內哲爲翰爲蕃皇
省屬國安遠外權爲虎爲貔在交之墟忠必帷
幄貢賛轉餉司爲司徒曰義士奇弼諧青宮原
吉稱謨榮也六奇縉一言乾然國樞吁彼
五臣偃風何陽事取權濟林林群彥畫策宣力
以輔
皇帝雖續於家而逢是取峻命不易豐亭豫斫威靡

不信窮髮遥裔

皇帝殿坐麟投黄耳咸充琛贄頋成之廟上為

太宗羣辟列配豈伊不祧肅於烈考龍變雲會我陳

雅詩比於丹青爍燁萬禩

續高士贊

大叔夜傳高燕取市朝孝緒著隱首匿姓氏雖受通異觀要之混迹者遺名遺名者混迹探其大致將無同哉吳中仲蔚家貧讀書談道娛性乃采高士自荣公至陶徵君凡三十六人人為之贊因寄所托爾質洸遠彬彬然稱其家言矣所技即衰周而前亡紀者杳邈未易志也終晉而後亡稱者傷其後之淆賞也烏乎永興之宍筐篚苞苴剗下之宇土木文繡下困居傳繁室求逝不可凌夷至於終南之捷北山之移固已腥泉石而栓烟霄矣然獨懂夫幼安龍德不曜天人豈其一二見少仲蔚耶吾乃復錄漢而隋益之以十六人人別為贊以補仲蔚之闕文夫解逆先生隱辨者東方大夫隱吏者郭林宗隱通者阮步兵隱酒者此其人非不高以非仲蔚意也姑

咨不志

梅福漢

壽春子真明尚書穀梁春秋為南昌尉托疾以休數因縣道上變求假郵傳請上毋顯外家而傷忠諫再書不納飄然東歸讀書養性優游自怡忽棄妻子擧柝吳市人以為僊莫知所逝有婿羊裘而傲漢帝

楊王孫漢

王孫者何孝武時人習學黃老家累千金厚為奉養意至必臻及病且終戒其子曰布囊盛尸入地七尺從足引脫以土就晚友人祈侯諫令勿薄王孫答書死返其真返真冥冥亡形亡聲亡形亡聲乃合道情飾外以華厚葬以鬲鬲以棺槨衆以幣帛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腐拆廼得歸土孰其真宅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以重惑祈侯曰善嬴而長息

王君公東漢

王生者何明易為尚書郎言事不用自汙與官婢通評為清狂儈牛市中口不二價卒以狂終時人為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韓康東漢

京兆韓康壽藥市問口不二價三十餘年女子識其
名跳霸陵山桓帝徵之柴車先發弃車牛而逸不知
所適徛歟伯休竟以身隱

孔元方東漢

許昌元方鄰左同師厭謝世用而道是貧火焚其次
家人救之箕踞笑曰爾來何為鑿窟休舍旬月乃出
栖彛蒙騎伏若蛇蟄終委妻子游於蓬室

袁閎東漢

徛歟汝南司徒太傅是為諸父心竊非之欲投深林
以母老阻乃築土室肆周於庭不復為戶自牖食飲

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一思子取往就視數言而去
母沒哭泣不為制服以心茹苦時莫能名謂為狂生
袁閎夏畜

閔貢東漢

閔貢仲叔含菽飲水同郡周黨遺之生菜受而不食
晚家安邑病須肉味日買猪肝一片令為給置仲叔
問其故嘆以口腹累鼕坏而遁乃客於沛

韓楷東漢

河南公超接放自遂學靡不貫徵聘皆不至就除平
陰令三日視事弃官而遁學者隨之所在成聚華陰
南土遂有公超市䇿拜光祿大夫辭疾不起東京刻
纁郡守遣致優游杜門樂以卒歲

鄭玄東漢

高密康成長八尺餘受書馬融業過其師何舞陽聞
之迫以就辟幅巾詣辭一宿而退莫知所之黃巾數
萬環拜其廬勸海而東文舉是依完成祀於尼宮

管寧

有漢管君寧北海朱虛人十六喪父中表憫其孤貧
咸共贈賻郡不肯納華邴同聲砥礪相悅行鋤黃金
揮同瓦礫見而過者華出覘之還遂割席避地遼左

三十餘年穿坐當膝隣牛暴田牽至涼處為善衣食
爻爭汲鬬鬩陰為多買器爭者自息時有王彥方
躬行至德與寧化海外聲及中國皂帽西歸三府交
辟咲謂華司徒本欲作老吏乃故榮之泌之洋洋可
以樂饑委順還化八十有奇

索襲晉

索襲偉祖辟名自遠太守陰澹造焉忘返退而嘆曰
於乎先生收人所弃弃人所收宅不稱亂志志九州
狂生孫高黙婁孫清遂諡之為玄居先生

朱百年宋

山陰朱百年携妻孔氏入南山伐樵與采箬得置
道間旦旦復如是取者悟留錢得錢買繒絲歸以遺
其妻逢人輒共飲酒間復失之母以冬月亡欲不能
具綿終身恒衣裌不復避寒暑嗟嗟百年孝且廉

褚伯玉 南齊

吳郡元璩父為娶婦從後門而遁遂隱瀑布性耐寒
暑時比之王仲都徵為議曹不就退復刻居郡太守
僧達禮致停郡信宿數言而退復書丘珍孫古之逸
民華陰城市此子索然談討芝桂

宗測 南齊

敬微居江陵亟辭參軍辟自言同鱗羽棲止在丘壑
袖携莊老編諷飄廬山側子孫泣相挽長嘯如不識
魚復為江州爭餉遺敬微敬微前致辭狂疾少相加
量腹進松术度形衣薜蘿淡然分已足豈吝當此施

仲長子光 唐

仲長子光不曜其事養於河汾傭力自藝守令謁者
辭瘠而避著頌獨遊聊以托意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宅乎無為合道冥冥謚曰天隱河渚先生

朱桃椎 唐

桃椎成都披裘帶索淳然不仕益州行臺逼為鄉正
不言而逝逃入山中夏則裸自冬則依樹手織芒屩
道而對者置米乃取高帥禮之降階與語張目直視
於乎桃椎非傀非鬼其人如是

敖士贊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九歲不遷當自劾罷客
有過者謁貴人由中而罵子非吳中小兒耶
柰何問武庫視不置長安駛問也而又多使
酒罵坐抵掌談說世事一二少年嬲之不休
夫夫安能自罷客謂吾子敖士也余愧謝無
有因檐叢者不自擇間從歷下小覬索苦滿

私實不敢作技矣眼孔向人性畏熱伏時從
曹中遷以忌謝謁刺不善捉髮晨恒令家人
捉之已故遂解不受櫛腰腹小肥磬折差礙
耳即使酒罵坐與世齟齬爭之豈真能為敖
者夫客亦知禰正平耶其人得敖之粗而遺
其精中散色絕喜慍而非湯武其人得敖之
體而遺其用文舉調忽曹氏仲翔肮髒孫公
其人取敖之偏而匄其全楊侍中之盤馬玉
乎子之摽鼓鏢虎之沐頭僧達之擲坐其人
竊敖之似而悖其真吾所謂敖者老子而下

七人耳因為之贊略叙所以

老子

昔有柱下微言五千吾師歎之其猶龍焉專氣致柔嬰兒以全不為物先物莫敢先請謚曰敖厥敖在玄

柳下惠

魯有展氏三黜士師可以去乎怡然無辭袒裼裸程由由與偕自貴其道物莫能浼請謚曰敖厥敖在和

列子

禦寇師一而友伯昏手為妻爨食豨如人雕琢復朴於事無親國君大夫等余齊民所最珍者先不已若

請謚以敖厥敖在御

莊子

莊生漆園洸洋恣肆抑彭筭殤詆訾孔氏吠謂楚相犧牛以譬上下千載莫得而敬請謚曰敖厥敖逍遥

魯仲連

魯連先生不知所始下聊權衍再發而已其出如雲其歛如神逃之海上卒為逋民請謚曰敖厥敖在泯

東方朔

東方先生仰師游龍海鷗武皇草芥群公染跡朝市聊以從容支離歷遊滑稽不窮請謚曰敖卒以樂終

請謚曰敖厥敖在同

阮籍

阮氏籍者以醉自匿詭浪天地陶然真則箕踞放曠見憎禮法口無雌黃眼乃青白請謚以敖厥敖在黙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贊三十首

壬午諸臣贊

故兵部尚書南陽鐵公鉉翰林院文學博士天台方
公孝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城陳公迪禮部侍中
貴池黃公觀御史臺左副都御史新淦練公子寧戶
部右侍郎常安卓公敬禮部左侍郎山陰陳公性善
御史臺右副都御史江都茅公大方刑部尚書南和

侯公泰刑部右侍郎山西暴公昭參大將軍事壽州
高公巍監察御史廬陵曾公鳳韶翰林院脩撰黃岩
王公叔英衛府紀善脩國史泰和周公是脩浙江提
刑按察使前刑部左侍郎開封王公良江西提刑按
察副使前右僉都御史常德程公本立蘇州府知府
姚公善禮科左給事中常熟黃公鉞徽州府知府蒲
田陳公彥回遼府左長史績溪程公通太子太傅魏
國徐公輝祖谷府左長史劉公璟御史臺左都御史
眞定景公清兵部尚書溧水齊公泰太常寺卿分宜
黃公子澄吏部尚書富平張公紞皆殉命壬午炳焌

者若其著也其它侍從臺諫郎署守令佐之夫鉞公馮
木生之敗管散不據之兵氣躡殘娩而拌天
之所廢雖能與之支有捍砰䏶無小出斯爲最天啼
直以天挺之才當人文之寄淮緯未究而潛翁巳
彰至於勁氣峻詞昭揭千古金石無防日月長新於
乎烈哉姚安陸之牧三吳毋謙文爲高遂州之策諸
王奚藏買傳其他從容凉憫跡盡不同要以譬志完
節舍生成仁無可議者魏公紈袴弟腑堅此股肱非
武寧開天之勳仁孝厚坤之懿豈直盍廉徙奸亦將
參夷五宗矣齊公懷豫讓之誠而不獲逞亦同黃秉朝

錯之忠而卒所成心無餘施國有遺恨若張太宰小
攝於靈擊而終安於雉經可謂不遂之徑未盡處死
之道乃其數續眞荒飭躬銓部與曲周衛視端胥莫
亦洪建之良臣也因附而發之成可不俊既叙請難
之勛役表壬午之義違德者爲傲則守死者爲劣矣
夫湯不以放桀而奪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絀
首陽之墨允兄今
天子畀命伊始褒卹煌煌舍後夫之不容識忠臣少
抆蕩乳是宜替其辭曰
紉兮答成珠纓就絡維龍利見神蚪巳躍波沸九海

持傾十嶽　帝坐雖新　廟貌猶昨子燕孫貽天無
適莫神惟常享人乃歸仁壹蕫在野玄黃亦遘匪惟
俊夫亦有頑民莫輕匪彘以等厥身寸心不廻五宗
倏壓桓桓禺石高皇所器完瑕立堅鼓敗為鈗大夏
拉邏一木爲制抗節內廷捐軀東市辟彼隕壁光完
䰟碎希直儒雄先民是程剪遏戎機鋪張治平絕命
長哦麗日經星流䛐滄海建標赤城景道矯矯宣威
滇池進秩春宮寅清帝儀磈鏤鎮𨰲肯夯肉飴子孝
父忠哀下同辭有斐瀾伯公車駿發衎新蟬冕職通
壘節飛檄逾琳投湘擬屈臣操松筠關儀霜月寒塞

子寧著聲中外帥臣失律以寵自解抗辭請執不愧
司敗王肩遺芬金川表泒英英卓公徵奇䝉虎曲奚
能謀逆鱗匪忤歸誠故天流惜新主嗟云孔壬乃寔
愛汝復初長者献替是勞御李興尸馮河殉要大
方佐泰毋忝祖焦入臺而殞卒以節昭於赫秋官有
侯有暴暴司釆訪以燕事告侯漕六師無絕甬道斷
舌餘聲抉心猶跳高既宋識曾亦強餅賈傳請纓曾
生飛箭妖鷗垂凶蹈海終賤訪魏雖歷狗陰曷變叔
夹諸兇乃耳食薇殷德為是周粟為非是脩中雄在
淪喪于縱前峙孔廟後瞰鍾陵良梵錢庶羅劉豫章心

無變諭道不移亡毋如元一下宜猷股肱化美文翁封
同杲卿鉞也苦土自沈于海外無負友內不辱親士
淵循吏徇知酬宥孝純孝感親指腹嗟此貞良以
及吉士封疆能死社稷是衛精白既同休釆曷異儗
迹文身不可遁計皇皇魏公氣如長虹委心王室剖
欽椒風璟亦負奇出控藩封從理入口皆以餓死武
等不没文成有子終有後先節無彼此烈烈景君說
跡專嚮山賊避名文曲微象幀擬伍員俠者豫讓事
違志畢形偎神王恭既受遺澄故家令削鼻朝生除
旦子孟竄遠心從赭宮移姓謀之不終得死而正張

公為滇桀不可支銘續鷄峰衡樞鳳池曾是浮沈太
保不施拊心內謀竟以完歸在　大元業所由圮潛
於武夫優於文士堅甲百萬角崩　曾是矜紳而
弗茅靡三霖效順九軌全趍志士飲泣哲人如愚昭
昭就湮冥冥可誣耳有口碑壁有藏書
臺開天𡙇立臣則錫徽旌祠以垂無極泪江揚波
陽猷色我作頌詩有光明德

浙三大功臣賛

高皇帝之甫下金陵也西則彊漢耀兵於上游南
則八閩芸謀於肘腋披輿圖而指皇陛僅一彈丸登

於陵葢聮四垂皆吾所國天眷有徳俾承相宣公信
公輩諸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以為羽翰股肱然奔
走寘策而籌策猶寵時則有若資善大夫護軍御史
中丞弘文館學士太史令誠意伯贈太師括蒼劉文
成公基字伯温首膺辟書遂參大計 天顙甫接黙
徵慶雲之祥 御座不拜遂[illegible]之疏至於運籌
秦策授算遣將推步則周天學 前摅則千里目前
語無不雠[illegible]往鮮空返子房之在三傑獨推天授曲逆
之誇六出尚衡鬼謀垂拜相而以辭有餘謙夫甫歸
田而論事有餘忠矣自公之歿且八十載而為巳巳

洽極而疵孽牙其間逆胡虜至狎盜蝟起當六飛北
狩之初猖群小南遷之議泥馬治於汗踵銅駝亦垂
蒙棘物情兢變大事欲非時則有若少保兵部尚書
贈太傅錢塘于肅愍公謙字廷益入贊樞庭受知
巋豦出片言而析利害捐百口以定安危九廟乾坤
拊循士如挾纊抆臂一呼瘡痍盡起温禹日逐之羣
如山萬姓因之奠枕乃若受旄節鉞擐甲郊畿温言
既稀突而爭進忽狼戾而反奔然後勵精卧薪開誠
推轂軍事旁午動中機宜尺書所臨咸翕嚮弄以故
緜巃鬼方之域牂牁夜郎之黎蟄叛者九起而蕩平

梟屬戢龍甫戰玄黄之血未乾飛羽何寧亦白之囊
自鮮身危霰主禍發殺機長謳告逝毋忝廣陵之彈
愍綸繼褒獲返關西之葬所云功首豈亦有𤰞耶又
七十載而為己卯宫車數出元良麻建回蚡內訌受
淮王之金錢吳濞外窺應東南之叛相胥侈大吏闌
取連城輕兵蹂[illegible]五指建業挾中貴人為內應說大
將軍加發蒙人豈太崩內思外濟時則有若新建伯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贈侯餘姚王文成公
守仁字伯安飛檄勤王建牙虔縣組練千隊艨艟萬
艘探虎穴而虎子成擒掃鯨波而鯨鯢授首二陵絕

烽烟之警六飛無衛蹕之虞至若贛湘膚清絕二百
載之逋嘯田寧拊循寬十萬人之誅或戎窮搗如紀
明或持重如充國文武為憲動止有神夫誠意之運
籌則留侯之智也太傅之請戰則汾陽之忠也新建
之戡亂則條侯之武也然而皆浙以東西人也浙水
秀溽山亦如之其人何雅外飾趣利畏事竟自然
矣二公駿發不祿之不為野文史之場吐氣欲雲補
天判地旋常日月帶礪河山亦壯哉矣曾也待
而國之余小子叨列甸宣藩游吳會循覽[illegible]晳有概
於中用為之贊以昭其盛其辭曰

帝闢石門下為青田藏件宂委産富貽仙天目之山
若水出焉萃於臨安龍蟠鳳騫中為禹穴萬壑旋旋
深山大澤是鍾三賢烈烈誠意洗幾卓識遁甲孤虛
支離裘逸神謀鬼謀超契紬跡鄱湖鬬龍波立天圻
公出其奇以脫龍厄飲漢沿吳收都蕩積濯沐三靈
股掌八極孤誠自信陰邪從匿寒寨肅慝盡辟旬宣
緩晉及周十有八年晚贊中樞力折群奸屹如砥柱
以勇播遷折箠匈奴飛檄黎婺黃屋長尊紫蓋不移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嘻昔皆憎匪降自天百身曷贖
九有稱寬赫赫新建秉此懿德古訓是式式是百辟
王命作牧姜靖南國潢池若洗崇山遙壁滌起豫章
窺覦洛宅公興義師搗其肘腋日月蕩湖波腥赤
獻俘廟社旨勳明帛凡我三賢起自書生師望鷹揚
風右祖征時謂尊俎乃有奇兵開儀混元洽曜滄溟
勝跡天定功以久明小子吏浙敬聆德聲詮管作頌
敬告司盟

齊鮑叔牙贊

鮑叔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還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
管仲之能伯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知已之不如管
仲故耳為之下而不辭知仲頭也下仲微也桓公之
得稱霸首也管仲之得稱霸君師也誰為之叔為之
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
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為之君者亦
庶幾

趙衰贊有序

晉文公為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縠可悅禮
樂而敦詩書於是使郤縠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
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尼昆
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寔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
汲汲焉晉其秉殊役之郤縠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逮
處其五洒于較勢爭子集旨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
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道也忽
然迄不焰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異
而郤亡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
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繼存其非成季恭默之謂
成季佐晉也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縠毋論鮑
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賢而悲役之嗣
者寡也追為贊曰
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人是友既臣亡人
以返晉稼曰子餘勛大夫于原惟楚不共侯命擯之

楚原大夫侯詢任之曰有郤穀能[illegible]
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裒荀刹晉社遑恤其它
彼趙與郤長為夾輔諸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為三
三卿為國雖則有國歷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
欽贊淑節敢告丞公

任安贊有序

漢史驃騎將軍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王子曰賢哉乎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讙虞卿之風焉當大將軍盛時士爭倩紫飾求賅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舍人[illegible]得養[illegible]焉非必有國士之遇也迨衛青遇[illegible]即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於安何忍厥冷鳥獸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雖然[illegible]驃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也雖然安生世當[illegible]天子弗遇已爾乃事天子左右為大將軍私人安豈亦習戰國游客之遺不蚤自樹耶夫使驃騎不得而來之孰若使大將軍不得而有之也吾既重安而又惜安為贊曰

矯矯任生彊有力氣所固者名不屈者勢大將軍門流馬脂車衆趨以前我恬自如脂車流馬轉之驃騎衆舍而趨我無易意灌好魏其武安尊之驃騎賢哉淡若不知長霄廣漠鸞鳳容與既遠羅網孰鍛其羽嗟哉任生亦昧幾只受太子節卒以誅死

伯顏子中贊

故元吏部侍郎事見傳中

贊曰元季用民自絕上下天假魑魅汨此中土匪乏酋帥擁彊首鼠亦有貞士膏領齊斧矯矯伯顏儒跡攸奮豈厭原祿而強顏運毀[illegible]厥保厥愠北眺龍沙王圖寖遷南碩吳墟大明中天帝曰起之臣則死之苟覩今是焉恤故非彼胡之踝謠乃有碩德胡弗肅灸寔褫其魄

蔡子英贊

故元行省參政事見傳中

贊曰王庭奄如 帝宥弗翦彼其子心矢不可卷豈溥華風大鹵是膴抗心[illegible]目無鋮與矯若秋霜燁如天虹覽見[illegible]者何惟明皇帝仁不奪[illegible]義不奪志舍是役夫夙我來商

前將軍漢壽亭關壯繆侯贊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

一師炎燼㦲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大耶人耶公則
奚慈精誠所欝金石失堅川停嶽推風車雷轂右臣
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又

嗚呼慕漢者瞞也成瞞慕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
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鼓
於後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
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賤與
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
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
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
耶

伍大夫像贊

唉哉子乎不父不君壯哉吾乎能子能臣孝憤侯烈
宮郢乃伸明脊沈魏沼吴益抑雖然忠之餘足以鼓
江濤而不能迴其主智之先若燭著龜而不能保其
軀要其心蓋以吴報父以身報吴使歿者不愧存者
不孤嗚呼丈夫

淮陰博陸二侯贊

漢有大功臣二曰楚王信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
侯光夫歸秦揆魏取趙定齊席捲天下之十九廢
立明誅姦取畔社安漢祚之四百項氏山摧之威非
信莫遏武皇土崩之勢舍光曷奠然而脩起躡足禍
萌騎乘韓既備五刑霍禹三宗靈僕及身妻子不免
徒使鍾室之草歷千古而長丹鳳車之轄飛南山而
不返嗚呼惜哉余感其事而贊之且交忠戒云

九有跋䟦三靈錯莫秦社雖墟楚氛甚惡褒斜中斷
南鄭如鬭淮陰神武振我王略北歸三秦東決五侯
虜豹囊田捷若承蜩叱詫餘氣水澌且滅流霸豪中
原項氏一丘飲至未終兵符中失反接傳車離骸鍾
室距涉辭誠表天日百戰為虛單辭輒實走狗既
烹牝鷄之言前主出塞虜入函中群雕在天胡為羲
子惜哉劍奴與漢始終

赫赫孝武允承大漢爲王與四關凡心中興赤靈所經
天啟輔弼俾冲子麻燮于慄晏取贊御晏及博陸
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光拜稽首受於丹禪乃抱孺子
乃撫蒸黎民毋枕華以即衽席工商流通農桑舉職
發節尚輩遏封外人孤誠上假立排三覲再需鴻慶
丹羅大喪九有晏然門壺不崩黜昏立明何況是法
紀集宇宙忠昭日月孽繇女作禍自勢萌黄腸未乾

赤族巳成乾戒亢龍坤稱牝馬無成有終臣訓[illegible]

項王像贊

力拔山氣蓋世喑烏發萬馬廢目電瞳劍如虹挺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度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羣雄於手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弒義帝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滸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懺羣策而自恐其力嘻噫

陳思王像贊

以為讓當塗者心耶危三官者跡耶則明以上責躬

而不亮求自試而卒不獲騁縝虎之遺像撫銅鋗而歎息彼其冷不朽之大業孰與夫仲之所得也

劉太中公像贊有叙

劉太中公者諱昌字欽謨吳人也仕至廣東左參政階太中大夫故稱太中云父公楷有隱德不仕太中少而頴敏嘗過酒家取進簿閱而戲焚之幸呼筆吹第其數不爽為經生即有聲經生間二十一領應天解明年會試第二人躋甲第授南京工部主事召入秘閣預脩一統志太中蔚暢於文辭尤工五七言近體[illegible]貢正大者為同舍郎亦名能詩而獨推太中

郎叢開有太中詩夏君為覓只夜喈嚅弗出啟也語具李文正詩話中志成以久次遷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太中性嚴冷慎許可其督學近九載所培栽固富桃李而迷陽菉葹剪刈弗恤也暇輙考訪河南故實為河南志已又鳩其人文章為中州文表最後以參政卒官年五十餘所著有五臺集懸笥瑣採行於世有子希緝工詩亦蚤夭其曾孫某貧廢著而糊其口於四方然頗欲脩先人業奉太中像來請贊曰庶幾藉子以肉百歲之骨余憫之微其葬時志狀則不能舉曰少孤失之矣余故粗悉太中因為之叙而後

贊其像曰

吳成之間豐芑所培垂一百年吳為首地其人磊砢而材賢徐吳韓業政行文學最稱白犖太中出焉咀英揚芬以究之角若黛萃遠山細層縣波萬眉斂蛾入宮之妬庸恤其它弱而鳴冠矜髮標馳二京晚而滯留凌夌一官盡八九秋眾人窮而公則顯謂公達而公則蹇其瀟然而若無營者公之深其稜然而不可狎者公之淺也耶

封都御史望菴趙翁像贊有序

故封荊州守趙翁卒之四載而以子御史中丞公貴

贈如其作其明年不傳世貞起家楚臬受約束中丞公間出翁像俾爲之贊唯是前行省參議九一督學使者大春皆名質核良吏所以稱翁隱德津津不容口至謂中丞公之顯庸昌熾皆翁貽之公之爲循良吏著聲嘉隆間皆翁教之夫　天子嘉褒人臣之績必推本其先而賜之爵爵如其子凡以教天下厚也即後先制詞稱予趙翁備至以爲古隱君子流夫爲之上者不愛如綸之訓以爲翁重而爲之下者其可嘿嘿已於言哉乃敬贊曰

古有逸民猗惟趙翁善不近名隱無箕功恂恂君子

若崧其口盡削機事以與天偶田有栖秫付之釀醇毋汨其滴用蓀吾真先民有言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叩翁之居恬若華胥入翁之里寂如畏壘不覩荊璞槎牙焦嶢劃爲連城其光燭霄沈淵之蚌混沌摧臚靈珠既剖波沸霞湧帶金紆朱雍容是都頎而飄鬚瀅貝不易趨我瞻遺像惕焉心疚其德則新其人已舊勗哉中丞毋或改玉翁於九京庶不戮穀

莫山人像贊有序

山人姓莫氏名叔明字公遠一名更生字延年吳之顛吳北郭亦孤貧初從師受章句不能其業而其於書亦涉獵大義而已頗稱善爲詩詩務清淺專詣其自許以岑參常建之流長慶而後弗論也臺使者聞而致之學宫郡大夫即其傍隙地以授山人俾菱葛菜數椽栖焉而久之有違色於里中豪家構郡謂山人侵學宫壖郡詰山人左驗不能對即徙出會故通政錢唐周與叔愛山人詩山人遂從之錢唐數與其賢長者游苕霅江湖故相呂公於紹興與相酬倡山人生數奇蔡司空冀憲副間以義故與山人許授室山人當行治裝而司空死憲副坐劾罷去裝只爲盗竊亡何與叔亦暴病死以故山人益大困而其自喜爲

詩益甚今年夏游燕中燕中稱詩俠數而山人用齒長恒踞上坐而論詩又辯折詩可衆皆誹山人至倨其累語行酒山人大委不肯也予戲謂鄉有沙頭亭長人憎之或問亭長何渠能得一沙頭人憎曰不欲吾亦能憎一沙頭人山人哄不答太宰張故雅知山人問何自來亦有詰耶頓不答山人業以困挂玉返而予有鄖楚命及於清源乃改附予副舟日一脫粟而已頻日一再咏餞出其像示余曰世孟左美子念我幸爲我不靳一言予謝不獲乃敍山人事而系以贊曰

以子曷異魋顏鬢鬑勝攣將剛成君類耶則彼一入咸陽揖相張君而踞其位今子一入燕相張君欲有屬而子不能對者胡詩也子之詩與像當後子耳更千百年以爲孰非而孰是豈當生者不可必而未來者乃可恃耶吾不能不子迂而竊悲子之志

學士華公小像贊

皜乎貌之春陽也皭乎志之冰霜也其皓然者柱下史之髮與鬚乎而皜然者藐姑射之仙肌乎非簪筆宋袠衆競進而獨退者乎素封其囊衆競靡而居約者乎餽令男子衆羸金而遺仁禮者乎一丘一壑或朝或宁長康之所不能損益而圖者乎無漏所疑大丹已緒帝曰姑止弗召汝而留爲世儀矩者乎指以爲仙或香山洛下之佐而實非古者乎其申申自若者仰不愧俯不怍所沾沾而色欣若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而不倦其人者乎是爲贊

陳小山像贊

有冉乎容而皓其鬚八十一年駛如隙駒誰受汝筆誰收汝骨朽者汝骨不朽者汝筆是唯汪君爲之藏而王先生爲之述也耶

約齋錢君像贊

儒其躬醫其先樸外而華顛再佐雄州而憂肅然地當殺天百城無堅卒以家全晚不樂王官移疾自免絕以休衛尚羊猶衍里無挽言家雍浮羡意以約失之者鮮矣

王舜華像贊

以爲吾舜華耶宜寬褒而遠迤胡爲乎挾王笙飛若御冷風而飡紫霞以爲古子晉其人耶其色亦僅十六而上實胡爲乎皙而頎鬖鬆而澤是豈合者仙才而不必盡合者英姿耶予以跡擬而吾亦以跡擬耶將乘鸞鶴而從晉於緱山之巔耶抑挾萬卷爲帝守廁如淮南耶吾聞之去嬌與盈仙道乃成子毋自輕子骨始輕滓累浴而清後千百年吾將貌子於蓬瀛

題故雲槎張翁像贊

其飢若高陽者其飾耶其豪若酒張者其跡耶其超若紫桑者其隱耶其偶若英皇者其琴瑟耶其崢嶸翺翔者其三翼耶

李生像贊

若絢綅而垂裾左圖而右書使其腹果豈其顱梓乎其容而戚乎若有隱憂被皮相者謂爲河北之晳拖聲

人者謂爲三吳之膏腴而識之深者謂其跡素服六
而能緣飾以儒者耶

太醫盲者邵君像賛

此故處士邵君之肖形也頽然其若傾退然其若不
勝汝不能自行賴人以行衆生不能自生賴汝以生
夫真宰者假汝明於心而奪汝明於目意使汝內專
精其慮而外絀其欲以寄其仁於有知之屬汝必盡
取其所甚絕者而力挽之汝不勝其仁而真宰廢哉
此佗鵠之所見忌而弗克永䄂汝壽宜止於斯嗚呼
噫嘻

張道官像賛

是從赤松子游而遇黃石公穀城者耶爲壇陽都劝
百神驗而上昇者耶立祭酒祛疾疢者耶稱句曲外
史隱詞翰者耶次外迹玄而內爲名計以走有庇下
名無除乃求王子題曰玉局散吏四先生之裔

鍾太傅季直表賛

舞鶴飛鴻秋山寒澗與時評跡無代見豈劍星寒
泗鼎波濺騰瑞墨林流規穎傳古雅幽深豐姸峭倩
一字神呵千金爲賤嗜疑于與隆準誰辨

右軍大熱帖真蹟賛

右右軍大熱帖十七字雖奔放跡渝而風範猶存
遺墨揾透膚理隱然有入木七分之勢
墨池飛龍鬱盤蠶絲十七驪珠精光陸離有象燭天
土花蝕之青鳳片翰人間所希其在瑯琊天球庶幾

右軍此月帖賛

右右軍此月帖二十五字結法圓美而時有米家筆
且紙墨不甚合疑爲此君臨
傳舊紙掌卒驚楚王虎賁登廷蔡爲不亡屈郢郭壁
步山陰堂柔婉虛和後圓就方誰其最工米顛襄陽

右軍淡悶帖賛

右右軍淡悶帖痰乾二字作淡干皆古書通用如在
藏鋒精雅之極是唐臨本也賛曰
歐陽旭顛顏莊李佻宋繁喆孫厥祀幾祧楚董優孟
謂爲叔敖以似求有典刑不佻我追會稽毋譁焦峴

褚河南哀冊文賛

山陰書聖河南入室柔外剛中風疎意密拙含大巧
文無掩質虞歐既逮稷東非亞帝冊騰哀有資揉筆
風骨蒼然天真自溢流芬墨藪核慣緗秩

史道碩八駿圖賛

維昔掘星元耀是降周有文孫改即田功帝收其精

以歸房宮下生八埏爲八毛龍穉奇蘭筋騕褭駃騠
萬耳聳立以聽嘶風造父御王良簡折衝副車之乘
爰命河宗柏伯執鞭厥右奔戎佽忽滅沒電追雷蹙
七萃欽簇者莫敢蹤遂陟崑崙戴勝之邪飲血蝺奴
歸籙逢公鼓其餘睨立埽徐嶧後三千年虞日再中
放不鼓車野秣於豐道碩作圖矯若虬虹嗣彼新息
儋式於銅僕臣司藩敢弗告共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銘九首

顏神城碑陰銘有序

世貞不佞既已城顏神則諸父老走李先生文記之李先生雅善余故於文稱稍過非當不佞中丞公侍御公之教也與二三大夫士之謀也余惡敢雍容而坐頌之余不佞又惡敢雍容而齗齗諸父老之力以爲已功諸父老從子弟萬耒其畝日夜胼胝將事矣即因材於山高下陂陁藏者佗費十之八九而寧無二二酒漿飯芻之費以勤諸父老二三大夫士爪分駁築扶馬畚而人衆之亦既勞止華路藍縷以啓疆域拮据切切寔唯二三大夫士與諸父老共其何不佞之有不佞則竊復隱度焉爲諸父老城顏神者亦之巳耶將縣之也城之而前使者以萬計囁嚅旁唱卒靡故動令不旋踵而告成事諸父老業以受賦二百里外不勝其煩附庸即百雉之崇易易若是規而縣之則司縣之將爲若置令若丞蝟役手供皉人於衽席而戎而從三邑之責衆使其民與諸父老並削而

悴實大左不取也語云見巳然不能見將然即令今
央城縣利害與他日身所受本末岐異矣然未可筭
數而右作跡以明余志耳余不復敢屡稽二三大夫
士暨諸父老子弟姓名系之碑陰而傳以銘銘曰
顏姜之山厥陽滹滆夾谷亘天綰轂其口景圻丙控
滄蓋東走五民居之匪利南討竹為奇衰即山而取
爰俞相埋帚對味首矛鈴曰尋何戎不莽唯余畀目
處留靡𣪊本之不探而末是騖厲我父老以勤版築
雉野堵室臺覃道屬唯茲父老藩屏是篤石城峩峩
可以礪鏃危岡冠領腴泉滙腹在易有言設險守邪

衛以武師周以崇墉遏軋亂萌毋使蔓張毋若安之
薄征庫藏刃鍛鉤嗀枉矢大槍銷為耰鋤趣而農桑
比屋與謀滙彼周行牧臣畢言敢告職方

止戈樓銘

大名使院之後有樓翼如嚴甲伏戈罷如于前復顏
之曰武庫不復丞擅然若刺也夫武庫若漢縣官聚
五兵所也有令司之在未央蓋歷代毋改使院何以
稱焉故易更而顏之曰止戈戈所止也於文止戈為
武門止戈即止勿動也復係以銘其辭曰
太行之南宗爲沃區背魏指趙翼翼　上都襲食劫

耰委甦襟裾唯易有言需有衣袽用除戎器以戒不
虞赤堇之精鏽以鏖胡剮列五兵利剸蛟兕嗣敢司
銛厥名神樞胡以藏之宇閣汽起復棲而殺崇墉周
庀包之虎皮倒載於亢夫既藏只亦永寧只匪有曠
鉄索有怨矢胡弗庸我竟老止比止戈為武斯義斯
紀毋佳毋忘請俟君子

使院新井銘

使院故無井晨取汲於一里外運者踰十人而猶
不給余蒞事之三日進群吏而詰之即無問勞役者
之有與踵一夕車門鏥而牙城鈴閤之間緩急何所

恃哉行相地於帥廚之後隙艮隅而鑿之凡四十尺
而得石去石之五尺而其泉見初沫起若琴俄瓷漱
騰溢其冽冰齒可以佐茗色益若味因為之銘以示
後人其辭曰
天之一地之六湧神瀆寫明玉汝茗汝粥汝盥汝沐
著而布積得易九三之繇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研銘

墨賞攻汝而汝自如墨動不足汝靜有餘為汝納汙
汝既恬然為汝去垢汝亦無言夫是以能永年

墨銘

不用耶而惜汝之菂闇然而不章用耶而惜汝之精的然而日亡汝自以為能立言汝祖快於摩頂放踵而老氏之徒以為貴天其天年

硯銘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徛汝之德好汝者加汝以五色而汝弗良於墨噫其所謂混沌而飾者耶

筆銘

結繩而有鳥跡鳥跡熄而中山之用溢嗚呼其文有餘而質則否者耶靜而不能藏動而不能久者耶然猶能覩蔿紳而遠甲冑彼治天下者尚以為功之首也

墨精銘

嶧陽之材增其流肪和以浮提竹玄宜霜膛谷超超以繼仲將汗竹素林作千秋光

洮硯銘

洮河之陰結綠是含餒墨如蠡象音中羽市賜蓋公椽筆以佀折節從我我貧倗汝

誄六首

建寧張府君誄

嘉靖戊申夏六月八日故建寧縣府君卒於虞山之里第春秋六十有七府君國器非凡公車番對三為大吏張廷尉之不宽兩剌雄州吳河南之第一薦剡書上除書垂下而竟坐非搆遂息扶搖氣色施于泉石羽儀僅于鄉里餘事潤屋壯心祭屑豈非明哲自藏舒卷委運者哉在昔楊惲廢業田彼南山始借聲伎以逃終罹怨望之誣而公沒齒無伎讀書自願優游造物以永令終嗚呼休哉某也齒後未獲從公之杖屨公寔俯締姻好特申德音約我虞山大嶺遭如未遂而今已矣嗟宜蔿之異聲念手蹟之在目追為誄曰

顥允府君鼻祖自留播於虞山寔滋以繩辟驛皇祖並為國倅以逮逈考樹惇靡尤是生府君天質秀特蔑於藝圃發羽飲的甫冠登朝外史是繹既理憲比夕若警惕吏所弗解士所未醒合而為一妝精絀刻翕赫中璫亂我國網公嬰其欝詳本略芒詳之伊何元慝孔張孚號用厲王威斯揚略之伊何族屬孔棘漁汗用休庶慮斯議初命吉守宅憂不集載命煌煌于建之陽昇建士女以莫不慶樹爾田禾酌爾酒漿若亡吏吞曷號於鄉為老嬉遨童稚謳謡即碩解猜滌恩奉曹白訟於閭曷煩市制考第書最陟明迺當胡其噭噭而遽口網當者莫下惡者在上

弗勝攬憶疝菴公之野人怫不悠哉汲湜故嘶何擔
叢嘉陰蒙朱顏龍坊望爲神仙寔聖人孩眺公
之鄉儼若通德積繇飄氣鳴珂雅色窺公之門麗若
倫侯華榛承日栽棟雲浮登公之堂何異謝家玉樹
挺秀芳蘭競花入公之室一榻蕭然左圖右書支頤
其間宗黨姻姓待而舉火永無餒殘以即寧堵隣比
左右相從無忤威有儉戚割以句予我胡弗仁乃要
斯人讚玩却啖用全厥真孫厥諭匪熊經鳥伸謂期
百年而歷六旬溘焉蛻寅何斯其亡盡去拔倡而喪
老成遠邇哮吼州邑贊評嗚呼哀哉彭澤高枕東山

違駕始績既聯後躬獨暇春遺煦日秋餞輝夜公出
其餘嘲弄元化玉蘊於櫝芝茁於圮公斂其餘貽燕
孫子我申誄詞以備張史嗚呼哀哉

故永新令陸公誄 有序

嘉靖辛亥冬故永新令陸公先生卒於鄉前是陸公
罷永新令卜七歲而卒也公世爲長洲人邑居而族
蓋有太宰若貴甚力能拔所親而陸公爲諸生特自
引絕不復游太宰事發他株引坐累歲座比比
而陸公共族也爲諸生自如久之薦於鄉第四人辛
丑乃省復爲第二人賜對進士舉宏詞受校業翰
館七試皆第一海內亡問識不識稱陸公明經精博
士家言而公意不憚孟讀中秘書書多左氏司馬班
固諸家執文及它稗官齊諧猶其緊而大要乃根柢
純潔亡畔誼理已當授官試復第一而大臣意有所
不可俱出陸公出得給事中主試浙浙諸書生大小
黜陟陸公手公距爲書生三年爾人蒙之爭相自稱
此爲重亡何相某宰某互鉤黨爲奸利排善扶惡所
意必逵公條具劾上 上善之爲罷更置相而以體
難大臣枝陸公朝堂論謫貴州驛丞貴徧鄉公單騎
扶州往經數載亡苦乃稍遷永新永新令多善政語

見太史尹臺序小盡遷人由瑣臺出又緣諫業自科
單易邑小不當而更日夜望重移邑亦亡敢以吏治
望之公不也考永新令高第狀當見褒而某其時復
用公度且中害辭曰病入貴濕侵四支伸屈爲任耶
任宦東適意行樂兩竟按劾免陸公爲人慷慨好行
義多施家不爲官故餞爲官而素空空然則以施故
事母孝故嫁寡而貧陸公事之如母也母失明公旦
夕唯所以娛志不得因從伎音樂公遂若好伎音樂
者母捐館一日悉斥出之終其身不復聽云陸公爲
文雅敘事其究若夏敦商彝而不持作姐倚組割湛

灌若薄露一時人號能師信而乃以擬汝南太原輩
甚汙妄不倫夫數君子剽何沈飾盤嫫倚門而眩粧
細視欲嘔者烏足辱陸公哉余哀其秩既不滿行文
於稱顯矣非所志也敘而誄之辭曰
中季遲秩天所弗榮皆情令秀乃昇陸卿在往浮沮
一出戍鸞戰藝無堅被才亂府之闕剝騷非頭神王
羅窺菁棘營衛亡恙引蹄淵蹯況我朗暢我儀圖之
山甫是伉巖巖昊趨日月羅秘赫彼峻猷斂溢役旋
先民格言沃根嗳滋稗官子家傳綜靡遺文所由生
生厥自然耀增星漢流行嶽川銘壁成葉剌猴棘端

曾是窮術徇巧非天彼其之子剽裂繁飾剪毫毛孅
狂且粉澤公執無色以勝萬色大矩永橫時才群易
絕口朝政衡門衎衎孰覩眉宇燮然未滿壽世何長
經時曷短誦蓄莊高奥橋珍善鳴呼哀哉予惟在昊
蟬蛻代作隨形俱泯一何達矣很艾其章冊銘厥略
斯物寄窺是哀亦樂崎嶇不終見君荊名亦有黃耇
爲亡必稱袁澤東淮揚峰北馮巾栽彬然陸公先生
嗚呼哀哉

通政司參議張公誄

歲重光作噩之畢月故通政參議張公翔損館舍泰和

七十有七翁諱寰字允清蘇之崑山人世有甲第閥
於熙朝至乃考奉直公貞菴簡亮弱冠味道入巽南
宮之聲出歎西門之績以鐵郡滿考幡然乞休
天子嘉之晉錫蕃庶遯肥考槃貴泉石以金緋騰雲
霞於竹素優游大耋顯融令終風流所貽談者口實
翁稟朗天授淵源家派既舉進士釋褐三典雄州咸
著惠澤於邦人稍遷秋官員外郎以愛行法民稱
不冤居無何念奉直公高年乞歸養筆頌在侍嬰孺
鶴慕服勞寢興胡考安昊既以天年奉直公終哀
毀立骨餘性而已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薦紳先生

爲詠成什御史康得狀異之上翁孝廉不報服除補
故秩超通政司參議銀臺通奏之司爲 帝喉舌禁
宸秘嚴之地若接謦咳盛年宏材處之不疑謠諑當
心精彩刺目遂用廟灾援例得賜骸歸湖山故盟口
未寒林泉則風心損委尚平之微累既畢玄度之勝
具獨著或扁舟苕溪雲水之社或短屐武夷匡廬之
項千里孤駕毋煩留時之糧門生故人爲開康樂之
徑若乃志慕奇書手追名碑薄蹏尺一魯縞齊紈醉
瀋淋漓家至人屬春容寂寥汎言旁酬七步未穎八
叉猶蹇足貴太冲之賦奚暇相如之毫充以多遁樹

邁下引爲醴林宗人倫之表太丘長者之風陽和溢
於眉宇春華粲乎齒頰足使初交損舊後進忘祈既
遠游趣深坯㙩殊薄陸有思光之舟水具志和之宅
太嶽思御瀟湘動流三游在念有成言矣一疾委捐
遂爾長往嗚呼哀哉乃手其等以世貞夙奉眄睞寵
之小友使探觚翰爰播誦粵夫誄以志哀援所由起
曾閔死綏之勇汧督雒傒之戚叔持甘法仲武登天
故使詞客陳此太師來風起洸浦之慕子回喬秋和
就暎今翁來化去留無忤終始備福者五不朽有三
亦何哀之有哉然使盛德就徂則百年猶短高風永
閟則百身曷贖鉅城峴首殊抱荊民之泣太傅西州
尚起羊曇之慟矣詢舊典誄公不宜
誄曰猗歟令德人以賢貴有斐北武皝皝其裔播遷
於吳婁起高第仲采于襄叔也蕃寄食德者何伯有
喆嗣寒門三輔脫屣雄剌蓬蒿自若松菊就徂兎猶
清泌卒以完逝夫子挺生弗憒其聲水鑑朗悟機神
洞靈射策公車首茅連城自濟而濮爲稱仁明訟獄
時往謳謠互聆百堵斯崇衡波是憑彼萑蒲伏戎
馮陵捷若承蜩有洪弗形三牧于開目刃無全膶甯
匿家汲爲公田仟鱗舉爲系閭餽毋錢守素如泳齋廚

肅然單車就徵泣帨聞閭曰爽鳩氏　帝用旌賢峻
坂未躬白雲横目志養斯榮大孝匪祿扶侍以終居
然嬰服溪淙寫哀林飈助勩援琴作弦弓旌交屬汝
作納言司　帝喉舌唯斗輔辰莫踰親切終風自南
纓口回穴挂冠神武上書北闕七尺自如百組誰縶
業在吾家嘅蘭生悦維昔謝公竟阻東山樂通失侯
憒疾於田寧如夫子心形兼全瀑布界空慢亭衡烟
地肺幽阻天目蝗蜒三江五湖衣帶之間鶴髮華陽
煌如神仙彼美司空遊於玄城皤皤黃髮三四老成
書謂夫子江東無兵白日未騖青山可盟把臂竹林
飛觴蘭亭負恩所拔一坐盡傾談天膾口懸河啓褰
季野陽秋汝南月旦後進爭韜名流忻讚雌黃既絕
吹噓獨擅隨彼嗣宗流思中散縮詡君學便便腹腸
四候唯春九曜絶霜入吾十不亂返跡毋亡凡石落若通
漁蕭撫江汝又以名之亦莫可踪跡收師有老養錄頑心
游戲墨池蹤横藝林凡常凝思心出淮流卒以不朽
入用子箴子曰毋尔余暢余襟弗鑿其天孰古孰今
汗竹湘縹流黃帨白朝披夕覽有請必獲戶穎雲龍
人誇拱璧不翼而蜚禍我南國蕃哲所嗟吁嗟陰璧
寸步所艱見子題踏嗟予耿耿小龍門是登丘鹿尾胡以

蟰蛸欲為圖書在坳蘭桂在庭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焉知來者謂余後生疇昔之歲余丁家禍繾綣夫子寔來唁我渥丹其顏飄鬒濃緌婿五嶽之期唯子是抗美疾見舊留未改火僕夫飭轅餱糧就裝瀟湘之思擲筆而化嗚呼哀哉天期既迫靡游曷藉桃源不春柏房長夜翩翩素旐軋軋靈駕雲歌未歸巷哭人詑矯矯夫子寔超生死應迹而來乘理而逝銀艾其表蘿薜其裏傳子隱逸非子之始傳子名卿非子之止微言可述微容莫紀玄心慧覺佛輪儒軌嗚呼哀哉

禮部主事華起龍誄有序

明萬曆甲戌之夏五月故翰林院侍讀學士華公卒其季子禮部主客司主事叔陽字起龍以哀毀得疾疾明年秋九月竟終於苫次春秋甫二十有九嗚呼哀哉揚仲武之清才儁茂王子安之藻理秀發並以盛年而同厥厄何造物之戮人頻乎而驟奪也起龍少負穎質風標鮮令為學士所鍾愛訓勵尤切雖銅盤列食寵異等乎適彥而青衣受櫝切磨幾於珽碩柔愛尤力庶幾並行不悖矣以故舞象之歲裒然邑庠歌鹿之秋甫踰弱冠凡有撰述膾炙人口尋舉進士高第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出視税武林非其志也內迫晨昏烏鳥之戀外慕汗濁蟬蛻之趣懇疏引疾予告南歸溫凊之暇縱心蓬古模術作者蓋卓然有成矣既告滿三載補刑部四川司主事委積館舍不乘懷方之職填繕巾脂無煩鄭僑之計至於剔奸隱祛掃宿猾雖謠詠狂譽行之自如尋以念學士乞歸是言載馳幾伸無方之養者踰半載俄而學士疾亟湯藥躬調遂有刲股之舉含殮甫畢遽成歐血之慟衰絰在堂一雛依戀割戀人世追從泉臺諸所未終一念畢矣夫其汪洋竹素揮霍毫翰颯若風鳴落若霞舒雕蟲之士往往愧奪而矯在奇哉雖托冲淡乃其誠者亦欣斐然陶謝之藩旦暮可歆而又旁通釋典蒸曉宿因館池之業多托經藏性不食酒而從容歎宥居無雜交而慷慨傾懷至於名畫法書商彝周鼎揮金購募幾侔秘笈此子無死故未可量也子之元配寔余淑女圭璧表其圓方鸞鳳協其鳴和天之不造先子而夭帳蕙久荒墓中栽宿而余猶棲遲世途俯仰物變以此言哀哀可知已乃作誄曰

天族惟殷華為國楨曾紀司馬貴而不名右師睥睨卻楚以情嬌寔顯晉厥宗通靈孝子絕婚嗣乃繩繩其麗不億以逮于明四世登瀛馳衿紳勤與子之先君

鬱古士標經虎蟠紺簡金匱虞榮能割未滿忠遜
比爵而封爰政鄉遂聲華四垂門故三事晚而消搖
與物靡際其心則長以貽善繼子之覽揆觸祥在臺
監田嘉上卌穴威鳳秀朗天植頴悟如縱累葉立標
于言闇誦公車之作世所羣風鷄山歌鹿龍江摭紅
伯仲之功勤與仲取標南宮射策金馬掩同升
旁騶都下洛陽少年正平大雅東傳縱觀家貴傳寫
降心玄古力紬經治術御時人知者言堂彝跡木部
朊冒梓鄉齊媒兹蔓退而洋洋跌宕詞林從容藝場
寶感古文金薤琳瑯倫乾搖鉛數叅叅高不躍而越
集子之堂長卿自娛文園春寂王程外蹙親命中迫
實恭欽憲神明三尺
帝曰汝良改隸宗伯周氏惟方漢典爲國子始爲政
剔其垢穢賓至若歸去之師徒用道行九夷聲流重譯
陵岵興懷循陔致思囑指高堂使我不怡神虎朝掛
雲龍夕歸者及門病者起帷如登春臺如含醴飴
既翁且耽將求天期天期驟迫奪我嚴父冠燕書帶
寢不夕處同生可希敢愛其股嘔血長號雞骨支柱
曾不踰年迫軌九土子之哀慈早暮悲啼子之二紀
或泣或啼建禮清曹天衢南東素俟之藏南詠陸

凡子所纂一旦若遺天既奪之昔胡貽之嗚呼哀哉
星隕珠沈蘭摧玉折鐵羽鴻鍛傷涕汗血密戚哀揹
英游痛咽溶沖死矣長謙才絶人飢無悲悲子爲然
予之遺文百有餘篇欽情鏤晉旁剔及散巳頗散落
惜不假年其骨斯朽其言足傳子無没眠余操子槧
矣矣淑女後厥君子先子而往以身薦璧若父乃舅
亦已矣矣仰休天哉俯慨人理臨穴莫從纏恨桑梓
嗚呼哀哉

臨淮侯李公誄

萬曆甲戌秋九月都督留守諸軍領中軍府事臨淮
侯盱山李公以疾請解機務詔許之公之冢嗣言恭
方統熊羆不二心之士環衛左右上書請急扶侍輟
直以行又三月而公捐館舍　上爲震悼罷朝賜祭
者五黄腸題湊豪虛之塋一切自尚方給造禮也公
之先世恭獻王以長厚托肺腑武靖王以雄略長爪
牙遂啟大國從祀
高廟曁華之際疑跡夫封中興之朝優渥廷易世
載德不忝惟公公孕女斗淮淮之秀負淮泗湯湯之
表研洞韜略敦詩悅禮
世廟丙申之歲踰冠襲侯

有事閩在上　皇天大貺公以虎龍寵忠崇殿太
陟降特拜蟒繡褭蹄之賜先後持節冊封周藩及遣
祭榮吉二邸視不還檜自汲單成之夾贈必以禮河
取宰咺之誚已事遄反毋淹館新遂佐留省右軍之
帥晦智杜權任真推分然戟之地凝厲湛如也竟以
材武茂異推督江防戒嚴受脤之日勵節絕耳之守
時適有島寇流犯內甸公出次江滸以死誓衆餘皇
蔽空視一菴而進止組練曜日惟余馬之所嚮蒼兕
呼而妖氛息素車退而怒濤斂水奏鯨鯢之戮陸舒
鳴吠之警幸有　詔入領左軍都督府河內陳借寇

之辭美矣毅弘待期之信遂理所任遷佐督留守諸軍
璽書褒美優賜三世比於周宣之召虎諸邦範之儀
度丈弗繼士用流言拔猖殷中倉卒倒刃公佐其長
以柔道究解徐置諸理祭形著勸獨蒙逍遙之徼濟
督至兗弗覺質首之姤甫爾解綬尋家賜環進領左
軍再被江寄進平蠻將軍為全楚大帥勃盧豁子之
銳戚絲長繩壑背卉服之頑爭誅短韻行商樂乎野
次還秉安于栖畝入長東樞出總漕政公銳思畫後
詳不盡力所上五議朝議是馮吳會之飛艘相尾每
光告期於倉之積粟如山更憂陳積夫崩相轉餉待

元勛車僕富民乃昭至意而公以徽文見詆還佐
其府俄而漕功就白　人主偉其事而嘉其不伐政
統中樞督留守諸軍事陪京大小庶務悉以委之竹
馬遵滸衮衣在洛太尉之節甫入臨淮之令尚新
天子以六軍大帥貴在得人元戎啟行　溫詔敦促
公念母太夫人老不能奉板輿而北上書力辭至再
始拜　俞旨原廟之衣冠出游誰為執御光烈之紼
帛猶在時當護存公以宿將之隆受祠官之托歌烏
深矣溫靖之美齊視三公殺水之調耳瑜五鼎
天子雖難公之情而弗釋其用竟仲留守前命七莘

三異之䇿精采頓新長于大桁之間謹呼載道公簡
易持己含博為政雖錫鼎老猶歌來暮而天不慭遺
一疾告竟春秋甫滿六十顧未登上壽而享國三十
有九年三摠諸王兩佐南北樞四長其府一帥全楚
提漕務佐留守再督江防一總禁兵未拜諸徽侯功
臣銀大之任靡弗綰南北要害之地靡弗歷爵上將符
印節鉞之頒無虛歲尚方金綺楮幣珍鮮之貺無虛
月言恭孝隆繼述材備文武昔師望表侮伋將虎賁
平陽入相密直禁禦代興之李何以異益顯則綸綍
幽惟金石足以與擢東第龐衮千古尤欲累生時七

行往送往之旅於爰焉不材斆之儒生爰紀符合
托之客卿敬爲誄曰
漢有飛將唐推藥師爽哉武昭聲島旂赫赫
高皇托肺隴西以啟岐陽丙張天威平彝三疆横絕
馬支千撕休屠血我留犂廼開大邦及開而獄元康
末舊陽金公秉至我文侯爰七其命七命伊何匪號
匪鄭叔旂綏章勇爵肇鏡三藩之禮侯始爲政風談
崢嶸周還愼靚赫彼留京王業所馮我侯攸止如雷
如霆樓船在江練凱自鳴蠢兹島夷陽怨奔崩儲胥
不驚以翼　孝陵弟選悍士仇我司計三事大夫首
鼠匿砰侯曰毋爾汝育汝事國有三尺汝毋自歷撥
鋒浴水抽矢叢蝟片言立解削彼宄氓渙瘦既廥剛頼
爾即安如何壬夫搖之筆端閫門叠重閈閎謝堦王三
節金符以靖樊蕃紆爾戎輅捷彼荊蠻侏韎興歈魋
編請祀藥乘六軍寄命於漕　帝聽中頤曰吮眷畀
捐循其師以爭風濤爲堂千廟如雲萬艘輸無後財
士鮮告勞鄁既肩庸洸乃恍驕鍾山龍蟠石城虎峙
永奠南極上公所理惟侯冉命斧鉞弓矢車熊大桁
竹馬江汜肅肅徒御棨棨門子介冑徽文棨戟象礎
三十九載珥貂垂瑜如履室堂中權左樞如鴻比南

天京舊都歷絲螭文燭銀壽衣模貝帶劍韜朱寡僕姑
賜無虛月庫不絕書棟梲示凶河魁告變語嗣祈天
星佑飛傳百身曷贖一往臭戀隨彼茍視毋煩吏誄
傾都霎涕中朝流唁訃音上聞怵我
聖皇璽印朱芾栢椰黃腸禹惠以享悲從尚方介士
輕車歸侯於藏易名之典以侯大常元勳聲國紛莫
可紀金貂綢發旅葵生圯侯與繼絕令聞遐邇有子
而賢世濟厥美曾杜之木其橋梓俯仰遺德侯誰
在矣嗚呼哀哉

孝豐吳宜人誄有序

古誄贊歌頌以著於閨第之懿者言婦德不外見也
乃若純動誠格自掩彌布淑教所施溢於門右貽厥
孫枝此何以例馬王子曰予讀吳太宜人傳而志之
太宜人事其姑謹姑病再封肉作糜進病良已卽秘
之弗復語於人相南山大夫起家甲州郡而好施予
鄉之無餓者凍者暴野者川無厲道無殍瘞無棄無胔
無骼肂大夫是頌有丈夫子二伯佐廉訪仲參政行省
率其教所莅有聲實諸孫維嶽以文學位郎署少者
朗秀林立盛哉敬爲紀之其詞曰
濯濯宜人佩芬結英風習婉娩內閑未章作嬪於吳

吳宗之慶吳相夫子配發厥祥一 伊何早遺離群予
姑我姑未遑曷恤其屑矢神自封載告廼俞迄以終
考左右服扶二 夫子克守閫政是資逑遠千指曷闕
嗚嘻歲時蒸嘗潔鮮散肥豐絕阿錫首靡華荼三 以
儉成豐以豐侈予左掖右纘以行緐寡仁恭中野七
賜行旅豈曰季從豈曰婣娣四 凡我吉民慶祝吳宗
惟吳之豐我生曷恫赫赫南山是宗是瘞邇者閨祉
實啓家邦五 伯服儒紀枚輯顯慶周道中否弗答其
轍仲司考功如鑑斯別並協肥遯以貽象德六 南山
不騫蹙澤儼有榮芝春秀謂期億年忽是中凋人畏
曷廷琛邑悱惻宗姻湎漣七 仙姿不春玉魄長夜志
愛悴堂合歡萎樹總帳風搖粧臺霜鎖月支羅香嗜
逐靈駕八 姑謂令婦予曰聖册四德咸懋諸福萃輿
豈無孑孀恨蠡財屬亦有姬姜安則爰娉九 德曜可
字公父嗣賢玄霜屢易徽音邈綿我因闡孫敘罔不
刊敢托彤管播之素旃十

哀辭二首

哀節義士君寵辭有序

明嘉靖二十又六載大司馬臣諭言江淮帥臣言倫
將軍沃田與倭寇戰不利殉千夫長節君寵免冑
賊以馬死之下御史數如奏臣諭財死言君寵故暴
從因聞應
詔一 且指棄性命報塞
大恩宜錄贈如例
詔曰可其贈君寵千戶予一子官官知君寵先是江
淮帥臣檄青州兵備使者王世貞募卒三千人使者
募三千人畀軍蒼頭特起君寵屬推擇為長當行使
者觴而命之既受觴跽曰不佞不手膾大酋肝吾鄉
吾頭而報使者壯之居無何竟以死報嗟夫君寵所
謂草莽食力之臣也捐妻子嬰鋒刃胡為乎哉且使
者業已蚤貴擁金紫日費縣官廩百倍若矣從諸輩
上先生談說治亂不亦翹然自視勇男子哉然而坐視
寇披猖未有救也使者碌碌齷齪以無當也即飽死
何以見君寵地下為君寵指麾兵耶 天子從先推
敘將帥即坐逗遛數矣未聞有以馬革裹屍者抑
何餒怍失眾也是不幸而不得君寵死又君寵之鄉
中人好勇尚氣固其俗然諸為奸借軀報讎亡命種
種法死者私鬬死者其人技能自視豈盡君寵下哉
然而授餘肉犬彘不食也於乎君寵得死矣使者歎
為楚語一章下神而怡之辭曰

鼉鼓發兮殷殷鳴鐃刀兮血骨陳靈之降兮亡期將
吳會兮與余仇駕虹車兮曳雟旂左駙豹兮右驂螭
手余元兮抉余腸涽滄滇兮肉艱鯉將告成兮東沂
江冥冥兮翼靈飛憒而往兮懽來旋群殤從兮為厲
先篠横稷兮濩齊田靈逍遥兮以長年

哀趙節婦辭有序

明嘉靖三十又六載安丘父老言張氏女死事張故
書生趙東周婦歸亡何趙生坐羸疾困且殆張日夜
不解善奉湯藥浣中裙厠牏指盡瘃頑謂趙生即不
令若獨死趙生死張大號泣三日勺水不入口以閒
起自縊衆覺解不死已再縊再覺解不死張度亡奈
得為守者謝媿董勞苦生肉冷矣亡及矣吾寧不愛
雀鼠之息為嫁葦憂三月而守者信之少懈急夜起
更衣縊梠側解之係絶矣分巡使者王世貞異其事
下青州守守下安丘令徵諸博士弟子偕父老言張
氏故書生趙東周婦為東周死具如前狀宜旌使者
為上御史奏未報則以一少牢祀趙烈婦於乎齊俗
侈任俠好相雄長以利固爾無鹽氏之賈術史數女
之烏合志傳苟貫以為明智僅二千餘年而烈婦從
大泥之快我雖然
今皇帝風勵誼行化決既迣矣而以使者所目擊委
節捐脰之事往往不在詩書而在甲冑又其甚遐不
在弧矢而在帷幬也可慨也使者愧為男子矣于是
敘為楚語一章下神而賡之其辭曰
蕙荔蒸兮葯房汎霞旍兮旛天觴係眸兮瑜瑱靈將
假兮中彷徨悵獨御兮亡惟頩綏姿兮不可干昭昭
兮啓明將薄蹙兮子微誠靈將兮雙袂偕子旄兮
來而逝轅連栢兮軏扶荔驂和鸞兮朝
上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祭文 二十二首

祭張府君文

嘻噫府君皇遠卯竟摧峰凋沒仙軌永歸遺蹤在木
嗣人陳奔扶服修轂群嘆畢奏百身曷贖長吏邑填
戚黨巷哭噫嘻傷哉我聞在昔張仲孝友爰播江漢
偭溢孔阜昌式廓之府君其後肅肅儀羽溫溫璚玖
異學餘累寧識川受植是禾黍芟其稂莠令名長裕

奇數鮮偶孰抑之窮而發之仁若諭中豹藝匪雕龍
縱心條暢據藻遐通威鳳麗彩白駒冰風茹德服儉
樂憂泰窮安愛嗣人冠弱明倚低柴好修以有嘉聞
初矢決曲成嘉手遑天衢迭澀行矜其訓手疏口計
劑等稱分陟賢忘庸斥毛服明賞莪弗其有秩用章
厥推伊何惠綏寵者崑洽既加朱紱斯知服君之教
君食其報報君之優居然其休容廝改稗躬曳收裘
與馬倪泰僕從簡脩教行不勅擇語寡吝世緣肌絕
貞標鬥狷置身蒼汀默喜樂峻新不百年竟睽寧頃
噫嘻傷哉豈仙者流而厭塵羈薦質勤脫俗追縱大化
武陵南遊靈館幽樹奕游其間君辨晝夜靈軺頻還
廣陸屯邅白楊嗷號悽咽流泉纏悲薦紳知茲象賢
歎因執紼陳我鄙言噫嘻傷哉尚饗

祭御史大夫屠公文 代家君

嗚呼屠公古所謂不殁者其人非耶已矣不復能爲
天下惜公矣公繇御史起家數更踐朴地晚自大司
寇爲御史大夫其登朝亡慮五十載後先太半執法
而會　主上神聖手三尺諸法吏佐意而治而公毅
然必達所不可爲副相握風裁紀行且盡　上獨無
以久嬀也諸從郎署吏起同列蔑然而頰白者公

上獨無以老厭也公滿九歲　上計獨得賜秩一品
年七十乞歸獨留沒獨數歷　主上悼念豈其無厭
公且私之耶忠信孝友精神流通始若落然終則舉
如蓋天下不以歸公之賢而以謂　主上之聖始其
則閱屠氏有御史大夫二俱爲太保丹山公於公伯
父也公早貴不及而晚際過之世所稱於公者赫焉
公廉足以周身而不形人汰勤取於成事而不趣人
先其直中人譏而不見怒其名居人仰而不見忌天
下有慕公者不能以其慕而近公天下有不便公者
不能以其不便而無雅公公之歸殆有餘地矣某往

晉吏事公公亡少我進而惠敎之誨如也度無以報
公地下欿焉　上工扞北圉飭桴鼓之吏冀以效國
士知公其與我哉

祭尚書朱公文

嗚呼太樸之真渾淪敦龐至和之精粹冕沖融渾而
未鑿乃有我公褏然其廷皆在
孝宗玉堂徊翔金管從容依隱自容與物無忤退不
必後進不必先白馬青袍二十餘年晚仕邪禮乃握
留銓冰壺大鏞繼爲少宰貳卿在武脫屣超然稱篤
不任唯　帝曰俞優以傳餼冀以安車懸之里門望

益而趍童稱失年䀚叟忘愚進各以意怡怡于于琢
省蕭然左圖右書長吏伏謁歲時而已動容自規言
咲皆體稱如條風洽若玄醴抑抑武公恂恂夫子無
憾之日世與之忘嗚呼百年而守嬰兒掃楫委順飾
巾待期生人多澆焉能留之大化既還誰爲卬之醍
醐消洙泉啜其醨㩦擬曉詠日落日迷嗚呼哀哉洞
庭洄流吳山削芒公追胡髯以御
孝皇聖澤永閟賢風罔亡徽詩百身遺聞在邪何以
奠公東蜀椒漿嗚呼哀哉

祭伯父文

嗚呼三月丙申表兄自家來謂以別請伯父也伯父
酒之曰若故游青州矣使君今復東乎青州作何態
使若何以治之狀爲抵掌談㕕山川岑蒼土風雄
豪與使者詰據旁若良悉伯父躑躅慷慨謂中表此
子吾固悉之吾安得壯而偕若游乎世貞怪問何以
無書也曰是將受書夜忽沸下數十行委頓不支耳
而以吾徒命世貞大憂恐沸下非老人宜也然念伯
父氣充而澤善飯故多陰騭豈其盡於此哉亡何有
弟數授來言家之人書過王氏里見其老人聚而哭
哀少者往走無以也曰王氏其有戚乎過而寫之不

孝世貞益大憂恐心語夫老人聚而哭哀若遠澤深
也少狂走無不者蘇夫依也非伯父誰當之哉然竟
念其氣充而澤善飯故多陰騭豈遽盡此也又旬日
而得吾父書矣以訃來嗚呼伯父弃諸子焉之耶始
也一再疑其疾而不能走一介之信也既也嗣訃矣
而不能奔其喪還哭也疾而眛以娛樂饒也吻而毋
以娛含歛也整而毋以娛窀穸也非人哉世貞也猶
記最者癸丑之秋決獄過里中此也伯父加祖於吳
門世貞固戀戀不忍辭伯父正容謂曰若以子老耄
而汝兒女子哉若肄書生爲　天子李官七尺之是

乎而三尺之足扼夫睨睨杯酒道疾若不休者兒女子也若異日得謝歸雁行而差池以游則庶幾焉世貞長跽如數別久之屬　主上以兵革寄吾父宫府之外三輔七萃女宜將之其敢以手足請也夫世貞復出治獄矣東藩之臣矣中間可飛傳省謁不則解綬易也胡為乎不歸哉即世貞旦夕歸而趣菟裘之茅花竹鬱然而流涓涓然而岩巋然伯父胡在也即從卷草杯土中酹伯父吁而莫之起也嗚呼非人哉世貞也吾義若羔微之伯父好從容立談夜分客疲欲倒不移足也為象戲累百千局不飲而為款實之宴質明無垂睫也笑乎方瞳耳垂珠而聽聰鬚鬢乎甚矣世固未有如此不百歲者也以故吾父子得然自安於宦今又何及矣非人哉世貞也雖然伯父春秋七十而加八不少矣諸子孫即仕少起𢾅草布矣生不為京朝官而章服者二十載一日矣無榱崔嵬而淩雲不山而巖居不泉而沼居出有肩坐有榻老而聽聾仍已別味矣毋政於國而政於家乳哺貧者而卹其思者卿之人尊之為鄉先生不敢慢矣凡世貞所為悲哀私情耳獲順而來獲順而去伯父固超然洋洋哉世貞卿又何言也

祭故思州守毛翁文

嗚呼公故三公子為良二千石又為二千石父不為不貴春秋八十有三不為不壽乞其身於盛年以詩酒自放烟霞丘壑之所私畀而領袖者不為不樂有子十餘人諸孫二十餘人不為不盛獲順而來獲順而去無苦療娟痾以撓其歸不為不適而追其沒也為紳大夫士以及田畯儈販豎子之流相與咨嗟悵慕悅然若有所失皇皇然思欲挽公之駕而不可得蓋不以久有公為厚弄而尚以驟奪公為深惜公之及事文簡公也天下之輸而朱蹄而肥早莫於毛氏之里門而公忘之迨文簡公捐館以言禮事忤新貴人日齮齕其後而公忘之公自禁近乞分司留京大自留京守庠鄉而公忘之公之子柳州君又先公逝而公忘之公之存固已久與世忘而世乃戀戀於公之殁豈猶遺公乎中而淺公乎遠耶譬吳玉之峰要之流嶠崒演迤以為常而不自覺其高深一旦峰摧流涸潰乎其旼觀而旁人之相與指而追其高深之為益固也嗚呼公余丈人行則以戚屬故置余小友之席日余治居邑旁詠茅搆容膝之園公來言曰若奈何除邑酒而不一試吾屐乎予謝以未成公笑曰

侔子之圖成而飲吾吾吾之下能侍左人知旦不
夕也自是一再過吾圃圃戊而公遂絕跡矣嗚呼公
真知命者哉余茲姑棐酒脟公異日祠故南華真人
柴桑香山二居士以秋菊寒泉薦之而配公於其側
公寧無莞爾而哭也耶尚饗

祭黄令朱隆渠文

嗚呼朱公頎然而赤飄髯滾滾安觀者改色雅安若規
吐辭如剔宅易居平排豪洞腸人亦有言古之遺直
公車屢却專城攸在維嶧無歲以政為歲左徐右瑯
肉彤筋寮無小無大神君于賴人亦有言古之遺愛
赫赫臺旌画書用馮滕東遯質道州避能愚事启期
服憂東歸改令甌海卒困島夷公衛吏民以城無咎
評歌甫畢讒謾隨輳銅墨甫新冊赤猶舊嗚呼朱公
自嶧而甌文登為三厥政靡息于心曷慭零雨其東
飄風自南彭澤既辭柴桑多暇玉潤華園蘭芬榮樹
𦌚翔藝圃浮沉酒社屢瀰未息胡遽長夜嗚呼哀哉
唯公寡友友子父子以逮兄弟惟子父子愧先公仕
唯子兄弟偕公清泌公子我女姻媾永締日公邁軸
身余筴粢欲語中咽數迴修牌不朽者心我任公誄
嗚呼哀哉

祭周中丞文

惟公名世之賢天挺材英吉為國華用為國禎筮仕令
江右煒飛俊聲迴跡柏臺衆推老成惟我東南靡匪
冤武公駭至止爰剔爰撫惟歲不登佐飛為伐惟彼
土田白若頣脫公拜白請以獻 天子請賜歲租與
民更始食公粥公人頌户祀謂公寬無武備文事南
服蹇魯北奄徐方離離自矜是舊足匡公晉中丞仍
故開府玄黄在篚粢酒在盫若士若女公所哺乳拊
而循之厥施逾吾公撫江右如丁奏庖砉然中音肢
理不撓胡安趾膚鑣而中道奪公大造既艱長筭君
膺嗚呼痛哉公神在楚公魄在越公澤在吳廟宮永
揭三邦之思匪日而月不佞小子辱稱同行公惠好
我時登于堂尊酒陳心慨焉以慊望彼山陰恍如山
陽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封君

嗚維慈翁古之遺直系出廣文里櫓通德毓秀合浦
騰踪南極宗靡間言室鮮遑色衡荆假寒軒車必式
乃有象賢羽儀上國蜚聲緇雲流惠馮明云胡不吊
殢爾長息萬里飛音百城縷惻霜羽夜號氷蹄晝拆
故廬匪遥冥軌長隔我寓生芻其人如璧彌年曰胡

貞衛曰白請用諡公永垂懿則

乞宦祠奠先公文

嗚呼惟我府君撫有浙人誕諡勤思十世其春食報不得專列明禋時維戊辰祠之明年惟貞小子寔叨旬宣徘徊學宮頓瞻言邁升階肅有容嗟涕洟悅若雲旗來格於斯德澤如新薇儀莫忘於越東府岳表尚叔亦有肅愍府君四之惟貞小子寔愧纓弁自今而往敢失厥顧進不斷榮退不謀便言不攖名事不避難庶幾九原藉手以見嗚呼哀哉

祭瞿宗伯文

隆慶三年己巳夏六月故少宗伯學士昆湖瞿公卒於家又三月而其同年生王某始聞訃於武林又三月而某以遷山西便道歸里始克製誦以錫爲文而告公曰嗚呼當公治博士家言其雋永之趣則躍魚而鳶翻精綵之語則玉琢而珠圓真足以鼓吹六經指揮百氏而名不出於里閈之間及其發南宮對大廷一日而獲夫子之顏爲之播其名於九土而公頹退然欲五色而就吾玄公於古文辭得歐陽氏家法且順風揚聲不脛而馳鄭幣踵門門限欲穿而世之所爭而譽者乃竟其已棄之筌先帝拔公於二紀俾之御簪筆操水鏡於禁庭留銓而當尚默之詮公意鬱鬱而不得宣迨今上之龍飛公特簡在而佐容臺禮樂之柄公意亦欲有所吐而竟以病而歸田吾見自失朱恭肅公日夜求與刖於老成意如公者足以繼之恭肅之楷吾見垂一十載而公乃二載而遽僊夫造物之生公其厚公也有餘而其所以生公者似嗇而不究其全豈民生之多艱其未究者恒君子而先者或不盡然抑亦季之精澆德之厚者氣或薄而不永年至於公之所啓爾而無憾者獲以人事君之義美利利天下而不言不後嵩少於公而以鄉薦之舊幸從公而周旋中間二紀所遭升沈離合之跡真若石火之與電閃然則彼之尚有者何足多而公之前往者亦何足悼也耶尚饗

祭李續雲文

嗚呼彼造物者爲有意耶抑無意耶而生我公有意耶而公爲子而子於人爲父而子人之子而弗克樹其宗良於學而不能獲一第良於攻而不能獲一善遂以終無意耶乃王公之度而愷悌溫恭乃王公之趨而詳雅淵通去其令而令之父老子弟若氣然而失怙去其鄉而鄉之薦紳士民靡不咨且而悲惆然

則造物之於公不必其有意而無意而公之所以固執
有智而理有豈拮据之吏服公廉而疑其□□之
徒愛公慈而病其客食公德者固以喜公之此而感
其不可繼爲之謀者爲其不問家人產而□其身以
窮公惠利之念寔欲流通於物我而□□□大之度
至於齊得喪忘彼此盡一切有爲之迹而屈之空公
固不爲然乾沫阻之學而居然有□脊山陽通州之
風嗚呼公病以酒骨立而倦爲公複者公不謂然延
公一觴公曾無不善酒若謂公以酒而夭其年
善酒者謂公以酒而全其天嗚呼哀哉尚饗

祭封君王翁文

嗚呼王公卓犖其材試而不竟以貽後來公有賢子
三爲大邦所至　冩書唯龔唯黄惟吾吴郡
天子外府守曰啼戎余嘻余肯公不就養曰且去汝
汝視吾嘗吾不愧父守遠宦臣文武提衡大江之南
四履所冨戢綏閩中衮衣西征公以益貴熙然不忍
營營青蠅乃搆萋菲公子子歸公□其征其艦伊何
圜籍而已易嘻而俞汝不愧予大明廻空魑魅潛形
狀狂永澳遯晳䕫張中州之梟公子翺翔天□□□
以休沐便乃視公藥□□公含怛然而化用表□□

自未識公厚公子友意其爲人魁碩朗秀蘊玉懷珠
肯堂允構昔以百年祝公眉壽百年已矣頌公不朽

祭徐處士整文

嗚呼惟公孝友天植明哲内慈以倹起家以寛息之
谿達坦洞不爲城府大璞未琢德機恒杜望公之里
如登畏壘入公之居如遊華胥與公從容藹若春風
與公酒語載忘我汝日公之疾嘗子在苦存不臨訣
殁不視今河山安武千載一旦公時辟穀猶謂其子
促製壽杯二王歸矣未還浮白姑以此始引不能醻
頹而色喜藴然就化夫復奚者所不忍舍良友哲昆

若下名醖辟彊之園嗚呼哀哉綴子異時強從仲游
誰爲援瓊誰與載釣夜臺寞寂誰作酒友酹公三卮
復能進否嗚呼哀哉

祭苑馬少卿徐公汝厚文

嗚呼公之長貞十有七年其爲外家於行獨先差池
豚庠鹿鳴賓筵乃至南宫雁塔標籍試官棘寺托乘
周旋獲益友昆蘭芬石堅予署燃司公宰邑縣公入
留臺予副外憲公浮予沉予出公入示跡參商寄心
膠漆懋生也晚進之小友抨推方内誰浪杯酒時謂
阿季不減元方世無二賢孰賞吾狂余有弱息君字

厥子其儀不忒其室孔邇公有色而覩予則和公有
厲聲苔予則嘉奈何棄予而即沉冥巷哭途嗟福善
曷徵嗚呼哀哉公之宰縣謳若卓魯公之入臺鮑氏
其伍既巡河中乃有曾邦吏畏民懷春雨秋霜十年
之間再被金緋直鉤弗餌援竿遽歸公所祭猾若鑑
攄手公所扶良若土培膏公所篤友甚於急已公所
排柔洞於見裏公所面斥人無背議人或忤公公不
留枝叔向遺直子產遺愛百身曷贖一往千載嗚乎
哀哉

祭憲副張君鳴德文

嗚呼公逝矣而太夫人有垂雪之痛遺孤藐然稚也
公胡以能逝耶以為有天也而公獲壽僅踰艾其藐
焉之孤成未易也以為無天也而公尚有老母有藐
焉之孤足嗣也公病且一歲而不聞其破背而屬醫
知以為愛家甚於身不知其慮傷太夫人也余既問
之相繼公必謹書而報有瘳知以為諱疾不知其寬
余憂也公既以瘳聞而又云遇所謂異人者膏傳之
而病株悉拔余是以翔翔乎洞庭而未及旋乃公淹
然而遽歿既不獲視公之含又不獲奉公之成言以
撫其孤而知公將憐於易簀者欲有致而不得發嗚
呼痛哉公也公節惠之政不下古循吏僅至一監司
而世遂與之軋迨其聽移也士林望其復出見浩然
而不可奪其謝物褆身術足以長有位不五政而遽
歸其專氣致柔道足以長有生望下壽而不可希然
至於口不挂臧否人以為如阮嗣宗志不戀榮顯人
以為如邵　之接者藹乎周公瑾之醇酒而過
其里者恂乎萬石君之遺風名不必隆而取近壽考
不必遐而取吉終生既稱順歿亦奚恫嗚呼我有不
腆之羞以侑澄酎為之公胡不必自口公子我將我
文公婦所不能一二盡者公之生前所可什夫而求
效者公之身後公而有知為我肯首也耶尚饗

祭巡撫都御史林公文

嗚呼林公昔在先朝帝驕寵縱為厲為妖血牙衛生
流腥市朝公衣繡衣斧其旅要九關呀然天聰忽昭
僭藩陸梁牽家窟嗷鰪鯢既尸雖雖永消公遷中丞
以黃南紀盡務寬大與民更始虎而冠者戢其冀趾
爬搔苛癢俱大歡喜訛然仁聲而護閭里墨吏風解
上猶矛靡凡所陳奏角胝　國體昔余北還過公臺
端坐削威稜立吐肺肝鄉烈亞者先君與犒雖屈蝇
營無平壁完人亦有言知己寔難越藩之汀公困邁

軸望而不見我心如惄手綃而我後先承録霸兆圖
蘭星璀册牘予寔尾曁冊予卅玉與訃偕来五内傾
爵讀弗能章且乙丑哭嗚呼痛哉事固難言天擄公
才而嗇其全天奪公名而夭其年授公大阿使掃巨
奸寧寞其銛秘弗使宣驟予之官縣奪之權世所覩
者電光石烟其不朽者高山大川嗚呼痛哉偕脊海
江拉然崩矣梁棟社稷若然傾矣赤幟正論漢壘平
矣推轂賢才齊倫彝焉矣有有無延有酒清矣兩序存
公公如生矣嗚呼痛哉

祭劉司馬文

隆慶己巳故少司馬羽泉劉公卒於家明年庚午春
二月其友人山西按察使王世貞以使道踰墨始獲
絜酒炙鷄爲文而致告之曰嗚呼天而無意於世耶
則材者不必庸天而有意於世耶則材者必見庸庸
者必克終然自其有意無意之際而窺之或始絀而
中旅輾或行道而數已窮當公之四十而尚滞學宫
困公車也寧何異於馬周之在新豐及其入諫議參
銀臺佐太僕尹京兆而伏鉞於東南者近天下半寔
廣幾乎中令之佐太宗人見夫　天子之忘於貴公
以爲幸而不知其重於托公者爾札之未央與諸嘗之
隆中公一試而苦屋無再試而白羽息以爲臣人之
偉烈而不知要在於　天子之能盡用公然公雖歷
官近十轉踐八座而中間用之得盡者不十餘年而
遽阨天下猶以用公晚而奪之速以爲與世惜追惟
先帝之末造屬明哲之屛斥公優游於水大之政府
其賢者固愛公之心而不肖者亦愛公之跡追泰二
之中吉舉百器而陶甄天下得公之心者同爲公以
爲賢而僅得公之跡者亦念公才而不忍損蓋公之
圓融委暢若流水之行地而其明白洞達若星辰之
麗天公政在鉞而行在吳今其悠然而社於鄉者稱
鄉先生踏然而廟於官者稱賢大夫公之生死於天
地間庶其不孤也耶尚饗

祭參政尚公文

嗚呼當公爲從吏於嘉靖間天下莫不知胡以岳伯
之重而卒然見中於單辭中公者亡何而事敗天下
方以公之去爲根而以公之白爲快刻快公者終不
能勝夫中公者使公竟老於睚眦彼爲刻之數騰章
朝上而夕報庸剔斤斤然守故典歷以虛名而被躬
豈所謂公論者或在下而不在上抑所謂故典者寛
於衆而獨嚴於公嗚呼道之行也否也行或使之不

或尼之公伯僚其如命何而臧氏子亦奚以為吾獨歎公之才不盡究於國國不能盡究公之才志士感慨乎毀譽之倒置仁人惻愴兮民生之多災雖然公歸而政僅一家德僅一鄉猷納不達于九重月旦不及乎乜方造物者猶靳之而奪公於尚強嗚三事大夫疇黃耇無疆昔求伸於咎繇令將以問乎坐陽嗚呼公貌若嚴冷而即之子易辭多侃直而緯有鹽鐵粥粥乎而中有閒斷斷兮而實多技今皆已矣還之冥漠典刑猶在音徽不作元龜何寄史狐何托吾儕小子通家承學獲尚公晚念不歎數獨以襟期置之

鳫行所欲報公齒汤不忘敢即總帷敬酎椒漿有淚莫禎顯然神傷嗚呼哀哉

祭學士華先生文

嗚呼世復有言笑動繩覩若畫一如公者耶深謀訏算材梓種漆如公者耶急友崇師飯不虛伎如公者邪公以學士顯嘉靖間如椽之筆數動而天下若以為未究於用及其歸也為德於鄉而以時為政於家儼若神祇雖公亦忘其身之弟康而天下若以為頗見於施盡公之所欲為者付之及門之弟而其所有待者乃左於象賢之兒人覩公之辭祿而素其守

不爵而若寓公非邸而宋其宮以為宵奉厚饗奈何一旦而舍諸而不知石渠之地法從之貴公所得於盛年者固超然其若無也公真丈夫哉公真丈夫哉愚尚友古昔請得以白香山而擬埒彼其邁世軼塵之度難進易退之節詩則長慶取其宏而巖居取其潔固已易世而殊轍矣若夫山林之歲公輒贏其一紀東亭之為山與蕩口之為水吞八九乎履道之里玉樹者三固不若龜兒之一猶子也彼猶碁墅之幸輕海山而不欲歸公今返真之宅彼將御風而莫追矣嗚呼歲癸在卯公以文衡衆凡百三十有五其最少

者為貞而髮且種種俛仰存歿能不痛哉公不朽之寄數借於愚悉壽石豐琱大書特書而今一觴幽明遂殊愚言倘徹公歿豈徒嗚呼尚饗

又同門祭文

嗚呼有赫華宗其指幾兆鬱為聞人服休秉要而至於翁龙以文耀中秘萬卷鬱盤厥胸出而試政國賦與戎如月發硎若流決江惟王議典乃鳩耆學校史蘭臺橫經虎幄公於其間五鹿獄少所齟齬拂衣東歸歸而為德以時樹滋五畝之內咸食其施內規外矩行自中倫鄉有達尊家有嚴君過者必式萬石

之門曾是喬齡而誤服食餌發岱宗顯然失色摧亡夫松梨夫人石鳴呼疇福有五誰遘其全至於考終翁始備焉其更蠢者多子而賢不朽有三疇其企止曰德曰言翁則居二其未竟者或功而已古稱薦賢厥惟上臣癸卯百士濟濟恂恂蓋以南宮又若而人布列中外俱稱國楨櫟如濟等亦忝同升以此頌功厥功亦弘有幣在笥有酒在絮睇瞻南雲長路伊阻遠慚南州走慟府主鳴呼哀哉

祭大司馬劉端簡公文

鳴呼某以按察副使事公也公蓋撫山東云而是時辛巳司空趙君統天下兵出討倭嶶公以三千人會師公第以三千人往而弗身會師也則又責搞公第令有司搞而弗捐撫爰賤也曰吾撫臣體故爾司空趙恚之甚然莫能難何公而　人主方下詔採青齊礦司晨緹騎絡繹旁午公以少礦應則忤旨切責公不得已則少以益礦應礦且盡而司晨緹騎責未已某乃具實以狀請公持之久忽慨然曰礦脈果竭矣人臣而剝民以媚吾君吾弗忍強所無以欺吾君吾弗敢立上書得報可公生平居官大節惠政無慮數十百指而此則某所親得之公者公及某事未半歲而遷欲薦某及今王司馬遴而厄於例不果則數屬代公者曰愼毋失此二人也蓋又十餘年而三公九卿舉當為撫臣者公卒以某應鳴呼公有一介不取之守而不見廉以使人名公有百折不迴之志而不見節以使人畏公有推轂賢士大夫之風而不見恩以使人感公有大海納汙之度而不見徇以使人狎其始也雖名為親相知者見而有所不能盡而其終也天下聞而俱信之以故再起再乞休復起卒不起戠然若浮雲之在空而靡所礙藩臬者半海內撫東土治留儲督衛兵六卿之長居其三而天下猶以為未究於用壽至踰七袠而天下猶以為未究於享賜祭予葬易名之典官師之秩蔣下而天下猶以為未究於報何者其信之也某不能棄官而館公之喪以從執紼之役又勘於文不能擬招續些以使執紼者歌之且老矣其能報公耶不能報公耶皆未可知也蓋聊以寫吾私而已

祭封官保大學士嚴翁文

鳴呼世所豔稱其鍚華祝得其一者亦足稱福矧翁于茲靡石弗篤翁有喆婦室而拮据賓饁師機百指怡愉洎乎雪顛翁尚稱夫翁有令子為　帝師輔水

鏡東銓冰壺左序洎乎賜金翁尚翔父翁有聞孫積
素刊撫淨嶸藝文委蛇規矩洎乎筵名翁尚稱祖天
書焜煌丹璽殷鮮虹玉圍腰虬錦覆肩歌吹樅考垂
三十年雲峰標峙昆湖鏡滙豈其相應而孕是疊翁
昔慈母曷不來止靚翁眉宇藹如春融粲齒頳頰穆
如清風方寸之間廓如齋空行不擇名處不茲則稍
有居間靡匪辭釋退而示人亦無德色于公高門厥
身尤厄惟慶發庸已亡萬石惟濟房幾頗懟與革自
有中國自有人倫自有胄族自有廌紳富貴福澤翁
胥與隣嗚呼南箕歟飾羲輝氾駕奚不百年而遐表
掩注然留餘以還造化音徽雖邈典刑未謝世貞視
翁寔大父行懋也晚收令子門牆無些可悲有須晷
襄晢慈仙逝惟我一觴嗚呼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祭文二十二首

祭楊襄毅公文

於惟太師光輔三帝出入將相寅亮天地武鄉汾陽
合而成公爲勍爲宗乃其下風束髮登朝四十六年
如雨霽原若舟濟川勤瘁厥躬敢以欽告尺一甫臨
單車就道家有五龍成鱗其角緯武綱文賢科繼纓
金紫侍觴銀青嶌盂玉帶袞衣龜紐其表天不慭遺
[illegible]此府殲程中樞增勑光凡公之葉舉世詠嘆
洎公之哀薄海纏懟而獨貞等街國士知物情所哀
公獨收之貞之不遠自嵐田里公兩秉衡再起再機
懸知從允既弱而單亦一起家仍爲從官重明曁管
不遺獲從益援拮疵棄使得觸人矯矯應龍不厭雕虫
採華登賓同升諸公俯仰宇宙知我若獨九原可從
百身莫贖公神流行不忘魏京敢托椒漿一伸鄙誠
嗚呼

又

嗚呼公奈士廢垂暮年兮人之病公若初暝兮彗彗

佳城公將旋兮煌煌一制詞麗中天兮惟彼裒穀爲國經兮粤頃若韓既秦程兮齒實晚庸暨兮使衡兮得公一支以易名兮內外賓服可謂正兮文武大憲是曰定兮留侯爲成取立政兮武毅危身忠烈命兮公之擬之嗟低昂兮公其喬崧峙中央兮時出其霖沛四方兮又似震霆推八荒兮金石其文公遺績兮金王其昆公遺澤兮六十六年有涯者識兮百千萬年無涯者德兮

祭李于鱗文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李先生于鱗卒於苦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孤子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爲位而以家艱歸至明年之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爲詩百二十韻以哭之又爲文一章絜酒炙雞累糧授其僕之濟上而告先生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玉府示世模楷爲明黼黻獨立熙臺子鼓余舞炳烺長夜追琢萬古余所心悲鬱曲齟齬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靜而告汝吉若奧鳩從若風虎爲郎序遠不隔趾武清霜晝粲白日宵炟子前西逝余亦東邁高揖二華遡泛岱泰黃河其間烟一衣帶玉女騰嗔若横迅之右宛鳳對賽余首解紐依蟻哀蟬悄泌後門其跡則然所不接席祖乘十年聖人中興纁帛交賁子時幡然頤我色當爲女先女其強起余謝不可子曰毋爾晞族女衡噂嬀女紛待不思報節士所羞女以佚歸造物所化室沭而返惟子諜句宜于浙從子之後亦緇子被晉斧余授太白配月俯視列宿雲物騈睨風雨孱懷子之喆姚悠然見道扶服修途男影總帷小人有毋能不攢思羡疾朝聞夕而猶哀李聽暨滄波竭涸忽得子耗既疑且愕曾未回諜家禍亦作隨淚騈枯肝腑寸鑿嗚呼哀哉人生鮮懽惟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一旦盡矣膺亞同柯惟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以逮休戚凡子先鞭余必偕值子今溘然視我若捐余獨何恃而能久全余復何心而游世間子困尸諫余困人言存者受憎殁者受憐嗚呼哀哉惟昔濟上坐而丙夜執手諮嘆謀爲未著尼聃則軻周分駕逸羈漢季爲兩司馬不闕揚抗以紹漢雅蘭金協契山水齊徽惟余二人開闢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金石可泐榮名靡毀言猶在耳其人已非嗚呼哀哉子之遺孤駒而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璧有承相在戚若昆弟二三友生

其進未已素車雖杳班管豈起人誰無死子死可佗
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自子之殁僅四改歲子之遺言四馳遐裔國秀嶽靈珠叢玉萃爵百其家翳予是寂走此地壘衡猶赤幟當予鋒者疇不辟易唯是蜀文以瑜來擿謂若龍蛇夭矯伏匿殷彝夏敦款不易識雖則不識斋然其色子之生存目無萬古謂予萬古衆未予許謂予一代能不予迮不聞曹劉嗣業盲腐專堊且鮮兼工獨汝以此盖藉亦可矣夫予書之行卷三十餘我不敢秘亦不敢居彥楨其梓以授兒騶篇有椒棗附言區區帝省人文上宰斯篤嶷嶷伯玉入領樞轂吳徐息持分贊外服司僕之寄借及不穀所謂小美扶宗攸蜀凡子所急靡不來復唯予兒騶尚躭文戰魯袊未改泚識猶戀下蔡衔哀縹帷罷絕素魄心折清霜髮變嗚呼哀哉念予支牀余方薄遊道遠且艱莫挽覓輀生慚中散死愧南州長此大招以比吳釣悠悠古今旦莫之期後予而生獲奉羞池偶後子死亦復幾時不悔者心不朽者辭嗚呼哀哉

祭宗子相文

維隆慶二年戊辰秋七月戊申朔越二十四日辛未友人吳郡某謹以斗酒炙雞哭告於故宗君子相之靈曰嗚呼禮在朋友不哭宿草子之逝矣其草九矢朔為過之使我心搖維若龍蛇定在庚申子歲於維以死矣君君未歸上子始稱人其往則遐其痛則新嗚呼哀哉長淮北帶大江南襟中為巨澥孕珠毓金以有宗君秀發黃棘應籙長鳴萬竅俱嘈蠛蠓一世虎步千古蹶齊扶梁出風入雅咲謂濟南齊盟神主神悟獨創力排衆許是時相君敲軼吾曹居然詩書增烹命騷君辟司封閑潘定旁務屈夙好振其厭射時維歸師若丞弃佚君績其守奄罰悍息民毋遷兵兵毋遷敵績之踢之我嚴我惠緩帶褒衣儒而將之遂遷學官既吏而師鳩音未柔左銍古規其言孔本其身不作手隕中霄峰摧玉碎豈社蛇光延津化躍廣陵絕絃七閩羅鐸嗚呼哀哉既奪其年又靳其後豈云哲婦孤嵬異域靈柩京師漆燈久厝黃腸欲瘞群兒有扞君獨疇依人生至此天道何知嗚呼鄉箏之章精光燁然君宜騎龍遊覽崙顛我叙君詩附於青蓮其以君傳億千萬年余既巽悲君亦奚悲嗚呼

哀哉尚饗

又

嗚呼予相之化垂一紀餘而始有茲塋又二載餘而
余始獲以椒漿慟而酹子土予朽者豈不朽者神墓
碑未有遺言若新余欲無予慟疇能遣予淚而使不
流余又安能起予於九京而薦余之一杯嗚呼庚午
之秋予鱗亦逝豈予厭偷文之盛而亟舉以代耶執
手夜室契闊相慰亦語予以千古之討遂耶亦復語
子疇寒策不受疇牛耳以繼耶疇餕其鬼疇豈聚其
祀耶嗚呼昔之最殤子安文考後而鬼者孰壽孰夭
平原二儁藍田丁秀更千百年孰識斯後凡是兩端
子所素忽精言奇思鬱不得發以讓生存予當立髮
嗚呼髮策策而若蹊齒斷斷而相擊聲殷殷而厲胥
目炯炯而如射吾尚疑子之猶在衿而察之孤松止
號而孤伏匿吾安能司子之遺跡耶嗚呼能不痛哉

祭吳峻伯中丞

嗚呼峻伯昔司輿鳩我實佐公蘭芬漆投亦幟執文
丹鉛素丘丁戊之交式遏東土公寔繼予以誨齊魯
方舟丟諸並執梁父霆奮下來霜露紛如世有太行
我躋公躋公似河梁飛思天外技逸界對以為余快
公歷天臺仗節鬼方六祖暑寒鵬騫鵠翔謂不仇予
三拜鄙書手跡漸非心期未踈白日雖恒或照或孤
公跣我起夫豈異途嗚呼峻伯人之出處如雲舒卷
何足深語季秉治吳日接杯俎碩冊于予伯實眷汝
予茲藩越將公是篤逌迤清茗麥曆天目忽枉季音
遂壕梁木霄涕懸河流憶東陸嗚呼峻伯公才百倫
其晉右軍簡貴清真縱橫翰墨靜蟠經綸分竿何樂
暫塋何辛六月少息竟辭家廟公之大節如木土琢
桃李寶灌松筠丘壑辭公此辭九京可作嗚呼哀哉

祭鄭順甫憲副文

嗚呼哀哉使我獨出而君處吾猶愁焉而不安於翔
渴焉而愁夫野今使君沒而吾獨存沒者固不知而
存者忽忽其憂與語君門獻然仰下視口若期期而
不得吐意不可乎一世思繼心于千古夫以予之不
佞而乃忍君之指數君兄于辭而毋予弱謂于聘康
莊而先其武彼新蔡之頟即若側梁之胥乳之以豫
章之胥君後黍而稱四甫或歎六加七或原始呼五
景鉦附而亟歎松壽而生忤逐令濟上之風猷等
道理於斤斧瑕瑾肆其窮搜物書下而幽魅君雖接
斷而未齊世獨何心其詛楚慁癸酉之孟冬君追予

於漢之河高吟悵絕於黃鐘流藻托慨乎騷誦抒寫
和之春雪千秋紛其上下君命笛於桓伊子爲琴乎
阮瑀倪流水之在聽忽山陽之悲歌猗歟中興之麟
鳳歎不覩其儀舞有子材且賢麟之趾子鳳之羽君
亦何憾哉當怡然而遐舉嗚呼子相白骨于鱗黃土
三尺之外明卿子與余髮種種顧景而傷末照易頹
所獲幾許生死大夢天地逆旅申報曉闌以佐泄蹈
匪有存者誰不朽汝嗚呼哀哉

祭故奉化令致仕徐公文

嗚呼古之豪傑於世有數奇而不相值若遯者其幸

而得之則屐遯卷而全遯判然未有得之晚且難而
失之蚤且易如公之與蕪似者也公雖少年攘山澤
中間爲令輒自免而以文章著名東南則無似亦竊
海內聲望目公先令之日而余以通籍於上京余坐
家難歸青村歸海上而公客有而游於吳興以放雖
謬從卿大夫之末其所賢而私淑者翰墨之流歡所
跋而猶隔者大雅之典則迨余強起鍼蒲從事茲郡
而始獲用王江州故事一執雁於寓公之庭方揖手
而綢繆兩畢其生平凉風爲我朱流雲渙我清當
其揚風雅嚴古始派九流陳二表無似霍然不欣以

爲儒而至於操桂下之玄黨綜衍陽之秘旨霏徵若
有玉瀟洒如咽露者非公言之聽而孰聽公驟謂余
有羅先生有三十八年矣於未見執以三山之契徵
表於瑞亭而期煉藥於玉陽之徑頓刀圭之入口當
羽骨之立成且將遺余以兩丸使獲附於鸞鶴之尾
而余累矣而不應然竟爲公貝人往筋冊稱之公於
太湖以候羅先生亭閣其至一日未見而雨柄而亟
歸歸而遷以不起稱矣嗚呼詎意公之所謂烏者不
在三山而在兩楹余四十四而識公公已七十有七
余識公僅兩月笑語不獲四杯酒不獲三而遽溘然

而就冥懷微音之莫嗣傷逝軌之無憑嗚呼痛哉然
觀公之與羅先生則已幸矣公遺我作邑掛冠脫然
陶朱索巾車之興五吉長城時有衍韵宋左司汝明
之境臨池逸筆姿態沈鬱楮刻南猿拊之遺兩冊名
雲淨空破奇張士和魚父之泳獨其所際寄而自寬
者黃金一成沖舉非艱鼎彝大彭大夫之長年畢陶
都水之一官而終其身參參公壚鳥乎竟不離其言
余送公謁羅先生其二章一意品口明者欲煉大還
冊丘鳴仙人行路難空裏雲車驕欲陶風前不體健
湖食田田識耶其人耶今更舉之以唁公於九原

公無棊爾而破類耶抑為我悽然而長嘆耶

祭岑給事文

嗚呼天子爭臣務瓚留京扶□□立雒門使清□肅百僚惟公是程侃侃大誥□□公是馮國方真是知失赴的國有真非如刃斯敬白簡㚐陳卌家增色騶公之亨口□而筆美疢是□而名良藥曲木是棟而長繩削洪爐叢枝黃金為鋕騶公之屯曰始而剝公始一麾猶紼郡符絲誰丞公手板以趨賽□□青衫來思伏蒲楚賊何智鋒鋒何愚嗚呼哀哉龍江斗隕華盖峰墜掉損蒼松芬枚八花蓋役洗全寧公至碎青蠅吊客屢翻同喟我不知公公偶我知雪夜山陰始成心期狼狽一出事多志違公既知我我乃負之我得公計久而猶疑緊酒來謁醞滓縉悲公沒之後乃見清時所為世惜豈獨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温憲副文

嗚呼我之先君觀俊南土與者九十、寔翹楚渥枝郤詵娘美游羽遂握臺符東攝頁葜百吏肴竹以逵質斧劑寒為和拂我環堵碩念先魄葉莽何若寧木雖拱宅穸未舉蚤聞于綠爰命手舶千里而用以行前干鄙從腴門銘茲劍許沈然幡吠鵲谷記然前郎我君俾復竟而公時柢□□□□□□教法□□終咎乃隱膴我實不敢以□齡公退于棄病不時愈說信僅歸訂音旋吡豈□爾悲雲路曼阻公昔拊我今公我拊公歸冥冥予躅躅淒栢棲堂旅蒼生應欲為而窄而實空寰嗣器若淑無所禦侮酹公一觴聊薦心躑躅思狗知倘仰今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華起龍文

嗚呼始嘉靖間鴻山先生簪珥而游石渠庙觀之間且大用矣而弗竟用也既而歸老於慧山梁溪者三十年人罔惜公之弗竟用矣而公弗謂弗用也何也以有吾子也先生之得吾子也晩然能及其身而成高第歷三郎曹最後贊容臺出爲國以其最進先生之階棱駿乎顯矣先生歿而人不謂歿也雖先生亦不自謂歿也何也以吾子亦也曾未幾何而吾子歿矣乃始成先生歿矣吾行時冬出填襄郡送家至瓜步以道迫不及哭先生而子之所使進者其人與書至稱子之病狀云有痞瓦積在胃腸間飲食難以悴乎其頹余不能先生之悲而吾子之病見憂何也以吾子為先生重也春而吾子復以書來請文先生之墓而告有瘳矣冬而吾子之使來而不持若書怪而

聞之則果以是疾彌留矣嗚呼痛哉先生之所望於吾子者何如而遽此極也若卜木二十於先生不逮葬有老母不逮養弱稚不逮長辭故已窺建安之藩而未及啓文若已獲昌黎之階而未及上然則子之所以不死者方有待而其所以忍死者殊無當也吾有女獲事子而不待以死然兆未兆而子繼之則其所不永偕者室而其所永偕者穴矣嗚呼吾不十年而哭吾女今又哭吾子人生於茲世何如也其少者壯者皆已胥而老者猶戀戀於世歟而不得歸能無黯然而內悲今以一觴酹吾子子識之吾且歸矣歸而有所以為二孺子庶幾報先生於九原而存子一綫之遺嗚呼痛哉

祭誥封嚴母呂太夫人

嗚呼噫不有伉惟夫人伉衰衣偕老翟茀以祔噫不有嗣惟夫人嗣手屋大斗斟酌元氣噫不有衣惟夫人養鳥釜之腴分大官餉噫不有陽惟夫人歸桂石在堂庭玉相輝噫不有祀惟夫人祀宗祏司之爽殆牢醴噫不有壟惟夫人壟司空佐之金吾後壙貞山之陽鬱乎佳城大隧豐碑三公九卿千里而內守令攝統及鄉先生牛酒上冢嗚呼哀哉婦德幽閒譽不上逮揚子王庭有來綸綍文教靜專不出閫幃能使遹遠備榮致哀夫人休哉 天子所貴夫人仁哉太保所咨視不後貞寔大母行永嬉慶叫天作之祥啟攀崇楸以酹翼僉皆哭駟雲車儼其來歆尚饗

同年及通家子合祭陳夫人文

嗚呼惟少傅公為國碩臣帳褰厭勒以稱夫人惟夫人不厭刺素以佐少傅公五絶之節而式是百辟也則 天子稱儉德焉惟夫人不憚拮据以寬少傅公內顧之憂而一志於國也則 天子稱勤德焉惟夫人不矜小星以切少傅公逮下之澤而萬生嗣詰也則 天子稱寬德焉惟夫人不勸乳異以體少傅公貽燕之思而俾嗣詰之通國籍也則 大子稱慈德焉少傅公之歸也 天子既為之志廟以賁我夫人中錯矣而太史方薛劉大官之法酳琛飯以為壽夫人種其德而始食其報則胡以不百歲也而遽奄然以長逝豈人理之不可常抑造物以盈而見忌嗚呼天之於夫人雖稍嗇其年而名寵之盛與為之伉若嗣者則絶後而光前嫠呂之婺女之精或少掩於岷峨而萬占之澤不竭於嘉陵之川崇百等昔附驥於少傅公之末者視夫人嫂也光祖等接武而第者夫人

蓋猶有毋道也聊寓悰於絮䉤仍擬德於東草夫人其一享之毋忘其佑冥冥以安太史於孝而安我少傅公於老哉尚饗

祭魏太夫人文

維己酉嘉靖二十有八祀恭簡公母氏太夫人卒越十月庚戌秋孟曾孫婿刑部郎王某遥寓椒餽帛拜手告曰嗚呼太夫人之懿柔既作嬪於大宗用篤哉我恭簡踐於顯位亦既有令聞嗚呼太夫人之欽厥順毋亢毋豫靡改於服素夭不慭黥首用降劄於魏朔我恭簡嗚呼太夫人之順拂茹荼豈弟苦啇見於色嗚呼休哉維恭簡服明訓體學不懈迺與於大道委全是歸不泯其昌百年胡長嗚呼太夫人寔後之大耋之朗融優游以終不享其養亦不替厥養嗚呼太夫人哉

同年祭張僉憲祖母文

嗚呼太夫人歿而諸孫僉憲君以王事不得歸訣也將無憾乎哉雖然太夫人有孫矣雖不得訣奚憾矣即某等諸從僉憲舉丁未者凡三百人其以二親在者十不四五矣其以母親推而大王父母在者十不一二矣及自丁未而來十年中間不能待身殟風霜比比而況推而大王父母在者又百不一二矣而太夫人乃巋然獨存若魯靈光也則豈唯張氏之瑞豈惟我二三兄弟之慶於乎太夫人歸矣憾也雖然太夫人春秋且九十高矣即慈孫所希覲世固有百歲者垂及而作耆之享無纖忽未慰也今僉憲君出為天子制使奉璽書以綏寧東諸侯而留其二尊人處耳旨之備於口服絲之備於目扳輿之備於四體不十年一日耶夫出者以志養而處者以物養太夫人不百歲可也某二三兄弟抑非同丁未舉也且辱周旋為儀屬之交敬為文寓絮醱而告太夫人其知之乎尚饗

哭亡妹王氏文

歲庚申之十一月二十七日世貞兄弟奉先君子之喪歸越八日女弟卒于張翰月始匍匐往哭又二歲為癸亥二月之十日且葬乃能率弟世懋治牲醴為文而告之曰嗚呼痛哉汝死而令吾兄弟生也汝死而從先君子地下鬼有知乎哉庶幾矣吾兄弟生為天地大罪人厭厭之息猶盡也汝死則死耳吾生猶死寧若汝也嗚呼痛哉日吾與汝方舟而歸而弟汝懼以哀重汝病及見汝且葬矣汝聲徹屬曰

以文章名天下能無意我乎吾時中哽不能對久之曰即不諱爲銘銘汝汝頷首以謝業銘汝矣吾既稱殘人即銘之而孰信之孰傳之其能爲汝不朽耶否耶且汝之淑德懿行純性敏工吾雖略言之亦未備也雖然即未備猶能略言之至汝之所以得疾與所以死狀非誌銘所及也汝年二十且字從先君子於通之使院火作汝有貞美之操幾殆坐是心怦怦有血疾矣癸丑汝歸于張氏屬先君子治軍越而吾使歸吳兩地島寇大作先君子拮据矢石間余兄弟奉老母避地奔竄汝遠虞越而近虞吳至廢食寢幾朝

夕矣汝自是病漸痼秘之弗告也先君子既移鎮薊以老母念汝而携夫婦于官也權臣銜私忿切骨惡語數至汝即憂叵測與老母相對避先君子而飲泣既又不欲傷老母心至避老母而餘泣枕席間氣縈縈痕也汝病益深矣而猶秘也先君子每一聞胡騎至即奮身出爲士卒先汝無夕不搏顙祈天而請救也迨己未之難起先君子方力抗虜已逮使至汝無刻不擗捅祈天而請代也先君子幾死汝亦幾死汝疾始弗能秘叩之醫十無一二治矣先君子中奇禍棄吾兄弟而汝萬無一二治矣嗚呼痛哉吾兄弟生

不肖不能出先君子于穽而又不能醫藥汝以死吾猶具眉目偷食飲稱人於天地之內其亦可羞也已吾之所不能銘汝之事者有二汝之孝於王者也非其令於張者也抑先君子之猶在擾盃也吾詐息之爲存者也逮吾屬此爾筆得得而再擲淚滂沱而不可擇且語且咽數矣汝聽之其能怡然而耳我飲食耶雖然即向所云得從先君子若大勝吾亦可以自慰矣汝有二女而以孤吾兄弟待之猶汝也其長者撫於吾老母當爲擇賢士歸之少者雖依其父吾亦時不敢忘也汝之喪葬頗厚吾悉以歸張張其未盡

都非吾力所及然留以遺二孤女必不食也嗚呼汝少則孝父母兄兄而弟弟既爲婦則恭以事舅姑而勤儉以相夫子令雖蔚然閨房域矣汝之志固未盡伸也汝不盡伸於行然無不謂賢也嗚呼吾既不能醫藥汝以死而又不能傳汝以不朽竟負汝矣痛哉痛哉尚饗

哭亡女文

嗚呼子昨歲秋病痛幾殆汝覊於華至廢食寢乎治脩脯東走駱驛問子稍間喜動顏色汝當以身意且

哀雄以爲華翁子亦稱公以師其天命封号存

不任暴以凶終予時伏枕枯淚垂血雖欲含汝展轉莫發汝既長往幾失汝形仰汝季父舟往哭汝維九春正皇帝厭恩于病强起上書國門為汝大父白見沈冤丈罔綜統三鑽其火迫乎議上皇始報可是披露零陵水疫陸始過汝殯一申慟哭素旒欲淄澠澄澈昏朝晡上食其盤流塵人孰無子人孰無死我為汝父薄汝至此嗚呼痛哉唯汝大父寔鍾汝愛汝昔啼號謂見永昔赤綏旋復冊書昭流汝從九原以是語爾汝之無知其亦已矣汝而有知能不中喜嗚呼曲房杜嶽仙管枚謫孩月逐淪森壽曷適下絕遺孤上留垂白汝為令女復為哲婦電火既消於汝何有徒悲汝父徒悲汝舅嗚呼痛哉尚饗

告獄神文

嘉靖己酉孟夏念二日有旋風扶蒿席折竿破獄舍之屋而入墜焉次日刑部郎王某謹以文告於神曰其少時嘗聞人言旋風下有鬼神也今風甚迅異跡所起此若有警焉者意神或較此事之弗虔歟或論死死者之未麗法其滯魂鬼隱悒而不得伸歟或論死未死者之有遺情歟或倖不論死者之有遺法歟或獄吏逮胥囹圄之弗良致顛墜歟或噫氣率發而偶仁神無意焉未可知也獨以某與神俱寄此圜土之責神責其幽而吾責其明神責其久而吾責其暫吾祇神道不相干焉責一爾　主上閔念焉恩之作禍布德音下有司錄未減者雖大辟亦微察實而賜議焉當兹日也神毋乃假以臨旌事者之衷使細心而無枉耶亦不可知也某不能生死死生之乃朝夕懼干以謫戮焉廣　主上好生之德以彰神之休罔敢懈伸其為左右相於冥亦罔可懈

祭城隍神文

昔者

高皇帝制詔天下毋人神諸嶽瀆數澤城隍毋以諸侯王爵爵之自是二百餘年諸嶽瀆數澤城隍之神涉淪其繆守分一志以大庇民而青州之城隍其神為九牧之一甚尊且靈異不偶不侈則聞嚮有司以神宮越在西郭門外於故實不稱迺改築焉而神之故宮猶寘未徹一二鄉畯父老耄皆於念貢福濡稠奔走皇惑旁牲濁酤婆娑之舞非期而謁於叢林且謂有新舊神焉其新小而舊大使人舍於內而外趣不佞即　天子設郡真二千石乃復有假守耦而治焉然　至尊出以統齊耳目教民忠也教下其

郡郡下冊學博士弟子咸曰毀之便先大夫管仲功
德於齊民甚深即祠祠焉乃一上鄉唆父老來改奉
昏好辭婣神詳易指曰非敢謂有祈禱也神所游衍
假而聽政毀諸已乎不已無年災及使者於乎神所
云聰明正直而一之者也今倖於此後尸於彼貫禍
禍滔奔走皇懲莫知適從是二神也人神之不可而
以二神為甚十詘不取夫今神赫然臨之而草木鳥
獸精狀變怪強躶橫厲剽假其似以號召民又神所
大誅也不佞敢具言之神神其廉一二鄉唆父老通
其耄昏悉屏逐群為祅者以光揚我
高皇帝之化毋令得以二端窮神不佞皇恐死罪死
罪

祈雨文

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都御史王某謹具牲香帛
敬告于　風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曰都御史無似
以天子命領鄖節其荆襄漢南之山川土田人民皆
與神共之今旱自五月至六月矣禾黍之地高者龜
坼而卑者阻洳日夜恃雨以為命而不能[illegible]涓滴之
賜今土尺坼而膏寸涸本下萎而末上焦其父老子
弟食寢之弗遑以為歲憂夫天下稱名山者無踰玄
嶽而稱名江者無踰漢其神當最靈而又尊貴即父
老子弟之所術者以為最媚事者亦無如神神不當
坐視其困也且　天子方齋明其德以奉上帝惠鮮
小民百執事精白一心恪共乃司神開時暘矣即都
御史之不敏職而神督過之亦不當以移於民也都
御史今貶車服減騶從從事於圻堤而致與神約其
惠我甘霖三日以起焦枯當從父老子弟百拜稽首
以謝神之大貺而光昭其咸德抑語云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意者神乃不能得之歲耶都御史無似而
能以五郡吏民請命　天子而神不能以五郡吏民
請命　上帝者未之有也神其綏之鑒之

謝雨文

嗚呼[illegible]五之靈其用為神神佐上帝以宰生民帝有
至仁神克儼之凡此滂沱時非帝仁民有大命神實
納之凡此滌流時非民命孫惟長蠢魃為戾自如虐
如焚鑠石焦畝單絲朝間夕奏綱縕漢江立波黎赭
[illegible]雲滃者為合朽者為脈仆者為起卷者[illegible]雨之
縣卡其滴歷歷匪雨之滴實生民命雨之將收其絲
[illegible]匪雨之絲實生民衣貞實無良六事何飭爰借
[illegible]千石帶墨綬吏敢不齋心以[illegible]

神賜田畯里父率其子女崩角厥稽式歌且舞人亦有言欲而不令豈有百城神澤所覃勉勉我皇祇恭愚徐步仗雲漢流歌中興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奏疏五道

應詔陳言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謹奏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詔書內一欵朝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竊惟皇上以聖睿之資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擬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法小廉朝野丕變而又霈然下德音求讜論此誠古帝王之盛典臣向偶餘生猥伏草野過蒙湔拔徑領事寄而夙攖疾屬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感入其罔伏惟

明主不遺蒭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祝之戒

事上

請倘以為可采

俯賜納用臣即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傾望

之至為此

計開

一法

祖宗以弘

聖德臣竊惟我

祖宗功莫盛於

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故多更始臣愚不妄

瀆生於

孝宗皇帝承

列聖之貽範而丕顯之深仁

厚澤淪浹民志追於今過一甲子而謳謌之不衰

臣不佞

竊畢其一二以告

孝宗皇帝簡素恭儉後宮無偏私聲豔之寵節儉文

謹後乘無狗馬趨肥之嗜

御極十八年

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

朝退

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

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畫一以故

聖聰日啟萬機益練少詹事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

於游畋章有所指摘退

朝即

召中人李廣戒勗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

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

上太極圖說取讀之且讀且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

也中人為

皇后治袍

請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臣攝採珠為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

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

上疏忤

旨左右

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渠
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以年至
致仕者進階
賜金績以與廪偶遇糺彈即為温慰聽自陳乞休以
故當時大臣寅恭徇法無自私求辟之
念言官精白靖獻戒憸訐刻覈之風宮
府一體朝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
焉臣願我
皇上深唯而憲述之或
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於

孝宗皇帝聖政略成一編朝夕呈
覽以為
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惓惓
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恭行
天討掃逐胡元登極之後名
大朝門曰奉
天門殿曰奉天殿以垂
詔赦誥勅俱以奉
天冠之明

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
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　華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
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
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欝彼晳新耳目未幾吳台御史有所陳
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于法祖大孝貴乎成
親
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之
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
特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
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

皇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思臣愚不勝惓惓
一酌恩義以廣
宗室臣於嘉靖二十九年遇故脩玉牒臣云自
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
矣可得五萬位今
周府已近四千位
楚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
源源之産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
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
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
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
世不絶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疏者
官
高帝及
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於一城而絶其仕進之路所
謂傷於用義者也伏望
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
聽免其禄秩分居附近州縣廢著之日
仍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
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
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
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
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仍封雲南廣西四川
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廪餼必(?)中
土之民且獲安
天族之養再照各

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屢復互犯
創造生疏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
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徒可免重
復創造之苦抑亦少别親疏之别或謂
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為又
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
皇上毅然行之臣愚不勝惓惓
一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
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止是宣德年中
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見
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
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
王親創為此例出輔參政鬱邑以没夫屠滽脩區
區之小忿而使
國家負猜疑
宗室之咎使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滽非純臣也
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
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周溥

言沮之迄今未從
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屬亦
國親其麗不億卯有奇謀石畫不得與
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託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碩乃畫才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
已豈有鈎結黨與為
國家憂如梁孝燕剌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
今後凡係

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與閑廢幾
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
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臣愚不勝惓惓
一脩典章以昭
國紀臣竊惟
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
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
九年間脩完
主不知何緣處閣然自三十年以後至隆慶二年

以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
賦之出納又有不容於不脩者臣愚欲
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
御覽行至於法司上請
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
二王而比以詐傳
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
旨廷遲而比以棄毀
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
枚舉亦宜

明旨禁革著之會典乎永以為戒臣又惟
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
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
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
一日無史也臣愚欲下
內閣諸耆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蹟別為一書附
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
須身滅族以衛
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
錫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

示勸懲其於
國家治體關係非細臣愚不勝惓惓一
一推
德意以將大勸前奉隆慶元年
詔書旌録言事及查舉
先朝大臣邺典海内士大夫欣然加額思奮其忠力
以為
國家風厲一世之典無或過於此或有事涉遐遠
或於格小有未合者臣
請罄其一得以備財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
王外功莫大於韓國公李善長穎國公傅友德宋
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事詳得
餉之功不下於鄴留中間以嫌以被罪
王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戮從為則之
績遠過於絳灌卒老牖下而竟罹戮
未蒙易名之典
文皇帝北伐時失律者主帥丘福耳而同安侯火真
等駡賊力戰以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録
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加贈謚者也

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官秩其高
風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
潛心聖傳化行里閈其緒言足以繼往
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
上讜言力持權閹氣節足以彰
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
皇猷臣以為數臣者宜
特褒以謚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中薛蕙一則
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譴罷中間粲嘗量移
邑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
合然其直節徽行何可遺也臣以為此
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旌及於遠
則潛德者思奮旌逮於下則位卑者勉
脩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惓
惓
一昭爵賞以儆異勳臣見
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
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
國家之財用稍絀謂宜損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
為異格以待下下不為異勳以報上

斤守利印之故概而欲責人以撻伐之
奇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
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而區區
伯爵始見格于悍宰今復沮於多言夫
書生不諳故典謂伯爵為至重不知今
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
宗時鐵券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
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
皇上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
高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德
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
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天
下有能驅滅北虜大者公小者伯世世
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
詔者乎臣愚不勝惓惓
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
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
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癃無
用之士為之扼腕且
京師與薊遼呼吸相應猶臂指互使其勢不分
同臣愚欲望
皇上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於陝西各邊不分軍
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宣大分東精選
三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
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蘇松等
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
二千餘名以為步兵仍於團營錦衣衛
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
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
芳者統之
明詔內於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
分領首被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虜
寇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
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
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
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於錦衣
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
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
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

國家隱然倚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
行此法兵以寖強戰無不勝臣愚不勝
惓惓

地方水患懇乞
天恩大賜蠲恤以培
國本以實民命疏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臣王世貞奏臣分
守所屬杭嘉湖三府先自五月至六月終淫雨
不息洪水為災小民旦暮卑居寢食不遑財力
俱困當即具呈馳報提督都御史谷中虛行臣

會同分巡道查勘間至閏六月十四日風雨大
作連三日夜山水暴下湖水暴長堤岸衝決室
廬頹壞渰死民命漂泊牲畜什物不計其數汙
邪之地匯為巨浸綿桑之區推折殆盡移比
屋號哭填道各州縣接情文移與軍民災狀攤
懇先後不下數千百紙臣躬親踏勘當據父老
泣稱比之嘉靖四十年水災更重與正德五年
彷彿等情緣湖州地方極卑受災尤重不惟
國課無賴抑且民命可憫欲候各州縣勘報細數
方行題

請有違
奏限就徑具呈都御史谷中虛乞賜早為具奏將
題過日期寬恤緣由示下榜諭慰安民心間又
據湖州府申稱浙西杭嘉湖三府雖均為東南
財賦之區杭州原無白糧嘉興夏稅數少惟本
府稅糧兼重又當二府下流西受天目山水之
衝激北連太湖通流之漲溢一夕千里漫為大
洋且地形釜底停蓄久而難洩凡遇水災自來
較杭嘉二府特甚隨查各卷正德五年府屬水
災題奉

欽依正徵白糧二萬七千餘石其餘正改兌並係州
南京各倉庫糧米共四十萬石零蠲免六分餘
四分正米折銀五錢存留盡數蠲免又查嘉靖
四十年水災未勘分數之先奉撫按并總督糧
儲衙門預會
題本府災傷錢糧存留全免起運減免之外漕糧
仍照改折大半今有可查今歲小災比前尤甚
爲已高低覆沒顆粒無收有秋絕望民命
國計咸失所賴切念東南貢賦之民不幸而罹災
沴難活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其子孫臨渰今[illegible]

忍不救諸焚石以全其生乎通查本府本折糧
米四十六萬九千有奇遽欲取償於耗茫白糧
之中脫至告報后期戶部會計無據驟行徵派
官軍臨倉逼索豈無脫巾之虞貧民徒事鞭笞
將啓剥床之禍縱使守令身當其罪亦無裨益
乞念災傷獨重早為題
請特憐區處蠲免起運之半仍賜漕糧改折其存留
并戶工二部額料坐派工料軍餉等項盡
賜蠲除閭里有更生之望地方消意外之虞等因到
臣及據杭州嘉興二府各查報被災分數不等
通行具呈都御史谷中虛蒙批浙西地方災重
大水災百姓疾苦甚矣本院即具大畧題
知仰該道仍會勘明實作速報繳照得前項二府災
傷湖州重大緣由既經都御史谷中虛題
請蠲恤臣不當復贅蕪詞上瀆
天聽但念方今
國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勢不容已必用會
計已定緩不及事為此縱有寬免不過存留欲
以涓滴之恩為天地之澤流亡展轉盗賊繼之
臣忝司守土觸目驚心安敢不言以瀆

國計臣竊謂
皇上雖富有四海而
九重六師
宗廟百官之所藉給者湖嘉杭及直隸之蘇松常
六郡而已自二十年來倭變起而草莽之臣十
不被焚者一二耳
殿工海餉供億浩繁而民之橐累存者十無一矣郡
邑之所鳩積與獄訟之餘鍰四御史出而掃地
無餘矣今欲賑貸則自司府而下倉庫之蓄一
空欲勸借則自一二巨室外閭閻之積如掃臣
嘗憂之痛之計無所出傳曰竭澤而漁雖必得
魚明年無魚況澤竭而魚未必得乎臣愚不佞
竊意
聖上有文景之寬仁而民不沾
賜租之惠有文景之恭儉而
國不見陳因之富其所由來固非一朝一夕然其
故可思而其事尚可為也伏惟
皇上軫念東南為
國家之本根小民為父母之赤子下該部作速計
議特湖州起運錢糧由免一半漕糧六分改折

存留通
賜蠲除杭嘉二府或免起運十分之三或議改漕糧
十分之四如起運必不可免通議停止以俟明
後歲豐熟帶徵其一應顏料加派織造等項悉
暫停革若以邊需
國用不足為虞
皇上但責司計言事諸臣悉心奉法清查
內府內官
御用大小各監局厰糧毋得欺隱濫數京營行伍務
要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及
內府各項匠役冗食多所裁革
皇上節宮中一事之費則可以存東南數十家之產
去左右一時之蠹則可以開
國家百千年之利發一念愛人之誠則可以活千
萬人之命下一言愛人之
詔則可以收千萬人之心孟氏有云不泄邇不忘遠
臣遠臣也為民請旦夕之命
皇上無以為遠而
賜志爲臣不勝幸甚浙西之民不勝幸甚
議處清軍事宜以實營伍以蘇民困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王世貞奏臣竊惟
國家創立衛所餘貳百年雖遣發頻仍而死竄接
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而時委憲臣
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下之衛所卒
不充而民日以勝者何也臣自中歲詮伏田里
數從父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甚困而無益
者莫過於遠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
民臣每見清軍之牘一下其在窮邊遠裔户弱
一軍者一遇勾補即就拘攣沿門乞哀搏頰求
助若族丁稍衆者即不以正户應役或脅委孱
弱或購推點壯孱弱之人往往不達戍所就斃
道路即幸而達戍所而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
窘而餘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堅執鋭以禦侮
一方瓜瓞枝繁以長足行伍哉至於清勾之徒
稍遇壯黠則藉口亡命詐依鄰故隱行裝坐
食解伴著伍未幾或營稱廢用或委託取裝衛
官受其賄為利彼月糧甚有解者未及門而軍
已高卧於家矣至於每軍一名僉里役二名押
解此輩非有腴田上戶應出錢吏者也又非身

犯罪謫應流置者也使之廢處瘴癘而子女羈留
寒暑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蓋至於千
里之外而下產半廢矣二千里之外而下產盡
廢矣三千里之外而中產亦半廢矣臣故曰天
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朘者此也其便莫
若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下之
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
勾之戶樂於近而不預規避使吏胥得策一也
應補伍者便於水土而不至困絕二也近則不
逃逃亦易跡三也解戶不至破家四也有是四

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
請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
也今中外衛官犯和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
蓋不必拘原衛也邊戍絕則補不必足原數也
今其調衛者役人耳而伍不缺故於兵制無礙
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
高皇帝時多梁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糧
賦違限或工作誤式甚而至於洪永之際奏
請小有不合條觸爾不和又甚而死事逮系牽從
詿誤累及親友纔其身罪合而今之應補者曰

以遠也又況未必其宗族之後者也
之缺伍固所當處第不知百年以來能與虜戰
而得一階半級之勳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楊
粵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糾雜棄市中上之
不堪遠戍蓋以古況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
而內固可改而遠也往嘗與清軍御史李顒言
之深以為然特以身被專寄官執法不敢以是
請而臣
請之也如蒙
勑下兵部查果臣言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併查

本省衛所遠富缺籍其有遠近者分應勾解者
即於百里內外改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
嘉靖元年以後犯該邊遠衛便應地面單罪者不
在補近事內以杜姦惡僥倖之端若應解遠邊
戶役責令有司量會殷廣實議津貼俾使無棄
之民比閭受困仍嚴逃伍之條枷號調遠申繳
放之法一體究治庶幾軍伍益實民困少蘇臣
竊追一夫不獲之恥仰冀罰弗及嗣之仁不勝
惓惓
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每分以固地方

覆

題臣查得接管卷內隆慶六年該前任鄖御史凌
雲翼團練步兵因處日糧衣甲犒賞等項支用
不繼議將所屬鄖陽襄陽荊州南陽漢中五府
并商州各所屬州縣原編民壯巡檢司弓兵每
十名摘扣二名工食起解戶部查遲銀兩改留
撫治衙門作爲軍餉免其解部撫治衙門原議
十名扣一民壯工食恭行停免該戶部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欽遵行各府州通行扣解鄖陽府
庫聽支外隨查前項軍餉額數鄖陽府屬七縣

歲該銀一千五百八十八兩八錢襄陽府屬七
州縣一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荊州府屬一十
三州縣二千九百五兩二錢南陽府屬一十三
州縣三千四百六十兩漢中府屬一十六州縣
四千六百八十三兩六錢商州并所屬四縣一
千八百八十六兩四錢以上通計該銀一萬六
千一百六十二兩八錢內據漢中府平利縣鎮
坪巡檢司申稱該司原額弓兵三十名奉文裁
減十四名止存十六名今又扣抽三名巡緝乏
人該鄖御史凌雲翼批允免抽除減銀一十四

兩四錢萬曆二年該前任鄖御史孫應鰲看得
鄖陽府屬鄖縣房縣鄖西上津竹山五縣額編
民壯數亦不多每縣既調六十名赴鎮團操又
復與各縣一例扣解工食似覺偏累議自萬曆
二年爲始停扣姑以五縣見操之兵抵作五縣
軍餉銀一千一百四兩之數萬曆三年該臣看
得荊州府屬江陵公安石首松滋四縣連年水
患重大地方多警宜減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
而選編精壯實力各以其半爲本縣操備等因
具　題該兵部覆奉

欽依欽遵訖以上二府通共停免軍餉銀一千八百
五十九兩七錢尚該實扣銀一萬四千四百三
兩一錢節據荊州府屬地方多苦水災頻年逋
負不敷原數及查本鎮團練精兵每年日糧衣
甲犒賞之類用銀二千五六百兩及臣近行各
州縣官快保甲人等但有當時捍禦擒剿殺獲
賊盜及緝捕盜賊有功許於軍餉內支給賞賚
以一歲計之又可四五百兩大約費銀三千之
數今鄖陽府庫見積銀五萬一千有奇復據荊
州府知府徐學謨稱府屬巴東長陽興山三縣

皆無城郭可恃公安石首松滋監利宜都五縣
濱臨川江水患頻仍江陵雖在附郭然外而流
棍帹集内而貧姦睥睨兼之先年左衛移置
顯陵荊右輪戍靖州廣西郴桂以致城操之軍不滿
八百披堅之士未當其半彈壓固難空虛可慮
乞要將前項民壯弓兵除無城縣分徑留該縣
防守江陵松滋公安石首監利枝江宜都遠安
夷陵歸州十州縣扣抽壯兵或發回各縣以資
捍禦或留府團操以固根本等因到臣看得荊
州府　宗藩萃處商賈輻集而二衛之軍疲於

遠戍臣前　請抽減一半之疏未蒙
裁允邇來汝市失盜有司得以藉口商洛地方僻處
深山礦徒角嚴不時嘯聚該道兵力甚弱近時
鎮安山陽之盜束手無措幸至金州地方散竄
方始就擒以仁二地防守緝捕尤宜議處臣又
思之竊謂都御史淩雲翼
奏留餉銀兩初因本鎮空乏是稍有資儲以備
緩急固非得已今幸頼
皇上威德溥海內外罔不率服雖閭閻不無干啾之
歎而萑苻可少寬弄之虞其於大典似在可免

臣近奉
明旨嚴督守巡等道清理衛所屯田其所知者襄陽
衛竹山所及鄖陽南陽等衛令衛所官兵廩糧
一應公費外餘出子粒將來隨歲豐歉徵收到
官本色可以備荒折色可以充餉夫勢有輕重
事貴變通今自數年以來每年約計日糧衣甲
賞功犒勞之費不過三千餘兩而綴　國家供
邊之資坐之空虛不用之地即使異日或有征
調而鄖陽見貯五萬餘金及歲積屯田子粒應
之固沛然有餘矣其各州縣困窮疲累然凌雲
翼疏　上時已獲免十名扣一之數臣不敢復

求寬減下千物情唯是前開荊商一十八州縣
民壯弓兵相應改編實力以資捍禦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將鄖陽府屬竹谿保康二縣十名扣
二壯兵工食銀共四百八十四兩八錢襄陽府
屬銀六百三十八兩八錢南陽府屬銀一千四
百六十兩漢中府屬銀一千六百八十三兩六
錢共計四千二百六十七兩二錢每年照舊扣
解本鎮以為團練安兵日糧衣甲犒賞併備地
方緩急之用其襄陽府屬銀一千兩南陽府屬

餉二千兩漢中府屬銀三千兩仍照春秋二季
扣解布政司類解户部接濟邊餉荊州府屬并
商州及所屬四縣各十名抽二民壯弓兵俱免
扣銀改編實力在荊州府聽兵巡上荊南道在
商州聽分守商洛道選作本道操下精兵與各
官兵合營操練調遣其屯田清出餘羨俟造冊
之後果足每歲本鎮軍餉再為
題改庶行庶少充軍國之資儲粗備荊商之保障
不致坐糜財力置之無用臣於職守亦稍自安
緣係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
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申明地方職守事宜疏

覆案照先准户部咨前事該臣題内一欵清查屯
田本部覆議咨臣將叅政楊一魁清出襄陽衛
開墾隱占屯地比舊加五六倍者收冊明白以
憑歲徵仍通行南陽商漢一體清查如見徵屯
粮較之原額所少數多果係豪強隱占作何清
理逃亡荒蕪作何開墾或貧軍將地市之於人
作何處分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行司府將襄陽衛清
出屯田收冊定額徵收及通行湖廣河南陝西
各守巡屯田該道各將所屬鄖陽荊瞿均房竹
夷枝長遠忠并河南南陽鄧唐陝西漢羌金洵
等衛所屯田吊取原冊到官查明要見原額官
軍若干負名領種屯田若干頃畝共該子粒若
干逐一照冊照丈量有無與原額相合果否
勢豪侵占逃亡荒蕪召軍開墾貧軍市賣追究
還官自首者免罪丈出餘地照畝陞科及照各
衛所設居隔遠屯坐星散着令剋期速完未免
潦草不的增損失當不能經久必須寬以月日

沿坵履畝逐一丈踏務求至當使
國儲無虧人心允服去後續准本部咨為清查邊
腹屯額及釐正洲蕩蘆課以裨
國計事該户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本部覆議恭
候
命下通行各省直及邊鎮督撫并咨都察院轉行各
巡按屯田御史備行各屯田道查照先今題行
事理吊取各衛所老冊備查原額軍人若干每
名原額屯地若干見今何人承種逐一挨出親
自丈量要見與舊額有無相合侵奪者即追還

官首出者免其罔罪額屯既清者實整理若有
拋荒召人開墾承係成熟督率耕種務臻實效
每歲終將行過事績依期

奏報毋得仍前視爲虛文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各道遵照丈
踏分別膏腴等則盡數追究起科今據湖廣管
兵巡下荆南道右參政楊一魁分守右參議李
日強兵巡上荆南道副使馬文煒分委鄖陽府
通判鄒敔元推官吳譽聞鄖縣知縣李應辰房
縣知縣朱衣荆州府同知秦寵枝江縣知縣蔣

堺河南分守汝南道右參政李遷龍分委南陽
府同知萬通鄧州知州陳文唐縣知縣劉懋中
陝西守巡關南道右參議李學禮副使曹富勉
分委漢中府通判劉鉞等會同各衛所掌印管
屯指揮千戶等官馮高張相等各將丈踏過鄖
陽荆州荆州右南陽漢中并襄陽共六衛均州
房縣竹山枝江鄧州唐縣六所起科畧節緣由
造報到臣查覈得清丈出各衛所屯田額外鄖
陽衛餘出屯地九百六十一頃六十八畝六分
八釐三毫起增麥米子粒七百六十八石二斗

八升一合七勺二抄四撮襄陽衛餘出屯地九
千二百五十一頃七畝一分二釐三毫一絲三
微五塵其起增麥米子粒除補給月糧外實餘
出三千九十六石六斗四升一合七勺八抄五
撮荆州衛餘出屯地一千一百五十四頃二十
一畝六分八釐九毫五絲起增子粒米一千六
百九十石三斗五升一合七勺二抄荆州右衛
餘出屯地七百二頃六十七畝四分三釐五絲
起增子粒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九斗七合六
勺一抄二撮南陽衛餘出屯地三百三十二頃

八十八畝八分將舊屯地均攤每頃六石加補
官軍月糧折色及薊鎮京班起解預支之數外
無餘羨漢中衛餘出屯地一百一頃五十二畝
一分四釐八毫起增麥米子粒五百三十三石
八斗一升二合三勺均州守禦千戶所餘出屯
地三百一十九頃七十六畝八釐起增麥米子
粒六百九十五石九斗六升房縣守禦千戶所
餘出屯地千百五十三頃三十七畝六分九釐
起增子粒米九百二十四石二斗三升五勺竹
山守禦千戶所餘出屯地一千三十七頃二十

二畝七分八釐六毫起增麥米子粒二千七百
九十九石九升四合七勺五抄三撮枝江守禦
一千戶所餘出屯地共八十九頃五十畝八分一
釐五毫起增子粒米四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升
三合六勺守禦鄧州前千戶所餘出屯地六十
四頃五畝七分二毫起增麥米子粒三百八十
四石三斗每石折銀四錢共銀一百五十三兩
七錢二分五釐於內動支二十一兩六錢八分
六釐補給官軍不敷糧數外餘銀一百三十二
兩三分九釐守禦唐縣右千戶所餘出屯地二

十九頃四畝一分八釐起增麥米子粒六十八
石一斗二升四勺共該餘出屯地一萬四千二
百九十七頃二畝四分九釐六毫一絲三微五
塵各科不等共增屯糧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六
石五斗二升九合八勺八抄九撮內除各衛所
查補見操運糧領班各官軍月糧行糧及一應
公用又守禦鄧州前所折色二十一兩六錢八
分六釐湊補官軍月糧外實餘出麥米一萬二
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升四合三勺九抄三撮銀
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九釐大槩前屯有自來不

曾清理者故餘地多有節經清理者故餘地少
其清出之地又有磽瘠不等者有補舊逃荒下
則者以故餘地雖見多而屯糧亦少然自未清
理之先有糧在而田不知處者矣有田在而人
不知主者矣有在操官軍止支七八月糧者矣
衛所苦于屯卒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苦于衛
所之役而逃亡相繼今自臣清理之後糧必屬
田田必屬主一切月糧行糧俱行補足可無告
匱而其外又有此屯糧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五
石九升四合三勺九抄三撮銀一百三十二兩

三分之積臣又查得先該題爲議處本鎮軍餉
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地方事欲將本鎮軍
餉銀一萬二百六十七兩二錢內除六千兩還
邊除荆南一府一州四縣編充實力外尚存銀
四千二百六十七兩二錢俟屯田完日果有盈
餘悉令各州縣自行觧邊不許另作本鎮軍餉
該戶部題奉
欽依行臣遵照去後今擬前項米麥折銀於臣軍餉
已似足數但年歲豐歉不一似難取盈各衛所
公用於此告給又經節年有行議罰積穀備賑

緣軍職受詞之禁甚嚴以故所積之數無幾臣
今擬于此數三分取二每年麥米粮[illegible]千一百
五十三石三斗九升六合二勺六抄二撮六圭
六粒各折不等共折銀三千二百五十七兩三
錢五分七釐三毫三絲五忽八微一纖八塵并
鄧州所剩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九釐亦取二
八該銀八十八兩二分四釐九毫九絲九忽九
微九塵九纖九渺零觧作本鎮軍餉餘一分該
糧四千七十一石六斗九升八合一勺三抄一
撮三圭三粒銀四十四兩二分三釐九毫九絲
九忽九微九塵九[illegible]九埃零本折從便各[illegible]
衛所倉庫公用借[illegible]仍聽臣行所在守巡衙門
查盤不得侵用即今尚有[illegible]毫各衛[illegible]州
等各所清查到日約計贏餘可與原數相合臣
本鎮軍餉似一毫不以煩有司而各衛所公私
之用亦無缺少矣所據右參政楊一魁李[illegible]
副使馬文煒曹嘗勉右參議李日強李學禮同
知秦寵萬通通判鄭啟元劉鈇推官吳譽聞知
州陳文知縣李應辰等精心拮据算路聯　其
於屯績頗効勞勤然亦臣子之常分臣已　舉

為跡及年終考語冊內開見不敢瀆
聞欲候羅埠等各衛所通齊類報但臣蒙
恩改官即日交代勢不能及除候完日聽接管都御
史徐學謨通行備開細撒數目造冊
奏繳青冊咨部查考外今將見到衛所屯田子粒
折色略節總數理合開報緣係節奉
欽依申明地方職守計處本鎮軍餉事為此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奏疏十一道

地震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王世貞奏臣萬曆三年五月初五等
日據湖廣布政司撫民兼分守下荊南道右參
議李日強呈據均州并守禦千户所各申稱本
月初二日丑正三刻地震自東北方起從西南
方去連微動三次有聲無跡隨據本司照舊等
管兵巡下荊南道右參政楊一魁呈據襄陽府
申本府并所屬襄陽宜城南漳光化穀城等縣
於本月初一日夜戌亥等時分地小震自東北
而來正南而去至次日子丑等時復又大震自
東北來西南去又據湖廣鄖陽府衛并鄖縣竹
山上津保康等縣各申俱於本月初一日夜至
五更一點寅初初刻地震自東北搖動有聲至
西南止及據河南布政司撫民兼分守汝南道
右參政李廷龍呈據河南南陽府申稱本府并
所屬裕州南陽新野唐縣南召鎮平内鄉等縣
各申報本月初二日丑時初刻忽然地震自西
北方來房屋微動鄧州申本月初一日夜四更
四點丑時二刻從西南角如鼓響一聲地震三
下房屋微動初三日丑時三刻又忽微動至丑
正四刻復震三下等因各到臣除通行各屬脩
省外切念臣知識淺鄙不能通於
天人之微又不曉習占候風角第聞之史李固曰地
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故動京房傳曰
陰背陽占爲夷羌背去又易飛候曰震以四月
五穀不熟人民饑今者爲五月矣陽盛之極伏
陰萌焉宜靜而動尤非所宜即今年歲順成夷
夏敉輯是天下未有災之形而
皇上脩德勤政大法小廉又未有災之實第竊覩邸
報西虜遊來他處互市構釁松潘屬番雖跳梁
未著而伏莽已徵至於外家之
請乞無厭少府之
賜發不已安像微符絡繹不絕皆通年所未有語云
勿謂涓涓其流將長在物意已窺其漸而
天心復示之微其於房固所云蓋有不容不慮者臣

悉不勝一念惓惓伏乞
皇上篤承
仁愛益懋
敦德内而養志以
坤道寧靜爲教外而飭備以陰謀陰伏爲虞誠孝可
以回
天節恵可以待歲至如臣等叨𣥺祿竊奉職無狀者
特賜罷斥别選材哲以充有位庶幾災患可弭
治化益新緣係地震事理爲此
乞

悉表揚勲德舊臣以示激勸疏
題臣聞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褒而
榮甚於華衮者謚法是也即使勲德舊臣風猷
未泯澤猶在人名不泯口不出臣部外而臣不
能舉私切愧之臣抵鄖陽以俟任謁故南京兵
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
文學掌故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
按傑成化中歷顯職爲户部左侍郎與侍郎葉
盛王恕名相上下尋改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行至南

陽而殁先是關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
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虜劉先尚書白圭討
之以擒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剿勝後先
俘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散隨
合再戢再起言者以刑僇過當上干
天和乃議用傑代忠傑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爲
邑崇邑爲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烽燧
鏃鏑之場進爲耕桑化居之土矛矜長札之俗
變爲衿緌禮讓之風
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固傑之

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左都御史
掌院事鎮佐先尹京兆丞紹銀臺公廉之寀流
著朝野是時
章皇帝念縉紳之間簠簋不飾者
衆而歎乃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長臺憲
賜以
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
憲綱提衡文武遂使預睹之苴望都門而遠却竿石
之騎避北里而不前盡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
臺紀益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鞅掌以殁

顧佐滿考懸車令終勳德固宜顯褒令甲亦典
小凝特以嗣息單弱門故寂寥無為之
請者兩年歲久遠士大夫又不能尋討故来訪問者
碩隆慶之
典止遠
先朝遂使名哲不湮旌號長昭而碌碌尸位之臣乃
或先之恐非所以張
國維而厲臣節也伏惟
皇上即位一詔首雪壬午死義之臣役用渭討追録
故尚書宋禮
錫典優備通以御史司道考察督責臺臣振舉
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必當加録邺蒙
勑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尚書原係
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考實定謚顧佐仍量贈
一官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志尸祝之戒無任悚
亙俟
命之至緣係乞
恩表揚勳德舊臣以示激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乞賜忠臣祠額以勵臣風疏

題臣據南陽府申據南陽縣知縣程遜申稱奉
慶六年
詔書內一款節除開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
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綠手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
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
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
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僕有存
者厚加卹錄欽此查有本府鄧州籍兵部尚書獻
鉉係革除殉節名臣於明例應合祠祀又查
得唐忠臣贈揚州大都督張巡據唐書及本省
通志俱稱係南陽府南陽縣人原籍向來有祠
於萬曆元年五月內具申本府轉呈提學道及
分守汝南道轉呈撫按衙門詳允建立祠堂一
所春秋祭祀二臣緣未請有祠額及載在祀
典等因臣查得大明會典合祀神祇條內於
歸德協忠廟祀故唐臣張巡許遠即以雷萬春姚
賁四臣又以海寧為許遠鄉邑復建有許侯廟

竊謂　國家於忠賢節烈之士旌不遺遠祀不
僤煩蓋上合
先聖大書特書之旨下誨後世從一不二之臣甚深
且渥也張巡之守睢陽功在東南而義塞
天地死在一時而生烈萬古雖婦豎孺亦能加額
誦歎不休其得許遠事同節倂在當時固已有
定論矣遠得專祠海寧而巡獨缺祀南陽此有
司失於討論之故也至於鐵鉉之死事比之壬
午諸臣尤烈蓋內無削弱諸侯之旨偶而外有
保障山東之巨勲抗節踰於劉琨矢志堅於君
素用以配巡眞無愧色今據該府建祠鐵鉉於
詔例雖合而張巡尚未奉有
明旨臣愚不勝仰止一念據實　上請伏乞
勅下禮部查果無異　特賜祠額
頒降祭文一道有司春秋舉祀不絕仍俟纂脩
會典之日一併收入庶有以慰既往之忠魂甫將來
之臣軌其於
聖化似亦有補緣係乞
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議處缺官以裨吏治疏

題臣萬曆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據鄖陽府房縣知
縣何思具狀令義男何桂抱告爲乞憐殘命事
思由舉人除授前職自萬曆二年七月得患痰
火風疾一向昏沉強勉任事調治未痊目今前
疾愈加沉重實難供職望准放歸保全生命等
情到臣該臣批行鄖陽府查實申呈各守巡道
轉詳去後續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下荊南道
右參議李日強副使楊一魁會呈勘得知縣何
思委果見患風疾病勢危篤該縣人民素稱刁
悍政事壅遲不無曠廢相應准令休致等因轉
呈到臣除批行鄖陽府通判溫大通暫署印信
外又據河南布按二司守巡汝南道右參政李
廷龍副使杜幹會呈稱近見邸報南陽府唐縣
知縣程峯吉已經論劾改教原掌印信查委該
府通判李惟熙署掌又據陝西按察司分巡關
南道副使李良臣呈稱漢中府城固縣知縣傅
第於萬曆三年正月初三日丁憂印信委平利
縣儒學教諭張文運署掌各緣由到臣除各批
行依擬外臣又查得鳳陽知縣葉對洋縣知縣
鄧謀俱該前任提督撫治都御史孫應鰲論劾

西鄉縣知縣劉椿齡該臣論劾內莫對近又被
告發陝西巡撫衙門批行按察司坐贓問革各
員缺俱應銓補外照得房縣知縣何思自感風
疾已成痼折忡不攝魄力難從心歸計久成邑
務全廢所宜准令致仕以遂生還及查房縣乃
古房州地唐縣亦古唐州地俱名大邑控制要
害以故各設有守禦千戶所衙門軍民雜擾彈
壓為難且鄖陽七城唯房最大南陽十三州邑
唯唐最衝較其積弛之因在房尤為特甚查有
鄖西縣知縣朱衣資性精敏動若發硎鎮平縣
知縣翁金堂才識老成裕於游刃鍊各到任未
久俱能擿剔吏弊勤恤民隱通據道府考語以
至人士公論咸稱有為而山邑僻靜訟賦稀簡
頗懷不盡之歎雖非器使之宜若令就近調吹
二縣其於精采必有可觀又漢中一府為古東
川全鎮秦蜀喉咽之地而二州十四縣令遂無
一由甲科者或以稍隔耳目而生縱心或以前
途桑榆而少遠志吏毀民狎上恬下熙一遺白
簡則各邑恒多遇有徵書則闔郡偏少即今洋
鳳二縣知縣被論之後署印官未交代間而洋

縣有鳳翔流賊殺人鳳縣有死罪強盜越獄
殺人者已逃境外越獄者旋即捕獲臣方嚴行
究治以警將來而審其積弛之由皆是縣令非
人所致其各縣之中若有三四甲科以振衡其
間不唯所屬之吏治為之漸清而鄰壤之風聲
亦知嚮慕至於地方興革事宜緩急機宜道府
一時不能不有所寄賴以廣忠益者其為裨補
非淺臣愚伏乞
勅下吏部行令鄖陽府房縣知縣何思致仕員缺以
本府鄖西縣知縣朱衣調補南陽府唐縣缺以
本府鎮平縣知縣翁金堂調補洋鳳二縣及西
鄉城固鄖西鎮平各縣缺重於新選進士內取
補庶幾累政以受成振肅清之休聆省遐服與
沾不遠之澤地方幸甚臣亦幸甚緣係議處缺
官以裨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議處添兵職餉事宜以固江防疏
題臣看得荊州府當緣大江流賊不時出沒該府
水陸兵力單弱巡邏亦欠嚴緊當行分巡上荊
南道嚴行府衛州縣掌印巡捕巡司等官整搠
兵馬固守城池禁防盜賊嚴謹庫獄仍行日

兵力應否增添要害去處應否該備詳議回報
去後續據該道副使徐栢呈稱先年荆州右衛
置造巡江哨船四隻大哨中軍船一隻撥該衛
軍餘五十名每船分布十名整備器械專委指
揮一員督率撑駕上自夷陵州下至監利縣一
帶江洋督同巡司哨堡官兵往来巡緝但今荆
屬江洋浩渺蕪以近日水災爲害人心洶洶前
船數少似難週遍欲行本府添造哨船四隻仍
於該衛軍餘內選撥二十四名分駕與原舊官
船共九隻兼同晝夜巡緝等因到臣隨批哨船
准添造務堅固使用選撥軍餘并器械各精壯
仍責用心巡警毋止爲迎送之具外又具荆州
府申奉守巡上荆南道右參政沈人种副使徐
栢各信牌奉臣憲牌查催荆州府屬州縣萬曆
二年分并上年拖欠軍餉銀两今該知府林紹
查得隆慶六年起至萬曆二年止本府所屬江
陵等一十三州縣拖欠抽扣民壯弓兵工食銀
共計六千八百三兩九錢三分五釐七毫八絲
內江陵公安石首松滋監利五縣爲最干係軍
需重務相應照數追解但查江陵松滋公安石

首四縣連歲災傷逋賦太半加之鋪户流移的
難徵比合無俯念地方困苦將前項拖欠銀两
暫停其餘無災州縣照舊徵解再照荆州府上
自巴東下至監利南北千里江出其腹其間如
巴東長陽興山公安石首五縣皆無城池額編
兵壯數目不多江陵雖號附郭然外而流棍奸
集內而貧奸呼吸蕪之先年左衛移置
顯陵荆右輪戍荆州廣西郴桂以枝戍操之軍不滿
八百披堅之士未當其半揮壓困難空虛可慮
爲今之計莫若將前項民壯弓兵除無城縣分
擬留該縣防守江陵一縣留與官軍合操松滋
縣近日被災特甚查乞停免其餘監利枝江宜
都遠安四縣及夷歸二州共該抽取壯兵一百
六十八名或照舊抽解以充軍餉或留府團練
以壯威聲以至荆右二衛輪戍官軍或憐念荆
州先已撤去左衛郡城委的單弱特議
奏留等因到臣未查先准兵部咨爲欽遵
明詔陳言地方緊切事宜以甦民困以圖治安事該
本部題撥前任都御史劉秉仁條陳內一款撤
戍兵以守要鎮查得荆州衛輪戍廣西班官軍

一百六十員名靖州班一百九十三員名郴桂
班九十一員名荊州右衛廣西班官軍三百一
十四員名靖州班二百七十六員名郴桂班八
十九員名瞿塘衛清浪班二百六十五員名郴
桂班一百九十員名襄陽衛鎮武班二百五十
員名忠州所清浪班一百九十員名夷陵所廣
西班一百四十員名靖州班一百六十八員名
長寧所靖州班一百六十一員名枝江所清浪
班二百名廣西班一百四十三名先因彼地苗
賊作亂調遣征剿寧息遂尔留彼分班戍守原
非長久之策乞要先將靖州郴桂等處稍寧地
方原調戍守官軍摘回一半以守荊襄要地存
留一半以防苗夷出沒其意固為甚善但未經
二處巡撫會議即今廣西尚稱多事且係軍務
難以遙斷合無備行川湖巡撫從長酌議某處
應該撤回某處應該仍舊上緊具奏以憑復
請定奪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在卷續准該部咨為應
詔陳言興革利病以安地方以光
新政事該本部職方司主事羅青霄奏本部覆

議將瞿塘忠州夷陵長寧四衛所原調戍清靖
二哨與瞿塘衛原調戍郴桂班各官軍照數撤
回各衛所分撥操練把守緊要關隘荊襄等衛
枝江等所應班官軍照舊存留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除巡江哨船官兵無容
別議外臣查得前項軍餉銀兩原係戶部覆題
奉
欽依將鄖襄荊南漢五府并商州原編民壯巡司弓
兵十名扣二解部工食銀兩存留撫治衙門團
練標兵日糧犒賞并備地方警急軍餉支用之
數切照荊州為南北要衝初以維城之重增置
三衛惟左衛頗號完實已經調護
顯陵遺下荊右二衛軍伍衰耗事力凋疲轉漕列哨
之外所餘無幾而每歲調戍廣西靖州郴桂等
處合有一千員名據劉秉仁疏辭所謂遇有剿
伐彼處土兵收功跋涉遠瘴百無十還虛糜資
糧有損無益在此有點檢賄脫之獘在彼有餽
索私占之利大約盡之然止言荊兵遠戍之若
在彼為無益而未及荊府無兵之害在此為不
可緩者也夫以一郡城之內

藩封大小將數百計泌武之外沙市商賈輻輳俱
爲益鎮沿江自公安而下久失民業洞庭濱湖
之寇乘形而來得利而去縱橫倏忽勢若風雨
而欲以數十額外之卒御五六稱州杆之城守
單薄尤足寒心縱使人人爲用夕夕千擻而卷
不能兵一伍師不能成一旅卒然有警而臣以
提督之虛名遥制於千里之外亦安所用臣爲
至於鄖鎮之有餉以餉軍也鄖鎮之有軍以衛
民也今演劄貧邑之力以爲財而又竭其財而
不使之自衛臣亦不能自安臣不敢求盡撤兩
衛之戍廣西請徃者求撤其半以五百人爲荆
地衛也鄖鎮操練貲到之費十不頌一頗有餘
積以待不虞其江陵公安松滋石首來恩尤重
臣以爲宜減編其半以寬被害之區而編選精
壯實力各以其半爲本縣操備使荆府得存此
遠戍之卒以合見操之伍及舊設新留弓兵民
壯共成一軍而訓練之不唯屹然一郡之雄抑
且隱然上游之重各縣不致重困而亦稍有兵
以自防若乃嚴軍實布號令嚴賞罰究欺隱於
增兵減餉之後此則臣之職而亦臣之力可以

自致者也其衆枝衛所番戍之卒臣不敢遥有
所
請以干軍政儀
倘其征調之苦念廣西等處寇盜稍緩而量省之
國家不遐遺之仁也非所敢必也臣不勝惓惓曲
突之慮具實
上聞知蒙
勑下兵部覆議將臣奏內事理允行仍通查前任都
御史劉秉仁所
奏武將荆襄陽等衛所調戍臨武清浪各班官軍量
減三分之一或以事難遥度仍行前四川湖廣
等處巡撫衙門斟酌利害緩急議擬臣與地方
俱不勝幸甚緣係計處添兵減餉事宜以固江
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懇乞容令休致號
題臣據湖廣荆州府江陵縣知縣李應甲爲前
事內開先因本府奉獨租之
詔本職誠恐曠瘝
殊恩濫及熱里委官丈勘仍責公正一名以董其事
至萬曆三年三月二十日府學生員許仕彥因

公正張現報畝逾數許之卑職乃委巡檢范應
瑞覆丈得仕彦隱匿田狀的數卑職謂之曰公
正妄加生員隱匿二者胥有罪仕彦即出不遜
語卑職訐之曰汝負隱田之罪而復放恣雖是
盍過也時日色已暝聽審盈廷剖決不及即令
張現等收監次日問理究張現妄加之罪生員
送學朴敎不意許仕彦聚集各生二十餘人倡
首數百人和之徧古匿名揭帖其詞曰先斬李
知縣羽翼共執范巡檢剝其皮割其目截其毛
巡檢去知縣次之范巡檢乃糾弓兵李子姊閉
門戶誓以死守得免仍以四月望日約誓行香
舉事裂卑職之冠黨有生員謝啓蒙張翀者卑
職素與相知先期密告卑職躲避得脫惡黨乃
共擊謝啓蒙之家人於府二門內幾至於斃擁
入府門至本府秦同知處喊呼究枉秦同知善
諭之莫有應者問其姓名則曰兩學生員百家
姓等尋又揚言曰李知縣具帖六百沿門請罪
則吾等姑恕之卑職念其衆黨成羣不可理諭
法禁久而不散其禍無已乃忍恥屈身令汪縣
丞潘典史陳六□以謝之惡黨仍與其敵官揚言

曰責皇隸二十枷號一月責吏書十五月吾等
乃已卑職不之許教官又對卑職言曰百姓奴
僕生員子弟何不責奴僕以全子弟之尊卑職
亦弗之許乃聚噪不已卑職不得已親往兩學
謝之本府林知府自夷陵回羣黨訐告如初本
府知羣惡勢成更不論理不得已而行權以散其
黨乃重責公正張現復責禁子張智各生得志
仍倡爲增丁之說卑職一聞斯言即對兩學敎
官言曰審丁係里排公言減者增者一毫無私
一戶之內生員應免其族內人應加安得以一
生而庇一族如有讎報妄係不當加者處之亦
易今後凡減丁者不加丁者無論已其家道殷
實加丁不謗者幸出公心毋再擾毋重苦小民
其讎報者具呈赴學掌送除豁仍究里排之妄
訐意狠心不足暴橫轉加四月二十七日卑職
從撫臺謁
文廟過生員蕭九成請令略一讓路即將民壯毆打
次即羣惡脫巾喊稱急救生靈卑職畏之從本
府後趙至縣學前惡等相隨喊罵惡言萬狀人
衆聲喧徹於街衢有疾追來毆者有聲言且毆

他者役人力走僅免夫罪職於學校無裨其之
辜而惡等麥虐無已今日待志明日又進焉明
日得志後日又進焉又後日又進焉無事無已
而麥虐愈無已含羞忍恥任人情而已極下麥
上替盡在位而寒心彼即各處所屬之上職亦
將逃職忝父母師長尚可以一日居乎哉且不
去惡等必作讎職於市又不休嘸罵凌辱已也
為此告乞休致等因具申到臣嘗撫行仰守巡
道訪實議處去後續據湖廣按察司兵巡上荊
南道副使徐栻面稱彼時該府生員張尽麥肆
之狀知縣李應辰屈辱避避之情目擊耳聞殆
有甚於所申者今李應辰杜門稱疾决意求去
而諸生洶洶不已尚欲很擊以快其怨怨中以
逐其私適府戒諭諄諄怙不知畏中間雖始禍
者許仕彦偈惡者蕭九成而生員王化實為之
主文訓導劉璠為之黨助教授曾貴臣自監利
署印歸而為之從臾者也臣不勝駭愕以為今
天下文軌同一政禮脩備荊州為楚望郡幾於
青善之地而諸生不務誦法孔子斷斷焉日取
引繩排根之語以為士風日肆擾擾哄哄之行
以為士氣即無論江陵知縣賢其父母師師也
雖激於一時之忤而繫詐仕彦獄然不終夕而
即釋之非有箠楚縲紲之辱以加於衿紳也今
輩詈之不足而肆其謗毀謗毀之不足而併其
歸禮歸禮之不足而遂欲改其政改政之不足
而別以起其端夫匿名有律臥碑有禁
高皇帝之法固森然嚴也而弁髦之何有於一令且
府學諸師為諸生表即諸生之不恪其失職之
罪不暇而訓導劉璠公為之参言以長其鋭教
授曾貴臣又陰為之左右以終其匿臣不知其
所守何職操何心也李應辰素號賢能屢經旌
薦固不宜以一告之微而遽移他亦不宜借調
停之意以快羣不逞但聞其夫意不可挽而謗
詈曾悔之飭其氣已不甚捧矣且其所目理者
多係賦之事而所涉者非諸生即為其父兄姻
戚者也以不甚振之氣而當所由不振之事以
不自信之心而馭不相信之人即無望其邑政
之善亦非所以愛惜人才而保全之也臣愚伏
望
皇上勅下吏部將江陵知縣李應辰查照閒繫事例

改調本等地方以後政績有成其行取陞遷擢
擬仍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在彼作為
蕭九成王化及體訪助惡無賴之人逾提到官
查照臥碑及近
內閣題奉
欽依事理從重遣發充軍卜縣教授曾貴臣訓導劉
璠一併究飭庶幾吏治有賴士習少清未敢擅
便為此
申明請
陵事體疏
題臣據湖廣行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李瀚等
稟稱本司所屬衛所地方鄖荊襄三府與承天
不相關攝每遇到任陞遷恭謁
顯陵往返一千五百餘里夫馬疲頓職業曠廢等因
臣查得
皇陵在鳳陽
孝陵在應天均之為南直隸也然各副總兵參遊兵
備留守諸臣其江北止於謁鳳陽
皇陵而江南止於謁
孝陵者限於地也夫臣子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今

撫行都司職掌俱不間有承天地而似與江南
北諸臣事體相同且承天夫役困苦已甚得以
寬一日之役則民受一分之
賜其於
二聖在
天當憫湯沐之念亦足仰慰萬一伏乞
勅下該部覆查無異行臣將行都司謁
顯陵事例除免於事體頗為穩便緣係申明謁
陵事體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乞病日久懇放生還疏
題臣據湖廣布政司呈據分巡下荊南道右參政楊一魁分
守荊右參議李日強會呈據襄陽府均州知州王
言狀稱乞致仕緣由到臣看得知州王言初任鄖
陽知縣政績著聞已經撫按會題五品服俸陞
判黃州量移均州雖酬賢之典少若不稱而勵
精之志益堅於初詢計衙煩撫安凋瘵即其乞
休而闔州為之泣留二道欲擬辦眾誠不宜聽
其乞歸但本官始聞母疾即深倚廬之變思既
感疚痾難作淮陽之卧而情事迫切飲泣哀鳴
所宜允歸以全孝思臣又看得均州為太和要

地卑饒民疲中間抗持中貴彈壓殊為不
易今銓除者既未即到委署者又無相應近見
郎報郎陽府通判鄒啓元陞廣西横州知州見
在候憑尚未離任本官有為有守不剛不柔清
屯增數倍之儲聽訟昭片言之折其於劇郡綽
乎裕如若使就近調補必能使上下信懷軍民
畏懷且於臣一方屯政大有裨益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果臣言不謬准令王言以禮致
仕惟復念其政術有成年力可惜許親終庚愈
之日有司給文赴部選用鄒啓元就近推補均
州其均州員缺另行銓補緣係患病日久懇乞
生還事理為此

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題臣待罪鄖鎮垂及二載其於三方藩臬之長九
道守巡之官頗以職業粗知梗槩緣
聖明宰極百度惟貞自銅臺而上皆精心奉法職業
多稱臣不敢索垢指瑕仰累
蕩平之度謹舉其賢能尤著者以備
采擇切見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曰材博大老
成精詳慎密編徑識驛三秦之凋趨為蘇計吏
辦材百邑之綱維自蘊武略與文謨並美年資
共物望俱隆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鑑才
華暢茂學行淵淳提綱而精神一新清戎而克
詰有體晶若壺冰之瑩藹然擬璧之温河南按
察司按察使鄭雲蓥志行峻潔學識精明持大
體則不激不隨辨庶物則有倫有要提衡屬城
之吏儼若神明彈壓都會之豪凜如霜日胡廣
按察司按察使胡邦奇淬刃新硎斵輪老手讞
庶獄則山火之明慎考群寮則衡鑑之空平寬
紀一清公望推重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汝南道
若參政李廷龍古貌古心實德實政激揚清濁
居然攬轡之風克詰戎兵允矣杖鉞之選四民
畏志真如春雨秋霜二紀歷官不愧飡冰茹蘗
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下荆南道右參議李日强
若節奉公剛腸疾惡政存節省歲計漸見其有
餘時切惠鮮冬日自徵其可愛豈惟無棼指拄
腥釜抑亦能樹節於摧擋湖廣按察司兜盬道
副使馬顧澤悃愊而中有甲兵坦夷而不為城
府公勤既著乎宦跡孝友尤重於鄉評近委清
屯得盃匯泼河南按察司分巡汝南道副使杜

輅行履清脩器識温美嚴賞罰而兵防允賴精
讞斷而訟獄攸歸聲實卓乎可觀勘報推非其
咎湖廣按察司兵巡上荆南道副使馬文煒以
循吏中興之尤當江防上游之寄積勞具舉李
臨淮之精釆改觀卓立不移朱南陽之彊直自
遂江隄屯務推懐永圖吏獎官邪曉若指掌以
上諸臣皆廉能稱職内李廷龍近報陞江西按
察司按察使尚在地方周鑑陞右布政使轉今
官原係臣屬俱當薦揚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查訪無異將劉曰材等各論資擢用庶幾
賢哲彙升治理攸賴緣係薦舉賢能方面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薦舉地方人才疏

題臣所轄三省五郡地方諮訪人才偶有所知例
當薦揚以備
釆擇切見湖廣荆州府石首縣原任刑部尚書今侍
養王之誥剛方不回忠赤自許運籌謀筴四或
熟其姓名正色立
朝八座仰其風彩長孺
社稷之幹充國元老之猷之誥殆兼之矣即其閫門
奉母不與外事内而烏哺之養知三公之不易
外而鴻漸之羽爲一方之表儀可以絲意蒲軨
樂餓蓬蓽第
聖朝優體臣下無不逮將母之虞若更因循不舉恐
之誥體
國之年盡爲報劉之日所當查照先年尚書唐龍
事例起用者也河南南陽府内鄉縣貴州提學
副使今養疾李茂優游中秘多讀異書歷外
條兼練時事居峻而不爲城府杜機而時露甲
兵李善之稱書簏倉曹之號内諸表爲後人實
克嗣美且其年力方强出處無玷所當及時起
用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王之誥
特賜起用李茂早爲銓補庶幾
國家獲休釆之益而臣亦少盡薦賢之咎緣係薦
舉地方人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薦舉遷謫官員疏

題臣訪得鄖陽府同知江萬仞剛直自遂博雅有
聲自登甲第已踰二紀徊翔郎署監司之間委
十餘政特以不善骫骳頓與時左歘遭謫斥秉

節不回自滋鄖陽即署郡事厲精藩華加意鄖
省逐去彝文猾胥禁止濫供宿弊三月之後頌
聲翕然本官資歷既久璆劇復深若不早為拔
擢則蹉跎益至後時騰踔終於無日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早
賜收擢庶幾
聖朝不至棄才而遷客亦知自勵緣係薦舉遷謫官
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奏疏九道

申明地方職守事宜疏

題臣叨任督撫鄖襄等處職守事宜偶有所見
謹開列為三事
上請伏惟
俯賜允行不勝幸甚緣係申明地方職守事宜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

計開

一臣竊惟督撫於軍政為切軍政以屯田
為要近該部臣覆允給事中楊言之疏
行清軍御史遵奉脩舉但臣查鄖陽撫
治申明屯政止下守巡二道卻與該省
屯田道副使無干其屯田道有所措置
徑取撫按批詳於臣了不關白以致申
可乙否朝令夕違難以遵守且臣所轄
鄖陽等各衛所俱在駐劄及附近地方
比之三省巡撫遙制者有間以故軍政

黜陟調遣機宜多屬之臣不應屯務乃
復他諉臣近見下荆南兵巡右參政楊
一䎘稱將襄陽衛屯地清出開墾隱占
田畝比舊可五六倍將來足贍軍資方
俟數實要得通行南陽商漢各處一體
清查其有行屯務須下三省屯田及守
巡該道屯田道有所建白通取臣及撫
按清軍定奪任內舉劾仍照布政司右
布政使事理施行臣又思各省屯田道
副使僉事多有兼職不能一一巡歷多
是取辦文移姑以湖廣陝西言之其應
屬衛所延袤數千里差人往逐勘諭兩
月衛所恣其欺蔽冊籍大約苟完未有
眞見利弊糾剔姦隱者至於守巡蹤見
既眞巡歷又易若罷該屯田道止責守
巡於屯政必有可觀但係更革事體難
以輕論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二議斟酌從便施行其於軍政不無
小補
一臣近准兵部咨將所屬千百户及武職

所授職官一併查爲除其
題外臣切惟千百户所鎮撫於秩至卑細也然遇
兵部推陞則惟有守備把總等官皆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以故部推往往難之
故千百户鎮撫之於守備把總也得之
則非有戰守俘馘之功一旦而驟越於
指揮之上而人忌其速不得則雖有可
用之才終身汩沒於下寮而人惜其遲
以臣所見該衛軍政各項差委往往不
足於才而千户以下其人才頗多往往
不見於用臣愚伏乞
勅下該部議將千百户鎮撫官員凡遇推爲者比照
守備把總事例先給與指揮體統行事
劄付仍行撫按衙門量委軍政掌印操
屯巡捕事任候再有推爲一體推用庶
幾可免驟遷之譏且無淹滯之歎其於
劑量人才參綜衛政不無小補
一臣訪得施州軍民指揮使司所屬宣撫
司三員安撫司七員長官司二員自近
年以來父故子繼將印信私相授受

用止稱護印舍人通不赴部告襲此其
念雖起於惜財而其漸遂至於餞法且
為之上者既不以
王命為重則為之下者亦不以漢官為尊爭奪矯虔
勢所必至除臣已通行省諭外伏乞
勅下該部行臣及撫按衙門申明承襲
舊制責限各土司務要一年以裏告衛覆查無礙請
詳赴部領文回司方許冠帶管印管事
仍諭以
聖明在上兵部綱紀肅清吏無分外使費若依前不
赴部承襲擅稱護印名色者問罪革職
其施州衛官吏如有勒措需索情弊聽
臣等劾參重究施行庶幾
國法永昭夷情知戢

諮訪将材以備録用疏

題臣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
本部推補将官必查薦簿内曾經保薦人數題請
簡用然每以人材不敷該本部題
准通行各該督撫巡按訪舉去後隨據各奏保到部
登記較録至今擢用将盡且往年奏保者多止
於将領而指揮千百户等官槩未之及是以参
遊之缺僅足挨補而守備把總恒苦乏人及查
歷科中式武舉未推尚多緣歷年既久中間人
之存亡與年力之衰壯行止之臧否俱不可知
未經各該撫按查舉難以推用負從槩棄不無
可惜相應一併議處案呈到部看得
國家任用将領所係甚重而朝缺夕補必須得人
方克有濟乃今守備以下缺人推用誠當急為
選求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各該總督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
按御史查照先今事理将所屬上自參遊守把
下至指揮千百户等官無拘見任廢革但有年
力精壯才畧優長堪以備用者逐一揆訪分別
等第逐名開註考語不得混稱以上各官俱係
云云套語致難酌用及将歷年武舉中式官員
一體査訪疏名具
奏以憑覆
請附簿備用并将薦舉人員備査年歲履歷另造文
冊一本送部併入将材簿内查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隨該臣備行湖廣河南陜西都布按

三司及守巡各道體訪撫屬各衛所將領恭遊守把指揮千百户等官及歷年武舉中式官員去後續據各開報前来臣徧采考詢參以聞見雖其歷官腹裏沿習承平與生長邊地積有戰功者少間至於器使之才亦自頴脫而出臣謹分別等第為

皇上陳之照得湖廣行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李瀚寛博善謀沈深有度馭操而戎陣能整咸懐敵愾之思握篆而兵政克脩共服絕苴之操使寄分符要任必以持重成功南陽衛指揮同知夏年才識通明操持潔慎騎射則巧力兼備處事則謀斷互資視篆已著手猷為馭戎尤徵其紀律襄陽衛指揮僉事王一桂英爽有文恪勤而武循循如處子激之刑義氣不回訥訥若書生叩之而奇謀立見左戰驅射雅負戎韜行山守禦千户所掌印調鄖陽衛右千户所副千户張相器宇驍雄才猷駿發西征負冠軍之勇氣欲吞虜握篆絕治私之譏操堪指日用之閫外必吉師中原任協守松潘南路地方右恭將張熖幹略本優威名素著恭戎西蜀負閫名將寒之稱師臥南陽得閫門養重之體沈痾既已悉愈年力未宜投閒以上五臣皆名實無虧才守交茂均王一桂年資雖淺張相官秩尚卑要之異日可當大用所宜首薦者也行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張崇德貌雄毅而出之以恭技精良而將之以慎領屯政則清查不擾事事有條練戎卒則進退有方人人悅服僉書署都指揮僉事丘僑貌寢而射藝獨奇外默而才識中裕昔分岳閫則道不拾遺今二致鄖操則師出以律鄖襄守備署指揮僉事張萬年器宇軒豁才識老成捕盜有方恩威著於一面清屯得體節操冠乎羣寮洪中守備署指揮使武寅既精武射兼曉文檄飭軍容之整肅望重干城熟地勢之險夷圖戎畫地均州守禦千户所掌印指揮僉事江騰龍氣貌豪奇才識宏爽射必命中能使衆軍之畏驚利不易心遂絕倖門之濡染襄陽衛署印指揮僉事薛世安膂力精壯射藝優長擒劇盜而閭閻獲安練操丁而什伍能整南陽衛指揮同知邢謙拮据每優乎承委慷慨時見於論奏孝以事親貧能守己後千户所署副千

户虞五常體貌魁梧才力武健角射為一時之
絶論兵亦君子弁之英荆州右衛中千户所隨操
鎮撫林維喬智慮精詳性資爽朗操行可表乎
紈袴得中殊富乎甲兵兵部咨送軍門贊畫常
德衛右千户所署所鎮撫於超本以科第之英
猶負韜鈐之選彎弓横槊屢試不忝材官草檄
論兵異時可占名將原任武岡守備鄖陽衛指
揮使康本茂强毅有為剛直自遂掌衛篆而任
事任怨禦寇方而不競不録還任病歸痊可當
用原任荆瞿守備襄陽衛指揮僉事丁元吉膽
氣雄壯動止詳雅識變達機頗得寇情之竅歛
詩悦禮居然儒將之風才尚有為去非其罪以
上十二臣皆無忝厥職有益于時大可折衝小
亦禦侮所當次薦者也及又查得林維喬係隆
慶三年中式武舉於超係萬曆二年中式武舉
通合具
奏以憑覆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果臣言無異將李瀚等酌量資格推用
緣係諮訪將材以備緩急[illegible]不敢擅便為此

保留給由賢能官員疏
題臣據湖廣布政司呈内開鄖陽等府同知韓玫
等三六年考滿緣由各開到臣除批司行令各
官照例帶俸管事候會本題
請明文至日施行外該臣會同巡撫湖廣右僉都御
史趙賢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李栻議照鄖陽府
同知韓玫儀度詳雅才識通明奉委不事承迎
而政清弊革所蒞不求喧赫而吏畏民懷屢能
久聞終始一致又考得荆州府清軍同知余寵
才守俱稱聲實益隆職在清戎而兼脩六事政
成佐郡而流惠兩邦褎然循吏之尤雅稱良牧
之選及考得該府撫夷同知蔡璧性資爽朗才
識優長馭土夷而張弛得體開衆穴而綏服有
方持守無玷乎清脩成績可占乎遠大其韓玫
係六年滿余寵蔡璧各係三年滿俱各稱職應
准給由但查二府所屬地方水旱不時凋瘵日
甚荆州尤為衝劇而見委余寵行清軍外蔡璧
自撫夷外兼捉穴審徭鹽糧差遣坐集頃刻
無閒鄖陽雖號少僻而各縣缺官分署之役無
牧所委數職一身若俱准離任考滿不無乏人

價事之虞以故該司先後請留俱亦有見相應
循例會
題如蒙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准令三臣在任帶俸管事待任
内行過事蹟攢造牌冊差人賫繳本部照例考
覈題
請復職其於地方誠爲有補緣係保留給由賢能官
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糾劾貪縱有司官員疏

題臣竊惟民之有墨吏也猶禾苗之有蟊賊也蟊
賊一日不除則苗立槁墨吏一日不除則民立
困夫情於察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除去者典
司者之責也臣以前月入境道出汝南即聞民
間口語籍籍謂南陽之屬城有虎而冠者以問
訪之鄧州知州張 某 也隨於蒞任之日即行
各道府開報所屬極賢極不肖職官而汝南守
巡南陽知府之以不肖應者又張 某 也巡南
道之以不肖應者則西鄉縣知縣劉 某 也臣
尚未敢盡信以爲巡按御史復
命迹若不半歲遍者甫踰月而撫治又將有所糾摘

矣曾不畏而自暴棄若此豈其矯亢而解後上
偏拂而不近民流言一與文飲慎愆者其猶
有間乎及臣吏訪之而其貪縱不職之狀殆不
止是也臣不暇言其細請言其大者張 某 之
守鄧也農民之納補與本驛鄉老人之盡吏寧
止百也而人責紙至十刀少亦五刀刀爲價銀
五錢八關廂四鄉小集斗秤行頭之盡吏又何
止百也而人責米二斗斗爲價銀一錢二分九
十七方之保正副蓋二百九十有四人吏也而
人責紙一刀刀爲價銀三錢五分此其求索之
贓貪狀一也丁糧草隷凡三十七里里各一名
名各工食銀七兩五錢而所當皁隷未冠等皆
積棍也令其自爲計而衣食是四百餘金何所
歸也修土城築牆而買板杵五百餘副每副定
價一兩五錢使家人自其鄉以騾車裝貫計其
值不能百金耳是四百餘金又何所歸也此其
侵尅之贓貪狀二也假練兵而户科銀一錢甲
長保正副銀五錢計千餘兩而所費旗幟器仗
火砲干固不一也修文廟城隍廟而罰衆銀二
百餘兩計文廟費十金耳城隍廟半之十又不

一也旬一受狀狀不下二百紙無不取供者雖
告和息各罰紙價銀五錢今贖鍰之報存者幾
許也又歲計之而紙價當何如此其科罰之贓
貪狀三也鄭應山姦妻前夫之女逼妻自刎保
長劉天高發其事而民壯頭高天敘為之過銀
壹百兩即釋應山而重搒劉天高及鄰證鄭大
經等皆坐杖納贖謚清謀占舊兄謝恩之產挖
母告不孝狀詞以授高天敘復為之過銀五十
兩而捕謝恩置之獄痛箠三十幾殆而不肯釋
席有庫毆孀鄭氏事發內鄉吳喜有庫之來訴
而究鄭氏牌秦達及中證閻應坤閻應詔皆罰
贖穀銀十兩凡捕私鹽必令志攀富戶罰銀銀
足則併鹽徒而釋之此其枉法之贓貪狀四也
劉某 之令西鄉也考察回任漸起欲端丁察
暈回遂圖歸計紙贖不以積穀而盡入於私橐
需求索之大家而禍延於比屋以爭田之小事
而郭亨罰銀十兩任武罰銀五十兩以人命之
重情而汪子貴賕銀五十兩王棣賕銀十兩後
為該吏脅制退還子貴前銀宋憲陳吳大僑商
也等各賫黃金十兩不審何名羅明所賫生員

也而接伊黃金十兩行之欲事至於科罰無法
作事秤頭科罰恣行不知止足以致邑人為之
謠曰中堂不說謊陸銀玖百兩七叔做收頭水
夫又打網穿來總是一千兩大抵貪婪家人主
納者也水大其役夫主過者也此 劉 某 之貪
狀也是一皆者其始非不沾沾自揣能也上亦
以是信之為之奬而不為之防乃一旦狼狽至
此者鄧州之欲生於饒而西鄉之念息於遠也
臣入境甫一月而遽溪欲棄人之平生其不以
為躁而刻者幾希臣顧亦知東漢宗下之戒寧
敢覬望風解綬之名額於墨吏不知則已知則
寧可使其事於地方去則已不去則又可使復
居於民上耶爲照南陽府鄧州知州張 某 賠
以濟貪巧能文惡借武備以潘兵勇實為盜魁
之陰謀假古道以用鄉者俱作過付之心腹雖
朧鼠多技而嬖參難為漢中府西鄉縣知縣劉
某病忘戒得政以怠成觀鄰邑之覆車更加
蹈蹶幸大計之漏網遂肆侵漁初政雖有可觀
晚節略無可取以上二臣其贓跡已著物議大
騰均應罷斥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張某劉某供
陽縣俸祿張某　令所允若衆怨尤深何堪職為
民員缺另行選補庶幾沃土之臣所會衆而知
異選方之丈無天威之恩凡民則可絲毫綱亦
肅緣係糾劾貪縱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
議處有司官員疏
題臣准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陳省會稿為給由
事內開漢中府寧羌州知州李某褒城縣知縣
陳某　各三年考滿例應免其赴京緣考得李
某賢能稱職應令照舊在任支俸管事陳某
政績平常相應酌處施行除李某係本政司會
呈該臣批李某才守端裕吏畏民懷仰照例管
事帶俸近開送部繳外訪得褒城縣知縣陳
某寬厚有餘精明不足關防過弛吏弊遂至縱
橫推索閭閻邑務為之蠹敗乍幾雖尚可惜典
最似或非應所宜降調俾散薄示懲創者也臣
又訪得南鄭縣知縣周某　賦性慈祥行事迂
緩捐俸而陪里甲其惠幾何舍馬而肯步趍大
體已損至於供億之衡頃百萃胥吏之譸張萬
端既不能竭力節省又不克加意撙則然守雖
可觀而才似不稱若使之移牧僻邑或能愛養
小民所當改調者也洵陽縣知縣李某樗櫟之
材昏耄之景無慈而怱怱如失不飲而昏昏若
醉典隸喧嘩於前而不能出片語牌票紛紜其
手而不暇問所由責比則百事不完放告則一
人不至蓋年事衰遲精力昏眊所當作令致仕
或改教者也二臣雖不係考滿官員但南鄭為
秦蜀縉轂之道不可一日乏人而李某尤衰庸
待盡之餘不可一日任事若俟至三載其積廢
著益深無有不可言者矣豈惟績用弗成而已
我臣先因爲漢之間山道迴僻民俗獷野為之
令長者或以才行易見而多自沮或以督不易
彰而輕自放不識月旦之可畏唯舍暮夜之無
知以故欲得一二甲科以提衡其間使之觀感
奮激胥昧
上請過蒙
俯賜允行今各縣俱係前題地方而南鄭尤為緊要
臣愚伏乞
勑下吏部查訪無異將褒城縣知縣陳某議降調

散南鄭縣知縣周某改調洵陽縣知縣李某
政教或令致仕其遺下南鄭等缺量以甲科及
丁憂服滿赴部有官蹟者除補寔饑吏治可幾
遐方有賴緣係議處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

貪官罷民疏

題臣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下荊南道右參政楊
一魁右參議李日強呈奉臣批據穀城縣丞差
係繳審為前事會問得犯人一名王某年
貳拾捌歲四川順慶府南充縣人由舉人任湖
廣襄陽府穀城縣知縣云云問擬非因公務擅
自科斂財物中間果有入己餽送與人私弊從
重問革施行據執中所犯前情與例相合批候
參
題施行其應追贓內裁給二項花絨銀共五十八
兩既稱時價不虧又係脩理庫藏寅賓館俱有
下落及科罰里甲銀一十二兩作貢士賓興之
費又一兩七錢五分備春酒用訖俱應免追及
將告人楊繳等各照發落外該臣會同巡按湖
廣監察御史向程參看得穀城縣知縣王執中
徒有小才不知大體許貢無名之需閭閻幾於
剝骨肆行非禮之辱閨閫靡不喪頗減尅算書
錙銖因而入己脩理等無冒破何以自明民怨
既叢官箴盡壞相應照例革職為民及照穀城
素號衝繁且苦凋敝而其吏民狃於狙詐豪猾
便於跳梁以囂訟為美德以逋賦為故事方係
繳等告訐之日富者輸貲黠者助白騰造謠謗
簧鼓百端風俗日非治理難望必得廉幹有為
者代之庶可彈壓刁頑脩舉廢墜緣臣撫屬三
府丞無相應官員可以調改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等所言不謬行臣等將穀城縣知
縣王某革職追完贓贖發原籍為民員缺於
甲科及丁憂服滿素有政聲知縣銓選或將河
南湖廣附近縣分能幹官員調補庶羣吏知所
懲省而一方不廢撫衡緣係貪官虐民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

查參縱肆
宗室騷擾地方疏

題臣萬曆三年六月內據鄖陽驛遞送陝西平涼
府

韓府樂平王次子鎮國將軍遺牌一紙內為公務
訪賢事項
太祖高皇帝真容世系宗譜奉
聖旨金牌為父母出家隨喜天下名山
本宗在外合干
皇上的派宗枝如遇經過州縣驛遞大小衙門并撫
按兩院如牌到日即安巻舉接待
真容世系到臣看待
宗室非奉
聖旨不敢擅自出城今迹指稱
高皇帝世系違禁出遊牌用
皇明宗室大印鈐記大非事體且恐係詐偽隨該臣
牌行湖廣守巡下荊南道右參政楊一魁右參
議李日強會同查訪去後隨該二道同呈據光
化縣申稱查獲
宗室及隨從人役李汝貴到官供內云云等因到
臣覆審李汝貴秦太供執無異照得
宗室不許擅自出城飭次申明事例甚嚴且悉也
今
韓府宗室融烇既係

天潢近屬不畏
國典明倚越省出遊積累年月騷擾官府詐害鄉
村左道惑人寔屬無恥至於擅發牌面私用印
章許傳
金牌
詔旨出訪名山及要撫按兩院大小衙門接待
太祖高皇帝真容
皇明世系等語尤屬猖狂難以輕處但其所稱鎮國
將軍及
樂平王次子名位未委虛的及恐有別項違法
逃情節通難懸斷再照汝寧鄧州等各府州縣
官明知
宗室出外生事即當申請合干上司羈留待報却
乃濫給夫馬代遞頭牌坐視橫行罔知覺察俱
於法體有礙通合提究以懲將來為此除將融
烇行縣館併及李汝貴秦太行守巡道各問擬
應得罪名發落外伏乞
勅下禮部行臣將
宗室融烇差官伴押陝西撫按衙門送
韓府面審確的名位世系及於何年月日出城有

無別項違法情節輕則罰住俸米重則革職
宅居住其供內應付人馬汝寧鄧州等各府州
縣有司官員通行巡按御史提問參革擬
韓府守衛官軍應否參究聽彼處撫按施行庶幾
少飭
宗正之條抑且溥示郵傳之警緣係查參縱肆
宗室騷擾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糾劾貪肆縣官議處賢能州佐疏

題為糾劾濫鄖鎮據分守道商州各開洛南縣知縣
陳可則商南縣知縣邢某吏才宦績俱有可
觀以後物議漸沸民怨漸滋而戒飭之見於陝
西撫臣郜光先者亦漸以異矣及得之漢中鄖
陽推官之揭辭覈以該道之覆報貨以吏民之
口碑而後悉其貪墨舞文之狀於法不可少貸
塗炭倒懸之苦於二邑誠不可一日留者臣謹
按陳某之於洛南也礦徒何德打死張進忠
送銀一百兩止擬威逼杖罪罰穀五十石求廷
相強姦姪婦范氏地方劉昇呈告行拘庫子袁
仲謙楊珠為過送銀五十兩金五兩外罰穀一
百石每石折銀三錢共折銀三十兩張彩雲姦
男婦某兄張彩鳳挾發行拘義官張進忠送銀
二十兩金五兩劉天瑞充軍逃回因與繼母姦
私事發伊男劉仕科同門子劉黑狗過送銀一
百兩蒲州商人鄭可愛奪姦打死張三漢事發
憑王光禮楊邦吉過送銀三百兩王光亮許告
王大亨用藥毒死嫡妻大亨央劉門子過送銀
三十兩罷吏孫廷王益支造黃冊官銀呂來周
許告送銀二十兩銀盤盞二副劉宗仁因人命
事發憑劉門子過錄二十兩狐皮襖一領劉尚
思姦妝兄嫂街民楊萬數挾告行拘王自明為
過送銀二十兩孫宗堯義女喜氏劉進賢為過
送金五兩及砂女帶一條俱從輕釋放王奇告
要丈踏地土東鄉三要等里富民蘇文英張鎮
等央何雄過送銀三百兩揭票不行土豪韋汝
科與李可李宗舍爭房地汝科送銀三十兩徇
私枉斷李國彥馬洛川證此某枉法之贓也
縣宦從收萬曆二年秋糧折銀二千八百餘兩
外加收銀三百兩止報一十四兩餘一己經管
吏劉養性徐孟學證收丁銀三百餘兩止支使
過銀八十兩餘入己里長蘇坤蒙養志證此

每年麥米糧共一千八百餘石照例徵折色每銀一兩加火耗銀三錢自萬曆元年至今三年共該火耗銀八百餘兩俱入已古時登收證脩理大門鼓樓申允動支官銀三十四兩却將二十一里派出木植甎瓦夫匠工食又指脩理監獄申允動支官銀四十兩止用銀八兩二項餘銀入己經管義官劉進賢證此 某 自盜之贓也差心腹皁隸劉毋豬下鄉催糧二十一里十排陳南等共湊銀三十兩送收入已管朝用趙兩簽里長張世先管收郡下等二十壹里均攤

各項錢糧每兩加收銀三錢私送入衙此可則科歛之贓也那 某 之於商南也李友德爭姦馬景秀妻打死尚友富告發行拘豰省祭過送銀八十兩沒河店任伯萬求姦男婦王氏不允打死事發行拘皁隸王世畏過送銀一百兩柳得春告雷楮人命雷宗義過送銀七十兩任大闗毆死本妻懼罪逃走裝誣伊弟有姦送銀五十兩雷邦寧姦淫使女事發行拘吏呂騰臣過銀三十兩李節失盜被賊妄攀良民李堂等嚇銀五十兩俱即釋放畢王五毀罵祖毋殴嘉猷

過送銀三十兩置之不究董昂毆打親叔門子小王兒過送銀十五兩虎皮一張從輕發落上豪李文忠與致仕典史李朝用告爭墳地李文忠央庠子蔺仲傑過送銀四十兩偏刑枉斷李朝用男要行告訐本官浼通學師生和息前事至今未結此 某 之枉法贓也該縣奉陝西巡撫衙門明文罰穀七百石本官將一應詞訟原被告不問貧富槩行科罰民多逃竄却勒要曾管巡捕王巡檢上穀一百五十石仍不時點閘地方吏夫濫罰充數指稱米價科派一十二里

三十六地方各銀一兩共四十八兩阮德等收證此 某 科歛之贓也吏替一十二里里長每里索要九兩銀十兩張朝相郭海山證以編牛站索要一十一里富民甯邦仁等銀六十兩呂門子過證會報富戶索要李登李燦等五十餘家共銀二百兩呂騰臣過證此 某 求索之贓也恭照陝西西安府商州洛南縣知縣陳 某 商南縣知縣那 某 用嚴威而濟欲假小儺以丈人之服嗣一方誅求不思乎竭澤韃馬三尺顛倒門[illegible]于明神民怨益深官箴俱壞且前項贓

私事跡多係枉法不惟律例有違而各地方富
豪人命強姦重情亦當究實治罪以伸
國家之憲典泄閭閻之憤冤臣又據分守商洛道
參議姜繼曾開稱商州判官楊世治幹足以剸
繁經術足以飾吏推稅咸陽額外增千金之報
署符涇邑橐中無一介之攜如商洛有缺推補
必能約己裕民補偏振廢臣覆訪相同且係選
貢於近奉
明例有合伏乞
勅下吏部如果臣言無異將洛南縣知縣陳可則商
南縣知縣邢某　革職為民仍行巡按御史提
問具奏并何德王光前劉宗仁張彩雲米廷相
劉尚思孫宗劉天瑞李友德任伯萬柳得春任
大關等人命強姦重情逐一從公究實論罪送
下員內一缺將楊善陞補地方幸甚緣係糾劾
貪肆縣官議處賢能州佐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舉劾有司官員事
題臣待罪鄖陽撫治任以來咨詢民瘼并論事
刑或因事奏移或擬實糾參先後俱蒙
允行茲以陞任交代例當舉劾敢即見聞之真者為

陛下陳之訪得荊州府知府林紹本身教而化
緣文學以飭吏治革門攤蘇里甲寬恤役其又
民究水利議兵防遠猷足以謀國一塵不染六
事允備漢中府知府項思教嚴收賦出納之規
吏與頓洗究置郵往來之法民困為蘇勤考課
以興人材祀忠賢以培風教卓矣冰蘗之操溫
然瑚璉之資南陽府知府霍維華子惠而嚴鎮
密以秉淮衡郡而公私不擾御大
藩而懷畏兼閑屬城無敗馬之群官各有懸魚之
美襄陽府知府萬振孫才華暢敏議論英發志
存揚激屬吏仰若神明政切綏懷小民賴以還
定更少養和平之福當益徵遠大之休荊州府
同知秦寵才能判斷事不辭難儀歷議城胼胝
版築之內清節[illegible]之間辛勤首尾
七年清節始終一致南陽府同知萬邇精敏有
為岐稟自守[illegible]而質省功蹟民無睚目之謠
清白而獻別庭益兵解脫巾之變復城頌德聿
刺勝蔡荊州府武陵州知州[illegible]天捷異才
人推碩學筮任而即按究微不以[illegible]為環承
委而事事編摩允副三長之籌顧讓書之日僅

許□府惠之政居多灣□內□□知州□□□□
義且使人寬餘得□□□□而堈如少息清徭
賦而飛詭莫容雖□□□□必徵去後之思惟日
孳孳不絕宦成之念南陽府南陽縣知縣程巡
栽濫供而歲省千金咏歌來暮脩廢堤而功成
三月民庶子來若夜之桴鼓不興公門之舞文
歛跡豈直循良之冠預徵謇諤之風荊州府石
首縣知縣張一經資性沈審才識精通華奬清
謹久矣循良之實政脩堤改也隱然良工之若

觀卑車拳拳蘇裁道原任荊州府江陵縣知縣今改鄖
陽府同知李應辰節惠已著於舊游清勤愈堅
於改任理也地則軍民無異辭治賦訟則晝夜
無餘力居然章素之節不失赤子之心鄖陽府
上津縣知縣張應鳳性度温克才猷敏成政不
近名民沾節省之惠刑無濫及吏有惕息之虞
踰滿而裝橐蕭然留任而懽聲載道以上諸臣
俱賢能久著資歷已深所當遇缺推用及備行
取之選者也南陽府推官王見賓倜儻宏才慈
祥實意寄體訪而雄豪為之遜欲委稽查而霸

獎一時惡附擯擊與風□□□□□□□
美漢中府推官周夢暘精敏如發硎之刃學庸
則在壺之冰一心奉公請託為之遏絕天然疵
惡僚寀無所容私真□□□□糾邦家之司
直鄖陽府推官吳譽聞金玉其相水霜自勵聰
識而折衷情法有哀矜勿喜之心理也而調劑
兵民得大庖不盈之意仕學固其優事藝文亦
是名家荊州府江陵縣知縣朱正色才識英暢
性度剛方創精覈而精采一新操衡嚴而詛訟
四集望德實政已徵枳棘之鸞鳳允武允文自

是驊騮之龍虎荊州府公安縣知縣楊雲才苦
節砥身精心為政猶稱威其綏集鄰負以來胥
吏畏其風稜兩足而立苞菜蕪生魚之釜曾中
年雖劇之崇南陽府唐縣知縣劉懋中才猷光
成器度軒豁承聽寬而鋭情振刷公府為之肅
清念勵疲而極意拊摩里甲沾其節省鄖陽府
房縣知縣朱衣才華朗暢吏事精明袪水害清
軍田鑿鑿乎百年之利沉訟□□除蠹役□□凛乎
七邑之瞻南陽府新野縣知縣傅來鵬才既有
為操尤不苟增義倉脩古堰必求有以利民華

火耗科徵多夫所以害政以上諸臣俱貪酷
已著貲歷尚淺所當候陞擢用及備與日行取
之選者也臣又訪得原任判州府通判今陞雲
南和曲州知州劉某姦飾取智巧以濟貪清
審地方則每總科各户紙價銀三兩而門差四
出查理田糧則勒要各縣紙銀十二兩而盡入
私橐司巡捕則大盜如孫文甫李廷詔等敢受
屬而擬徒管地方則十總如羅殷行簽刷行等
俱取貨而無忌委收洲課則援
紹免而申減徵收莊頭之請託監收廠料則藉脚價
而多收火耗加權曹之羨餘僚吏羞與之有士
民欲啗其面漢中府沔縣知縣郭某才識庸
闇志行卑污惟吏是從縱子游蕩走差貼馬每
馬折乾銀三錢更換里長每里號堂銀五兩甲
首吳鳳鳴等五十名每名紙銀七錢大户黃雲
等解軍每户罰銀五兩官箴有玷民怨已叢以
上二臣所當照貪酷事例為民或不謹閑住者
也興山縣知縣鄭某冥行無知近來在得清
逃振遺里胥之詐射蹤河港任夫役之逃亡散
撫賑饑銀而成卒莫知其數給饑民穀石而市

糧半入其橐僉重囚兄弟以解囚因解俱成爲
有罰過堂銀兩而憑吏官吏每日平分性則廛
市之斗筲才則衣冠之土偶所當照罷軟事例
閑住者也襄陽府推官馮某係貲多露小器
易盈柔而害物義府之稱李猫躁以市恩嘗申
之呼喜鵲小過有司之失禮則牙距鴟張一爲
巡道之所持則首啄蛾屈監生李楨棄朝蓋生
員李嘉禎之獄物議大騰儀賓吳翠郭宗孟指
揮魯本教之詞私情甚顯其他如被脅官豪高
勳戚從孕任邦周等不先請賦之談所任書見
王喬李崇陽黃天錫葦盡是虎狼之客湖廣荆
州府監利縣知縣毛某喜事而昏輕聽而躁
田糧均丈則寄耳目於羅鑑政公正每名十五
之糧庫藏出納則受身息於王數十詩有錢糧每
兩加五之議詞訟緊準和自而紙價重於罪錢
里甲既徵條編而雜派過於常額丁憂鄖陽府
竹山縣知縣王某初政頗尚嚴明晚節忽成
詩謬均年銀一兩八錢者多用九兩有餘杜偉
之具詞開實人祔銀每一兩者加一錢以上王
昭之凡革可收其廠鍬那借庫銀而責主簿王

六州贖鍰之補當獄則羌人追罰而成化人陵
大林之寃以上三臣俱法當黜斥第在馮某則
才諝可使在毛某則資歷未深在王某則任從
始發而所舉贓事或出浮言或未盡入己所當
降調以示懲創者也荊州府同知蔡某心雖坦
平性實踈弛臣初任時值其三年考滿亦因司
道考語循例保留而器滿易盈宦成多怠署夷
陵之篆務則視事踰旬輕歸廢公署之閑防則
其子終夜不返拜起無下條之節喧咲徹上人
之聞雖官謗有端而政務多廢漢中府略陽縣
知縣傅某恩澤獨施于吏胥慈祥太偏于聽
訟事每加厚而民不懷思政將緐成而聲日減
損南陽府南召縣知縣陳某言出口而復嚅囁
事將行而多退縮民狎於愛吏乃胡越公家吏
桑其寬因而上下其手以上三臣所當調簡以
全器使者也伏乞
敕下吏部查果臣言無異將林紹等照原擬擢用以
示優或久任以觀效其劉某等罷斥降調以
明警庶幾百吏勸勸三方肅成緣係舉劾有司
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儒
親齎謹題請
旨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奏疏八道

懇乞

天恩俯念先臣微功極冤

特賜昭雪以明德意以伸公論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謹

奏伏覩

詔書內一款三法司將部院錦衣衛見在輕重各犯

會同審問如有虧枉即與辯理又一款各邊戰
功往往勘覆稽遲賞不足勸都察院便行文各
該巡按御史將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限三箇月以裏勘覆欽
此真

聖主罪疑惟輕之至心賞不踰時之令典凡在覆臨
靡不歡忻鼓舞與沾化澤而臣獨負沈冤至痛
切骨腐心敢不忍死哀籲一求伸於日月之前
顧自棄於天地之外哉臣故父王某原任都察
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先年巡按順

天大虜入犯

畿甸臣父挺身出守通州荷蒙

先皇帝獎拔為僉都御史尋

勑督理糧餉臣父感激

殊恩即誓以身殉國晝夜拮据規調兵食不至乏興
屬倭寇縱橫浙閩臣父以原職提督保障二方
節次擒蕩大酋蕭顯等凡一千餘捷大同覆師
臣父復以副都御史巡撫即有甲寅之勝薊遼
闕帥臣父復以侍郎總督節年於一片石墻子
嶺等處堵遏大虜六次臣父十年之間手披荊

棘躬冒矢石艱關萬死不敢少懈累蒙

褒諭超擢晉賞稱因原任大學士權奸嚴嵩及伊男
已處決逆犯嚴世蕃奪當滔天法守掃地每遇
秋防毋日恐嚇賄謝臣父無從措應例當舉劾
之際把持顛倒臣父不敢曲從以此節次記恨
比時臣任刑部郎中因見同年兵部員外郎楊
繼盛為嵩父子陷臨當朝審臣托所知以正
言勸嵩解釋繼盛身死臣不忍坐視經紀其喪
臣父聯閣鄒報私切痛憤揮指乘罵原任宣大
總督楊順為嵩報讎曲殺經歷沈鍊臣父不忿

復對衆指斥其藪嵩聞知愈加切齒因見臣父
地住孤危易生媒孽每遇科道官查理邊防錢
糧等出即使諷令掇拾臣父罪惡而給事中袁
洪是御史凌儒等詳覈軍情參酌物論每於覆
勘疏内極口薦揚臣父至有白首籌邊赤心報
國等語嵩與世蕃益愧且恨必欲致臣父死地嘉
靖三十八年三月内臣父諜知大虜全軍壓境
聲勢異常具實奏報嵩對衆揚言王某又來恐
嚇
朝廷希圖侵尅行糧不要采他臣父擐甲野次飛
檄星馳嚴督參將高延齡等據險固守而賊衆
我寡一擁突入臣父率萬餘烏合之衆當十萬
鴟張之虜鼓舞將士揚其肘腋賊以故不敢久
住搶掠倉皇夜遁我軍尾擊殺級百餘臣父荷
蒙
先皇帝恩宥戴罪防秋止是暫令住俸並無降責嵩
見不遂復用心腹逆黨副都御史鄢懋卿謀以
堂官之勢主唆巡按御史方輅劾臣父病悖不
勝恐悞大計懋卿手為草削疏辭務稱
天怒下吏兵二部議令臣父回籍嵩復鼓衆勝語及

譖說臣父不肯殺賊致冡宰送鎮撫司打問嵩
子世蕃輒將該司問稿抹去功次送法司議罪
原任尚書鄭曉等深惜臣父無辜比照先年侍
郎張珩例充軍蓋以張珩功罪辨明起自戍所
復登八座故也嵩與世蕃愈怒復駁該部屈擬
臣父比例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
斬罪監候問嵩與世蕃使門下部郎中徐孟慶
査勘練兵風令覆入臣父誤事情節孟慶守正
不從戍除吉回原籍已上俱有人卷可證切詳
該部議擬律條臣父止是提調文臣原非守邊
將帥大虜將入預行奏報及嚴督參將高延齡
等防守原非守備不設虜賊止是扒墻進搶不
久退遁並無失陷城寨況先奉
明旨戴罪防秋是
先皇帝未嘗欲殺臣父也御史方輅止劾臣父病悖
是御史未嘗欲殺臣父也吏兵二部覆奏臣父
回籍是吏兵二部未嘗欲殺臣父也法司上擬
威斷止擬臣父照張珩例充軍是法司未嘗欲殺臣
父也臣父下獄一年有餘節經科道部屬勘覈
軍餉練兵事體一言不及臣父是中外公論未

嘗欲殺臣父也所嵩與世蕃止以眦睨不根之
隙巧誹陰脅必致臣父死地柰受舜知人之明
損
國家好生之德開邪細僥倖之門解豪傑任事之
體此臣父所以茹血腐心死而不瞑目於九泉
之下也查得先該三十七年内臣父督發遼東
總兵楊照等大破達賊斬首八百餘級行巡按
御史勘問嵩父子因見臣父下獄分付奏内
將姓名削去止是楊照陞都督僉知切見成化
年間總督王越威寧海子斬首四百五十進封
伯爵及查各邊大寧保以後並無獲級至
八百若嵩與世蕃欲重臣父之罪而遂沒無前
之功欲沒臣父之功而併輕楊照之賞臣父失
事既輕獲功復重如近年以來福建連沒郡縣
提督止是從寬陝西殺將覆軍總督仍令聽勘
臣父不敢望威寧之封獨不可從二地之省乎
嚴嵩讞
國之罪上通於天獵子謀逆情狀顯著自當剖棺
戮屍闔門寸斬以謝天下非臣區區私讐所當
言獨念死者不可復生臣父臨沒遺言我不負
國但功罪未明切不可離先人之穴即今[illegible]
停柩嘗失所衆家苦塊寢食不寧伏惟
皇上離照當天群陰悉露至仁徧覆一夫必獲曲體
先帝之遺衷盡洗累年之宿蠹而臣父獨以權奸陷
害至死冤狀未白功次未敘沒為覆盆之魄存
有向隅之悲為此泣血籲
天情不容已查得先年尚書王文于謙因石亨等奪
門誣殺非伊男王宗彝于冕奏辯各復原職
欽賜祭葬贈諡臣父事體委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將臣父王某被陷情節吊查法司原卷逐
一查訪罪律有無相應及行兵部備查南北勞
勣及遼東斬獲功次的確照例將臣父前罪辯
雪復官卹錄倘有一言涉虛甘罪萬死無任哀
懇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
患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仍舊致仕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隆慶二
年四月初十日傳到邸報吏部題奉
欽依起用臣為河南按察司副使整飭大名等處兵

催切念臣本樗櫟下才先年待罪青鎮表咸遣
狀幸漏黜籍旋以家難念臣桑官荷蒙
皇上天地至仁不遺一物起骨加肉援枯就榮錄曹
過承言官之薦拔置近畿授之兵寄臣雖至愚
敢不擬象驚鈍少報涓埃而小人猥薄福過災
生先於本年三月內感冒寒濕等疾左足痿痺
不仁動止須賴扶曳即今延醫用藥調治未見
痊可大名畿輔之地兵備緊重之官若使遷延
時日坐待病痊不唯有違簡書抑且上負
聖德展轉思之實爲狼狽伏望

皇上鑒臣犬馬之誠察臣衷款不盡憫臣螻蟻之命或祈
當於查例准令照舊致仕庶幾未死之年得以
沐浴
聖德歌詠太平臣不勝迫切懇懇之至

中途病患日深不能赴任乞
恩放歸田里疏

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臣王世貞臣蒙
聖恩補授前職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先因得患寒濕
等症於本年五月十八日具疏乞休未蒙題覆
隨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接到吏部劄付催促

赴任誠恐上負
恩命下縣檄役遄進藥餌舍舟就道行至徐州地方
不意前病日重延醫診視皆云元氣積耗已甚
非復前病未易奏功理須靜攝安養將愼尚圖
加以歲月庶望有瘳臣豈敢貪赴功名不能自救
況犯日念上有垂白之母臨當出門牽裾泣訴
惜臣遠離恐有後悔展轉彷徨不知所處伏惟
皇上俯矜老母旁求俊又使駑骨附於千里魚目混
於連城以臣微生尤爲至幸而臣終抱狗馬之
疾自絕生成尋就田野區區血誠冒昧上

瀆禍冀
皇上隆仁廣照澤枯燭幽不以覆載之大而忽一物
之所不以草動之微而奪匹夫之節一下臣章
所司查例放歸田里臣身雖廢而志少伸尚能
率先耒耜以供賦稅竊效謳謠以彰太平不勝
迫切懇望之至

患病不能赴任乞
致仕疏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使臣王世貞謹
奏爲乞休事臣初任浙江布政司左參政於隆慶四年正月

初四日接到吏部急字文憑一道內開題奉
欽依陞臣前職限四月初一日到任臣即於次日離
省前至常州府地方忽感風痰眩暈流火濕痛
等疾會臣母郁出送臣弟世懋前赴禮部儀制
曹郎曾見臣病不勝憂惶強留治途就醫調理
臣病日深母憂日切母憂日病臣病轉憂憂病
糾纏無有痊理切念臣少乏鄉曲之譽長守簿
書之業材能下中無可比數
陛下過聽湔臣家門之累拔自脊靡被以衣冠薦佐
大藩遂長雄臬祿食優饒吏議稀簡臣雖謭薄
受此
隆天極地之恩亦思夙夜匪懈以圖報塞雖至愚陋
際此攀鱗附鳳之會亦欲覬策駑鈍以赴功名
而適分之福造物所忌病與命會狼狽至此一
旦犬馬溘河僚先朝露上孤
陛下大造之仁下貽小臣終天之恨為此迫切具
奏伏乞
敕下吏部查照近日山西按察使金立敬事例
賜臣餘生放歸田里萬一臣病稍愈獲以殘骨侍奉
臣母庶幾少伸愛日之私而臣弟勉脩職業奔

走曹署亦獲一覘瞻雲之戀臣區區報塞微誠
尚有所寄無任望悚哀迫待
命之至

聞母病危乞放歸田里疏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王世貞謹
奏臣於本月二十九日得臣男家書一冊內稱臣
母郁前患脾病復發肢體腫脹痰嗽不止醫藥
鮮效臣不勝憂駭即日入見御史饒某具呈乞
休許為行司查覆間臣思春時母郁感患前疾
臣晝夜顛[illegible]
天延醫制方調治幸而獲痊隨具疏乞休侍養該部
惜臣尺線之長奪臣寸草之日當即覆題仍行
督催臣既貪名祿兼畏簡書黽勉就道苟完場
事以致臣母飲食起居失宜而疾復發若候饒
某會同巡撫衙門具
題覆允方得離任臣母苟有後時之虞臣當負終
天之罪萬死莫贖百口難解為此迫切具
奏伏惟
皇上以孝理治天下必能俯察烏鳥之情不責犬馬
之力

勑下吏部查例容臣致仕如以大計在邇事體非宜
即照考察事例聞住臣得歸奉湯藥少延臣母
殘喘未死之年負耒以供恒賦有子責令踐更
補報
聖恩尚異有日臣已解綬付所司就單車赴境候
命即行目今寢食俱廢起止不恒溘然顛倒方寸憒
亂拜疏之日不知所以伏冀
天慈鑒宥為此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昭考察題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王世貞奏臣者得萬曆三年係京官
考察之期四品以上官例當自陳伏念臣跧伏
田里家[illegible]
恩遠出自覆盆復緣通籍奔走藩臬了無寸奇進長
岡寺徒糜歲廩今者叨撫三方亦思少效一割
而才力𥚃偄官性闇習知不足消弭於未形行
不及提衡事權[illegible]以少而自放老無所成內
悔雖[illegible]之技而不能改心畏羔羊逍遙之
誚而不[illegible]弛之譏猎恐蒿頫跂度之苦尚

溷骨肉雖莫奢僅存而蒲柳難待當茲郡使之
世獨臣竺濫為尤臣之奉職無狀引分丐歸毫
髮不敢虛誑伏乞
聖明俯察罷斥歸里庶可以竊異日曠官之誅且少
寬一時貪者之路臣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
為此
患病不痊乞恩致仕疏代
據浙江布政司呈右布政使莫如忠致仕緣查
得吏部職掌內一款凡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
歲俱准致仕又一款嘉靖十年三月內本部題
准今後內外官員有疾願告致仕者聽本部訪其

行實如果歷官勤勞操持無玷外官係撫按俱
有旌異及非怠棄職守有所規避者准陞職益
國家之於臣下或因其年至或念其疾苦而許
之歸者傳之所謂[illegible]戒勤其有勞勤察
其無規避而進之職級以寵其歸者不惟長人
上使臣之禮抑亦以勵天下易退之節也今據
右布政使莫如忠告稱患疾致仕緣由既經該
司勘實又該臣覆覈則無規避情節相應准其
致仕但據本官清才[illegible]學雅度沖襟至行然[illegible]

命閣遲理婉乎盧鄭初以烏哺之愛滯家食者
垂二十年繼而雖膏之美騰薦剡者又十餘次
從容應辟歷歷諸藩節愛有關風教愈著迨乎
兩浙一任拮据筆政夙夜在公物望攸歸臣所
目睹乃因末疾懇疏乞休必武皆望脫屣丘壑
求之一時罕見其比在如忠有京絲羔羊之風
猶堪卧治而臣不勝緇衣館粲之好實切挽留
特以疏係前問之餘仰懇繼刺之請在前史已
為美談於清朝允為盛事况本官情出由衷事
非得已又於格例頗合為此具

題伏乞
勑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准令本官致仕仍照前例
量擬加陞職級以示特旌惟復俯念人才難得
本官年力未衰姑放回原籍調理候病痊之日
有司奏
聞起用其於稱事酬勞之典康濟獎佑之政恐未必
無小補

保留賢能儒官疏　代

寧波府學教授周紹稷中稱接到吏部文憑
陞襄府紀善見今集衆備其項呈籍告乞離任等

因臣切見本官問學淵源孝友天植常師事故
翰林修撰楊慎位其寮死茫戍萬里護喪領資
為營鄉士論月旦籍如及官真陽頗垂何武
之愛兩訓明海不添陽城之規東贊不行卓比
無倦潛心古人服膺作者求之儕伍實為卓越
今以常格去補
王官一行更被遂絕推轂茸犹興跡永謝
清朝臣愚不勝拳拳惜才一念竊謂
明主之用人譬如大匠之掄材與醫師之求藥不以
薄積殘梲而遂遺不以馬勃牛溲而見略蓋曲

成之恩不忍一物之失所而器使之皆誠懼一
才之未盡今據教授周紹稷才行俱優論奇可
惆况係先任巡撫部御史題孔稱應舉優異即
今尚未離任頗於事例無碍伏乞
勑下吏部暫將本官銓補本學各處教職以備異日
大館之選庶幾青衿之士知所繼向而臣緇衣
之誠亦獲少遂緣係保留賢能儒官事理

表

擬唐中書侍郎顏師古進王會圖表　癸卯　代試

伏以[illegible]一人之聖太平[illegible]

三代之隆鋪張蹤託於冊青光彩頓生乎汗素仰虞
歷覽俯鑒微古今禍惟大造無私法乾坤而撫物至仁
膺運闢混沌以肇家于羽翮階重華所以有苗之格
玉帛萬國大禹所以復爲塗山之盟自伊尹制命乎四方
乃成湯熙享于百物文犀紙劄之齊蹈藏以來雕題
漆齒之氓負襁而至遂爲令典以逮成周有臣三千
共展纘文之緒諸侯八百誕敷淺受之數少則宰公
召毋展而聽致繼而天子張京恩以受朝有繫無義
雍容陰羽之內要服荒服惕息文階之傍盧牟鵝犬
之競雄茲白雉黃之伊駿贄作天闕之御惕爲王會

之篇千古若新普天同慶慨皇王之嘶迹畢力攻之
徒歷秦訂義漢官能羨於識史漢驕旨頓行受辱於
媛書扶犁老上之庭雖辭蹟武興林鼓溫禺之血終屬
虛言繁木白鱗扶南之頌羈縻美蒲稍天馬大宛之
將抽真空嘆彼彼瞳膏吾般鑒啓民之帳甫入千烽
已過雁門沮水之城未降洛兔橫燒鳳闕五兵徒窮
於九域七尺不保乎獨夫變極而通否終則泰茲盡
伏遇○○○○聖武膺曆乾元統天二九而麾義旗
秦灰盡掃三十而踐宸位商綱光開除亂於湯武有
光欽治與唐虞並芳於市之兵馳大漠頃刻成擒

伐君集之騎渡流沙高昌授首於登上頡南之
探奉川左之琛橫卻月於天街劃長虹於地脉遂使
越裳重譯肅慎來庭梯航日出之邦苑掛月氏之域
指草茹爲西鎮標碣石以東門爰取日吉辰良用集六
服群酹鶴班鵠立濟濟蹌蹌龍盾虎戟雄雄糾糾徒
裘錯落覿黼黻而目眩魚搖奏樂兜離聽鏞鍾而動
心洗耳九天閶闔初頒九市之尧樽萬國衣冠共視
萬年之舜壽是云利見嘗五位之龍飛敢曰來儀聞
九成而獸舞彼防風已集母頃後至之誅況裨海如
歸不待指南之賜僸佅側弁倪七日之身鈞天纂繳

鳴鑾儀五雲之扶聖主玉關西出囑侍子以重來銅
柱南辭歎長安之不見六師永戢七德無虧臣師古
職忝中書才非左史欣覩天朝之文軌稱因前代之
篇名章二闕之圖繪稍積遠慕鎭亂致諸國之瑰奇
悉備近掩梁元飛頭飲鼻之殊形在于前兒之別賴
慕華風而就飾革假虎皮變夷俗而來州鳥猶虜蹶
備陳曲折煩悉纖微豈惟徽率土之肯臣抑足表世治
恩之無外藏之金匱雖千載如在目前副彼職方永
門夷取諸掌上伏願不絿不競無怠無荒不貢川
倫文莫動遠略慎厥終如其始恒切時哉

叔宋以以□□詩賦等臣王曾等謝賜御書□程式
以聖主□□□小勒著持盈之訓仁人繼志道章發
方徹之禁政□似躍朝端且聲感將恩切榮與懼并
臣□等□□□□浮兒□厲恭龎麻和之樂溯尋殿掌
□□□見□□□之瓠湯盤之勸以新戒戶之□風至雖
□□□尚象之理攸寓而居安處危之思尤深儀鑑于
彰周公制作危而示戒禮盡在魯孔子游廟以興
思滿而覆虛而欹水戒是取中則若盈則食天且弗
違與居言再衍於重黎迨説苑詳徵於叔謹以至風
人之撲滿尚猶頌於箴銘彼長安之辟歷山雪何
□□□□□□□之十七　十七　臣經若□
祥治理況大業之取詢水戲仕托游觀雖遺模殉杜
當陽而後傳其至意如李燔□者能識名存□□物
是人非無取焉時有需聖代我文祖然開之□遊詞
臣緩直之餘挹金勺而進言屢迴宸聽修玉堂之盛
事長播藝林先皇帝雖麻弗麻損之又損頌言成封
禪而秦漢之侈心不萌雖羣表祥祥而文景之謙德
恒在爰自天祿之載首須雲漢之章指禹桀之所係
假弦肅而為倚三時召對酒德之論並傳兩府拜觀
肉食之徒自□□及禹成之日遺子與茲器而並留
況惟□□□□□□□凡體道者而逾烈豈期初政首覩

睿謨兹蓋伏遇○○○○岐嶷夙成元良蚤著紹長
信而仰承坤德若周文之事太任按山陵而丕振乾
綱如虞舜之放伯鯀甫及諒闇之畢時惟不言乃
雍容當象魏之陳慮善而動動輒吉謂□牆之佇想
無如恪守洪規總琬琰之空懸不若恭敷大訓啓天
章之秘閣開寶笈之真言睿藻昭回恍若日星垂照
奎文飛動迴如河洛迎來一覽而重奉龍顏載讀而
永存龜鑑音徽若接滂淚交零臣曾等濫先朝侍從
之班叨撥□承君之選受□再世銜戢終天敢不奉
以撝謙益守盤盂之戒挹而□□□寧羅□□之箴感
御製□□□□□□□□　廿□
覆盈之無常焉匹自亡於幾□□惡盈之當避龜膳
不奪於杂順伏願遠師四守之格辭近體二宗之成
法高不危滿不溢長守貴於當年父作之子述之允
執中於永世

公移

議處于肅愍公謚號後裔修葺祠墓稿

為再表忠勳大臣以弘勸典事據杭州府申該分守
道牌仰查于肅愍公後裔見授何職是否功陞納級
其旌功祠於何年月日　勅賜見在何處及冥道有
無倒廢申報守□道□查得肅愍公後裔于嵩見任

杭州前衛指揮同知據衛牒稱肅愍公一子于冕官
至應天府尹致仕無嗣姪于允忠襲本衛左所正千
戶于允忠生于一芳襲授前職加納指揮僉事長男
于岳陣亡于一芳陞授指揮同知歷陞廣東都指揮
僉事次男于嵩襲授指揮同知等因及行錢塘縣查
得于肅愍公墳塋旌功祠先於弘治三年致仕府尹
于冕奏請奉　勅建坐落本縣尉司上扇地方節
奏脩理至嘉靖三十九年奉總督軍門胡　批據仁
錢二縣申詳估脩于墳工料價銀共該四百七十九
兩五分七釐奉批仰府查將所罰沈文言名下餘剩

墳銀二百兩先給與工餘另處此繳備行二縣領回
前銀先行辦料脩葺後因覆查前工減去木舖戶俞
安冒估未領銀八十一兩四錢八分五釐外欠找工
料銀一百九十七兩五錢七分二釐因無堪動官銀
向未找給完工經今九年之上日復坍損據委錢塘
縣典史表溶查得本祠內堂三間坍損大半正堂三
間三角損壞頭門年門上面坍塌又一間半原係估
脩未完左右碑亭二座週圍墻垣坍倒二十五丈堂
後捲蓬左右煖抖無祀堂以後三司府縣廳共九間
俱各楔柱桁料同時樑木等項朽壞俱應脫換脩飭

等因俱照于肅愍公精忠偉節炳若日
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今其祠宇久損壞有司之
責也相應速為脩葺合無備行該縣掌印官親詣
估分別新舊料將議估查處堪動價銀給發興脩完
固不許仍前稽延以致旋脩旋壞庶亦無辜　國朝
建祠報功之典等因備申到道據此該各道會看得
故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于謙忠義天植韜
鈐神授帷帳之地躬擐甲者一十八年篳路之勞琢
剛笞者二千餘里晚膺　簡命入陪中樞當　六飛
北狩之時感群小南遷之議況馬為之汗踵銅駝其

於棠棣物情一變大事欲非而謙以片言立折其材
以百口誓定其決計謀既協麾必始回九鼎乞手如
山萬姓因之奠枕譚遷胡之充斥屬郊原之震驚而
謙後躬擐甲冑親冒矢石溫言拊循士如挾纊振臂
一呼瘡痍盡起雷霆所擊股膽頓空然後睦鞍賢才
蒐補軍伍鎮撫岑寧動中機宜尺書所臨咸驚廟算
以故羅施鬼方六域胖牁夜郎之黎雖叛者九起而
蕩平相屬自昔己巳之亂以至於今己巳之治蓋一
百二十年宗社永有泰極長拱未必非謙之力也謙
有貫石噓虹之忠而不能保要領有補天浴日之績

而不能擇後昆擬罪畯於汾陽論功優於鄂國雖其
粗備榮施未深創貌漸隳墓木幾旂伊嗣孫于嵩雖
非血胤猶承祭嘗其見任指揮同知又係伊兄軍亡
加陞當查加陞事例止該一級所陞職係納級者忍
當係革致使勲賢之後僅同偏裨之遺祿位卑微敢
告乞於時夢雞天有悉箕裘夫靖遠之誅一上意新
建之半一藩府道乃分茅仍容延世諸之韓績抑何
寡寡且所定廟謚二義曰剛德克就曰正己攝下曰
在國遇難僅舉疑似之稱殊乖揚勵之典竊謂謚於
危身奉上之忠有功安民之烈內外賓服之正純行

不爽之定宜擇二義以夙有永遠則岳飛武穆之改
稱忠武近則時勉文毅之定謚忠文謙於二臣實為
無愧今天運二週邊塵屢動茍於謚能有所裒異播
告中外握樞死綏之臣不唯上明國典抑足下鼓士
心其為裨益殊非淺小職等叨從攬轡之末不勝執
鞭之慕為此具呈伏乞照詳轉奏將本官祠堂墳墓
特加修葺查伊裔孫應襲指揮僉事上量加陞指揮
使等官職銜并照　先朝祭酒李時勉及近日少保
石瑤事例改賜美謚一體施行
舊病攻中不痊懇乞轉為　題請放歸田里公

彭一
□利本職年四十三歲先任山東按察司副使於嘉
靖三十八年七月內奏為患病危篤懇乞　天恩放
歸田里事吏部覆題准致仕隆慶元年六月內南京
科道等衙門題為該吏部覆題奉
欽依起用隆慶二年三月內吏部題為缺官事奉
欽依補授前職隨因得患疾濕等病奏為患病不能
赴任懇乞　天恩仍舊致仕事復奏為中途病患日
深不能赴任乞　恩放歸田里事吏部先後立案該
文督促赴任間適因前病稍愈期限已迫勉強於本

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欽遵訖本職素慕名位幸遭
清朝拔自覆盆授之鎮鑰亦欲砥礪職業以圖進取
偏於十月初一日歸自官舍薄舉私嘗忽念先觀尚
滯淺土老母徬徨總帷形影相弔耗音久絕而職素
被冠服坐縻廩祿托跡吏民之上濫與賓賢為伍進
蹈宰我汝安之誚退深賀循帷谷之痛中夜歔欷起
立待旦遂致將膈壅滯痰悶干嘔前症日見深重即
擬具疏陳情乞休歸里緣時下秋防孔急本職見於
錦綉堂等處住劄只得扶病選練兵卒料理文書今
羽檄少稀解職任適而職上膏下肓俞跗莫措致胡

首尾狼狽難支於時論爲棄人於大造爲長物即今
明旨振刷中外選核名實使臣竊祿益深則負恩益
甚且　國家緩急才亦何必舉所不易寒之任於素
所不能之人又拂其所不欲之情而深其所必不免
之疾乎爲此具實宷懇呈請伏惟本院垂照大則爲
三輔憂慄閔之托細則爲一物恤瀟殺之私特賜轉
爲　題請查例致仕職未死餘年實拜大賜不任迫
切祈望之至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論二十篇

太公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爲之說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紂之雷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閎散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爲之相壓高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彼方强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孱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所爲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儒以其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尒也夫齊之後强於魯而益流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滅商若殷內畿外之國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數十彼其君豈盡

獨紂於雲若飛鳥惡未著蓋歸附之稱後則威之耳夫豈亦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為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為無之矣

季札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為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彼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矣何有於國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為札爭彼吳之亟亂而亟究數衂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挾大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救乎儕不欲以其身殉焉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為夫差之叔父也必為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藺相如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柰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詒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柰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絕

趙絕耳今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魏公子無忌

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爲卑虛得士急於救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愚以爲善爲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强而田單之所權則騎刼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臏單廉李衆寡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戮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嘆喈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貳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倫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秉堅而爲暇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以齊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一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懾將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殆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爲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爲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殁而秦圍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有以也

高帝

高帝之斬丁公以爲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許其能懲一而戒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其在麾下自曲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侯之臣妾而獨丁公稱臣懷二心也且帝之君業既成之不宜悖德也其所以爲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滅徒以賢令諸雄王咸天下而丁公首當其阨故偃之之以而爲此名以揜也吾何以知

其然乎紀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毋
論忠也而帝卒不錄何也即無後侯之可也即不侯
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其成皋之降也非史
幾乎泯矣故其於信也恥之變而泯者也於丁公也
羞之變而怒者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畫
朱家始以間授滕公脇帝以北走虜南走胡之說而
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同當誅吾獨惟夫帝之誅
不以道而不攻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周亞夫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
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
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
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
能為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白太后入讒必能深
中帝之諸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讒梁
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破吳楚亞夫功最大
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
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旗出入警蹕賞大將軍監榮陽
矣封欒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勳籍寧能一
二將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

外之捏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然為丞相
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
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晁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
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帝寡少恩
哉籍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生扞鄗不大敢誅矣宜
其貽之後也

魏相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
若不能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薰蕕也當博陸侯
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逆故車承相武庫令為不長
者而實用吉賊殺不辜事法之非以私也本始之代
天子拱手而唯大將軍之為而相以刺史高第入為
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為用之博
陸侯用之也侯以地節春歿而大夫相以夏因昌成
君許廣漢極言世卿之橫譏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
去尚書副封而功顯君之邪謀始發夫相蓋窺帝之
有疑憚於霍而借以脩其郄也夫以博陸侯之忠與
安社稷之勳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髮戲之血
食安在其為漢德也哉博陸侯之族誰為族之相族
之也趙廣漢材臣也其貌見微指而剪抑霍氏與相

時之手爲佞者也夫以一九卿之末按脅承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潁川京兆之績可少贖乎哉京兆尹按承相承相不以爲望而救之帝必爲感動京兆尹免而承相之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爲誅之相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覈名實內當兵強威加於四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賤漢之元氣開偉成之路以基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博長者以不德收德則吉猒乎有餘地矣

昭烈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爲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歷纜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爲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爲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邪何傷乎且是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爲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關羽

關羽之失荊州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荊襄爲羽聲援羽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豪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比擣洛東踩許其賢於其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陶侃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而纂史者略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爲江左之巨擘吾以爲士行知爲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庾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居廣州

然所部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其先後之兵
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譙王丼卓之盟
以犄其後假令嶠仲遂得志始與當為司馬孚而士
行不亦為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
號哭而勤王以死誓討賊可也而乃以不預顧命為
恨其拒温平南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
何寄也而稱越局竟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
兵既發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勤義
旗迴指之說然後勉強以趣事僥倖而成功耳假令
太真欵郗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箋亦可自荆
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
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
祥而止又稱其璞玷珎異富於天府寧盡誣哉凡士
行之所為治治于其所自有之地而已其有功於晉
者僅居一馬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
功大於上行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
思明之叛葢可以窺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
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苻堅

苻堅之伐晉其勢在必勝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志

有不盡而既老行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
一其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晉非與焉堅
不當在將人主而在行將帥不得是其用而內顧重
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
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荊而先攻壽春夫桓沖
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荊
州之勝負矣陽平率張蚝實衝之其以三十萬而萃
於荊荊必破桓氏以覆而謝氏之勝負矣然
後使樂平慕容姚萇之軰以二十萬分擣長淮之南
以鄧尉文而陽平附王濬故事以舟師從江擣建業
有不得者也堅不出以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擲
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氏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羌
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涼之卒十
萬西矣堅伐晉而宿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
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叛而鮮卑
之在秦者蜂起而應之羌亦從而訌焉不踰歲而國
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為二比之併
南若三而未有不先下荊襄者也王濬之於吳伯顔
之於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弼韓擒之捷亦楊
素之取上流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完以六

十萬而拓跋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矣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敗論哉

袁粲

袁景倩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居劇任不肯當事閒居高卧門無雜賓故及於敗而裴子野之論之亦曰景倩民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景倩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振者皆其獲全於猜暴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忮蓋甚以建安之勛親王景文之懿密而皆不免景倩何所強勵為樸樸而收物情當其時亦且伏金鑿之賜矣觀景文表辭揚州湘東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人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達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附粲然亦後不改此乃粲之所以為全者也凡始之所以全自其後之所以不淑者也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毋憂淵顧職不以勢奪情閒杜陽之變則扶疾入殿畢書示騎不以私奪公承慈始之難則出鎮東府陰謀討以不以身奪節至於臨終與子死孝為粲者亦可以無愧矣蓋其伯父淑以帝逆劭於東宮弒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太尉謚忠憲人下歸其節而至於粲乃獨施異議矣夫粲不死不失作謝朏而淑不死乃作蕭斌淑之死亦寧能知粲哉

深微

自程叔子之以為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異而宋陽因之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叔子又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聖人取其反正也愚以為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史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僖公庶子至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杜註曰子糾小白庶兄也太史公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然則糾與小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糾為兄何以不當有齊管仲何以稱知非乃反正也糾身傳子糾與小白故以競齊不勝而死

之何辭也夫子以探奘蔡周之功大而不責其死曰仲傳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為隱太子宮臣則不然高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遷而為他官或下移而為秦齊之國屬且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與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勛重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身安而已玄武門之喋血玄成罔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鈎也秦王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為大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玄成為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密

歸唐而為秘書丞已使黎陽陷竇建德遂為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死建成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武曌

自天地闢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安身為篡而身失之者有三羿浞已耳新莽已耳周武曌已耳其以女主而畀號者一亦曌已耳羿浞不盡僇姒氏莽不盡僇劉氏故天下卒歸於姒劉氏之嗣若族而曌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殺唐之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子孫之十九諸凡為曌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剗之餘若羊豕之垂畀俎而後解焉者則亦其屠剗之餘之裔也非身為唐臣食唐祿其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之裔也朝而入劘其昇斷而於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嫡也其所於彩比有如相揖遜若非女主之淫僭與濁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屠人嬖宗室賢士大夫者也然是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為之臣而不之恥何也其它魏元忠婁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璟而咸為之卿相宋儒之筆嚴於斧鉞斷斷焉黜散吏之稱雄與故僚之王魏而

於是諸賢若略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有暮游光而欲仁傑嘗過之為設濁酒麥飯其子自外攫歸以一兔有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亦何不及其在而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乃愁而退嗚呼孰謂宋儒之識而不及狄氏姊哉

牛僧孺

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之衆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據之事聞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

至咸陽橋此特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用之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用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司馬光曰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言悞矣僧孺險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遏搢紳而以利害遏人主司馬公迂儒也為僧孺遏而不覩其形勢之緩急夫吐蕃一入長安立偽帝數蹂畿甸而悉據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禍幾與唐相終始清水之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彼之請盟於長慶

也豈有所慕於中國而事息兵耶夫亦南困於南詔北摧於回鶻力不支而後盟也彼其能以萬騎綴回中而責我何所事盟亦何必假維州以為兵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於維州德裕周作其能角之矣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求之何得已降之將卒而從之其心已傷天地之和示中國以弱也且夫悉怛謀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復反之是何求信於吐蕃而不信於悉怛謀也為唐計者以正告吐蕃曰吾無所利於彤甲窮乏之士天子仁慈不忍使一物之顛隮以歸不則不能令而發而法行是我陷人於死也令救之不毛之地以示譬如不可則曰安西北庭之中國人者數十萬能歸我我亦如之吐蕃喜於得地而憚於兵端必無它也庶幾可以無廢仁而全信或曰然則金完顏主之不受任得敬趙位寵降非歟曰是何可同日語也夫貞高都於金為不侵不叛之臣也權臣秉其主之弱而以地市金奈之何其受之若悉怛謀者謂之嚮化可也

李綱

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為巨擘焉雖然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所敢知也當斡離不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而是時舉朝皆婦女釋子也皆宣政之所乳哺而伶蓄者也天子欲一旦而棄吾百歲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虜伯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他將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斡離不以孤軍深入而不得決乃縱其從容以歸而不乘其歸而掩之此則諸將相之罪也命伯紀為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丁抗詔而不出一卿師而求罷其在漢法能逃死

乎及召相而肯以誅張邦昌為去就尤非策也邦昌一死骨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立之而不為請紀綱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其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脩執以修疑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僶然中原吏民之上以其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為之輔豫固藉口於邦昌而孝純有所懲於齊愈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於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虜入淮揚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

宋之所以絀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夫汴被圍矣而士大夫方汲汲於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與孔門之從祀於乎宋之不卒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

岳飛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後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讎而復中原則非也既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廼欲乘於前而嚴僇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慓悍猾賊人也女真之重兵尚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為之左右犄角劉锜王德以殿嚴之卒後勁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攝而虜悉其全師以卒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於高宗也

高宗

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真足以動之也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即歸而帝不辭以一虛名居之別宮耶凡帝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有三而孫不與焉一曰志足二曰氣奪三曰中疑曰志足者何也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父而帝不過已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金然中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

有而恐失之者足於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奪者何也大梁之請和也與磁州之南馳也維揚之宵遁也明州之汎海也岌岌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不保臨安之不敢有而何有於中原帝之所憂者非二聖之不還也憂其以身爲二帝從也曰中疑者何也苗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是韓張與岳三將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秦檜以和之說進之奪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將之失其兵矣彼其輕於棄韓而易於僇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深惡高宗而丈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也自建炎而至咸淳百餘年未其兵可以戰復者獨此時耳宋顏輩弱稍罕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岳帝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錡吳璘敵也海上之父兵其覆燕傾汴者漸以衰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振而直整不於茲時復而誰復哉夫大定之治治於淳熙而浚之才又不能過僕散揆紇石烈志寧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忌若聞禧以後且倒獻爲人役矣嗚呼天哉嗚呼天哉

文天祥

議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爲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用徒之役能以智脫身間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渢遇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凡天祥之所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滅國四十殲夏女直以至宋宋自朱僊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弱羸身鼓舞其病殘弱息以與賁育中黄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爲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黄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黄冠終而有所爲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殲

其宗而夷趙氏之裸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為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閻僧之告僧緣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粘罕

自古夷狄之得志於中原者毋若金而金之所以得志者則皆粘罕為之也其建於取遼而綏於定宋皆有說遼盖其類也雖有城不善守而以野戰為務故金得以其長而用之一再勝之役而舉之如破竹宋之大漠而南長江而北其為名城者數百千其人不能戰而能守兵民之繁夥盖百倍於遼而不已也金之初起其女直腹心之衆不滿萬人盖以渤海鞑靼雜部更五之而已獨破大梁之役留兵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役分戍則有所不足慢其情之見而勢之屈也故盡輦宋之重實百工士女以去而以其地輕棄之張邦昌劉豫而不之顧彼非誠棄中原也惜其為之力而捍宋也彼聚其重兵於燕雲之際而遙為之聲勢有警則分道而下用其國之衆而無所不攻事已則斂兵而歸委之中國之逆臣而無所不守俟其勢之定人心之稍安則加之罪而廢之而後江淮以北始晏然而為金有矣粘罕之初策以西舉反秦隴陜而後遣師渡江以追高宗其意謂夏可春月而下也幸有則肘腋之患除定關陝則右臂之援絕粘罕不死宋之為宋未可知也夫粘罕一小虜耳取燕下汴無遺策潤宋之府庫而不與其富建策立太祖之系嫡而其主不能奪使金之吳乞買得竊承宋之太宗意孰謂胡無人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論四首

春秋一

滕子來朝左氏公穀俱無傳註疏曰時王黜也又云滕子方在喪胡安國曰非也周之東遷未聞敢黜諸侯也在喪亦非也終春秋而不聞稱侯也則豈其俱在喪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也其法尤嚴於其黨桓公弒君之賊也滕不敢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夷狄也故削之胡氏又非也孔子之削之也子之足矣何以子其後也先王之訓曰罪人不孥大滕與國也迫強而已不與於弒非賊也非賊而削其二百四十年子孫之爵是苛毒之刑也受欺也諱其宗國而沒其篡輕手逆之公子翬而加誅於無罪之小國是偏盭之政也幽厲也孔子不為也春秋天子之書也天子而文武在乎誅桓而已懲滕而不必削也吾故曰孔子不為也亡何杞侯朝矣一事而輕重胥壞焉則何以服人且前桓而會州吁者後桓而成宋者皆力足極亂而與於亂者也罪又十倍滕孔子胡以弗削也削之胡以弗及復也吾故曰孔子為然則滕之為子也何居曰杞侯之後為伯也亦猶卑也其自削也夫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下滕大國之誅求而耳於附庸漸而以子禮來也魯亦以漸而子之夫漸而子則不得其始也孔子於桓即位之後來朝而子之曰此其始乎夫彼自棄耳噫亦足以懲矣

春秋二

孔子於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而左氏穀梁氏之言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又曰許世子之書弒也以不嘗藥公穀氏因之而卒莫異論也又千餘年而習春秋者卒莫疑也獨歐陽氏為之論曰晉止實弒也學者奈何信傳而背經其言甚辨而精無以難也左氏公穀圖習闕其時事者也然此猶合而節契書紲之不可也然信其言則孔子申辯之所不為也有猶云耳當其時天下之不嘗藥者夥矣獨以微文而致重辟以許世子何居然則歐陽氏當乎曰未也夫信傳而背經不可則欲信經而廢傳乎歐陽氏知盾之為弒而不知其所弒也夫弒于何知之曰三傳知之晉為盟主者實執政三年之間而諸侯之叛

弑者三而莫問也有一逐而穿之戕靈公於桃園也若拉枯然亡不越境謀可推矣反而不討非不忍也是不能為成濟解也董狐直而筆之婉而辭之者故所欲受也止之不嘗藥也罪亦眇矣國人胡為而疑之止又胡為而自疑以走也豈不章章身逆謀哉孔子因其赴推其情而不易其舊也然猶微有可疑者春秋虞廷之李書也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故見肯於會見貫於葬使天下後世之為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詐其刑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怨也故曰微而顯志而章其要卒歸於忠厚也故非弑而弑者三傳也弑而弑者歐陽氏也三傳微春秋孔子所不為也微歐陽氏寧春秋不必孔子而為也

春秋三

吳子使札來聘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胡安國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皆非也夫壽夢卒而立季子者非孝也志也壽夢卒而季子不立者非讓也孝也夷昧卒而季子終不立者讓也可以立可以無立立而能已於僚光之憯乎亦勢也季子雖守節而不遷者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蠅蝸于邦君夫子欲立天下之大閑而先細守節之士其何以勸且安國之深譏札也為其逃僚也其使札則猶夷昧也春秋未有先事而懲者也先事而微之者寧率師志漸也札胡漸焉其曰賢札而進吳子者是亦為能進君也賢之則何以不公子札而國吳也吾故曰皆非也然則何居曰吳之以子也謂其能歷聘也吳狄而中國之則中國之其曰札不純與其中國也進而為之來柳而樹之防聖人待吳意也於札無與也

春秋四

春秋聖人之書也其有疑焉者闕之闕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辭俟後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弑君大惡也有不幸而蒙者以嚴戒後世可也幸而免者非聖人志也有弑不及穿探有謀也未歸生而不及宋何居則何不曰宋歸生弑其君哉必欲懲天下之從亂者而寬天下之首亂者是使人為惡必極也猶未也欒書中行偃弑君而以為人之禮葬惡愈極也其

不書名弑何也厲公■而好殺固耳不猶賢於楚圍乎童誅胥以幽而輕待書僵以顯我未之前聞也其卒麇何也杜氏之釋左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然則史舊文耳安在其為筆也公穀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闕之可也胡安國曲為之說曰圍弑君而伯大合諸侯而莫之討也宋向戌鄭子產有獻焉而不敢以為非也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弑以扶中國也果耳則何不大抑其僭而貶削之而顧為之諱哉嗚呼安在其扶中國也為其主盟也而諱之則天下後世必如項籍如梁冀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項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聲之而固誅之矣焉用春秋為也莽操裕溫之徒匿其篡弑可也假然而居正統可也為安國說者曰聖人於叛竄者也麇弑而比本比於圍無君臣之義也歸而見曾以立靈王說縊也靈胡君也卒胡弑也信此則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聖人之書也非歟曰聖人胡可非也經傳之佚秦爐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闕其疑者子姑反而求之於心可也

辨五首

蕭何諸葛亮優劣辨

中王惟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倜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之徒執斤鋸而求售其聽者皆攘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畧者皆扺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弟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歐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才猶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群臣而虞淡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予讀之曰是非王惟楨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懺群策而自屈其力天昌故為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為宮室也其榱棟欂櫨必構夫楩柟豫杞之良者充焉斷而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纍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楩柟豫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illegible]

精之澌涸天下固已忽焉志劉氏而大义凡訓史之
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
驁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
幹之然猶日夢寐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
以忌慢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恭疏之魏
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令是時而
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餘
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
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
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鄭侯望諸葛也孔明逆
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
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莫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
逞也且出師表何與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
與乎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圖何與乎天下之為兵者
而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莫不可之有孔明之
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為獨用長者
乎哉夫鄭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偵餉營宮室
其所興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
為相者少不一見跡而後可以潤官二百六十祀里
次指而東周公無亦露才而闔一世哉

閎夭不賂紂辨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
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
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
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儒曰毋也西伯必不
以賂免王于曰否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之曰紂
知之紂也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
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乎紂肯釋罪乎以聖德
請也聖人之心有崇毅請視諸夫紂固聖之也若醢
妖色駿馬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繆
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情明矣然則閎夭
之徒非歟曰何可非也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
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
順天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順天之德
亦臣德也為君謀之者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
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上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非也楊子演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

以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隱亂之世
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
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
未成許也周至於平衰矣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
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始
曰著於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
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
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
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則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
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惡
然慶天下之議已也以藉手於成王伯禽其陋儒又
從史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剛白般牡
也魯忌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
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差矣然而未闕于故也夫
禮成王寔假之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謂禮也
晉文雄伯也復王崇勳也而王辭王也文數以請
之王從佤以卻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
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聞吾故曰賜也閔而後魯竊
政於盟主爲齊若晉矣稽後有討禮工有討公止公
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
辭之天子之命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邦之介賓天子
寔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耶魯得僭之齊晉未矣
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識耳如其僖始魯頌曷
非制也魯頌之非制非僖始也然則曷爲用白牡曰
成王尤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牲殊魯宋也班
宋亦有等也魯惠曷爲請曰請議也或黯報之亦許
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微

又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歟程叔子曰成王之
賜伯禽之受非也乎則曰叔子之知此語也語於秦
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未爲帝者茅
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俞吁咈于其間得一言則
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
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
臣輯五瑞班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
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
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
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爲其父弟者也存而

[illegible]家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是非曰
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移子
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臣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
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名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弟
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為此
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不而可以行天
子之事以周公殁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
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

淮陰侯不反辨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悵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淮
陰侯信者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
未有明其不反者也信功誠大至族滅以死而又身
被惡名余切悲之故為之辨曰信之不反於楚天下
知之其不反於關中雖當其特天下亦不知之天下
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
王及期固陵來緩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之入
關裂地而王諸將以章邯之功微焉而王長史欣董
翳之功微焉而王申陽之功微焉而王司馬卬張耳
之功微焉而王呂尚共敖臧荼田都田安之功微焉而
王自[illegible]有功於漢視數子何啻百倍而漢王又素
名能不愛城邑封功臣遂勝羽者內不滿其欲故請
耳夫重責信以功而薄報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
賢於武臣韓廣於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反何從
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夫信嘗再為大將又再
為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陳豨謀豨其時
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朐至霸上以游擊將軍別
定代破臧荼侯於信非素所附循士大夫也信遽而
托之以腹心豨遽而受托以反此不可解一也豨之
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斷得侯名耳周昌忌而言於
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始反豨初固
未反也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
與豨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
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
之動靜豨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為一女子所紿入而落
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卑辭挾
之而不能辨漢王周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姑喜
其能取諸侯將矣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
信不反卒以反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衍世同於
昔赫嗚呼可慨也夫

說三首

師說

經有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先王之制師也齊於君
親若此其尊也君治之無適而非君也者親生之無
適而非親也者師成之無適而非師也者禮云事師
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報若此其隆也昔者
孔子之卒也其門人議曰若喪父而無服既除子貢
後廬墓焉三年而後返當其生也其門人辟君離父
母比而游於列辟之邦顛躓困厄而不悔及其卒也
而各以其得守其說而不變曰吾師云爾又百世而
其裔弟子曰吾師之師云爾雖然孔子不師老聃郯
子孔子非無師也而不稱師曰聞之某某而已故曰
心喪不言服明無制也言心由心別也故陳相倍良
而學許行倍也即許行之徒倍行而學孟子非倍矣
受墨而之師楊也受楊而之師儒也受佛老而之師
吾道也皆非倍也鄭玄業成而辭馬融融欲追殺之
玄疑其追也而以厭勝免融以卜免玄而弗追也是
何師弟子哉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唯羿為愈己於
是殺羿飛衛之得紀昌也荀卿之得李斯也天下以
為戒矣故曰其師也以適其喪也以心天下有道而
師者有業而師者有利而師者道而師者道成則君
親之孔子是也從一者也孔子之不師其師以無常
也業而師者業成則長之去君親間矣利而師者何
居嗚呼天下之不相師利者寡也

師說下

天下之利而師者其說何也今夫士之及髫而受書
也其為親者曰師苟貴吾子足矣無論道也其為師
者曰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余以糊其口於四
方何道之授未也弟子得執其利權以進退其師庚
而甲辛而乙曰業此而晦者業彼而顯者唯弟子之
利而已猶未也其達而先者得執其利權以招要其
弟子曰吾門士吾能榮重之弟子亦唯曰吾利吾師
而已朝而甲暮而乙闚闞其門墻而爭賂焉噫吁是
何君親之多也猶未也庠序行而世之以利莅諸生
者科舉行而世之以利進諸生者皆偃然而居師彼
所謂進諸生者古所稱座主也辟之則為舉主吏之
則為府主進之則為座主其義一也其所傳何道授
何業也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彼其執弟子者固已
謬矣然猶諉之曰尊奉偃然而居師者何也私天子
之公法而身之私天子之公人而弟子之易曰渙其
群此非所謂群乎乃至欲以區區一弟而籠賢者亦

於吳閩之先臣霙公總者舉南宮[illegible]然不為座主稱門生既知舉亦謝諸生不相通曰吾以矯夫世之無耻者嗚呼如霍公者知師者也

楊子應尾字錫類說

容城楊忠愍公之下獄也而其長子甫幼也名之曰應尾尾分幽容城故幽州屬也居十二歲而應尾問字於余字之曰錫類應尾之為錫類也何居尾為九子義取尾九星也屬後宮為故得兼子也蓋天官書云錫類者錫為其後者善也以忠愍父之而應尾子之後必昌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君子孝而嗣子又孝永錫以善也忠愍公之得為忠孝所移也忠愍疾而應尾循未滿外也面深墨而不飲酒其稱忠愍必哽咽氣塞也既華之際伏闕奏書白冤狀而上已前系大臣議超公西官另名特祠且為錄其後如應尾矣應尾之稱忠愍其哽咽氣塞如故也可不謂孝乎抑尾之錄曰君臣斥逐不和應尾名而忠愍見法非偶也蓋一紀而天始定應尾其為我自呼曰錫類而忘而之所以字者乎夙夜警惕以致惇於君臣父子之誼有王子者將為九子之章以祝汝

雜記四首

雜說送盧秀才

韓進之與陳商秀才書謂其工於瑟不工於竽凡數十百言大要欲商之貶而竽也予謂陳商非必能工瑟者夫使誠工瑟也天下將亦有是古博雅君子縣得而心賞之甚於竽之合也夫使其卒無合也於吾瑟固無損也退之工於瑟者也而不以瑟進商何也商蓋負求齊之念不得而以瑟解是故畢之若曰僅可語竽耳唐承六朝綺麗之習若事排偶靡靡都艷音節煩數溺於竽矣退之獨以古文辭振起之當是時學者罔多縣信或詆毀有合有不合也迄於今而天下猶知有韓瑟也進於是者曰孔孟之瑟其聲大以宏究於太音之始而用足以解慍發聵一時有合有不合蓋今之習之也視退之又何如也吾友盧君非陳商類也窮州經史解所不解而發於文甚奇數上而卒不得一第人或惜且疑之曰君其殆瑟乎而竽乎君固無易志吾將進其瑟於孔孟之門於今於後必有合也

右說瑟

吾往年買舟北來京吳地舟最輕麗而便於操人或疑之曰是行將涉大江頓修途可以身試乎我於是

易大者其檣櫓帆柁甚堅且巨也而又多[illegible]人資糧計其費又甚貴姑就之屬水道闊一日夜行可三四十里踰半月始抵江口則追計小舟之程可以先旬日而達相與愧悔無及也亡何發江口指瓜渡風作波浪起立日色慘悔舟之小者其人叫號泊沒中卒而濟雨猶作死厭狀不幸而卒然不見者有之而吾舟固如山之安如奔馬之頃刻而過也嗟乎然後見其大哉大者固不必遲其水之道闊則變也卒然而遇大江之風濤固變其足以禦風濤則常也是故君子與乎其大者也盧君忠信而好力行義其檣帆柁巨且堅矣博學能讀左史諸書其資藏富矣天將試君於大江之中君無疑於遲也耶　右說舟

猱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鄉鄉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波斯胡

波斯胡者嘗得一盎青寶而善類其巨胡識之曰是寶妹也則與諸胡攜之南海上叢戟自衛搆巨甓縛油而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於波以珊瑚之長丈者賂焉曰請寬是胡衆珊瑚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鮫人出於波以明珠之閎七寸者賂焉曰請寬是胡衆明珠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龍女出於波以若月之璧若日之鞢鞨賂焉曰請寬是胡衆璧與鞢鞨而又戟之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龍父惧走而訴上帝下震霆霄急擊巨胡死衆寶流離人間王子聞之歎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議

正士風議　大理卿試

生材藏今識怠以原本嚴令使爲正士風議未覩旨所鄉蔽撰中厥意從以爲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教具在於正士風其爲物若卒散漫無紀不可爲緩急恃而慓銳喜功之徒所輕置邪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污乃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爲固而不可無者也今夫風發於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踰時而披乎數千里靡不被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鮮也中之悴者悴閼者暢其憯慄而就煖也中之草萎

毗而木暴樂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
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君虞爲盛德讓
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逮
夏歷周其漸摩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
衰季窮域畯夫游女尚知守絜白勵貞一之節焉夫
豈惟士已也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
其貌士者耳簧鼓口舌輕信抉奇秦加以狙詐悖仁
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
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
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

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爲未盡也人孰不
爲其貴而顧爲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
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討委殆未可
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恥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
詭力諛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於令名顯祿
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爲豪傑者寡矣上之人
于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
其所嚮信爲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
克自振拔哉方今
聖明攬斷宮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愚不敢毛

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倖進邪門禮門
御燕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
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
爲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
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至孝勤式也或勢分相
軋則指為閹黨惜大體或隨時作指則廣坊橫溢
仕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者走令議惠
之日論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明識未易折強力未
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
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薄閒拘法矣任

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事官不必得人人乃必得官
又所使吏給供役字藝譽至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
與公卿伍是明道抉邪而陰爲之相也抑又有脉中
隊目翁穎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胥有禮
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民頭搶地亦庸禮
觀戮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
乃至于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漸約此
下士風所損非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者使為士
而後一將驅天下之士使為市諛嗚呼可惜哉愚竊
欲探本討委在獻歷細旃之上與一二元老大臣端

標定超使士知執則羔羊素絲輕紈郢高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示之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爲其貴若松柏之生匪扶自正榆柳枳棘亦且發栽就矩厲于四海隆時可獲不然而徒欲以尺一考功恫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讀

讀秦本紀

秦始之弱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荊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爲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迤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粤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爲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者封建也民之爲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畧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哉時哉

又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若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
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
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
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
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
拱手而奉先王之業盡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
若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
之邊秦皆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
之而非有血戰封覲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
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
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竊之楚
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
之耶今秦稱皇帝能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
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
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
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
之二主雖暴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
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立其近裔之
賢如若微箕者而臣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啟完國

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
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
亮其心之無所與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
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乎湯武也乃其所以不
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
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僭也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方佐漢
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
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
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嗚呼
篡矣當獻帝時董李搆釁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
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
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摧陷廓清寓宇其又
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
亦明白坦遂我而顧狼其嗜狐其媚屠戮忠舊款蘇
儀節至於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
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搏國於桓
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少
弑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嗣

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讀五代史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帝未嘗不廢卷歎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尊哉其弁髦冠履潰坊隘稚衽衣冠納之腥羶即無復論矣誇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匈奴突厥柔然吐番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狃著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落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旦而騎且馳射之令技比矣教其虜雜治幽之土風物候令俗南矣技比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全之一啜而食卒也亢之再啜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明高皇帝之勳豈不均角重耶揭揭哉余聞者欲民敘春秋之義始石晉說　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恭儉崇禮讓斬然一歸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數馬懿祖貫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雖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搶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出華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綏宥割交阯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見事契丹及二帝之北御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璧輿櫬再辱王庭抑何甘志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闕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況彙各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

讀元史

余嘗怪昔世匈奴鮮卑羯氐羌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為主其割中國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襲華號變夷禮多足稱者蓋至孝文而其俗彬如也豈其先嘗雜處中國有所覩慕於志耶宋亡而薄海內外無有不為元者顧其君臣日斷斷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之地若屣脫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一至變不幸者哉然所謂匈奴鮮卑羯氐羌索虜者其人浸淫而忘其故矣是以一易世而輒盡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後僅餘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之還壑也元所以迄今不絕我金之有完顏雅也猶之乎渙丈崇也嘗怒太子書用華服以易世其衰矣是元之笑也

又

驕言秦富言隋大言元盈侈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蝟磔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勳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遂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為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為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為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餧虎也是故餌之以強有力者掎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掎者彼雖未覩天命所留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鮮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驁桀之氣猶存多陰觀而輕舉事兩賢掎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儼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熾志上下鼎競以保治安長為漢為唐為明而不復有豐斷鬬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亂事蓋竊窺之焉大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臃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

志在困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縣之帥則靡不濈肉酪倸偽左袒者焉甚而袒不習民與猾吏耳滇而洽其乾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濈肉酪倸偽左袒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巳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為盜偷安之徒舉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慨盜之招以鮮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氏多積殊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巳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誣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巳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為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顯走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巳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以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為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讀揚子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時滑音於矣顧其文割裂牽曲陶汹澀剽竊之跡紛紜也豈哉其有意乎言之也獎人之於文也無意而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議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illegible]竅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羹玄酒哉乃其矩矱天說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讀管子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卻鄭太子辭上卿禮彬彬乎德言君子也即孔子亦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及讀管子一書自定兵制典魚鹽諸大要外往往操畢而易行情小以闔大轉敗以為績巧取而不厭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伏翁然用于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為戰國之策士術

史傳會而增益之者晚而信其然不謬妄也夫齊稱祖之國也戎與楚猾狄之屬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不信驟而加戎楚以王楚必不然管子豈如是者也時至三代人猶紀如也及周之衰□人□□如也孟氏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謂我願之乎又曰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不五十里耶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於滕薛之間而役其技窮也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也嘗宋之南□於金若卵矣而□問之徒曰詩詩以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於用略焉爾以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杜援飽敵矣於乎今安得起仲而將制其才使之南治燕北却虜除而置濂洛諸儒於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耶

讀逸周書

余讀逸周書七十一篇未嘗不奇深其文辭而疑其詩也其言甚仁湯而武武曰桀與其屬五百人止不齊民棄之往奔湯凡數役撤棄湯放桀而從□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諸侯莫敢即位□武王征西方改周九十有九國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是武王者秦始漢武之靡也王子晉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以是至今稱其仙去王會敘事關典有法然所紀奇民深珪怪獸抑又何誕也奈何不使人主津津好大武第書名汲冢者非挨及另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安釐王出冢書凡七十五篇如紀年瑣語梁丘藏微書易周語論語篇目杜預序稱太甲殺伊尹事人人皆無之書所載武王斬紂妲己懸頭二太白列及周公謚法已收之太史公史記中宇至魏始出哉雖然余未獲見汲冢書以為恨而孟子於武成乃僅取二三策何也

讀家語

吾嘗讀家語怪其錯雜不精如所稱商羊萍實栽大道矣孟也雖然是寧獨無聖人之言乎哉自宋儒長四子列於經獨尊論語論語行而家語廢乃至如周禮孝經聖人經國盡性之學不得一列學官使諸儒得習可慨也孟子言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至於辨理氣之分論君臣之際未甚徹也有待而發者有據而致者於經猶月之於日也夫三禮周禮也儀禮也曲禮也今行周禮儀禮不載而附之以月令檀弓□

行諸篇抑何輕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註三禮而删其歆莽竄猶之傳會者為禮經尊論語而删其非夫子言者抹孝經禮記中庸大學家語之凡為夫子言而粹者別為經以配禮而六之其非夫子言而稍粹者如魯論門人檀弓諸家合為傳與孟子翼經而兩之未敢也聊識於此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劉向所進云其人即老子所與留著五千言者其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於師老子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至云人之厭生死者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則昭然摩騰入洛後語耳豈向自有別本耶抑向本遺錯後人妄益之耶夫老子而不為關尹著五千言已耳老子而為關尹著五千言此其非關尹語也無疑

讀鬻子

鬻子僞書也其文辭雖不悖謬於道要之至淺陋者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耳謂為據一傳而七十起非三代之所言乎七十起何其勞也為得七大夫如社季施□□□久氏因生之姓至所謂東門虎南門蚖西門疵北門側幾乎戲矣夫鬻子九十而為文王師也乃末篇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何哉既逸偽元經李筌偽陰符劉歆偽周禮固矣猶然文其辭未有如鬻子之淺陋者也雖然使偽而近也毋寧偽而遠也乎近則惑

讀列子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傳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敘事裁而挾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為瞿曇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於中國而秦屏絕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讀亢倉子

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近於儒者耳其議則無嘉焉今讀公孫龍從其謬悠□□而要之縱放強辨偽然戰國之習也偽者多援以倍多抑以劇亢倉子偽書也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記子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鶡冠子遂有鶡冠子嗚呼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者意亦可悲哉

讀鬼谷子

劉向班固不載鬼谷子隋志始有之以故讀者疑其
僞撰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
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爲進以與爲取知白守
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
術者莫外焉深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
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
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爲亂首而况其說詐而爲
儀秦條而爲申韓誕而爲市大倖而爲梁甬於乎可
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
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王
詡也得道爲地仙此說辭也

讀鄧析子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人也或云數難子產之政子
產僇之按左氏駟歂嗣子太叔爲政始殺析其人不
足論其文辭戰國策士說耳術名實實參法立威先
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供無厚
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
厚於乎詠嘆乎轉辭篇與智者言依於辨數語同鬼
谷子豈後人裨其旨苟益其辭也耶要之小人之言
往往出於機心云　耳呂氏春秋記析
嘗教獄爲辭者贖逆屍者文勝而不可窮國市井無
文之甚也孰謂駟歂失刑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諸稗官
者其食客所爲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
畏其意故不信其令焉取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
首所紀月令爾之經迨令焉甚矣不韋之巧也始而
以財役其身陰亂秦脊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役其言
陰亂聖經而又不悟噫嘻則豈獨不當罪哉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十二
卷而此則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
猶近於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作引事以明詩
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哄之語盍馳騁勝而說詩之
旨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記亦不甚詭於倫
物唯謂孔子南游阿谷之隧則類於懷春之吉士而
周公之詩實甚激於隱客之一言爲大謬耳夫子見
狸蹢鼠而鼓瑟曾子聞而識其有貪狠之心其然乎
豈螳螂捕蟬之說所由昉乎然以美曾子之察音則
可以見夫子之移志則不可甚哉好奇者之易詩也

讀白虎通

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為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雜取經傳不為背理道而獨於五行之生剋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於不常仲舒之緒論而其他立賞罰議襃貶則公穀之義居多

至紀封禪而諛心盡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飾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遂而誣者然而於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通而當者然而於事不必濟也其濟為售不疑而其誣至於劉歆之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讀三墳

毛漸序三墳其時皆以為僞書而漸獨信之毋論其淺率而強為古語也伏羲書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妖陽兵妖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刃斧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為說者也隋購天下遺書有劉炫者僞為連山等易百餘卷上之受賞而去後事發坐抵罪所謂三墳者豈即其書也耶

讀元命包

右書據以為後周衛元嵩述唐蘇元明傳李江注楊元素由秘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揖者也愚謂此即素撰或張昇撰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疊文難字而攷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於理不甚悖又經傳註若出一人手故以為宋人作也凡唐以前僞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不可識者今皆反之故以為宋也乾坤鑿度亦然惟

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則非秦漢以前人不能也

讀圓覺經

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怳然自失至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則又未嘗不洒然悟也余自束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亡慮數十百矣日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為真境焉抑何謬盭失計耶不得已而強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不已而又強執之嗚呼余之暴余滋

矣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此是吾人善諦第一義我愛
既絶萬境皆空不願作佛何況生天亦厭綴矣莊氏
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嗚呼是矣寧水火哉

讀壇經

壇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
下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亦為祖也黃梅之從
蓋千餘焉引而不發躍如也達摩之示旨微矣子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
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悟解悟也解悟
非悟也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得也昌黎醍
醐而食人知味者寡矣

又

阿難親從世尊且歿十年受記得發露法身而不
支數現聖光屈金色臂指示要理而不悟六祖一誦
黃梅而即覺其入可知也然至變化現虛空變分骸
二國抑何其通達靈妙耶夫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讀衛霍傳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
論衛青之句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

之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
絀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
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至蓋戰而蓋敗也太史公津
津不啻口出焉敘其材力慓果負誼與饒仁卹指畫
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
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
厄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
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況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
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概獨於李廣衛霍傳比
與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
權度之妙使後人不得專也

讀會昌一品集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
文饒以為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
辭剴鑿瑰麗而已即揣摩縣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
勝也嘗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蔡之
亡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決耳蔡下而天下之望歸
焉及其帥河東擢郝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
能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於鑄再屈於稹三
屈於逢吉四屈於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

文饒佐武宗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稿千里之外披膽待燭百萬之衆頫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即不啻繇裴公而上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為當然者豈盡成敗論耶彼其嘗太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謊平泉之觀侈則不聞以綠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以忮如是而已史稱其一飯必報睚眦必酬夫脩别於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敏中耶何文饒之精爽能見托於令狐而不能快心於敏中也則其鬼固賢於其人也嗚呼才至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